臨海李純甫 草創　木齋謝 遷 補遺

陽明王守仁 續詳　鳳洲王世貞 會纂

大蘭李 槃 增修　鐵巷文安之 是正

妙寂蔣方馨 閱訂　寶宇張起鵬 釋行

順宗皇帝　名誦德宗太子在位一年傳位太子純自稱太上皇未幾崩壽四十六葬豐陵〇帝不幸嬰疾奸邪肆志而悲委政家嗣以安社稷足爲賢矣

乙酉德宗貞元二十一年順宗皇帝永貞元年是歲順宗八月傳禪難不踰年改元非常已也正月德宗皇帝崩太子順宗即位順宗失音不能決事常居深宮施簾帷獨宦官李忠言昭容牛氏九嬪之一侍左右百官奉事自帷中可其奏

[illegible]華陽曰德宗即位之初猶然有平一天下之志四海之內以爲不世出之主也不數年而致大亂何哉本大志大而才小心褊而意忌不能推誠御物導賢使能以爲果敢聰明足以成天下之務初欲削平僭亂漸減藩鎮一有奉天之亂而心膽破銷銳意姑息惟恐生事既猜防臣下則專任宦者思其窮竊則棄欲剋削是以藩鎮強而王室弱宦官專而國命危貪政多而民心離俾室之士幸以是三者其所從來者漸矣

以王伾爲左散騎常侍王叔文爲起居舍人大抵計事叔文依伾伾依忠言忠言依牛昭容轉相交結每事先下翰林使叔文可否然後宣于中書常執誼承而行之叔文首引執誼爲相已外堂則韓泰柳宗元劉禹錫等主采聽外事謀議唱和日夜汲汲如狂互相推奬曰伊周管樂復出儻然自得謂天下無人然平進退生於造次惟其所欲不拘程式士大夫畏之道路以目

王伾叔文執誼皆一時小人也亦由德宗頗僻使此徒久侍東宮故一旦因而擢之耳況順宗既已得位而忍爲之黨與以交有憑豈不易理哉時而忍爲之黨孚之罪不勝誅也夫

進員一切縱免常貢之外悉罷進奉貞元之末收事爲人忠者如宮市五坊小兒之類悉罷之上在東宮皆知其弊故即位首禁之〇追陸贄陽城赴京師未至辛酉之也德宗之末十年無赦羣臣以微遣逐者不復叙用至是始得量移追陸贄陽城赴京師二人皆未望超諫官同平章事贄之秉政也改本吉甫爲明州長史及贄貶吉甫徙刺忠州贄門人以爲憂而吉甫怡然以宰相禮事之贄遂與深交吉甫卒贄均之子也

以杜佑爲度支等使王叔文爲副使叔文與其黨謀得國賦在手先令杜佑主其名而自除爲副以專之叔文不以簿書爲意日夜與僧屏人竊語人莫測其所爲

王叔文不以簿書爲意

[illegible]相不[illegible]小〇立贄之子也深皇嘉表請以贄自代不從

制敕出曰十年未赦美政也而德宗之不赦猶心也孔子惡佞是而非者識此類也

司馬溫公曰三代而下未嘗察國輕重如孔明陸贄之徒其於道雖未醇而本其大資之所施合乎往往能開誠而不欺佐治而少欲雖總綸未必盡出於道而蹈其才之所及亦往往近理有本焉大而無漏固非區區然功名自喜者何以跂而望也

以杜佑爲度支等使王叔文爲副使叔文與其黨謀得國賦在手先令杜佑主其名而自除爲副以專之叔文不以簿書爲意日夜與僧

王叔文不以簿書爲意

評訂世史類編卷三十一　十一代編　唐順宗　二　毓秀齋重鐫

王叔文編有贊

屏人竊語人莫測其所爲

[illegible]相不[illegible]小〇立贄之

陵王純爲太子 初名淳百官覲太子儀表大喜相賀有感泣者而叔文獨有憂色先時杜黃裳爲裴延齡所惡留滯臺閣十年不遷及其將帝執誼爲相始遷太常卿黃裳勸執誼帥羣臣請太子監國執誼驚曰丈人甫得一官相賀乎拂衣起出至是執誼恐太子不悅故以淳質朝豈得以一官相賀乎拂衣起出至是執誼恐太子不悅故以淳質

[illegible]得一官[illegible]

行讀使潛伺太子意且解之太子怒曰陛下令先生爲寮人講經義耳何爲預他事貿貿而出貿貿猶言冒冒也避太子名而改之猶今人諱嗣爲[illegible]

[illegible]叔寧曰陸淳有功於春秋而名在八司馬之冠今因論而曲[illegible]行哉然太子所謂講經何預他事亦失言也善論經義者必以今世之事參之然後其令否可驗惟淳學不治心心不自正則知所計耳

貿貿[illegible]

[illegible]在八司馬之[illegible]

貿貿鄭珣瑜病不視事貿貿以王叔文黨用事惡之稱疾不出故事丞相方食百僚無敢謁凡叔文至中書欲見執誼直省以奏事告者

[illegible]華陽曰[illegible]

當重之使以叔文怒叱之卓等懼入白說誼起迎叔文就其閤重
故事告卿
從叔文索俄說誼遂與同食閹中社佑高郢心知不可而莫敢言
珣瑜嘆曰吾豈可復居此位餓左右取馬韁歸遂不起二相皆天下
重望相次歸臥叔文等益無所忌
說誼時已賣職珣瑜為相碌碌無補然知其不可引疾而去能知
取舍方之古人豈不佳哉
叔文為戶部侍郎誤文珍等恐其專權悔去翰林之職叔文驚
訴文日至此商量公事皆不得此院職事則無因而至矣士依即
為說請乃許三五日入翰林叔文始懼○韋皐表請太子監國以朝
起制方國則順以方鎮制朝廷則違章皐表請太子監國於勢為逆
不可以為後法故編目不書其西川節度止書韋皐若在內之臣子
然者所以為唐諱皐上表曰陛下哀毀成疾請權令太子親監庶政
又上太子箋請秦開王叔文等過惡斥逐羣小被政出人主則四方
後安俄而荊南裴均河東嚴綬陵表既至意與皐同而邪黨震懼

詳訂世史類編卷三十一　十一　代編　唐順宗　二　毓秀齋重鐫

尹洙曰韋皐功業素著遺愛在蜀既而諸鎮效之是為太子監國
國而宗社莫安有功于唐多矣
八月帝傳位於太子自號太上皇徙王侹為開州司馬叔文為渝州
司戶侹死於貶所後
韓昌黎曰順宗之為太子也招心藝術書譚書德宗工為詩每賜
大臣方鎮詩制必命書之性常仁有慈聽重師傅必等侹拜復爭
奉天賊泚通逆常先禁旅來成拒賊晨興坐殿庭宰相在位論久情不殿罷宰相
在位論久情不殿罷宰相及延英奏事等則問所疾苦刻下取功而排陷隆贊張廣帝人不敢言太子從容論
所故事不任延英奏事為相者皆寫為深宮聚小嬖狎暱宦
人引與為博歌縱恣間發德宗驚且大子引詩人好樂無荒為對
每于教坊朱書以顏色賜宮人居高位二十年人下後天其賜
惜乎深居賤作近習未推而
能傳政元良充昌運作資哉
太子即位於宣政殿
憲宗
并平公主獻父皇上曰上皇不受傳天何
敢逆遂邸之荊南獻毛褐王曰朕所寶唯賢嘉禾神芝皆庶美耳所
司奏求賜死
侹死於貶所後

段柳仗不書群盜○西川即度使南康今屬南府治今屬
忠武王韋皐卒
重之見其遺愛必祥
副使劉闢自為留後表求節鉞朝廷不許

文薛兵討之
憲宗承統之初劉闢反狀帝能聽用杜黃裳之策專命
一將不置監軍未幾遂克成擒由所以處置者得其理
丙戌元和元年正月太上皇崩○劉闢反令神策行營節度使高崇
文薛兵討之憲宗承統之初劉闢反狀帝能聽用杜黃裳之策專命一將不置監軍未幾遂克成擒由所以處置者得其理
詳訂世史類編卷三十一　十一　代編　唐憲宗　四　毓秀齋重鐫
故也觀綱目所書既簡且明則闢既得旌節志益驕求兼領三川詔
知憲宗中興氣象有殊矣
川西川山南西道也
南西道也上不許闢遂發兵討
杜州州名屬推官林藴首田力疏闢
闢怒將斬之陰戒行刑者使不殺但使礪刃於其頸欲使屈服而赦
之藴叱之曰豎子當斬即斬我頸豈汝礪石邪闢曰忠烈士也乃馳
之上欲討闢而重於用兵公卿議者亦以為即險固難取杜黃裳獨
曰闢任憲也書生取之如拾芥耳臣知神策軍使高崇文勇略
可用願陛下專以軍事委之勿疑臣竊必可擒上從之戊子命高
崇文與兵馬使李元奕由山南西道節度使嚴礪同討闢上與杜黃裳
論及藩鎮黃裳曰德宗自經奉天播遷務為姑息不生除節帥有物故者
物故請死神言其
則輒授旄節故也
先遣中使梁守謙所與則授之中使或私交大將
路歸而與之即除旄鉞節制之
未嘗有出朝廷之意者陛下必
欲振舉紀綱宜皆以法度裁制藩鎮然後天下可得而理也上深以

蕩然於是始用兵討劉以至成行兩道皆賢黨啓之也劉闢臨梓州
杖李鼎二回
飛檄援劍州輒○上與宰相論自古帝王或勤勞庶政或端拱垂裳
其剑史文德略
互有得失何爲而可杜黃裳對曰王者上承天地宗廟下撫百姓四
方何求不獲讀明主勞於求賢而逸於任人此奠安所以能垂爲而
治有也不於簿書獄市煩細之事各有司存非人主所宜親也昔秦
始皇以百衙程書衡稱衡也百二十斤言表箋奏請輒以魏明帝自
按行尚書事魏明帝一日猝至尚書門陳矯諫請曰陛下欲何之帝
曰欲按行文書耳矯曰此自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也
回車隋文帝衛士傳餐隋文帝每臨朝或至午晡猶未罷大食令侍衛者傳餐皆無補於事取譏
於後來其耳目形神非不勤且勞也所務非其道也上深然其言黃裳
十二代編 唐憲宗 五 瓠秦齋重鐫

弘簡錄曰黃裳言甚然風夜憂勤必有其事何所
憂勤古之人君既得賢才布之如伯矣於朕躬聽政則公卿在
前史在左右諫諍七人訓告敎誨而無怠朝矣晝以訪問訓監于
成周學于古訓與大民之疾苦而無怠夕矣而又無淫遊敗有絲戒毋
違慮夫榮辱慎而後出而無忌夕矣而又無淫遊敗有絲戒毋
諫又有賢妃妃淑女聲戒相成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此乃憂勤之事
乃所以端拱無爲也是故勤勞者非程書傳餐之謂也無爲者非
遺棄萬務之謂也簡無逸之言則人君之法具矣

四月策試制舉之士於是元稹獨孤郁白居易蕭倶沈傳師出焉

潮敎堂曰制策亦以咨言取人要必深詔中外精求多聞有學行
制策亦咨言取人要必深詔中外精求多聞有學行
者如今先獻所業召試覈延面親策以當世之急務其言可采
者如今先獻所業召試覈延面親策以當世之急務其言可采
就加任使則規卑之才不困於徵陽剡紙之揚抵巵酒之
就加任使則規卑之才不困於徵陽剡紙之揚抵巵酒之
木之瓦璞在後謂選擇之有所棄斥者而國家收多士之實如
以元稹獨孤郁蕭倶爲拾遺元稹上疏曰自古人君即位之初必有
敢言之士荷受而賞之則君子樂行其道而罪之則君子危冀以
保身小人迎合以竊位十年之事皆可歎祇得無讓于○八月平盧
節度使李師古卒初師古有異母弟曰師道常隸下在列師古死
非不友也欲使之知夫貪所自來且及師古族篤謂判官高沐李公
以州縣之務付之計請公必不然也

原曰我死于必奉師道爲帥二人從其言請輸兩稅申官吏行留
奉表京師杜黃裳請乘其未定而分之上以劉闢未平以師道爲留
後

潮敎堂曰因義而制奪失義而治其難易十相倍也德宗不用黃
裳之良計也日討之學費爲如何故君子言難平者乘也易失者
時也智者挽於事亡必平

以李巽爲度支鹽鐵使自劉晏之後居此職莫能繼之巽
掌使一年征課所入類晏之多明年過之又一年加一百八十萬緡
○九月高崇文克成都擒劉闢送京師軒之崇文長擊直指成都
所向崩潰軍不留行辛亥克成都劉闢帥數十騎西奔叶蕃崇文使
高霞寓等追及擒之崇文入成都也於通衢休息士卒市肆不驚珍
寶山積秋毫不犯檻劉闢囚劉闢也
問從容指麾一境皆平闢有二妾皆殊色監軍請獻之崇文曰天子
命我討平凶竪當以撫百姓爲先遽納婦人以求媚豈天子之意邪
崇文義不爲此乃以配將吏之無妻者杜黃裳建議征蜀及指授方
略皆縣合事宜及蜀平宰相入賀上目黃裳曰卿之功也

潮敎堂曰自古人臣立勳建事其君勞之必對曰此君之靈也臣
何力之有焉能如是在已不失恭順之道在上不生忌惡之心此
處功名之正法也王肅不知此義上表自明杜黃裳不如此義拙
陋哉沿襲多矣

後少室山人李渤爲左拾遺渤辭疾不至然朝政有得失輒附奏陳
論李渤辭辭疾不至乃書爲左拾遺右補到闕受職然者注渤雖居
山林未嘗忘君憂國其言深切朝政則是不居拾遺之官實任拾遺之責矣書法
如此渤輒辭辭
其名不可得矣

潮敎堂曰孔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伊尹之憂嘉然也初無意
髮留世之念及其憤然也乃行於群居之心孔明臥草廬中不
求聞達及感先帝三顧之遇人心感二明如此
李渤於此尚論景行豈亦有未呼

丁亥二年杜黃裳龍爲河中節度使黃裳初經濟大器而不修小節
黃裳請討劉闢不置蓋筆以法制濟物不行始急至於論帝之勞逸
皆大器也如順逆顧望是小節不修也憲宗方欲削平僭亂無暇舍

小以取大厚賜予故不得久在相位
之而資其長算予故不得久在相位
（杜黃裳佐子儀能破李懷光之陰謀文爲御史不畏
大臣劾田神玉杜黃裳佐子儀能破李懷光之陰謀文爲御史不畏
小仲何如　裴延齡之怒及爲太常不過王叔文之門及事憲宗自建武軍制
平蔡鎮安南所謂毅然忠烈者也帝以受饋小失出之何中制
何遽辛負其功多矣

以武元衡李吉甫同平章事吉甫謂裴垍曰吉甫流寓江淮踰十五
年一旦蒙恩至此思所以報德惟在進賢而朝廷後進罕有按識者
（裴垍掌詔李吉甫不得在端虎之列然於陸敬輿能忘讒芥之蔽
於裴垍能輸誠悃之個此固君子之高致也如人之明職在裴垍
得人之壞乃歸吉甫誠卒是
一道而不變其相業可少官哉）
（裴垍傳）
（裴垍傳）
（裴垍傳

吉甫惡其言直遂訴於上且言淮南兩浙皆王淮之甥也淮南節度使杜佑兩浙節度使王緯皆
優衆而不自言上不得已罷垣觀察之巴州刺史淮虢州司馬於陵
嶺南節度使竇參之不謂各從辟於潛府○以裴均爲左僕射
盧坦爲燕子均素賤宦官嘗入朝踰位而立中丞盧坦揖而退之均
不從坦曰昔姚南仲（肅宗時人）爲僕射位在此均曰南仲何人坦曰是守
正不交攝侍者均拳改右僕射坦尋改右庶子曰居易上疏曰牛僧
孺等直言讦事而遭斥逐楊於陵等以救直言而坐譴竊盧坦以舉
賢而黜庶子此數人皆今之人望天下觀其進退以卜時之臧否
者也一旦無罪悉疎棄之上下杜口衆心洶洶陛下亦知之乎○以
裴垍同平章事初德宗不任宰相天下細務皆自決之由是裴延齡
輩得用事上在藩邸心固非之及即位遴擢宰相推心委之嘗謂垍
等曰以太宗之明稽務輔佐以成其理況如朕不及先聖萬倍
（宋）（元）（明）（清）（民國）（未詳）

者乎垍亦竭誠輔佐上嘗問垍爲理之要何先對曰先正其心（裴垍心爲諫其爲如憲宗之始終乎蓋人主與宰臣一心之君惡帝之始也知賢惡好以成中興之治其終也如好惡賢以召務身之禍垍誠先見舊制民輸稅有三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建中初定者矣）兩稅時貨重錢輕是後貨輕錢重民所出已倍其初（謂民輸本色準錢已過倍也）其留州送使者所在又降省估就實估（估直也省估謂減估實估謂增估及垍爲相奏天下留州送使物請一切用省估其糴多use先稅所墜之州以
自給不足然後許稅於所屬之州由是江淮之民稍蘇垍先是執政多惡諫官言時政得失垍獨賞之
（元華陽）（明）古之賢相不惟以諫諍爲己任又引天下之賢者使其君無過舉垍之愛君之至也不獨言及是諫裴垍者可謂忠於其君而不
（宋）（元）（明）（清）（民國）（未詳）
垍器局峻整人不敢干以私嘗有故人自遠請之垍資給優厚權密
（宋）（元）（明）（清）（民國）（未詳）
故抑其人乘間求京兆判司垍曰公才不稱此官不敢以故人之私

優朝廷至公已日有言（日無遲子相時公者不妨得之垍只必子
可
（宋）（元）（明）（清）（民國）（未詳）
（宋）（元）（明）（清）（民國）（未詳）
（宋）（元）（明）（清）（民國）（未詳）

故第貿錢於人平盧節度使念子師道請以私財贖出之白居易奏論
事剛激勸宜出朝廷師道何人敢除美官耶有司以官錢贖還之
上乃出內庫二千緡贖以賜綱仍禁貿賣魏徵輔佐文皇刑法致太
平之功不下于孫簡貿賣所以歸明其後而賤鬻之者殊未之聞也
○立鄆王寧為皇太子
○四月山南道節度使裴均進銀器書讓也李絳白居易等言均欲以
此嘗陸下頗却之上還命出付度支
胡致堂曰任官當選李憲宗之大病也李絳白居易於此二者
當格其非心知晉元帝之積盆如箭整之止徼則天下之治始可
望矣不去病源雖日朝夕得治安能免於危亂乎哉

詳訂世史類編卷三十二　十一　代編　唐憲宗　十一　毓秀齋重鐫

之故其終能免於危亂乎哉
六月毀安國寺碑樓宦官吐突承璀盛修安國寺奏立聖德碑先撰
樓請勒學士撰文欲以萬緡酬之上命李絳為之絳言堯舜禹湯未
嘗立碑自表聖德惟秦始皇刻石高自稱述未審陛下欲何所法且
叙修寺之美豈所以光聖德耶上命用多牛曳倒碑撲承璀欲立碑
頌德憲宗執
簡擢楊憑貪污僭傚取臨賀制親友無敢送者徐晦獨至陸田與別
權德輿謂之曰君送楊臨賀誠為厚矣無乃為累乎對曰晦白布衣
蒙楊君加獎今日遠謫豈得不與之別後數日李吉甫奏為監察御
史謂之曰君不負楊臨賀肯負國乎○時吳少誠病甚李絳等上言
少誠病必不起淮西事體與河北不同四旁皆國家州縣不與賊鄰
無黨援相助朝廷命帥今正其時萬一不從可議征討李絳盛欲先
其陽而後其陰之策也二州之心坐待機宜必獲申蔡之利
○十月制削奪上承宗官爵命十州四面溝鎮各進
兵招討以左神策中尉吐突承璀為招討處置等使帝方志平僭叛
將帥近戚始以中使為監軍自古及今未有徵天下之兵專令中使

詳訂世史類編卷三十二　十一　代編　唐憲宗　十二　毓秀齋重鐫

統領者也陛下忍令後代相傳云以中官為制將邪統自陛下始乎
不聽○十一月田季安取堂陽
時季安聞吐突承璀討王承宗
聚其徒曰師不踰河二十五年矣今一旦越魏伐趙趙虜魏亦虜矣
為之柰何其將有超伍而言者曰願借騎五千以除君憂季安欲從
之幽州牙將譚忠使魏知其謀入謂季安曰往年王師取蔚取吳等
不一失是皆相臣之謀今王師越魏伐趙不使者臣宿將而專付中
臣此乃天子自為之謀欲將孝服於臣下也若師未即趙而先碎於
魏是上之謀反不如下能不恥且怒乎既恥且怒必任智士善兵策
仗猛將練精兵畢力再舉必不先趙而後魏矣季安曰然則如之何
忠曰王師入魏君厚犒之而悉甲壓境號曰伐趙陰遣趙書使解脾
睨遣魏一城持以奏捷則魏之霸基成矣季安曰善遂與趙陰計得
其堂陽

詳訂世史類編卷三十二　十一　代編　唐憲宗　十三　毓秀齋重鐫

庚寅五年正月盧龍節度使劉濟將兵討王承宗拔饒陽束鹿
饒陽束鹿皆屬深州
譚忠所教也忠亦教人以沼滅之計所以破趙伍者之謀也使所
請得行唐○吐突承璀討王承宗戰不利後罷為邠寧使○貶元積
為江陵士曹河南尹房式有不法事御史元積奏糾之摺今停移朝
廷罰俸召還至數水驛有內侍後至破驛門入擊積傷面上復引損
前過貶之李絳崔羣白居易俱救積上不聽
胡致堂曰元積事忠直剖切一為內侍所屏憲宗復而重遣之
積稱斯得不免國守遂能與人君下為譬敵自取亦由憲宗不能
長育人材也嗚呼豈非人君之監歟
七月制雪王承宗復其官爵
陳不嘗所以為領信官守者之戒也王承宗遣使自陳為盧從史所離間乞輸貢賦請

官吏許其自新李師道等數上表請雪之朝廷亦以師久無功於
制洗雪承宗復德棣二州與之悉罷諸道行營將士○以擅德興問
平章事上問宰相以爲政寬猛何先權德輿對曰秦以慘刻而亡漢
以寬大而興太宗觀明堂圖禁杖人皆足知安史以來屢有庳遵之
臣皆旋踵而亡由祖宗仁政結於人心人不能忘故也然則寬猛之
先後可見矣上善其言本傳德輿對曰唐家承隋苛虐以仁厚爲先故天實大安猶能而決然出本朝之化感
人心○十二月以日元膺爲鄜坊觀察使元膺嘗欲夜登城門已鎖
守者不爲開左右曰中丞也對曰夜中誰辨其僞雖中丞亦不可元
膺乃還明日擢爲重職○以李絳爲中書舍人上每有軍國大事必
與諸學士謀之白居易因論事言陛下銷上色莊而龍綏召絳謂曰
居易小臣不堪須令出院絳曰陛下容納直言故羣臣敢竭誠無隱
居易言雖少思志在納忠陛下今日罪之臣恐天下各思緘口非所

以廣聰明昭聖德也上悅待居易如初
歐陽修曰觀居易始以直道奮在天子前爭安危其功雖中被斥貶亦不衰當宗閔時權勢震赫終不附離爲進取計之節自高而利中道微隙得字相名
孰謂元稹淺薄哉
上嘗欲遊獵苑中至蓬萊地西謂左右曰李絳必諫不如且止絳嘗
面陳吐突承璀專橫語極懇切上作色曰卿言太過絳泣曰陛下歷
臣於履危之地若臣畏避左右愛身不言是臣負陛下言之而
陛下惡聞乃陛下負臣也上恐解曰卿所言皆人所不能言真忠臣
也絳又嘗從容諫上乘財上曰今兩河數十州皆國家政令所不及
河湟數十里盡淪於左衽朕日夜思雪祖宗之恥而財力不贍故不
得不蓄聚耳不然豈宮中用度極儉蒲多藏何用耶
胡致堂曰三鎮不臣河湟淪陷誠天子憂也無乃德有未修政有未善君子存未盡川小人有未盡去乎四方誠備非難事也此汲汲聚歛若明是開德宗或可以解其惑乎

幸邠六年二月李漸能爲太子詹事上與宰相語及神仙李藩曰
秦皇漢武學仙之效具載前史太宗服天竺僧長年藥致疾此古今
之明戒也苟道盛德充人安國理何憂無壽劈之壽乎
胡致堂曰李藩之論甚正而不足開德宗以易之也傳說告高宗曰念始終典于學敬德修聞覺誠使學爲王者事典端何自而入耶
以李絳爲戶部侍郎上問李絳故事戶部皆進表絳獨無進何也
對曰守土之官厚欽於民以市私恩天下猶共非之況戶部所掌皆
陛下府廩之物納有精麤得表餘○九月梁悅報父仇殺人杖而
流之富平人梁悅報父仇殺秦果自詣將請罪勿復仇據禮經則義
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職方司員外郎韓
愈議曰律無復仇之條非闕文也蓋不許則傷孝子之心而垂元王
之訓許之則人將倚法專殺而無以禁止其端故聖人丁寧其義於

經而深浚其文於律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
而議也宜定其制曰凡復父仇者事發其事由中尚書省集議奏聞
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旨矣子報父仇殺人要當研核其父見殺之由情意之輕重不能及此而仇殺之由亦在其中矣於是杖流二百流循州○以李絳同平
章事李吉甫爲相多循舊怨上頗知之故擢絳爲相吉甫善迎上
意而絳鯁直鯁古杏反骨強四肢故君有數爭論於上前上多直絳
忠臣謂之骨鯁鯁與鯁同而從其言由是二人有隙○上御延英殿在陝西西安府皇城內乃宰相咨事之所李
吉甫言天下已平陛下宜爲樂李絳曰漢文帝時兵不血木不刃言
不治軍家給人足賈誼猶以爲厝火積薪之下不可謂安今治之
所不能制者河南北五十餘州大狹屋廣庇接湿說文一井烽火屢警
加之水旱將作倉廩空虛此正陛下宵衣旰食之時豈得謂之太平
遽爲樂哉上欣然曰卿言亞今朕意退謂左右曰李吉甫爲悅媚如

李絳奉舉相才也吉甫嘗以太子宜監史導君為喻煬之流也又薦人
才不當遽使君悅臣安不亦美乎李絳曰人臣當犯顏苦口
指陳得失若陽君於惡豈得為忠上曰絳言是也李吉甫又嘗言於
上曰貢舉人主之二柄不可偏廢陛下踐祚以來恩澤深矣而威刑
未震中外解惰頗加嚴以振之上頷李絳曰何如對曰王者之政尚
德不尚刑豈可捨威康文景而效秦始皇父子乎上曰然後旬餘于
頓入對亦勸上哓刑上謂宰相曰于頓大是姦臣勸朕峻刑卿知其
意乎皆對曰不知也上曰此欲使朕失人心耳吉甫失色退而仰百

官實封

不言實免旦按吉甫之言與於李絳者五六矣吉甫既不引退德宗亦爾存之蓋隱忍耽寵重失富貴者固鄙夫容身之術

面知其姦使終不悟愚者亦人主它心之蔽也

尹遜曰吉甫太平為樂之言所謂一言而近喪邦者也夫豈主憂其所當憂然後能樂其所可樂然無備之恤亦未嘗致亡也

太子率府○李吉甫奏自漢至隋十有三代設官之多無如國家者
今內外官以祿錢給俸者不下萬員天下三百餘縣或以一縣之地
而為州一鄉之民而為縣者非衆請勿有可詳定廢置吏員可省
者之州縣可併者併之入仕之途可減者減之於是命陸宇卿等刊
之李絳同詳定

壬辰七年以元義方為鄜坊觀察使義方嫉宰相李絳怨其
為人而出為鄜坊觀察使義方入謝因言李絳私門同年許季同上
曰朕謂李絳必不能明日一詣絳曰人於同年固有情乎對曰同年

乃四海九州之人倘同年皆舉而後用誠於情何有宰相臨軒
才授任若其人果才雖布衣子姪之中猶當用之況同年乎而棄才是乃使其非為公也上曰事當如卿言季同仕為西川判官過劉闢反棄妻子而絳乃奪義方之官以子之謂絳無私於同年不可也然其官宰相之孤弟才長任若婿姊而廣才其為便身而棄公○四月以崔羣為中書舍人上嘉翰林學士
羣謙直命學士自今奏書必取羣連署然後進之羣曰翰林舉動皆
為故事必如是後來萬一有阿嬰之人為長則下位直言無從而進
矣遂不奉詔○上嘗與宰相論治道於延英殿日昃暑甚汗透御服
宰相恐上體倦求退上留之曰朕入宮中所與處者獨宮人臣宮耳
故樂與卿等且共談為理之要殊不知倦也○七月立遂王恒為皇
太子○八月魏博節度使田季安卒十月魏博兵馬使田興請吏來
貢詔以興為節度使諸將立其子懷諫為副使上與宰相議魏博事

李吉甫請興兵討之李絳以為魏博不必用兵當自歸朝廷今懷諫
言其稱猶孤孔臭子餘孤哺臭氣不能自聽閫軍府大權必有所歸田氏不為所
肆則悉為伴因矣既而懷諫幼弱軍政皆決於家僮衆皆憤怒大譟
噪拜田興請為帥後期衆曰汝昔聽吾言予皆口作命與日勿犯
副六使守朝廷法今申版籍申請也版籍所請官吏然後可皆曰諾
興乃遣懷諫於外魏博監軍以狀聞上乃召宰相謂李絳曰卿揣魏
博若符矣李吉甫請遣中使宣慰以觀其變絳曰不可今田興本共
土地兵衆坐待詔命不來此除推心撫納結以大恩必待勅使至彼
持將士表來為請帥帥長一人二十凡為使者皆之敗大券也然
後與之則是恩出於下非出於上將士為重朝廷為輕僥倖一失
之無及上從之以與為魏博節度使制命至魏州與感恩流涕上表
無不鼓舞○十　月遣知制誥裴度宣慰魏博　制書以興請吏來貢

又書遣裴度宣慰是皆其應機之敏也李絳又言魏博五十餘年不霑皇化一旦舉六州之地來歸劉河朔之腹心剗削僭叛之爪牙不費一兵一矢不有軍資過其所望則無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鄰勸慕請發內庫錢百五十萬緡以賜之宰官以為所與太多復有此比將何以給之上以語絳絳曰山東不貪土地之利不顧四鄰之患歸命聖朝陛下奈何愛小惠而遺大計不以校一道人心借使國家發十五萬兵以取六州期年而克之其費豈止百五十萬緡而已乎上悅乃遣知制誥裴度至鎮慰諭宣慰以錢賞軍士六州百姓給復一年軍士受賜歡呼如雷成德兗鄆（成德軍名兗鄆二州名）使者數輩見之相顧失色嘆曰倔強桀梗及（倔強桀梗及陳君臣之義不柔服也）者果何益乎度為陳君臣上下之義與聽之終夕不倦

（憲宗知所取重能用善謀矣然猶不過於一傳而復失之雖稅宗御失其道亦由人心不固而主澤易竭也先不修

（憲宗能用裴度之以德而服之以兵乎）

癸巳八年賜魏博節度使田興名弘正

（歐陽修曰田弘正者李寶臣之子傳憲宗特賜其名所以榮其歸命褒勸忠也弘正欲變山東承襲舊風悉令子弟歸朝廷乃遣子勰詣吳元濟又討平承宗又討李師道元和中興此三人為功臣之冠悖矣及其卒也父子皆為賊所害悲乎）

六月徙受降城於天德軍先是振武河溢毀受降城李吉甫請徙於天德故城以避河患李絳盧坦以為受降城張仁愿所築當磧石據險要衝欲避河患退二三里可矣天德故城僻處磧癘烽候不相應樓櫓總庶突梯無由知是無故而慮國二百里也上卒用吉甫策以受降城騎士隸天德軍

（受降城於天德軍先是振武河溢毀受降城李吉甫請徙於天德故城以避河患李絳盧坦以為受降城張仁愿所築當磧石據險要衝欲避河患退二三里可矣天德故城僻處磧癘烽候不相應樓櫓總庶突梯無由知是無故而慮國二百里也上卒用吉甫策以受降城騎士隸天德軍）

甲午九年正月李絳罷為禮部尚書（絳屢以是求罷故以是授）

宰相曰卿輩當為朕惜官勿用之私親故李吉甫懽德遵皆謝不敢（各稱不敢當故）

李絳曰臣佑甫有言非親非故不論其才論者尚不與官不論者何

敢復與但問其才器與官相稱否耳若避親故之嫌使聖明廢多士之美此乃偷安之臣非至公之道也苟所用非其人則朝廷自有典刑誰敢逃之上曰正如卿言

（錢氏曰李絳之事憲宗凡八年忠謀直諫贊成中興而帝之寵信始亦明良之奇遇未何帝以終惡難也乃絳終而召崔羣絳也一言北虜之憂二論承寵之僕三諫遊獵之弊至事稽采而說言不衰卒之文宗召用鬱於賊刃悲夫）

（起自有與刻）

上問宰相人言外間朋黨太盛何也李絳對曰自古人君所甚惡者莫若人臣為朋黨故小人讒君子者必曰朋黨何則朋黨言之則可惡苟之則無跡故也東漢之末凡天下賢人君子皆目之為黨人而禁錮之遂以亡國此皆羣小欲害善人之言願陛下深察之夫君子與君子合音可必使之與小人合然後謂之非黨耶

（朝政堂曰君子之類或以道德仗學行以氣節以議論繇是相益達則相推可以名之曰朋而不可謂之黨小人之類或以本情以邪慝以黨私以勢利第則相陵進則相傾可以名之曰黨而不可謂之朋嗚小人欲害君子者并二名而一以目之故前漢之黨錮

（二黨俱宗正一字可受人之罔（朱紹興謂澤之誤）（李絳可謂大臣矣不與承璀並立於朝故言信於君行信於賞罰可與進不可與退不可則止使其君無咎以義而不以利不如足何以為國）

（李深之矣詳酌之五）

（通鑑之誤詳酌之五）

議堂之列何張猛周擾而治之者元帝與弘恭石顯也後漢之黨指李膺先沙汰二百餘人而治之者桓靈與中常侍也唐之黨指牛僧孺李宗閔等三十餘人而治之者朱全忠與柳璨李振也此三黨者繫宗能存仁儉天下擾攘者也夫小人惟君子欲用則人君之暗汲汲先者則君子斷則亂標鮮可復疑惟日以朋黨則人君之暗汲汲先者必信故朋黨一字可以空人之國至有舉綱紀澤之論馬憲宗有意於治事功未半遂欲消生邪說來之遂疑君子初以朋黨疑李絳又以朋黨疑裴度而於程异皇甫鎛則不疑何者得度歌謠異論順從所以自陷於黨比而不自知也太宗以克己納諫親賢遠佞平禍而相息遂致親徵阿黨遺宗固不能免矣然以然者不遷也太甲師伊尹成王師周公武丁師傅說所譯者正心不遷理欲無先明後暗始物終慎之失也

以吐突承璀為神策中尉（奉璀於承寵也）

監軍及絳罷相還承璀復以為左神（策）（軍）中尉

（先是陽旦李絳可謂大臣矣不與承璀並立於朝故言信於君行信於賞罰可與進不可則止使其君無咎以義而不以利不如足何以為國）

李絳字深（既罷相上與同敘為潛不聽（胡氏曰李深之不推腊茶之薦并大論點之是○閏月彰義節度使吳少陽薨並立子元濟匿喪自

領軍旅十一月以李光顏爲鄧州節度使以討吳元濟中光顏招撫使又
兵招討吳元濟

乙未十年三月以柳宗元爲柳州刺史劉禹錫爲連州刺史上惡
叔文之黨皆以爲遠州刺史柳宗元得柳州劉禹錫得播州宗元曰
播州非人所居而禹錫母在堂萬無母子俱往理欲請於朝以柳易
播裴度亦以禹錫母老爲上言上曰爲人子不自謹貽親憂此則重
可責也度曰陛下方侍太后恐禹錫在所宜矜上良久乃曰朕所言
得改連州按禹錫詩才而躁心不能無怨望徼悻寡慮所合乃以文
章自適素善詩與白居易酬復頗多居易嘗推爲詩豪宗
元善爲文嘗自作碑人傳以爲梓人不執斧斤刀鋸之技專以尋引規
矩繩墨度量木之材規棟宇之制相高深圜方短長之宜指麾衆工
各趨其事大廈既成則獨名其功亦猶相天下者立綱紀整法度擇

詳訂世史類編卷三十二

天下之士使稱其職萬國既理而談者獨稱伊傅周召其百執事之
勤勞不得紀焉其不知體要者衒能矜名親小勞役衆官聽聽於府
廷競進煩碎而遺其大者遠者是不知相道者也又作種樹郭橐駝
傳曰橐駝之所種無不生長茂者或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
孳也凡木之性其根欲舒其土欲故既植之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
培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全而性得矣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
土易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
驗其生搖其本以觀其疎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
害之雖曰憂之其實仇之故不若我者也爲政亦然長人者好煩其令
若甚憐焉而卒以禍之旦暮吏來呼驅我蚤而令之促其耕穫督其蠶織
鳴鼓以聚之擊木以召之凡若此者謂之愛之而卒以禍之且暮吏來
急職此故也此其文之有理者也

時韓愈評其文曰姚崇宋璟猶似司馬子長凡敘○五月遣御史
宗元遊嶺南按爲文辭皆有法世重柳柳州

裴度宣慰淮西行營諸軍討淮西久未有功上遣裴度詣行營
察用兵形勢度還言淮西必可取之狀且曰觀諸將李光顏勇而知
義必能立功既而光顏數敗賊上以裴度爲知人考功郎中知制誥
韓愈亦言淮西三小州殘弊困剝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敗可
立而待然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爾

宋祁曰愈所言見此蔡功卒斷乃成亦須要如他
斷得是與不是時而後者唐德宗是也以其朝復不明不
納人言耳惟德宗知賊之不可不討裴度不可不任若使坤有
不明朗中無所見有以知裴公之可任若只說向上看而遽其
後左右殊

不測事

胡致堂曰漢元帝宋文帝唐文宗雖英偉過治而以後宰不稱反
召衰亂不斷之害大矣錢然而斷如昭帝霍光亞夫東京綱名士節
堅伐江左梁武納侯景隋文疑儲嗣太宗徵高麗德宗和吐蕃皆
唯然必行莫可回沮然則斷之爲害豈小丁惟明乎實理則冬裘
夏葛各適其宜苟不明實理而慕其虛名未有不失者也

詳訂世史類編卷三十二

六月盜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武元衡元衡昭仕討賊之責不爲污
故雖身死誠手而綱目大書其官予其不失所守見爲唐之相臣也
蓋君子以身許國苟不失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而忠肝義膽直與天地相爲擊裴度傷首上自李吉甫薨洛以用兵事委武元衡李
終始者矣

師道所養客說師道曰天下所以就意誅蔡者元衡贊之也請密往
刺之元衡死則他相不敢主其謀爭勸天子罷兵矣師道以爲然遣
之元衡休沐入朝有賊自後擊殺之取其頭骨而去又擊裴度
傷其首度墜溝中得不死京城大駭於是詔宰相出入加金吾騎士

丁酉胡曰元衡詳整任職堅毅有守非王叔文之徒堂識李鈐之
叛上持正於李吉甫李絳之爭論及典機務力敬朝平淮鎮而竟
於賊手識死忠者矣

以裴度同平章事或請罷度官以安恒郭之心上怒曰若罷裴官是
奸謀得成朝廷無復綱紀吾用度一人足破二賊指王承宗乙人
度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度上言淮西腹心之疾不得不除

葉巳討之兩河藩鎮跋扈者將視此爲高下不可中止上以爲然悉以用兵事委度討賊愈急○李師道遣兵鎮東都其小卒請留守曰元膺告變元膺發兵圍之城衆突出都城震駭時留兵寡弱元膺坐皇城門剖分指使意氣自若都人賴以安○九月以韓弘爲淮西都統弘欲俟賊自重不願淮西速平遣李光顏一美婦人光顏辭之曰爲光顏多謝相公光顏以身許國豈不血賊同戴日月死無二矣

丙申十一年正月張弘靖罷爲河東節度使王承宗縱兵四掠幽洛之三鎮皆苦之爭上表請討上欲許之弘靖以爲兩役並興恐國力不支請併力平淮西乃征恒冀上不爲之止弘靖乃求罷從之

三月皇太后崩○四月司農卿皇甫鎛侑各以乘中承權度支始以聚斂得幸○六月唐鄧節度使高霞寓大敗於鐵城在湖南德安府城北七里山有鐵城遺址

亦稍息矣○十一月以郗公綽爲京兆尹節度使公綽初赴府有神策小將躍馬衝其前導公綽駐馬杖殺之明日入對上怒詰之對曰京兆爲輦轂師表今視事之初而小將敢爾唐突此乃輕陛下詔命非獨慢臣也臣知杖無辜之人不知其爲神策軍將也上曰向不知之

奏對曰出職當杖之不當奏上退朝左右曰汝曹須作意此人脫亦畏之

丁酉十二年以太子詹事李愬爲唐鄧隨三州節度使淮西

自以當敗高霞寓二帥挫衄名位素微遂不爲備愬不事威嚴自以當敗高霞寓二帥挫衄名位素微遂不爲備人謂其軍政不修愬謀襲蔡州道馬少良將十餘騎巡邏遇吳元濟捉生虞候丁士良與戰擒之愬命釋其縛給其衣服器械皆爲捉生將士良言於愬曰吳秀琳擁三千之衆據文城柵蔡謂州也文城柵本爲賊左臂官軍不敢近者有陳光治爲之謀主也光治累而輕好自出戰請爲公先擒光治則秀琳自降矣戊申士良擒光治以歸○三月吳秀琳以文城柵降于李愬愬慰勞之降其衆三千人秀琳將李憲有材勇愬更其名曰忠義而用之○四月淮西鄧城降李愬分兵攻下數柵吳元濟以董昌齡爲鄧城令而賞其母其母謂昌齡曰順宛賢于逆生汝去逆而死乃孝子也從逆而吾生是戮吾也會官軍絕鄧城歸路昌齡乃舉城降○李愬擒淮西將李祐愬與秀琳謀取蔡秀琳曰公欲取蔡非得李祐不可如秀琳無能爲也會祐帥士卒刈麥於張柴村愬使

非得李祐不可如秀琳無能爲也會祐帥士卒刈麥於張柴村愬使

鄧州賓于通道

張柴村賀玉貴不可

擒祐不可

二人不能勝衆之謀言參差

羅河北行營

取祐與知其誠不然不可一年進攻之

老牛捐耕者

唐鄧隨節度

財竭意欲罷兵裴度獨無言上屢之對曰臣請自往督戰皆不悅
[illegible]
賊供生臣觀元濟勢窮智慮任諸將心不壹不併力迫之故未降爾
若臣自詣行營諸將恐爭其功必爭進破賊矣上悅乃以裴度兼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五十員上不悅曰恕誠有奇功然奏請過多使如李晟渾瑊之河北
我遂留中不下○十二月陽城裴度罷晉國公復入知政事
戊戌十三年秦淮西既平李師道憂懼不知所爲李公度說之納貢
獻地以自贖師道從之遣使奉表獻沂密海三州沂州今山東兗州
府密州今諸城縣
海州今淮安府上許之○二月修麟德殿浚龍首池今陝西西安府東內苑起
承卿殿於是土木之役興裴度等切諫以外冠初平營繕太多不聽
宋仲國曰秦漢之大抵漸不加滿整之意一而輔溫之之器量小
大酌是也舜能競業於四夷來王之後成湯敉儆於十一征無敢
之餘九夷入貢通道湘行之檢頤敏世六服羣辟承德遠衆不生
貔貅也先王處成功之後類皆如是晉武帝平吳而怠隋文帝平
陳而驕唐憲宗定浙蔡而侈是與雨等誠澹流泛四出利其哉嘗
是時李師道反覆不臣猶未之討也王承宗再討不服猶未納款
也劉總向未入朝吐蕃猶未息寇天下之事不滿人意者其類尚
多厥後悉稽悉不終今方矢未嘗土木已興閹竪未秦諫諍已
復察官而按之即而中貴監稱任益臣而使當國而小人益肆
夫以裴勳十年之功而隳喪于一役僅成之後不得正終以盡天
年由量之
不以也

李獻甫爲戶部尚書吐突承璀引李鄘爲相鄘恥由宦官進至京師
固辭相位○夏月王承宗納質請吏復獻二州詔復其官爵裴度之
在淮西也布衣韋于韓愈曰吳元濟既就擒王承宗破膽羨
頸得奉正朔書往說之而不煩兵而服愈白度爲書遣之承宗懼請
以二子爲質及獻德棣二州德州今屬濟南府棣州今屬武定州輸根稅請官吏上許
之幽州大將譚忠亦說劉總曰自元和以來劉關李錡田李安慮從
吏吳元濟阻兵爲險自以爲深根固蒂天下莫能危也然頸盼之間
身死家覆此非人力所能及殆天誅也況今天子神聖威武若身焦
思務在節食以養戰士此志豈須臾忘天下哉今國正弊北來趙
人已獻城十二忠漾爲公言之總泣曰聞先生言吾心定矣遂專意
歸朝建請先雪正將士復其官爵○五月以李光顏爲義成節度使
討師李師道懼表請割地上許之已而奏言軍情不聽納貢割地

上忽姿意討之七月下制
討師道令宣武鄆曹兗成武義河陽河東
共討之宣武軍名今河南開封府魏博澤潞軍名今直隸大名府之清縣武寧軍名今直隸徐州府銅山縣海軍
名今直隸河○李夷簡罷爲淮西節度使上方委裴度以用兵戎備
問席洛州
自謂才不及度求出鎮故有是命
劉致堂曰李夷簡可謂已乎矣無是已非人之
心於逐楊憑貶嶺表見之矣其自屈於裴度也
以皇甫鎛程异同平章事淮西既平上寖驕怠戶部侍郎判度支皇
甫鎛衛尉卿鹽鐵轉運使程异瞻其意數進羨餘以供其費由是有
寵八月鎛以本官并以工部侍郎並同平章事判使如故制下朝野
駭愕至於市道負販者亦咄之裴度亟與小人同列表求自退不許
度復上疏以爲天下治亂繫朝廷朝廷輕重在輔相所可倚者淮西
邊定河北底寧承宗歛手削地韓弘與疾討賊豈朝廷之力能制其
命哉直以處置得宜能暱賢心爾陛下建升平之業十已八九何忍
還自壞壞使四方解體乎上以度爲朋黨不之省由是鎛益無所憚
程异亦自知不合衆心能廉謹遜爲相月餘不敢知印秉筆故終
免於禍
范華陽曰人君貴一人而天下莫不輻湊一人而天下莫不懼尊
其分足以勝德非之衆威震之中理而能服其心也勢能服其心
則治天下如運之掌何征而不克何爲而不成裴
度可謂知言矣其所以啓告人主盡不得其要乎
上嘗語宰相人臣當力爲善何乃好立朋黨此惡之甚者對曰方
以類聚物以羣分君子小人志趣同者勢必相合君子爲徒謂之同
德小人爲徒謂之朋黨外雖相似內實賊殊在聖主辨其所爲邪正
耳○十一月以柳泌爲台州刺史上晚節好神仙訪天下求方士宗
正卿李道古因皇甫鎛薦山人柳泌能合長生藥詔泌居蓬萊觀煉
藥泌言天台山名在浙江天台縣多靈草誠得爲彼長吏庶幾可求上以泌權
知台州刺史諫官爭論以爲人主當方壯未有使之臨民者上以頓

州之力而能爲人主致長生哲子亦何愛焉山是蓋臣[illegible]

[illegible]堂曰憲宗信方士求長生其臣不能反復極論人生不可逃天命不可移方士不可信之理而以自古未有方士嗜欲爲言宜其人能用若之惑也漢武喜方士妻之以女奔逸以古[illegible]可爲千慮宗徒以逸樂壓臣而不務其理智未幾時金丹所作[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且恐都知兵馬使劉悟勒兵捕師道與其二子斬之函首送弘正昔弘正大喜露布以聞露布者露板不封所以宣諸視聽也每戰有功輒遣大將一人馳驛奏捷謂之露布中外自後魏以來乃書之縑青等十二州皆平自廣德初吐蕃陷京師德宗以來逮於今上垂六十年藩鎮跋扈河南北三十餘州自除官吏不供貢賦至是盡遵朝廷約束裴度鄭絪李逢吉鄧用兵以來帝之憂勤機略獻之請付史官帝曰如此似出默志非所欲也弗許

臣光曰臣竊有以而不論豈不賢哉而下徒勞其智略之亡平任小人以榮盛業何邪蓋見則難謀心生是以天下既平而編忠常生於所忽也

胡致堂曰憲遠主德請付史官謂記昔所為也裴度亦甫何也曰度所謂有前人之事而窮忠智之意者也蔡卒用兵度實任之功名之際人臣所難處也歸美於上推而弗居度之慮遠矣又義用兵以來上心憂勤則宗德取之之難必思平之之不易是乃支之所為衆人固不識也

四月詔諸道支郡兵馬並令刺史領之横海節度使烏重胤奏河朝

潘鎮所以能旅拒朝命六十餘年者由州縣各置鎮將須事效刺史縣令之權自作威福鄉使刺史各得行其職則雖有奸雄如安史必不能以一州獨反也臣所領德棣景三州已檄奏各還刺史職事應在州兵並令刺史領之上乃詔諸道節度都團練部防禦經略等使所統支郡並令刺史領焉其後河北諸鎮惟橫海最為順命由重胤處置得宜故也

臣光曰安史既平降者皆置先鋒使以降人為之是以區夫而守一州也天下有變則減部不守而朝廷重藩鎮之門何以異於無城之在是以部曲無窮蕃鎮急徵橫海一呼制之得宜而數世順命況天下處之皆得其道何危亂之有哉

裴度如無不裴度能為河東節度使度本相位知無不言皇甫鎛之竄猶之詔度以平章事鎮河東鎛專以掊克取媚人無敢言者獨諫議大夫武儒衡上疏言之鎛自訴於上上曰卿欲報怨邪鎛乃不敢言○史都修撰李翺上疏曰定禍若武功也與太平者文德也今陛下既以武功定海內若遂革舉事復偃制用忠正而不疑屏邪佞而不遲改稅法不暨錢而納布帛絕進獻寬百姓租賦厚邊兵以制戎狄數訪問待制官以通塞蔽此六者政之根本太平所以興也陛下既已能行其難若何不為其易乎○庫部員外郎李渤病免渤便陳訐二州遲言臣過滑前諸縣人多流亡逃其所以然皆由以逃戶稅攤於比隣致驅迫俱逃聚歎之臣剝下媚上惟思澤不應紙魚乞降詔書禁絕計不數年人皆復於農矣既政見而惡之渤遂謝病歸○裴潾為宜陵令挪沙至台州驛吏民禾藥咸餘無所得而懼逃入山中相聚觀察使捕送京師皇甫鎛李逊古保護之上復使待詔翰林服其藥日加增渤起居舍人裴潾上言曰除天下之害者受天下之利同天下之樂者樂天下之憂自黃帝至於文武享國壽考皆用此道也自

去歲以來所在多薦方士借令真有神僊彼必深潛巖壑惟畏人知凡候伺權貴之門以大言自衒奇伎驚衆者皆不軌狗利之人豈可信其說而餌其藥邪夫藥以愈疾非朝夕當餌之物況金石酷熱有毒又益以火氣殆非五藏所能勝也古者君飲藥臣先嘗之乞令御藥者先餌一年則真偽可辨矣上怒貶潾○崔羣龍為湖南觀察使七閱宰相玄宗之政先理而後亂何也崔羣對曰玄宗用姚崇宋璟盧懷慎蘇頲韓休張九齡則理用宇文融李林甫楊國忠則亂故用人得失所繫非細

開元二十四年牛僧孺九齡相專任李林甫此理亂之所分也願陛下以開元初為法以寶曆末為戒乃社稷無疆之福皇甫鎛冰根之反羣臣議上尊號曰[illegible]鎛欲增孝德字羣曰[illegible]則孝在其中矣皇甫鎛言於上曰羣然[illegible]下惜孝德二字上怒罷羣

光華曰崔羣之言豈徒有激而然哉

庚子十五年正月上暴崩於中和殿閏月太子即位

初左軍中尉吐突承璀謀立澧王惲於柩前殺人于上不許上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宦官往往獲罪有死者人人自危庚子上暴崩時人皆言內常侍陳弘志弒逆其黨類諱之不敢討賊但云藥發外人莫能明也

弘志弒憲宗秘宗不討卽其後文宗謀誅宦官借以討賊而宦官遂橫殺之殆盡其子深惜以為

中尉梁守謙王守澄等共立太子稜吐突承璀及澧王惲皆

宗卽位于太極殿改元而錄為崖州司戶市井皆相賀以為快也

改文

詔同平章事

歐陽修曰德宗猜忌刻薄以強明自任雖見屈於正誼而忘受欺於奸說故其我滿復之極已謂美公輔為賓師而不能舉用盧杞趙賈則至於亂而終不悔及未天之難深自懲艾遂行姑息之政由是朝廷益弱而方鎮愈驕至於唐亡其患以此憲宗剛明果斷自初卽位勵然發憤志乎修復雖同忠謀不惑羣議舉收成功自吳元濟蔡平遂平將皆爭憐踊而激頌常此之時唐之威令幾於

復振則其優劣不待較而可知也及其晚節信讒邪人不終其業而牙糵不測之禍危甚於德宗嗚呼小人之能敗國也不必惡若斯主雖隱明聖智可知

德宗忌刻憲宗忘讎所向有功其中興之主矣編失於承宗則以任承璀也卷首有二新一任皆謂二奸逆奉綱目誅惡之義非是無識讀者未作信成誤端

身後大禍豈不慮何耶臧

癸方士書伏誅〇二月放天下上御

柳泌伏誅李道古貶潮州司馬

所以逆左道也〇二月放天下上御

楼肆赦事畢盛陳倡優雜戲而觀之又幸神策軍觀手搏角抵遂不能

樓人以教其子是以

一日設百戲如此

御史穆寧鄭上疏曰陛下位延問羣臣惠以氣色使進忠言處利論政者訢覓如此而不致昇平者未之有也〇以

柳公權

公綽之弟為

翰林侍書學士上見公權書跡愛之問曰卿書何能如是之善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上默然改容知其以筆諫也

歐陽修曰穆宗初喪盛陳倡優雜戲縱觀公侯諫以心正其不知

詔其罪大矣昔李師道之未敗也朝廷嘗赦其罪卽道欲行諸將

固留之其後殺師道者亦諸將也諸將勿使承元為師道則幸矣大

將李叔等固留承元承元斬以狥軍中乃定〇北將孟涇州以梁守

謙為神策行營都監并祭八鎮全軍救之卽寧六以承策受節度背

涇洲刺不止節度使李光顏親為開陳大義軍士感悅

臨濮李純卿 草創 木齋謝 遷 補遺
陽明王守仁 覆詳 鳳洲王世貞 參校
大蘭李 槃 增修 鐵卷文安之 定稿
妙峰將方磐 閱訂 賀宇張起鵬 梓行

穆宗皇帝 名恒憲宗太子在位四年因服金丹而崩壽二十
葬光陵○蒙已成之業而不能保由是以來再失河湟迄
于唐亡不能復取

辛丑長慶元年正月詔河北諸道各均定兩稅○盧龍節度使劉總
其官爲僧以張弘靖代之弘靖驕貴自專政事多委之幕僚韋雍韋
又皆年少輕薄嗜酒豪縱裁刻軍士獨賜數以反虜語之謂軍士曰
今天下太平汝曹能挽兩石弓不肯識一丁字由是軍中人人怨怒

○四月貶錢徽李宗閔爲遠州刺史楊汝士爲開江令牛李之黨爨成矣故證書之翰林學士李德裕吉甫之子也以中書舍人李宗閔皆對策議切
分朋黨更相傾軋傾軋乙黠反以勢相傾也通四十年
其父限之宗閔又與翰林學士元稹爭進取有隙自是德裕宗閔各

范曄陽羨之薦劉知於井陵二部相護而成於太學部生相
繫牒之州黨始於牛僧孺李宗閔對策而成於錢徽之貶皆由王
涯不明君子小人雜進於朝不分邪正忠讒以黜陟之而聽其自
相傾軋以養成之也漢之黨尚風節故政議於上而俗清於下及
其亡也人猶是義而有不爲焉之黨趨勢利勢窮利盡而止故其
禍季士無限行不足稱也爲國家者可不防其漸哉

鄧州軍士作亂囚節度使張弘靖推朱克融爲帥後衆以判官張徹
長者不殺徹曰汝何敢反行且族滅衆共殺之○成德兵馬使王
延湊殺節度使田弘正魏博節度使李愬聞變宗服流涕令將士曰

魏人所以得通聖化發憤樂者田公之力也今鎮人輒敢殺之是
輕魏以爲無人也諸君受田公恩宜如何報之衆皆慟哭深州刺史

牛元翼成德良將也愬使以寶劒玉帶遺之曰吾先人以此劒立大
勳吾又以之平蔡州今以授公努力勤王延湊元翼報曰頒賜必令
愬疾作不果出兵乃起復田布爲魏博節度使討之魏人素德弘正
其官可○詔兩稅皆輸布絲自定兩稅法以來錢日重物日輕民所
以成功輸三倍其初詔百官議革其弊戶部尚書楊於陵以爲錢者所以權
百貨貿遷有無所宜流散不應蓄聚今宜使天下輸稅課者皆用穀
帛庶鑄錢而禁滯積及出塞者則錢日滋矣朝廷從之始令兩稅皆
輸布絲纊獨鹽酒課用錢

史臣關曰楊炎兩稅之法使天下財歸王而民困者久矣於陵創議
以救弊輸之通財希民之道其兩得乎按於陵爲楊震之裔史稱
其器量方嚴節操堅明進退
以正蓋不下於關西夫子矣

十月以魏弘簡爲右藏庫使元稹爲工部侍郎元稹失節於宦者君
也至是上書魏弘簡爲庫使下書稹爲侍郎則翰林學士元稹與矣
其附會權倖之實豈不可掩其爲小人明矣

極言魏弘簡深相結求爲宰相由是有寵稹無恣於裴度但以度先
達重望恐其復有功大用妨己進取故度所奏軍事多與弘簡沮之
度上表曰河朔逆豎抵亂山東禁闈奸臣必亂天下是則河朔易除
禁闈患大小者臣與諸將必能前滅大者非陛下覺悟側斷無以驅
除表凡三上上雖不悅以度大臣不得已罷弘簡樞密職稹翰林而
恩遇如故按元稹初舉制科對策第一左長於詩與白居易名相埒
天下傳誦號元和體結言事端直欲切直名也見斥後十
年信道不篤乃表所守附宦貴得宰相若位權三月能曉節觀刑戒
加廉恥不降云

胡寅曰昔周宣王使文武之臣一征伐於外而亦日勤後得孝友
之良士以書君心是以謂吉不王而患謀見用亂所以能成功也
後愛其小此輔相之職業也而共君多辟幸無成功蓋自古命將
出師而小人沮之於內大抵
能成事者皆由主斷而不爲浮說所移

宿州刺史李直臣伏誅直臣坐贓當死宦官受其賂爲之請御史中
丞牛僧儒固請誅之上曰直臣若有才可惜僧儒對曰彼不才者安足

處本設法令所以擒制有才之人安敢出戰洗雪才過於人法不制者也上從之

壬寅二年正月魏博將史憲誠殺其節度使田布詔以憲誠為節度使田布自殺而非憲誠者受委腹心反被陷衆所惡布於死是假也布以憲誠為腹心精銳悉以委之至是布以魏兵討鎮軍于南宮鎮遏不繼發六軍租賦以供軍將士不悅憲誠因衆動之諸將遂不用命布歎曰功不成矣即日作遺表拜表畢徐李召乃入啓父靈布弘正抽刀而言曰上以謝君父下以示三軍遂刺心而死憲誠聞之遂驗衆以河朔舊事衆擁憲誠為留後詔以為節度使○二月以王庭湊為成德節度使朱克融首亂河朔王庭湊史憲誠繼之朝廷皆不能討因授節鉞田弘正父子尊忠貞守正皆死于賊綱目書之于冊南望靈柩為可知矣遣兵部侍郎韓愈宣慰其軍庭湊圍牛元翼于深州官軍救之不能進朝廷不得已以庭湊為成德節度使而遣韓愈宣慰詔愈至境更觀事勢勿違入

愈曰止君之仁死臣之義遂往至鎮庭湊拔弓弦弓以迎之及館甲士分羅於庭湊言曰所以紛紛者乃此曹所為非庭湊心愈厲聲曰天子以尚書有將帥才故賜之節鉞不知尚書乃不能與健兒語耶夫逆順之為禍福豈待卜安史以來子孫無存而田令公等以地歸朝廷皆為美官汝曹亦聞之乎庭湊曰侍郎來欲何為愈曰諭衆者將如元翼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耳何為留之不遣庭湊曰即當出之因與愈宴禮而歸之未幾元翼突圍入深州

庭湊曰即當出之因與愈宴禮而歸之未幾元翼突圍入深州

上之初即位也兩河罷宂藩傑段文昌以為天下已太平漸宜銷兵落籍者衆皆聚山澤為盜及朱克融王庭湊作亂一呼而亡命

詔徵諸道兵討之諸道兵少皆臨時召募烏合之衆故每戰多敗又凡用兵舉動皆自禁中授以方略朝令夕改不知所從不度可否故雖以諸道十萬之衆裴度元臣為重德李光顏名將討幽鎮萬餘之衆屯守踰年竟無成功由是再失河朔訖于唐亡不能復取

明敕堂曰兵不可好好兵者必有不戢自焚之災亦不可黷黷武者必有殞人以柄之禍三代義兵於農三時講武若有征討則命卿將之其不用也舉天下皆力農黎知孝弟之民其用也舉萬乘皆飛騎射御之士夫豈有兵少兵衰之患哉唐藩鎮段文昌募銷僱之美名而不知弛張之道既許以逃死剽百人之甲豈但八人而已哉將貪帥利其衣糧則軍鎮之兵實之而名存耳夫兵有國之大事也宰相既妄奏請穆宗聽之憤然則以意以裴度為司空東都留守元稹悉度欲解其兵柄諫官爭言時未便度有將相全才不宜處之散地上乃命度入朝○以李逊為河東節度使初逊為羽林將軍有良馬上為太子遣左右諷求之逊以職總親軍不敢獻及河東缺帥上曰李逊不與朕馬是必可用遂用之

三月詔留裴度輔政言事者皆謂裴度不宜出外上亦自重之制留度輔政○四月詔免江州進戶欠錢時判度支張平叔言宜自糶鹽可獲厚利令宰相領鹽鐵使中書舍人韋處厚曰宰相處論道之地維以燮務實非所宜事遂寢平叔又奏發遠年逋欠江州刺史李渤奏今歲旱災詔免之○六月裴度罷為右僕射元稹罷為同州刺史

一日宰相同奏度元勳厚德身任安危然不數月之間既為宿宰又削輔政未幾又罷為僕射為有身為重臣不能少安其職尚可恕稹天下者乎度於是時自可奉身而退他日優游泉石從容廊廟或首建明主之不亦過乎其度罷相

癸卯三年三月以牛僧孺同平章事時僧孺與李德裕皆在入相之望德裕出為浙西觀察使八年不遷以為李逢吉排己引僧孺為相由是牛李之怨愈深李恕李紳逸樂頗驗署為牙推宦淺預軍政妄作威福監軍王守澄請去之恕同江奇才也將軍試與之語荷無

可取去之未晚乃候注見守丞溶見之坐語未久亦許促膝言膝相
恨相見之晚守溶因為注於上上亦厚遇之守澄始則微賤巧宦之
士或因以進數年之後達官車馬滿其門矣○正月以協公綽字子
寬為山南東道節度使今朝廣公綽過鄧縣縣名今陞為有二吏一犯
贓一舞文謂舞弄文法衆謂公綽必殺犯贓者公綽判曰贓吏犯法法在
奸吏舞法法亡竟誅舞文者按公綽幼孝友性質嚴重起居皆有體
法不顧非聖書德宗嗟咄遊吸公綽奏
清直宜居風憲之地上以中丞亦
能遠也會御史中丞缺遂吉為神清直宜居風憲之地上以中丞亦
次對官可之會紳與京兆尹韓愈爭臺參文移往來辭語不遜遂吉
奏二人不協以愈為兵部侍郎紳為江西觀察使愈紳入謝上問其
故乃悟故有是命
終然厉王彘為屋
甲辰四年正月帝崩太子即位初柳泌等既誅方士稍復四至左右以
進上輒共金石之藥有處士張皇者上疏以為神農嘗則百氣和嗜
欲勝則疾疹作藥以攻疾無疾不可餌也宪帝信方士妄言餌藥致
疾竟得復衛其覆轍乎上善其言而未之不已至是疾作命太子監
國宰臣請部太后臨朝太后曰昔武后抑制權綱社稷我家世守忠
義非武氏比也取制書手裂之是夕上崩敬宗即位○辛巳和嫁擊
毬易月於此擊毬忘哀非禮書譏之自是數遊宴奏樂賞賜
宮者樂人不可悉紀賜宮官緑色有今日賜綠而明日賜緋者○以
劉栖楚為起居舍人上視朝每宴左拾遺劉栖
楚進言曰陛下嗣位之初當宵衣求理宵夜也天子憂勤當
未明求衣日昃而食而暗

樂色日晏方起梓宮在殯梓宮有天子之喪以
之令閹未彰所至也
謝諫曉之曠遂以額墮地見血不已上命中使宣慰令歸
布恐陽所之小長亦可謂切中實厲之喪月者矣
四月以李虞為拾遺時李逢吉用事所親寧者張文新李仲言李續
之李虞劉栖楚姜治及張權輿程昔範又有從而附麗之者時人目
之為八關十六子
八關十六子
張權輿劉栖楚李虞程昔範姜治及謂八人而附會者又八人皆任
要劇號八關十六子
○六月加裴度同平章事翰林學士韋處厚言裴度熱高中夏聲播
外夷若置之藩鎮委其參決河北山東必空頹算理亂之本非有他
術順人則理違人則亂伏承陛下當食歎息恨無蕭曹今有一裴度
尚不能留此馮唐所以謂漢文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上乃加度同
平章事○夏秘二州名僊
秘二州名僊
陽陝西道節度使李祐進馬百五十匹埒之侍御史
温造於閤內奏彈祐違制進奉請論如法詔釋之祐謂入曰吾夜半
入蔡州城取吳元濟未嘗心動今日膽落於温御史矣
十月賜韋處厚字德載錦綵銀器
史臣歐陽修曰昔諸葛亮于送温處士序而卿造之賢疏觀造之奏劾李祐
雖然風采乃見韓子之取人不苟矣其論事若此宜其立功一勳澤劉
濟劉總二平淮元之亂三開朗
濟劉總二平淮元之亂三開朗
懷二州之水利信哉為賢也不聞其言而厚其賜是貨之也鷹有
之翰林學士韋處厚陳上宴遊曰先帝以酒色致疾指壽臣時不死
諫者以陛下比十五放也今皇子巍一歲臣安敢畏死而不諫乎
上感其言故有是賜韋處厚字德載錦綵銀器
朝政陛曰韋德載忠賢人也而其言未免有失夫人君聽納酒色
而其臣不諫曰若有子長矣始聽其流湎可也豈得為忠乎主亦
曰先帝以酒色之故天年未遐臣不能諫罪當萬死今陛下富
於春秋血氣未定萬一致疾察宗社付託貽皇太后之憂則臣雖
死亦不足以塞責矣如是而言其或是以動聽矣乎

敬宗皇帝　名湛穆宗太子在位二年為宮官劉克明等所弑
壽十八葬莊陵○帝昏童失德自殞其身宜哉

乙巳寶曆元年正月赦先是鄠令崔發聞五坊人殿百姓命撿以八曳之於庭詰之乃中使也上怒收發繫臺獄給事中李渤救之諫議大夫張仲方亦言上曰鴻恩將布於天下而不行御前霈澤徧及於昆蟲而獨遺崔發上皆不聽李逢吉從容言於上曰崔發輒曳中人誠大不敬然其母垂年八十自發下獄積憂成疾陛下方以孝理天下所宜務念上乃愍然曰此諫官但言發冤未嘗言其不敬亦不言有老母如卿所言朕何為不赦之即命中使釋其罪送歸家仍慰勞其母母對中使奴發四十○牛僧孺罷為武昌節度使僧孺以上疏淫褻幸用事又畏罪不敢言但累表求出乃罷之過襄陽節度使柳公綽服藥犍候於館舍將佐曰襄陽地望高於夏口此禮太過公裨

曰奇章公僧孺封奇章郡公牛部公
○二月浙西觀察使李德裕獻舟展六篇上遊幸無常昵比羣小女
九反比史至反昵親朋比也比朋比也展親通也比朋比也展親通也
六藝展親如屏風以緯為質故曰舟展六藝者緯之辭古一曰肖衣以
衣藝者君有過臣干作詩以戒之如展兮之詩是也
淫褻幸用事又畏罪不敢言但累表求出乃罷之過襄陽節度使柳
公綽服藥犍候於館舍將佐曰襄陽地望高於夏口此禮太過公綽
曰納誨以諷侮慢讒言五曰辨邪以諷信任羣小六曰防微以諷輕
出遊幸上優詔答之按綱目德裕納諫篇累曰濃鬱沉湎聚白浮蟻
為項是謂聚嗢防微篇累曰興臣稱傲非可遽數玄服黃裳紫綬始
仆柏谷物行射豕衆踏躋聲聞于外○案白居易自是訓詩之名序訓也此言漢成帝沈湎于酒以荒政事之辭元年
祐元年謂之爽嗣髮始仆漢武帝且未起時事馬而御之玄服拘月
祐元年謂之爽嗣髮始仆漢武帝且未起時事馬而御之玄服拘月
武帝後行夜至柏谷逢故主人舊館寫寒家吹之其婦抽敬至
而異之酌酒以洒出○七月禁錮侯王播進羨餘絹百萬匹可謂
謝寀源鄴作食獻之極播領鹽鐵誅求嚴急正入不充而羨餘相繼○十一月幸驪山遍

溯即溫泉也上欲幸驪山李逢張仲方等屢諫不聽拾遺張權與伏紫
殿下叩頭諫曰昔周幽王幸驪山而為犬戎所殺秦始皇幸驪山而
國亡玄宗幸驪山而祿山亂先帝幸驪山而享年不長上曰驪山右
此之凶邪我宜一往以驗彼言幸溫湯還諸左右曰彼叩頭者之言
安足信哉○以李絳為太子太師分司僕射李絳好直諫李逢吉惡
之御史中丞王播恃逢吉之勢與絳相遇於途不之避絳引故事上
言僕射國初為正宰相禮數至重儀人才忝位自宜別擇賢良若朝
命守官莫得有前法制乞下百官詳定議者多從絳議至是以絳有
足疾出之東都

丙午二年正月以裴度為司空同平章事度求入朝逢吉之黨百計
毀之先是民戴緋衣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緋衣裴字也坦
有口吳字也謂吳元濟被度擒擒也又長安城中有橫亘六岡如乾象度宅偶居第五
岡張權輿上言度名應圖讖宅占岡原不召而來其旨可見上雖年
少悉察其誣謗并度益厚度至京師朝士填門度留之飲京兆尹劉
栖楚附度耳語侍御史崔咸案鞫訶度曰丞相不應許所由官許與
少一點一點耳語附耳細語也度笑而飲之栖楚不自安遽出度在中書
左右忽白失印聞者失色度飲酒自如頃之左右白復於故處得印
度不應或問其故度曰此必吏人盜之以印書券耳急之則投諸水
火緩之則復還故處人服其識量

度復奏言曰國家本設南都以備巡幸然自多難以來宮闕營繕百

司辦舍率已荒弛陛下儻欲行幸宜命有司徐加完葺然後可往上曰從來言事者皆云不當往如卿所言不往亦可○先是朝廷遣中使賜朱克融時服克融以為疎惡執留敕使奏以春衣不足乞度支給三十萬端匹又奏欲將兵馬及丁匠五千助修宮闕上患之以問宰相欲遣使宣慰仍索敕使裴度對曰克融無禮已甚殆將襲突（突）（突）（突）

詳訂世史類編卷三十二　十一　代編　唐文宗　十一　毓秀齋重鐫

[illegible]所宜戒爰其所短實又曰防下歟能揚國家以顯相時兵柄以盡將則心無不達行無不孚矣考官馮宿等見劉蕡策皆歎服而罷官不敢取裴休李郢杜牧皆懷出等二十二詔下物論囂然稱崔李郎曰劉蕡下第我輩登科能無厚顏乃上疏以為蕡所對某漢媿以來無與為比今回臣所授以雄蕡直不報蕡由是不得仕於朝終於使府御史宣寺深疾蕡極以罪貶柳州司戶卒

[illegible]

明致堂曰裴度韋處厚韓愈皆御史不令伸蕡何也蕡策有三事一則議及文宗二則舉盛唐三則力詆宦寺此裴韋所以抑之而不敢當者也雖然此常人之見耳二公果明書德孟以錄國取賢臣君救弊為重平昔時未有一人言及宦寺者因蕡有言蓋之高第召會公卿并書常侍五六人陳太宗故事及近代之失皆訪厥中公議既合此五六人者必有自審之謀納兵之請因而處之以漸則不出中旨大計定矣乃經遠小疎欠於事會聽直言之士壞光司之氣其失豈小也哉

冬十二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韋處厚卒　李相卒具官予賢也徐唐[illegible]

詳訂世史類編卷三十二　十一　代編　唐文宗　十一　毓秀齋重鐫

己酉三年八月以李宗閔同平章事復牛僧孺為兵部侍郎裴度為以為相會宗閔有宦官之初遂以宗閔同平章事宗閔惡德裕逼己出之尋州○九月命宦官毋得衣紫緋綠羅上進儉素聽朝之服惟以書史自娛聲樂游畋未嘗留意馴馬革處仁者夾羅巾上謂曰朕[illegible]

泰卿門地清素故有選尚如此市服聽其他貴戚為之卿不須爾

[illegible]

[illegible]

庚戌四年正月以牛僧孺同平章事李宗閔引薦牛僧孺同平章事於是二人相與排擯李德裕之黨稍稍逐之○二月與元軍亂殺節度使李絳[illegible]

為司徒平章事[illegible]重事[illegible]

月以李德裕為西川節度使副白南詔入寇一方[illegible]

詳訂世史類編卷三十二　十一　代編　唐文宗　十二　毓秀齋重鐫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奉一入長安立德帥銳錄戰功而悉德謀我河西北庭之土地人民而有之其讒殺與專幹始末之罪而伏兵已發於城外校之請盟於長慶也豈有預蓄於中而事急兵耶夫本朝國於西陲與諸蕃世構兵釁而彼力不支而後盟也彼其能以高騫蔡困中而我何所事盟亦何心假道以爲兵端彼方之不足不得已而事兵於維州德裕同任其能而之矣即不得已而謀無所以示信則可矣之何謂已降之將卒而使之甘心爲我用也且夫悉怛謀之詐也德裕以出境之後受之矣受之而復反之是何求信於吐蕃而不信於悉怛謀也

壬子六年正月羣臣上尊號不受羣臣請上尊號不受華温言今水旱爲災恐非崇飾徽稱之時上善之辭不受而不受其實尊之矣○温言之言歟

十月立魯王永爲太子○十二月牛僧孺罷爲淮南節度使西川監軍王踐言入知樞密數爲上言稱述悉怛謀以快房心絕後求降者非計也上亦悔之尤牛僧孺失策附李德裕者因言僧孺與德裕有隙言其功上從之僧孺因不自安會上御延英謂宰相曰天下何時當太平鄭覃亦有意於此乎僧孺對曰太平無象今四夷不至交侵百姓不至流散雖非至理亦謂小康陛下若別求太平垂拱而及退謂同列曰上上賢宰如此吾輩豈得久居此地乎因累表請罷以僧孺同平章事充淮南節度使

同昏用公曰君臣恭己垂拱從容而治此堯舜之事也然堯舜之君臣孜孜汲汲未嘗不以天下爲憂故能成其治後世人君好安樂惡憂勤而不能以堯舜爲法是以治日少而亂日多也

給事中楊虞卿謀之事遂中止

開成元年正月加劉從諫同平章事遣歸鎮初從諫以忠義自任入朝欲請他鎮既至見朝事柄不一心輕朝廷欲歸而益驕

研教堂曰從諫當其初也忠義者誠使其知當說明廷之理亂而作懲其驕乎故凡爲善者懲惡者知不然則異於從諫者幾希矣

二月以李德裕同平章事德裕入謝上與之論朋黨事虞卿欲從兄

李德裕同中書舍人拔士等善交結依附權

平章事編

要上開而聽故與德裕皆及之

表

德裕因得以排其所不悅右僕射

上復言及朋黨李宗閔曰臣素知之故揚虞卿輩臣皆不與美官李

德裕曰給舍非美官而何宗閔失色○以鄭覃爲御史大夫初李宗

給舍非美官

閔惡覃在禁中數言事泰龍其侍講上從容謂宰相曰殷侑經術頗

殷侑經術頗

鄭覃宗閔對曰覃侑經術誠可尚然論議不足聽李德裕曰覃侑

覃侑經術誠可尚

似鄭覃宗閔對曰覃侑經術誠可尚然論議不足聽李德裕曰覃侑

議論他人不欲聞惟陛下欲聞之幸甚後旬月宣出除覃御史大夫

宗閔謂楊密使崔潭峻曰事皆宣出安用中書潭峻曰八年天子疑

宗閔嗽然而止

其自行事亦可矣宗閔嗽然而止○八月停進士試詩賦上患近來

文士不通經術李德裕請依楊綰議罷詩賦於是下詔停之○加鹽

鹽鐵進士試詩賦李宗閔李德裕依楊綰議罷之

龍節度使楊志誠右僕射初以志誠爲吏部尚書志誠怒不得僕射

後志誠爲幽州軍所逐詔流嶺

因官語使朝廷不得已加志誠僕射別遣使慰諭之

南道○杜牧憤河朔三鎮之桀驁會而朝廷議者等事姑息乃作書

殺之○杜牧憤河朔三鎮之桀驁會而朝廷議者等事姑息乃作書

各曰罪言

言實有弊也

下策爲浪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是也文傷府兵廢壞作原十

上策爲如自治

六衛以爲貞觀中內以十六衛蓄養戎臣外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

十四以儲兵伍有事則戎臣提兵居外無事則放兵居內三時耕稼

一時治武練戰將府伍散田疇力解勢破人人自愛賤有出尤貴市

貞觀至於開元百三十年間戎臣兵伍未始逆養此大聖人所以柄

統帥重制部表裏聖算神衛也至於開元末愚儒請罷府兵武[illegible]
將四夷於是府兵內制邊兵外作尾大中乾成燃偏重而
下掀然根蒂煨燼矣蓋兵居外則叛居內則篡使外不叛內不篡唯
置府立衛乎又作戰論曰河北視天下猶珠璣也天下視河北猶四
支也河北氣俗渾厚果於戰耕加以土息健馬習於馳敢是以出則
勝處則儉不窺天下之產自可封殖亦猶大農之家不待珠璣然後
以為富國家撫河北則精甲銳卒良弓健馬無有也誠能治其五敗
則一戰可定四支可生戰士離落甲兵銳敝是不覃練之過一也百
夫荷戈千夫仰食是不責實之過二也小勝則張皇邀賞賞極富溢
則不肯搜奇出死此厚賞之過三也褒兵不罪此輕罰之過四也大
將兵柄不得自專此不專任之過五也今誠欲調持干戈灑掃垢汙
以為萬世安而乃踵前非是不可為也又註孫子為之序曰兵者刑

也刑者政事也為夫子之徒實仲由冉有之事也不知自何代分為
二道縉紳之士不敢言兵豈知自古主兵者必聖賢才能多聞博識
之士乃能有功議於廊廟之上兵形已成然後付之於將耳

甲寅八年十月以李宗閔同平章事李德裕罷為山南西道節度使
以李仲言為翰林侍讀學士仁欲以李仲言名訓為諫官真之翰林
李德裕曰不可上曰李逢吉薦之朕不欲食言對曰逢吉身為宰相

乃薦奸邪以誤國亦罪人也上曰然則別除一官對曰亦不可上
王涯進對曰可德裕揮手指之上回顧遍見色殊不懌而罷內物出
德裕同平章事克出南西道節度使德裕見上自陳請留京師乃以
德裕為兵部尚書李宗閔言李德裕制命已行不宜自便於是復以
德裕為鎮海[illegible]鎮節度使德裕宗閔各有朋黨互相排擊上患之
每歎曰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

○司馬溫公曰夫君子小人之不相容猶水火之不同器而處也然
君子進賢退不肖其處心也公其指心也實故謂之正直小人反
是人主有以辨之則朋黨何自而生彼樂其明不能蔽強不能脅
邪正並進處順漸移於是讒慝得志而朋黨之議熾矣故創延有
朋黨則人主當自咎而不當以咎人臣也文宗不能察羣臣之賢
否而遊移之乃患羣臣之難治是猶不種禾而怨田之蕪也創
中之黨且不能去況河北賊乎

乙卯九年正月渝曲江及昆明池鄭注言泰地有災宜興役以禳之
也[illegible]甘露之變天子震驚千門流血秦地有災鄭注不知其
[illegible]文宗又懼而役之震驚之及其能免哉
詳訂世史類編卷三十二 十一 代編 唐文宗 十六 [illegible]

○以鄭注守太僕卿兼御史大夫許舉李款自代曰加臣之罪雖於
理而無辜在款之誠乃事君而盡節人皆哂之○五月以侂
士良為神策中尉剉宋申錫獲罪宦官益橫上外雖包容內不能堪
士良為神策中尉剉宋申錫獲罪宦官益橫上外雖包容內不能堪
李訓鄭注侂得幸端知上意訓因進講數以後言動上上見其才辯
意訓可與謀大事且以訓注皆四王守潾以進冀宦官不之疑遂密
以誠告之訓注遂以誅宦官為己任二人吉凶不從上之五也侂士
良有功王守澄抑之由是有隙訓注為上畫太平之策以為當先除宦官次復河湟次
之權○李訓鄭注為上畫太平之策以為當先除宦官次復河湟次
清河北開陳方畧如指諸掌上以為信寵任日隆遂遂二相感震天
下於是平生積恩憂怨無不報者所選朝士皆目為二李之黨比遂
無虛日班列為空○李訓鄭注密言於上請除王守澄十月遣中使
李好古就第賜酖殺之訓注本因守澄進卒謀而殺之人皆快快盜

之受謀而疾訓注之險狡於是元和之逆賞宜蓋闕矣○加裴度守
[illegible]
書令入[illegible]而不聞有誅訓注之言矣李訓所與披率皆任險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來惟中尉元生之士良無可如何乃呼酒與元賞歌飲而罷

丙辰開成元年二月加劉從諫檢校司徒兼義節度使劉從諫上表言王涯等荷國榮寵安肯構逆訓等實欲除內臣兩中尉遂誣以反逆臣欲請開陳藏否恐并斃拏戮事亦無成謀當修飭封疆訓練士卒仰刻臣誠以死清君側士良等擢乃加從諫檢校司徒從諫復表讓曰臣之所陳繫國大體可聽則涯等宜蒙滌洗不可聽則貸與不宜妄加安有死寃不申而生者荷祿固恭揚仇士良等非惡士良等陣之由是鄭覃李石相能秉政天子尚之亦差以自寧○四月以李固言同平章事固言爲崔琯為起居舍人鄭覃以爲不可上曰公事莫相違覃曰若宰相意同則事必有欺陛下者矣上與宰相語忠四方表奏華而不典李石對曰古人因事爲文今人以文害事上與宰相論詩覃曰詩之工者無若三百篇皆國人作之以刺美

時政王者采之以觀風俗耳不聞王者爲詩也陳後主隋煬帝皆工於詩不免亡國陛下何取焉嘉鷲於經術上甚重之上嘗欲讀詩學士李珏曰詩人浮薄無益於理乃止上謂宰相曰鷹入勿問親疎朋黨易直爲相未嘗用親故若親故果才避嫌而棄之是亦不爲至公也○閏月以李聽爲河中節度使上嘗歎曰付之兵不妄與之故地不經懷聽爲河以然○七月以魏謩爲補闕五世孫李孝本二女配沒有寃上取之入宮拾遺魏謩上疏曰竊聞數月以來教坊選試以有數進宅收市猶未已又召李孝本女不避宗姓大與物論臣竊惜之上仰出之擢謩爲補闕謂曰欲令市女子以塞諸王耳謩孝本女孤窮謂其無父兄也故收養宮中爲奴婢之間皆能畫言可謂愛我不忝厥祖矣文宗善論臣親爲思從賢論動其後楊汝士心懼之然卒以謩直爲右拾遺宰臣有祖風厥孫之謂也

記注兼書善惡所以儆戒人君陛下但力爲善不必觀史上曰朕無

避何以取信於後上乃止又嘗命魯獻其祖文貞公魏徵文貞公鄭覃李石相繼爲宰相

曰在人不在芻上曰亦甘棠詩篇名召伯循行鄭邑有棠蔭會舍其下聽訟國人化思其人不忍伐其

比也○復宋申錫官爵李石爲上言申錫忠直被誣欲立

淳王湊未蒙昭雪上流涕曰弦事朕久知其誤當時爲衆人所逼兄弟幾不能保申錫僅全腰領耳此皆朕之不明赫使過漢昭帝必無此冤矣鄭覃李固言亦以爲言上深慚恨乃復其官爵○十月貶韓

益爲梧州司戶李石用辭益判度支而益坐贓繫獄石按之曰臣始以益曉錢穀故用之不知其貪乃如是上曰卿所用人不掩其惡可謂至公乃貶益官○十二月以盧鈞爲嶺南節度使

李石言於上曰盧鈞除嶺南朝士皆相賀以爲嶺南富饒近歲皆厚

賂北司而得之今北司不撓朝權陛下亦宜有以慰之焉裴內外奉

法此政理之本也上從之鈞至鎮以清惠著名

丁巳二年彗星出上詔徵梁臧腊嚴恭寅晁所以廣言風也使百官各

權等於便殿舉衫袖示之曰此衣已三浣矣采皆美上之儉德公權

御無言上問其故對曰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當進賢退不肖納

諫評明賞罰乃可以致雍熙服澣濯之衣乃未節耳上曰朕知舍人不應復爲諫議以卿有爭臣風采故屈卿爲之○七月太子侍讀韋

溫罷溫晨請東宮日中乃得見周詠曰太子當雞鳴而起問安視膳不宜專事宴安太子不能用其言溫乃辭侍讀

後面除他可謂行已有恥見侮知者矣

戊午二年正月以楊嗣復李珏同平章事李石罷爲荊南節度使上

自其露之變意忽忽不樂害於延英殿謂宰相曰朕每讀書恥為凡主文宗操行唐諸宗皆不能遠然而無踰於危亂內困於刑臣外制於藩鎮蓋有國治之心而無濟治之才也惟恭儉之節知若可恥雖恥為凡主然與卿等論天下事則不免愁李石對曰為理者不可以速成方今內外之臣其間小人尚多扶阻願陛下更以寬御之上復謂宰相曰我與卿等論天下事有勢未得行者遲但飲醇酒求醉耳石承其露之亂人情危懼宦者恣橫忘身徇國故紀綱粗立仇士良深恐禍潛遊益殺之不果石懼辭位上深知其故從之○五月禁諸道言祥瑞太和之末杜悰鎮鳳翔時有詔沙汰僧尼會有五色雲見於岐山近法門寺監軍欲奏之悰曰雲物變色何常之有未幾獲白兎監軍又欲奏之悰曰野獸未馴且宜畜之俾日而斃監軍不悅盡圖獻之及鄭注代悰奏紫雲見又獻白雉是歲遂有甘露之變及悰判度支河中奏駱虞見百官稱賀上謂悰曰李訓鄭注皆因瑞以

售其亂乃知瑞物非國之慶卿在鳳翔不奏白兎真先覺也對曰昔河出圖伏羲以畫八卦洛出書大禹以敘九疇皆有益於人故足尚也至於舍獻草木之瑞何時無之願陛下專以百姓富安為國慶自餘不足耻也上善之遂詔諸道勿以祥瑞聞○十月太子未卒太子頗好遊宴暱近小人楊賢妃日夜毀譖上召羣臣議之不果至是暴薨庶子儀薨暴薨也視之亦不為異從其恒辭書之病上也

己未四年三月司徒中書令晉文忠公裴度卒上怪度無遺表問其家得半菜以備嗣未定為憂言不必私度身貌不踰中人而威望遠達四夷四夷見唐使輒問度老少用捨以身繫國家輕重如郭子儀者二十餘年

度宇中立厚重朝以全德始終及沒天下莫不思其風烈○史臣云只功業論裴度固不如子儀之亞榮陛心術論裴度實同子儀之場忠勳業皆於社稷然望達於四夷二人不可以優劣論也

歐陽修曰靈宗勤然排羣議任度討賊遂平淮西非度破賊之點任度之為難也韓愈頌其功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其勿言哉

敬不君儉人何夫棄鄭綱訴故度還無賜功非前智後愚時不用勢當然矣前史稱裴晉公節度淮西為自安計是不然大雅曰匪躬匪懈以保其身度有焉云

以姚勗檢校禮部郎中上以鹽鐵推官姚勗能鞫疑獄命擢知職方員外郎右丞韋溫奏郎官朝廷清選不宜以賞能吏上乃以勗檢校禮部郎中仍充舊職楊嗣復曰溫志在澄清流品若有吏能者皆不得清流則天下之事孰為陛下理之恐似衰晉之風然上素重溫終不奪其所守○十月立陳王成美為皇太子楊妃請立皇弟安王溶為嗣上謀於宰相李珏非之乃立敬宗少子成美為皇太子○十一月上有疾少間坐思政殿召當直學士周墀賜之酒因問曰朕可方前代何主對曰陛下堯舜之主也上曰朕豈敢比堯舜所以問卿者何如周赧漢獻耳墀驚曰彼亡國之主豈可比聖德上曰赧獻受制於彊諸侯今朕受制於家奴以此言之朕殆不如因泣下霑襟墀伏地流涕自是不復視朝

丁酉曰文宗太和初政成宦官未羅穀而累年規書欲除宦官此其發見之志何為也奈何仁而少斷任用非人此志不得行於申錫之忠賢而卒敗於訓注之奸彼乃致赧獻之比涕泣之悲不亦可悶也哉周墀願有直譽而以堯舜談君望矣

庚申五年正月立潁王瀍為皇太弟廢太子成美為陳王仇士良魚弘志以其立不由己故矯詔廢之而立瀍○帝崩太弟殺陳王成美

逐即位武宗

胡致堂曰武宗英武王有英不以疾病困弱而正衣冠就公卿出經達保世之格言女子小人何由得行其私委訓臣詩何由得乘其隙此固周召作聖之功而成王懿德之致也文宗有美質而無遠學故於終始大節慵慵焉不然當疾病之時自力御殿引召宰臣俾太子陪見羣臣仇士良輩雖欲授易亦安得而授易哉成王作春秋公羊必書其所重警之意深矣捷矣宜善且文宗恭寬動儉多可紀者然涉惡朋黨而不知所辨欲去宦豎而不知所倚徧中所敝非二李之出入則訓注之始未也至於太子叩巽寮而不善察去邪以熖詔立而不書矯詔以不滑焉

九月以李德裕同平章事初上之立非宰相意故楊嗣復李迹相繼

罷去名德裕而相之德裕入謝言於上曰政理之要在於辨羣臣之邪正夫邪正二者勢不相容正人指邪人爲邪邪人亦指正人爲邪人主勞之甚難臣以爲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如蔦蘿非附他物不能自起故正人一心事君而邪人競爲朋黨先帝深知朋黨之患然所用率皆朋黨之人良由執心不定故姦邪得乘間而入也夫宰相不能人人忠良或爲欺罔主心始疑於是旁詢小臣以察執政此政事所以日亂也陛下誠能愼擇賢才以爲宰相有姦罔者立黜去之常令政事皆出中書推心委任堅定不移則天下何憂不理哉又曰先帝於大臣好爲形迹小過皆容不言日累月積以至禍敗茲事大誤願陛下以爲戒臣等有罪陛下當面詰之事苟無實得以辨明若其有實辭理自領小過則容其悛改大罪則加之誅譴如此君臣之際無疑間矣上嘉納之○十一月以李中敏爲婺州刺史內詰者監倪士良請以開府舊其子給事中李中敏判云牓府階誥宜監子謂者監何由有兒士良愧恚李德裕亦以中敏爲楊嗣復之黨惡之出爲刺史

破我黨曰李中敏判語深得事實倪士良雖恚終無如之何留之朝廷豈不爲南牙唐分宰相爲荷司故云南牙之助李德裕乃以楊嗣復之黨逐之其失大矣

武宗皇帝　諱炎初名瀍穆宗第五子文宗無嗣宦者倪士良等廢其立姪成美而立之在位六年崩壽三十三葬章陵

○帝英敏特達委任能臣去德裕等克上黨如拾芥平回太原如反掌享國不永功業未究惜哉

辛酉會昌元年六月詔羣臣言事毋得乞留中以杜讒邪其後上復謂宰相曰文宗好聽外議諫官言事多不著名有如匿名書李德裕曰臣頃在中書文宗猶不爾此乃李訓鄭注教文宗以術御下遂成此風人主但當推誠任人有敢罔者戮以朋邪執故哉上善之

羣臣所言或出四方之極也非至公無以絕天下之私非至正無以止天下之邪人君不正其心而以術御下是自行詐也何以禁臣下之欺乎是以術行而欺愈多智用而心愈勞盡以詐應詐未有能一者也夫惟正不可得而欺欺則不容於誅矣豈不約而易哉

九月詔河東振武備回鶻天德軍使田牟欲擊回鶻以求功秦稱回鶻叛將溫沒斯等侵逼塞下請自出兵驅逐上命朝臣議之議者以爲擊之便李德裕曰窮鳥入懷猶當活之回鶻屢建大功未嘗犯塞今何乘其困而擊之宜遣使者鎮撫賜以糧食此漢宣帝所以服呼韓邪也又詔河東振武嚴兵保境以備之仍詔田牟毋得邀功生事從之

壬戌二年八月以白敏中爲翰林學士上問白居易名欲相之以問李德裕德裕素惡居易乃言居易甚病不任朝謁其從弟敏中辭學不減居易且有器識故有是命惡居易而薦敏中此乃李林甫元載盧杞之故智也德裕所爲如此其相業不終豈不宜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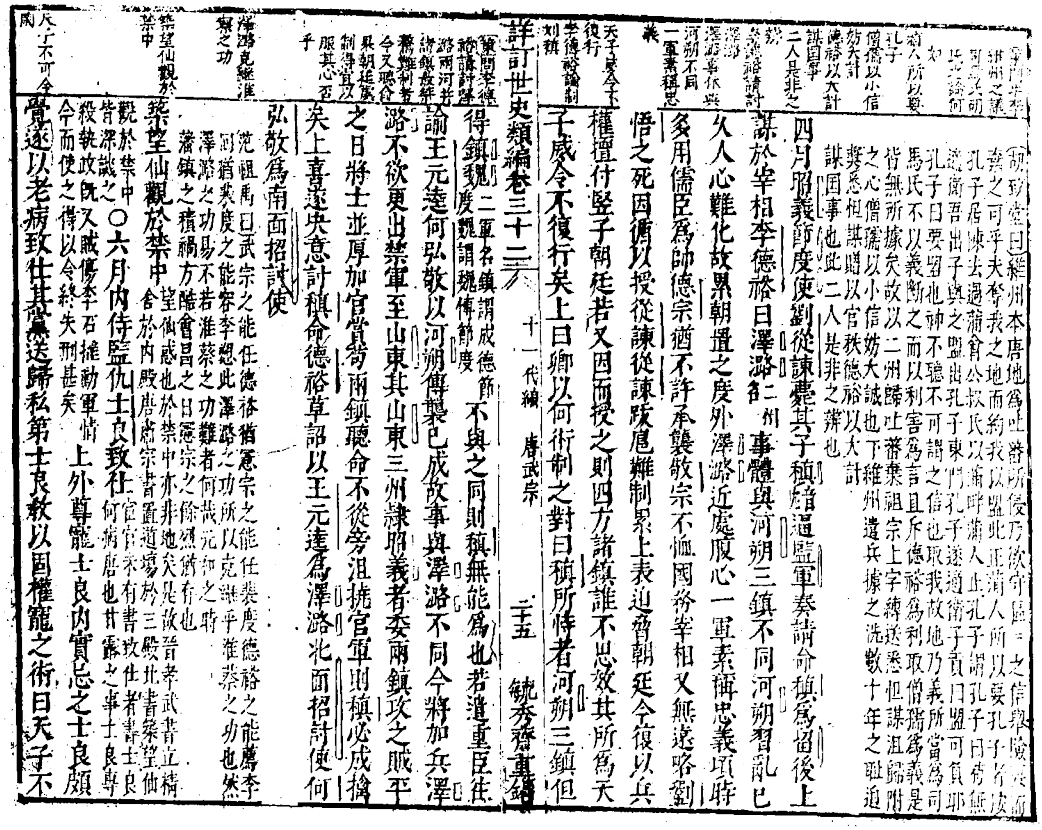
癸亥三年三月贈悉怛謀右衛將軍李德裕追論維州悉怛謀事云維州據高山絕頂三面臨江在戎虜平州之衝是漢地入兵之路自爲吐蕃所陷號曰無憂城在四川成都府嶲州南路懷陵近甸奸食累朝臣初到西蜀外場國戚中衝邊備其維州孰臣信令空壁來歸南蠻震懾山西八國皆願內屬當時不與臣者望風疾臣詔臣執送悉怛謀等命從自數絕忠款之路快克虜之情從古以來未有此事乞追奬忠魂名加褒贈詔追贈之

司馬溫公曰論者多疑維州之取舍不能決牛公之是非臣以爲是時唐新與吐蕃修好而納其維州以利言之則維州小而蕃大以害言之則維州緩而蕃中急然則爲唐計者宜何先乎悉怛謀在唐則爲向化在吐蕃不免爲叛臣其受誅也又何矜焉且德裕所言者利也贈諡所言者義也四夫佈利而忘義背恥之況天子乎以是觀之牛李之是非端可見矣

從古以來未有此事

德裕所言者利

贈諡所言者義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十二

四月朔義節度使劉從諫薨其子稹隱匿軍奏請命稹爲留後上謀於宰相李德裕曰澤潞一州事體與河朔三鎮不同河朔習亂已久人心難化故累朝置之度外澤潞近處腹心一軍素稱忠義頃時多用儒臣爲帥德宗猶不許承襲敬宗不恤國務宰相又無遠略劉悟之死因循以授從諫從諫跋扈難制累上表迫脅朝廷今復以兵權擅付豎子朝廷若又因而授之則四方諸鎮誰不思效其所爲天子威令不復行矣上曰卿以何術制之對曰稹所恃者河朔三鎮但

詳訂世史類編卷三十二 十一代編 唐武宗 二十五 毓秀齋重鐫

得鎮魏二鎮名鎮謂成德節度魏謂魏博節度不與之同則稹無能爲也若遣重臣往諭王元逵何弘敬以河朔尊襲已成故事與澤潞不同今將加兵澤潞不欲更出禁軍至山東其三州隸昭義者委兩鎮攻之賊平之日將士並厚加官賞苟兩鎮聽命不從旁沮撓官軍則稹必成擒矣上喜遂決意計稹命德裕草詔以王元逵爲澤潞北面招討使何弘敬爲南面招討使

范祖禹曰武宗之能任德裕猶憲宗之能任裴度德裕之能薦李回猶裴度之能容李愬此澤潞之功所以克濟乎淮蔡之功也然淮蔡之功易不若淮蔡之功難者何哉元和之時藩鎮之積釁方睦會昌之日恩宗之餘烈猶有也

望仙觀於禁中

望仙感也於禁中亦非也天子故晉孝武晉立精舍於內殿唐宗書置道場於三殿此書榮望仙觀於禁中○六月內侍監仇士良致仕士良何病唐也甘露之事士良尊崇深識之又賊傷李石摧動軍情令而使之得以令終失刑甚矣

天子不可令覺遂以老病致仕其黨無歸私第士良教以固權寵之術曰天子不可令閑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慮及他事然後吾輩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

其黨以得志未免先亡使國空虛之術

吾輩疎斥矣其黨拜謝而去後謝朗先士良卒

謝政堂曰士良教點思所以奪君者寵矣然知其利而不知其害者也已無球斥之道以忠信事君然後得安荷欲自安而蠱君至於危亡之地則豈有君臣而我存之理其取禍止於球斥而已哉故士良之術曰以爲智謀愚也

李固言忠貞三鎮疑懼行

李固言對武宗德裕能服其心

七月遣御史中丞李回宣慰河北三鎮令歸州乘秋早平回惟鎮魏早平澤潞回至河朔何弘敬王元逵張仲武皆具鞬郊迎立於道左不敢令人控馬讓制使先行自兵興以來未之有也回明辨有膽氣三鎮無不奉詔

晉陽秋曰武宗不惟使三鎮不敢動遂又因以爲賢諸之用由德裕所以告之者能服其心也人主威制天不啻百不由一相哉

王元逵前鋒入邢州境已踰月何弘敬猶未出師元逵密表弘敬懷兩端李德裕言忠武累戰有功軍聲頗振王宰年方力壯謀略可稱

詳訂世史類編卷三十二 十一代編 唐武宗 二十六 毓秀齋重鐫

攻心伐謀之術

杜悰得大臣體慎其幄之遠勅勿選召悰入相勞之曰卿不知卿如何有聲相如得一魏徵矣○八月邢洛磁三州降李德裕曰昭義根本盡在山東三州降則上黨不日有變矣上曰郭誼稹謀主也必首梟劉稹以自贖德裕曰誠如聖料未幾誼果斬稹收稹宗族盡殺之函稹首降宰相入賀上曰郭誼宜如何處之德裕對曰劉稹孩稚竭子耳忠兵拒命皆誼爲之謀主及勢孤力屈又責稹以求賞此而不誅何以懲惡宜及諸軍在境并誼等誅

杜悰得大臣體

卿如何有聲相如得一魏徵矣

郭誼作如何處之

之上曰朕意亦以為然卿誠等至京師若能如此則殺降止矣且
不害何能軍人也
乙丑五年十二月以韋弘質為某官（某字美）綱目無此例李德裕秉政日久
好獨愎憎人多怨之給事中韋弘質上疏言宰相權重不應更領三
司錢穀德裕奏曰制置職業人主之柄弘質受人教導所謂賤人間
柄臣紛權之臣非所宜言貶弘質官由是衆怨愈甚（按尹氏言德裕人知
之臣以來有二失此為一也自備飯二也
綱目屢書譏之）
丙寅六年三月立光王忱為皇太叔（綱目書皇太叔一而已帝崩
矣太弟已非況太叔乎）
太叔即位初憲宗納李錡妾生光王怡怡幼時宮中皆以為不慧太
和以後益自韜匿及上疾篤諸宦官窮於禁中定策立怡為皇太叔
更名忱太叔見百官衰戚滿容哉決庶務咸當於理人始知有隱德
焉上嗣以德裕攝冢宰宣宗即位德裕奉冊既罷上謂左右曰適所
我者非太尉邪每顧我使我毛髮悚浙
（綱目云毛髮悚其餘固無責矣）
李德裕罷為荊南節度使德裕秉權日久位重有功衆不謂其遽罷
聞之莫不驚駭○六月定太廟為九代十一室（去宗增太廟為九室先公祖禰已論其失
故則無世數廟以去宗遵制為非今宣宗又增為九代一室則其失之過去宗遠矣）○九月以李景讓為浙
西觀察使初景讓母鄭氏性嚴明早寡家貧子幼躬自教之宅後墻
陷得錢盈船毋祝之曰吾聞無義而得者身之災也天必以先君餘慶
矜其貧而賜之則願諸孤學問有成此不敢取遂命掩而築之景讓
登進髮已班白小有過不見捶楚弟昆莊下第景讓終不肯屬主司
曰朝廷取士自有公道豈可效人求關節乎

宣宗皇帝　名忱憲宗第十三子　武宗于幼忱以皇太叔開位

有衛有功應例當賞二樞密皆以為然白上行之自非中書進詔意
更無他詔自中出者號令既亂將帥得以施其譎詐故所向有功
（吳澂曰唐天下之兵皆出於中尉而君相擾於內則本先撓矣何以制其末乎是故號令簡則民聽不惑心慮靜則事變不淫此所以能庶功也）
初北三鎮每遣使者至京師德裕常面諭之曰河朔兵力雖強不能
自立須藉朝廷官爵威命以安軍情語汝使奧其使大將遂勒使以
來官爵何如自當忠義立功立事緒知明主乎且李載義為國家平
洛景及為軍中所逐不失作節度使忠誠遣大將遽勒使馬來宰
又為軍中所迫朝廷竟不救其掌此二人謂鎮足以觀矣由是二鎮
不敢有異志（劉摯之論王元逵謂河朔之強皆為之用然後征討則其民知罪而用兵無所改易唐之失河朔改討後之
誠莫息之不開有文告之命我勒之辭也是以兵加而不服恩厚而倉廩李德裕以一相而制御三鎮如運之掌使武宗享國長久）

歷十三年前後五十餘員良○帝精於鷹鸇崇儉從
官愛民稱小太宗但以察為明無度仁恐非志方上御邇
身以自是而唐衰矣
丁卯大中元年二月以令狐綯檛為考功郎中知制誥上謂白敏中
曰朕昔從憲宗之喪道過風雨百官皆散惟山陵使長而冬野拳靈
駕不去誰也對曰令狐楚上曰有子平敏中以綯對且稱其有才識
上即擢綯知制誥問以元和故事綯條對甚悉上說遂有大用之意
○貶李德裕為潮州司馬初李德裕執政引白敏中為翰林
學士及武宗崩德裕失勢敏中乘上下之怒竭力排之敏中秉政凡
德裕所薦皆不次用之德裕尋貶足官
胡致堂曰白居易清修史稱自元和以來為名臣而掌中無閫為
李德裕惡居易好敏中宜非以其黨已不然已為排平居易實不
衰病而言其衰病混上意用之意敏中貪鄙詩而善其器識伸
己欲援之必此非取信人主歸表百僚之道也他日見推有當論
詳訂世史類編卷三十二 十一 代編 唐宣宗 二十九 毓秀齋重鐫
者職力最多顧自言無寫者宜之
群不洋之言藏實者宜之
戊辰二年正月貶丁柔立為南陽尉初李德裕執政有薦宗立府直
可任諫官者德裕不能用至是為右補闕上疏訟德裕冤坐阿附貶
○二月以令狐綯為翰
林學士上嘗以太宗所撰金鏡祕錄綯使請之至亂未嘗不任不肯
至泊未嘗不從忠賢上此之曰凡事致太平當以此言為首又嘗真
觀政要於屏風詠正色供手而請之綯還對上以愛女向
之舊制以銀裝車上曰吾欲以為儉約化天下當自親者始令依外命
婦以銅裝車仍勒本主姓歸綯○五月以周墀為相同平章事初墀
為義成節度使辟華溥為判官及為相謂溥曰何以相助溥曰願相
公無權墀愕然溥曰醫祿初當與天下共其可否勿以己之愛憎玉
之天下事理何權之有墀悚然之○九月貶李德裕為荊
南節度使
己巳三年正月以韋悳為御史大夫與宰相論元和循吏號為第一時
墀曰臣嘗奉職江西觀察使竇丹功德被於八州沒四十年老稚
歌思如丹尚存諡史館修撰杜牧撰丹遺愛碑仍撰其子宗為御史
○閏十一月加廣宗忠宗諡號宰相以兗復河湟二州請上尊號上
曰憲宗嘗有志復河湟未遂而賜今乃兗成先志耳其議加順宗二
字尊謚以昭功烈○李德裕卒
詳訂世史類編卷三十三 十一 代編 唐宣宗 二十一 毓秀齋重鐫
九月貶孔溫裕為柳州司馬宛丘為邊患發兵討之連年無功嗣聞
孔溫裕上疏切諫上怒貶之溫裕殘之子也既而戍弟子吏部侍郎
溫業亦求補外白敏中謂同列曰我輩須自檢點凡吏部不肯若輩
庄矣○十月以令狐綯同平章事
辛未五年十月以裴休同平章事裴入謝請上建儲副且沈時人重
之
壬申六年六月以畢誠檛為邠寧節度使党項復擾邊上欲擇帥而
難其人從容與翰林畢誠論邊事誠援古據今且陳方畧上悅曰不
意顧教近在禁庭卻其為朕行乎談欣然奉命後十月誠招諭党項
降之
甲戌八年正月朔日食

宣政事相曰天下無事元和大禮不可罷也上曰近華州有賊
少雪皆凍之憂何謂撫事雖宜政亦不可御也○上召翰林學士牛
澐託以論詩屏左右與之語曰近日外間謂內侍權勢如何對
曰陛下威斷非前朝之比上閉目搖手曰全未全未尚畏之其策將
安出對曰若與外廷謀之恐有太和之變不若就其中擇有才識者
與之謀上曰此乃未策族已試之矣自衣緋以下皆感恩縗衣紫則
相與為一矣上又嘗與令狐綯講盡誅宦官綯恐泄及無宰臣奏曰
但有罪勿赦有闕勿補自然漸耗至於盡矣宦者竊見其奏由是益
與朝士相惡南北司如水火矣南司宰相北司宦官也
[評]宣宗[/評]曰牛澐之言乃集之次者非未策也昔李德裕無振當謀
納勳臣郭於是陣尚有功故知微我制中官既其中擇忠智者與
之謀其處之未必不善於外廷所為宣宗一何其近而不推察也
令狐綯所陳亦善盡面陳之而露詔深願致彼也可見而切面易
於陰有不出力處之威歟

十月以李行言為海州刺史上猶於苑北遇禁夫問其姓曰淮陽人
也令為誰曰李行言為政何如曰性執有強益數人匿軍家索之竟
不與盡殺之上歸帖其名於寢殿之柱十月行言除海州刺史入謝
上賜之金紫問曰卿知所以衣紫乎對曰不知上命取殿柱帖示之
乙亥九年二月以李君奭為懷州刺史初上彼猶泪上有父老以手
數衆於佛祠上問之對曰酷泉百姓也縣令李君奭有異政考滿當
罷請府乞留故此所佛奏請所願耳及懷州刺史闕上手筆除君奭
宰相奏之泪君奭入謝上以此獎厲衆始知之○上聽察稱記當獄
令宰相簽火簽署川縣境上風物及諸利害為一書號曰處分語分
處分條人各令分處他日御州刺史辭弘宗入謝出謂澐曰上處分本州事為
人澐訓之皆處分語中事也
[光華陽曰]宣宗於擇相微以簽展其事下小過必誅而大事不舉欲以一人之智治天下之務而不能與賢人共天職是所以勞神而不治也

丙子十年五月以宰臣為京兆尹澐為人公直使視事家貧欲乎○
[評]宣宗[/評]人[評]建太子以為[/評]
六月裴休罷為宣武節度使初上命休擇言時事休請早建太子上
曰若建太子則朕遂為閑人休不敢復言以疾辭位從之
[評]宣宗識人若[/評]
[評]然之處[/評]
[評]宣宗[/評]曰梁建太子所以重宗廟也宣宗以大用為心至乃斬於其子孫鄉論[評]深[/評]
[評]然裴休既[/評]
[評]卒其[/評]
[評]當[/評]
[評]則宣宗[/評]
[評]亦[/評]
[評]然而[/評]
[評]若[/評]
丁丑十一年正月以宰臣為河陽節度使澐嘗奏事上欲以澐判戶
部以心力衰托難辭繁劇為辭上不悅及歸其劾柳玭之子尤之澐
曰主上不與宰輔會議私欲用我人必謂我以他岐得之何以自明
且爾知時事淺不佳乎由吾曹會名位所致耳遂出鎮河陽
[評]宣宗可謂見得[/評]
[評]真者矣[/評]
二月親慕誼為西川節度使上與閤視諫凡諫官論事門下封駁
[評]駁者不回如色之同雜[/評]
[評]制門下[/評]
[評]繳事[/評]
[評]既[/評]
[評]不[/評]
[評]回如[/評]
[評]色之[/評]
[評]同雜[/評]
中主封駁謂有不同者即論繳封還之苟合於理參屈意從之得
大臣章疏必於香鬟手而讀之嘗欲事事清宮諫官論之上為之止
[評]宣宗[/評]
[評]可謂[/評]
[評]見得[/評]
[評]真者矣[/評]

躁渴疑忌方深崔慎由勸之建儲周之俛首不復言旬日慎由淮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才前諸將請曰某等生長[illegible]軍中久更行陣今幸得從公破賊[illegible]
有所不論者敢問公之始至軍食方急而遽散之何也式曰此易知耳賊聚穀以誘饑人吾給之食則彼不爲益矣且諸縣無牛兵賊至則倉庫適足資之耳不置烽燧何也式曰烽燧所以趣救兵也今兵盡行無以繼之徒驚士民使自潰亂耳使懦卒爲候騎而少給兵何也式曰彼勇卒操利兵遇敵且至勇力而鬬鬬死則賊至不知矣皆拜曰非所及也

李德裕官爵贈左僕射追劉鄴言德裕父子爲相有聲逐功勑嘗逐以來血屬將盡宜賜京城賜一官從之德裕輔相武宗有振起威令之力過非他相比也然

辛巳二年正月白敏中罷以杜悰同平章事是時士夫深疾宦官事有小相沽則衆口共棄之建州進士葉京嘗預宣武軍宴識監軍之

回既而及第遇之於塗馬上相揖因誚讓茵然遂沈痼終身其不相悅如此

癸未四年八月以吳德應爲館驛使德應宦官臺諫上言故事御史廷驛不應忽以內臣代之上諭以勑命已行不可復改左拾遺劉鏡上言自古明君所尚者從諫如流豈有已行而不改且勑自陛下出之自陛下改之何爲不可弗聽○十月以令狐滈爲詹事司直勑以滈爲左拾遺劉鏡上言滈傅家無子弟之法布衣行公相之權起君郎張雲言滈父綯用李涿爲安南致貨鉅至今爲梗由綯納賄

父於惡綯執政時人號滈白衣宰相滈亦引避故有是命

乙酉六年正月以杜宣猷爲宣歙觀察使宣猷多斂人宣歙爲稱建觀察使每寒食遣吏分祭其先塋宣德之故有是命時人謂之杭使墓戶○十月以高駢爲鎮海節度使自李涿俊擾擊毬爲安南

忠弟將十年至是始平乃置靜海軍於安南以駢爲節度使

[illegible]李勝曰我狄自古爲中國患由秦以來未有得志於南蠻者南蠻之衆皆耆鬬其內溽暑瘴癘其外而國以古文輕之非能亡中國而中國之亡蠻夷皆爲之合是以聖王不遠外而經略之勤遠而忘遠恐任我不息變生於內而招其本也

戊子九年七月桂林戍卒龐勛等作亂聚至十萬康承訓敗朱邪赤心討平之赤心賜姓名李國昌之父以爲大同軍節度使

伍喬山曰唐末之亂始此朱耶曰易云爽牛於易有國者知戎狄之原耶不知忠生於其所無備漢亡於董卓而袁紹於黃巾於桂林發之意深矣

九月貶劉瞻爲驩州司戶溫璋爲振州司馬劉瞻罷爲荊南節度使溫璋貶振州司馬璋歎曰生不逢時死何足惜御藥李繁保衡又與路巖共譖劉鄴云與醫官通謀投毒藥貶康州刺史翰林學士承旨鄭畋草制曰安數亂之君仍非已有邦四方之賂惟長人知巖謂畋曰付郎乃表爲劉相也生貶路巖死

壬辰十三年七月以李璋爲宣歙觀察使韋保衡欲以其黨張保爲郎官僧左丞李璋方巖恐其不授上先遣人達意璋曰朝廷選除不應見問

癸巳十四年七月上疾大漸中尉劉行深韓文約立上少子普王儼爲皇太子權勾當軍國政事帝崩太子即位時年十二是爲僖宗

[illegible]致堂曰韋保衡劉瞻趙隱雖不能大正人主之繩愆糾繆出大策與兩中尉公議之日政事不修中國多故若立長而賢者非難宗社之福實亦前北司更有所顧必欲積社稷少若涉猶豫來來滑難矣宦官中貴無中智之人聞此語亦必慄然更慮而寢安能破其不預知主使僖宗踰越四兒蓋然戶倚老以垂示古人所謂馬用彼相者其斯應保衡之謂與

僖宗皇帝 名儼懿宗太子也以幼年爲詳審老所立在位一十五年壽二十七葬靖陵○香婧相繼禍亂相仍民悲益起黃巢入據長安方賴李克用收復流寓權監山令及而降益朱溫陰爲忌沮定策之權又歸楊復恭矣自是不可

復支配亦天人之會歟

甲午乾符元年正月關東旱饑蝗大旱十處稍上言曰國家之有姓如草木之有根株若秋冬培植則來夏滋榮今關東旱饑人無依投待盡溝壑朝廷儻不撫存百姓豈無生計乞勑州縣一切停徵仍加賑給勑從其言而有司不能行○以劉瞻同平章事八月癸酉瞻之貶也人無賢愚莫不痛惜及還長安兩市人率錢傾百萬迎之瞻聞之改期由他道而入初瞻南遷劉鄴於襄路其短之至是鄴懼延瞻置酒謝歸而覺人以爲鄴殺之也

胡致堂曰劉瞻之去其猶費陳侍郎酒之失胡賁清大會視降人郭恂相坐禁飲沈醉違約恂手所害不得同郭尚父見魚朝恩之量欲劉郭與韋路爲鬻路論其罪惡而頓戮之可也既不能然又飲其酒以酒不測與立乎巖墻之下豈乎但惜之間者相去幾何難以言盡其道而死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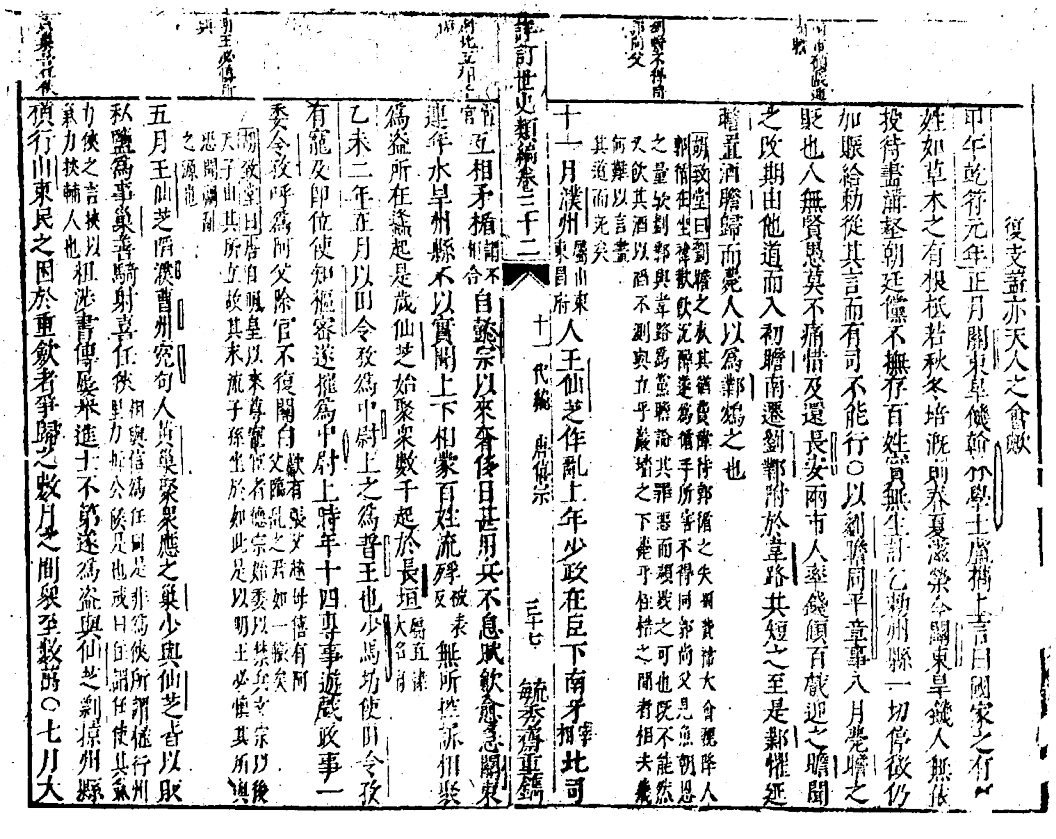
十一月漢州屬山東道 人王仙芝作亂上年少政在臣下南牙宰相北司

自懿宗以來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賦斂愈急關東連年水旱州縣不以實聞上下相蒙百姓流殍破衣裹無所控訴相聚爲盜益所在羣起是歲仙芝始聚衆數千起於長垣屬山東大名府

乙未二年正月以旧令孜爲中尉上之爲普王也少馬坊使旧令孜有寵及即位使知禁衛密遣擁爲中尉上時年十四專事遊戲政事一委令孜呼爲阿父除官不復關白歐有張文禮時信有阿父隨亂之君如一豚矣後宗以禁兵立宗以後天子由其所立故其末流子孫生於如此是以明王必慎其所與惡聞禍亂之源也

五月王仙芝陷濮曹州宛句人黃巢聚衆應之巢少與仙芝善以販私鹽爲事喜善騎射喜任俠相與信結任同是非爲俠所部慨行州力俠之言挾以相助涉書傳屢衆進士不第遂爲盜與仙芝剽掠州縣

須行山東民之困於重斂者爭歸之數月之間衆至數萬○七月大



自隨行施句者每出檻樓盜路有朝士以書規之曰今百姓殺幹通盜充斥相公宜舉賢任能紀綱庶務杜不急之費杜私謁之門使萬物各得其所何必如此行小惠于宰相大怒

己亥六年正月嶺南西道節度使辛讜薨遣使如南詔詔讜爲嶺南節度使遣徐雲虔使南詔驟信之號也雲虔曰驟信之先由大唐之命得今六詔爲一恩德深厚中間小忿罪在邊鄙今驟信欲修舊好豈可違祖宗之故事乎順祖考孝也事大國義也息戰爭仁也審名分禮也四者皆令德也何不勉乎驟信待雲虔甚厚授以木夾川二板夾寨又書刻遣還然猶未肯奉表稱貢○七月黃巢陷廣州黃巢上表求廣州節度使朝廷不許巢急攻廣州陷之十一月天雨遣張璘將兵五千於柳

王重任將兵分

高駢小通定策推亟殊於制勝之道

孫逖論關輔有人

高駢為西川節度使

高駢所建良策也而朝廷不從則亦崔祐甫張鎬於制勝之道耳

于於淄潮一州遂遣自將萬人趣虔州經晉陵以必趣宣州

以兵三萬守梓昭桂末四川之險不許

胡致堂曰高駢所建良策也而朝廷不從則亦崔祐甫張鎬於制勝之道耳

庚子廣明元年二月殺左拾遺侯昌業

僖宗昏亂朝而拾遺補闕猶有人焉者所以罪宦官昌業也

昌業以盜賊滿關東而上專務遊戲賞賜無度即令宗而子昌業也

收專權無上社稷將危上疏極諫上大怒召昌業至內侍省賜死上

善騎射劍槊法算至於音律稽博無不精妙好跳蕩鬬鷄尤善擊毬

當詣優人石野猪曰朕若應擊毬進士舉須為狀元對曰若遇亮陣

郎作禮部侍郎恐陛下不免駁放上笑而已○以高駢為諸道行營都

統○七月黃巢自采石

巢在宣歙渡江

太平府城北渡江

兵勢甚盛淮南將

軍師鐸言於高駢曰朝廷倚公為安危今賊乘勝長驅若不據險擊

之使踰長淮必為大患駢以諸道兵已散張璘復死自度力不能制

不敢出兵○十二月以王徵裴徹同平章事盧攜自殺田令孜竄巢

已入關恐天子責己乃歸罪於攜貶為宣州刺史分司而薦徹為相攜

仰藥死

胡致堂曰元稹盧攜初年奏疏其意氣豈不壯哉終自死於北司義理不勝私欲為主其意謂姻黨可恃以安也不知以勢合者勢傾則離以利合者利窮則散盧攜之事亦可監矣

黃巢入長安上走興元

上走興元言走則匹夫輕鄙敢侮鳳翔節度使鄭畋

於道次請留鳳翔上曰朕不欲窮迫巨寇且幸興元徵兵以圖收復

卿可糾合隣道勉建大勳畋曰道路梗澀奏報難通請各便宜行事許之○黃巢僭號自稱大齊皇帝改元金統殺唐宗室在長安者無遺類巢將碭山朱溫收僞與兄存降保蘄縣劉崇家崇數節孱之崇母獨憐之戒家人曰朱三非常人汝曹善遇之○鳳翔節度使鄭畋合隣兵討賊賊陷兩京天子蒙塵正位子舊不預聞身之日夜畋合隣兵討賊賊陷兩京天子蒙塵正位子舊不預聞身之日夜

張濛才氣過人

于處存舉兵入援

張濛先謁令狐滔

滔聞其流俗謝酒

鄭中隱處權酒

父子勇冠三軍可法父之忠家所服

鄭畋傳檄天下合兵討賊

予之會巢使者以詔書至監軍與之宴樂奏將佐以下皆哭使者不之幕客靳儲曰汉相公風聲不能來故悲耳民間聞者莫不泣畋之曰吾國知人心尚未歸唐賊授首無日矣乃刺血為表遣使詣行在召將佐諭以順逆密約隣道合兵討賊首義者鄭畋也成功者李克用也罪之難其高駢乎

○車駕至興元詔諸道出兵收復京師○以張濛為兵部侍郎興元道中無供頓詔陰令李康以緊負襆擔數百馱獻之從行軍士始得食上問康何能如是對曰臣不及此方濛教臣上召濛拜是官

胡致堂曰張濛才氣亦有過人者觀其敘李康奉襆擔於行在責王敬武效忠順於朝廷其與當人遠矣幸之功名不立者忘於自售行事及

復故也

義成節度使王處存舉兵入援處存聞長安失守號哭累日不俟詔命舉軍入援遣千人間道請興元衛車駕

處存臨事通便宜有大士歲時講兵典請鎮抗無能俟覲者率誠忠藩

辛丑中和元年正月幸成都

胡致堂曰令孜亦勸上上從之○以樂朋龜為翰林學士裴徹自賊中奔詣行在時百官未集之人草制石拾遺

是令孜召朝貴飲酒潛詣於衆中拜之乃先謁令孜謝酒及賀容華集令孜言曰今孜與張郎中清濁異流嘗豪不外既處玷學何憚改更今日於隱處謝酒則又不可濛態懼無所容○三月赦李克用遣李友金召之先是李可舉討李克用大破之李琢討李國昌敗之國昌克用父走韃靼嘗曰吾得罪天子願效忠而不得今聞黃巢北來必為中原患一旦天子若赦吾罪得與公輩南向共立大功不亦快乎人生幾何誰能老死冰磧耶是友金乃說監軍陳景思曰吾兄司徒父子勇略過人為衆所忌若天子赦其罪召以為帥則代北之人一麾皆應賊不足平也景思遣使言之詔如所請○鄭畋傳檄天下合兵討賊賊一唱率而天下響應錄其檄後之人讀之猶足以感發人心復國之機實作於此故編日大書而高于之

先是黃巢遣其將尚讓寇鳳翔收使將弘夫伏兵擊之賊人收餘衆
走波至此傳檄天下藩鎮合兵討之時天子在蜀詔令不通天下謂
朝廷不能復振及得收檄爭發兵應之賊懼不敢復窺京西○五月
忠武監軍楊復光克復鄧州唐上於宦者而楊復光乃有討賊之功
編曰樂予人錫善亦不以宦者之故而
不錄時黃巢之陷長安也周岌及降之嘗夜宴急召監軍楊復光酒
酣岌言及本朝復光泣下良久曰丈夫所感者恩義耳公自匹夫爲
公侯奈何捨十八葉天子而臣賊乎岌亦流涕曰吾不能獨北賊故
不自容此

即今表況孟湖國

大宇未嘗統賢

孟陬國忠義

前後降集之異

忠武監軍楊復光有討賊之功

忠武監軍楊復光乃有討賊之功

忠武監軍楊復光乃有討賊之功

忠武監軍楊復光乃

禁制天子不得有所主斷上患世常時語左右而流涕

乙巳光啓元年 一月車駕至京師時荊棘滿城孤兔縱橫上凄然下泣○王緒前鋒將擒緒本王潮為將軍緒以漳州道陰糧少令軍中無得以老弱自隨唯潮兄弟扶其母以從緒責之潮等曰人皆有母未有無母之人將軍奈何使人棄其母乎緒怒命斬其母潮等曰潮等事母如事將軍既殺其母安用其子請先母死將士為之請乃捨之至是潮說其先鋒擒緒本已○李克用表請降令收詔和解之克用不從○十二月克用進逼京城令收復本天子自開遠門出幸鳳翔初黃巢焚長安宮室而去諸道兵入城縱掠焚府寺民居什六七京兆尹王徽累年葺理僅完一二至是復為亂兵焚掠無子遺矣

丙午二年正月李克用還軍河中表請大駕還宮因罪狀田令孜請誅之令孜劫上如寶雞○三月車駕至興元朱玫遣鳳翔百官奉襲

王爔權監軍國事玫部將王行瑜斬玫執襲王爔殺之詔以行瑜為靜難節度使

丁未三年二月朗州令狐行儒殺刺史鄭祥自稱留後○以李罕之為河陽節度使張全義為河南尹初東都為經寇亂居民不滿百戶全義收麾下十八人材器可任者人給一旗一槍謂之毛將使詣十八縣故墟落中植旗張榜招懷流散勸之耕墾稍共租稅惟殺人者死餘但笞杖而已由是民歸之如市又選壯者教之戰陳以禦寇盜數年之後郛城坊曲漸復舊制諸縣戶口率皆歸復桑麻蔚然野無曠土全義明察人不能欺而為政寬簡出見田畴美者輒下馬與僚佐共視之召田主勞以酒食有隱匿荒穢者則集眾杖之或訴以乏人牛乃召其隣里良鄰則笑耳有田荒穢者則集眾杖之或訴以乏人牛乃召其隣里責使助之由是遠里有無相助比戶豐實四年不儉遂成富庶焉

戊申文德元年二月以楊行密為淮南留後○上疾大漸觀軍容使楊復恭立壽王傑為皇太弟三月上崩昭宗即位懼貌明猜有英氣以僖宗威令不振劉赴日卑有疾復前烈之志尊禮大臣憂恤賢傑踐祚之始中外欣欣焉

四月以郭禹為荊南留後禹厲精為治撫集彫殘通商務農境內殷阜及萬戶時藩鎮各務兵力相殘冀以養民為事獨華州刺史韓建招攜流散勸課農桑數年之間民富軍贍時人謂之北韓南郭

昭宗皇帝 名傑懿宗第七子初封壽王及僖宗崩宦者楊復恭立之在位十六年為朱全忠所弒壽三十八葬和陵○

天祿已去民心已離藩鎮陽行密王茂王潮錢鏐李茂貞李克用之徒人各為心崔胤誤引朱全忠入除宦官而復與帝亦遇其毒矣哀哉

己酉龍紀元年朱全忠大破秦宗權 僖宗昭宗懿宗 僖宗於蔡州斬之全忠既克蔡州兵勢益振進全忠爵東平郡王○六月楊行密克宣州諸將爭取財帛徐溫獨據米囷為粥以食其餓者初行密起合肥與其徒劉威陶雅等號三十六英雄獨溫由海州胊山鹽販盜徒隸帳下少慧功常與袁襲隨行密棄計謀得用至是先卒行密哭曰天不欲吾成大功耶何為折吾股肱也其後多用溫計○十一月上祀圜丘上在路頗玄疾宦官及卹佑楊復恭情援立功所為多不法上意不平攻事多謀於宰相

庚戌天順元年正月王建攻功州陳敬瑄遣其大將楊儒將兵二千

防刺史毛仲守之儒登城見建先盛設曰吾輩蒙天王公活氣張弓
不敢發建先可以此民乎遂開城門建恭以為子○四月詔削奪
元用官爵賜錯以張濟為招討制置使會諸道兵討之元用本見可
汗之壻朝廷
走來乃無名之師耳而猶書討者所以存朝廷之體也張濟以初張
宰臣為制將則為主謀之人明矣他日徵軍而取又誰執哉初張
濟因揚復恭以進復恭中禽更附回今復而薄復恭復恭用事深
恨之上知濟與復恭有隙特親倚之濟亦以功名為己任每自比謝
玄襲農克用謂其為人間其作相私謂諸使曰張公好虛談而無實
用便裂之士也主上承世多亂天下必是人也濟聞
而銜之會朱全忠請討克用上命三省御史臺四品以上議之以為
不可者什六七濟欲倚外勢以擠復恭乃曰先帝册孝山南沙陀指克
用所為也臣常慮其與河朔相表裏致朝廷不能制今河蔡鎮兵
請討之此千載一時也但乞陛下付臣兵柄旬月可平孔緯曰濟言
是也復恭曰先朝播遷蘇藩鎮跋扈亦出居中之臣指置未得其宜
今宗廟甫安不宜更造兵端上曰克用有興復大功今乘其危而攻
之天下其謂我何緯曰陛下所言一時之體也張濟所言萬世之利
也上以二相言勇俛俛從之曰若事付濟二人無賊臣矣○七月朱
全忠將葛從周入潞州奏請孫揆赴鎮○八月李存孝以三百騎伏
長子西谷擒揆及中使韓歸範克用欲以揆副河東揆曰吾天子大
臣敗死分也豈能復事鎮使克用命鋸之不能入揆罵曰死狗奴鋸
人當用板夾決甚卻用板夾鋸之至死罵不絕口○九月朱全忠遣
兵圍澤州呼存孝之曰句日間沈陀無六日糧汝公何路求生即李
存孝選精騎五百至曰我沈陀小兒者欲得獨與汝一決可令肥者
出鄧季儉亦驍將也出鬬被擒攜大破朱軍獲其將周迭
嗣沐○十月李克用遣兵救宣軍於趙城宣軍潰

乔華州依韓建遣孔緯密求援於朱全忠全忠表訟其冤朝廷不決
已還鎮自便按唐之金吾若濟為之自是不得不復克用官爵加中
書令全忠是不得不復然猶官爵安自是而降丁建
建起庶人為鎮海節度使
此數也依舊曰書濟道通而去其官
一朝致堂曰李克用有救唐社稷之功未全忠欲盡之而例是不許
全忠與諸鎮謀徵兵請討克用則建復之有功者見討有罪者不誅昭
宗所以失國海內念亂者由張濟為此役也唐之將亡舊如人
非疾所疾非攻
自不速其死矣
辛亥二年正月貶孔緯張濟遠州刺史復李克用官爵加中書令使
歸晉陽○三月以王師範為平盧節度使師範和謹好學雅本縣令
到官師範親往謁之自稱百姓拜於庭修弟或諫師範曰吾敬桑梓
所以敬于孫不忘本也○七月王建克成都自稱西川節度使
壬子景福元年六月楊行密擊孫儒斬之遂歸揚州行密屢敗孫儒
兵擒儒於陳斬之儒衆多降於行密先是楊州富厥甲天下時人稱

楊一益二及經秦寇孫儒兵火之餘江淮之間東西千里掃地盡矣
○王建圍彭州久不下民皆保匿山谷諸寨日出俘掠有軍士王先
成者度諸將惟王宗佶兄弟可與共事也故大集始至民不入城而入山
谷以候招安今軍士掠之而可徒不恤彼將更思楊氏矣宗佶默然
不覺屢殺其帥前後之先成請條列為狀以白王建凡七條
不聽王乙孫請降河陽二乙謀招安衆遂降楊氏得四乙招安之事
頗帥宗佶與李五乙悉索所降百姓使父兄弟夫婦自相
他相從逃招安衆既降者衆不撫恤百姓輸
招其親戚七八土直麻氏亦入山多漏藏者宜令鄰舍識知
因盡招而殺
以為資糧
建從之民皆復業
庶然後賢士大夫所以廣亂之路者為堅甲利兵知恐其遺也亂之
起矣王建能從之幸也王建行之遂不用兵而下一州悉則人耕之
八月以楊行密為淮南節度使行密以用度不足欲以茶鹽易馬於

品掌書記高崚曰兵火之餘一室九空又漁利以困之將復離叛不若悉我所有而降道所無者相與貿易以給軍用而選守令課農桑數年之間倉庫自實行客從之田鵬問之曰賢者之言其利遠哉○行客馳射武技皆非所長而寬儉有智略善御將士同甘苦撫循忌

淮南被兵六年轉徙幾盡行密能勤儉非公宴不舉樂招撫流散輕徭薄賦未及數年公私富庶幾復承平之舊○冬李存信諸子皆有孝懿者猶朱全忠以三州歸遂賜旌節為加洛濫節度使

李丑二年正月以柳玭為福州刺史柳氏自公稚以來世以孝弟禮法為士大夫所宗玭音為御史大夫上欲以為相宦官惡之故久滴於外玭嘗戒其子弟曰凡門地高可畏不可恃也立身行已一事不立則得罪重於他人死無以見先人於地下此其所以可畏也門高則驕心易生族盛則為人所嫉達行實才人未之信也有死類

許訂世史類編卷三十二 十一代編 唐昭宗 五

建寧縣以不能王病也衆皆指之謂其所以不可恃也故高梁子弟學宜加勤行宜加厲僅得比他人耳按玭以明經補祕書正字出晉○四月王建殺陳敬瑄晉田令孜綱目書建專殺而不書伏建厚請殺敬瑄田令孜朝廷不許建使人告敬瑄作亂令孜通鑑綱書皆殺之使判官馮渥草表奏之曰開柙出虎孔宣父不責他人當路斬蛇孫叔敖蓋非

利已專殺不行於闕外先機恐失於蚊中上德張淸之殺諸復敬瑄可官爵不從建請然則成王建專殺之威自張淸始矣

胡致堂曰晉爵者人主制世御俗之柄不可失焉者也今殺陳敬瑄而官爵不從建請然則成王國家故事政歸綱紐朝廷既不得而名之矣建自前蜀主下詔而許之豈不貿於建專殺而不請成而猶且不許例校之作威宜孰而不孰之過也

七月楊行密克廬州先是廬州刺史蔡俊發行密父祖墓行密遣李神福將兵討俊至是克而斬之左右請發俊父母冢行密曰此俊之罪也吾何為效之

詳訂世史類編卷三十二 十一代編 唐昭宗 四十八

[illegible]其犯而報之是自為寇也行密於是知寬道之理重矣宜其能駕馭驍材而服有一方也

李茂貞恃功驕橫上怒欲討之命杜讓能專掌其事後改讓能雷九州同平章事九月以覃王嗣周為招討使帥兵二萬於興平今屬陝西咸陽府茂貞約王行瑜合兵六萬以拒之禁軍皆望風奔潰茂貞等乘勝進至三橋京師大震○以王溥為禮部尚書兼判度支王溥

甲寅乾寧元年以鄭綮同平章事綮好諧謔時號為歌後詩識曰

時事上以為有所藉手注班簿命以為相問者大驚堂吏往告之綮笑曰諸君大誤使天下更無人未至鄭綮吏曰特出聖意綮曰果如是奈人笑何既而賀客至綮指首吉曰歌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矣果讓不獲乃視事為相僅半年遂致仕

(黃幾曰)大臣之事君未有進退之速不明而可以成事業者也唐末誅相率隨權宦以未進用及其得之也又相率進拜以待之其進退之際一何輕哉

十一代編 唐昭宗 四十八 毓秀齋重鐫

詳訂世史類編卷三十二

綮之前相獨鶯性而圓騎其進甚明既相未幾又獨立祠避去其退甚明也觀世之仕者人人如綮豈有媒君謀國會權固寵之患哉

八月楊復恭字伏誅內臣楊復恭舉樞上出為鳳翔監軍復恭慍韶不肯行稱疾求致仕從之未幾走興元與楊守亮反李茂貞討誅之獻復恭與守亮書訴致仕之由云承天門乃隋家舊業太阿但積累訓兵勿貢獻吾於荊棘中立壽王纔得專位廢定東國老有如此負

[illegible]門生天子

乙卯二年三月楊行密聚濠州得徐州李氏子年八歲養以為子其子遲悍之乃謂徐溫曰此兒質狀性識頗異於人陽波為子乃名知誥行密曰知誥俊傑諸將子皆不及也後加諸為○王行瑜李茂貞韓建各舉兵犯闕稱奉詔度李谿作相不合衆心殺昭度路於都亭驛李克用表請舉兵討二鎮十一月克用進逼邠州行瑜棄城走道

[illegible]鎮

斬之進克用韶許上克用請乘勝勢遂取茂貞上謀於逃責戍曰
貞復滅則吾陀用今太盛朝廷危矣上乃賜克用詔褒其忠欲且言
不臣之罪行討為茂貞韓逵自知其罪賂貢相繼且皆休兵息民
克用本部而止三鎮連衡協制天子疑跋大臣畏不容誅四方征鎮
未聞一人有勤王之舉獨克用提兵赴急亦既振旅歸天討正宜乘勝勦除盡平凶逆而宿衛將臣曾無遠慮交行姦忌之心遂使河東之師方旋而鳳翔之圍復合是皆為謀不審之咎也
又詔克用入朝將佐或言今掃清關促進可不入見天子克用隨
駿未央蓋寓言天子還未安靡人心尚危大王若引兵度渭恐復驚
駭都邑人臣盡忠在於勤王不在入朝願熟圖之克用笑曰蓋寓尚
不欲吾入朝況天下之人乎乃表曰臣總師大軍不敢徑入朝覲表
至京師上下始安克用遂引兵歸而茂貞驕橫如故河西州縣多為
所掠

胡致堂曰克用於三鎮兼有父兄之德特為王室彈壓使義而不其所與謀者若寓而已而弱於此時未有失策焉當此時也勤克用

歷代編年詳訂世史類編卷三十二

十一代孫 唐昭宗 四十九 鐵券誓重鐫

入覲方酣茂貞不臣必為後患而擒梁之釋此不為竟使全忠先手遂挾唐辭晉陽發兵不自保豈非智謀不遠故與

王室綱維實賴忠勇

丙辰三年五月荊南將許存降於王建建懼其勇衆欲殺之使戍蜀
州陰使知蜀州王宗綰害許存忠勇謀略有良將材
建乃拾之○七月李茂貞率兵犯闕上如華州八月李克用發兵入
援梁宗失謀再賜詔褒慰茂貞是時克用雖有奏
功自負然心不平編日比年以來兵連禍結天下之心厭亂
亂消伸之說茂貞克用皆信之言克用果信○以朱朴同平章事朴
之必為人所惡人惡有德則之論
門下侍郎朱朴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朴有口辯上欲用崔胤非太宗得
人之明上朱朴不如潮安上召對朴有口辯上欲用崔胤非太宗得
狎如魏徵受外事言得相月餘可致太平上以為相於是中外大駭
朱朴此說
丁巳四年正月立德王裕為皇太子○四月遣使和解兩川
馬曰解越和解關東矣然是時兩川皆未入貢
之敗一歸也終編日書遣使和解二○八月韓建劉李逵殺之
梁攻劉鄩
建等十一人建奏請王罷兵尚食陰計頗陛下聖斷不疑制於未亂
上不報建乃與劉李逵殺兵圍十六宅盡殺之以謀反聞韓建
韓建

也李逵論如也通王遊等皇子也以皇子之
貴而臣僕視之如犬豕鬻之至此極矣
別致宮王御所其道則是蠹草木無礼於天閼之息不然一身無
所容然天地之間況長子哉古之明君所以不敢不敬德不改父
裴子不敬用小人不敬失大柄為易世之後未流之君此也自宗至此蓋非祖宗訓導子孫教歟

九月李克用攻幽州劉仁恭與戰敗之仁恭遣使謝克用克用復書
李克用復劉仁恭書
答曰公使鐵於兵理民立法擢士則欲其報德還將則望效酬恩已
敢授人捧盟盤而何辭著誓○十月朱全忠舉揚行營屯宿州行將
將朱瑾朱珍朱崇節等攻下徐州時瑾珍等為全忠所逼走淮南
勝追之及淝殆盡○十二月威武節度使王潮卒初潮以弟審知為
觀察
有過猶加撻撻審知無怨色潮察審知拾其子而立之審知
自稱福建留後後為閩王按唐書潮為主潮諫不克乃除道到
泉以為刺史審知遂潮自為
審知遂潮自為刺

歷代編年詳訂世史類編卷三十二

十一代編 唐昭宗 五十 鐵券誓重鐫

戊午光化元年三月以馬殷知武安節度使有潭邵二州○是年茂貞
與朱全忠皆欲發兵迎天子八月車駕還京師○九月錢鏐錢鏐封吳王
僖度使
使顧全武攻蘇州獨秦裴守昆山不下全武帥萬人攻之
封吳王
城壞乃降鏐責之對曰裴義不負楊行密
楊行密
言全武亦勸有之時人稱全武長者
庚申三年六月以崔胤同平章事胤同平章事王摶上柔疾權
資使宋道弼等專橫雍胤日與上謀去之由是南北司益相憎疾各
結藩鎮以相傾王摶時為樞密使
務明大體無所偏私宦官擅權之弊其勢未可資除宜俟多難漸平
以道消息徐諸摶曰諾○九月朱全忠取濮宋兩州成德節度使
河東節帥
侯遠亦乎幽滄易定猶附河東不若說朱令乘勝兼取之使河北合

而爲一則可以制河東矣

朝廷堂曰張澤爲王謀若智而忠捨近圖遠一願也舍忠功圖奸嵐二懇也反覺欠信三懇也說朱公合河北之勢則於成德何利焉四懇也潛之意將以朱彈李納爲何計耳

十一月中尉劉季述幽上於少陽院而立太子裕初崔胤與上密謀盡誅宦官宦官益懼劉季述王仲先等陰謀廢立乃引兵突入宣化門季述扶上適少陽院以銀撾毒地數上罪數十乃鎖其門鎔鐵鋼之鑰音固鑰穴墻以通飲食矯立令太子裕即皇帝位

嵐陽滯曰自古宦官乳人之国其源深於女禍蓋其用事也近而其爲心也專而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以信兩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親之待其已信然後擢以勳福而把持之雖有忠臣碩士列於朝廷而入主以爲去己疎遠不若起居飲食左右前後之親爲可恃也故前後左右者日益親則忠臣碩士日益疎而人主之勢日益孤其積漸之勢使然也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猶期及矣使其一悟捍而去之可也宦官之爲禍雖欲傳而勢有不得親矣也唐昭宗之事是已故曰深於女禍者閹此也可不戒哉

崔胤密致書朱全忠使興兵圍返正進士李悰客遊華州上韓建書曰明公居近關重鎮昔文翁守蜀函谷逐而忘勍王之舉僕所未論也一朝山東侯伯唱義連衡鼓行而西明公欲求自安其可得乎不如勒徼四方論以逆順軍辭一振則元凶破膽旬浹之間二豎之首傳於天下計無便於此者建雖不能用其待之愚堅辭而去

胡致堂曰李悰自爲進士時已有達見忠謀宜終爲世用也借其所告非所當告隔簾建論日却其回悟今日豈能事義乎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愚然是爲不如矣

辛酉天復元年正月朔崔胤矯令命策指揮使孫德昭等討劉季述季述皆伏誅上復登位册太子爲德王季述之逆公卿在位既不能爲有謀至於討賊反正又復出於北司胡致堂曰崔胤若存若亡親近宦官亦猶初崔胤密遣人說德昭日今陛用被囚茂貞擁兵在外公卿百官皆無所爲此何異反者獨季述一人哉德昭誠能奮忠義流千古荷狐疑不決即出密旨他人之手矣德昭遂擒述等斬之

勍德昭姓名李繼昭承誨姓名李繼達彥弼亦勍姓皆以使和州宿衛賞勍領府庫時人謂之二使相○六月鄜崔胤擅矯使自是胤始也胡致堂曰崔胤欲盡除宦官上稍召疑難問之對曰事禁太甚此胤特書之

亦不可全無不若擇其无無良者數人明示其罪寘之於法然後撫諭其餘擇其忠厚者使爲之長有善則獎有惡則懲則咸有安矣豈可盡誅耶夫帝王之道當以厚重鎮之公正御之至於鎖細機巧此機生則彼機熄矣終不能成大功況今朝廷之權散在四方苟能先收此權則事無不可爲者上深以爲然自此事終以屬卿○鳳翔節度使李茂貞入朝進薊岐王○崔胤以宦官典兵終爲用腹之患說茂貞留兵三千於京師克宿衛時朱全忠李茂貞各有挾天子令諸侯之意胤知謀泄事急遣全忠書稱被密部令全忠以兵迎車駕全忠得書十月大舉兵發大梁全忠是時已有移國之勢盛稱迎名之欲誅宦官故稱用亦止書其舉兵發大梁而不書其○朱全忠至河中表請車駕幸東都京師大駭十一月中尉韓全誨等陳兵殿前劫上如鳳翔上不許拔劒登乞丐樓全誨等逼上下樓上不得已乃與皇后妃嬪諸王百餘人皆上馬慟哭聲不絕全誨等遂火宮城車駕幸鳳翔上屢諭全忠遷鎮全忠亦勉宦官以制朝廷故催宮全忠而全誨劫帝西幸唐室之亡胤有北司相不減而人主受禍

壬戌二年三月汴兵全忠兵也圍鳳翔克用不能救兵疲難至是遣周德威等將兵萬餘騎赴之德威大益後周拱手而去全忠聞克用兵至解圍東還

大王崇德愛人去奢省役設險阻境訓兵務農完亂者避武臣制亂者避文臣錢穀有司刑法有律誅賞市我則下無威福之弊近寵多正則人無蕭牆之憂如此則國不求富而自富不求安而自安矣克用見封彈日覺憂形於色存勗侍側曾啟有勇善進言曰朱氏窮凶

極暴人怨神怒今其極也猶踞鞍兵吾家代受忠貞大人當速筆之
[illegible]
聽以待其衰李何輕爲出兵使草下失望乎兒用棹○命楊行密將
[illegible]
吳王今討全忠聽承制遷補○進錢鏐曾越王○崔胤請河中節訴
[illegible]
於朱全忠請以時迎奉全忠與之宴飲親執叛歌以侑酒伯勞飛燕所
[illegible]
之意全忠乃將兵五萬餘河中○起復韋貽範同平章事貽範爲胡
[illegible]
多受人賂許以官既而以母喪去位日爲僖家所讒故汲汲於起復
[illegible]
日遣人詣闕中尉樞密及李茂貞求之上命宰臣韋貽範等議之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楊行密遣兵擊之潤州初出額兵額以富好攻取行密每止之及
池秋為屬不許怒歸額有良將康儒與額不合行密懼為廣州刺
額詠之額遂與安仁義同反行密使李神福討額王茂章討仁義茂
章攻潤州不克使徐溫助之溫用旗服如茂章兵仁義不知出戰被
之行密妻弟朱延壽陰與額通溫用其客策可求計救行密陽為目
疾語夫人以子幼當授三鎮紿延壽自廣州至斬之延壽妻王氏聞
夫此行吉凶未可知額日發一使安我一日使不至曰事可知矣勸
僕閹門捕使至曰妾皆不以破然之驅為譬人厚焚舍赴火死及額
襲昇州得拏神福妻子善遇之遣使謂神福曰公見機與公分地而
王不然妻子無遺神福曰吾以卒伍事吳王行密為上將義不以妻
子易其志額有老母不顧而反三綱且不知烏足與言乎斬使者以
退因風縱火焚其水軍額將王檀汪建大敗額自出戰神福請行密
所其歸路遂遣驍蒙卒斬額初行密與額同里相善約為兄弟及額
肯至視之泣下與諸子以子孫禮事其母額長史駱知祥善治金谷
牙將沈文昌能文皆為額草檄為行密密皆用之遣錢傳瑾還杭州
○山南東道節度使趙匡疑耶朗表其弟匡明為留後時天子微
弱諸道不上供惟匡疑兄弟委輸不絕

[夥玆謹曰忠孝至行也有所利而為之外有婦美妖心則器是房
中寶玉垂城藩鎮奉上非有賞可莫有罰可懼而二趙兇物敢爾是
無所利而為之者
可不謂之忠乎]

甲子天祐元年正月梁王全忠既惟篡弒者之手則其之匪人適足自
殆其誰咎已然猶有罪獨曰此書曰殺者全忠專殺不得為誅也微
賈為孝臣而不書其官書已書有罪不得為大臣也若書法如此
初崔胤假朱全忠兵力以誅宦官全忠既誅李茂貞威震天下遂有
篡奪之志胤懼與全忠外姻親厚私心漸異乃謂全忠曰長安密邇
戎貞不可不為之備六軍十二衛但有空名請召募以實之使公擇

額之孥全忠知其意密使鷹下壯士襲以家之亂不之知也
元規等結治其使日夜不息全忠益疑至是欲遷天子都洛恐徐
異密表佩等專權亂國并其黨數元規等殊之遂遣牙將寇彥卿率
兵屯鄠岐兵遣甕甸請上遷都洛陽王戌車駕發長安全忠以宿衛
純為御營使毀長安宮室百司及民間廬舍長安自是丘墟上至長
安左右使令皆全忠之人矣○遣間使以密詔告難於四方曰朕至
洛陽則為全忠幽閉詔勅皆出其手朕意不得復通矣今晉蜀吳等
糾率匡復○四月更封錢鏐為吳王○六月李茂貞王建李繼徽合
兵討未全忠全忠拒之河中
[三鎮合兵不能損全忠之毫毛蓋額之孥元規等專權亂國并其黨數元規等殊之遂遣牙將寇彥卿率兵屯鄠岐兵遣甕甸請上遷都洛陽王戌車駕發長安全忠以宿衛純為御營使毀長安宮室百司及民間廬舍長安自是丘墟上至長安左右使令皆全忠之人矣○遣間使以密詔告難於四方曰朕至洛陽則為全忠幽閉詔勅皆出其手朕意不得復通矣今晉蜀吳等糾率匡復○四月更封錢鏐為吳王○六月李茂貞王建李繼徽合兵討未全忠全忠拒之河中
亦予其討者所以勸獨義之人且以正逆賊之罪也]
○八月全忠弒帝於椒殿太子祝即位全忠遣朱友恭氏叔琮弒昭宗於椒殿迎立輝王祚為皇太子更名祝於柩前即位時年十三宮中恐懼不敢出聲哭全忠聞之陽驚哭白投於地曰奴輩負我令我受惡名於萬代至東都伏梓宮慟哭投友恭叔琮友恭臨刑大呼曰賣我以塞天下之謗如鬼神何全忠遂辭赴鎮
[弒逆之罪惟其事而陽避其名卻令全忠驚哭投地之類是也然其罪卒歸於全忠天下後世其可欺乎]
[光華陽臣唐末藩鎮雖李克用最為有功睡嘗跋扈而終不失臣節若倚為藩捍使太原之勢常重乌諸鎮未敢窺唐也而唐以其戎狄之人疑而不信是以不統於朱而全忠獨孤其燎諸鎮卒疲唐室自古忠者不見信而聽信者不忠豈有不亡者乎]

昭宣哀帝　名祝昭宗第九子朱全忠既弒昭宗矯詔立祝為
帝在位三年為全忠所篡降封濟陰王尋弒之諡一十七
[此載
朱沛曰自古篡位未有不改元者蓋垂亡之國有避位之勢而亂臣賊子未嘗不假君父以號天下也惟昌后立常山王宋盛立順宣帝不復改元益示天下出於己嗣君之旨盛器也而篡士猶與全忠爭九錫謙讓次第不亦愚乎]

乙丑天佑二年　[昭帝弒元年○前君後臣書法以為戒乾寧四見胤溫無道書殿故與宋弘其亦無改告之者亂賊容行]

正月楊行密克利州殺安仁義○二月朱全忠殺處士裕等九人令忠使將玄暉遵德王溥九人道酒九曲池悉縊殺之投屍池中皆門宗之子也○五月彗星出西北長竟天彗所以除舊而布新帥正義也○河東押牙盖寓辛寓遺書勸李克用省營繕薄賦斂求賢俊盖一押牙而書辛寓爵者寓有忠於克用之意其志不忘本朝故耳○六月殺裴樞獨孤損崔遠等三十餘人樞璨恃朱全忠之勢恣為威福會有星變占者曰君臣俱災宜誅殺以應之璨因疏其去所不快者於全忠曰此曹皆怨望非宜以之塞災昇李振因言於全忠曰王欲圖大事此曹皆朝廷之難制者也不若盡去之全忠以為然六月初裴樞等三十餘人於白馬驛一夕盡殺之投屍於河初李振屢舉進士不中第故深疾搢紳之士皆於全忠曰此輩常自謂清流宜投之黃河使為濁流全忠笑而從之振自洛○徵前禮部員外郎司空圖至洛朝臣必有竄逐者時謂之避島○圖棄官居虞鄉王官谷聞宗廟毀之不起陵墓以詔書徵之圖懼入見陽為衰野隆劣俄頃復下詔許訂世史類編卷三十二 十一代編 唐昭宣帝 壬戌 銓秀齋重鐫

日養而釣名匪克應難居公正之朝可放退山遠近而遠處皆疏而畢徵此蓋位遲留邪等人俱附董卓之所難也許嗟其事潮見其人嗚呼其可謂賢矣哉

十一月吳主楊行密卒子濛代為淮南節度使行密寬仁雅信得士心從者張洪貝勍待之如賓客故能以數州抗中原數帝不疑常謂其將劉信信忠果敢有膽略每起盜其下皆驍武雄暴而樂為之用者以此得淮南之地吳王以濛未延海功遷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淮南節度使加檢校太尉兼侍中封魏王加九錫全忠不受○以梁王全忠為相國封魏王加九錫全忠不受

丙寅三年十月李克用遣兵攻潞州劉仁恭求救於河東李克用恨其久援承之許有勗諫曰天下之勢歸朱溫者十七八自河以北能為溫患者獨我與幽滄耳今不與之併力非我之利也夫為天下者不顧小怨且彼嘗困我而我收其急以德懷之乃一舉而名實附也克用以為然乃遣周德威等將兵與之共攻潞州

弊側王室之平南面之初藩然有發憤之志而讓度閩濮親信非人誠恐相重果於誅殺設圖外之寇未平而京城之盜先起於是因慕於奉天播遷於山南尚賴陸贄盡心於內李晟渾瑊輯力於外故能弭禍興元鼎遷奉宗風速其晚節德宗不幸樂聞以安社稷足為賢矣憲宗聰明果決得於天性選任忠良延納善謀幸能取鑒夏靖劉南珠游內學澤潞平雍右海岱皆屈於是天下深服英斷然憲宗之志皆振興之一旦廓然矣而急於防微發生肘腋悲夫供饋賴入朝百年之慶一旦隳於任非才為諫不臧使押中之虎復嘯基於原野綱中之魚得自脫於深淵元和之功於茲墜矣發憲宗實開統緒之

詳訂世史類編卷三十三　十一代編　唐昭宣帝　李　毓秀齋重編

河南漢北盡爲征戰之場而天下紛然稱帝稱王矣宗以國之元子因父老之留及梓而東收舊物於鳳武翊宗肯膺卜葬之吉以揚奉樹之灰收京野之骨而乃奉元篡國振文不顧蓋亦知人武士爲苦陰金湯而日食月食之變不聞修省又委一介之使徇行伍之情而律慶由軍上慶立由是楚州投刺史何柬殺節度行營投都統王勇淵責下愛上皆由生殺予奪制廷臣與馬步軍將校首諸將協心自此而太原擾自此而河東平自此而京復矣奈何以北衙上皇與復之勢奈何以宦者爲視軍容使使下藩鎮陵夷之象致九衛虛設騎六十萬衆無救自潰以宦官之使

王遣前土普不詣令帝一方候外遇既平乃訪唐宗室立之退歸於
舊部
服晉王復書不許曰誓於此生雖敗失節主其子存嗣位城梁
契丹冊莊宗為皇帝使來相與梁之篡讎何異朱溫殺翔
唐莊宗所滅孟知祥復據其地至宋朝因除與岐淮襲唐據梁
丁南漢曰充用中貴梁亦疑
宦用為將帥
充用權人臣
之体
我明唐宋第一流
晉王復書不許曰誓於此生雖敗失節主其子存嗣位城梁
唐莊宗所滅孟知祥復據其地至宋朝因除與岐淮襲唐據梁
丁南漢曰充用中貴梁亦疑
宦用為將帥
充用權人臣
之体
我明唐宋第一流
方伯耶先儒稱其得人臣之體為唐末第一流良有以矣
初契丹八部各有大人以次為主三年一代及耶律阿保機為主尤
雄勇居古漢城地宜五穀有鹽池之利擊滅七部東侵室韋女真西
取突厥故地諸夷畏服是歲即位二十萬寇雲州晉王興之連和約
為兄弟共擊梁或勸晉王擒之丁曰雖敵未滅而失信夷狄自亡之
道也厚賜遣之阿保機既歸而盟更附于梁晉王由是恨之陂王
李茂貞開府
茂貞本姓
李氏名文通
宗時賜姓名
茂貞
貞治軍寬簡眾心悅服久鎮鳳翔以兵彊自雄蓋僭擬不敢稱帝○梁

詳訂世史類編卷三十二 十一代編 唐明宗 六十 毓秀齋重鐫

以錢鏐為吳越王錢鏐據有浙西東之地
聞其言雖不能用心甚義之○然以高季昌為荊南節度使季昌據
荊南江陵舊
發判官羅隱說保衆兵討梁曰梁無成功猶可退保杭越自為東帝
識留之欲奏為判官震恥之笑太恐及禍乃曰震素不為榮官明分
奈何交臂事賊為終古之羞乎始以隱為不遇於唐必有怨心及
不以為患必欲使參議但以白衣侍側可也季昌許之終身止稱
節道士不受高氏辟署季昌甚重之以為謀主呼曰先輩
羅隱說錢鏐

臨淄李純卿 草卻 木齋訂 遲 補遺
陽明王守仁 覆詳 鳳洲王世貞 會纂
大蘭李 槃 增修 鐵巷文安之 是正
妙鍼蔣方馨 閱訂 賓牛張起鵬 梓行

後唐莊宗皇帝○附纂圖梁太祖朱溫○唐莊宗名存勗本姓朱耶沙陀人先世赤心賜姓名李昌國父克用破黃巢封晉王天祐四年朱溫篡唐簒帝克用誓不與唐層天祐五年正月莊宗繼晉王位遇溫弒帝仍頒唐天祐正朔滅梁承統祀唐配天以土德都鄴遷洛在王位十六年即帝位四年因伶人郭從謙爲亂中流矢殂壽三十五葬河南新安縣○偽梁太祖朱

溫宋州碭山人父誠以五經教授鄉里溫初從黃巢爲盜降唐拜宣武軍節度使賜名全忠封梁王挾天子令諸侯先行弒立竟篡唐祚更名晃又弒後主自稱大德都汴遷洛在位七年屢受唐莊宗征討推尊嗄咽成疾縱淫于婦妬龍爭嗣爲子友珪所弒并主也年六十一葬宣陵

戊辰唐天祐五年 正月溫弒輝宣後即莊宗李存勗爲晉王與岐淮南討溫仍稱天祐○賊梁溫開平二○賜扁額王建武成元○是歲西川楊蜀凡五閏五建正月唐晉王克用卒子莊宗存勗初嗣王位晉王曰此子志氣遠大必能成吾事 晉克用病攻下潞州以示諸將命數人舉之克用瞋目曰○偽梁朱晃弒唐昭宗立輝王祚 晉王謂楊士奇曰太祖者焉不勤焉偶不慎以免陰王追謚曰衣皇帝 昭宣帝名祚○五月唐晉王侃攻梁兗鄆王與破兵仍用唐天祐正朔閏月是

破之潞州河東之潛蔽縣上黨是無河東也且朱溫所憚者獨先王耳閻

其不意破之必矣取成定霸在此一舉不可失也遂帥兵直抵汴梁 遣柬懷貞攻潞州晉李嗣昭開城拒守懷貞晝夜攻之半月不拔懷貞將兵攻其下更築重城內防奔突外拒援兵謂之夾寨 大破梁兵梁主聞之驚嘆曰生子當如李亞子 小名克用爲不亡矣至如吾兒豚犬耳

卻致堂胡氏曰 喪不二事敗喪於背亮而師老者皆深識之惟其門庭之寇不盡除雖能從制而無避此貧警所以得列於典謨命誥之後也魯有發喪哀姜通喪公伯禽帝喾殺之以賣書名篇孔子序書取繁帝王妻之義李存勗火葬之戮君王之文

晉王歸晉陽休兵行賞命州縣舉賢才恤貧殘寬租賦撫孤窮伸冤濫禁姦盜境內大治○唐淮南張顥弒弘農威王楊渥立其弟隆演爲留後 初楊行密據淮南其子渥嗣爲弘農郡王 徐溫殺顥遂專政

己巳 唐天祐六年 正月偽梁主遷都洛陽○二月淮南徐溫以金陵形勝乃自以淮南行軍副使兼昇州刺史留伍廣陵遣養子徐知誥 後復爲昇州防遏兼樓船副使往治戰艦水軍於金陵大將李遇怒出嫚言溫使柴再用族遇於宣州舊將人人自危溫偽下之恭謹如見行密諸將乃安○四月梁以王審知爲閩王 青巢亂唐之五洲唐于延翰延曦延政審知僭稱王延翰延曦延政及六王子南唐元宗保大二年降南唐

舍單丙未實管莫覓刑薄賦公私富貴兒內以安○閩州刺史王審知卒 審知治閩有美政弟潮次龍歸杜門不出閩士疑其德望加檢校太保不受謂人曰廉者足而不爭貪者憂而不足吾小人致位至此足矣豈可求進不已乎閩主嘉志而許之

庚午 唐天祐七年 梁開平四年○四月梁宋州獻瑞麥宋州節度使朱友諒獻瑞麥一莖三穗梁主曰豐年爲上瑞今宋州大水安用此

[illegible]部除本縣令名遣使　責之詞○梁主欲襲趙鎮州命[illegible]王[illegible]
趙梁遣杜廷隱等臨邢[illegible]聲言助趙守鄧[illegible]
將石公立戍深州白[illegible]王鎔戚德節度王景崇之[illegible]
出指城而泣曰所[illegible]開門揖盜者也及廷隱等襲深冀殺趙戍卒[illegible]
始命公立攻之不克乃[illegible]遣使求援於燕晉共推[illegible]
高邑九救晉次[illegible]此其效[illegible]梁主[illegible]
鎮州唐晉王救之次于[illegible]高邑[illegible]
仁等進軍柏鄉唐晉王[illegible]自將救之距柏鄉三十里而軍欲速戰[illegible]德
威曰鎮定之兵長于[illegible]城短于野戰且吾所恃者騎兵利于平原演
野可以馳突今壓賊[illegible]門騎無所展其足又衆寡不敵使彼知吾虛
實則爭危矣王不悅[illegible]返卧帳中德威往見張承業曰大王驟勝而輕
敵不量力而速戰不[illegible]君退軍高邑誘賊離營別以輕騎掠其饋餉不
過踰月破之必矣承業入撫王曰此[illegible]王安寢將卻德威老將知兵
其言不可忽也王驚[illegible]然而興退保高邑[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四面攻城克之擒劉仁恭及其妻妾守光與妻子亡夫當于入柯引
王方宴將吏擒守光遣至王前之曰主人何遇客之深耶王命宰者
記王臧草露布書故不封布諸觀觀者
殺守光于太原用仁恭于鴈門
甲戌 唐天祐十一年梁乾化四年○是歲凡五國五僭正月唐鎮定遣趙
始皆行臺劉明亦不忘唐室之意他故
甲子 唐天祐十二年梁明元年七月梁劉劉引兵襲唐晉陽不至遂
守羊城梁劉劉以晉兵盡在魏州晉陽必虛欲襲取之乃潛引兵去
晉人怪劉軍數日不出遣騎覘之時見旗纛漸往來晉王曰吾聞劉

劉一步千計此必詐也更使覘之乃縛芻為人執旗乘驅在城上耳
晉王曰劉長於襲人短於決戰急發騎兵追之劉還守羊城知臨清
有備猶欲據之以絕晉糧道周德威急追至南宮擒其升候者斷臂
而縱之使言曰周侍中已據臨清矣○唐晉王愛元行欽驍健從李
嗣源求之賜姓名曰李紹榮王復欲求高行周重於發言密使人以
官稱喟之行周辭曰代州刺史高行周養壯士亦為大王禦行周事代州亦
猶事大王也代州脫行周兄弟於死行周不忍負之乃止○梁主疑
忌宗室專任趙巖及德妃兄弟張漢鼎漢傑從兄弟漢倫漢融咸居
近職參預謀議等依勢弄權賣官鬻獄離間其將相故劉李振雖
為執政所言多不用振每稱疾不預事以避趙張之旅政事日紊以
至於亡

丙子 唐天祐十三年梁自稱二年○契丹阿保機神冊元年○是歲凡五國五僭正月梁以李思

為左拾遺梁主聞李思安之召為左拾遺充崇政院直學士衡王友
諒貴重李振等見皆拜之思獨長揖梁主讓之曰衡王朕兄也朕猶
拜之卿長揖可乎對曰陛下以家人禮見衡王拜之宜也振等陛下
家臣臣於王無素不敢妄有所屈又之竟以抗直罷○二月梁劉劉
攻唐魏州晉王擊敗之梁主屢趣劉劉與晉王戰劉兵大敗集諸將
問曰主上深居禁中不知軍旅徒與少年新進輩謀之夫兵在臨機
制變不可預度今敵尚彊與戰必不利奈何諸將皆曰勝負須一決
曠日何待劉默然不悅退謂所親曰主暗臣諛將驕卒惰吾不知死
所矣○梁遣兵襲唐晉陽晉王將安金全擊卻之王稽密疏請發閻
西兵襲晉陽梁主從之兵未下晉夜急攻城幾陷者數四代北故將
安金全退居太原往見張承業曰晉陽根本之地若失之則大事去
矣請以庫甲見授為公擊之承業即與之金全帥其子弟等數百人

夜出擊梁兵大驚引卻李嗣昭嗣源從子亦將石君立收晉陽遂
與金全等共擊梁兵梁兵死傷什二三晉王性矜伐以衆非己出故
不行賞梁主聞劉劉敗又聞王權無功狀曰吾事去矣
九月唐晉王還晉陽王性孝雖經營河北而歎還晉陽省覲六人歲
再二焉○唐晉王以張璉為麟州刺史初唐特進河東監軍使張承
業治家甚嚴有姪為盜殺販牛者承業斬之晉王以其姪璉為麟州
刺史承業謂曰汝本為賊憤為不法今若不變死無日矣由此璉所
至不敢貪暴○契丹主阿保機稱皇帝改元神冊國人稱為天皇王
后為地皇王自製迭機以劉守光泰軍入契丹不拜乃使敗馬迷得
后賢而諷主曰延徽守節不屈奈何辱以敗國宜禮用之始教契丹

處牙隋府築城郭立市里以處漢人使有恒產田故漢人安之而威服諸國上表契丹不南牧故終同光之世不深入為寇延徽之力也

丁丑 唐天祐十四年梁貞明三年○蜀天漢元年 漢乾亨元年○是歲契丹稱漢凡六國四鎮 三月契丹圍幽州 四月唐晉王遣嗣源將兵救之時周德威遣使告急晉王與梁相持 柯上欲分兵則兵少欲勿救恐失之謀於諸將獨李嗣源李存審閻寶勸王救之王喜曰晉太宗得一李靖猶擒頡利今吾有猛將三人復何憂哉存審寶以為虜無鬬重勢不能久不若候其還而擊之嗣源曰德威社稷之臣今朝夕不保恐變生於中何暇待虜之衰臣請身為前鋒以趍之王曰公言是也命嗣源將兵先進寶以鎮定之兵繼之八月幽州圍解○八月劉守光稱帝於廣州國號越用楊洞潛計立學校設選舉○十月晉王還晉陽晉王連歲出征凡軍府政事一委張承業承業勸課農桑畜積倉穀征租行法不虧資戍由是軍民富庶倉庫充牣

繼岌為承業舞指錢欲賜之承業曰此錢所以養戰士也承業不敢以為私禮王不悅語侵之承業怒曰僕非為子孫計惜此庫錢所以佐王成霸業也不然王自取用之何問僕為王怒索劍承業起揕王衣泣曰僕父先王顧託之命若以惜庫物死於王手僕下見先王無恨矣尊太夫人聞之遽令召王王惟恐叩頭謝請承業痛飲以分解也其過承業不肯王入宮太夫人使人謝承業曰小兒忤特進已笞之矣未幾承制授承業開府儀同三司左衛上將軍兼國公承業固辭不受但稱唐官終身盧質嘖滿輒倣晉王呼之承業恐其及禍乘閒言曰盧質數無禮請為大王殺之王曰吾方招納賢士以就天下之事質所言皆忠直不可殺也何言之過也承業曰質曰王能如此何憂不得天

由是獲免

戊寅 唐天祐十五年梁貞明四年○蜀光天元年○是歲北方六國四鎮 正月晉兵擒梁鄆濮二州節度使戴思遠以歸 而還梁敬翔上疏曰國家連年喪師擾域日感陛下佔深宮之中所與計事者皆左右近習莫能盡敵國之勝負乎先帝之時奄有河北親御豪傑之將猶不得志今敵至鄆州陛下不能留意必若乏才乞於還鄉自效疏奏趙張之徒言翔怨望梁主遂不用

六月蜀主建祖太子宗衍立○七月唐以王以徐知誥為淮南行軍副使輔政 後為南唐烈祖 知誥初出唐憲宗子建王恪恪生超超生志為徐州判司志生榮榮生知誥于彭城 知誥後改名誥及即位改名昇 少孤失父流徙廣陵為販夫所得 販夫李昪名昇 養為子諸子皆從唐姓徐名知誥及壯身長七尺廣顙隆準溫厚有謀唐不容被徐溫乃姓徐名知誥及壯身長七尺廣顙隆準溫厚有謀唐天祐已巳為吳楊行密攻宣州用其兵殺李遇以功拜升州刺史時江淮初定州縣更多武夫務威欲為戢守獨知詰好學禮儒勤儉寬仁民稍安之辟置州進士宋齊丘為推官與判官王令謀參軍王朴專主謀議以牙吏馬仁裕曹悰為腹心乙亥溫封齊國公留三子知訓兼江都政昇潤州以昇池等六州為齊屬丁丑五月閏昇有善政往視之見府庫充實城壁修整徙溜之遂知詰刺潤州知詰求改宣州不與甚快宋齊丘曰三郎蜀雖敗

在旦夕剋去廣陵隔一水耳此天授也如諸悅之官事溫甚幸謹溫
罵諸子不如諸子不能容而知謀尤甚戊寅知謀忌知諸憂欲殺之
以刀彥能徐知諫救得脫果騎侍楊氏及諸將為朱瑄所殺溫居金
陵未聞知諸居淵先聞卽日以州兵渡江定亂遂得政○吳徐知誥
事吳主盡恭接士大夫謙卻聚寬約身儉勤迪脫求賢才納規諫除
敛滑杜請託旌紀綱脩典禮舉法律於是士民翕然歸心雖宿將悍
夫無不悅服○知誥起延賓亭以待四方之士引宋齊丘等爲謀客
士不輯旅者齒用之蔡民婚喪匱乏者賜之盛暑不操箑張設曰士
衆暴露我何用此以故溫雖通秉大政而吳人頗已歸誥嘗欲進用
齊丘溫惡之乃夜引齊丘於水亭屏語常至夜分或居高堂去屏幃
獨置火爐以鐵筋畫灰爲字隨以是滅之故其謀人莫知也齊丘悉
力匡正鑄丁口錢止稅粟布由是江淮間曠土盡闢桑柘滿野國以

富強○八月唐晉王大舉伐梁晉王好自引輕騎逼敵嘗搏戰危窘
者數四賴李紹榮力戰得免趙王鎔及王處直皆遣使致書曰元元
之命繫於王本朝中興繫於王亦何自輕如此王笑謂使者曰定天
下若非百錢何由得之安可但居深帷房以自肥乎一旦將出李存
審叩馬泣諫還大上當爲天下自重先登陷陳存審之職也王爲之
慨嘆而還他日時出爲謝彥章所困始以存審之言爲忠

湖陰先生曰有勇無謀安足也而謂非百戰無由定天下則非也天下固可定于百戰之前而存審之勇果安在是也而謂非百戰無由定天下則非也天下固可定于百戰之前而存審之勇果安在是也

冬十月梁王朱全忠自將擊晉王于德勝南城王命李存審當其
前陳于河北梁人以步騎萬餘直趣大梁至胡柳陂周德威敗死晉
王收兵復戰大破梁軍時晉王自將萬騎直趣大梁至胡柳陂周德
威曰今既深入敵境動須萬全不可輕發王宜按兵勿戰王曰公何
怯也卽以親軍先出德威不得已從之謂其子曰吾無死所矣遂與
戰父子俱敗死王將閻寶率從騎等復以銳兵大呼陷陳諸軍繼之
梁兵大敗死亡者幾二萬人晉王還營聞德威父子死哭之慟曰是
吾罪也

弃吳越溫厚遇其妻子遣聞使告之曰使汝不得志而去吾之過也
及是役約復弃吳溫自數昔日不用約言者三而不問其罪歸其田
宅復其軍職約內愧而卒鏐自必在軍中未嘗寐德極則就圖木小
柩或梳大鈴寐覺撤欲而寤名呂警枕○唐晉王以馮道掌書記○
唐晉王如魏州發徒數萬屬德勝北城日與梁人爭大小百餘戰互
有勝負右射軍使石敬瑭與梁人戰于河壖壖而敗及梁人弊敬瑭
擊其馬甲橫衝兵馬使劉知遠橫衝軍卒以所乘馬授之自乘斷甲
馬徐行為殿梁人疑有伏不敢追俱得免敬瑭以是親愛之敬瑭卽
帝知遠後為漢高祖

梁人攻德勝北城晉王如魏州發徒數萬屬德勝北城日與梁人爭大小百餘戰互有勝負右射軍使石敬瑭與梁人戰于河壖壖而敗及梁人弊敬瑭擊其馬甲橫衝兵馬使劉知遠橫衝軍卒以所乘馬授之自乘斷甲馬徐行為殿梁人疑有伏不敢追俱得免敬瑭以是親愛之敬瑭卽帝知遠後為漢高祖

繁御史臺主簿盧枏言今四方分爭宜救民戰且善人民法繁而姦
民弄干戈是欲偃武而反招盜也宜開諸民兵使之習戰自衛鄰里
寢之

詳訂世史類編卷三十三 十一 代編 後唐莊宗 附五代梁太祖 十二 毓秀齋重鐫

庚辰 唐天祐十七年梁貞明六年○是歲梁吳越閩南漢吳凡六國吳越閩南漢四鎮

卒弟溥立初隆演帝厚恭恰溫父子專政未嘗有不平之意及建國

稱制猶非所樂冬沈飲酣食遂成疾溫自金陵入朝議當爲嗣者或

曰弱先主謂武侯嗣子不才君宜自取溫正色曰吾果有意取之當

在誅張顥之初豈至今日邪使楊氏無男有女亦當立之敢妄言者

斬越次舍瞬江王漼而立溥

辛巳 唐天祐十八年梁貞明七年吳睿皇楊溥順義元年○是歲吳凡六國四鎮

詳訂世史類編卷三十三 十一 代編 後唐莊宗 附五代梁太祖 十二 毓秀齋重鐫

弱吳王屢以書勸晉王稱帝晉王曰昔先王語余云昔天子幸石門

吾發兵誅賊臣當是之時威振天下吾若挾天子振臂中原作九錫

禪文誰能禁我顧吾家世忠孝立功帝室誓死不爲耳他日當務以

復唐社稷爲心慎勿效此輩自陷爲言猶在耳此議非所敢聞也因泣

既而將佐及藩鎮勸進不已乃令有司市玉造法物得魏州僧獻傳

國寶張承業承帝魏州諫曰吾子世世忠于唐室當其患難所以若

奴三十餘年爲王捨拾財賦召補兵馬誓滅逆賊復本朝宗社耳今

河北甫定朱氏尚存而王遽即大位殊非從來征伐之意天下其誰

不解體乎王何不先滅朱氏復列聖之深讎然後求唐後而立之而

取吳西取蜀汎掃宇內合爲一家當是之時雖使高祖太宗復生誰

敢居王上者誠之愈久則得之愈堅矣老奴之志無他但以受先王

大恩欲爲王立勳耳王立勳耳之基耳王曰此非余所願奈皇下意何承業知

不可止勉哭郎歸晉陽邑邑成疾不復起

唐晉王以蘇循爲節度副使晉王欲稱帝求唐舊臣朱文珍謝道安

詣行營稍至魏州望府即拜謂之拜殿見王呼萬歲獻大笑王亦

詳訂世史類編卷三十三 十一 代編 後唐莊宗 附五代梁太祖 十二 毓秀齋重鐫

謂之詣耳

劉友益曰書稱書官既是以稱其美然承業在晉已著一日而編

目欲褒之唐者未其始終爲唐不失臣節也

歷年而已梁太祖始以貴叛將乘亂宣武遂其計力既食諸郡

地既兵強威權日熾志欲無厭逐遷唐祚滿虐不救自內興不

得其死宣父均王脅梁之子付不過人素敬郭王若章而用趙嚴

張顥輩以與莊宗爲敵能懲亡乎

古義國後梁自太祖朱溫丁卯至均王友貞庚申二十三合二十

七年自丁卯至洪武戊申四百六十二年計七甲子零四十二年

唐莊宗二 始以唐晉王即帝位滅梁

癸未唐天祐二十年四月以後莊宗改後岡元元年○梁龍德三年

詳訂世史類編卷三十三 十一 代編 後唐莊宗 附五代梁太祖 十二 毓秀齋重鐫

十月甲○是歲晉王滅梁稱唐皇帝五國四鎮

四月唐晉王存勗自立爲唐皇帝○初存勗年十一從克用破王行

命祖統宜爲帝

[illegible] 晉王父子志于唐室初志甚善于時譬睹倚者乃遺自

後則漸日沙汭其以天祐紀年繼唐統而不絕之矣故書存晉

[illegible] 唐特以立國面別異之此固尊天下之法也

唐遣李嗣源襲梁鄆州取之以嗣源爲節度使唐主寄召嗣源謀之

曰梁人志在澤潞宗備東方若得東不則潰其心腹求予果何如乎

嗣源自朗州有度高之變常欲立奇功以補過曰臣願獨當此役必

有以報唐主既遣嗣源將精兵五千趣鄆州日葬陰雨道黑夜渡河

至城下郵人不知率從珂先登襲守卒破開門外兵進攻牙城拔之

淵源禁焚掠撫吏民居民大喜以總管宣奇才吾事集矣即以為宣
平節度使梁主大懼○八月梁取潞州裴約以之州叛降梁其將
裴約據澤裴約遣間使告急唐主　吾兄不幸乃生袁琉裴約獨能
知逆順顧指揮使李紹斌曰澤州　鄆之地朕無所用卿為我取
裴約以來紹斌至城已陷約兆唐王深惜之　前書李繼韜叛降以正
裴約不下已予其不屈之節至是○梁以段凝為招討使遣王彥
章張漢傑攻鄆州梁主遣段凝監　大軍於河上欲翔李振屢請罷之
梁主曰凝未有過振曰俟其有過則社稷危矣凝乃厚賂趙張求為
招討使翔振力爭以為不可趙張　主之竟代王彥章為北面招討使
於是宿將憤怒士卒亦不服○梁人先鋒指揮使康延孝奔唐　書并
所以亡也故得李嗣源而後滅西夏之例依此　唐主屏人問以梁事對曰
梁主荒而後朱溫之亡失鄆目前謹目之
梁地不為狹兵不為少然近聞欲道出兵大舉臣竊觀梁兵聚則
不少分則不多願陛下養　銳力以待其分兵師將騎五千自鄆州
直抵大梁擒其偽主旬月之間天下定矣唐主大悅○唐主救鄆州
梁師敗績王彥章收之唐主入大梁梁主友自殺唐遂滅梁不書俟
梁何來
梁代也其書法與前書逆跋同
所以志降之非梁書也
唐主謂梁人欲大舉數道入寇召諸將會
議郭崇韜對曰段凝本非將材不
梁兵聚則勢合
足畏降者皆言大梁無兵陛下若留兵守魏固保疲敝對
以精兵與鄆州合勢長驅入汴彼城中既空虛必望風自潰荀偽主授首則諸將自降矣唐
主曰此正合朕意丈夫得則為王失則為虜吾行決矣十月唐主以
大軍濟河至鄆州遇梁兵一戰
梁之追至中都
今汶上縣
圍其城城
無守備少頃梁兵潰圍出擒主　幸唐主欲降之彥章曰余本匹夫
蒙梁恩位至上將與皇帝交戰　五年今兵敗力窮死自其分縱皇
帝憐而生我我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願有朝為梁將暮為唐臣此
言所不忍

我所不為也命斬之　按薛章起
梁軍爭聚觀以血戰補成大梁事
均王多破趙張等謂間以此致中都之敗唐莊
宗愛其私勇欲全活之彥章誠以受梁恩非死不可朋非梁而
莊宗爭期于必死不以利害論節就意五代而
有斯人也歐陽公作傳特以為死節之首嗚呼致堂曰彥章固善關然
所當者乃朱守殷夫人能殺之矣及李周陷中渭彥章以十萬梁兵
不能克其才亦可見矣其所以首名者特以
死節不屈關此割五代之臣所
宜及者
康延孝請亟取大梁李嗣源　宦官神速今彥章就擒段凝未必知
之此去大梁至近前無山險方　擇行書夜兼程信宿可至段凝未
離河上友貞已為吾擒矣延孝之言是也唐主從之今于諸軍皆踊
躍願行段凝軍臨發皆亡散梁　旦夜潰亂不知所為留傳國寶於
卧內忽失之已為左右竊之迎唐軍矣梁主謂皇甫麟曰李氏吾世
讎理難降吾首不可俟彼刀鋸卿可斷吾首麟泣遂弒梁主因自殺
梁主為人溫恭儉約無荒淫之失但信趙張使擅威福疎棄故老
舊臣不用其言以至于亡○唐主既滅偽梁晉梁宰相鄭珏等十一
人世受唐恩而仕梁取為民部數人翔李振等佐朱溫傾唐祚罪誅
之夷其族毀梁宗廟追廢朱溫朱　自為庶人欲蔡溫梁勠棺焚屍
溫降臣張全義言溫雖國之深讎然人虎刑無可加滅其家足以為
報乞免焚剉以存聖恩唐主從之　但剉其闕室削其封樹而已朱氏偽命
獨莊宗父子極力致討幸滅其志
幾汙溝之鬼前倨後恭屢告哀鄰之厥咎謝帝在天之靈則溫我二
君一后滅唐三百年社稷之罪亦
可少快臣民之憤矣今義據私廿
原不知帝王懲戒之大方莊宗通
原其言而罪於討惡之東晉成
○初先王臨終以三矢賜唐主曰　予吾讎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背約
歸梁三者吾遺恨也與汝三矢無
忘父志至是帝果繫燕父子而梁
君臣之首入太廟還矢焉

吳昇通泰章爲饒州刺史吳人有告壽州團練使鍾泰章侯市官馬者徐知誥遣子稔代之以泰章爲饒州刺史徐溫召至金陵使陳彥謙詰之三不對或問泰章何以不自辨泰章曰吾在壽州去淮數里步騎五千苟有他志豈王稔軍騎能代之乎我義不負國雖黜爲縣令亦行兇刺史乎何爲自辨以彰朝廷之失○唐初造使如吳稱詔不交易書用敵禮吳人復書稱大吳國主辭如表箋至是吳遣使如唐唐主遣使以滅梁告吳蜀二國皆懼嚴可求曰聞唐主始得中原志氣驕滿御下無法不出數年將有內變吾但當卑辭厚禮保境安民以待之耳○彗星見詔與竈長史孫蜀司天監言國有大災蜀主以徵求惠見乃止國之徵非禳可弭被流黎州道士○書○十一月彗星見而不圍有恐懼修省之實未幾蜀不免矣○十一月唐以李紹欽爲泰寧節度使紹欽因伶人景進納貨於宮掖請求故有是命唐主幼善音律或時自傳粉墨與優人共戲於庭以悅劉夫人優名謂之李天下皆自呼曰李天下李天下優人敬新磨遥前批其頰唐主失色新磨徐曰陛下天下者只有一人尚誰呼邪唐主悅厚賜之出是諸伶出入宮掖侮弄搢紳嬖臣賓嫉莫敢出氣○張令義者初爲莊宗所寵令義之妻劉氏見於進御之次輒自稱妾莊宗見其無禮不悅而令義不知也一日莊宗與劉氏博而令義在傍莊宗以指彈劉氏之面令義見之大怒即起毆劉氏莊宗大驚而令義已出矣莊宗怒甚命擒之令義已逸去莊宗使人追之令義已入其家自殺矣莊宗聞之大悔

唐主遷都洛陽從之○追朱友謙溫韜入朝唐主與之宴賜無算韜姓名本李繼韜避唐主名改之○十二月高季興李昌遇等朝貢還鎮昌遇名本李繼遠避唐主名改之而唐主次其名季興還鎮請更名本與還鎮請更名本與還鎮請更名本與

多征伐之謀未可遽息又士卒久從征伐賞給未豐宜加頒賚河南諸軍皆梁之精銳恐借寇之國資以尊利誘之宜加收撫戶口流亡者宜覓徵海獻以安集之皆不從○八月唐以孔謙為相唐故謙自是重歛急徵以充唐主之欲民不聊生號豐財臨國功臣天平節度使○契丹肖阿古只寇唐幽薊州幽薊二唐遣李嗣源鎮成德禦之○岐王李茂貞降貞降封秦王尋卒子曦嗣知鳳翔岐亦遣使入貢光啓丁未至是三十八年入于唐

乙酉後唐同光二年○周威廣元年○一月唐以李嗣源為成德節度使唐主初以契丹為愛血崇韜謀欲徙李嗣源鎮真定崇韜深以為便時崇韜領真定唐主欲徙崇韜汴州崇韜辭曰臣富貴極矣何必更領藩方且鄴臣或經百戰所得不過一州臣無汗馬之勞致位至此常不自安今因委任勳賢使得解旌節乃大願也唐主曰卿

為朕畫策保固河津直趣大梁成朕帝業覓百戰之功可比乎崇韜固辭乃許之○三月唐鄴李從珂為突騎指揮使唐主性剛好勝不欲權在臣下入洛之後信伶官之讒頗疎忌宿將因鄴從珂○唐主作清暑樓唐主喜海暑命工先成樓以八月○八月唐主設其河南令羅貫貫性彊直為河南尹政不避權豪唐主含怒未發會往視坤陵道滑橋壞怒下貫獄明日傳詔殺之崇韜諫曰貫法不至死唐主怒曰太后靈駕將發時太后梓宮在殯貫以祖天子朝夕往來橋道不修卿言無罪足憲也崇韜曰陛下以萬乘之尊怒一縣令使天下謂陛下用法不平臣之罪也唐主不聽貫竟死暴屍府門遠近冤之

朝致堂曰崇韜五日不食聖賢者之所為也然曾子曰殺一人非孝也一獸不以時非孝也況為伶官誅戮而殺賢乎然莊宗不食五日不能死大不孝可謂不能死其節也

十一月唐師滅蜀蜀主王衍降唐主與宰相議伐蜀以魏王繼岌充

西川四面行營都統崇韜充東北面行營都指揮使節制諸使以委之戊申大軍西行入散關倍道而進王承業以鳳興文扶四州印節迎降自餘城鎮皆望風款附遂進兵逼成都蜀主與親卿壁出降

親卿壁者盛以手巾而束之大軍入成都崇韜禁軍士侵掠市不改肆自出師至克蜀凡七十日劉昫曰莊宗自王建起唐德宗光啓丁未傳位凡二十二主二十九年亡

前漢曰劉玄王莽任宰官設諫官所以救過無失若此者政綱曰上書代蜀文書東遊下○高季興聞蜀亡方食失匕箸曰是老夫之過也梁震曰不足憂也唐主得蜀益驕亡無日矣安知其不為昔福○閏王王審知卒子延翰立

明宗皇帝 本胡人初名邈佶烈為晉王李克用養子長於莊宗二十五歲更名嗣源及莊宗遇弒諸將立為帝更名亶

在位八年壽享六十七

丙戌後唐同光四年○四月明宗李嗣源大成元年○吳正月唐魏王

丙戌後唐同光四年○四月明宗李嗣源大成元年○吳正月唐魏王延翰正元年○是歲蜀以閻建國凡四國三鎮

延翰王審知之子克終劉后唐主之不克終劉后之繼發殺郭崇韜崇韜之罪莫大於請立劉后唐主之不克終劉后之死也則時成都雖下而蜀中盜賊蜂起布滿山林崇韜恐大軍既去制其歸時成都雖下而蜀中盜賊蜂起布滿山林崇韜恐大軍既去更為後患命任圜張筠分道招討以是滯留未還唐主遣宦者向延嗣促之崇韜待之倨延嗣歸言崇韜專權王寄身於虎狼之口唐主遣馬彥珪驍靖成都觀崇韜去就皇后自為教與繼岌及今殺崇韜馬彥珪驍靖成都觀崇韜去就皇后自為教與繼岌及今殺崇韜伐蜀有功無過後汾寇者延嗣之讒遣彥珪圖之崇以孟知祥為西川節度使至是繼岌命宦崇韜討事繼岌疑避之崇韜知祥為西川節度使至是繼岌命宦崇韜討事繼岌疑避之崇韜方升階繼岌從者李環趨莊宗反碎其首并殺其子延咄○唐嗣源入朝為讒言所屬時諸軍譟將安為讒言唐主遣朱守殷案之守殷私謂嗣源曰今公勳業震主宜自圖歸藩以遠禍嗣源曰吾心不負天地禍福之來無可避者安之從命耳○二月唐鄴都亂命李嗣源討之

嗣源至鄆部從馬而南軍士張破敗即衆大譟音噪挾宮嗣源北而向之
對曰將士從主上十年百戰以得天下今主上棄恩任威戎軍動無
叛心但畏死耳今欲與城中合勢請主上帝河南令公帝河北嗣源
湯泣諭之不從乃詭說得出遂引兵向大梁李紹榮時遣紹榮招諭軍都奏嗣
源已叛與賊合嗣源遣使上章自理一日數輩皆爲紹榮所遏不得
通嗣源由是疑懼石敬瑭曰大事成於果決而敗於循豫唐義誠曰
主上無道軍民怨怒公從衆則生守節則死嗣源乃令安重誨移檄
告會兵軍勢大盛紹榮請唐主幸嗣東招撫唐主從之○四月唐伶
人郭從謙弒其主有勇李嗣源入洛陽從謙指揮使也不書書伶人
從馬直指揮使郭從謙帥所步兵攻興教門唐主爲流矢所中遂殂
是日嗣源至罌子谷聞之慟哭詢訪將曰主上素得士心止爲草小
蔭賊至此今吾將安歸乎乃入洛陽止於私第禁焚掠捕姦宄於

灰燼之餘而弭之朱耶氏李克用之裔亡

（尹遂昌曰存勗勇年戰勝攻取克紹世讐雖好自矜功亦一代之英矣然自棄其後信伶宦勢負色被弒臣事畏遊獵一言可絕寘何者猶二人然卒之人心大去不保其身蓋克敵之下緊要處正在帶人之道馴太之謂也）

唐太原軍亂初莊宗令張憲守晉陽及莊宗遇弒推官張延蕴（延蕴憲子）
憲奉表勸進憲曰吾自布衣至服金紫皆先帝之恩豈可舍主而下
自媿乎昭違泣曰此古人所行公能行之忠義不泯我自有本存話君
莊宗之近屬謀殺憲及巡檢李彦超彦超欲先圖之憲曰僕受先帝
厚恩不忍爲此徇義而不免於禍乃天也軍士共殺存誠（憲子）而刳
○唐李嗣源監國百官三牋請嗣源監國嗣源乃許之○唐監國嗣
源殺劉皇后及諸王○唐主嗣源立本紹真等請改國號流涕固辭左右
何謂國號對曰先帝賜姓於虜爲唐復讐故稱唐今衆朝之人不欲
殿下稱唐耳監國曰吾年十三爭蘇（祖出西突厥以吾宗屬親吾嘗

子又事武皇先帝（諱李克用）垂五十年經綸攻戰未嘗不預武皇之基業
（有關係）則吾之基業也先帝之天下則再之天下也安有同家而異國乎今
與曰若改國號則先帝遂爲路人梓宮安所託乎不惟殿下不忘三
世舊君吾曹爲人臣者能自安乎前代以旁支入繼多矣宜用嗣子
柩前即位之禮衆從之

（胡致堂曰李璟之言似也然國以君統子不得立而他人是保人臣心不自安而有大於此者乎）

唐殺其太原尹張憲有司劾憲委城之罪也

（胡致堂曰張憲不預伶官以弒逆不預朝廷之謀逆不預弒君之觀及嗣源入洛又不霑同勳進懷忠狥義蓋賢者也明宗相臣無以論憲矣乃狥有司迎合之奏而殺之無乃重論所欲乎）

唐初令百官轉對（特書曰初命百官五日一赴內殿起居轉對奏事
於此益可以見不御講而忽之故）

唐以馮道趙鳳爲端明殿學士唐主自不知書四方奏事皆令安重

誨讀之重誨亦不能盡通乃奏願倣前朝侍講侍讀近代宜崇政殿
（端明殿學）
（士）
（翰林院）
（選文學之臣與之共事以備應對乃置端明殿學士以道鳳爲之

七月契丹上阿保機取夫餘城更曰東丹國命長子突欲鎮之號人
皇王次子德光守西樓號元帥太子嘗對唐使姚坤述論莊宗過害
事坤還奏之唐主聞之慟哭曰我朝定兒也猶華言朋友兒也又曰聞吾兒好聲色遊畋不
極軍民宜其及此我自聞之衆家不飲酒散伶人縱觀大若亦効吾
兒行自亡矣是月死夫餘城述律后召諸酋爰曰我今寡居汝不可
不効我又集其夫江間次思先帝乎曰受先帝恩豈得不思曰果思
之宜往見之遂殺之九月德光立○初契丹述律后欲立德光至西
樓命與突欲俱乘馬立帳前謂諸酋曰二子吾皆愛之莫知所立次
酋擇可立者執其轡者長知其意爭執德光轡后曰衆之所欲吾安
敢違遂立爲天皇王突欲慍欲奔唐后遣廝東丹德光尊后爲太后

[illegible]次馬太后復納其征蜀后德光性孝謹母病不食亦不[illegible]
[illegible]延徽爲政事令隱然[illegible]畸喜純阿保機於木葉山太后左右有集
[illegible]者后輒謂曰爲我達語於先帝至冀所殺之前後百數最後平州
人趙思溫當往不肯行后曰汝事先帝常親近何爲不行對曰親近
莫如后后行臣則繼之后曰吾非不欲從先帝於地下也顧嗣子幼
弱國家無主不得往耳乃斷一臂令置墓中思溫亦得免○十月王
延鈞自稱閩王十二月延翰僭淫延鈞諫不從延稟廢延翰而立延
鈞

丁亥 後唐天成元年吳乾貞元年○晉太宗後晉天福二年 正月唐
○是歲後唐漢吳閩凡四國吳越荊南湖南九二鎮
主更名亶[illegible]者勿避[illegible]音至是乃改名○唐以馮道崔協同平章事時議
置相孔循已薦鄭珏[illegible]音又薦崔協而任圜[illegible]音欲用李琪珏素惡琪故
循力沮之謂安重誨曰李琪非無文學但不廉耳宰相但得端重有

詳訂歷史類編卷三十三 十一 代編 後唐明宗 廿一 統秀齋重鐫

器度者足以儀刑多士矣他日議於朝宰臣曰宰相重任吾在河東
時見馮書記書記官名多才博學與物無競此可相矣既退循不指
[illegible]乃馮道也
[illegible]見馮物故
[illegible]故今改正
[illegible]結髮之類
[illegible]心機記大
[illegible]說及
[illegible]名也
[illegible]音
[illegible]音
[illegible]音

王貴不可言（玄象以明法言人事冬中氣等使明宗易服下里）相之玄豹云內衛貴將也此不足當之乃指明宗（生曰此是他因為明）唐主欲召詩闕趙鳳曰玄豹言已驗矣無所（宗言其後貴不可言）

（玄豹者已驗）謂若置之京師則輕躁往險之人必輻輳其門爭問吉凶自古術士（趙鳳等悖主）妄言致人族滅者多矣非所以靖國家也乃就除光祿卿致仕厚賜（明宗深嘉其）金帛而已

（劉攽曰趙鳳於是可謂善悟主矣明宗於是可謂能納言矣書交美之）

戊子（後唐天成三年○漢大有元年○是歲凡四國三鎮）三月楚人擊荊南敗之楚王殷遣王（三鎮不取荊南）環等擊荊南高季興（逆戰大敗進逼江陵季興請和乃還殷讓環不）逐取荊南環曰江陵在中朝及吳蜀之間四戰之地也宜存之以為（吾扞蔽脫環每戰身先士卒與衆同甘苦故所向有功○四月唐）武義節度使王都反（癸丑契丹助之唐王晏球等將兵破之遂克定州）王都伏誅晏球在定州城下日以私財享士自始攻至克城未嘗戮（定州如）

士是月入朝唐主（褒其功）

（劉敞曰王晏球非知兵獨者無取定州之功不特於五代時為（記盛衰合古人用兵之意不急近功不棄士卒力戰以絕契丹之援圍以屢王都之勢不及一年都族自焚而定州下矣入可平矣之善用兵乎）

十二月荊南節度使高季興卒吳立其子從誨代之

（○吳和四月唐以從厚為河南尹從榮為北）

己丑（後唐天成四年）四國三鎮）從榮不悅（河南之京）

令聲問出部（河南有老成）

都留守從榮謹（名望倚重）

河南相公（河南）

從榮多募部（三鎮不取荊南）

唐主召思權（明宗深）而輕易宜還（知其）

皆喜俳優入（為後）

（梁擇師師令）

賜與之間嫡（樂天）而不能用○（不能用）月唐以趙鳳同平章事唐主問鳳帝王賜人鐵券（券）

何也對曰與之立誓令其子孫長享爵祿耳唐主曰先朝受此賜者（三人崇韜繼麟）尋皆族滅朕得脫如毫釐耳因嘆息久之鳳曰帝王（心存大信固不必刻之金石也○六月有年唐主與馮道從容語及）

年穀屢登四方無事道曰臣昔在先皇幕（晉府）奉使中山（今屬真定府）歷井陘（今屬真定府）之險臣憂馬蹉蹶嘗甚讋幸而無失逮至平路放轡自（馮道語）

（吾王心有矣）

（元勳天下方稱是）

逸俄而顛隕（音允）凡為天下者亦猶是也唐主深以為然又問道今歲（雖豐百姓贍足吾迫日農家歲凶則死於流殍（音莩）歲豐則傷于穀賤）

豐凶皆病者惟農奈何為然臣記進士聶夷中詩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羅新穀賤得聽前蚕不剡音如心頭肉語雖鄙俚音曲盡田家之情狀）

（宰予四民莫）

（人主不可不）

（敬問道趙鳳謙）

（趙鳳之言）

（人臣不可輕）

（道趙鳳之）

（特進）

（知大義）

農於四人之中最為勤苦人主不可不知也

庚寅（唐長興元年○是歲凡四國三鎮）二月唐重璋築索劍門與孟知祥上表非命（唐明宗有武兵征民之意故雖蕃臣推命亦且下語慰諭）

詔慰諭之（則其餘從可知矣夫唐君方欲集安靖和平之福而一人）

（乃無故稱兵違詔命○八月唐以前忠武節度使張延朗行工部）

（是急天誅所誅哉）

尚書左丞司使三司使之名自此始○唐安重誨久專大權中外惡之重誨懼求解機務求一鎮以全餘生唐主不許重誨請不已唐主

遣中書（重誨事馮道曰諸公果愛安令公宜解其樞務為便趙鳳）

曰公失言即奏大臣不可輕動乃以延光為福密使而重誨如故

（趙鳳謙致堂曰重誨不得於君則當奉身而力退則宗不安其相則當去而保終既各有所據而以虛文飾貌相處其能久歟而撫愛即馮道趙鳳之言皆是也鳳為朝廷計道為重誨謀也雖然與其竊祿而存形迹之嫌不若優以外鎮之為全也）

重璋聞閬州唐將姚洪死之而死其忠義可嘉特書唐將子以死即（洪知大義）

（閬州）其席兩川節度使董璋孟知祥連兵反初璋為采將洪嘗（屬）

至是將兵戍關州璋密以書訪之洪投諸厠城陷璋讓之曰汝何負洪曰老賊汝官爲李氏奴今天子思汝何恩而云相負哉汝狀固無恥吾復上言忍爲汝所爲乎吾寧爲天子死不能與人奴並生璋慙今斗士封其肉自啗之流至死罵不絕聲○十一月楚武穆王馬殷卒子希聲嗣

稱遣命天建國之制復潛鎮之舊止領潭衡二州希聲以和平勗武安靜刀節度使○初希聲無威容暴戾之甚姊夫雖都指揮使亦加鞭箠之日昔阮籍居喪食蒸餅何代無賢之輩奇士有某曰羲無某○初希聲卒弟希範嗣

辛卯 唐長興二年○是正月吳以徐知誥出鎮金陵如溫制留子景通爲可徒平章事以田令謀宋齊丘爲左右僕射同平章事佐之初知誥欲以齊丘爲相齊丘欲以退讓爲高論歸洪州葬父因入九華山應天寺啓求還居吳主下詔徵之不至知誥遣其子景通入山敦

論齊丘始還除右僕射尋致仕○吳徐知誥作禮賢院於府舍與孫晟陳覺議時事以優災遣侍妓焚樂器曰兵民困苦吾安可獨樂○四月唐殺其太子太師致仕安重誨○九月唐勅解縱五方鷹隼唐初立坊只留十八禁中外無得畋獵大於馬道曰陛下可謂仁及禽獸矣唐主曰不然朕作宮從武皇獵時秋稼方熟有逸獸入田中遣騎取之比及得獸餘稼無幾以是思之徹有損無益故不爲耳

壬辰 唐長興三年○是六月唐初刻九經版印賣之書監之何誠乞刻九經版印賣之然經者得書之

愛戴鍔乃悉出印鑰授傳璋曰將吏推爾量讓字之义曰子孫衰中國勿以易姓窺事入之逸年八十一○四月董璋襲西川五日孟知祥擊敗之璋爲其下所殺知祥遂取東川唐主賜知祥詔知祥受命

○七月唐武安靜江節度使馬希聲卒六軍使袁詵潘約等迎希範於朔州而立之○九月唐大理少卿崇憲疏

論事唐主優詔答之詔詰責之疏遂書優詔答之武帝明三優劣之詔不足懼三辰失行不足懼小人訛言不足懼山崩川涸不足懼蕞賊傷稼不足懼賢人匿藏深可畏民遺業深可畏上下相徇深可畏廉恥道消深可畏讒慝亂真深可畏直言蔑聞深可畏不足懼者願陛下存而勿論深可畏者願陛下修而勿失唐主優詔獎之

時病者從容之變任國安重誨等之死可痛上下相徇數讒亂真之數矣

劉友益曰歷言六可畏惜天下大節而常情所忽者可謂知本之言矣

十一月唐以石敬瑭爲河東節度使會契丹入寇故命除之敬瑭至晉陽以部將劉知遠周瑭爲部押衙委以心腹軍事委知遠將賓客○秦王從榮喜爲詩聚泛華之士高輦等於幕府與相唱和頗自標

癸丑 唐長興四年○閏五王延鈞僭正月閏五王延鈞稱帝更名璵啓元年○是歲九四國三鎮

延鈞更名其宅曰龍躍宮自以閩小閩人有言真封宅龍見者問

地僻常謹事四隣由是境內安堵○二月唐以孟知祥爲蜀王○七月唐以錢元瓘爲吳王○十一月唐主荒酒明宗性不猜忌與物無競登極之年已踰六十每夕於宮中焚香祝天曰某胡人因亂爲衆所推願天早生聖人爲生民主在位八年年穀屢豐兵革寧用輕之

必不趣諸兒皆愚懦誰可爲師者衆泣曰兩鎮令公仁孝有功孰不

前代相爲小康梁按此論是也然貞觀之治亦不過小康而已
（胡致堂曰）明宗英睿恭儉通樂亦不至亂常於治道亦略
知所務其視晉高祖之庸懦末帝之昏荒固已相遠矣然而
兼夷狄之心治戎狄之術事變之來輒相應付則其過患當又
有甚矣其視太平之主規模相去遠矣
（李氏曰）是年之方何澤潞之兵王從珂太子唐主曉喪於汴下
潞帥安自己舉兵太子脫當歸老太原舊第耳其眷戀不忍釋
手如此卿可謂天生聖人聰君趙氏之家乎趙匡胤數人慕漢祖
晉高祖唐太宗下而使弟承業其冢妻遺子天生聖人如是能求臣雖
遽不可不察也
（賀孫曰）明宗不以位為樂獨自子其得國甚義雖即位數年亦多
可觀五季之君若明宗者亦可謂賢主矣

閔帝 名從厚

貞觀政要太宗實錄有致治之志然不知其要常采少師朱弘昭馮
贊用事擅易藩鎮以召亂李愚私謂同列曰位高責重事亦繁憂孟

知祥聞明宗殂亦謂僚佐曰末主幼弱為政者皆宜更小人其亂可
坐而俟也面自立數元而亡

廢帝 名從珂本姓王氏小字阿三鎮州平山蔡婦魏氏之子
明宗掠得之養以為子初封潞王既而廢閔帝自立未幾
石敬瑭以兵入洛陽遂自焚死在位二年壽四十五

甲午（唐主從珂清泰元年四月以後唐主從珂清泰元年○是歲蜀建國凡五國二姓）正月唐以
潞王從珂為河東節度使石敬瑭為成德節度使從珂疑其有異圖
反（綱目止書潞兵河是時不知用事權臣潘孝璋以後召亂其機亦有所分故書潞兵以正朱瑾之罪耳）
誠為招討使將兵拒之從珂至陝諸將及義誠皆降唐主愛駭不知
所為遂出奔潞王從珂引兵將至馮道等入白中書舍人盧導曰勸進文
（前漢宣帝事）
（前漢宣帝事）
書宜速具導曰潞王入朝百官拜迎可也設有廢立當俟太后教
今宜召諸鎮議勳戚乎道曰事當從貫（曰安有天子在外人臣

大位勸人即李愚曰舍人之言是也再讓之推遜後不足觀（前漢高帝事）
（前漢惠帝事）
（晉高祖事）
（胡致堂曰）事當從貫此言是也得道以之處人主興廢則不可勝
曰矣實則當勸明宗早建儲嗣勸閔帝親近宗室外則鄰何
由作亂

四月唐潞王從珂入洛陽廢其主從厚為鄂王而自立遂復殺之王
衛州（梁州刺史宋令詢免之（詳書免之方閔帝之在衛州也惟令詢
遣使問起居聞其遇害慟哭半日自縊死令詢之免非有不得已者
而安從閔帝之亂源之一端
（胡致堂曰）歐陽公五代史取薛居正舊史修五代史取死節者三人死事者十人
（薛居正舊史）
（歐陽修）
（胡致堂曰）事當從貫此言是也得道以之處人主興廢則不可勝
曰務實則當勸明宗早建儲嗣勸閔帝親近宗室外則鄰何
由作亂

曹賜將士繒錢有差五代自明宗得國賂其將士由是貢國之禍深
（宋朝不以繒賜將士藩鎮有違所以防臣之義者謂亂相尋之本也）是時有司不能察今潞王又從而開益之謂曰責
（李泰伯論唐事）
（宋朝士風之存亡下係治亂）
之季賞賚並行卒以是驕故陛下拱手於危困之中而得天下夫國
之存亡不專繫於厚賞亦在修法度立紀綱陛下苟不改覆車之轍
臣恐徒困百姓存亡未可知也今財力盡於此矣宜據所有均給之
何必踐初言乎唐主以為然詔禁軍在汴將歸命者賜錢七十緡至
二十緡在京者各十緡軍士無厭猶恐望為詳言曰除去蕭墻狡
（除去蕭墻立生議）以閔帝仁弱唐主剛嚴有悔心故也○吳臨江王濛當總徐氏
殆已立溥知語廢濛為歷陽令使王宏兵守之後濛殺宏奔廣陵節
度唐本本吳舊將欲納之曰吾故主家郎君也遠出迎其子作閑門
憑之縛濛送至金陵見殺○七月唐以盧文紀姚顗閻平竇專為宰
欲更命相問所以保佑朝臣閻望宜為相者皆以盧文紀權君德對

庶士不能決乃寫其名以琥珀瓶夜投香飄天但以箸挾之南向
紀遂以爲相○唐主雖不敬瑭皆以勇力善鬬事叔父爲字行於心
號素不相悅帝即位欲瑭不得已入朝乃復以爲河東節度使○初
閔帝遣楚匠雍殺從珂之子李重吉于宋州至是欲殺匠并辭招
曰陛下用法宜存至公匠雍受詔檢校重吉家財不得不爾今族匠
祚無益死者恐不厭衆心乃流登州○蜀主知祥殂子昶立
乙未 晉清泰二年○吳天祚元 三月唐詔開言路太常丞史在德上
書歷詆內外文武之士請徧加考試黜陟能否執政大怒盧文紀及
補闕劉濬皆請加罪唐主謂馬縞曰朕新臨天下宜開言路若朝
士以言獲罪誰敢言者乃下詔略曰昔親徵請嘗甫德參今濬等
請黜史在德事同言異何其遠哉在德情在傾輪安可責也○十月
荊南梁震退居土洲楚王希範好奢靡游談者共誇其盛荊南節度
詳訂世史類編卷三十三 十一代編 後唐莊宗 二十九 龍泉喬重鎮

高從誨曰馬王可謂大丈夫矣孫光憲對曰天子諸侯禮有等差彼
乳臭子驕侈僭法取快一時不爲遠慮危亡無日又足慕乎從誨悚
曰公言是也他日謂吳震曰吾自念平生奉養固已過矣乃捐去玩
好以經史自娛省刑薄斂境內以安震曰先王待我如布衣交以國
王屬我今嗣王能自立不墜其業吾老矣不復事人矣遂固請退居
荊南於土洲披鶴峯自稱荊臺隱士

歷年圖曰武皇以沙陀敝種爰有河東一面巢之眼有大功於唐室上洎之發勃然朝廷而不能自直遂與朱氏溝兵相攻幾於不支至其晚節終能奮發居一隅蓋能自強於天祚之就塵下請將皆自首行陣與武皇並轡奔驅之人乃能憑借精其心英氣折兵氣莫不啣力致命願指如意遂復興唐東取洛陽滅魏博築馬渡河經營恢復十六年而朱氏大局定矣之時天下莫不震動諸侯陛梁賂肆者皆駭莫相顧莫敢誰何之人能壬衍待其險違辭禮賂師西指而劍關不守親貴行矣可謂能矣悟其志小氣逼鴈門自書御衆無法便變是用綽及三年憤身亡族悲夫明宗素無識固之心而禹衆所附資性寬厚克終天祿清泰於諒難之中坐受歸當之重聖之非羣庶未安家爲國遠計十年之中勿煩者四稱亦相等句頁速就廢未安家爲國遠計十年之中勿煩者四稱亦相等句頁速就廢

丙申 晉清泰三年十一月以後偽許惠卿石敬瑭天福元年閏十二月唐
通文元年○是歲十一月後唐主晉篡元五國三衰而次年南
唐興 正月唐以子奉節置酒晉閻長公主上壽畢辭歸晉陽唐主醉曰
何不且留遷歸欲與石郎反耶敬瑭聞之懼盡收其貨歸晉陽人皆
知其有異志呂琦謂李嶠曰河東若有異謀必結契丹爲援若與契
丹和親則河東非我陛深無能爲矣二人密言其策唐主大喜久之
以告樞密直學士薛文遇文遇對曰以天子之尊屈身兒狄不亦辱
乎又屢若循故事來尚公主何以拒之唐主意遂變召樞琦責之二
人拜謝自是群臣不敢復言和親之策○五月唐以石敬瑭爲天平
節度使敬瑭拒命唐發兵討之從珂敬瑭一作敬瑭書擊兵亂書作征伐
馬通不在上書計初唐主欲使敬瑭移鎮鄆州李嶠呂琦等皆力諫以爲
不可辭文遇曰河東移亦反不移亦反在旦暮耳不若先事圖之唐
主大喜即付學士院草制以敬瑭爲天平節度使鄆唐元和中於東平
州敬瑭疑懼謀於將佐曰吾之再來河東也主上面許終身不除代
今忽有是命得非如今年干春節與公主所言乎我不與亂朝廷疑
之安能束手死於道路乎都押衙劉知遠曰明公久將兵得士卒心
今據形勝之地士馬精強若稱兵傳檄帝亦可成今何以一紙制
書自投虎口乎掌書記桑維翰曰主上初即位明公入朝主上豈不
知蛟龍不可縱之深淵即然卒以河東相授此乃天意假公以利器

也明宗遺愛在人士卒以爲舉代之羣情不附公明宗愛婿素與明宗約爲兄弟公誠心推心屬節事之萬一有急則呼吸可忠不成敬瑭竟遂決表唐主養子不應承祀請傳位許王從嗣也唐主怒裂其表抵地以張敬達率諸將討之敬瑭令來維翰草表稱臣於契丹主且請以父禮事之約事捷之日割盧龍一道及雁門關以北諸州與之劉知遠諫曰稱臣可矣以父事之太過厚以金帛賂之自足以致其兵不必許以土地恐異日大爲中國患悔之無及敬瑭不從表至契丹契丹主大喜許侯中秋傾國赴援

于南湖曰交事契丹雖歐幽薊十六州將于腥羶者四百三十二年是固石敬瑭之罪其實乘機竊之劍謀也敬瑭以此得國繼踵以此得禍十年即遭契丹之毒吻敬瑭絕嗣而國亦維翰身誅而家殉嗚呼後世人臣鑒其君之事奚狄考鑒此可寒心哉

九月契丹主德光將兵救石敬瑭唐兵大敗契丹圍之唐主自將次澶州契丹主將五萬騎與唐騎將符彥卿等合戰敬瑭乃遣劉知遠出兵助之唐兵大敗唐主懼下詔親征諸軍驕悍不爲用唐主至河陽心懼北行但日夕酣飲悲歌群臣或勸其北行則曰鄉輩勿言石郎使我心膽墮地諸將校皆飛狀迎敬瑭唐主遂携傳國寶及玄武樓自焚死

宋祁曰按唐主不書姓而書自

丁南湖曰從河北爲明宗養子方其入洛許軍士入實百姓及至洛南席卷然乃招民賊之民心德哉惡亂者聚其徒也殺民以媚其終也民敢而歌之況可說紂謂爾罪惡深重而天促其壽之亂歟不其然哉

契丹主太宗即位德光前石敬瑭曰吾三千里來赴難必有成功觀汝氣貌識量真中元之主也吾欲立汝爲天子敬瑭辭數四降吏復勸進乃許之契丹主作冊書命敬瑭爲大晉皇帝是日即皇帝位割幽薊十六州謂幽薊瀛莫涿檀順新嬀儒武應蔚雲朔等州以與契丹十六州之地歷宋遼金至元不見云云者四百三十二年敬瑭之罪大矣仍許歲輸帛三十萬匹制改長興七年爲天福元年

契丹以勝冒寵獲奪許之

石後唐自太祖戊辰歲至宗封梁至潞王癸酉丙申四主共二十九年而亡唐襲梁祚亦共四年先漢是鈞繼契丹兄皇帝共十一年劉漢知遠承祚共四年先漢是鈞繼

恩繼元三姓爲契丹兄皇帝三十年周威榮宗訓二姓共十年者異矣宜繼唐統以見恩之子孫有人正朔用周則篡賊終不得僭竊名號萬古人心終不與焉而後袁崇或猜知之也

自惟宗嗣王位戊辰至洪武戊申四百六十一年計七甲子零四十一年自祖宗即帝位六承至洪武戊申四百四十六年計七甲子零

一十六年

李祁曰後唐以非唐而襲唐統非唐而有唐土蓋夢姓本宇嗣唐統耳其嗣宋即遷忠起自沙陀傳至赤心每效宗朝有討平黨項之功賜姓名李昌圖而以在屬籍其子克用勦滅黃巢復長安功高第一非朱溫篡唐之年嗣唐之位繼唐天祐之號受父三箭之托志當盛統主之年嗣唐之位繼唐天祐之號受父三箭之托繼其約共擊梁之志即宣統方五月而亦衆一戰遂殲溫簡生知亞子克用不亡矣賊溫僞祚十七年而滅于侍二晉還舊宇至酬其必成吾事之材責賴理警晉庶仕梁之罪紀唐宗負疫唐薛亦養子之孝節不爲過承業老親欲其洛于晉之銘而推還宇宙心雖忠人情實難安將領之議者但謂其治位之事而不知答其自爲之心也所借養源之役不承權輿非荒於色則所於貨非殺於遊則攻於獵以殺前而失民心優伶僕役海弄羣紳而失士心十馬馳臣闕門唐輸而失功臣之心衆心尋戾朝野征徐蜂起而播弄國柄志驕於秦秦敗忘於功成

…鎮卑辭厚禮以無絕其歡詔卒繕兵以脩武備訪景…以…
…賈公密通商賈以貿貨財數年之間中國稍安○正月吳遣工…
建寧國於金陵自吳主徵號知誥累遷中書令太尉都督封王開越
…開皆通使勸進知誥以太尉李德誠中書令周本望重欽使帥衆
…日梯地矣於是建國立宗廟社稷○四月知誥更名誥用宋齊之策
欲結契丹以取中國遣使貢美女珍玩泛海脩好契丹亦遣使報之
○初晉主謀徙大梁桑維翰固說以大梁北控燕趙南通江淮水陸
…兩會實用富饒晉主乃下詔東遷遷都汴州○六月晉以和親爲…
…卯數學士張…爲左拾遺凝累其門不通賓客張誼致書於凝以爲
…切近之職爲天子耳目宜知四方利病奈何拒絕賓客疑安身爲使

詳訂世史類編卷三十四　十二　代編　南唐烈祖　二　毓秀齋重鐫

如負國何疑奇之邁於桑維翰除是官上言北狄有援立之功宜修
改信好內謹邊備不可自逸以啓戎心晉主深然之
閩敗金印○先已閩而知其賢和疑有過人之度屬晉忌而納其愛
晉主有猜防之憂集矣疑知諸賢而亟薦非徒知之而已晉主納
諫詔而未能有行但心明其利害勢有所不可也夫外敵信好則
感德增歡有不可盡尚之實內謹邊備則城池軍旅有不可荒匿
之事安能垂行而名聲加重故曰必有其策備而晉上之不問
…張延光與張從賓友善從賓敗繼横從官淘懼獨來維翰從容指畫…解
晉張延光與張從賓友善從賓敗繼横從官淘懼獨來維翰從容指畫…解
色自若侍賓客不改常度衆心差安○七月吳主溥下詔禪位于齊
吳起楊行密自唐光啓丁未入淮南傳齊王誥嗣唐國號即位于金
陵改元昇元奉冊尊帝曰受禪老臣知誥德上謝皇帝爲高尚思
玄弘古讓皇帝追尊養父漼爲忠武皇帝號太祖廟號義祖封徐氏子知
證江王知誥饒王鈴皆有封女皆爲郡縣主子景遷改名昪吳王○閏
本既勸進歸璞曰吾不能詠篡國者以報楊氏今老矣豈能事二姓

…予隋侯前死○故吳太子壻管燮尚上女爲妃宋齊丘請使讓皇公
…徙州絕其婿不從賜建妃帳末與公主妃聞人叫公主必悲叫號…
而辭後以璉爲康化軍節度使隨侯辛○是時三鎮拒晉人情大震
晉主問計於劉知遠對曰願陛下撫將相以恩臣請戢士卒以威恩
威重者京邑自安根本深固枳枝葉不傷吳知遠乃嚴設科禁衆皆
長服有集盜賊一…被擒左右請釋之○是歲契丹國號遼改元
會通依中國官以趙延壽爲樞密使兼政事令○唐建白鹿洞學館
…詔定宗時江州刺史李…故居廬阜…時天下力爭庶獨建館置田養士
…命李善道教之○標按玄宗始爲龍正書院而廬阜此時乃能舉之
…彼建塔建寺建…
…嗣宮觀者不賢乎
戊戌唐長興元年○是歲凡五國三鎮　二月晉詔求直言書疏之也左散騎
帝侍張允上駁赦論以爲帝王遇天災多肆赦謂之脩德脩有二人
坐獄遇赦則曲者幸免直者啣冤冤氣升聞乃所以致災非所以弭

詳訂世史類編卷三十四　十四　代編　南唐烈祖　三　毓秀齋重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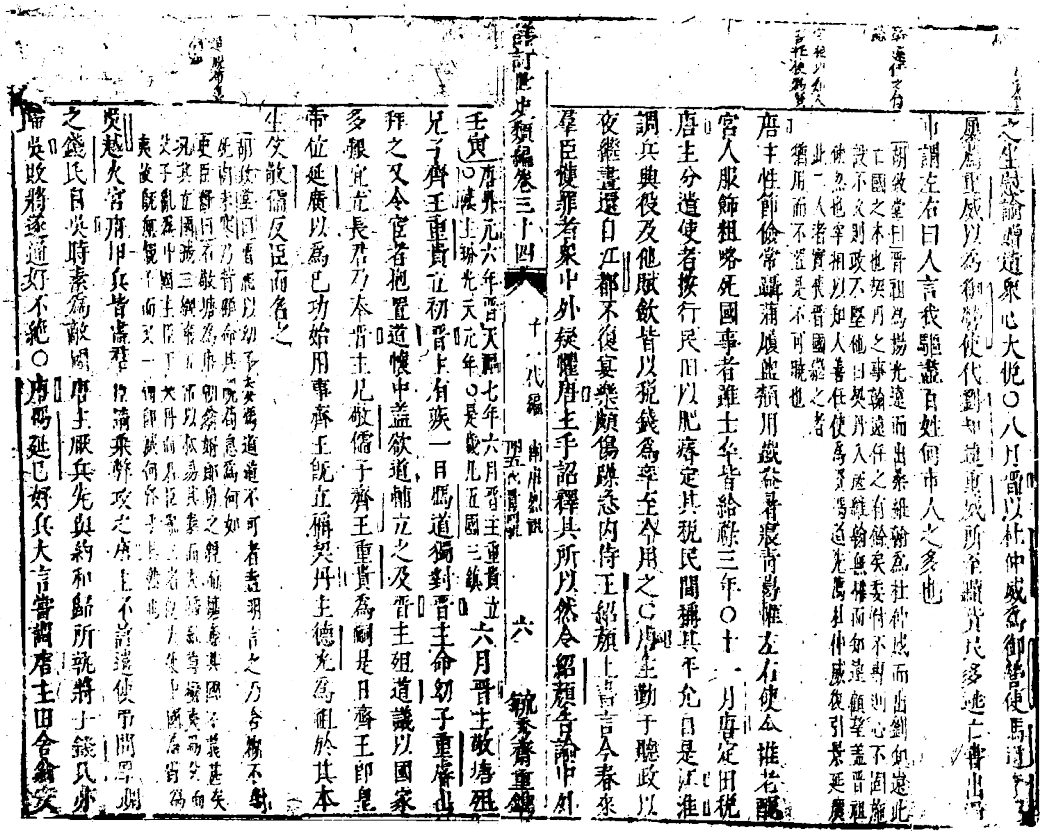
…災也詔褒之晉主樂聞讜言詔百官各上封事置詳定院以考之數
月應詔者無十人河南奏脩洛陽宮諫議大夫薛融諫曰今宮室雖
經焚毀猶多於帝堯之茅茨所貴維儉猶多於孝文之露臺請俟…
內平寧營之未晚詔褒納之○八月晉主尊號於契丹曰父皇帝契
丹止晉主稱臣但令爲書稱兒皇帝如家人禮…祭按自古豈有此事
…○十月晉發兵部尚書王權宣…權聽…廢二使不行…之
…疑○十月晉發兵部尚書王權宣…權聽…廢二使不行…之晉主因契丹
加已尊號欲遣權使契丹稱謝權聽之謂人曰吾老矣安得向穹廬
屈膝乃辭以老疾放晉主怒停權官○故吳主讓皇楊溥卒皇二年
…卒…皇帝…
…曰讓皇帝
己亥　降元○是歲唐復姓李氏凡五…正月唐主復姓李更名
昇廟祀高祖太宗追尊四代以忠武…皇帝爲義祖…帝太…從徐氏諸
子及百官復姓之請也以張居誅李建勳張延翰同平章事○三月

晉王加劉知遠檢校司空兼侍中知遠杜重威同平章事知遠自以有佐命功心與重威等倒制下數日杜門不受晉主愁欲以知遠權令歸私第趙瑩奏請曰陛下昔在晉陽兵不過五千爲唐兵十萬所攻危於朝夕非知遠心如金石豈能成大業晉主意解知遠乃受命○唐用司徒宋齊丘言以四月行郊祀神堯配天于圜丘孝德配帝于明堂州郡言符瑞者十數帝曰譴告在天魑明自民曾以麟鵩并以符瑞讖緯天戒尤懼之符瑞何爲哉皆抑而勿揚○四月唐主郊圜丘畢臣下上尊號唐主曰尊號虛美且非古不受後子孫皆遵其法又不許外戚輔政宦官預事皆他國不及者也唐州縣言孝悌五代同居者七家唐主表其門閭復其繇役其尤成與以州陳氏七百口每食設廣廂長幼共坐有大口餘共牢一犬不至諸大不食○唐遷故吳王譙皇之族於泰州○晉廢樞密院以印付中書院事皆委宰相分判然勳臣近

晉不知大體每欲復之常矣猶有其印而委宰相分制其事是名廢樞密院以印付中書院事皆委宰相分判然勳臣近者之制矣○八月晉以馮道守司徒兼侍中部中書如印止委上相由是事無巨細悉委決道晉主嘗訪以軍謀對曰征伐大事在聖心獨斷臣書生惟知謹守歷代成規而已晉主然之饒遇無此

庚子 唐昇元四年 吳天福五年 蜀廣政六年 是歲也 六月晉李金全以安州歸唐唐遣鄂州也嘗使李承裕迎之與晉將馬全節安審暉戰安陸南承裕及神捷良處恭敗死都監杜光鄴及兵五百人被執晉主厚賜遣還唐復送與請以敗軍行法晉又遣之唐以甲士臨淮拒之晉悉斷之○七月晉以楊光遠爲平盧節度使光遠入朝晉主欲徙之他鎮謂光遠曰朕魏之役卿左右皆有功向未之賞今當各除一州以榮之因以其將校數人爲刺史徙光遠鎮青州

漢主遣使如唐謀共取淮分其地不許○六月晉成德節度使安重榮執契丹使者上表請伐契丹重榮驍悍者輕侮安朝共事數時



先主欲以爲嗣宋齊丘亟稱其才以爲長而止嘗遇景親謂樂咨怒劾子景遂母神氏有龍言景遂可爲嗣先主怒曰子過父訓常事也國家大計女子何得預知即命嫁之卒立元宗○閩王延政稱帝於建州國號殷後復改平章事浩承祐上書陳十事大旨言兄弟相攻勿滅天理一曰閩上書曰十事何如也賦斂繁重力役無節二也發民爲兵賜衆慈慈三也楊思恭餘人未食使免歸於上國也驅土狹隘多置州縣增吏用民五也將攻臨汀不設金陵設鼎業虛相襲大也招高濟戶財多者補官過負者戮加七也徙果菜鹽米利入也即位未嘗與鄰通德九也宮室無度十也役主延政大怒削承祐官爵○漢高王弘肇武其主玠而自立更名晟○晉旱水蝗大起重以官括民穀使者督責嚴急民飯死流亡不可勝數朝廷以恒定饑甚猶不括民穀杜威奏請如例用判官王緒謀檢索殆盡國境苦之定州吏欲援例爲奏節度使馬全節不許曰吾爲獄官使職在養民豈忍效彼所爲乎○冬十月唐破虔州妖賊張遇賢遇賢本福州羅縣小吏初有神降民家言稱福主中謂遇賢是羅漢可留事我時南漢劉龔死子玢初立嶺南益起千餘無從問神當爲主者以遇賢對遂推爲帥號中天八國王改元永樂置官屬終不攻劉問神所嚮神曰當過嶺取虔州遂襲南康節度使賈浩不能禦遂據白雲周造宮室衆十餘萬連陷諸縣唐遣樊思遠討之遇賢問神不語拏盞擲地遇賢降○唐以常夢錫爲延已爲翰林學士馬延魯爲中書舍人陳覺爲禮部侍郎使夢錫等宣慰安撫使魏岑查文徽等副使夢錫等寧密命而延已延魯覺岑文徽皆邪佞用事吳人謂之五鬼夢錫等言五人不可用不納○初常夢錫自唐主爲齊王知政時直言規正始雖忿黜終以諒直多之及即位爲學士齊丘之黨疾之毀池州判官池州名通容節戶俊士彥儁防制過甚幾不聊生推事夢錫如在劇○十二月唐主欲傳位齊燕二王馬延已等欲隔絕擅權請令中外無政令弟齊王景遂景遂景達景遂邊鄙於先帝推前約兄弟世世推立

主力保全之

中戊唐元宗保大二年晉開運元年○是歲凡六國三錄正月契丹陷晉且州時晉用兵方略號令皆出延廣宰相以下無所預延廣乘勢使氣陵侮諸將驛大子亦不能制唐主宮中作商樓高數丈下臨其居以此不及景陽樓耳降後主自投井唐主怒欲於舒州係景遂母及景遂兵防之隙曰歸汉誅評得罪非有他志昔韓令之弊君幾危

初稷以罪領不事於職子今日又見防卬晨遣能之

閩政事門係晨唐之良臣其欲令太后臨朝申特以遺馬延已之能謀之不減而已非生屬階相而顧職有以總乎政體有之通病故能不以其言為意不知節制

閩王審知在福州時有神降於其國曰吾天帝使者當為汝國主審知不敢當神曰天帝以汝有陰德使為福主審知乃為神立祠宇歲時祭祀甚謹

閩王延政稱帝於建州國號殷後復改平章事浩承祐上書陳十事大旨言兄弟相攻勿滅天理一曰閩上書曰十事何如也賦斂繁重力役無節二也發民爲兵賜衆慈慈三也楊思恭餘人未食使免歸於上國也驅土狹隘多置州縣增吏用民五也將攻臨汀不設金陵設鼎業虛相襲大也招高濟戶財多者補官過負者戮加七也徙果菜鹽米利入也即位未嘗與鄰通德九也宮室無度十也役主延政大怒削承祐官爵○漢高王弘肇武其主玠而自立更名晟○晉旱水蝗大起重以官括民穀使者督責嚴急民飯死流亡不可勝數朝廷以恒定饑甚猶不括民穀杜威奏請如例用判官王緒謀檢索殆盡國境苦之定州吏欲援例爲奏節度使馬全節不許曰吾爲獄官使職在養民豈忍效彼所爲乎○冬十月唐破虔州妖賊張遇賢遇賢本福州羅縣小吏初有神降民家言稱福主中謂遇賢是羅漢可留事我時南漢劉龔死子玢初立嶺南益起千餘無從問神當爲主者以遇賢對遂推爲帥號中天八國王改元永樂置官屬終不攻劉問神所嚮神曰當過嶺取虔州遂襲南康節度使賈浩不能禦遂據白雲周造宮室衆十餘萬連陷諸縣唐遣樊思遠討之遇賢問神不語拏盞擲地遇賢降○唐以常夢錫爲延已爲翰林學士馬延魯爲中書舍人陳覺爲禮部侍郎使夢錫等宣慰安撫使魏岑查文徽等副使夢錫等寧密命而延已延魯覺岑文徽皆邪佞用事吳人謂之五鬼夢錫等言五人不可用不納○初常夢錫自唐主爲齊王知政時直言規正始雖忿黜終以諒直多之及即位爲學士齊丘之黨疾之毀池州判官池州名通容節戶俊士彥儁防制過甚幾不聊生推事夢錫如在劇○十二月唐主欲傳位齊燕二王馬延已等欲隔絕擅權請令中外無政令弟齊王景遂景遂景達景遂邊鄙於先帝推前約兄弟世世推立

文徽得奏事餘非召不得入參軍中嘗疏諫不報侍御史陳貽範等論劾請誅之延已不得已貶文徽饒州刺史貽範等猶論列不已乃貶貽範等皆爲縣令貽範等請閱求見曰臣事先朝三十年見先帝成功業皆用家貧之謂延接疎遠未嘗虛陳然下情猶有不達者今陛下新即位信用者何人杰何類與臣下隔絕臣老即死恐無復一見顏色因泣下嗚咽唐主動容引坐食而慰之遂收前勅○初唐宋齊丘爲烈祖謀承楊氏禪最有力及事成入九華山烈祖屢招乃出隱以病能相出爲洪州節度使及唐主立復召爲相侍中周宗年老恭謹齊丘德之宗泣訴唐主游齊丘會陳覺魏岑等皆齊丘引用而舉與覺有際讒覺左遷少府監齊丘亦罷爲浙西節度使願乞歸九華山賜號九華先生封青陽公食青陽一縣○初唐主緣烈祖意尊任弟景遂爲齊王元帥景達爲燕王副之約以傳位固辭不許景遂皆不敢爲制吏字曰遂身庶弟景遂保寧王也宋太后慈其母神夫人屢欲害景遂唐

卿宜左右之未能夢錫能繪出觀察使州爰錫稱疾謁而不復預事
○八月唐主欲遂能兵擊文徽等皆言不若乘勝取李仁達等陳
自請爲宣諭使召仁達入朝不起覺漸矯命發建信江撫州兵攻之
唐主大怒馮延巳言兵業行不可止乃益兵會之○十月南唐主崇
文魏岑攻福州李仁達求救於吳越吳越王錢弘佐遣兵三萬救之
議鑄鐵錢以益軍士祿賜其弟弘億諫以鑄鐵錢有八害（新錢既行舊錢皆流）
入鄰國一也（可用於鄰國商賈不行一也民有錢爺鑄犯法必多三也國人鑄錢雖巧不及鑄錢之工四也（鑄錢雖巧不及鑄錢之工四也）
豐而自示空乏五也賜祿有常而無故益之則啓貪慕之心弘佐乃
六也法愛而弊不可遽復七也錢者國姓易之不祥八也○唐諸將爭功馮延魯先與吳越戰敗諸軍潰唐遣使鎮撫延魯
至金陵流覺新州延魯奔舒州諱然載上書請誅覺等朱齊丘沮之眩
然載和州司馬○十一月契丹大舉入寇晉桑維翰以國家危在旦
夕求見言事晉主方在苑中謂麾辭不見又詰執政言之執政不以

爲然退謂所親曰晉氏不血食矣
（胡致堂曰史載維翰請見言事而不知其所欲言讀之者皆有遺恨以愚度之維翰非有他業不過勸帝稱臣謝過割兩鎮而已爾耳此可以救目前之危終不足以保萬世之嗣蓋與契丹事勢均角敵猶見國兵爲之下斗）
十二月契丹以兵環晉營杜威與李守貞宋彥筠謀降契丹契丹主
紿之曰趙延壽威望素淺恐不能帝中國汝果降者當以汝爲之威
言遂降命軍士釋甲軍士皆慟哭聲振原野契丹遣兵入大梁執晉
主重貴以歸殺桑維翰囚景延廣（景延廣後景延）
（胡致堂曰與晉者桑維翰也與契丹者桑維翰也二人用心異而受禍同何也歐陽子曰本末不順而與夷狄事者常見禍本見禍也）
（二人用心異國之禍同）

所紿且吾位爲將相敗不能死恐復圖其主乎至平陳謂從事
不食累日矣何面目復南行遂執吼而死
（胡致堂曰五代之亂君臣名義將示以降表遣使稱臣遂以父事名慶其下顧甲冑兵張度降先入京師行至平陳執吼而死武陽子譏之曰使遇春然據使而起殺杜威於坐中雖不幸而不免猶爲得其死矣其義烈豈不愈然哉降而事虜命相與在人之間肆兇不能殺也豈足貴哉遇一人爾如晉史則舉天地間通鑑則節士也其指去遠矣前編堪子可不戒哉）
歷年圖曰晉高祖以通事舍人猶豫於猜嫌視藐臣子之禮以事夷狄卒爲夷狄所執其兵力以北大下羽翼不成不可以高原國家永治不可以憑敵資主給衆維翰之謀信景延廣之狂策內政不修而外釁滋命使流入金野草訓練汗宮割生爲降虜死爲羈鬼非不幸也
（通鑑書百姓聚哭於市軍士二十一年而亡其與亡之際如此晉之所以得天下者其有以也哉）
（歐陽子曰晉高祖之事契丹稱臣割地以求援其後卒以此取禍而不知悔故其子孫復蹈之而亡嗚呼可不戒哉）
（胡致堂曰晉高祖之事契丹稱臣割地以求援其後卒以此取禍而不知悔故其子孫復蹈之而亡嗚呼可不戒哉）
中原亦有過焉自漢末以來中國多事不得統漢何如哉）

四卒葬懷陵
（丁未）唐元宗保太五年○漢高祖劉知遠建國號曰漢改元天福十二年○二月北漢劉旻即帝位（劉旻河東人汾陽節度使劉崇之子崇稱晉天福九年六月改號漢○是歲晉亡北漢代○唐滅閩南漢割南二鎮）
始廢黜吾主欲與唐繼先好冊爲中原主帝命近臣對曰唐守社稷已周與梁主稱絕若冊主不忘先好惠錫行人受賜多矣他不敢拜命之辱○契丹主德光至大梁以晉主爲負義侯置於黃龍府（在隋遼東郡界）
（胡致堂曰契丹主縱胡騎四出以牧馬爲名分番剽掠（劫奪也）謂之打草穀丁壯聚於鋒刃老幼委於溝壑自東西兩路及鄭滑濮敬百里間財畜殆盡於是內外怨憤始惡其契丹皆思逐之矣○唐以）
爲太弟景達爲元帥封齊王
（晉王莫爲副元帥封燕王契）
聘唐以兵部尚書蕭振聘
（前註長安修諸陵契丹不許而）
吏皇甫暉棣州刺史王建邠
（聚奔唐淮北歸帥多求請命修）

載上言振復祖業今正其時若中原有主未易圖也時方連兵頻歲未暇北顧唐人皆以爲恨唐主亦悔之御史中丞江文蔚彈李執[illegible]延已諫議魏岑弄權亂政排斥忠良上下相蒙宜與覺延魯同罪言甚切直唐主怒貶江州司士參軍亦罷延已爲太弟少保本爲太子洗馬○二月晉劉知遠稱帝於晉陽遣掌書記李崧奉表稱臣自是以後中國之事依違兩間書之知遠在河東富彊忘諸鎮之患也是亦不得已之意也

北騎子弘萬人晉主與契丹結怨知遠知其必危而未嘗論於契丹屢深入知遠初無邀遮入援之志及聞契丹入汴知遠分兵守四境以防侵軼遂於是將佐勸知遠稱尊號以號令四方知遠不許單士恂曰今契丹脅京城執天子天下無主主天下者非我王而誰宜先正位號然後出師爭呼噪不已知遠從之乃即位自言未忍效晉國又惡開運之名乃更稱天福十二年

詳訂世史類編卷三十四　十一　代編　南唐元宗　十四　毓秀齋重鐫

[illegible]致堂曰五代取國雖後唐與滅爲此事於彼非若今日國讎之謂莊宗自敬瑭之舉滅王都破之延漢隱帝也晉受虜辱知遠不討固爲罪矣然是時晉強虜弱計之李崧馮道而願命大臣如桑維翰不得與兵權則付之杜威李守貞而無舊臣將如知遠不得閒故維翰可以高臥責李崧馮道後

世不當以幸禍責知遠也

晉主知遠還晉陽議率民財以賞將士夫人李氏諫曰陛下因何取創大業未有以悉澤其民而先奪其生生之資帝非新天子所以救民之意也晉悉出宮中所有以勞軍雖復不厚人無怨言知遠從之

[illegible]平外大悅○後唐主淑妃與鄧公李從益若洛陽趙延壽娶明宗女平叔妃請大梁會禮契丹主拜之曰晉婦也以從誼爲許王歸洛○晉益階永亳密州東方羣盜大起契丹主謂左右曰我不知中國之人難制如此復召晉百官論之曰天時人事皆當久留以蕭翰爲節度使契丹建國號遼遼主發八梁晉文武諸司從者數千人盡藏府庫之實以行○四月契丹主耶律德光死於殺胡林（胡本作狐殺胡林者村民於林[illegible]

[illegible]名爲今在[illegible]遼主至殺胡林而卒國人剖其腹實鹽載其屍歸北[illegible]之北土晉人謂之帝把晉已乾○晉主知遠以其弟崇爲太原[illegible]

河東節度○燕王趙延壽入恒州自稱權知南朝軍國事○晉更[illegible]

[illegible]北處北[illegible]突欲子永康王兀欲執延壽而自立爲契丹主○晉主發太原自陰地關出晉絳史弘肇奏克澤州弘肇爲人沉毅寡言御衆嚴整所向必克晉王自晉陽妄行入洛及亦兵不血刃皆弘肇之力也晉主由是益愛之○是文昭王希範卒弟希廣嗣○六月晉主知遠入大梁諸鎮多舉旗改國號曰漢書者如何不思醉也知遠得國取於契丹之[illegible]而其初僭有不忍忘晉之心夜擁目於北[illegible]仍稱天福十[illegible]曰余未忍以晉也

詳訂世史類編卷三十四　十一　代編　南唐元宗　十五　毓秀齋重鐫

[illegible]論曰古者以明宗愛婿于遵利等於河東情則親親[illegible]勢則重寄非緊然矣御於人者千青蠅及之疑天平靜度之投而敬塘之與亂又自翻延發之矣劉知遠陷帝業可成之謀乘維翰遂文事契丹之策恣其國惡神器割長城以資虜而居已借兵平禍已唐吁契丹之貪不敢忘是也猶不思貪其唐之富矣乎顧不思據爲門關以拒十六州我中國失控扼之險矣又不思[illegible]

侯晉之開矣蓋嘗論之高祖之矜其事之太過者敢難能哉晉之祖穆而克肖配華之善濟干之以興德之紹而克肖配華之善濟干之以興德之紹之敗而有播遷之辱觀其非賢君守成無令主十一年而不亡食大何怪哉蓋陸晉氏之亡無怪也使契丹並有漢殲以亡何我中國得復之人猶破其禍飲其毒而山前山後之不見天日者至四百三十二年是誰之作俑禍及於其身之死以滅後之邀利而忘害者○李棨曰石氏何足與乎梁滅唐之予遂借諸之若為契丹兒何異乎異在契丹兒為中州主而又竊中州之名耳夷狄之義父視子則非契丹兒之謂而為中原豪傑之毒

許之州人爲立祠歲時祭之鴻道曰吾豈爲劉君修飾乎以喻人但推公腹慈愛之心以行之耳此亦衆人之所能爲但衆人不爲而劉君獨爲之故人愛之如此○漢以郭威爲鄴都留守檢校太師兼侍中充鄴都四面行營都部署仍賜鐵券許以不死加恩賞賚甚厚威辭不受上表曰臣本庶人遭逢聖主過蒙獎用位至樞密使職典兵權出鎮大藩入參近務雖竭心力以報恩遇而才識愚闇每懼顛危今者軍旅之間偶有微效遂蒙過賞超授藩侯臣之所守固不及此況臣出自寒微素無勳業徒以忠誠自許過爲朝廷所知遂使之典兵掌政臣之所守固不及此況臣出自寒微素無勳業徒以忠誠自許過爲朝廷所知遂使之典兵掌政

漢以左監門衛將軍郭榮爲天雄節內都指揮使榮本姓柴父守禮郭威之妻兄也威未有子時養以爲子威微時娶其姊爲妻榮爲周太祖世宗○漢以郭瓊爲鎮州團練使時平盧節度使劉銖貪虐朝廷欲徵之恐其拒命遣瓊將兵屯青州銖置酒召瓊伏兵欲害之瓊知其謀卷屏左右從容嘉會乃撫懷色不敢發瓊因論以禍福銖感服○

郭威之妻兄也威未有子時養以爲子威微時娶其姊爲妻榮爲周太祖世宗

閏月漢大風發屋拔木宮中數有怪吹鄴門漢主召司天監趙延義問以禳祈之術對曰王者欲弭災異莫如修德漢主曰何謂修德對曰請誦貞觀政要而法之

（例校堂曰）延義之言可嘆於康逵矣然當衆季而欲取法自親必有先務隱而思思而門延義必有所對帝方騎後何以革其心大抵皆以其愛富貴之患進此爲大故帝如書戒而不悟可大臣得賢才而各勝任則周帝馬牛襟之千

十一月漢主承祐殺其僕射使楊邠侍伯指揮使史弘肇三司使

章逵使殺郭威不克威舉兵反遂殺其主承祐時漢王年益北人

太后所御積不能平左右因乘間譖之於漢主云邠等專恣將有不利於帝漢主信之遂謀誅邠等丙子邠等入朝有甲士被擁從廳事於西廡下漢主遣供奉官孟業齎密詔前澶州及鄴都殺王殷郭威王殷郭威召郭崇威曹威及諸將告以楊邠等欲及有密詔之狀且曰吾與諸公被朝辣從先帝取天下受託孤之任期力以衛國家今諸公已殺吾何心獨生郭崇威等皆泣曰天子幼冲此必左右羣小所爲願從公入朝自訴蓋滌除以清朝廷不可爲單使所殺郭威乃留其養子榮鎮鄴都命郭崇威將騎兵前驅自將大軍繼之至封丘人情恟懼漢主遣慕容彥超等將兵拒之彥超等戰敗遂還是日漢主出勞軍兵敗爲亂兵所殺馮道聞百官謁見郭威威答拜之道

受拜於平時徐曰侍中此行不易

（例校堂曰）道嘗爲威盡策至是威事已成道外爲不居之貌而內有收國之心其關鍵亦可見矣或者謂道能以是說威其識誤也

漢迎武寧節度使劉贇於徐州贇威帥百官起居太后奏請立爲君宜郭威與陵議立贇威之甥三故也見郭書處分軍事皆合機宜門謀爲之使者以慰賀對威曰宰相器也至是今草詔令具儀注眷皇之中討論撰定皆得其宜告編州諸言吳越成兵亂殺季仁遣使人迎建州節度使查文徽文徽與劍州刺史陳海趙之海以圖入多許宜駐江岸徐圖之文徽以爲入則生變宜乘未定襲取之先進西門被伏擒之海戰敗越人獲其戰馬先進庫送先進還越越亦歸文徽○武平節度使馬希萬攻楚王希廣殺之自領武安靜江寧遠等軍節度使○遼主入寇漢太后令郭威將大軍擊之十二月威發大梁館於澶州癸丑將發將士以千人忽大譟聲城命閉門將士踰埤而入曰天子澶倚中自晉公之將士已與劉氏爲讐不可立也

或裂黃旗以破威體其狀袍之呼萬歲極地因擁威南行威乃上表
后賜請奉漢宗廟事太后爲母已未太后詔廢昏爲湘陰公以侍中
威監國百官莽進相總上柔勸進

史臣謹曰知遠素非除亂之才又無累仁之德偶然得之已無所
憑藉況始入洛陽遂殺愍益許王從益庶明帝子也及入大梁制
盜賊歲無多少皆死所爲者此其能久乎隱帝自三叛既平日縱
聲樂郭允明之諂諛王章之娶欲以致天災晏見兒盜故激
觀太臣憂郭威耶
原作周漢尚圖擁將盜之兵居形便之地屬胡騎北旋中州乏
主故雄客者利而天下歸之登其功德之首出哉乃命其將之可
爲也大祖踐阼者不因基勝者易危遠帝雖齊南面之業而政非己
出民不知君輕信群小之讒欲除故臣之至隙不藥亟自然之勢
也父子相遘四年而滅自

古享國之君未有若茲也

周郭威漢樞密使劉知遠等殺顧命大臣漢隱帝即位知遠以晉陽自固威至
冊曹晉楚兗充五鎮不事朝命威將入朝遣無所依知天下歸主先
正位號於晉陽朝史弘肇等入京行大誅戮以絕晉之心遣使賫詔
之隱與其稍天滅於鬼手之徒何如用河東之力而奪齊王於

不北之先乎且輕飯幽州兵而覬及蜀華嚴疥盜賊出而犯者即
死是威猶剖民殘矣原壯伸藏而罪大者逃刑是大肯而亦肆矣
新天子享國長久之道不當如是也故父子南二傳主暴僅四歲
考蜂蠆於帝位自古莫有變然以者蓋非隱宗之失然帝推耶漢
千民強隱番而位其殆也稱帝於晉陽終繼直郭威主延位皇興徂
王章主前廷賴命大臣各將 鐵兵捷所長以濟時聚吾意未必
處云而不知漢之亡實自此基之何也蓋初定関毛盡出諸而舊
倍知未大堅下書僅有空號而農主不能平甚至國威連領兵
權而請加恩內外可以規自帝之心鄰都指揮而以 制內又使
之以猜疑之勢在外者使隔內親在內者纂脩上疑恐業未結疲
如二主法矣非國之福也

延使周主數以微言諷之穀但以人臣盡節爲對周主以是賢之即位首用爲相時國家新造四方多故王峻夙夜盡心知無不爲軍旅之謀多所裨益尤質明敏強記讀守法度李穀沈毅有器畧議論慷慨（慷慨激也又善辯給以開主意）

○唐劉仁贍死前州撫納降附甚得人心○契丹叔軋弒主兀欲自立速律殺速軋代之改元應曆北漢主以叔父事之更名暠○冬十月楚因馬希萼立希崇降唐唐遷馬氏族於金陵馬氏自此起唐昭宗乾寧丙辰得希蔡希範希廣希萼希崇凡二世六主五十八年亡（壬子唐元宗保太十年○北漢世祖崇政名袁乾祐五年○周廣順二年○是歲周南漢蜀唐北漢凡五國吳越湖南劍南凡三鎮）唐主好文學故韓熙載江文蔚潘佑徐鉉馮延巳延譽皆至美官多因上書拜官至此始命江文蔚知貢舉設科舉取士執政皆不由詳訂世史類編卷三十四 十一代編 南唐元宗 二十二 毓秀齋重鐫

（白鹿洞不及江文蔚廬）

科舉相與沮壞竟罷○三月唐以馮延巳孫晟同平章事延巳晟爲相既宣制户部尚書常夢錫衆中大言曰白麻甚佳但不及江文蔚疏耳晟素輕延巳謂人曰金盃玉盞乃貯狗矢乎延巳言於唐主曰陛下明視庶務故宰相不得盡其才此治道所以未成也唐主乃悉以政事委之而延巳不能力勤事盡不治唐主乃復自覽之○四月唐詞徒李建勳卒遺戒家人將事如此得死幸矣勿封土立碑壞人耕種免爲他日開發之標及江南之亡貴人冢無不發惟建勳家免○六月朝周主如曲阜謁孔子廟將拜左右曰孔子帝王師敬不敢予遂拜又拜孔子是天子拜之周主曰孔子百世帝王之師敬不敢予遂拜又拜孔子是命禁樵採○七月周天平節度使高行周卒行周有勇而知義功尚而不矜策馬臨敵此陀佩生平所以賞徐寧渠倔倔和易人以是重之○十月唐楚地新定其府庫虛竭宰相馮延巳以克楚爲功不欲貢國

（三人多相浪成功不過亡子）

（邊和尚一）

（歷生恐懼憂念）

用何數十年之有愚歐陽脩之言拜本縣令

癸丑（唐元宗保太十二年○北漢乾祐六年○周廣順三年○是歲凡五國三鎮）正月周罷戶部營田務除租牛課或言營田有肥饒者不若薄之可得錢數十萬緡以資國

（明君民猶喜謂）

周主曰利在於民猶在國也服用此錢何爲

（尹起莘曰周太祖既有除苛法又罷營田務除租牛課此亦可謂有恤民之心者矣）

三月周主以郭崇爲開封尹封晉王○唐金陵大火踰月○唐以田敬洙李德明言修泉塘闢屯田多奪民產徐鉉入白按視歸之馮延魯巡撫諸州鉉劾錯言其無才多罪不宜奉使或謂鉉置作威福唐主怒流鉉饒州辰錯校書郎分司

唐元宗五○附北漢劉鈞○周世宗柴榮榮太宗郭威后兄守禮之子威無嗣養爲己子威卒襲位在位六年壽三十九葬慶陵

禮士境內相安事契丹稱男契丹賜詔稱兄皇帝○湖南大饑周行逢開倉以賑之全活甚衆行逢起於微賤知民間疾苦勵精爲治屢而無私俾署僚屬皆恥廉介之士約束簡裂吏民便之行逢自奉甚薄或議其太儉行逢曰馬氏父子窮奢極靡不恤○唐大饑民多疫死乙卯唐元宗保太十三年○北漢主鈞乾祐八年○周制舉令錄法令錄林學士掌制舉令錄除官之目的胡致堂曰儒任天下之至難通天中人以上通曉難處關鍵勢利林文肅此段行易字之意也誠知其人今不爲是安知其能日論與不論也而況其下者乎故連坐之法似美而實疾人君惟真尋則道誠拔真賢以爲輔相則有得人之方如偏本於由有魚於淵惟若所取此非一日之功也立法保任荷給日前衆之下者也

二月唐以嚴續同平章事○周以王朴爲諫議大夫知開封府事世宗常憤齊明以來中國日蹙者及高平既捷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促及其所爲而已進謂宰相曰朕每思致治之方未得其要寢食不忘又自唐晉以來吳

蜀并皆阻聲教未能混一宜命近臣有爲君難爲臣不易論及開邊策一篇朕將覽焉北部郎中王朴獻策以爲中國之失吳蜀并皆由失道今必先觀所以失之之原然後知所以取之之術其始失之也莫不以君暗臣邪兵驕民困今欲取之莫若反其所爲而已進賢退不肖以收其才恩德誠信以結其心賞功罰罪以盡其力去奢節用以豐其財時使薄斂以阜其民俟羣才既集政事既治財用既豐克士民既附然後舉而用之功無不成矣凡攻取之道必先其易者唐與吾接境其勢易擾也擾之當以無備之處爲始備東則擾西備西則擾東彼必奔走而救之奔走之間可以知其虛實強弱然後避實擊虛避強擊弱未須大舉且以輕兵擾之南人橋怯聞小有警必悉師以救之師數動則民疲而財竭不悉師則我可以乘虛取之如此江北諸州將悉爲我有既得江北則川彼之民行我之法江南亦

易取既得江南則巴蜀可定而天下可一矣定則無地必望風內附若其不至移兵攻之庶幾可平矣惟河東必救之寇不可以恩信誘必當以強兵制之然後自周平之用力鉅氣沮必未能爲邊患宜且以爲後圖俟天下既平然後伺間一舉可擒也世宗欣然納之將將臣多守儒偷安所對少有可取惟朴神峻氣勁有謀能斷凡所規畫皆稱世宗意世宗由是重其器識王朴明敏善於制度以至陰陽律歷之法無乎不究之賢臣也○六月周主親錄囚於內苑有死罪者皆再三覆奏或累日不決或終不覆奏世宗臨朝惻然得其實人以爲神○九月詔毀佛寺鑄錢謂侍臣曰佛以善道化人苟志於善則奉佛矣彼銅像豈所謂佛耶且吾聞佛志在利人雖頭目猶捨以布施若朕身可以濟民亦非所惜也按歐陽史世宗

唐主既平建州破湖南有吞天下之志李守貞慕容彥超之叛皆爲出師又約契丹北渡并圖中原契丹利賄遠莽實不爲用先是淮南冬連旱饑光州吳天雄以無事北之劉仁贍固爭不得至是十一月尚使李徵古攻壽州唐召朱元還自洪州以劉彥貞劉仁贍拒之進至正陽周主使李重進趣之彥貞施利刃於拒馬雜以鐵蒺藜不得前以皮囊布饑薦絮于地周知其怯一鼓敗之周主次淝水東都副留守馮延魯劉仁贍皆遣使詣周以觀北事求救契丹爲邊將所執

丙辰唐元宗保太十四年○北漢主鈞乾祐九年○周顯德三年○是歲北周遣使來聘○正月周主下詔親征南合歸德節度使李重進將兵先赴正陽唐劉彥貞引兵來拒重進大破之斬彥貞唐人大恐皇甫晉統屬退保清流關周主命趙匡胤裹之晉等走入滁州欲斷橋自守匡胤麾兵涉水直抵城下諭曰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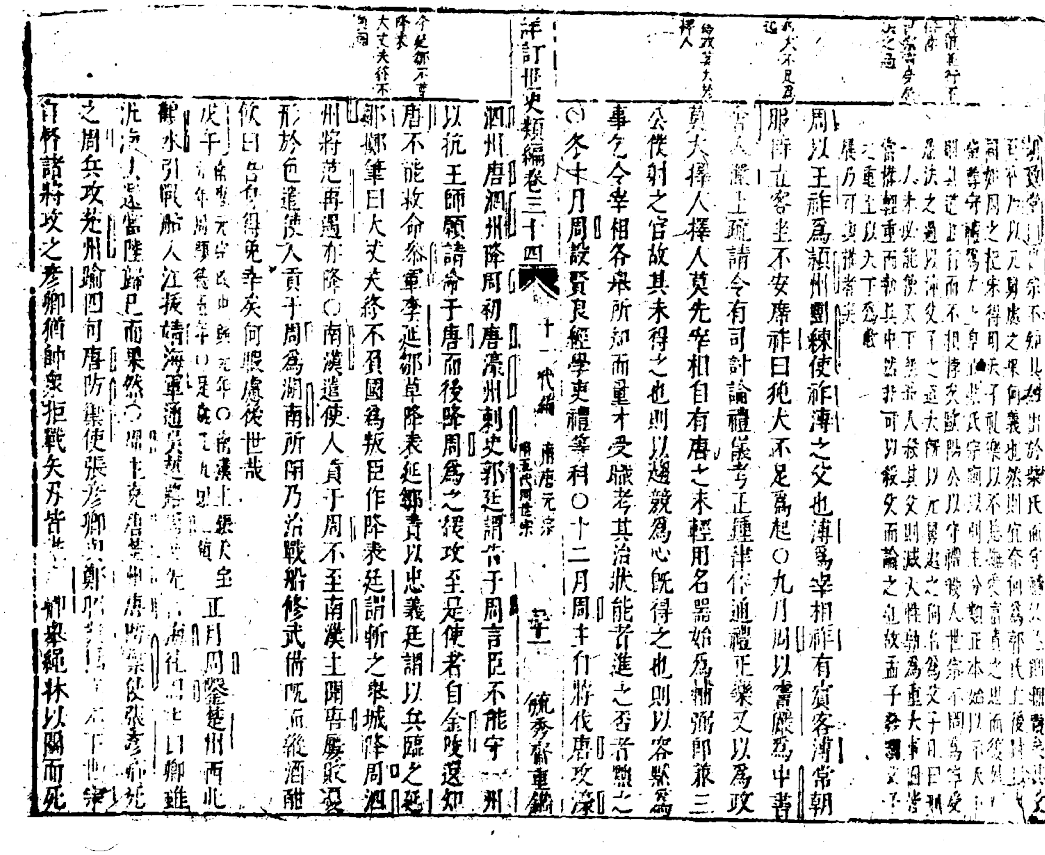
[illegible]其王頗容成弟而義匡[illegible]突而許之罹鑿水而出匡徵擬馬突
[illegible]陳觀樓之井徐鉉遣克澄朝世宗遣翰林學士竇儀錫淮州帑
[illegible]匡徵遣親吏取藏中新儀曰公初克城時雖傾藏取之無傷今國
[illegible]錫為官物非有詔書不可得也匡徵由是重儀初永興節度使劉詞
[illegible]遣表薦其幕僚副人趙普有才可用會淮州平范質欲為淮州判官
匡徵與語悅之時獲盜百餘人皆應死普請先訊狀然後次所活什
七八匡徵亦奇之匡徵威名日盛每臨陣必以繫獲御馬鎮杖降者先
明威曰卿此恐為敵所誤匡徵曰吾固欲其誤之耳

[illegible]起羊曰唐王之興其施為氣象自與諸人不同淮州之戰皇甫
[illegible]暉乞容成列兵太祖笑而許之其度量已異常人遠矣至於寶儀
[illegible]錫淮劑物不以應命而太祖由是重儀趙普全活獲俘而太祖亦
[illegible]許趙普先若此類皆帝王大度之事非惟阿順將伸懿之肆常九
[illegible]之君亦豈能有此其興
[illegible]建大業高出前古宜哉

[illegible]唐王晨起懼遺鍾誤李德明請平周主盛甲兵見之曰爾主自謂應
[illegible]符訂世史類編卷三十四 十二 代編 南唐元宗 二十九 毓秀齋重編

[illegible]盟且如禮義與然止隔一水未肯發一介脩好睦必海通契丹檢舉
事克體義安在我非大國恩主皆妄口舌所能移歸語爾王亟來見
朕溯遇不然朕欲往觀金陵城信府庫分軍得無悔乎唐王乃遣司
空孫晟與尚書[illegible]柴[illegible]奉表于周請奉正朔守疆土晟行謂宗賢曰
君家昨日宜自為謀吾終不負永陵一杯土也既至世宗遣晟等詣
[illegible]訴春城下示刻仁瞻且招諭之仁贍見晟戎服拜于城晟謂仁贍曰
君受國厚恩不可開門納寇世宗問之怒晟曰臣為唐宰相豈可教
[illegible]使外叛即世宗釋之○唐王復使李德明孫晟言於周世宗請
去帝號割淮濠泗楚光海六州之地以求[illegible]世宗以淮南之地已
半為周有欲盡得江北之地不許遣王崇賢李德明還獨陽吾上詔
書曰但存帝號向寒歲寒松柏堅事大之心終不迫人于險又曰侯朝
聘之禮來即大軍之立罷兵德明等歸稱周主英武唐主大怒以朱
[illegible]貴江言德明怪跳陳覺李徵古論其貢奉利斬德明道紫克宏被
[illegible]常州取吳越兵遂攻壽州未平辛亥乃命齊王景達將兵二萬趣六合
以拒周匡徵督擊大敗之於是唐之精卒盡矣是戰也士卒有不致
[illegible]力者匡徵陽為督戰以劍砍其皮筮明日徧閱皮筮有劍跡者數十
人皆斬之由是部兵莫敢不盡死○五月唐收楚州兵於淮壁江○
六月唐劉仁贍擊周將李穀勤敗之惠貢外郎朱元復江北諸州周
[illegible]字將皆棄城并兵攻壽州○七月周以周行逢為武平節度使行逢
留心民事悉除馬氏橫賦貪吏清民為民害者皆去之擇廉平吏為
[illegible]判史縣令朗州民夷雜居將卒驕情一以法治之無所貸服溝大治
府學立徐仲雅自馬希廣之廢杜門不仕行逢慕之薦為節度判官
仲雅辭疾行逢迫脇固召之終辭行逢怒放之部州竟不能屈
[illegible]朝政堂日月行逢為政有足稱徐仲雅規矩禮度以為一方之法字節尚忠然不肯屈可不謂賢乎馬氏事五
詳訂世史類編卷三十四 十一 代編 南唐元宗 二十九 毓秀齋重編

[illegible]代之君朝同夕異其有
[illegible]慨於仲雅豈可數量哉
十月周立二稅起微限世宗詔侍臣曰近朝復欽設弔多不便時政
[illegible]應紡績之里乃詔三司自今夏稅以六月秋稅以十月起微民周便
之○周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審琦[illegible]入朝除太師遣還鎮審琦
感悅世宗謂宰相曰近朝多不以誠信待諸侯雖有欲效忠節者其
道無由王存但能無[illegible]何患藩侯不歸心哉○周以趙匡胤為
定國節度使[illegible]使匡胤表楊普為節度推官○十一月
周殺唐使者司空孫晟[illegible]晟[illegible]晟[illegible]
[illegible]拿大梁世宗待之甚厚問以唐事虛實晟但言臣主事性下無二心
命曹翰與之飲酒從容問之晟終不言翰曰有旨賜相公死晟神色
恰然整衣冠向南拜曰臣誓以死報國乃就刑并從者百餘人皆殺
之



邵服等亦戰死所部千餘人至死無一人降者

[illegible]

三月唐太弟景遂表讓弘冀乃以弘冀爲皇太子○周主如迎鑾鎮屬至江口遣水軍擊破唐兵先時周與唐戰唐水軍銳敢周兵頗挫之後漸習水勢唐兵屢敗唐主恐遂南渡丈馀降號稱藩乃遣兵部侍郎陳覺奉表請傳位於太子弘冀使聽命於中國覺至迎鑾見周兵之盛白周主請遣人渡江耽耒獻廬舒蓉黃四州之地割江爲境以求息兵世宗曰朕本興師止耽江北今爾主能舉國內附脈復何求賜唐主書慰納之唐主奉表獻江北四州歲輸貢物數十萬於是江北悉平是月周沒沐口道河流達於淮於是江淮舟楫相通周主遣建謀

[illegible]

評訂世史類編卷三十四 十一 代編 南唐元宗 三十三 毓秀齋重鐫

[illegible]

五月唐主更名景 去帝號稱國主奉周正朔初馮延巳以翊中原之策說唐主由是有窺江論兵大言嘗謂先主曰田舍翁安能成大事與其窶談論常以天下爲己任更相唱和自唐主爲太子時延魯等皆出入東宮常賚錫屢言不可使近太子及唐主立引事常愛錫

[illegible]

屢言延巳等浮誕不可信唐主不聽屢錫曰臣言似忠陛下不悟國必亡矣及是延巳之黨相與言於朝周爲大朝者屢錫大笑曰諸君[illegible]當欲致君堯舜何意今日自爲小朝耶乘默然○唐贈劉仁贍太師追封孫吳會國公○南漢主晟殂子張立殊年十六國事悉決於龔

[illegible]

邊不受備遣吳越人以輕兵迫與之至於數四彬曰吾終不受是猶名也備猶其數歸而獻之世宗曰昇之奉使者乞旬無厭使四方輕朝命卿能如是甚善然彼以遺卿卿自取之彬始拜受悉以散於親識家無留者○周遣使均定境內田租世宗留心農事常刻木爲農夫蠶婦置之殿庭欲均田而租稅先以元稹均田圖賜諸道世宗

[illegible]

[illegible]

秋八月唐太子弘冀忌殺其叔父晉王景遂○陳覺李徵古屢附宋齊丘說唐主舉國委之深居禁中臣等時入談釋老不亦可乎唐主命中書舍人陳喬草詔喬極言不可唐主笑曰爾亦知其非耶乃止會鍾謨言齊丘棄危背叛宜徵召爲之羽翼理不可容又覺矯周命言江南拒命皆相嚴繪謀嘗斬唐主疑覺與繪有隙誤亦請使則驗其事且稱唐主意謝不討地非繪謀願赦之周主驚曰續能謀是出地既貴殺忠臣乎遽遣告覺詔流覺饒州徵古洪州殺之放齊丘歸九華山舉賜死齊丘曰吾昔獻謀幽讓皇族於泰州宜及此乃縊死初常憂勞爲齊丘常髻卒至是唐主曰恨不使兒之賄左僕射

[illegible]

已未 正月周命王朴作律準定大樂毗宗見鐘磬府設而不擊者問樂工皆不能對乃命窮極討論古今考正雅樂以王朴素能音律詔之朴上疏曰禮以檢形樂以治心形順於外心和於內然而天下不治未之有也故樂生於人心而聲成於物物聲既成復能感人之心昔黃帝吹九十之管得黃鍾正聲半之爲清聲倍之爲緩聲三分損益之以生十二律旋相爲宮以生七調爲一均凡十二均八十四調而大備遭秦滅學歷代竽能理

之今欲正樂用聲不便乃作律準十有二弦其長九尺準聲清濁之
差以次設柱為十二律及旋宮七律以為一均為均之主
者宮也徵商羽角變宮變徵次焉發其均主之聲歸乎本音之律均
應不亂乃成其調凡入十一調此法久絕出臣獨見詔從之

劉友益曰自元魏書陳仲儒奏律準至是幾四百年矣於是復見
定樂之法先定律準故調出清濁之準

周莊帝嗣滅世宗命以米貸之或曰民貧恐不能償世宗曰民吾子也
安有子債父而父不為之辭哉而父不為之辭哉安在責其必償也

胡致堂曰世宗視吳蜀主猶子也故其必償仁人之心王
霸之取遂五代十二君竊天民者三人而世宗為最蓋論治道給足恩信
輸也保任令錄防貪殘也冬役春流勸農也蠲逋緩禁廢僧寺皆救時之急
務也立賢務知早殺之害也設科求士欲其治有方也均定田租使貧不擾富也
僧尼置籍者絕奸宄也隳廢佛寺省冗費也上林擬漢猶貨不貴修也下詔罷兵
郡本地蓋自唐宣宗而後數不及民而置諸湯火之中者將百年而後世宗有人若之總行不
海宴服也

三月周樞密使王朴卒朴剛毅明敏志畧過人及卒世宗臨其喪以
王鉞卓地慟哭數四不能自止○四月周主自將伐契丹五月乙酉濟
莫易直雄霸州遣乙剛州有疾乃還遂者何失辭也乃者何不得已
矣周主以北部未復將幸滄州即日即步騎數萬直趨契丹之
境契丹守將皆舉城降於是闢南即名悉平寧諸將於行營謀乙剛州
諸將曰陛下離京四十二日兵不血刃取燕南之地此不世之功也
今復驕惰張幽州之地未宜深入周主不悅遂有疾乃還

尹起莘曰周世宗可謂英武之君矣伐北漢伐南唐皆身親行陣
俱有成功至於薄伐猶貽南郊之憂果屬大功即班
之地可以學張帝乎未遽而
復止此則天下之大機也

六月唐齊江王清源節度使留從效遣使入貢於周請置進奉院於
京師部報口江南近服方緣初緩懷卿久奉金陵未可改圖受而有之
罪在於朕

尹起莘曰周世宗可謂知大義者矣南唐未服則先行征伐
則務存大體前書魏之盜還其俘至是復書漢州入貢不受
之弘規大度如此皆
後嗣英主之所可法哉

唐城金陵唐主遣其子韓公從善與鍾謨俱入貢周主問謨曰江南
亦治兵修守備乎對曰既臣大事國不敢復爾周王曰不然卿時則
為彼敵今日則為一家吾與汝國大義已定保無他慮然人生難期
至於後世則事不可知歸語汝主可及吾時完城郭繕甲兵據守要
害為子孫計謨歸以告唐主唐主乃城金陵凡諸州城之不完者葺
治之戊兵必益之

司馬溫公曰或問五代帝王唐莊宗周世宗皆雅好武二主號雄
勇之曰夫天子所以統治萬國誅討其不服懲其微幸行其號令一
其法度敦明信義以親愛元民若也莊宗既滅梁馬腋遣其子爺
毓入貢莊宗曰此鄙馬氏之豪傑為高祖所尊今有兒如此都豈
能得之哉卿馬氏之良佐此番就兄弟則莊宗言亭儒其父命而
殺之此乃市道商賈之所為豈帝王之體哉故唐梁之後晉不數
年外內離叛皇身無所歸知用兵之術不知為天下之道故也世
宗沙悟令御群臣以正義責諸國主理以不降受實測仁德以懷

守秦漢舊績以盡忠義存焉道以失節廉懷美以求恩見陳江
南未服則親征先名義則愛之卒建議盡言為之
慮其宏規大度宜得以此

周以親仁鄰同平鄰事趙匡胤為殿前都點檢世宗欲相仁浦議者
以仁浦不由科第為疑世宗曰自古用文武才畧為朝廷者豈盡由
科第耶乃用焉仁浦為人謹謹世宗性嚴急近臣有逆旨者仁浦多
引罪歸己以救之所全活什七八故雖起刀筆吏致位宰相將人不
以為忝又以兵延祚為偏裨使韓通充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趙匡
胤義武節度使世宗嘗問相於卜前尚書張昭昭薦李濤世宗悅
然曰濤輕薄無大臣體卿薦之何也昭曰陛下所責者細行也臣所
舉者大節也昔張湯酷虐殺不辜濤素疏以為不忠必為國患陛
帝之世濤亦上疏請斬先帝兵權失四家安危未形而能見之此真
宰相器也世宗曰卿言誠善然濤終不可置之中書濤竟歐酒不修

遇帳廡有淫甚友愛而多譎浪無長幼體世宗以是薄之又以酒亡
學士王著幕府舊僚屢欲和之亦以其嗜酒無檢而罷
唐元宗六 附北漢劉均○周恭帝柴宗訓世宗太子世宗殂
宗訓時方七歲嗣位半年至庚申止月而亡于宋
己未 周顯德六年 月 未主宗訓初 周主榮殂梁王宗訓立世宗大漸召范質等入
受顧命是日世宗殂世宗在潛多務韜晦及即位破高平之寇人情
服其英武其御軍號令嚴明人莫敢犯攻城對敵矢石落其左右人
皆失色而世宗略不動容應機決策出人意表又勤於為治百官淘
汰皆無所忌發奸擿伏聰察如神閱戰則召備者讀前史商確大義
博求義理性不好絲竹珍玩之物常言太祖養成王峻王殷之惡致
君臣之分不終故羣臣有過則面責之服則赦之有功則厚賞之文
武參用各盡其能人無不畏其明而懷其惠故能破敵廣地所向無
前然用法太嚴群臣職事小有不舉往往措之極刑雖素有才幹
素名無所開宥尋亦悔之未年浸覺登遐之日遠邇哀慕焉 綱目書
有君人之度矣○按五代之君功世宗稱首唐明宗次之周太祖次
之其餘無稱焉

次者十有四載也又其次者十有二載也又其次者十有一載也至其號令四載而失矣歷數若是短促承代如傳舍然金革日尋干戈滿目而其所以亡者又不可以例論也是故推其禍原則朱三爲惡之首而篡弒之禍起於梁篡弒之禍起於唐虐狄之禍作於漢朱李石劉之所以致亡者盡詭氣數之衰不可也若夫周則不然太祖開基而世宗載培于後十餘年間善政累書與唐之明宗稱二令主而已國亦若是之速此其故何也蓋天將生聖人爲生民主而日月既備猶火不察然不息乎○李梁曰後唐晉取天下唐之所以取之晉漢周之所以取之後唐晉漢周皆五代之一代皆不必論矣

是年九月廢太子弘冀卒○初唐禮部侍郎鄭馀慶數使周唐周主敬厚待之恃此驕橫與大將都虞侯張彥數人夜語唐鎮諸二人氣類不同而親狎恐其異謀又言漢高鑄大錢民多盜鑄犯法者多及

太子卒唐主欲立鄭王從嘉謀于從嘉轉牘請信齊氏後竟以信爲宋閒非人主才不若紀公廷美果敢毅重唐主怒從嘉謀罪流饒州既齋宣州副使皆殺之廢謀所請鑄永通錢以一當十大錢○樂按鄭譙言後嘉信重一佛出世以下忠言不用指此

南齊元宗七　附北漢和帝劉旻中至辛酉○附周恭帝宗訓

前年丙午及宋太祖建隆元年庚申四月

劉都令胤生提然與中盃提生檢泳州刺史敬生弘殷

周檢校司徒兗州防禦使弘殷娶杜氏生匡胤於洛陽夜

馬告娠今河南赤光滿室室中異香經宿不散人謂之香孩

兒營宋史備言後唐明宗發陵之年冬宮中焚香祝曰某國人國祚爲宋所滅願天早生聖人爲生民主明年庚申生太祖

聖容殿前都指揮使掌軍政數立大功人望歸之周世宗

嘗於文書中得長三尺餘木題云點檢作天子時張守

德爲殿前都點檢命匡胤代之及恭帝宗訓立加檢校太

尉領歸德節度使時王少國政中外客軍陳橋兵變代周

篡位庚申嗣宗訓稱柴王壬戌遜宗訓於西宮以火德王

都汴在位十七年壽五十歲曰其武聖文神德皇帝廟號

太祖葬永昌陵○宋太祖聰明仁孝寬達大度陳橋之變

恤於衆心然平諸國十餘信任儒臣分理郡國抑奪權豪

愛養民力欺孤寡以得位未免李世襲奪之習命撰五代

史進賜朱溫發非宗天祐正朔之稱檢南唐憲宗嫡孫之

就皆逆已私未慊公道至于削立警不殺大臣言官臧諸

太廟號稱英仁之主但宋先世食唐祿唐氏血食未絕宋

庚申　唐元宗中興三年○南漢高大寶三北漢劉天會四周宗訓顯德七正月五日十宋建隆元遼應曆十○是歲置七

宋代唐南漢北宋蜀爰兵正月辛丑朔五日周殿前都點檢趙匡胤六國吳楚荊南兵三鎮

給領京城宿衛禁兵王陳橋驛自立而還初鎮定二州言遼北漢連

以入寇周上遣殿前都點檢趙匡胤率禁兵禦之癸卯發汴京下宿

言將以出師之日晚檢爲天子士民殿前散指揮使苗訓善觀天

文先日上夜有一日黑光摩者久之指示楚昭輔曰此天命

也足多次陳橋驛作即指揮使石守信等相與謀曰上幼弱

軍出效力破敵誰則知之不如先立點檢爲天子然後北征若

詳訂世史類編卷三十四 十一 代編 南唐元宗 四十 瓘秀齋重鍇

何之人心者
非忘賢而誰

宋論功武功石守信高懷德王審琦等並加鎮領節鎮檢領重者悉

進爵有差守信等使前事既不知恥及佑然受賞自以為有華山在

有河藏功朝廷書此無窮乃所以深保之謂

西等慮士陳摶聞帝代周曰天下自此定矣○宋增周韓通為中書

令贈周韓通考所以美通始終為以旌其忠仍詔以備弘之欲加

王彥昇擅殺之罪韓臣以建國之始乙貴音之帝猶怒故終身不得

節鉞節鉞毛為之取象竹節專殺也○按韓通仕周

宋史贊曰太祖英明神武以天縱之資因時順動以

太祖開基之道

宋造使分賜諸州春子

宋史贊曰宋主即位之初遣使賜貸諸州者豈欲是憂樂於人

哉蓋當時之民苦於干戈遭於暴斂修於刑役為人父母兒子者

皆愛其君長而不忍離也故曰財發慍聚之心此宋主所以為民之百姓

宋以其弟光義為開封尹兼侍中

宋史贊曰太祖受命之初遵他事首尊四朝之廟後以大周受命

之初追稱高祖而其德則初無功德親盡當祧然以人

心之所安者推之則信乎太祖之高祖考雖歷世久遠功德卓

傳然而世之後為生神孫應天順人以享兆庶其功德蓋不啻

親為之然

後為盛北

以宋祖自然之心論之則其賢於前代創業之君遠矣

柯維騏曰太祖以親弟具自陳橋石守信諸人並攻心故勞翼贊

大業若王彥昇殺韓通羅彥瓌郝追范質尤其篤者原其心豈

知真神器之有屬歟抑從容功以象刊也大下既定太祖命釋守

信等出權藩鎮韓通終斬彥

卿等並為節度使趙普為忠武軍節度使普學士○宋立太

廟追尊四代

宋以其弟光義為開封尹兼侍中

宋史贊曰太祖受命之初遵他事首尊四朝之廟後以大周受命

之初追稱高祖而其德則初無功德親盡當祧然以人

心之所安者推之則信乎太祖之高祖考雖歷世久遠功德卓

傳然而世之後為生神孫應天順人以享兆庶其功德蓋不啻

親為之然

後為盛北

以宋祖自然之心論之則其賢於前代創業之君遠矣

柯維騏曰太祖以親弟具自陳橋石守信諸人並攻心故勞翼贊

大業若王彥昇殺韓通羅彥瓌郝追范質尤其篤者原其心豈

知真神器之有屬歟抑從容功以象刊也大下既定太祖命釋守

信等出權藩鎮韓通終斬彥

卿等並為節度使趙普為忠武軍節度使普學士○宋立太

廟追尊四代

宋造使分賜諸州春子

宋史贊曰宋主即位之初遣使賜貸諸州者豈欲是憂樂於人

哉蓋當時之民苦於干戈遭於暴斂修於刑役為人父母兒子者

皆愛其君長而不忍離也故曰財發慍聚之心此宋主所以為民之百姓

宋以其弟光義為開封尹兼侍中

宋史贊曰太祖受命之初遵他事首尊四朝之廟後以大周受命

之初追稱高祖而其德則初無功德親盡當祧然以人

心之所安者推之則信乎太祖之高祖考雖歷世久遠功德卓

傳然而世之後為生神孫應天順人以享兆庶其功德蓋不啻

親為之然

後為盛北

細曰劉仁贍之在潘敬之時宣宗亦立廟何者祖考精神既散故王者

宜置廟以聚之宋主得國之初立太廟追祖考亦知漢之道矣

宋主視學

宋主視學見於祠國之始宋氏三百年基業其精神命脈蓋在於此

此

祠宇塑繪先聖先賢像自為贊書于孔顏座端令文臣分撰像贊厥

臨幸焉嘗謂侍臣曰朕欲武臣盡令讀書以知為治之道於是臣應

始貢文學自此儒風稍振起近至開○二月宋主尊其母杜氏定

安善為太后后治家嚴而有法生五子曰匡濟匡徽光義光美匡贊

濟貧早卒陳倫之變先誅趙普昭輔入汴禁家人后聞之曰吾兒素

志

有大志今果然矣及尊為皇太后帝拜於殿上羣臣稱賀后微俯然

不樂左右進曰臣聞母以子貴今子為天子胡為不樂后曰吾聞為

君難天子置身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則此位可尊苟或失墜求為

匹夫不可得是吾所以憂也帝再拜曰謹受教○宋以范質王溥魏

仁浦同平章事吳廷祚為樞密使質等拜相之初

丁酉湖曰三公坐而論道此先王求治之盛德乎質等拜相之初

語樞太祖乃將此語一旦賜之顧作備之罪將為可諱而太祖待

之之失當

仍可諱耶

惲帝英睿乃詔用荀子而取肯退各疏其事同列書字以誌如此蓋

之失泰伯之多始此

宋陽貢七陽等十九人及第出身有差○四月同昭義節度

使李守貞命北漢帥兵宋主圍澤州今山西澤州六月克其城李守貞

取周太祖畫像懸于軍流涕不已筠長子守節泣諫筠不聽宋主王

師慰撫北漢主鈞聞之乃以蠟丸帛鈞同謀兵約遂殺澤州刺史張

翻據其城北漢主師兵起之終周太祖恐不敢愛死北漢主與周相攻不解其部因作宣徽使以寶貨遣其軍均見漢兵得少而貴又來請和漢主聞樂榮將與復遣其平章事衛融和解之宋主遣石守信王全斌等分道擊之而自帥大衆討筠山路險峻多石宋主先於馬上召戰石將士因爭負之而日平為大道遂與守信等會大敗筠軍於澤州向筠走保澤州宋主列柵圍之八重城鈐攻漢州西門守節以城降牙主釋其罪以為單州今單縣為團練使攻漢州西門守節以城降牙主釋其罪以為單州今單縣為團練使

宋以部將為太祖鄉

宋祖得居住取幅之法

命部地祖居六廟

宋主感唐以來藩鎮之弊分遣禁旅戍守擾亂立見成法使往來道路以習勤苦均勞佚自是將不得專其兵士卒不至于驕惰唐之亂也

何雖曰宋都大梁無山河之險可恃故先削兵為重其制領有禁兵陌分鄉兵番休之兵而外鎮兵為重其制領有四十萬步騎馬步之兵皆號牲練習有擊則起無擊則止各戍統領屬之衛不大千之命而召移屬之指揮相易重馭輕以收本強之法時遣信安遠矣然其立國之規模實始於此

宋洛陽廟成遣官奉遷周六廟神主居之仍命郭玘以特豬祀之八月宋立王氏為皇后○宋以趙普為樞密使○湖南節度使高保融卒弟保勗嗣之九月宋淮南節度使李重進反重進周太祖甥也宋主即位加重進中書令既而移鎮亦州今屬山東重進乃陰懷異志築

宋主使陳思誨齎詔賜鐵券

重進猶豫宿將歸名進參

聽聞有辭則疑不上下不一被不決石

自以周室戚親恐不得全

逢拘思誨治城繕兵遣入求援于唐唐主以聞遣右守信等討之

宋親征城將陷重進盡室自焚思誨亦被害李翰曰周之諸侯來管

城盡忠周室若重進者誠二心

者也故編日於重進書叛宋也

宋主令諸軍習戰艦于

鎮具舟師恐遂攻楊師子從鎮朝

于揚州○崔涯杜荀鶴薛良以罪奔宋獻平南策宋主惡其子忠厚者

虜良為牙校遂還汴

呂氏中曰君子之於宋未受禪之前忠義之志明矣李德裕李重進

為史書其失而不書其得夫論治亂之所謂頑民非殷之忠臣乎或曰

二人有常德矣

詳訂世史類編卷三十四 十一 代編 南唐元宗 四十五 銃秀齋重鐫

心矣然大義明而宿然不融長于守節之誅不斷而軍力單弱不

服則謀雖未善而心固忠矣為可以昔日少外於君而遂廢其晚

節乎後周忠臣約次

翰林學士承旨

宋以竇儀為翰林學士先是翰林學士王著以酒失貶官宋主謂宰相曰深嚴之地當使宿儒處之范質等對曰竇儀清介重厚然已自翰林遷端明矣宋

竇儀清介重

主曰非斯人不可即日復入翰林常召儀草制至於門儀見帝岸幘

翰林非舊人者跣

足而坐儀自以岸幘頹因起立不肯進帝遽

取巾自加之

索冠帶而後召入儀遂言曰陛下創業重統宜以禮示天下恐豪傑

聞而解體也帝歎賞謝之由是對近臣未嘗不夜帶

初無所服一也時伯倫翰林學士承旨兼判太常寺改日端明殿學士

待詔同元卜改日翰林學士承旨兼端明殿學士

編日竇儀之為人大夫立身而處北所貴者其重乎綱常綱常不重冠

冕而舍綱常貴信陵劍之臣豪因祕州之物不應命是以宋主重

宋而禽領矣貴信陵劍之臣豪因祕州之物不應命是以宋主重

而儀之儀則一時之利以隨豪傑而立身之辭常一廉乎

不顧雖有清介重厚之德不足貴矣綱目特書深取之也

宋主自有天命

宋主有愛民之心

杜氏重今例如此

晉祖能受父命

太后知祖德之盛

詳訂世史類編卷三十四 十一代編 南唐元宗 附宋太祖 四六 鐫秀齋重鐫

宋主既平李重進等謂趙普曰天下自唐季以來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八姓入姓謂梁太祖朱溫唐莊宗李氏明宗唐姓李氏晉高祖石氏漢高祖劉氏周太祖郭氏兵革相尋戰鬥不息吾欲息天下之兵使國家長久之道其道何如普對曰陛下之言及此天地人神之福也此無他方鎮太重君弱臣強而已今欲治之宜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矣 時石守信王審琦皆宋主故人宋主悟一日因聽朝與石守信等飲酒酣左右謂曰族非卿等不及此然天子亦大艱難疎不若為節度使之樂脫終日未嘗安枕也居此位者誰不欲為之守信等頓首曰陛下何為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誰敢有異心帝曰卿等固欺其如麾下欲富貴何一旦有以黃袍加汝身雖欲不為其可得乎守信等泣謝曰臣等愚不及此陛下哀矜指示可生之途宋主曰人生如白駒過隙白駒日影也隙孔也所以好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之耳卿等何不釋去兵權出守大鎮擇便好田宅市之為子孫永遠不可動之業多買歌兒舞女日夕飲酒相歡以終其天年朕且與卿等約為婚姻君臣兩無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守信等皆謝曰陛下念臣等至此所謂生死而骨肉也 謂使死者復生而明目寸舌疾乞還其兵於是各罷官衛就鎮宋主羅與禁兵備賜甚厚惟石守信居職如故

宋主既平李重進等謂趙普曰天下自唐季以來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八姓入姓謂梁太祖朱溫唐莊宗李氏明宗唐姓李氏晉高祖石氏漢高祖劉氏周太祖郭氏兵革相尋戰鬥不息吾欲息天下之兵使國家長久之道其道何如普對曰陛下之言及此天地人神之福也此無他方鎮太重君弱臣強而已今欲治之宜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矣 時石守信王審琦皆宋主故人宋主悟一日因聽朝與石守信等飲酒酣左右謂曰族非卿等不及此然天子亦大艱難疎不若為節度使之樂脫終日未嘗安枕也居此位者誰不欲為之守信等頓首曰陛下何為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誰敢有異心帝曰卿等固欺其如麾下欲富貴何一旦有以黃袍加汝身雖欲不為其可得乎守信等泣謝曰臣等愚不及此陛下哀矜指示可生之途宋主曰人生如白駒過隙白駒日影也隙孔也所以好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之耳卿等何不釋去兵權出守大鎮擇便好田宅市之為子孫永遠不可動之業多買歌兒舞女日夕飲酒相歡以終其天年朕且與卿等約為婚姻君臣兩無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守信等皆謝曰陛下念臣等至此所謂生死而骨肉也 謂使死者復生而明目寸舌疾乞還其兵於是各罷官衛就鎮宋主羅與禁兵備賜甚厚惟石守信居職如故

其實兵權不在也

初子[illegible]輔陳王佐太祖[illegible]殿人下兼[illegible]為諸帥之權尤國家三百年之安當不是之者之功[illegible]之而不足大祖以杯酒宴收之而有除人從見其收之易而不知代[illegible]之者固自有本也[illegible]非能[illegible]之也[illegible]亡也[illegible]王能[illegible]之[illegible]則[illegible]王之[illegible]諸侯必[illegible]天下[illegible]矣[illegible]烈王能正[illegible]翹[illegible]之[illegible]周[illegible]振于[illegible]命六[illegible]之[illegible]跳[illegible]失[illegible]無非有[illegible]蹻[illegible]濁[illegible]侯內則[illegible]陽[illegible]蹻[illegible]必不[illegible]客方[illegible]之[illegible]然其始非有[illegible]宿[illegible]然[illegible]於內則[illegible]說[illegible]於[illegible]不成[illegible]之[illegible]於[illegible]終太祖之[illegible]之能收其[illegible]指[illegible]正孟子[illegible]所謂為政不得罪[illegible]孔[illegible]

太祖所以能

宋主自有天命

其可悔乎宋主笑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求之亦不可得拒之亦不能止有天命者任自為之不汝禁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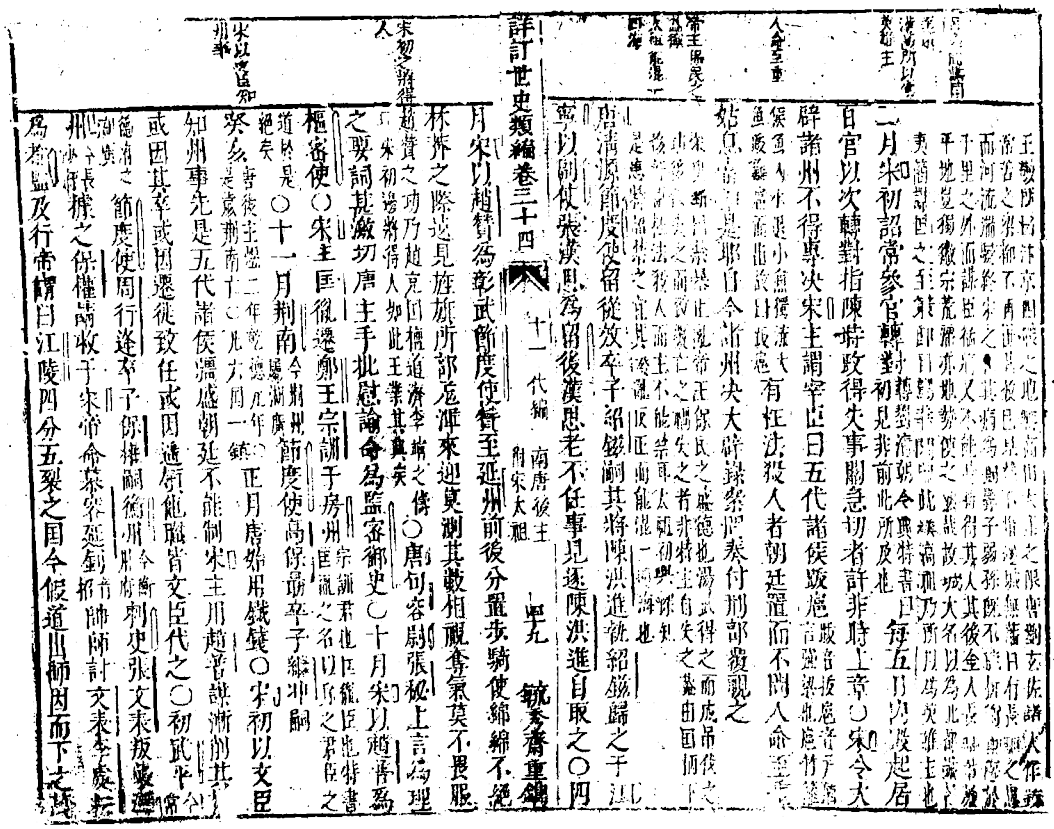
辛酉 唐元宗中興四年 宋建正月宋慶民田○二月宋遣使盡賜民租先是藩鎮率遣親吏視民租入榨量增溢公取餘羨宋主悉以予民遣使諸州分主其事民始不困 宋主得國度民田則所以勸稼下民盡賜民租而所以利華宿要皆可謂有愛民之心者矣 日講○唐徙都洪州唐主以國中多故跨據江淮之昔孫之之意○唐主晏駕中國多故跨據江淮三十餘州擁煎鹽之利鄧山鑄錢物力富盛頗有窺覦中原之志及淮南人士周宗以衰弱宋主既平揚州景懼甚乃遷豫章以太子資嘉守建康豫章城邑迫隘羣臣日夜思歸景怒欲誅贇行者○六月宋太后杜氏疽發甲申太后疾革召趙普入受遺命謂宋主曰汝知所以得天下乎帝曰祖考及太后之積慶也后曰不然正由周世宗使幼兒主天下故汝得至此汝萬歲後當傳位光義光義傳光美光美傳德昭德昭復傳其欲太祖傳光義之意也普出太祖國有長君社稷之福也宋主泣曰敢不如教后顧謂趙普曰爾同記吾言不可違也普即就榻前為約誓書於紙尾署曰臣普記藏之金匱命謹密宮人掌之后遂殂杜后但知周之所以亡者托孤寄命人也使其如成王之得周公宗訓嘗切宋主於幼君而不知宋后慎作宗后之賢始終如此 日講○惡闕一語念讀謂十七載傳勳之後梁神器之大寶而授之能行虎視之天子竟弊授受會不是過劉元城書曰三代而下漢唐不能彷彿其萬一蓋亦咻嘆於斯云

太后知祖德之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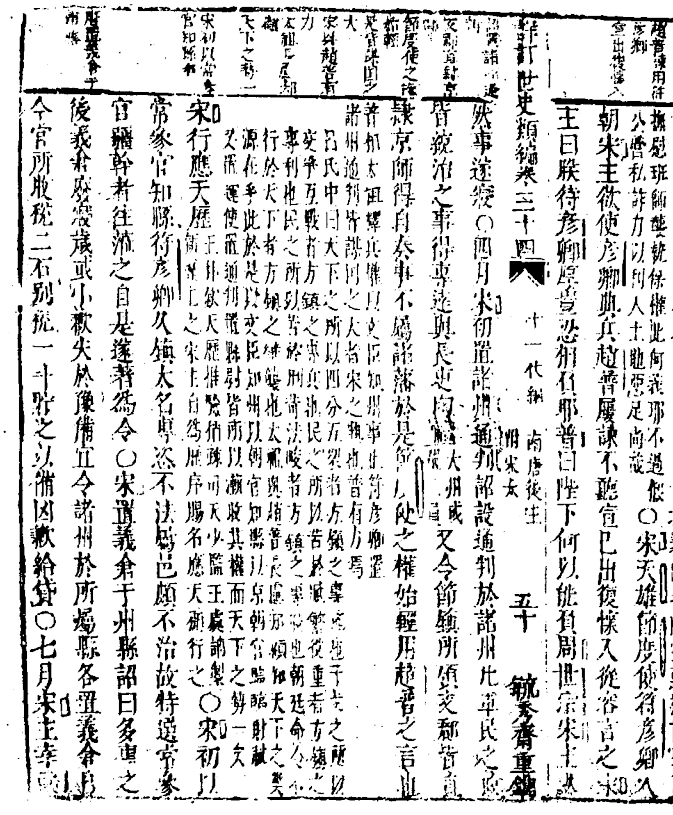
晉祖能受父命

漢唐不能彷彿其萬一

詳訂世史類編卷三十四 十一 代編 南唐後主 附宋太祖 四十八 銃秀齋重鐫



詳訂世史類編卷三十四 十二 代編 南唐後主 附宋太祖 四十九 銃秀齋重鐫



乎帝曰吾意正如此始試卿耳帝又嘗以地圖示晉問進取之
策晉曰圖必出書御帝曰然問曰輸可取乎晉曰輸可取帝
曰以輸守之晉曰輸死誠可代帝良久曰輸可謂深慮矣晉嘗薦某
人為其官帝不許明日晉復奏其人亦不許明日晉又以其人奏帝
大怒索硯奏牘擲地晉起而拾之以歸他日補綴奏如初帝
乃悟卒用其人又用羣臣薦遷官帝素惡其人不與晉堅以為請且
曰刑以懲惡賞以酬功古今通道此大柄黃天下之刑賞陛下豈得
以喜怒專之帝怒甚起晉亦起帝入宮晉立宮門不去竟得命免
其剛毅果斷類如此然多怠忽刻廢以徵時所不足於帝及已者焉言
帝曰若塵埃中可識天子宰相則人皆物色之矣物色謂形狀也月是不復
敢言

羅隱章曰宰輔者人主之大柄也大柄於臣有功當遷官不吝其
人而欲加進職位待以隱忍其言實測盈合天下之大

十一代編 南唐後主 附宋太祖 五十二 毓秀齋重鐫

公論可畏若然古之善諫者優游不迫則其聽之也易敬言直德
勁者厚多取忤而温厚明辨者其說始有若者有不遇焉明之君
能勿觸諱乎千太宗真大度有容者也
雖不免於私然亦不能塵其光明也

二月唐以林仁肇為南都留守○宋改湖湖為平海以陳英進為平
海節度使洪進厚歛充貢二州告乏

四月宋以薛居正呂餘慶參知政事居正徐慶故周之舊臣素雅
慎其才而用之得不慎乎居正為人寬厚長者於書無所不讀尤
於五代事最熟帝以趙普獨相欲置副而難其名稱問翰林學士陶
穀曰下宰相一等有何官對曰唐有參知政事乃以樞密直學士薛
居正呂餘慶並以本官參知政事不仰班宣制知印不預

本事殿廷別設稱位敕尾署名次宰相月俸雜給半之未欲與齊
也 趙普加政事參議朝政參預知政事議政事參知政事
知政事之任又高於參知政事矣
日待宰相等歷任尚淺遂令於中書門下同受進
此平章事以此言之平章事亞於參知政事矣
李氏流曰予謂事亞於參知政事者何謂政事者所謂不能遠引漢御史大夫
宰相故事為對例參知政事之名職事之實於宰相下一等蓋失之矣識者惜之

等伐之先是蜀主月事荅縱以王昭遠趙崇韜等分掌機要縱統
實 軍政及宋下荊湖蜀相李昊言於蜀主曰臣觀宋氏啓運不類漢周
一統海內其在此乎荅 旭識貢亦保安三蜀之長策也蜀主乃遣昭
彥絹為諜 諜細作也入汴視強弱彥韜潛以蜀主與北漢約同舉兵濟河
報書 以蜀為先 宋之帝又欲伐蜀而無詞及得書喜曰吾用師有名
矣遂命王全斌劉光義王仁贍曹彬等分道伐蜀且謂全斌曰凡克
城寨止藉其器甲錢糧悉以班帛分給將士吾所欲得者土地人民
蜀等衆勝而前蜀主遣王昭遠等拒之昭遠攘臂自言曰吾出入兵間非止
克敵取中原如反掌耳手執鐵如意指麾軍事自方略高下皆
如入蜀與劉光義曾在師師千要 四州名 四州之下 四州名
使為彥倫拒之力戰不勝奔歸府第整衣冠望西北再拜入室
死後歡曰光義得北骨於灰燼中以磨乾之○宋命判太常

定雅樂特書于策深美之也○晉卓吉天下之事形四術以雅頌方之風謂之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興也聲音近於哀思不合中和詔晃改定峴以王朴律準較洛陽司天臺影表石尺制律呂音始和

周靜軒曰雅樂之音遠雅中和而哀之以享上帝格宗廟為國之不可無者也宋太祖詔晃改定何謂雅頌樂而有帝王之盛規矣

唐主募人為僧唐主酷信浮屠法出禁中金銀募人為僧將帥下僧及萬人皆仰給縣官唐主追朝與后脈僧衣誦梵書拜跪手足成胝僧有罪命禮佛而釋之宋主聞其惑乃選少年有口辯者約渡虎主論性命之說唐主信重謂之一佛出世由是不復以治國守邊為意

乙丑唐後主嗣四年乾德三年○正月宋王全斌攻蜀劍門克之獲其都統王昭遠（昭遠等三國一統）

（昭遠宋蜀亡五國一統）

劉光義曹彬等遂取蜀萬旅閻忠逵五州（萬州今為縣屬夔州府開州今為縣屬夔州府忠州今屬重慶府涪州今屬重慶府）

蜀主孟昶

十一代編　南唐後主　附宋太祖　五古　毓秀齋重鐫

聞昭遠敗大懼命太子玄喆（古哲）將兵禦之玄喆素不習武至綿州

（綿州今為縣屬潼州府）

遁還全斌進次魏城（今綿竹縣）蜀主命李良草表請降全斌受之遂入城先義等亦引兵來會前蜀之亡也降表亦昊為之蜀人夜書其門曰世修降表李家宋師自歧汴至受降凡六十六日（前蜀自孟知祥起唐長興癸巳封王清太祖乾德甲午凡二十四年亡）

曹午稱帝傳仁贊改名昶○初全斌之伐蜀也屬汴京大雪帝設擅（擅音善）

（裘褐宋仍舊制貴賤通服）

禪于講武殿衣紫貂裘裘帽以視事（貂鼠北方地寒恒以冬獵獲為裘諸侯貂飾惟天子得用）

謂全斌曰卿威之忽謂左右曰我被服如此體尚畏寒念西征將士衝冒霜雪何（被）

以堪處即解裘帽遣中使馳賜全斌仍諭諸將曰不能撫及也全斌

（撫安）

拜賜感泣故所向有功

（胡氏曰宋太祖恩及將帥如此宜其得死力以成功也若孟君臣亦皆孰口之見況其前漢使未以卷稱明皆授得下宋宜哉）

一月壬寅朔日當食不食月或在日道衰則不食也

三月宋兩川軍亂時王全斌等在蜀日夜宴飲不恤軍士縱部下掠

子女奪財物亂人苦之既而帝詔發蜀兵赴湘人給錢十千米行者加兩月廩食全斌等不即奉命蜀兵情怨行至綿州（劍成遂作亂切屬邑衆至十餘萬攻文州（史全師雄推以為帥兩川民爭應之全斌等大懼久之曹彬劉延讓力戰入破之師雄走死原延澤等分道招輯樹人柏定○六月宋賜孟昶爵秦國公辛卓主孟昶（屬擊焉）與官屬至汴京子京妻服待罪闕下帝慰見之封昶為秦國公及昶（李氏以治酖）

（太祖誅焉）

（梁氏以治酖）

和辛其母李氏不肯哭但以酒酹地曰汝不死社稷會生以至今日吾所以忍死者以汝在爾今汝既死吾何用生焉不食數日亦死帝嘗見昶寶裝溺器命擲碎之曰以七寶飾此當以何器貯食所謂如是不仁何待○宋置封樁庫（音夷其公子民北歲終川度之餘皆入之以為軍旅饑饉之備言諸近臣曰石晉割燕以賂契丹使一方（契丹北方地名）

（契丹北方地名）

（契丹北方地名）

普初以史道開寂學術帝每勸以讀書普遂手不釋卷

周郭軒曰宋主六遇普於負劉秘書之日要備百與元為所蠱惑之日要備百與元為所蠱惑之日所書千載百年儘克一朋不非矣乎我人朋皇帝初延義先即水遠書千天下端宰相曰卷王道貞求之易得惟古先聖賢之書精義所萃為難得耳太祖王言乎此所以愿五百年之昌期而後也歟

十一月宋實錄辛初帝將收元諭宰相曰年號須擇前代所未有者及蜀平蜀宮人入內帝見其鏡背有識者乾德四年鑄者怪之出示宰相皆不能答翰林學士竇儀曰此必蜀物昔蜀王衍有此號實是

正義所錄也帝嘆曰宰相須用讀書人由是益重儒臣矣

一邱濬後主禪六年宋乾德五正月宋王全斌等有罪徵還敗官有差以曹彬為宣徽南院使帝自謂兵亂先定者至各令全斌等不法事緣盡得其狀乃皆徵還責全斌等蹂踐殺降之罪各奪其爵

王仁贍等屢試諸將冀以自免獨曰治慶災愆不有歷下者曾彬一人

人爾彬自初達察中惟圖書衣裳又能戢下秋毫無犯帝深嘉之以為宣徽南院使彬辭曰征西將士萬得罪臣何敢獨受賞帝曰卿有

茂功又不矜伐懇勸國之常典又何辭焉

李氏書曰太祖皇帝之功當時稱其全城任義倫而責仁聰蓋以蜀將用兵私意無扼義倫東歸因書蜀卷而全斌仁聰者之商兩得之矣

天禧官吏非所識也固問之唯應義倫可任帝亦開其清節過人因

義由唯圖書數卷而已帝嘗問曾彬以官吏善否彬曰臣止監軍旅則敢聽而不聞事非所知不敢言天下最五道使者各以其清節然彬之行師不妄戰一人倫使異域還議以揚湖異俗百萬得皆稱人此不人之志

二月宋以沈義倫為權密副使初義倫隨軍入蜀獨居蔬食及東歸

為然謂惟賢為賢矣

呂氏中曰太祖平蜀之功當時稱其全城任義倫而責仁聰蓋以蜀將用兵私意無扼義倫東歸因書蜀卷而全斌仁聰者之商兩得之矣

二月五星聚奎月令云仲春之月奎如連珠在降婁之次

周顯德中齊俄與虞多逐楊徽之

邠歲五星聚奎自此大下始太平

預也伏羲畫卦而河出圖文王修德而鳳鳴致龍世運亨見嘉以兆其隆平之端耳宋五星聚奎乃啟應太平之瑞

呂氏中曰奎主圖書太平之象而實聚降聖之兆也嘗是精神發於天下而文治精華已露於立國之初

後二主

附北漢主繼恩二月繼元八年而後主亡

後主七年七月北漢主繼恩元年九月後二月宋主立宋元年宋開寶元年○凡五國一號

戊辰

氏為皇后帝元配賀氏早卒建隆初冊繼室王氏為后乾德元年追

至是立宋氏為后后左衛上將軍渥之女也宋主賀氏早卒不書

不書宋氏正名分於繼妣也日后崩而太尉不戚○三月宋初復試貢

士權知貢舉王祐劉日作擢進士合格者十人陶穀子鄘名在第六

鄘復登第帝謂左右曰開穀不能訓子鄘安得登第遠命中書覆試而鄘復登

進士冊府第因下部門造下之選排棄私恩世祿之家宜敦素業始周宗與頗

容竊失文衡公器宜斯濫自今舉人凡關食祿之家悉委中書復

試

宋史斷曰陶穀以一介布衣為周翰林承旨亦已榮矣夫何榮太

祖受禪之頃憂出禁中之語以自怨言非洋洋見如而甚怨路

歧穀之肺肝歷然已在太祖目中矣及其子鄘登第太祖猶謂不

能訓子遽命覆試由是觀之訓子何使士不能察則穀集

何不為如

俊之歸乎

五月唐以韓熙載為中書侍郎熙載曰周世宗時使周歸國元宗問

中原大臣孰以趙熙檢顧視不常不可測也及驗元宗欲以為相乃

雖薄不修而止至是終上乃拜是職○唐命兩省諸臣分日於光政

殿直宿談論後主以韓熙載嘉忠直言欲用為相而熙載數言

多出外侍客以此難之左授右庶子分司南都熙載盡斥諸姬聲

子道後主喜留復其位被擒歸降之日吾無如之何矣是歲滅蜀
辛映曰吾終不得忘載為劉也聽事經載北將子也勿言李陵
唐明宗時齊昊曰江左用吾為相當長驅以定中原敬曰中國用吾
為相取江南如探囊中物耳及用命殺取淮南而無載不能有所為
也

宋以董遵誨為通遠軍使初遵誨父宗本仕漢為鄜州刺史宋主微
時客遊至漢東依焉遵誨德其父勢嘗侮之一日謂宋主曰舅兒城
上有紫雲如蓋父夢吞而生遵誨黑蛇約長丈餘化龍飛騰東北
去雷電隨之是何祥也宋主皆不對他日論其遊誨理屈拂衣起太
祖乃歸宗本去自是紫雲潮散及即位召遵誨論之曰卿尚記曩日紫雲黑龍之事乎遵誨
請死帝曰朕方被過賞功豈念舊怨耶乃自號武指揮使并是職兼
近邊押遵誨至鎮召諸族酋長酋長謂之酋諭以朝廷威德封官爵剖
符授之使

詳訂世史類編卷三十四　十一　代編　南唐後主　吳太祖

酈音麻下酒字韻　景王衆忻感慨敷月復來援遵誨率兵深入
其境俘斬甚衆自是戎落畏慕不敢犯

七月北漢主和帝鈞卒子繼恭立何氏生繼元二子俱劉承祐和
以鈞無子命養為子鈞嘗謂部無為曰都恩異教非獨世和初宋主嘗
不能了我家事者無為不對至是病卒繼恩亦
因北漢諫者謂漢主曰君家與周世讐宜不屈今我與爾無同何為
何為使此二
困此一方人也若有志中國宜下太行以決勝負漢主
遣諫者報曰河東土地甲兵不足以當中國之什一然我家世非叛
者區區守此蓋懼漢氏之不血食也爾父其言故終鈞之世不加兵
為鄙辱以禁軍伐之至是繼恩以劉帝嫌子葬氏嗣立沙陀劉氏

仿錄綱目　制曰祖父創業垂統其和不加兵于意不然太祖準以天位商定恩信未著兼之遼為降劉必急赴援水陸夾攻勢有待而發耳豈為東其吉撫若果之即位日用李穆遣徐鉉來聘何以曰天下一家固劉之願哉若他人新勝而強不來之耶

八月李繼勳帥師攻北漢九月北漢司空郭無為弒其主繼恩無為
懷主立其同母弟何氏子繼元達告即位于遼且乞師遼大發兵赴
救之○十二月宋主享太廟登日郊宋主入太廟見其所陳遵豆簋簠

詳訂世史類編卷三十四　十二　代編　南唐後主　吳太祖

問曰此何物也左右以禮器對帝曰吾祖宗儉此亟命撤去進常
膳如平生既而曰古禮不可廢也命復設之判大常寺和峴請遵唐
故事每室加常食一牙盤從之自是三年而郊郊必先享太廟禮畢
加恩肆赦以為常制帝富有天下使宗祖享生
前未王之樂帝此舉失矣

北漢主劉繼元弒其母郭氏繼元妻段氏亭毒小遼為孝和后郭氏
所青既而病卒繼元疑后殺之后方線服哭孝和帝于柩前繼元遣
其嬖臣范超就而縊殺之宮中嬪御遭罹遘厄無復孑遺閒世祖十子

詳訂世史類編卷三十四　十三　代編　南唐後主　附宋太祖　吳九　鏡秀齋重鐫

嗣綺錫最有賢行繼元聽摹小之誅幽囚之未踰年皆死○冬十月立
周氏為后周氏敗后之族也天姿容以姻戚往來先得幸于唐主后
卒遂冊立之唐主頗留意聲色覓棄羽本曲久絕不傳后按譜盡得
其聲調唐主嘗欲以戶部侍郎孟拱辰宅賜教坊袁承進鄭史張宏
于誠乃諫不聽初唐宰相嚴續盡忠貳與兢政議多不同未能收
事唐主許之於是有司政事皆歸于禁院樞密副使陳喬宋偉段
佐骨史清結權倖多為非法紀綱弛壞而張洎方以文學得幸特授
清輝殿學士與太子太傅徐遊太子太保徐遊別居避心堂密書機
務中旨多自避心堂出遊從子元楊等宣行之中書舍人倪曙
已已　南後主八年○宋開寶二年○遊撰二月契丹弒其主兀律是
宗賢保寧元年○是歲北漢二鏡
後于懷州遊主璽立　賢世宗第二子也穆宗即位不喜
檢書殺不已賞罰無章子是歌于
州優娼歌舞分為遊倚鬼人所

之太原大敗漢兵十萬下宋主日將發汴至太原築長城圍之城中
太慟恐猶情迫爲寇因月朔率通遣師于陽曲（縣名今改之）朝首
數于太祖料契丹必由銅鞮（山名）路入援太原命總約宋主命以所獲途
停者示於城下城中由是喪氣
（宋史曰太祖之北伐其與魏武同世攻戰武遺將與守合肥命之曰策進取守濡須其與魏武同世攻戰武遺將與守合肥命之曰策進取守濡須自謂長於料敵而臨期于已太祖喜之以爲證前之勝武於之節度使登魏武之心不過欲誇其謀德諸將有所偏服而太祖之量亙欲包容宇宙以朝平寇亂耳
隱壘既不同則事業固有所不同矣）
太原圍久不下宋殿前都虞侯趙延渥率諸班衛士叩頭先登急擊
以盡死力宋主口汝曹皆我所訓練所以備肘（音腋）扶同休戚也我
寧不得太原豈忍驅肯（音墾）尸乎衆皆感泣會者雨軍士多疾太常博
士李光贊言曰嚴爾小管（今太原縣）須親討車駕飛輓（音晚）取怨黔（音
黎）首若回鑾復都也兵上（言其氣極高與天為量也）
（宋史曰太祖之北伐其與魏武同世攻戰武遺將與守合肥命之曰策進取守濡須自謂長於料敵而臨期于已太祖喜之以爲證前之勝武於之節度使登魏武之心不過欲誇其謀德諸將有所偏服而太祖之量亙欲包容宇宙以朝平寇亂耳
隱壘既不同則事業固有所不同矣）
夏取其麥秋取其禾
（宋史曰太祖之北伐其與魏武同世攻戰武遺將與守合肥命之曰策進取守濡須自謂長於料敵而臨期于已太祖喜之以爲證前之勝武於之節度使登魏武之心不過欲誇其謀德諸將有所偏服而太祖之量亙欲包容宇宙以朝平寇亂耳
隱壘既不同則事業固有所不同矣）
黎豈若回鑾復都也兵上（言其氣極高與天為量也）
夏取其麥秋取其禾

詳訂世史類編卷三十四 十二代編 蜀唐後主 六十 毓秀齋重鐫

（宋史曰太祖之北伐其與魏武同世攻戰武遺將與守合肥命之曰策進取守濡須自謂長於料敵而臨期于已太祖喜之以爲證前之勝武於之節度使登魏武之心不過欲誇其謀德諸將有所偏服而太祖之量亙欲包容宇宙以朝平寇亂耳
隱壘既不同則事業固有所不同矣）
既寬力役之征便是蕩平之策宋主從之命解圍而還○四月契丹
復攻北漢宋韓重贇等擊敗之○五月宋初命諸州獄吏酌輕囚宋
主以景德詔獄吏五日一檢視濕（音溼）獄戶洗（音洗）滌刑杻械（音紐）貸（音代）者給食
病者給藥小罪即時決遣自是歲以爲常○十月宋主罷王彥超等
節度使（宋初節度使全沿唐制有治所有支郡有屬縣有軍額有軍隊有軍使有軍將有軍校有軍士有軍資有軍器有軍糧有軍賞有軍法有軍令有軍政有軍籍有軍儲有軍裝有軍旗有軍鼓有軍號有軍禁有軍威有軍容有軍勢有軍陣有軍營有軍壘有軍府有軍衙有軍門有軍牙有軍帳有軍幕有軍宴有軍樂有軍伎有軍妓有軍娼有軍妾有軍婢有軍奴有軍僕有軍役有軍夫有軍工有軍匠有軍醫有軍卜有軍巫有軍祝有軍史有軍吏有軍書有軍檄有軍符有軍印有軍信

劉隱嗣父謙於唐天祐甲子為清海節度使梁朱溫封南海王僭稱
帝國號大越改元乾亨傳子弘操弘操傳子璿璿傳子晟晟傳子
龔龔傳子昇昇傳子玢玢傳子鏡鏡傳子巨川巨川傳子昌文昌文
傳子昌岌昌岌傳子昌熾昌熾傳子昌勳昌勳傳子昌貴昌貴傳子
昌圖昌圖傳子昌泰昌泰傳子昌文昌文傳子昌岌昌岌傳子昌熾
昌熾傳子昌勳昌勳傳子昌貴昌貴傳子昌圖昌圖傳子昌泰昌泰
傳子昌文昌文傳子昌岌昌岌傳子昌熾昌熾傳子昌勳昌勳傳子
昌貴昌貴傳子昌圖昌圖傳子昌泰昌泰傳子昌文昌文傳子昌岌
昌岌傳子昌熾昌熾傳子昌勳昌勳傳子昌貴昌貴傳子昌圖昌圖
傳子昌泰昌泰傳子昌文昌文傳子昌岌昌岌傳子昌熾昌熾傳子
昌勳昌勳傳子昌貴昌貴傳子昌圖昌圖傳子昌泰昌泰傳子昌文
昌文傳子昌岌昌岌傳子昌熾昌熾傳子昌勳昌勳傳子昌貴昌貴
傳子昌圖昌圖傳子昌泰昌泰傳子昌文昌文傳子昌岌昌岌傳子
昌熾昌熾傳子昌勳昌勳傳子昌貴昌貴傳子昌圖昌圖傳子昌泰
昌泰傳子昌文昌文傳子昌岌昌岌傳子昌熾昌熾傳子昌勳昌勳
傳子昌貴昌貴傳子昌圖昌圖傳子昌泰昌泰傳子昌文昌文傳子
昌岌昌岌傳子昌熾昌熾傳子昌勳昌勳傳子昌貴昌貴傳子昌圖
昌圖傳子昌泰昌泰傳子昌文昌文傳子昌岌昌岌傳子昌熾昌熾
傳子昌勳昌勳傳子昌貴昌貴傳子昌圖昌圖傳子昌泰昌泰傳子
昌文昌文傳子昌岌昌岌傳子昌熾昌熾傳子昌勳昌勳傳子昌貴
昌貴傳子昌圖昌圖傳子昌泰昌泰傳子昌文昌文傳子昌岌昌岌
傳子昌熾昌熾傳子昌勳昌勳傳子昌貴昌貴傳子昌圖昌圖傳子
昌泰昌泰傳子昌文昌文傳子昌岌昌岌傳子昌熾昌熾傳子昌勳
昌勳傳子昌貴昌貴傳子昌圖昌圖傳子昌泰昌泰

（民來）○唐中書令八濬佑卒佑卒於平壤博紛以爲朋黨佑
（一補矣）極言時政七章不止百家國險險如日將暮之辭江南王悠悠平下
大理曰猶喜子徙饒州欠收佑佑自到母及妻子徙皮州○五月米
河決滑州大雨河決宋主焚香禱天謂宰相曰祿雨不止得非時政所闕使之
然耶趙普曰陛下臨制以來慕勤庶務至晉雨爲災乃是臣等失職
請削官爵人宋主曰朕恐陵遲庭在被門內防曰被庭被門宮中小門在正門之旁閉門者衆所出入備籍後
宮凡三百八十餘人因告諭頒賜其家者具以情言得百名悉厚賜
遣之普等皆稱萬歲○宋平章公主常求入宮中（太祖妹適魏國）貼補翠儛如入宮中
太祖不用舉
帝謂曰汝後勿復爲此餘公主笑曰此所用翠羽幾何帝曰不然主
家服此宮闈戚里必相效京城翠羽價高小民逐利展轉販易傷生
多矣前後之由汝生長富貴當念惜福豈可造此奢侈之端主慚謝
因侍坐與皇后同言曰官家作天子日久豈不能用黃金裝扇與乘
（念我爲天下）以出入帝笑曰我以四海爲富宮殿悉以金銀爲飾力亦可辦但念
（守財）古稱以一人我爲天下守財耳豈可妄用古稱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
（治天下）豈以自奉養爲意使天下之人何仰哉
（宮闈四方視爲儀則）吕氏中曰禁中之君後世所觀以爲儀則也一人之奢儉者雖微而關於千萬世者爲甚大我
（以半俸甫爲四川兵馬都監）九月宋以辛仲甫爲四川兵馬都監帝問趙普以文臣有武幹者普
（四川今爲都監）以左補闕辛仲甫對帝遂用之因謂普曰五代方領幾害民受其酷
毒今用儒臣幹事者百餘人分治大藩繫皆貪濁亦未及武臣士之
一也

癸酉 宮後主十二年 宋開寶六年 周顯德十年 南唐保大十一年 吳越忠獻王弘佐天福十年 閩景宗通文王延羲永和元年 南漢高祖大有十年 楚文昭王希範天策府十年 北漢睿武帝劉旻乾祐十七年 高麗光宗王昭建隆四年 日本圓融天皇天延元年

三月周前主郭宗訓卒特年二十一宋
人葬之謚曰恭帝宗服發喪○宋初殿試貢士宋主前命覆試貢
士此命殿試貢士之始

（則帝德宋賢之意豈不）九月宋以辛仲甫對帝遂用之因謂普曰五代方領幾害民受其酷
（聽古訓乎）毒今用儒臣幹事者百餘人分治大藩繫皆貪濁亦未及武臣士之
（僅知藏書曰新發了之也）一也

（五代史求得新舊書）試得進士諸科百二十五人皆賜及第且勑錢二十萬以張寡人之
（五代史求得新舊書）防爲太常少卿嚴試遂爲永制○四月宋主以已受周統乃浚方相
（五代史求得新舊書）庶諸國首進朱衣方巾晉漢及周爲五代命薛居正監修五代史○
（五代史求得新舊書）五月宋行（通禮）（宋命李昉劉溫叟重定開元礼附以國朝）（制度稍益爲書二百卷號通礼至是行之）○
（五代史求得新舊書）八月宋赦（普免）（晉楊振自恣扶然妨賢病利而盜受吳越閩金假公）
（五代史求得新舊書）（而私市素賤大木則失爲相之道）（然頗多矣故五）（晉普免以）
（五代史求得新舊書）（著其罪）（晉獨相十年爲政頗專嘗以私怨誣馮瑋李昊李穀集以賊
（吳越獻供奉書于普）論死廷臣多忌之帝嘗幸其第會吳越遣使致書于普及海物十瓶
（海物海產）置于庭（音下）未及發而帝至帝顧問何物普以實對帝曰海物必佳
（國家帝皆如此）即命剖之皆瓜子金也普惶恐謝曰臣未發書實不知帝曰第受之
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爾時官禁私販泰隴大木普潛親吏詣市
屋材聯巨筏（音伐）至汴治第吏因之竊貨大木冒稱普市貨（剖音有判決也）（都會也）

詳訂世史類編卷三十四 十一代編 南唐後主 附宋太祖 六十五 鐫秀齋重鐫

下三司使趙玭（音聘）以聞帝大怒即欲逐普王溥力解得止普又以隙
地私易尚食蔬園以廣其居多營邸店以規利翰林學士盧多遜與
（普不協數）（相）丙入對短普帝滋不悅初判大理寺雷德驤（音襄）以其官
（屬與堂吏附會）（依附而）（會合也）普德增刑名見帝言之帝怒叱之曰驪猶
（通普私穢也）有耳汝不聞趙普吾之社稷臣乎引柱斧（大斧也）擊折其上齒（齒音二齒
（齒設普親信堂吏胡瑨李可度受賕骫）甄爲商州司戶參削籍流雲武（屬陝西）其子有陸意普害之擊登聞
（登聞鼓衛）鼓訟普親信堂吏胡瑨李可度受賕骫法普復庇二人
（骫音委）帝怒杖瑨可度而召德驤爲秘書省權有閣秘書正字普恩益替普
（替廢也）嘗設大兎壺於祝事席中中外表疑意不可者投其中焚之其多得
（祝音咒）誘以此會詔參知政事與普更知印押班奉事以分其權普不自安
（更知印押班奉事）求罷遂出爲河陽（今孟縣屬懷）三城節度使普至河陽上表自訴曰（三城節度使）
（法令德）人謂臣輕議皇弟開封尹皇弟忠孝全德豈有間然別陷窓皇太后

太漸之際已其族大臣實預顧命知臣者君願賜昭鑒帝手封其
表藏諸宮中
（呂氏中曰）顧中令相太祖之功在於政蕃與之權遷幽薊之後相太宗之功在於上黨之勦滅北漢之書而全國一書尤宗
如此功何
廟社稷之大計也然晉以天下為已任故為政事所以啟晉德衰
宗嗣計慮大
父守之誘也自是以後居正義倫不講方重消介自守之相消
方重消介自
（案宋以薛居正義倫同平章事為相）
九月宋呂餘慶龍許餘慶以疾解職不許辭居正洗義倫到平章事
餘慶舊用元德遺事李處耘先進用餘慶恬然不以介意及處耘
宰相上又以弟光美兼侍中子德昭同平章事○十二月宋起復盧
多遜參知政事（書被其亂衣服之制而君臣多遜敏給任數謀多奇
有智于罪逆不孝之地也）
中朱幾以父喪去位詔起復之多遜父億有高識惡其子所為曰趙
普元勳也而小子戮之我得早死不見其敗幸也
甲戌（唐後主十三年唐開寶七年○凡四國一鎮）五月江南主以弟從善自辛未留宋天

宋遣閻晉代性友愛悲慟不已宴會皆罷嘗手疏求遣不許作容高文以見意至
江南一以委
是遣常州刺史入貢奉手疏求從善歸不許○九月宋遣曹彬將兵
伐江南初宋王朴遣使論江南國主入朝江南門下侍郎陳喬內史
舍人張洎皆言不可遂不至乃命伐之將行帝戒彬曰江南之事一
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不須急擊也又曰城脆
之日慎無殺戮設若困鬬則李煜首一門不可加害且以劒授彬曰
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之潘美等皆失色自王全斌平蜀多殺人上
每恨之彬性仁厚故專任焉（案淮南曰太祖代唐以圖郭授曹彬曰

江南國之強俊今以王師伐之其勢必
破江南兵力尚強軍使李維簡謂千曰吾必
死于圍城而妻孥在此其心可謂公矣○宋撰五代
史成（前年命薛居正監修撰百五十卷）
一月宋始修日曆史館修撰扈蒙請修之帝令宰相日
館仍以扈多遜專其職太祖行處若此其心可謂公矣○宋撰五代
史成（前年命薛居正監修撰百五十卷）
一月宋始修日曆史館修撰扈蒙請修之帝令宰相日
戲耳命鄭彥華督水軍杜延領步軍同進宋師為潘美
乙亥（八年）江南唐後主十四年北漢睿元慶運八年是年十一月丁
南唐亡于宋宋宣祖統帥北漢至太平興國四年乃滅
正月江南閉民為師徒二月曹彬大敗江南兵于秦淮進圍金陵彬進
破江南兵力尚強軍使李維簡謂千曰吾必
死于圍城而妻孥在此其心可謂公矣○宋撰五代
史成（前年命薛居正監修撰百五十卷）
一月宋始修日曆史館修撰扈蒙請修之帝令宰相日
戲耳命鄭彥華督水軍杜延領步軍同進宋師為潘美
乙亥（八年）江南唐後主十四年北漢睿元慶運八年是年十一月丁
南唐亡于宋宋宣祖統帥北漢至太平興國四年乃滅
正月江南閉民為師徒二月曹彬大敗江南兵于秦淮進圍金陵彬進
（案宋太祖紀）
（案宋太祖紀）
（案宋太祖紀）

許緻牧繼勳殺之召神衛軍都指揮使李金全領步騎五千入援
十月江南主使徐鉉來乞緩師不許鉉以書與樞密使陳喬曰
下唐主危迫遣尚書徐鉉貢方物上表以求緩師鉉言于宋主曰李
煜無罪以小事大如子事父余何見伐宋主曰卿謂父子爲兩家可
乎鉉不能對而還論月唐主復遣鉉乞緩師以全一邦之命鉉見宋
主反覆論辨不已宋主怒門不須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
卧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耶鉉曰汗牛充棟熟鉉惶恐而退
宋史載曰太祖折徐鉉以江南亦有何罪大抵王者之言也又曰
四天下一家卧榻側豈容他人鼾睡耶吉劍失於余辛而不能明
其王道之大以天下美富時太祖宜責鉉以天命討平亂賊
忍使天下爲一家終不令歸赤子陷于水火之中也如此則僭竊
之心必有所折吳蜀何不出此遂
使韋成之仁失於新雅之言處

利詔宗民孝弟力田奇材異行文武可用者以聞○十月唐朱令贇
入投泉號十五萬順流而下朱齊彬遣王明密樹長木於洲滔若疏

詳訂世史類編卷三十四 十一 代編 南唐後主 宋太祖 六九 毓秀齋重鐫

城之際必有橫生意外者實宰臣一念之間宋十萬服恤之李後主
以國遺爲憂然牛驢各引海臣下皆以好善爲心故事坐攻困德不能一次全師
臣無一死節輝諫爲後宮頭死者亦勤焉就其對主之言且今景宗
猶有生氣何嘗論功論志之不書紛紛日大曾之頃數百刺書法
無慊于其心矣○蔡按南唐亡哲
者辭設深爲鍾情則皆未素若
李煜曰憂疾煩組得之勤氏不難而其孫李後主付之潘氏亦
易此天理天命毫發不爽如宋而能取紫氏之惡而還帝方能取
汝固亦能就其子孫也

高氏阿旦太祖之愛民深矣亞 方而不爲吾更念擁潛
蜂防至於感流涕是仁心而歸六下宜乎致太平之速也
居位中旬有百平亂之主其視一洋主不啻仇讐而太祖待之
恩禮劉承鄧鹿酒飲之釋疑李煜門戒無加害故得傳之豪悉得
保全若死鬼下自古攻取之主其於祖生民殆若草芥而太祖待之
謝加存盡江南壞師不戮一人子多愛存以爲根故新集之衆
不帝如赤子之仰父母仁
仁賢自二代而下未之聞也

右南唐後主煜嗣丁酉傳元宗故 後主乙亥二世三主共三十九
年自烈祖丁酉至淳武戊申四百三十二年計七甲子十二年
○通鑑唐二十主二百九十年後唐四主二十九年南唐三主
三十九年共二十七主三百五十八年

南唐後主 宋太祖

高祖太宗高中唐玄宗藩代德順德宗武宣懿僖昭昭宗第八子也
僖宗時有黃巢之亂僖宗幸蜀昭宗播遷于外凡兄皇帝
隱帝承勳無嗣楚王馬殷之後廢帝與
南唐烈祖多仁義先唐二百九十年
後唐二十年

唐朝僞主襲歌
三唐之間僞僞邦
二姓稱帝八載仁
義將朱溫于汝南
殺嫡無嗣楚王
北漢高祖劉智遠
太祖郭威柴榮
曹氏六主三姓氏
妻姓柴榮爲世宗
南海姓王劉隱始
弟嚴稱閩王建傳王衍
前蜀王建傳王衍
三世五主歸於宋
父南漢劉六龔喜
天福已巳封王爵
神龍延政更相弒
天復壬戌初自上
長江南頻以保全

高氏阿旦太祖之愛民深矣亞 方而不爲吾更念擁潛
蜂防至於感流涕是仁心而歸六下宜乎致太平之速也
居位中旬有百平亂之主其視一洋主不啻仇讐而太祖待之
恩禮劉承鄧鹿酒飲之釋疑李煜門戒無加害故得傳之豪悉得
保全若死鬼下自古攻取之主其於祖生民殆若草芥而太祖待之
謝加存盡江南壞師不戮一人子多愛存以爲根故新集之衆
不帝如赤子之仰父母仁
仁賢自二代而下未之聞也

右南唐後主煜嗣丁酉傳元宗故 後主乙亥二世三主共三十九
年自烈祖丁酉至淳武戊申四百三十二年計七甲子十二年
○通鑑唐二十主二百九十年後唐四主二十九年南唐三主
三十九年共二十七主三百五十八年

南唐後主 宋太祖

高祖太宗高中唐玄宗藩代德順德宗武宣懿僖昭昭宗第八子也
僖宗時有黃巢之亂僖宗幸蜀昭宗播遷于外凡兄皇帝
隱帝承勳無嗣楚王馬殷之後廢帝與
南唐烈祖多仁義先唐二百九十年
後唐二十年

唐朝僞主襲歌
三唐之間僞僞邦
二姓稱帝八載仁
義將朱溫于汝南
殺嫡無嗣楚王
北漢高祖劉智遠
太祖郭威柴榮
曹氏六主三姓氏
妻姓柴榮爲世宗
南海姓王劉隱始
弟嚴稱閩王建傳王衍
前蜀王建傳王衍
三世五主歸於宋
父南漢劉六龔喜
天福已巳封王爵
神龍延政更相弒
天復壬戌初自上
長江南頻以保全

重刻詳訂世史類編卷之三十四

詳訂世史類編卷之三十五　十一代編　宋太祖太宗兩朝

臨淄李琥卿　草創　木齋謝　遜　補遺

陽明王守仁　校評　鳳洲王世貞　會纂

大阜李　崇　增修　鉅巷文安之　是正

妙旋蔣方馨　劃訂　寶宇張起鵬　梓行

宋史　元脫脫等撰

唐帝昺祥興二年七月丙子至宋帝昺祥興二年己卯二月丙午爲元外紀宋太祖開寶九年丙子至宋帝昺祥興二年己卯凡一百五十一年南宋建炎元年丁未至帝昺祥興二年己卯凡一百五十二年北十八主

太祖皇帝　姓趙諱匡胤庚申唐元宗中興三年正月辛丑朔襲取周祚稱帝十六年自乙亥十一月始滅南唐得統除乙亥年外又至丙子年十月癸丑夕崩凡一年○附北漢後主何繼元廣運九年○附契丹景宗耶律賢保寧八年

丙子開寶九年　太平興國元年

遣命侯時帝御明德門煜至樓下待罪帝釋之授煜爲光祿大夫重召徐鉉責以不早勸煜降鉉曰臣爲江南大臣國滅當死不當問其

徐鉉忠臣

他帝曰忠臣也又責張洎因出洎所草召上江後兵螺先書示之洎大失非其主此其一爾他尚多有今得死臣之分也對臣不愛

張洎奸臣

帝奇之以爲太子中允史臣曰張洎初勸煜勿降既而不能以身殉國太失非主之對使煜守百萬城降可免而已洎之士節不如反覆小人也

舟中惟圖結束食而已閤門進榜子云奉敕差往江南勾當公事回

時人嘉其不伐初彬之總師伐唐也帝謂曰俟克李煜當以卿爲使相令侍中同平章事潘美預以爲賀彬曰不然天是

使相並王爵此以檢校官兼中書侍郎不食功賞

行也仗天威遵廟謨乃能成事吉何功哉況使相極品乎美曰何謂也彬曰太原未平耳及還獻俘復因也帝曰本授卿使相然劉繼恩

不下如少待之美禪彤微大帝笑之美公實對帝亦大笑乃賜彤錢
五十萬彤退曰人生何必富貴至是乃非所望
使成王剪桐封弟之戲言也大成王雖感言史佚且猶戒之以封唐
第矣何嘗笑彼而不能亭侯之賢成耶況宋祖之老練而何不學
成王之幼冲克踐其言耶總此宋治之尚霸所以慊于周道之純王
也
[illegible]氏中曰漢高帝善將將者以不吝爵賞諸也然當天下未定布
信越諸人皆已王矣一旦因發之命不至則不免梁數千里以討
之此高帝有役諸將之心矣晉彤平江南之功至大然僅賜以數
十萬錢而新一使相蓋是位比極則德日有功何以處之此終太
祖之世而無叛將也
[illegible]氏曰太祖既日授之又曰始少待之此豈為君之道哉蓋太
祖有以窺夫奏議者之術矣機則用便則擊此非誠以待天下也
若夫彤猶擊太祖之意去合符契
則太祖之雖則彤已先然之矣

吳越王俶來朝敕賜唐干面帷乃與妻孫氏子惟濬孫承勳來朝帝
賜濬賢宅以居賞其孝也留阿月還還賜以黃紙音旨封藏音疏其國
途中宜密視及啓之則皆奏臣乞留俶章疏也俶甚感激改歸

詳訂世史類編卷三十五　十一　代編　宋太祖　二　毓秀齋重鐫

每視事命徙坐於東偏謂左右曰西北者神京在焉天威不違顏咫
尺安得不遵顏咫尺
左傳齊桓公曰天威不違顏咫尺

[illegible]帝曰宋祖之任錢俶封疏遣還人情以為不取不如乃所以
深取之也大帝果有誠信御下之心則食言之疑帝不必先發也
羣臣之疏不必封識祖淑而其同辭令審觀帝之深用其術使俶
中於其術耳然如淑者之下約莫若俶不深則其智不固貪取之
封固帝之術也似甚越權而於天威之不違則深中於帝之謀
不自覺矣故余謂太宗之取貴帝之取有以遺之也不然準勝而
來無使納土豈太宗之力能使之然哉

三月帝以子德芳為貴州團練使帝少子也○帝如西京遂拜安陵笠祖陵也
今日復親太平天子
祭天地于南郊都民垂白者相謂曰我輩少經亂離不圖今日復觀
太平天子儀衛有泣下者帝欲留都洛陽羣臣咸諫帝弗從晉王光

[illegible]義言其非便帝曰遷河南未已終當居長安耳漢都關中置長安縣
晉王叩頭切諫帝曰吾將西遷者欲據山河之勝而去冗兵省閑費

故事以安天下也晉王又諫曰作德不在險帝不答晉王出旨頗左
右曰晉王之言固善不出百年天下共主孰能守之遂還東京○
曹翰屠江州今九江府時唐之州郡皆降惟江州未下指揮使柳訶其
下曰吾屬世受李氏恩安忍負之訶史不忍欲背訶集衆誓訶欲
[illegible]能從我乎衆皆聽命乃殺訶史集衆固守山谷翰圍之城將破殺
之因縱兵悉取貨財而焚廬舍其民數後晉彤于蔡貴盛累世儒
宋太祖已平荊南即命將之將吉也非若之以封唐弟也大成王雖感言史佚且猶戒之以封唐
世之後甚榮盛累世儒
[illegible]訶史訶

詳訂世史類編卷三十五　十一　代編　宋太祖　三　毓秀齋重鐫

光義數幸其第恩禮甚厚元義嘗有疾親為灼艾左右讓覺痛帝亦取
艾自灸每對近臣言光義龍行虎步他日必為太平天子聊德芳吾
他長必為太平天子
所及也○十月癸丑夕帝崩甲寅晉王光義即位號宋后為開寶皇
后遣之西宮初傳位之議自太后遺命已無疑趙太祖疾大漸宋后
遣宮人繳召皇子德芳繼召晉王宋后見晉王愕然遽呼曰
吾母子之命皆託於官家晉王泣固其跡語其無憂也
太宗被髮之變反脅于晉不決之頃晉王臨以後事左右皆不聞但
若有所遺禮之狀既而上升作答拜狀太常謂晉王非嗣帝宜
晉王口相為之儀前帝崩○被音披禮也奉也帝宜半立于注仁宗
辭遜賢任自然不事矯飾宮中禁嚴緣用青布幕服之衣溶音溶王
再一月罷朝坐便殿不終者久之左右請其故曰陳謂德天子容易
邪卑作乘快誤決一事故不樂耳當更近臣紫雲樓下因論及民事
謂宰相曰愚下之民雖不分裁豪強侯不為撫養務行苛虐殊不

宗積累之義惟汝明之矣天命有歸之義惟汝懷之矣君臣一定之義惟汝安之矣兄弟急難之義惟汝保之矣善治太宗親親之義也太祖傳之義惟汝體之矣君臣兄弟之義惟汝盡之矣太祖同胞付託之至也汝其有日慎乃上承其明而慶天之眷也其心休哉日旦夕勤哉毋逸毋怠者天無二日則聚名不可不統於一也欲其無二日則聚名不可不統於一也欲其無二日則聚名不可不統於一也欲其

淮南王初欲舉兵遣潮土豪士之雄所在起兵遣國王使者七
輩十來還帝不許其臣遣使上書可知矣太毛公至淮南王
至飯乃錯愕曰此將軍知之皆漢家良臣也王遂不
帝以淮南節度當內為淮南國封伯為王第號信之淮南
等授官賜爵遇德寬恕當時異能自縱優柔居光祿勳中郎將
許治臣大罪中郎將子吳平南漢兵反於北燕吳可知矣不
至以上甲兵大將軍也太宗前即位恩信未著而伯以十二
失而能名以此也太宗前即位恩信未著而伯以十二
八十六為之上書請立朝廷可為而又為之
德行後二年令朝廷之間獨使朝士屈節於伯
堂堂大漢豈無能取王朝事此自來而取之耶幸而
有之豈不阻其本乎

周顯德中均田逐抑本家為編戶至今不免詔復其家○元昊寧夏

七月以孔宜孔子四十葉封文宣公帝召宜問以孔子世綱官語聲
歷代以聖人之後不預唐調庸字也謂免役法石刻未
表 周顯德中均田逐抑本家為編戶至今不免詔復其家○元昊寧夏
參校官

十千四年春死○十月置內藏庫帝幸左藏庫語薛居正曰此會計
山用何能蓋先帝每焦心勞慮為念何其遍也詔悉留
庫并以封樁庫為焉

己卯四年 遣戴令元每歲增
正月以潘美為北路都招討使時帝謀
伐漢曹彬曰以國家兵甲精銳剪太原之孤壘如摧枯拉朽耳
帝意遂決命潘美帥諸軍進等分道伐漢又以郭進為大原石嶺關
在太原都部署以斷北援加援師潘美腳天府是
東南北都部署以斷北援加援師潘美腳天府是
長壽來言曰何名動伐漢也帝曰河東逆命所當問罪若其部
不援和約如故不然惟有戰耳○初潘儀成張思訓獻所製庫樓
行度成於自然不假人巧庶成於自然不假人巧庶
相傳謂之璇璣用以察以思訓為渾儀未○二月帝自將伐漢欲以
二月以分宿度術也
齊王廷美掌留務聞事判官呂端言於廷美曰上御風休則以車

從王地處親賢當表率意從未掌留務事宜也廷美遂請行帝許
之以沈倫為東京留守王仁贍為大內都部署○潘美等攻漢
漢求救于遼遼遣兵赴之潘美等大敗遼師築長堤城以圍太原漢
外援不至倫道又絕城中大懼四月帝至太原督戰益急城無完堞
漢主繼元出降詔陽翟彭城郡公奔遼為彭城王焉北漢亡北漢起
兄崇訓于宋三年始承襲成一年卒崇為周所襲而中興辛亥四年傳
于劉乙卯十二年及明德恩總元戊辰十二年共六主三十三年亡
宜復仇○史繼於梁唐晉周之下皆不書而獨書漢亡者著漢之
亡不在於部惑之代則而在繼元之降宋也況自唐末以來時
將驕主是始終無降書甲就縛係囚
一旦帝如天日是亦治亂之一機也

帝發太原遂伐遼遼將多降耶律學古特守燕悉力奪之不能支遂
主遣耶律休哥救燕帝與遼將耶律沙大戰于高梁河今順天府西
敗將遁休哥兵適至復戰帝大敗乘驢車走免而還自是遼好絕帝
從耶太律德光

太宗初得太原之高梁
太宗初得太原之高梁
宋史贊曰太宗可謂能仁者也嘗謂宰臣曰君臣之間要在上下
情通若稍有間隔豈能盡致理之道君臣猶不可間況骨肉乎
遂誅戮朋黨父子兄弟稍有間言以次加律者也太宗宜察其
一一以從之若果有人君能察則當務重之如其始終

以楊業爲代州刺史業善戰號楊無敵帝聞其名召見以其老於邊事拜代州刺史（劉繼業爲漢主鎮元將太原戰東南面頗殺傷王師及鎮元降繼業猶拔城若職上素知其勇欲生致之令中使諭繼元俾招繼業繼元遣親信往繼業乃北面再拜大慟俾來見帝喜慰遣之其厚復姓楊氏止名業授左領軍衛大將軍）

○十月進封濟王廷美爲秦王諸臣遷秩有差

庚辰五年（遼景宗二年）正月定差役法（分民戶爲九等上四○三月衛公劉綦卒綦有口辨帝之將伐北漢也實近臣干無中敏進言曰朝廷威靈及遠四方僭僞之主今日盡在坐中旦夕平太原劉繼元又主臣率先來朝願得執挺爲降王長帝大笑至是卒追封酋越王○楊業敗遼師于雁門殺其將蕭咄李自是契丹長業每望見旌旗輒引

去主將多嫉之或潛上誚書帝皆不問封其書付業（太宗之用楊業委任責成誚書封付可謂得君專而任將篤矣後世）

十二月遼主賢既見楊關（在保定北耶律休哥敗宋師追至莫州（今河何由不辱哉（蔡絛曰楊業本列東降將太宗得之信任不疑每納誚書一一付業使邊將安心以立功可謂令古人用將之道矣不然信任之不專則將被邊不勝而何以伸其無敵之風歩）

十二月遼主賢既見楊關（在保定北耶律休哥敗宋師追至莫州（今河任九帝自將禦之次于大名關（關當諸將大破遼師復戰宋師敗績會

遼主引去帝欲遂取幽州李昉力陳不可乃還○帝既還京議者皆言宜遂取幽薊張齊賢上疏其見曰聖人舉事動住鴻全百戰百勝不若不戰而勝若重之譯之戎虜不足吞燕薊不足取自古還塲之難非盡由夷狄亦多邊吏擾而我之者緣邊諸寨撫御得人但使峻壘深溝畜力養銳以逸自處守我攻人所謂擇卒未如擇將任力未及任人如是則邊鄙寧而河北之民又開家六合者以

天下爲心豈止爭尺寸之土角戎兵之勝而已是故聖人先本（人爲本）後末（卷欲安內（中）以養外（狄）是知五帝三王（夏）有不先根本者也（卷）之道無他廣推恩於天下之民（關惟恩者）而已（在）平安而利之民既安利則戎狄（敵）往而至矣

（程頤之論知本矣然德知遠大可伐而不知燕薊在所當取豈惟齊賢難趙普田錫王禹偁亦不之知也蓋燕薊之所（普以有二一則中國之民陷于左衽二則中國之險移于虜我（燕薊不收雖河北之地不固河南不可高枕而卧也（有二）

曰事君之誠惟恐不竭矧天柄其侄豈以一貴可奪耶時盧多遜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九月遼主景宗孝成皇帝耶律賢死子隆緒立尊母蕭氏爲太后專國事復國號曰契丹○十二月以李繼捧爲彰德節度使帝密問繼隆曰汝在夏州何道以制諸部對曰羌人貪悍但羈縻而已非能制也

癸未八年 契丹聖宗隆正月龍捷都虞候曹彬以王顯弭德超爲龍捷都虞候時德超有寵于帝親代龍察使曹彬之位乃自鎮州來傳傳以木長尺五十餘寸其上又有一版牌以御史印章爲信乘傳者執以來彬準而行傳者泣今之驛也以急變聞于帝曰彬秉政久得士心將爲不利帝信之乃出彬爲天平節度而以顯德超並爲副使後德超以不得掘斧使怨望帝詔翰林學士承旨李昉等議所以奪其權昉等請置樞密院以掌軍政帝從之乃以德超爲樞密副使顯爲宣徽南院使

甲申 契丹聖宗隆正月以李繼捧爲彰德節度使

乙酉 契丹聖宗隆正月以王顯弭德超爲龍捷都虞候

丙戌 契丹聖宗隆正月龍捷都虞候曹彬以王顯弭德超爲龍捷都虞候

丁亥 契丹聖宗隆正月龍捷都虞候曹彬以王顯弭德超爲龍捷都虞候

戊子 契丹聖宗隆正月龍捷都虞候曹彬以王顯弭德超爲龍捷都虞候

己丑 契丹聖宗隆正月龍捷都虞候曹彬以王顯弭德超爲龍捷都虞候

庚寅 契丹聖宗隆正月龍捷都虞候曹彬以王顯弭德超爲龍捷都虞候

辛卯 契丹聖宗隆正月龍捷都虞候曹彬以王顯弭德超爲龍捷都虞候

壬辰 契丹聖宗隆正月龍捷都虞候曹彬以王顯弭德超爲龍捷都虞候

癸巳 契丹聖宗隆正月龍捷都虞候曹彬以王顯弭德超爲龍捷都虞候

甲午 契丹聖宗隆正月龍捷都虞候曹彬以王顯弭德超爲龍捷都虞候

乙未 契丹聖宗隆正月龍捷都虞候曹彬以王顯弭德超爲龍捷都虞候

丙申 契丹聖宗隆正月龍捷都虞候曹彬以王顯弭德超爲龍捷都虞候

丁酉 契丹聖宗隆正月龍捷都虞候曹彬以王顯弭德超爲龍捷都虞候

戊戌 契丹聖宗隆正月龍捷都虞候曹彬以王顯弭德超爲龍捷都虞候

己亥 契丹聖宗隆正月龍捷都虞候曹彬以王顯弭德超爲龍捷都虞候

庚子 契丹聖宗隆正月龍捷都虞候曹彬以王顯弭德超爲龍捷都虞候

辛丑 契丹聖宗隆正月龍捷都虞候曹彬以王顯弭德超爲龍捷都虞候

壬寅 契丹聖宗隆正月龍捷都虞候曹彬以王顯弭德超爲龍捷都虞候

癸卯 契丹聖宗隆正月龍捷都虞候曹彬以王顯弭德超爲龍捷都虞候

甲辰 契丹聖宗隆正月龍捷都虞候曹彬以王顯弭德超爲龍捷都虞候

乙巳 契丹聖宗隆正月龍捷都虞候曹彬以王顯弭德超爲龍捷都虞候

丙午 契丹聖宗隆正月龍捷都虞候曹彬以王顯弭德超爲龍捷都虞候

丁未 契丹聖宗隆正月龍捷都虞候曹彬以王顯弭德超爲龍捷都虞候

戊申 契丹聖宗隆正月龍捷都虞候曹彬以王顯弭德超爲龍捷都虞候

己酉 契丹聖宗隆正月龍捷都虞候曹彬以王顯弭德超爲龍捷都虞候

庚戌 契丹聖宗隆正月龍捷都虞候曹彬以王顯弭德超爲龍捷都虞候

辛亥 契丹聖宗隆正月龍捷都虞候曹彬以王顯弭德超爲龍捷都虞候

壬子 契丹聖宗隆正月龍捷都虞候曹彬以王顯弭德超爲龍捷都虞候

癸丑 契丹聖宗隆正月龍捷都虞候曹彬以王顯弭德超爲龍捷都虞候

甲寅 契丹聖宗隆正月龍捷都虞候曹彬以王顯弭德超爲龍捷都虞候

乙卯 契丹聖宗隆正月龍捷都虞候曹彬以王顯弭德超爲龍捷都虞候

丙辰 契丹聖宗隆正月龍捷都虞候曹彬以王顯弭德超爲龍捷都虞候

丁巳 契丹聖宗隆正月龍捷都虞候曹彬以王顯弭德超爲龍捷都虞候

戊午 契丹聖宗隆正月龍捷都虞候曹彬以王顯弭德超爲龍捷都虞候

己未 契丹聖宗隆正月龍捷都虞候曹彬以王顯弭德超爲龍捷都虞候

庚申 契丹聖宗隆正月龍捷都虞候曹彬以王顯弭德超爲龍捷都虞候

辛酉 契丹聖宗隆正月龍捷都虞候曹彬以王顯弭德超爲龍捷都虞候

壬戌 契丹聖宗隆正月龍捷都虞候曹彬以王顯弭德超爲龍捷都虞候

癸亥 契丹聖宗隆正月龍捷都虞候曹彬以王顯弭德超爲龍捷都虞候

甲子 契丹聖宗隆正月龍捷都虞候曹彬以王顯弭德超爲龍捷都虞候

乙丑 契丹聖宗隆正月龍捷都虞候曹彬以王顯弭德超爲龍捷都虞候

丙寅 契丹聖宗隆正月龍捷都虞候曹彬以王顯弭德超爲龍捷都虞候

丁卯 契丹聖宗隆正月龍捷都虞候曹彬以王顯弭德超爲龍捷都虞候

戊辰 契丹聖宗隆正月龍捷都虞候曹彬以王顯弭德超爲龍捷都虞候

己巳 契丹聖宗隆正月龍捷都虞候曹彬以王顯弭德超爲龍捷都虞候

庚午 契丹聖宗隆正月龍捷都虞候曹彬以王顯弭德超爲龍捷都虞候

辛未 契丹聖宗隆正月龍捷都虞候曹彬以王顯弭德超爲龍捷都虞候

壬申 契丹聖宗隆正月龍捷都虞候曹彬以王顯弭德超爲龍捷都虞候

癸酉 契丹聖宗隆正月龍捷都虞候曹彬以王顯弭德超爲龍捷都虞候

甲戌 契丹聖宗隆正月龍捷都虞候曹彬以王顯弭德超爲龍捷都虞候

乙亥 契丹聖宗隆正月龍捷都虞候曹彬以王顯弭德超爲龍捷都虞候

丙子 契丹聖宗隆正月龍捷都虞候曹彬以王顯弭德超爲龍捷都虞候

丁丑 契丹聖宗隆正月龍捷都虞候曹彬以王顯弭德超爲龍捷都虞候

戊寅 契丹聖宗隆正月龍捷都虞候曹彬以王顯弭德超爲龍捷都虞候

己卯 契丹聖宗隆正月龍捷都虞候曹彬以王顯弭德超爲龍捷都虞候

庚辰 契丹聖宗隆正月龍捷都虞候曹彬以王顯弭德超爲龍捷都虞候

辛巳 契丹聖宗隆正月龍捷都虞候曹彬以王顯弭德超爲龍捷都虞候

壬午 契丹聖宗隆正月龍捷都虞候曹彬以王顯弭德超爲龍捷都虞候

癸未 契丹聖宗隆正月龍捷都虞候曹彬以王顯弭德超爲龍捷都虞候

甲申 契丹聖宗隆正月龍捷都虞候曹彬以王顯弭德超爲龍捷都虞候

乙酉 契丹聖宗隆正月龍捷都虞候曹彬

詔史館修太平御覽一千卷宋琪以勞瘁為辭帝曰開卷有益不為勞也詵曾問詵是書耳所聽目所覽手所抄心所記者幾何詵曰臣讀太宗實錄太宗嘗謂文學可以經緯治體故令修此書日閱三卷歲可周徧臣今一律論載

甲申雍熙元年契丹統和二年正月詔求遺書帝謂侍臣曰教化之本治亂之源皆繫書籍何以取法今三館所貯宋亡歸文德殿遺伏尚多乃詔募中外有以書來上及三百卷官議甄錄錢俶獻其卷秩之數等級優賜不願官者借其本寫之出是四方之書聞出矣○滁陵公廷美以參知政事封開封尹兼中書令進封為許王

庚戌端拱三年進封為許王

初史臣美之稱帝謂普為之也○李穆字穆質厚忠恪謹言慎行所為純至無有矯飾帝聞其卒哭謂侍臣曰穆國之良臣綱目帝稱其忠哭謂侍臣曰穆國之良臣此真不易得

朕方倚川邊而淪沒非穆之不幸乃朕之不幸也

詳訂世史類編卷二十五　十一代編　宋太宗　十六　毓秀齋重鐫

宋史論曰本王廷美卒太宗無一言及之參政李穆卒既臨其喪褒恤之恩悉於彼而施於此那益通善言廷美忽聖既開其卒則名其中于毒李穆方將倚川邊開其卒所望矣故深歎之以及之亦政事堂也初太祖以來宰相例不過門外精敏豪右非踰人不敢干以孤未嘗具有正心之學致君之術也彼有正心之學則事有坐觀之勢而不為一言干之太宗之重李穆非重其有近美而陰助之意不能無疑焉

三月以錫延襲等為知州許將等為副使同判史之但最為悅民苟非其人民受其弊昔秦彭宰潁川教化大行境內多猶秦彭定武初為山陽太守以惠調

秦彭一郡守政事而天下治之者此況君天下者乎○四月詔其評事之五月乾元之明應之若此況君天下者乎○四月詔其評事之五月乾元之明

殿災六月詔求直言詔封禪所以無其復書前之所

之言臣聞書稱求有言羅知睦州田錫上疏極言時事中不得其人左右補遺不舉其過致陛下有制令多改拾近歲遠之事又言時久升平天下混一致陛下以功業自多然臨御九年四方雖寧而刑罰未

誰敢不謂之至理又言邪用太廣賞條制必繁條制既繁則侵從未少日今凡有奏陳幸令大臣議而行之俾使有之空言又言宰相若賢當信而用之宰相非賢當擇而任之何以遣之為具臣而疑之若果入也○十月華山隱士陳摶入朝摶非為隱若譽為仕宦從祖希夷先生之親其對宋琪等之言深切義理是誠太平興國中摶兩入朝帝待之甚厚至是復來見帝謂宰臣曰摶獨善其身不干勢利所謂方外之士也遣中使送至中書宋琪等從容問曰先生得玄默修養之道可以教人乎摶曰搏山野之人於時無用亦不知神仙黃白之事道已之術用氣而已日本少君言臣能致天錫成白銀燒丹砂成黃金金成服之白日升天吐納養生之理非有方術可傳假令臣日升天亦何益于世今聖上龍顏秀異有天日之表博洽古今深究治亂真有道仁聖之主也正君臣協心同德興化致治之

真有道仁聖之主

勤行修煉秋勤行修煉無出于此琪等以其語白帝益重之詔賜希夷先生還

華山舊宅傳高洲風原人嘗舉唐長興中進士不第遂不復干祿以

華山舊宅

華山未為樂因服氣辟穀日飲數盃而已歷二十餘年乃隱

華山云云之言對曰陛下為天子當以治天下為務奈用此道命為

諫矣大不可○十二月庚辰幸其家○賜京師大

影響之聲

隨二日北之歌心此大

太宗以天下之治為樂

乙酉二年契丹統和三年○一月辛酉遣誅殺都巡檢曹光實于陵益川今延

復遂襲據鄆州帝遣知泰州田仁朗等將兵討之仁朗以其得羌戎

情使日必大為邊患欲從容徐來之帝大怒徵仁朗還下獄其副將

王能擊獲還之由是緩縱裏二州悉內附○四月江南饑遣使賑

之○宴羣臣于後苑帝作宰相近臣賞花于後苑謂之曰春氣暄和萬物暢茂四方無事朕以天下之樂為樂宜令侍從飼臣賜詩賞花

詳訂世史類編卷三十五　十一　一代編　宋太宗　十八　甌秀喬重鐫

以精銳設伏絕宋糧道彬居深冬日以食盡退師雄州（在保定府雄縣）東今雄縣是
以拔傀儡帝聞之大驚曰豈有敵人在前反退軍以拔窮穴策之
其也乘遣使止彬勿前急引師援白溝河（在真定府高邑縣南）與米信會時彬
部下諸將期美重進累建功而已據重兵不能有所攻取謀議蜂起
彬不得已乃與米信復趨涿州休哥聞之以輕兵薄宋師困諸大兵
迎戰于岐溝關（在涿州城西南）宋師敗績死者過半帝聞之召還
（宋氏國初以清之敗有三千河東後三出師屢與敵接而不獲俘一說其事始於智今國之父子而嘗成於玉驄等中書不預聞二也前作遣
（原評云）此條列於戚當公以不善戰而委師重委和親於牛驢公以不善守而委國然此清之敗歸為兵柔賜貴之幸福燕翼貽謀從茲千可殺高平之敗歸罪侵宏於之敗而概責之李穆實不然論其大則當公名將而有退軍被糧之失概公忠精本見前復自用律之以春秋責備之法一公均不得辭其責矣
（原評云）此條與兵謀與孤寡院計中書不預聞及敗帝謂孤寡使士顯敗潰

詳訂世史類編卷三十五　十二　一代編　宋太宗　十九　甌秀喬重鐫

為諸衛將軍治其違詔失律罪也○十二月契丹隆緒大舉入寇瀛
州部署劉廷讓與戰敗績契丹誘執知雄州賀令圖逼掠瀛深德州
○遣使募兵于諸州帝將大發兵計契丹遣使募兵于河南北四十
餘郡以充義軍卓東轉運使李維清曰若是天下不耕矣三上疏爭
之李昉等亦相率言河南之民尚知戰鬬或慮人情搖動因而導盜
非計之得乃詔獨選河北而諸路悉罷○以張齊賢知代州帝以楊
業先朝近臣可知代州者齊賢請行乃命之齊賢大敗契丹于上鹽
堡契丹自河口薄代州城齊賢遣使期潘美以并師來會戰庶為契
丹所乾餱而美使至云師出至相非得密詔不許出戰已遲州矣齊
賢曰敵知美之來而不知美之退乃夜發兵三百人持一熾負一束
芻距州西南三十里列熾然舉契丹兵遥見火光中有旗幟謂其
（原評云）此條與兵謀與孤寡院計中書不預聞及敗帝謂孤寡使士顯敗潰
師至驍而北走齊賢先伏步卒二千於土盤谷擊

之列喻以朝廷詔令之頒宣施行而能應之也
而能歸敬服從賢智其智者歟
周制林已齊賢特一書止專於之事求之學也乃能以微明之
道方張之周道興盛晚決勝千里如此此太宗所以任用得人而
不負所託也

庚子端拱元年 契丹統和十八年 正月帝御講筵謂宰臣曰爲仁大言使
諛與知制誥胡旦御史中丞王旦同知審官院事旦爲中官王守恩之壻謀奪有司
請十之改頴名曰馬周以爲唐馬周復出也於是御筆發問敦訪
居相位當北方有事之時不爲邊備徒知賦詩遂罷昉爲右僕射昉
和厚多恕在位小心醇謹每有水進月者雖知其材可取必正色絕
之已而擢用或不足用此和厚謹慎待之子弟問其故昉曰用貴人
之事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故峻絕之使歸恩於上豈不用者陰
矣所望又無善辭取怨之道也
(南湖曰李昉溫德清臣遇太宗所倚仕將順德美修明庶政史
臣以古之輔士阿衛昉且矣而尚曰綜成厥道敢罹讒以邑之於
詳訂世史綱編卷三十五 十一 代編 宋太宗 二十 毓秀齋重鐫
是日駁坊州團練副使領事
坐被誣爲同謀所使部
古人重其言不能踐諾
不能踐諾
以趙普爲太保兼侍中呂蒙正平章事普曰卿勿面從古人雖
其居不爲是舜卿其念哉蒙正曰臣蒙恩寵有重望以正道自持過事
已累正無成德言行未孚者必罔聞不可常嘉其無隱告開國元老家
政言行須同朝位皆雅重之
(南湖曰)呂蒙正之相太宗每事優容大臣皆悅然同力以佐治而相與
形成面折廷爭之不服然以元老重望宗臣之體事稱旨聽之合
情器人之有狀者已有之此所以作君子黨梨民也歟
五月作秘閣詔就崇文院中堂建秘閣分三館書籍置其中以吏部
侍郎李至兼秘書監帝謂至曰人君當淡然無欲勿使嗜好形見於
外則奸佞無自入朕無他好但喜觀書多見古今成敗善者從之不
善者改之如斯而已矣至每與宰相王化基視書閱下帝必遣使賜
宴且命三館學士皆預焉
(南湖曰)按宋祖擇姓名曰趙保忠復以爲定難

[illegible]節度使李繼遷仗援日法趙普請復命李繼捧鎮夏州帝加賜
(南湖曰)民心向忠之君人爲忠臣之計也趙普之請也保忠及與繼捧之
大義遷恩伸者統知行者服之下可與共難而不能知保忠之不
可復醉○鄭州團練使庾莫陳利害有罪則以利用以變幻之術得
幸驕恣不法是處服御僭擬乘輿趙普按其十罪力請誅之帝曰豈
有萬乘之主不能庇一人乎普曰陛下不誅則亂天下法法可惜此
一豎子何足惜故帝不得已賜死商州○八月卽王錢俶卒帝輟朝
七日備禮追封爲秦國王謚忠懿命中使護喪葬給鹵簿儀仗
(南湖曰)錢氏武肅王鏐被黃巢計謀裘宏并越州以奉董昌反
昌以建號而誅昌而并越盡有浙東之地傳其子元瓘至貞孫
仁佐來破多景山取福州而仁佐之弟倣又入出兵攻福以迎周
世宗之師而錢氏之國入朝三世四王與五代相終始竟亦不失
王國與錢氏之東漸蘇杭其民與以永安及宋受命平蜀平江南平河東
卽大下之力唯吳越不待告命入獻土地此其爽世忠孝爲貴無
與錢氏之忠矣
詳訂世史綱編卷三十五 十二 代編 宋太宗 二十一 毓秀齋重鐫
己丑二年 契丹統和七年 正月契丹主隆易州遣其民於燕留群臣上慶
策張洎請于沿邊建三大鎭仍命親王出鎭魏府以控其要則契丹
雖有精兵豈敢越而南侵制敵之方盡于此矣
(南湖曰)洎之策不得已而用之若選使通好息民此亦策得也李昉王禹偁
亦多以舒好爲言帝察納之○四月不雨五月戊辰遣使決獄于諸
州是夕雨○葺池浚井葺妖星光芒銅帝疑正祕書監八月月丙辰
大赦是夕彗滅
(宋史)魏(王)曰彗星不可回孛入斗傳於下則天道正於上災太
宗克明厥德修德以答天心天人相感勢若桴鼓理所宜然
未有變異之酷烈也
作開寶寺塔藏佛舍利也費億萬計踰八年始成如制誥田錫言上
疏云京都金碧有餘皇居以爲容衛無取侈麗帝亦不怒○都巡檢使尹繼
倫襲契丹耶律休哥于徐河(南湖曰)休哥保定人故繼倫南大敗之時朝廷遣李繼隆

鎮定兵萬餘運送糧儲以成武休哥聞之即請騎數萬邀第途尹繼
倫適領兵千餘人覆運路遇之休哥不顧而南繼倫曰寇旣覩我耳
彼南出捷還則乘勝而驅我北去不捷亦且挑怒於我將無遺類矣
爲今日計但當卷甲嘯收以蹂之彼銳氣前趨不度我之至力戰而
勝足以自固縱從猶不失爲忠義眾皆憤激從命繼倫命秣馬俟
夜人持短兵潛蹈其後行至唐州徐河天未明休哥去大軍四五里
會食食訖將戰繼倫方呷羹以待繼倫從後急擊殺契丹一大將衆
皆驚潰休哥爲短兵中其臂乘善馬先遁餘衆引去契丹爲之奪氣
不復相戒曰當避黑面大王且無倫面黑故也自是遼兵亦息爲大
將盡上其狀帝召而厚賜之

（尹繼倫所向有功）（河南人）（繼倫以千餘之兵破虜衆萬而謂奇功絕大將上狀太宗召而厚賜之人益附天子之知而忠貫如是不啻繼倫盡心以報而諸將無不感勵也）

（尹繼倫所向有功）（人生當天子之知）

詳訂世史類編卷三十五　十一代編　宋太宗　二十二　毓秀齋重鐫

天旱自秋徂冬不雨書大旱志其甚也自秋田錫上言竊賣陰陽失
和調燮倒置上侵下之職而獨理永盡下和上之失而規避未能疏
（大旱不雨太宗正宜修心焦思論朝）
大帝及宰臣皆不倫出錫知陝州（大旱不雨太宗正宜修心焦思論朝）（錫以言事貶知陝州）（錫上疏略曰陛下天道無親惟德是輔今京師大旱不雨陛下不自咎責而歸咎於人臣之過恐非所以答天意也）
（錫以言事貶知陝州）
貧申淳化元年（初八年）正月趙普罷（普復相之年是）（普復相之年是）
（普復相之年是）
（普復相之年是）

更部選官擬精當流官侍曲宴上曰選之曰厥度端凝眞貴人也至是益拜○十月趙保忠降于契丹契丹封為西平王復姓名曰李繼捧○十一月以畢士安為翰林學士先是翰林學士承旨缺員帥續翰林志以獻帝嘉之賜詩二章文穆白書玉堂之署四字今傍於廳額曰永為翰林美事於是知制誥范果獻玉堂記滿傳其職帝悉疏姓名出知滁州乃以士安為學士執政欲用諫議大夫張洎帝曰洎文學資任不下士安第德行不及耳

壬辰三年 契丹統和四年 三月命翰官集太平聖惠方一百卷以印本頒天下○六月置常平倉于京師時穀價太賤則增糴以貯之候歲儉則減價糶與貧民遂為永制○七月太師魏國公趙普卒普學不具官三朝知為相之陳橋之變普實預謀第一功臨政論有忠謀得事君之心罪帝二過泰王薨遷之嫌普實召之皆三失此所以特削其官以示貶焉帝之愛惜前近臣曰普能斷大事盡忠國家眞社稷臣也普性深重

剛毅果斷雖多刻忍而能以天下事為己任少習吏事寡學術太祖每言其不讀書勸以讀書遂手不釋卷嘗歸私第閽戶啓篋取書視之則論語二十篇也宵謂帝曰臣有論語一部以半部佐太祖定天下以半部佐陛下致太平後謚忠獻封韓王

臣曰宋臨之事大謂普及太宗朱如其器理勢必然事定之後永密固數語自從及其論趙韓王精義之從服武德文功觀陛下有聖而猶有忠失之心鄉君子惜之

宋史贊曰相業之不可以此也又矣自伊尹祖庚為傅說佐武丁周公輔成王聖德天成千載之下猶若合符節焉普之及此者當日普以半部論語佐太祖治天下夫論語者治平之本也使普未能鄉而力行則其輔弼之功豈不可等於商周周公之後歷乎魏晉所不足者吾於太祖取其南巡幸洛多是不知道不可思也遺疏史往市藥能治材及以除蛾蛩勸尚食是不知道不可思也遺疏史往市藥能治材及以除蛾蛩勸尚食落開是不知君子喻於義也以私憾煎熬多遜於厚斯是不知以直報怨也出若河陽具瞻不測是不知仁者不憂也陛不能知此數者又安能以知相業之大故錄其謀國之功則論語兵略相之

以何承矩為河北屯田制置使承矩至雄州即發河北諸州成兵給其役開塘泊種稻田民頗其利○五月以張洎為翰林學士帝謂侍臣曰學士之職清要實重非他官可比厥帝恨不得為文曰士之學古人官遭時得位紓於朱施紫足為榮矣豈得不竭誠以報國乎若水對曰高尚之士固不以名位為光寵忠正之士亦不以窮達易志擬其或以爵祿榮過之故而效忠于上中人以下者之所為也帝然之○六月張遜宠呼冤一日舉與溫仲舒董曉歸有狂民迎馬首呼萬歲街使王貽興遜雅相厚因奏民迎舉拜呼萬歲舉自辯云實與仲舒同行而遜令冤獨奏臣帝惡之乃降遜為衛將軍出舉知青州舉既寵帝念之不置語左右曰寇準在青州舉乎左右揣帝意且復召用因對曰陛下思舉不少忘閒舉日縱酒未卻亦念陛下否帝默然○以呂蒙正同平章事蘇易簡趙昌言參知政事趙鎔向敏中同知樞密院事蒙正嘗四召對論及征伐帝曰朕比年征討蓋為民除暴苟好功黷武則天下之人烙亡盡矣蒙正對曰治國之要在內脩政事則遠人來歸自致安靜帝然之易簡在翰林八年帝待之若賓友但以親老急於進

川因亟言時政得失遂入政府自是帝不復有厭接意但正色責

更事而已易創悔之時西北出兵樞機之任專主謀議敏中明辨有
才略遇事敏速北二邊道路所奏軍情莫不周知帝器之○閒
月以陳恕爲三司鹽鐵副使時三司使分天下爲十道
筆劃爲右計使總焉副使中分十道以副焉而
各通判署判官以幹其事北邊計度者使通融之
甲午五年葉丹氏和正月李順陷成都自稱大蜀王國號大
十二年以一節者爲招安使帥師討平之兵額之倒指可見矣中書
宦者王繼恩爲兩川招安使帥師討平之兵額之倒指可見矣中書
欲除樞恩宣撫使帝曰朕讀前代史不欲令宦官預政事宣徽使乾
政之漸也止可授以他官於是以樞恩爲宣政使○置起居院右諫
議大夫張秘詩置起居院脩左右使之職爲起居注與時政記逐月
終送史館以備脩日歷上嘉之乃置院于禁中命梁周翰等掌其事
周翰等請以所撰先進御後付史館從之起居注進御始此○以張詠
知益州待便宜從事時王欽若上官正等討賊無功頓師不進
詐訂世史類編卷三十五 十一 代編 宋大宗 二十六 毓秀齋重鐫

事務欽惟詠至以言激正等仍虛具錢之衆曰屬第校曰爾輩但蒙
厚恩無以塞責此行當直抵冤羣平蕩醜類若老師曠日即此地
還爲爾死所矣正由是決行深入大致克捷蜀當冤掠之暴民多脅
從詠諭以恩信使各歸田里其爲政恩威並用蜀民畏而愛之先是
城中屯兵尚二萬人無半月之食詠知民間舊有鹽貴商屢有餘積
乃下其估糶民以米易鹽未旬日得米數十萬斛詠度能二歲儲乃
奏罷陝西糧運帝聞之喜曰此人何事不能了吾無憂矣○以襄王
元侃第三子爲開封尹進階壽王帝在位久儲嗣未立流事白鳳翔召
還入見帝曰臣諸子孰可付神器者對曰陛下爲天下擇之非臣所
擇惟謀及婦人中官不可也謀及近臣不可也唯陛下擇所以副天
下望者帝曰壽王可乎準曰知子者莫若父聖慮既以爲可願即決
定遂以元侃爲開封尹進壽王以冠準參知政事

馮錫疇易簡羅蒙正在中書帝嘗欲遣人使朔方難其人
書選才而可責以事者蒙正以名上帝不許他日三問蒙正三以其
入對帝曰卿何執耶蒙正曰臣非執蓋陛下未諒耳因論其人可使
餘人不及臣不欲用媚道妄隨人主意以害國事同列疑忌不敢動
帝退謂左右曰蒙正氣量我不如既而卒用其人果稱職及罷相判
河南日引親舊於園林歡宴政尚寬簡委任僚屬事多濡滯而已按
史論蒙正以奉職量主以容賢前後四登相位皆能盡其所能論
事謀國不爲身謀不爲子孫謀其所以報國家者大矣宜名相皆學焉
帝○以昌陵中官事張洎參知政事初帝欲相端或曰端爲人糊塗
帝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真忠厚之篤居位持重識大體以清
簡爲務時同列奏對多有異議惟端常所建明一日帝手札戒諭月
令中書事必經呂端參酌乃行時奏對愈讜議不旋踵博洽經史
善持論爲諸相學士帝嘗謂近臣曰張洎富有文藝至今尚苦學江

東土人之冤也甚見德遜初爲定軍節度推官時代還奏事會同州秦之愈謹事攻一決於章無所參預惟專倚時政記甘言媚悅已而事敗謹州流死海島人心伏以兄事之極爲其才逸與章同州秦之愈謹事攻一決於章無所參預惟專倚時政記甘言媚悅已而事敗謹州流死海島人心伏以兄事之極爲其才逸與章

成服發棺擧士王晉卿等詐稱奉遺詔立德昭爲皇太子晉卿等言以太宗付託之重不可以常禮拘之宜即皇帝位以安天下當遵用舊禮坐請詐取謹州流死海島人心伏以兄事之極爲其才逸與章

故廣見斥於太宗太宗於平民中久知其才故廣見斥於太宗太宗於平民中久知其才

大叔太子既立廟見還宮京師民擁道喜躍曰少年天子也自唐天祐以來中國多故宜繼之以長君受命之語太宗之不諱十年至是始聞中外翕然大叔太子既立廟見還宮京師民擁道喜躍曰少年天子也自唐天祐以來中國多故宜繼之以長君受命之語太宗之不諱十年至是始聞中外翕然

于欲置我何地準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帝悵久語后顧宮中皆非薄永昭也蓋觀太祖之於太宗無所不享而太宗於太祖頗忘違其專焉然則太祖仁人也而太祖其忍人也歟○八月立壽王元侃爲皇太子更名恒

詳訂世史類編卷三十五 十一 代編 宋太宗 二十八 毓秀齋重鐫

辛巳乘太子有客語太子以師傅禮事之太子毋易至流涕必先拜至流

不敢當上表辭謝帝不許

十二月癸丑韓德威侵府州折御卿擊走之辛丑御卿又擊走之德威遁去

丙申二年二月以李昌齡參知政事帝謂曰中書政本宜

進用善良博詢衆議以正道公議臨之即怨謗無由生之以太

孫惟吉爲開州觀察使上謂宰相曰惟吉將以鎮天下惟吉剛于德昭長子也太祖崩時惟吉裁六歲帝即位稍在禁中日侍中食太平興國八年始出授東宮木幾授左驍衛大將軍至是授開州觀

察使凡邸第供億車服勿與皆與諸王埒埒古○七月以陳靖爲京

西勸農使未行而罷書舊其不帝詔有司議均田法太常博士陳靖先有也

乞先命大臣令東西京檢責荒地及逃民產錢之募民耕作賜以牛

種室廬俟田成然後度地均稅量田授人約井田之法爲定法乃詔

靖爲勸農使皇甫選陳恕等言其功難成遂黜靖知婺州而罷其法

○癸酉兗州言鄆王元僖薨元僖性聰悟好學善事宦者建乃小人之態樂也○秦孝宣皇后崩后至道元年書關賢皇后崩

薄有文藝之美何敢當三年柏克葬則太宗崩矣故特書以著其失○分天下州兵爲十五路南東西江東江西

浙東浙西淮南京湖廣福建劍南東○三月帝册太子恒即位初帝

不豫召政使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參知政事李昌齡殿前都指

揮使李繼勳知制誥胡旦等謀立故太子楚王元佐宰相呂端聞疾

甚中貴太子不在傍變言繼恩以紛書大漸宇令親密吏趣召太子

帝怒召端等責之端對曰準性剛自任臣等不欲數爭恐傷國體因

再拜請罪及準入對帝語及疏事準力爭不已又持中書簿論前直

於帝前帝因嘆曰鼠雀尚知人意況人乎遂罷知邵州○九月大有

年太宗淳化三年十二月癸丑朔此書大有年僅年之歲可知也而天理不差信矣此一事也在不修舊日則爲慶曆君子筆之則爲變亂綱目

書邵此其言深哉

丁酉三年十五年正月張洎罷張洎性敏識巧於將順尤善事宦

官建乃小人之態樂也○秦孝宣皇后崩自至道元年書關賢皇后崩

薄有文藝之美何敢當三年柏克葬則太宗崩矣故特書以著其失○分天下州兵爲十五路南東西江東江西

浙東浙西淮南京湖廣福建劍南東○三月帝册太子恒即位初帝

不豫召政使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參知政事李昌齡殿前都指

揮使李繼勳知制誥胡旦等謀立故太子楚王元佐宰相呂端聞疾

甚中貴太子不在傍變言繼恩以紛書大漸宇令親密吏趣召太子

入侍及帝崩皇后令縢匿告趙普普召廷翰知有變即給
國璽之張人宮后問廷翰曰先帝立太子正爲今日今若
曰先帝立太子正爲今日今若紊天下豈可遽違命有異議耶后默
然乃奉太子卽位太子陛立奉梓宮引見群臣編素跋下不拜請捲
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皆率羣臣拜焉

（此條於內幸臣當給事殿廷以大臣而
預聞於命婦之班合而十一以皇后以婦人而
入受顧命而宣行之大非之義也何而不爲張本耶卽此皆呂端明決處足以
制治於未亂正不在史以後人物之事觀自作矣
及其有識之過人也處不及此安知萬
歲後子之不召宰相靖惠工府皇子乎太宗稱端大事不糊塗
其可信哉）

（此條見帝即位之初首合輕遷使兼判泰官吏自是盛司之權重鄰李昉爲使館相繼除授二百年無叢鎖之弊由於此命相期職多選則遷者速遷加除無不喜人皆相慶之風然那
移亦大啓使邪徐鉉以婚姻而除官賞罰皆從愛憎而作政事之凡李昉作相之風）

太平有道公侯有可取（

太宗有帝王之度

太平有道公侯有可取（

（此條見帝即位之初首合輕遷使兼判泰官吏自是盛司之權重鄰李昉爲使館相繼除授二百年無叢鎖之弊由於此命相期職多選則遷者速遷加除無不喜人皆相慶之風然那
移亦大啓使邪徐鉉以婚姻而除官賞罰皆從愛憎而作政事之凡李昉作相之風）

詳訂世史類編卷三十五 十一 代編 宋太宗 三十一 毓秀齋重鐫

（此條見帝即位之初首合輕遷使兼判泰官吏自是盛司之權重鄰李昉爲使館相繼除授二百年無叢鎖之弊由於此命相期職多選則遷者速遷加除無不喜人皆相慶之風然那
移亦大啓使邪徐鉉以婚姻而除官賞罰皆從愛憎而作政事之凡李昉作相之風）

四月遣使按諸路遏糴悉除之於是除逋負輸送之弊歲減二千餘萬緡
三千餘人用三司判官王欽若之言也
宮禁以前小人謂張耆之小人易知宋朝之小人難見然寧以後之小人易知然寧以前之小人難破蓋自古小人之所以誤國者衆歟也歐那也謂宋之日為小人者自兵興之初然宋者則請編頁降紫因丁謂則請罷兵撫衆庶君子之處事何異楊其入者王旦李流而已
知二子之為君子
宋名臣言行錄前集
知大體
五月戊午朔日食○十月呂端李至溫仲舒夏侯嶠龍圖閣學士寇準參知政事準不以名位知大體帝深重之每見其入對肅然拱揖不以名呼又以嶠姿儀環偉令梓人繪像大宮庭陛峻特令作人為斜陛焉導者之階曰斜陛中階而陛也至是以疾
宋名臣言行錄前集
能相○以張齊賢李沆平章事同敕中書分政事初端宋湜為樞密副使齊賢樞帥有大略每以致君自任嘗謂湜為吉皇王之道而推
宋名臣言行錄前集
本其所以然帝曰朕以為皇王之道非自跡仰慕事適治道則近之矣帝常問流以治道所宜先流對曰不用浮濫新進喜事之人此最

為先帝問其人流對曰如梅詢晉致堯筆是矣帝又語及唐人賦賞之風及卿難辨流曰俊言似忠姦言似信如盧杞家敗德宗李勉以為真矣帝啓人臣有密啓者非讒即佞臣常惡之豈敢效尤
宋名臣言行錄前集
流猶言放逐也
丙辰二年 閏三月旱求直言 書手其能過轉運副使朱台符上言略曰陛下踐祚以來彗星一見時雨再愆彗星見者兵之象也時雨愆者澤未流也宜重農以慎采納以省費專將帥之任以安邊貞介之選以惠民插此數事雖有智者不能為討也 帝前以
宋名臣言行錄前集
台符所言非因早而亦求直言可謂有徵○六月樞密使兼侍中晉公

曹彬年卒具官辭美謚也濟彬疾帝臨問因訪以契丹事宜彬對曰
美曹彬二人而已
太祖英武定天下猶委經營和好帝曰此事誠當屈節為天下蒼生
然須執綱紀大作綱紀不紀綱紀不紀雖有智勇無所施也
而正存大體即久遠之利也又問以後事對曰臣無事可言臣子璟
諸璋材器可取皆堪為將然璟不如璋及卒帝哭之慟彬性仁厚在朝
廷未嘗忤旨亦未嘗言人過失位兼將相不以等威自異遇士大夫
於途必引車避之不名下吏每白事必冠而後見居官奉入給宗族
餘積若于謂仁恕清慎能保功名守法度彬為宋良將第一
宋名臣言行錄前集第一 卒謚武惠
丁南湖曰周太祖貴妃張氏彬之從母也是以太祖世宗待彬恩寵優渥至故彬亦自謂周室近親後秦內戚大彬之功業為宋則是矣而其猜義之為詞則非也備予晉彬者宰皆近此

七月以王繼為樞密使○以呂文仲等為翰林侍讀學士邢昺丙申為
侍講學士侍讀侍講之置自此始○八月樞副楊礪卒帝謂侍臣曰
礪介直清若何遽亡也即冒雨臨其喪礪居委卷車駕不能入帝為
步進○十月契丹陰絡入寇侵瀛州今河間有瀛州之數重左右請肴百者
康保裔易甲以遁保裔曰臨難無苟免正吾效死之日也遂決戰數
十合殺傷其衆兵盡矢絕而援不至保裔死之帝聞保裔死優詔贈
保裔先丹知帝親征乃解
孫○十二月帝自將禦契丹次大名縣前去澶淵召逸敗之
史臣斷曰功貴成使史臣斷論保裔被圍之時或戰或守易甲以
通且以老母何必傷勇聊史論死深傷勇終異苟免論遂無成志
有足尚故取為忠義列
傳之首所以勸死也

上之在大名也詔調丁夫修黃河藍察御史王濟以為勞民論塞回之張齊賢以河決為憂因對并省濟入見齊賢請令濟者放保河不決濟曰河決亦陰陽災診所致宰相若能和陰陽弭災診為國家致太平河之不決臣亦可保齊賢曰若是則今非太平耶濟曰北有契丹西有繼遷兩河闕右歲被侵擾以陛下神武英睿尚用得其人河

以馴致令則未也上勃然變色獨留泽閒以避事退而密論邊策十五條以獻未幾遷官判大理寺欲得剛正不同者上曰王濟近之即以命何

濟

庚子三年 契丹統和二月王顯能以周堂王繼英知樞密院王旦同知院事初旦為翰林學士嘗奏事退帝目送之曰為朕致太平者必此人也○四月太子太保呂端卒端且○十一月張齊賢免齊賢與李沆不相得日南至朝會齊賢被酒失儀遂坐免

劉恕論曰被酒失儀小過也遽免大臣大失也觀此知李沆不容齊賢次矣將恐無辭以去之故因酒失免之耳此與鄭冠之義畧相似痛繩賢酒夫之

免文靜盛德之累乎

辛丑四年 契丹統和二月詔羣臣子弟補京官者試一經○以呂蒙正向敏中同平章事王旦參知政事○六月詔賜九經于州縣學校及聚徒講誦之所○八月以張齊賢為涇原諸路經畧使帝以趙保吉

詳訂世史類編卷三十五 十一代編 宋真宗 三百 毓秀齋重鐫

保吉雖入貢而鈔劫益甚乃進齊賢行邊齊賢言靈武在陝西孤城必難固守徒使軍民六七萬陷於危亡之地遍判永興軍何亮復上安邊書言靈武地方千里表裏山河拾之則戎狄之地廣且饒矣一患也自振威今豐勝府至靈武凡千里皆西域戎狄合之為二二患也與北馬之所生自匈奴猖獗無匹馬南來咸取足乎西戎既割分為二其右乃西戎之東偏實為夏賊之境其左乃西域之西偏奉涇儀渭之西北諸戎是也如拾靈武則合而為一夏賊集黠戛挾諸戎不得貢馬駝馬無從而來三患也請棄海樂猶德二城以通河西之糧道靈武居邊塞之外不築此二城為屏蔽與拾靈武何以異故帝猶豫不能決詔羣臣議棄守之宜楊億言此虜方黠其財猶璧未可以

歲月破也須棄靈州為便輔臣咸以靈州為必爭之地苟失之則綠

直不可保帝頗然之李沆曰保吉未死靈州非朝廷有也莫

若遣使密召州將使部分軍民空壁而歸如此則關右之民息

使南方之人遠戍西部甚不便也寢其奏

帝不從齊賢又請募江南丁壯以備戍兵帝曰比不堪人心勿搖抑

寇萊公曰戍守之兵自古以來軍為非便蓋不諳邊事之類若不識真宗不從齊賢之

請徙守遷之策矣

請徙守遷之議蓋以輔臣之言為是而李沆獨憶之言為非靈州之議當以孫全照之言為是而以張齊之言為非可城靈州不可棄也故何亮上安邊書而韓琦公深以棄之言為然

王欽若曰靈州之地棄方千里表裏山川此真宗所愛於國而不可失寸寸馬者必保吉之物必爭靈州是夏人不得靈州不可保臨而來人乃委而棄之非精細經乎裴濟孤臣尚欲與也田為死守計寇其將謂延有備禦之資經時間導不致匱之則保吉貢能將志耶莫如盡棄所積而按兵不出寇若來將安以救宥寇之君臣保安皆幸以騙致邦家倫安其宜國之勢經也

詳訂世史類編卷三十五 十二代編 宋真宗 三百五 毓秀齋重鐫

壬寅五年 契丹統和三月趙保吉陷靈州知州裴濟死之

裴濟死王事可哀也先是保吉反陷清遠軍濟知靈州潮目猜書死之以書其全節之實

謀輯八鎮興屯田之利民甚賴之保吉大集番部來攻濟被圍倘紀

刺指血染奏求救兵不至城遂陷濟死焉

神故不書隱士而直書名姓欲名至入兒子學政敗命坐與語詞以

民政邊事故曰明王之治愛民而已惟徐而化之孫皆不對即日授

左司諫直昭文館明年請暫還山許之遷起居舍人既還復數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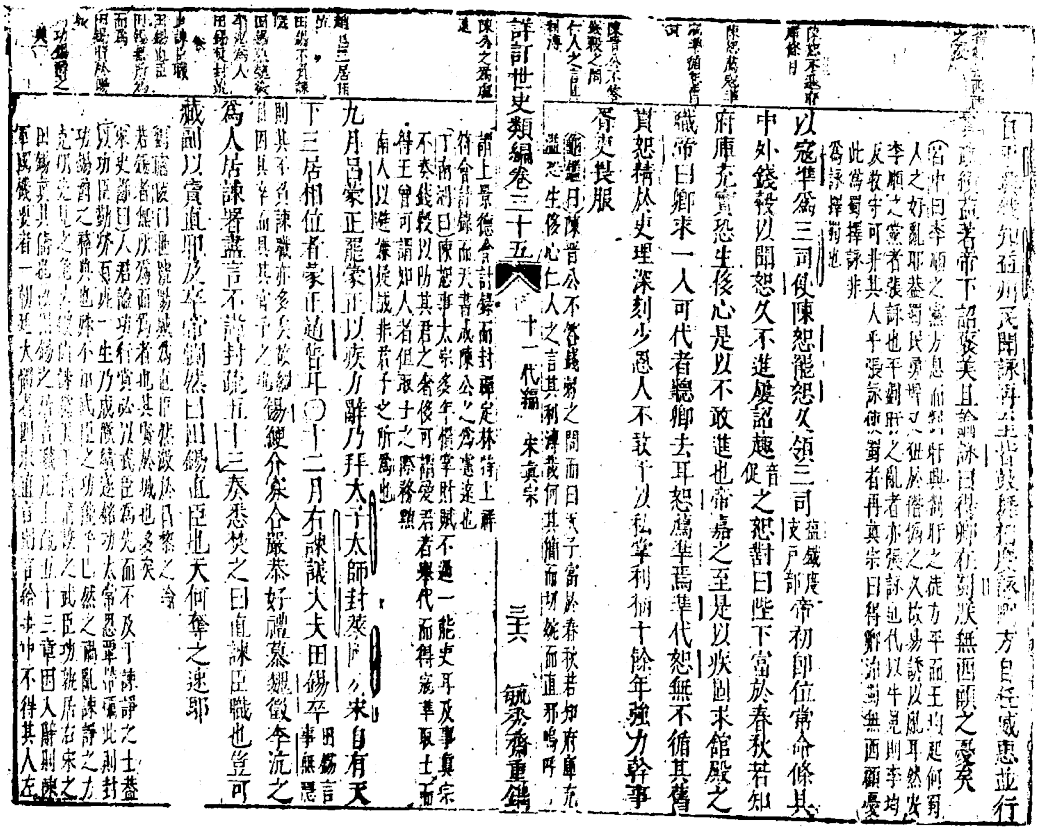
京師東封西祀無不預祿賜既豐頗飾輿服置田長安強市爭訟時

識薄之社錦嘗因宴餞賦詩師北山陰文以識之

令孔穎士假山墅之意放不之愧○十月丙戌中免

後之學文北山發文

癸卯六年 契丹統和十一月四日復以張詠知益州帝以詠在蜀治政優異



詳訂世史類編卷三十五 十一 代編 宋真宗 三六 毓秀齋重鐫

以寇準爲三司使陳恕罷怨久領三司鹽鐵度支戶部帝初即位嘗命條其
中外錢穀以聞恕久不進屢詔趣音促之恕對曰陛下當於春秋若知
府庫充實恐生侈心是以不敢速也帝嘉之至是以疾固求館殿之
職帝曰卿來一人可代者巒卿去耳恕爲準焉準代恕無不循其舊
貫恕精於史理深刻少恩人不敢干以私掌利柄十餘年強力幹事
晉史長服

龐籍月陳晉公不答錢穀之問而曰子當於春秋若知府庫充
仁人之言其利溥哉何其簡而明婉而直那嗚呼
温恕生修心仁人之言其利溥哉何其簡而明婉而直那嗚呼

詳訂世史類編卷三十五 十一 代編 宋真宗 三六 毓秀齋重鐫

都上景德會計錄面封曙定林待上解
陳公之爲座
符會計錄而天書成陳公之奇遂達也
丁謂以日陳恕事太宗多年儀掌財賦不過一能史耳及事真宗
不奏錢穀以防其君之者後可謂愛君者舉代而得寇準取士而
得王曾可謂知人者但取于之際務點
南人以進像提流非若于之所爲也

九月呂蒙正罷蒙正以疾力辭乃拜太子太師封蔡國公宋自有天
下三居相位者蒙正趙普耳○十二月右諫議大夫田錫卒田錫言事無隱
則其不負諫職亦多矣故錫嫉介矣仝嚴恭好禮慕魏徵李流之
爲人居諫署盡言不諱封疏五十三奏悉焚之曰直諫臣職也豈可
藏副以貴直耶及卒帝慨然曰田錫直臣也天何奪之速耶

詳訂世史類編卷三十五 十二 代編 宋真宗 三七 毓秀齋重鐫

方水旱盜賊奏之旦以爲細事不足煩帝亦流曰人主少年當使知
足爲盛宮成飽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旦以爲不然流又日取四
方水旱盜賊奏之旦以爲細事不足煩帝亦流曰人主少年當使知
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忝政他日之憂也丁謂始與寇準善準賤謂
其才干流流不用準謂之流曰願其爲人可使之在人上準曰如
四方盜賊知
人主當使知
不及使何日
能知之
流不用丁
謂
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右人下乎流笑曰他日後悔當思吾言流又
小人外親而
害一切能
曾言居重位實無補誰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少以張國綱朝
廷防制纖悉備具或徇所陳請行一事即所傷多矣流嘗與論時政或
聞之流曰流爲宰相如論語中節用五愛人使民以時尚未能行堯
舜之言終身課之可也流性直論內行修謹居位慎密不求譽聚鬼
重人之言終身
課之
李流謚文
正
法度識大體人莫能干以私公退終日危坐未嘗跛倚若對丘門
編年備要流
謚文靖
編年備要流
謚文靖
內廳事前建容旌焉或言其太隘流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爲宰相
居第當傳子
孫事誠階爲太祝本禮廳事則已危突及年將公謚文靖人固無
文靖白家教
在禮院一免用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斬汝矣利用竟以絹三十萬匹銀十萬兩定和議南朝爲兄北朝爲
弟交聘約各解兵歸日是南北弭兵息準之力也
陳瑩中曰當時若無寇準天下分爲南北矣準之功不在於王猛
征之篤而在於當時能策敵百年無事之計何使其言發用不惟
無慶曆之禍亦無靖康之役談之也最德王師一勝而沐涇漂契丹不敢渡河也遂使靖康坐守京城而
就擒之不救河景德不戰而和欲和者勝也遂使靖康坐視勝之
深入而屈意和好之可久景德既和諸道部無邊防蹂所以示大
信也遂使靖康入讓割吾之三鎮而猶疑虜不進其守不足以
謀決策和不足以爲信其徼不足以爲德準之言至是驗矣
周靜軒曰是時虜逐澶州宋與諸臣和于無策王欽若請幸金陵
陳堯叟請如成都苟非寇準毅然以鎮之則天下之亂不待
靖康而可見也然宋真宗委任寇準言聽計從云爾是知景德有
是君有是臣此其所以報勝靖康無足言亦無足言此其所以取
敗也

劉氏曰謝安以決勝而敗苻堅蓋順流之策寇準以依城而
奏契丹銷國入寇之謀同一機情異勢也敗功固矣夫何晉宋之
君亦以偏安江左爲念一以退懦成狃爲心不能長驅却虜而猶
於目前之見所謂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是也使能秉勝於風塵聲
聚之餘決戰於土卒讙呼之際而定決功以克永世遺孫豈窮邦
弱子越被俘蔽晉之武帝宋之真宗其失一也

乙巳二年 契丹統和二十三年 正月大赦不書其事而直書大赦者以契丹請
和放還河北諸州強壯歸農令有司市耕牛給之罷帝路行營合鎮
定兩路爲一省河北戍兵十之五緣邊三之一招流亡廣儲蓄由是
河北民得安業皆畢士安之謀也 謹謂之役春秋所弭夫復何憾無信
宋與虜和肆赦天下似乎可疑然南北講和與民休息乃盛德事故又喜而書之
參知政事欽若與寇準不協累表願解政事特置資政殿學士授之
○以楊億爲翰林學士億清忠耿亮博覽強記典章法度爲時取正
文章精密當時學者宗之尤喜誘後進因以成名者甚衆然剛介
寡合王欽若等惡之

朱子曰楊億攻於纖麗得巧之支已非知道者所爲然資禀清介
立朝獻替皆有可觀而釋子特以爲知道者以其有入佛魔盟之
句耳八關齋戒以命之際真天有生死動遠之殊乃分之定夢
覺隨之相與虛者有精粗巨細之異乃物之情也而左丁謂之
業公祀以他事召使至中書億乃恐懼至於便液俱下而死
當此時祀八關齋盟果安在哉

十月吏部侍郎平章事畢士安卒帝謂輔臣曰士安務躬長謹有古
人之風遽此淪沒深可悼惜王旦等對曰士安官至輔相而無田園
居第沒未終喪家用已屈眞不負陛下之所知矣帝感歎賜其家白
金五十兩謚文簡

丙午三年 契丹統和二十四年 正月寇準罷準爲相用人不以次同列頗不悅
帝更待四海以進準曰宰相所以進賢退不肖也若用一吏職耳
何煩陛下自漸漸遷頗自矜其功帝亦待準甚厚王欽若深嫉之一日會朝準
帝愀然不悅欽若又曰陛下間博士輩者輸錢欲盡乃罷有若是
所有出之謂之孤注世錢賭具曰孤注則悉所有出爲一注陛下
宜深思寇準之孤注也斯亦危矣由是帝銜準寖衰竟罷爲刑部尚書出知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堂日封禪之後十大夫爭奏符瑞獻賀頌崔立陽言水發徐奏草連
江淮無爲烈風金陵大火是天所以戒驕矜也而中外多上雲霧草
木之瑞此何足爲治道言哉不省
庚戌三年英丹統和二十八年二月癸巳朔呂端第劒其家端諸子多不同處舊第
賓從人帝聞之出內帑賜端而未
及行帝徒加賜恤而未
其聚居
頗懿皇太后子皆不
不肯離
○九月一日皇太子生賜周起錢太子後宮李氏所生也知
起錢謂其
開封府周起方奏事帝曰知府有喜乎起曰臣不知也帝曰族始生
子即入禁中懷金錢出以賜起李氏杭州人初入宮侍劉修儀莊重
寡言帝命爲司寢既有娠
從帝臨砌臺玉鉞墜帝私卜鉞完當得
男子
生男子左右賀叙以進殊不變帝喜甚已而果生子仁宗劉修儀攘
爲己子李不言中外亦不知
不止有道人言能止兒啼召入則曰莫
啼莫啼何似當初莫笑啼即止蓋謂真宗皆告上帝未聞聲鐵誦
請往者皆不應獨赤腳大仙一笑遂命降爲真宗子在宮中衣赤腳

其驗○九月內侍江守恩有罪誅守恩懷取民田姜穗杖殺軍士健
也
成抵法太常博士俞獻卿抗章論救坐貶帝嘗謂輔臣曰前代內臣
恃恩恣橫竊政害物朕深以爲戒故於班秩賜予不使過分有罪未
嘗矜貸王旦等曰前代事跡昭然足爲龜鑑陛下言及此社稷之福
也○十二月夏州儀超德明表求衆百萬朝議不知所出或言德明
新納誓師故遣請以詔書賞之王旦請勅有司具衆百萬予京師而
詔德明來取德明得詔曰朝廷有人遂止
辛亥四年英丹統和二月帝祭后土于汾陰大赦初將有事汾陰今
陽刑柴而歲旱龍圖閣待制孫奭上疏陳不可者十事且曰陛下幾
非先王下征
年不息水旱作沴民饑流亡多乃欲勞民事神祈其享之乎時輩臣
爭奏祥瑞奭上言方今

以欺上天則上天不可欺將以愚下民則下民不可愚將以惑後世
則後世不可惑夫國將興聽于民將亡聽于神
降十年號公
將興聽于民將興聽于神其後果爲晉所滅陛下何爲而不思也帝
嘉其忠而不能從
自分陰選次陝州遣陝令王希召之不起命工圖其所居觀之太宗
有神放與宗之世有魏野皆隱逸○太子太師文穆公呂蒙正卒初
也
不足用有姪夷簡在潁州搢守李相材也夷簡由是見知於上
教
帝封泰山祠后土兩幸其第問蒙正曰卿諸子孰可用對曰諸子皆
不及
方學性語淡好古不趨榮利家貧衣食不足晏如也結廬西湖之孤
山有杭州府城外西湖三
山上一峯爲湖山勝絕處
通後爲蔡於處側將死賦詩有茂陵他日求遺稿猶喜曾無封禪書
之句賜謚和靖先生
日求遺稿猶喜曾無封禪書之句
子之風儀可以想見其人
知封禪之爲非也通之識見超越如此皆有超宋開人物難詞焉
于長亦當作衛宏矣

詔州城作孔子廟
英丹統和
壬子五年
四月復以向敏中平章事時舊相出鎮州郡不以
史事爲意遊華豪有重名所至終日遊宴張齊賢儒雅持重
盡心民事帝命嘉之由是有復用之意及東封西祀皆以敏中留守
厚重鎮靜人情帖然遂復拜相○五月賜杭州隱士林逋
方學性語淡好古不趨榮利家貧衣食不足晏如也結廬西湖之孤
山有杭州府城外西湖三
山上一峯爲湖山勝絕處
通後爲蔡於處側將死賦詩有茂陵他日求遺稿猶喜曾無封禪書
之句賜謚和靖先生
日求遺稿猶喜曾無封禪書之句
子之風儀可以想見其人
知封禪之爲非也通之識見超越如此皆有超宋開人物難詞焉
于長亦當作衛宏矣

（前溪曰）天書封禪之日滿朝卿相趨媚如狂而真宗乃召魏野賜帛遣還（野）自謂其安貧知命欲收聖天下之英傑耶

人而何如

九月罷參知政事趙安仁初議立后安仁謂劉德妃家世寒微不如沈才人出於相門帝不悅他日與王欽若從容論方今大臣誰爲長者欽若欲排安仁乃譬之曰無若趙安仁安仁昔爲沈倫所知常欲報之帝默然未幾罷安仁難貴簡儉若待素喜譎誘後進時以重德推焉安仁既德不可簡儉自守誠重德之臣也欽若已陰罷之則真宗於一念之利爲少斷焉

王旦甲李沆之先識

李文靖真宗

以衆方旋言祥瑞深不然之每言于帝曰天下雖安不可忘戰也（旦）

天下雖安不忘去則上得之厚遊恩文靖之先識

可忘戰

此終是不欲去耳如真欲去則去矣

（前溪曰）真宗封禪天書之惑當時王欽若丁謂主之陳彭年劉承珪林特佐之如時人目爲五鬼者謂其那采膠扈若鬼驅魅願也此其同列爲朋黨者耳

必矣王旦反爲其所傷者何哉

十月帝言聖祖降于延恩殿王旦等皆再拜稱賀詔告天下肆赦加恩閏月上聖祖聖毋尊號○十一月以王旦兼玉清昭應宮使○作景靈宮奉聖祖也○改謚孔子爲至聖文宣王以玄宗紀○十二月立德妃劉氏爲皇后后父通爲此捷都指揮使太平無國中從征太原通等后在襁褓而孤鞠于外氏淘人莫知其女以

李史諫立德爲皇后

德妃劉氏

翰林學士李遹言妃起於寒微不可以母養王郎目美人進位德妃

楊億草制

天下帝不從帝欲得翰林學士楊億草制使丁謂宣億難之謂曰勉爲此不憂不富貴億曰郎此富貴非所願也后卒他學士爲后閻之詳大恨之后性警深能記憶宮闈事有罰緣陳升故實以對

湯重之由是憑于外戚

蔡注六年（契丹關南之民被也）知濱州呂夷簡請免秋河北農器帝曰將稽勅農古之道也豈獨河北哉詔諸路並除之（治國之道莫大于華夷而值民庶真宗禁內位干預公事陸上書日食下書農器被災皆治○十二月朔日食○獻天書于朝元殿（獻天書罪帝之不重天）先是帝享玉皇于朝元殿判亳州丁謂獻之享二萬士于本殿也

遂詔狄侍（史趙安仁等奉獻天書于朝元殿

甲寅七年（契丹關泰二年）正月帝如亳州謁老子于太清宮採秉上疏曰陛下事事慕効唐明皇豈以明皇爲王帝曰東封祀汾謁陵寢享老子非如于明皇開元（謂今世所循用不可以）天寶之亂而非其禮作解疑論以示羣臣焉

（劉攽曰觀此則知真宗稱非以拒諫者至矣爲黃者吉亦曰始及東封事言之則始于泰皇也今陛下事事慕宋封必欲反法泰皇失矣泰皇豈今德之主哉如此以告不知真宗何辭以答秉乎惟上不循此原疑妄論之所由作也遇則順之又從爲之辭其實

六月王欽若陳堯叟馬知節免知節斂惡欽若之爲人議論未嘗少屈欽若待奏事必懷數奏但出一二匿其餘退則以己意稱上旨行之知節嘗於帝前顧欽若曰懷中奏何不盡出之欽若不悅會瀛州都巡檢王懷信等上不軌功欽若又不決既而擅超擢之知節因面訴其短爭於帝前帝召王旦等之旦至欽若猶譖不已知節流涕曰願與欽若同下御史府旦叱欽若使退帝大怒命付獄旦從容曰欽若等當熙未知坐以何罪帝曰怒爭無禮旦曰陛下奄有天下使大臣坐忿爭無處之罪或聞外廷無以威遠願至中書召欽若等宣示陛下含容之意且戒約之俟小間罷未晚也帝曰非卿言朕固難忍乃餘始罷欽若知節并及者文

（王敬仍曰欽若震奏不出展抑遵功欲若罔上所惡者人主不及知其爲知節說白之殿庭一說帝稍有英決則一言可判何至相蔽

比其相謀期國直之事何所爲何假于怒怒之不在其次國爾在然必事貴之不拂其心道而正於與能乱則告事正論爲有紀綱乎王旦不以紀綱之職告帝固知帝以大事之事德敏若何旦亦諧歎若天書之誤石而相爲比也歟

司空張齊賢卒齊賢頗談論慨吾邊寒傳○以寇準爲樞密使王旦爲之○十二月朔司天監奏日食不應草臣表賀曰食不應何以書也蓋不精而失之○戶部獻天下民數戶九百五萬五千七百二十九口二千一百九十七萬六千九百六十五

乙卯八年 契丹開泰四年 二月加楚王元佐大策上將軍賜銀鞭上殿部書不名○四月寇準罷先是準公言邊患之每事沮抑帝以特能幹財利以佐興建聞之不悅謂王旦曰準剛愎如昔旦曰準好人懷惠又欲人畏忠於所當避而準不能此其所以短也非至仁之主孰能容之帝乃以與林特參預初準數短旦于帝而旦專稱準帝謂旦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短旦曰理固當然臣

詳訂世史類編卷三十五 十一代編 宋真宗 四六 毓秀齋重鐫

在相位久政事缺失必多準對陛下無隱益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帝由是益賢旦中書有事送密院違詔格準以上聞旦被責第拜謝堂吏皆被罰不踰月落政府事送中書承違詔格堂吏欣然至旦旦令送還密院而已準大感謝及罷準托人語旦求爲使相旦謝曰將相之任豈可求邪吾不愛私請也準深感之已而除準武成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入見謝曰非陛下知臣安能至此帝具道旦所以薦準愧歎以爲不可及準以使相判大名府旦留之曰公爲何如人耶周勃之重厚安劉氏一也大君子寧爲伯仁于明之○楊億不願爲執政之所爲也雖然伯仁于明無乃言之過歟○楊億學士知陳州張詠卒者然不言貪鄙不言勞忠不言已效公不言已能之語豈得宰臣之體乎故李絳具官以著其忠勤之節詠遺表言不當追宮親竭天下之財以爲萬民之命此皆賊臣丁謂所戒陛下乞斬謂首置丁民之門以謝帝嘆其忠詠常言吾於中得人最爲遺重有從容雅步

文靖公沈才德兼厥天下無知王公旦面折廷爭素有風采無如寇公準當方面之寄則詠不敢辭○詠自號泉崖以爲泉則遠衆山庶物和○始賜信州道士張正隨號冥靜先生初東漢張陵學道生于衡衡子魯魯二子盛避亂自漢中徙入信州龍虎山○十一月种放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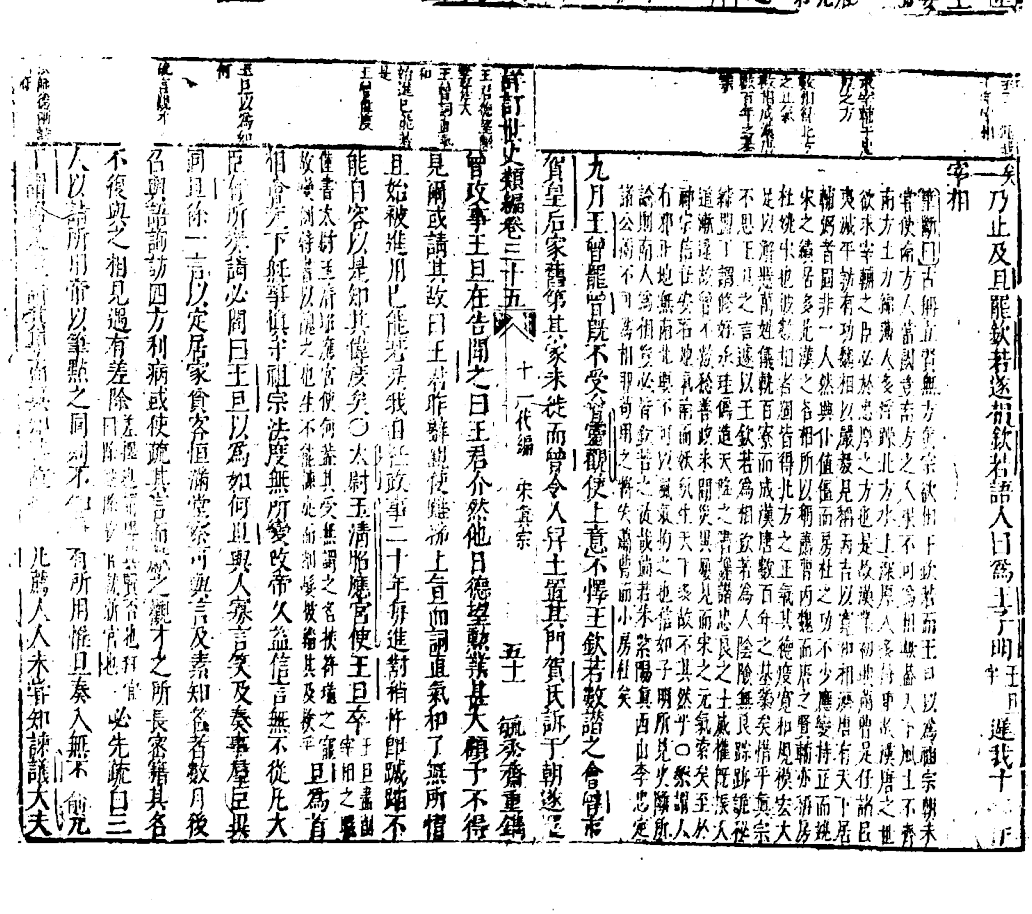
丙辰九年 契丹開泰五年 正月以張昊晉代爲樞密副使先是昊爲馬軍副都指揮使被旨選兵下令太峻兵懼謀欲爲變上召二府議之王旦曰若非昊則自今帥臣何以御衆捕謀者則震驚都邑今但根昊使解兵柄反側者當自安矣帝從之言兵果無他帝與左右曰王旦善處大事眞宰相也○二月詔皇子壽春郡王受芜號學士資善堂以張士遜崔遵度爲王友士遜一日謂王旦稱皇子學書有法旦曰公爲王友職止於是耶○六月畿內蝗帝遣人出郊捕飛蝗以獻明日執政遂袖飛蝗進曰蝗盡死矣請示于朝率百官賀王旦曰蝗出爲災捕而殺之災弭幸也又何賀固稱不可後數日三府方奏事飛蝗蔽天帝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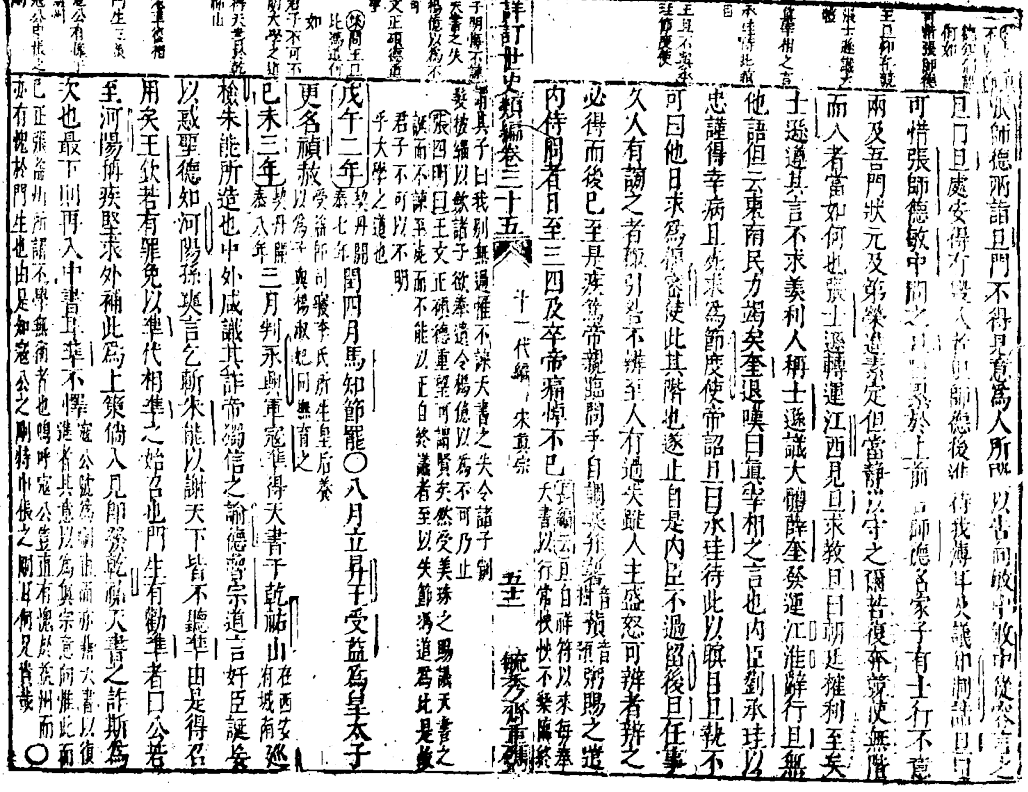
詳訂世史類編卷三十五 十一代編 宋真宗 四九 毓秀齋重鐫

旦曰使百官方賀而蝗如此豈不爲天下笑耶○八月知秦州曹瑋敗叱藏于伏羌砦叱藏本西羌屬莊浪寧野古訛支水西瑋在秦州慶謂益兵帝不悅問李迪邊將誰可代瑋者迪曰瑋知喃厮囉欲窺關中故請益兵爲備非怯也乃詔益關內兵赴瑋未幾叱藏結連又寇瑋大破之自是喃厮囉退保積中不出

九月丁謂陳堯叟免以陳彭年王曾張知白參知政事彭年初入翰林爲學士嘗謂王旦旦辭不見登日向暾中以彭年所上文字示旦旦瞑目不覽曰是不過典建符瑞圖進取耳文正心知天書之非故不樂其干進已而彭年附王欽若丁謂進用帝甚寵遇獨任內閣非不知符瑞之爲妄也特以受賂之故是以中無所主而中不能行其志耳易曰比之無首凶書曰憤厥終惟其始予明其有愧于此哉○龍圖宮

建時連歲旱蝗帝問翰林學士李廸曰旱蝗何以致此對曰
下上不之役過甚蝗旱之災始天意以警陛下也帝然之停京城工
役罷諸營造獻瑞天遂雨青州飛蝗赴海死積海岸百餘里遂罷安
瑞物即得雨而蝗散洪
範天人之應可畏也哉
呂本中曰災異非所以愛君也而董仲舒以爲天心之仁愛君
之所以自愛實災吳吉警之力也當聲罪致討而後免之水江淮之旱內外之火京師之蝗間見層出非人臣不知愛君
而天愛君乎觀龍逢誅紂湯建而殷興盡先眞可見矣
丁巳天禧元年癸丑歲
秦六年二月陳彭年卒彭年敏給強記尤好刑名之
學性好諂時號九尾狐崔齊賢謂人曰彭年在位必亂國政或疑齊
賢過甚後乃服其知人
丁南湖曰寇萊公以辭章遭遇天子久居翰林清秘人衆其官衙
爲一徐水急得此官而詔附王欽若丁謂人譏其性行爲九尾狐
嗚呼此豈之徐不足
以雪此譏之醜矣
三月以王曾兼會靈觀使曾辭不受
青不愛深子之也王欽若方挾符瑞以
詳訂世史類編卷三十五　十二　代編　宋真宗　五十　毓秀齋重鐫
固寵位陰排異己者會有詔以曾爲會靈觀使曾以推欽若帝不悅
謂曾曰大臣宜傳會國事何遠自異耶曾頓首曰君從諫謂明臣盡
忠謂義陛下不知臣駑病使待罪宰府臣知義而已不知異也
周辭斬曰會靈觀使非義之職也奚可妄授時方挾符瑞
以固寵而曾獨不受會靈之使何謂識中之鍾二者矣
五月以王旦爲太尉侍中參決軍國重事旦固辭且數疏多疾
旦寬厚不見前代權臣或自加榮寵辭不受編目悉書之以識其〇七月丁
酉旦罷旦疾甚弘謝茲福殿因薦可爲大臣者十餘人力求避位帝謂
之曰卿萬一有不諱朕以天下付之誰乎旦謝曰知臣莫若君惟明
旦罷旦疾甚弘謝茲福殿因薦可爲大臣者十餘人力求避位帝謂
之曰卿萬一有不諱朕以天下付之誰乎旦謝曰知臣莫若君惟明
臣所不知也〇八月以王欽若同平章事帝久欲相欽若王旦曰臣
見祖宗朝未嘗有南人當國者雖古稱立賢無方然須賢士乃可臣
爲等相不敢
南人未嘗當國然賢智之士乃可
人此亦公議也
梁楚王欽若不可相南人如范仲淹李綱李光豈不可相耶旦言好


乃止及旦罷欽若遂相欽若語人曰爲王丁所誤遂我十年
宰相
筆斷曰古解元首無方宋宗欲相王旦以爲祖宗朝未
嘗使南方人當國言吉方之人柔不可當但燕薊之人下恥土不若
南方土力強滿人多狡猾北方水土深厚人多質直東京漢唐之世
欲永安寧輯之方必於忠厚之方近是故漢文初年高皆足仗諸呂
喪滅平勃有功魏相以嚴毅見稱丙吉以寬和相漢唐有天下居
輔弼者固非一人然與仲值偃而易杜之功不少應變持正而挽
宋之績居多名漢之各相所以稱蕭曹丙魏而後之賢輔亦須房
杜姚宋相成相濟如車兩輪鳥兩翼缺一不可足以知聖萬世儀範百家而成漢唐數百年之基業矣惜乎真宗
不思王旦之言遂以王欽若爲相欽若爲人陰險無良跡雖稍
稍斂丁謂修祥瑞偽造天書之書雖諂忠良之士嚴權既振天
道漸遠於是有劉娥善政未聞矣異聚見而宋之元氣索矣至於
神宗信任安石變亂舊章而狄氏生天下受敵不其然乎〇黎謂人
有邪正如無南北雖不可以氣數拘之也然如子明所見大略所
論則南人宜相矣然欽若之依政諂若朱梁陽真西山李忠定
諸公尚不可爲相耶尚用之將失邊防而小房社矣
九月王曾龍冒既不受會靈觀使上意不悅王欽若數譖之會曹
賀皇后家舊第其家未徙而曾令人舁土置其門賀氏訴于朝遂上
詳訂世史類編卷三十五　十二　代編　宋真宗　五十　毓秀齋重鐫
曾改事王旦在告聞之曰王君介然他日德望勳業其大顧子不得
見爾或請其故曰王君所能雖謝使難得上旦而謂直氣抑了無所憎
且始被進用已能若是我日汗政事二十年舁進對稍忤即蹴踣不
能自容以是知其偉度矣〇太尉王清惠爲使王旦卒于相之歷
僅書太尉王清惠爲使無謂之言揆得體之寫旦爲首
相會天下鮮事慎守祖宗法度無所變改帝久益信仁言無不從凡大
臣有所奏請必問曰王旦以爲如何且與人寮言及及奏事屢臣與
同旦祭一言以定居家會客但滿堂榮可與言及素知名者數月後
召與部論訪四方利病或使疏其言前後之觀才之所長密籍其名
不復與之相見過有差除若擢用或降黜皆出聖意
人以論所用帝以筆點之同列不知有所用惟旦奏入無不
如
凡薦人人未嘗知謝謝大夫



戊午二年 契丹開泰七年
更名禎赦 受命郎司寢李氏所生皇后養 奧偽赦紀同無育之
君子不可不知大學之道也
己未三年 契丹開泰八年 三月判永興軍寇準得天書于乾祐山 在西安府
檢朱能所造也中外咸識其詐帝獨信之諭德音宗道言奸臣誕妄 偽天書真贋
以惑聖德知河陽孫奭言乞斷朱能以謝天下皆不驗準由是得召
用矣王欽若有罪免以準代相準之始召也門生有勸準者曰公若 欽若金相門生三
至河陽稱疾堅求外補此為上策得入見即深乾祐天書之詐斯為
次也最下則再入中書且準不懌寇公號為剛正而亦指天書以復
檢朱能所造也中外咸識其詐帝獨信之諭德音宗道言奸臣誕妄
以惑聖德知河陽孫奭言乞斷朱能以謝天下皆不驗準由是得召
用矣王欽若有罪免以準代相準之始召也門生有勸準者曰公若
至河陽稱疾堅求外補此為上策得入見即深乾祐天書之詐斯為
次也最下則再入中書且準不懌寇公號為剛正而亦指天書以復
已正罪惡而亦有規於門生也由是知寇公之剛特申張之剛耳何足貴哉

以丁謂參知政事謂因料柄舉得致通顯雖同列而準之甚寒寄食中書羨汚準薦謂起徐佛之準笑曰參政國之大臣乃為官長拂
鬚邪謂大恨恨遂成讐隙
凡事說曰王欽若罷則寇準用此君子小人不可兩立也寇準為相而丁謂參政此君子小人不可共政也然準當時不可以矣方其始召也門生有勸準二策其說則準而準不悟何耶
下南溟曰不然而嚴君子待小人之良法也若或待之惡焉則必遺其反噬之害矣」謂佛寇準鬚而準笑其非焉是準待之器矣反噬之害非

八月彰德節度使馬知節卒知節撫慨以方畧自任所與善必一時豪傑性剛直敢言不肯少有屈大下稱其直寄與王欽若爭論于前退見王且辭色猶怒甚曰知節幾欲以笏擊死之但恐驚動君知爾卒謚正惠○十一月帝謁景靈宮享太廟祀天地于圜丘大赦自是每三歲行禮宮廟圜丘必同舉為永制向敏中寇準並加僕射麻下
帝以即位未嘗除左僕射意敏中應甚喜賓客必多使人密問之云
敏中方謝客門閽悄然聞其而中亦寂無一人帝大笑曰向敏中太
耐官職
庚申四年 契丹開泰九年 正月以翰瑋簽書樞密院瑋沈勇有謀馭軍嚴明
自少捍禦西陲熟知羌情每以奇計用兵所向克捷善撫士卒能綏
懷降人羌戎長懼之 按宋史曾瑋為將四十年未嘗少失利與賊鏖戰無數賊初守鄜時山東名士賈同進策外者瑋欲按海而同者遂與俱同問從兵安在曰已具既出境騎見甲士三千餘列初不聞人馬聲同歸語人曰瑋名將也○二月帝有疾不視朝○三月右僕射同平章事兼集賢殿大學士向敏中卒 自咸平以來宰相之卒得善終者僅李流與敏中二人自餘則止昔二公之前耳不以小嫌掩大德故歐書景德使而得其實
敏中在當時誠為賢相開悟不諫天書之失若子敏中性端厚慎密多稱知人善處榮利時昔目以重德帝深倚信之○四月有兩月並見西南流星光芒燭地與陽相○六月寇準罷時帝得風疾事多決

章皇后寢李迪以爲不一日請洞曰皇太子人所屬望願陛下親
宗廟之重器以謝天下正大臣以慕之丁謂錢惟演乃佞人也不
可以輔少主帝然之章密奏楊億草表請太子監國且欲億輔政已
而李被酒渴言請開之曰卽日上體平朝廷何以處此李迪曰太子
監國古制也何不可之有謂乃潛草請罷其政事帝不記與草有成
言竟罷爲工部侍郎兼太子賓客○七月以李迪丁謂同平章事爲相
爲施令使出丁謂解事不行○貶寇準知相州先是內侍周懷政失
寵懼誅素附寇準因謀者上爲太上皇而傳位太子殺丁謂而復相
準謀洩伏誅丁謂與皇后謀并發朱能妖妄事遂貶準爲太常卿知
相州準之貶也寇萊公知相州（時萊公兼太子賓客）○八月貶寇準爲道
州司馬（時遣使捕朱能能善事鬼神能令人見其形狀準素信之能令人見其形狀準素信之）

西 號秀齋重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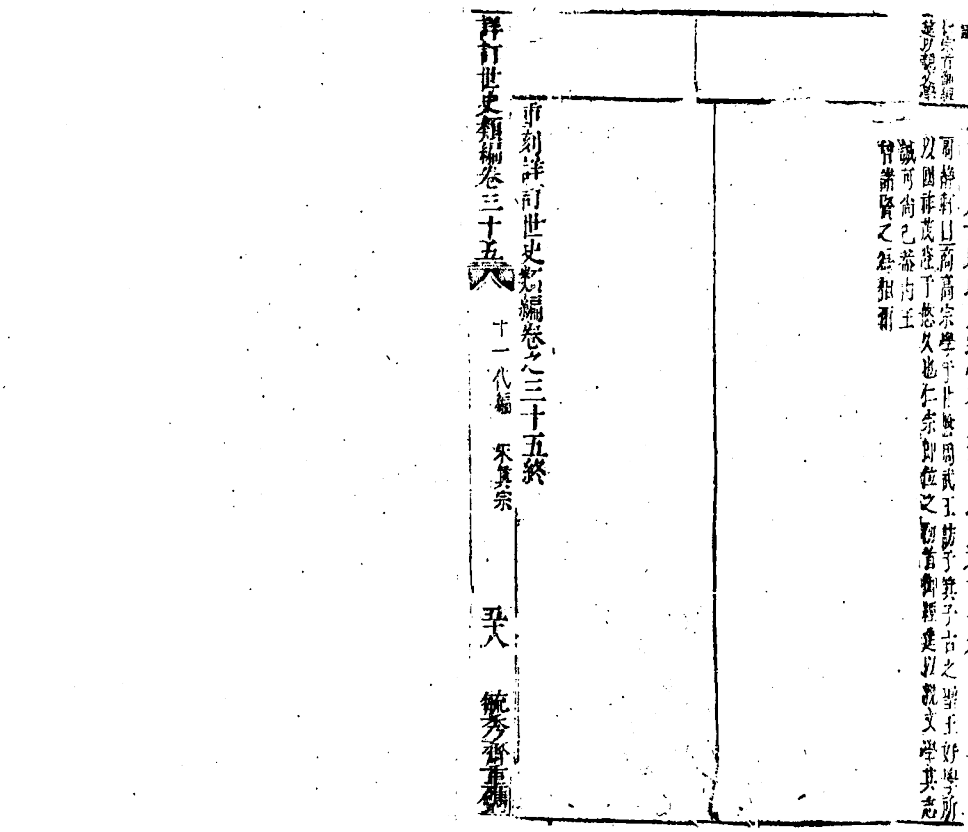
日吾目中何久不見寇準摩臣畏謂威莫敢對
（名本中曰至是李文靖之言驗矣當君子用事之時則當在不盡
網小人之心臣小人得志之時則去其君子必盡其力而後止此
事之所以
重得罪也）
九月帝疾瘳○十一月李迪丁謂罷翌日謂復留視事罷
劉筠丁謂擅權用事李除吏不以聞迪憤然謂同列曰迪起布衣至
宰相有以報國如猶不恨安能附權倖爲自安計耶會議二府皆避
狄兼東宮官內出制書增損前帝謂輔臣曰此卿等兼東宮官例也
迪進曰東宮官屬不宜增置臣不敢奉命謂曰上弄權幼林特錢惟
演而嫉寇準臣願與卿俱能帝怒左遷迪知鄆州謂知河南府明日
謂入謝帝詰所爭狀謂曰非臣敢爭乃迪置臣爾願後留遂自出
傳曰詔從入中書帆蟲方時劉筠已草迪謂同罷制既而謂復留命草
制均不奉詔乃更召孔道輔草制七曼殊其七一篇自院出遇殊罷於側面不

敢與拱謂既復位亦擅權卓恣劉曰汝人用事安可一日居此左遷
補外遂知盧州劉初爲楊億所誠拔後遂此德寇名時號楊劉○劉
太子參議朝政自今軍國大事親決餘皆委皇太子太子開奏皆望
親政皇后拔決於內而丁謂用事中外以爲憂王曾謂錢惟演曰太
子幼非中宮不能立中宮若何太子則人心亦不附后若加愚太子
則太子安太子安則劉氏安公惟演乘間言后深納焉
（李丹淮曰當時變危疑之際錢惟演用事於中丁謂擅權於外而
馮拯曹利用亦相與爲黨排宰相之使雖爭之不勝而所持以
而相位祖太平之治者王曾也）
辛丙五年（契丹太平元年）契丹太后與帝
表乞從醫京師丁謂使人給之曰上供思一見若迎致若信之卽興
疾至京謂因言欽若挾去宮中無人臣禮故貶
子戊乾興元年（契丹太平二年）二月帝崩太子祖卽位年十三劉太后與帝

共日一御承明殿垂簾聽政丁謂欲擅權不欲同列與聞機政潘籍
內侍雷允恭密請太后降手書召宰相樞密見輔臣大事則太后召對
輔臣決之非大事則令允恭傳令禁中書可下留曰兩宮異處而倘
獨王曾正色立朝時倚爲重
（胡氏安曰帝反覆宸宗宗
作以後不過爲婦詐十年之主皆氏云景德以前是爲鄉世之賢君祥
賢宰流芳正耶士安家正耶士皆君子而流之賢爲最祥符以
後之相王欽若陳堯叟丁謂曹利用皆小人正欽若之奸那
爲最惟有向敏中李迪二賢已不論將而去矣可以數君子成之
不見其有餘以一小人壞之不見其不足相道有關於君德之成
敗如此夫
（張時泰曰胡李二公之言同當矣然未能探其本也帝宸宗欲廣
妖妄之時所處者惟王一人故期之美珠以翁其日日於時能
直諫使如孫符則之言必聚口交附而真宗之意必爲之游
清嘿拿矣獨一欽若何能爲哉故夫何一受其蹈而遂爲佞人之階
後之相王欽若陳堯叟丁謂曹利用皆小人正欽若之奸那
爲最惟有向敏中李迪二賢已不論將而去矣可以數君子成之
不見其有餘以一小人壞之不見其不足相道有關於君德之成
敗如此夫
（張時泰曰胡李二公之言同當矣然未能探其本也帝宸宗欲廣
妖妄之時所處者惟王一人故期之美珠以翁其日日於時能
直諫使如孫符則之言必聚口交附而真宗之意必爲之游
清嘿拿矣獨一欽若何能爲哉故夫何一受其蹈而遂爲佞人之階
使君子真英當時節後世一日實爲之也嗚呼且能補君德于羣能
之前猶能賺君德于羣能之後若且若者也之爲罪之魁也

四月以密葉爲雷州司戶參軍李迪爲衡州團練副使先帝臨御之初議者以王曾疑責太重而熟視曾曰居停主人恭指曾也勿復言恐亦未免耳曾遂不復一學士呈制草謂改曰當懷從十紀之際屬先帝遵豫之初權此震馭遂致兇刻且使人迎迓行或語謂曰迎若焉施公如士論何謂曰一日諸生記事不過曰天下惜之而已謂必欲令二人死道中使齎詔賜以錦裘貯細捐十馬前示將誅數狀至道州衆皆惶恐不知所爲葉清臣方與部官宴飲神色自若使人謂之曰朝廷若賜葉欲觀見物色中使不得已乃授勅葉拜於庭升階復安坐慕乃龍葉有詩云海岸十里喫日壽千時客有詩云海只十里通山巒萬重人生得喪偶然耶○內侍雷允恭伏誅丁謂爲山陵使允恭爲都監判司天監邢中和謂允恭曰今山陵之吉步法宜于孫允恭曰第務規上宄我入見太后言之允恭方貴褚人不敢違后命與山陵使議謂唯唯而已既而改穿上宄有石石出泉懼不能成功內侍毛昌達自陵還奏之初謂王曾冀覘爲謂對曰言謂包藏禍心故令允恭擅移皇堂於絕地太后大驚怒謂馮拯曰帝新即位亟誅大臣驟天下耳目遂止誅允恭乃以謂太子少保分司南京丁謂當時設計下手大謂皆良世相與之例也筆錄曰大臣之功能掩除宿怨者不是重推誅戮惟若者爲可嘉若掩除宿怨金不過平定乎一方非踐履好實能廓清乎宇宙故王曾疑責太重而實有大功於社稷也丁謂屬性各同好行遠恩當與日望同感且此仁宗以幼冲之資而欲當國考文獻之任不亦宜乎是知仁宗之有天下四十年有其效未必不本於王曾之去丁謂也劉永新曰丁謂爲邪奚權哉有之矣王生以包藏禍心移皇堂絕地則非也謂使邪和中心言以其宄宜于孫不知其下有水石豈以爲絕地而用其禍心乎然非此則謂不可降而去謂之見謂于上和天使之也

七月以王曾爲平章事吕夷簡參知政事錢惟演爲樞密使初惟演與曾方嚴持重守進見言利害事審而當理多所裨益左右惡佞停帝嘗問曾曰凡臣僚請對多求進者曾對曰惟陛下抑奔競而崇恬靜成幾有難進易退之人矣夷簡知開封府嚴肅有聲帝識其姓名于屏風將大任之不果而劉太后知真宗暮注遂擢居政府宗道寧爲右正言論列無所畏避真宗嘗書嚴碑曰魯山蓋用公之也及入中書劉太后嘗問曰唐武后何如主后默然○丁謂有罪貶爲崖州司戶參軍死於道士劉德始謂命宋綬草寇準責詞令用春秋無將漢法不道絞雖從謂指然竟改易及謂貶絞即草詞曰無將之戒著典甚明不道之辜常刑罔赦朝論快焉謂初遷準京師語門吏欲得天下竟當拔眼前釘欲得天下好莫如召冤老不生歲謂亦貶人皆以爲報復之速天道安可誣也謂貶崖州道出衙州準送人以一恭掌遮之境上謂欲見準拒絕之曰家僮謀欲報讐垂杜門候綏傍俟謂行遠乃殺謂之待準何其刻準何其忍乎孔子所謂視過知仁於此可見○十一月錢惟演罷初惟演見丁謂當國權勢薰灼因附之寇準之斥惟演有力焉及卉惟寄題名揚劾去準雖氏云遷準不書御史中丞蔡齊言于帝曰寇準忠義聞天下社稷之臣也豈可爲姦黨所誣哉今磨去之謂將罪惟演將應及已因指前以自解馮拯以是惡其爲人惟演觀寄執政右司諫劉隨曰若相惟演當取白麻進設之惟演始面失○以張知白爲保寧副使○給兗州學田制詞云臨孫與士言知兗州日建立學舍以延生徒至數百人臣以依膳之然常不給乞給田十頃以爲學糧從之諸州給學田自此始○帝初御殿難得日初帝御殿○帝初御殿難得日初帝御殿○帝初御殿難得日初帝御殿教西陽雜俎曰博識洽聞之也以孫奭爲元僚侍講王曾以帝初御殿奭乃請御崇政殿講論語以依舊制也御經延日是難遇日亦侍臣講論之時



詳訂世史類編卷三十五終

十一代編　宋真宗　五八　毓秀齋重鐫

詳訂世史類編卷之三十六　十一代編　宋仁宗皇帝

臨淄李純卿　草創　木齋謝　遴

陽明王守仁　覆詳　鳳洲王世貞

大關李　榮　增修　鐵巷文安之　是正

趙疑蔣方馨　閻訂　寇宇張起鵬　梓行

仁宗皇帝　諱禎初名受益真宗第六子在位四十二年壽五十四崩謚曰神文聖武仁孝皇帝葬永昭陵○初年十四隨母后臨朝者十一年政非己出寶元康定間西鄙多事憂勞日以後君子滿朝兼儉仁恕終始如一然晏郭氏臨朝介皆損全德且仁宗有餘而剛武不足是以常有夷狄之禍不能如漢唐之盛也

癸亥天聖元年　契丹太平三年正月行崇天曆　司天張孟　立計置司以張士遜呂夷簡參知政事　十一代編　宋仁宗

詳訂世史類編卷三十六　行貼射道商法其法以十三場茶買賣本息併計其數鬻官給本錢使商人與園戶自相交易一切定爲中估而官收其息然必盡糞入官隨糞人所指而與之給券爲賬以防私售故有貼射之名○貼音帖射食亦切○見前注○貼射道商法見前注○見前注○見前注○

[illegible]

蓋益州交子務初張詠知益州患鈔人鐵錢重不便貿易設質劑之法一交一緡以三年爲一界而換之六十五年爲二十二界謂之交子使富民主之後富民稍衰不能償所負爭訟不息轉運使薛田張若谷請置交子務以權其出入禁私造者帝從其議立務于益州自是以後始以楮代錢交子代界以百二十五萬六千三百緡爲額按日錢紙年以爲界而交易之幣皆以金若銅未有用他物者用楮爲幣始于此作偽者寇盜而成之者實自張書公以無用之物遂使蒸鳶之智與太公之法並行天下德可笑哉

仁宗幼沖之時可見仁宗知納諫先務（駁楊朱非納諫納忠辭臣製表）

詳訂世史類編卷二十六 十一代編 宋仁宗 二 銃秀齋重鐫

同知樞密院事益州置交子務以一時舉偏救弊之政亦非錢布經久可行之制交子行於蜀則可謂利害大段不同其故何哉蜀用鐵錢行旅齎持不便交子之法出於民之自爲託之於官所以可行也今則銅錢稍輕行旅非不可以挾持銅錢却便於楮券矣豈今日之不便乎

甲子二年 契丹太平四年 五月朔司天監奏日食不應中書奉表稱賀○八月帝臨國子監謁孔子 特書詣

劉敞陵以仁宗即位之初首臨太學謁孔子乃知爲國之先務而崇道之誠爲可見焉其維持國本後作儒風不亦宜乎

十一月立皇后郭氏 后平盧節度使崇之孫女也 特張美人有寵帝欲立之太后不可而止故后雖立而頗見疎

仁宗崇道之誠可見

乙丑三年 契丹太平五年 五月幸御延親劄奏聞民間幾杼之弊賜織婦茶

庚○十月以晏殊爲樞密副使○十一月後權茶罷貼射法○王欽若平帝謂輔臣曰欽若久在政府觀其所爲真姦邪也王曾對曰欽若與丁謂林特陳彭年劉承珪同惡時稱五鬼姦邪憸僞誠如聖諭

聘禮之廢

○十二月以張知白平章事張奎爲樞密使 奎善事 太后故特寵 名者

晏家晏事之其能右德之故自河陽召還長樞府晏殊言吳越功勞

徙以恩倖被寵天下已有非才之議奈何復用爲樞密使太后不悅

丙寅四年 契丹太平六年 六月京師大水壞民舍溺死者數百人時宰執方

晨朝未入有旨放朝王曾聞中使奏曰天變甚異乃臣等燮理無狀

豈可遽安私室亟請入見隊所以備禦之道同列先歸者咸佩服焉

丁卯五年 契丹太平七年 正月壬寅朔帝率羣臣上皇太后壽于會慶殿御大安殿受朝

孟獻卿曰人君於母后以子道事之可也以臣道事之不可也乳爲嫡子服三年以其主宗祀也豈有謁宗之位爲臣下北面朝其母於外朝之禮哉○梁花事后雖居深宮卽有賢天子代受轉聞可也

晏殊逸事按

晏殊出知宣州 今寧國府 自五代以來天子學校廢壞殊始興建爲諸州倡 延范仲淹以教生徒仲淹敦尚風節嚴威激勵天下事殊深器之

仲淹教胡瑗

詳訂世史類編卷二十六 十一代編 宋仁宗 三 銃秀齋重鐫

晏殊深器仲淹 張知白最器胡瑗 胡瑗不屈王命 張綱筆書蔡襄逸圖以進 逸圖宋室圖成王初政周公攝其知進而帝命施于講讀閣下 知白以謙遜無遠也故作是書以諷之 晚進無遠

薦爲秘閣校理○五月楚王元佐卒○九月以程琳爲御史中丞張

知白最器琳當除命喜曰不辱吾筆琳上疏請罷諸土木營造論被

災郡縣通租帝嘉納之未幾除知開封府○以孫奭爲龍圖學士奭

侍講久每至前世亂君亡國必反覆規諷因畫晉無逸爲圖以進 無逸周成王初政周公攝其知進而帝命施于講讀閣下 知白以謙遜無遠也故作是書以諷之 晚進無遠

戊辰六年 契丹太平八年 二月工部尚書同平章事張知白卒 謚文 知白爲

相慎名器抑微倖每以盛滿爲戒雖貴顯清約如寒士○五月旌德

明使其子元昊襲甘州 取之霸據西夏 李氏自霸遣謀叛德明不禁父子相襲

己巳七年 契丹太平九年 正月詔利用罷時中宮與貴戚爲禍福而利用以

勳舊自處不恤凡內降恩力持不與左右德之太后亦嚴憚稱曰侍中而不名會利用從子淌爲兵馬監押於趙州被酒衣黃衣令人孕

稱曰侍中而不名

萬歲事閒湖杖死內侍請罪利用張士遜曰[illegible]人臣不知也后大怒王曾復密力解乃罷為武寧將軍○二月癸[illegible]日尊宗道章[illegible]

[illegible]宗道不自安其職故[illegible]向書[illegible]時太[illegible]朝宗道屢有獻替有請立劉氏七廟者太宗以美之

后以問輔臣衆不敢對宗道乃進曰者立劉氏七廟如嗣君何乃止

后嘗與帝同遊慈孝寺欲[illegible]葬先帝而行宗道曰未死從子婦人之道也太后遂命葬後乘輿宗道輔政七年剛正嫉惡遇事敢言貴戚

用事者皆憚之目為魚頭參政因其姓且言骨鯁也宗道嘗銷刘氏僭偪之心不動

太陽出而暗聲色如太陽一出百[illegible]皆自伏也非武裝之器孰能裁○張士遜罷士遜之相曹利用薦之也

宗道就發之利用憑寵自恣而士遜深違其間時人目之為和鼓利用既斥士遜

時人目之為和鼓

亦罷○以呂夷簡同平章事真宗[illegible]辭奎奏知政事陳堯佐為樞密副使初真宗數幸大臣至有沾醉者諫奏曰今天下誠無事然宴樂無度大臣數被酒失儀非所以重朝廷也真宗善其言及拜奏政入謝

帝曰先帝嘗以卿可大任今用卿先帝意也他日帝諭輔臣曰臣事

陳奏論保終之道

君鮮有克終者奎對曰保終之道匪獨臣下然也因歷數唐開元天寶時事以聞帝然之

被宋東章敏太后稱制羣臣百計希合帝皇宗道奏列三人姦狀其關正色[illegible]立[illegible]時[illegible]后三人皆無良衆見為非禮宗道沮立七動奇毒言○安置曹利用于房州至襄陽

事奉老之感戚楊后翻制皆無負于事君之職矣

自殺利用復坐私貸官錢削跡官者多惡利用必欲致之死內侍楊

利用忠義百守利用信如不

懷敏送之至襄陽驛以語侵之利用遂投繯而死然利用居位忠蓋

復制錄薦舉

有守終始不屈死非其罪聞者冤之○詔復賢良方正等六科以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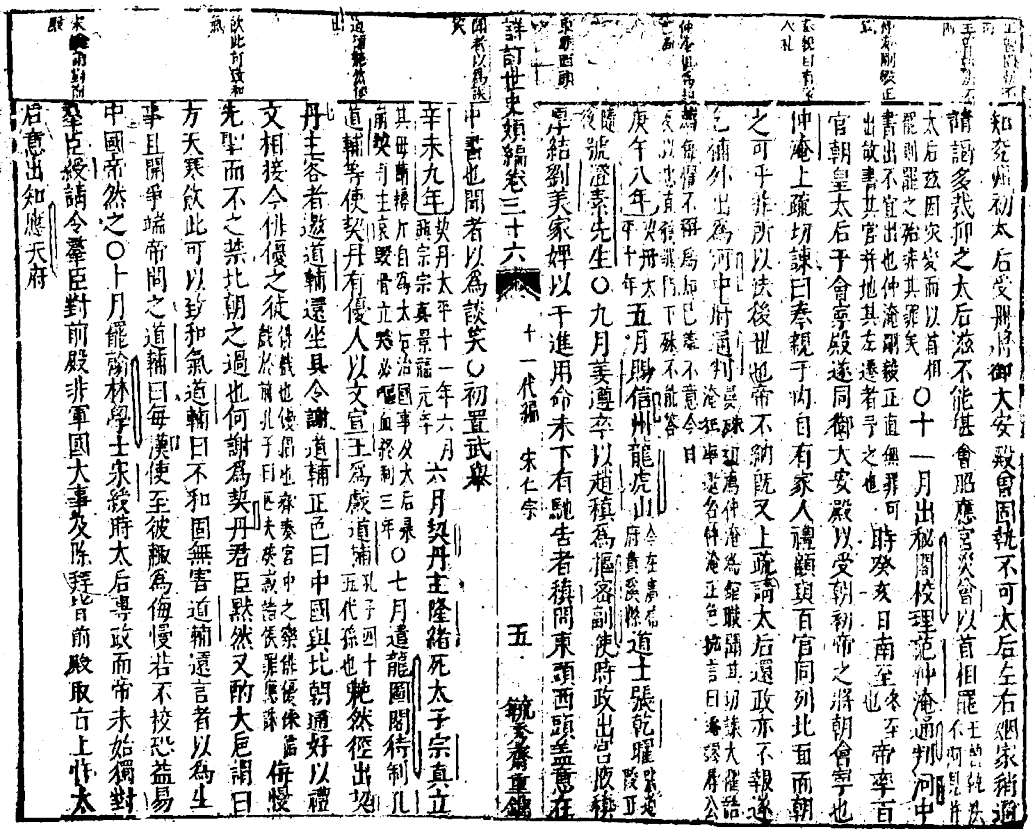
京朝官之被舉及應選者增置書算拔萃科以待選人之應書者高

陷丘園況淪草澤茂才異等三科以待布衣之被舉者又置武舉以

真宗罷制舉詔科者恐上封事者言天書僞妄之非也今仁宗即位未幾遂復之其願治之心多矣

仁宗勝之公論

待方略智勇之士○三月給契丹流民田契丹歲大饑流民過界河帝曰皆吾赤子也詔給以唐鄧州閒田仍令所過給食○六月王清昭應宮災罷王曾


知樞密初太后受[illegible]御大安殿曾固執不可太后左右[illegible]家術過

[illegible]請語多戕抑之太后滋不能堪會昭應宮災曾以首相罷王曾不知[illegible]

太后垂[illegible]固災而以首相○十一月出秘閣校理范仲淹通判河中

罷則罷之猶未[illegible]書出不宜出也仲淹[illegible]正直無罪可出故書其官并地其左遷者予之也時癸亥日南至冬至帝率百

官朝皇太后于會寧殿遂同御大安殿以受朝賀初帝之將朝會寧也

仲淹上疏切諫曰奉親于內自有家人禮顧與百官同列北面而朝之可乎非所以法後世也帝不納既又上疏請太后還政亦不報遂

乞補外出為河中府通判[illegible]陳[illegible]為仲淹為館職[illegible]其切[illegible]大體語

[illegible]淹[illegible]不[illegible]為[illegible]已[illegible]不意今日

[illegible]公[illegible]忠[illegible]貞[illegible]張[illegible]下[illegible]不[illegible]答

庚午八年[illegible]冊太平十年五月[illegible]信州龍虎山[illegible]府[illegible]縣道士張乾曜[illegible]

[illegible]號[illegible]素[illegible]先生○九月[illegible]尊[illegible]以趙稹為樞密副使時政出呂[illegible]

[illegible]結劉美家婢以干進用命未下有馳告者稹問東頭西頭[illegible]意在

閹者以為談笑○初置武舉

中書也聞者以為談笑○初置武舉

辛未九年[illegible]契丹太平十一年六月○六月契丹主隆緒死太子宗真立

[illegible]疏宗宗真景福元年其母蕭[illegible]方自為太后治國事久太后承○七月遣龍圖閣待制孔

[illegible]契丹主良嗣[illegible]骨立[illegible]必[illegible]血祭制三年○七月遣龍圖閣待制孔

道輔等使契丹有優人以文宣王為戲道輔正色[illegible]孔子四十[illegible]

[illegible]丹主容者邀道輔還坐具令謝道輔正色曰中國與北朝通好以禮

文相接今俳優之徒[illegible]戲也[illegible]褻[illegible]亵[illegible]侵[illegible]侮慢

先聖而不之禁比朝之過也何謝為契丹君臣默然又酌大巵謂曰

方天寒飲此可以致和氣道輔曰不和固無害道輔還言者以為生

事且開爭端帝問之道輔曰每漢使至彼蔑為侮慢若不校恐益易

中國帝然之○十月龍圖閣學士宋綬時太后專政而帝未始獨對

宋綬請對[illegible]

羣臣綬請令羣臣對前殿非軍國大事及陳[illegible]皆前殿取旨上[illegible]太

后意出知應天府

后愛帝如已出帝亦盡孝故始終無毫髮間隙及帝親政后猶垂簾
追謚太后册事范仲淹言子帝曰太后受遺先帝託陛下者十餘
年今宜淹其小故以全大德帝曰此亦朕所不忍聞也遂下詔戒飭
中外世得稱言皇太后垂簾日事○四月呂夷簡張耆夏竦陳堯佐
范雍趙禎晏殊龍圖手疏陳八事曰正朝綱塞邪徑崇晦賂辨佞
壬絕女謁疎近習罷力役節冗費其餘帝謂甚切帝頗夷簡謀以耆
竦等附太后欲悉罷之夷簡以為然帝退以語后后曰夷簡獨不附
太后邪但多隆功善應變耳出是夷簡方押班聞
名大駭不知其故因令宋庠內侍
由郎后也於是深慊后恩有以傾之矣○以李迪平章事王隨參知
政事李諮為樞密副使王德用參書德密院事迪自太后崩召還未
幾復相德用初為殿前都虞候有求太后內降補軍吏者德用曰補
更軍政也不可與太后固欲與之德用卒不奉詔至是帝開太后閤
中得德用所奏事奇之以為可大用遂拜樞○追尊生母宸妃李
氏為皇太后前王元儀為帝言陛下乃李宸妃所生妃死以非命帝
始知為宋氏子因號慟累日下詔自責幸洪福寺在開封祭告易梓
宮親啟視之妃以水銀斂玉色如生冠服如皇后帝歎曰人言其可
信哉待劉氏加厚本宗待劉太后加厚其兄弟之功也○七月旱遣詔求直言時歲
大旱蝗食草木幾盡范仲淹請遣使循行未報因請間曰宮掖中半
日不食當何如帝惻然乃命陳執中撫京東仲淹安撫江淮端明殿
學士宋綬言帝王御天下在總攬威柄陛下躬親萬機內外延首望
治而貴戚令未能過於前日願者恩出太后而今又出大臣大臣
市恩以招權小人趨利以售進此風寖長有羅郅政願陛下整齊就
綱正在今日又言馭下之道有三臨事貴守當機貴斷兆謀貴密能

守則政無由後能斷則邪無由說能密則事無由泄斯安宮之所
[illegible]
惟陛下深念之○十月辰士邈楊崇勳免以吕夷簡同平章事○十一月壬
[illegible]
參知政事王曙為樞
[illegible]
密副使○十一月壬
[illegible]
書令以崇勳是亦公論之不容泯者書以予之宜矣○薛奎罷參知
[illegible]
政能踰年辛奎謀談正直或志不伸歸撤數笥不食家人笑曰何必
[illegible]
如是奎曰吾仰慙古人俯愧後世耳尤能知人范仲淹張明鎬目為
[illegible]
吏部選人皆以公輔許之幸如其言○詔宰相毋得進用臺官言者
[illegible]
謂臺官必由中旨乃祖宗法也帝曰祖宗法不可壞宰相自用臺官
則宰相過失無敢言者矣故詔自今臺官非中丞知雜保薦者毋得
除授

[illegible]

而次然行之宜乎式序在位
而耐愛靈長與泯賴之歟

廢皇后郭氏為淨妃玉京冲妙仙師御史中丞孔道輔右司諫范
仲淹書啓不肯有罪見廢之不以其職也道輔等上言極諫持尚美
人楊美人俱得幸楊氏後廢尚氏為道士數與皇后爭一日尚氏於上
前有侵后語后不勝忿批其頰帝自起救之誤批上頸上大怒內侍
閻文應因與帝謀廢后且勸帝以爪痕示執政帝以示吕夷簡且告
之故夷簡有憾于后遂主廢黜之議帝猶疑之夷簡曰光武漢之明
主也郭后止以怨懟坐廢況傷陛下顏乎帝意遂決將廢后夷簡勅
有司毋得安靜草奏於是中丞孔道輔率諫官范仲淹宋庠等十
人詣垂拱殿伏奏皇后天下之母不當輕議黜廢願賜對盡所言帝
使內侍諭道輔至中書令夷簡以皇后當廢狀告之道輔語夷簡曰
大臣之於帝后猶子事父母也父母不和可以諫止奈何順父出母

[illegible]

乎夷簡曰廢后有漢唐故事道輔及仲淹曰光武失德何足法也自
[illegible]
餘廢后皆前代昏君所為人臣當道君以堯舜豈得引漢唐失德為
[illegible]
法即夷簡不容卻奏言伏閤請對非太平美事詔出道輔等皆知遠
[illegible]
州道輔堅挺特達遇事彈劾無所避天下皆以直道許之至是名益
[illegible]
重道輔父易以清素聞子宗翰友洽簽書河陽判官富弼言朝廷一
舉而兩失縱不能復后宜還仲淹等不聽書五上后郭氏至是十年
之和仁宗倫愛妾憐踰乃正妻又慈夷簡之謀而廢之則於夫婦之
道無憾嗚呼宰相獻可替否弗克匡救造可助之以行不義乎
一丁南湖曰天聖明道間天子恃長而母后稱制可為一太息也士
一節固是者幸有諫官孔道輔輩詠刻隨書備古告蠢人正士而道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宋作世系者

宋作世系者

宋作世系者

之而智為咨次前點綴公是 列人傳罷大蒲石能康泰而保之之道
者
戊寅寶元元年 夏月事繫七年○夏黃令正月求直言時有兼星西
北流書癸不時下詔求直言大理評事蘇洵欽言陛下漏日御殿此
政事不親也宰相庫空為欽科無虛日此用度不足也二者誠國大憂
願陛下因此灾變修己以御人洗心以鑒物勤聽斷舍寬容放優諸
近臣之繼人親剛明果直之良士以思永闕疏入詔復日御前殿○
三月王隨陳堯佐韓億石中立免隨為相無所建明會仍代地震右
司諫富弼言陳堯佐中立非輔弼才億子綜為翰林學士時進獻太后每遣內
侍至學士院德彙必正色待之或不交一言帝聞而器之至是謂曰

何者太后垂簾草臣邪正朕皆默識惟卿直忠無所阿附且未嘗干
請今日用卿職由此也 范鎮傳仁宗初親政太后垂簾鎮數言之至是謂
曾初舉進士發省禮部試皆第一人戊曰狀元試三場
卒論文正曾初舉進士發省禮部試皆第一人戊曰狀元試三場
一生學者不盡曾曰曾平生志不在溫飽曾性資端厚人不敢干以
私進退士人莫有知者范仲淹管問曾曰明揚士類宰相任也公之
盛德獨少此耳曾曰夫執政而欲使恩歸己怨將誰歸仲淹服其
言帝之初御位也少而太后將有專制之患曾正色危言以立於朝
由是宦官近習不敢窺覦而帝德日就太后亦全令名曾可謂社稷
之臣矣 按劉生曰宗不足上應天象將驗之前
丁卯冬日壬寅諫真宗信符瑞又諫仁宗不清靜應之建院力於龍興
天聖制以御河防計論了潮而成仁宗德業此其功蓋所謂所以

五月罷王德用以夏守贇知樞密院事趙元昊反德用請自將討之
不許德用狀貌雄毅面黑頸以下白哲人皆異之言者論其貌類藝
祖且得士心不宜久典機密既罷言者猶不已遂降知隨州家人惶
懼而德用舉止言笑自若惟不接賓而已○六月詔樞臣元昊跳梁
官爵○十一月以王曙宗邵樞密院事宋庠參知政事○夏人寇保
安軍巡檢指揮使狄青擊敗之 狄保安者元昊愛青初以善騎射為
騎御散直從西征戰安遠諸砦皆克捷臨敵披髮帶銅面具出入賊
中皆被靡莫敢當至是元昊寇保安軍幹疏遣宇勒使青擊走之以
功加奉職刺史帝欲召見問以方畧會賊寇滑州命圖形以進
庚辰康定元年 夏井重正九年正月朝日食先是司天楊惟德請後閏於真
辰歲則日食在正月之朔帝曰閏所以正天時而授民事其可幽避
乎不許至是知諫院富弼請罷真役築就館驛北使而食執政不可

朝曰萬一契丹行之豈不為朝廷羞乎而朝廷不為深海之日
[illegible]
延州副總管劉平石元孫被執沒二月渠帥安州初下吳到[illegible]
[illegible]
禁富弼曰食謂應天變莫若通下情帝嘉納之盡除其禁許中
外臣庶上封章言朝政得失[illegible]
知制誥韓琦安撫陝西初琦使歸論西師形勢甚悉即命安撫陝
西琦言范雍節制無狀宜召知越州范仲淹委任之方陛下紓勞之
[illegible]
入相[illegible]
士遜致仕[illegible]
韓琦范仲淹為副使仲淹言關中無備若吳賊乘虛深入則朝廷不
得安枕矣為今之計宜擇戒守城使持久可守實其關內使無虛可
乘寇至攻城清野不得大戰關中稍實不能深入二三年間彼自困
弱[illegible]此上策也今邊城請五路入討臣恐承平歲久無宿將精兵
一旦興深入之謀國之安危未可知也[illegible]
既[illegible]
所知也○元昊陷塞門諸砦時諸臣皆以郎張方平上平戎十策其畧
以為宜屯重兵河東示以形勢賊入寇必自延渭而與州渠穴之守
必虛我師自麟府渡河不十日可至此所謂攻其所必救形格勢禁
之道也宰臣呂夷簡見之謂知樞密院宋綬曰大利得人矣○以范
仲淹兼知延州仲淹大閱州兵得萬八千人分六將領之[illegible]

[illegible]
辛巳慶曆元年[illegible]正月詔[illegible]
是帝以元昊勢益猖獗遣使陝西問攻守之策夏竦遣辟琦奏言賊
[illegible]
仲淹請以恩
[illegible]
臣恐倉兵無期矣帝從二議尊詔嚴邊備賊入賊境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行邊一月餘時行邊在高平縣各令元昊遣降盛州川人李清等以
趙禎甚屯墾出其反命環慶副總管任福將之將行請戒令清紿之
後度勢未可戰即據險置陣要其歸路清等曰諸道節制有功亦恐福
遇敵戰於張家堡南斬首數百敵佯北福爭功以兵乃益進然不
知已墮其伏中矣路既遠窩偏不繼士馬乏食者二日至好水川在
宋南境縣統夏重迫逐格戰於遮虜得數銀泥合封襲詔密中有勤誤
聲疑莫敢發福至淺之乃懸賞家錫百餘自合中起盛滿車上矢走
夏兵四合福陣未成列賊縱鐵騎突之彼而夏人陣中忽樹起旗幟
左麾左伏兵起右麾右伏兵起三麾多擊鼓聲震地伏兵起福力戰而死
光韜回谷為大將退敗以死報國耳使身決鬪敵而死則諸之死
死非苟免也然遠降等不能利微功以貽屢誤事敗罪當萬
死終減罰日不關右大震秦至帝震悼為之罷食徙琦知秦州○三
月貶范仲淹知耀州在關元昊復遣人持書至諸多不遜仲淹對其

使焚之朝議以仲淹不當輒焚之宋庠請斬仲淹未
即來命也以文學立行不知任事之難用文正一敗
志在招納豪俠於朝廷也何可深罪帝悟乃薄其責
使良練兔知諫院張方平言陛州之陷將校皆被斥而練馬上帥獨
不加罪非刑賞之公也乃改判河中練雖意在朝廷及任以西事元
昊命復得練首者就錢二千其見練降如此○分陝西為四路以韓
琦王公沿仲淹龍莊兼經略安撫招討使自元昊反夏州城柴禁掠
始盡驅衛至銷俸治之戊兵十萬無堂嗷嗷散處城中畏籍笑敢犯
法籍命部將狄青帥師築堡女柴於橋子谷

人之路復於要害築十一城境內所以地益恣復之延民以安初元昊
陰誘屬羌為助而環慶尚長六百餘人約一為鄉導事覺仲淹至部即

奏行邊以詔書犒賞諸羌閱其人馬器甲條約諸羌皆受命自是
始為中國用矣羌人親愛之呼為龍圖老子仲淹久據邊鎮築大順
城在慶陽府故西北城築有日而成遇大順城名大順與白豹金湯皆橫山
西北地界范仲淹環慶之築此城東接安疆寨西接柔遠寨北接荔
原寨南接華池寨遠近聲勢相接皆不敢犯
環慶自此益益少仲淹在邊其子純祐平方冠與將卒錯處鈎深
索隱得其材否由是仲淹任人無失所向有功○十一月有事冷
南郊大赦自西方用師帝為旰食然元昊亦困弊漸有自悔之意知
諫院張方平言曰陛下猶天地父母也羌人豕豺狼較平顧因郊
赦引咎示信開其自新之路帝喜曰是吾心也命方平以疏付中書
呂夷簡讀之拱手曰公言及此社稷之福也○十二月行崇天萬年
曆

壬午二年 契丹重熙 十一年 十一代編 宋仁宗 十七 毓秀齋重鐫

二月契丹乘朝廷有西夏之憂使蕭特末來言
不悅卿因薦之善簡當舉直欲矯前於廣延致之死君子論其賊
不忠卿得命即入對叩頭曰主憂臣辱不敢愛其死帝為動色進卿
酒卿自學士卿醉曰國家有急義不憚勞何遂以官爵賂馬遂往來
言簡慢契丹雖出於呂夷簡私意然而不為卿至契丹見契丹主曰
兩國人主父子猶好垂四十年一旦求割地何也契丹主曰南朝違
約塞為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將以何為羣臣請舉兵而南吾諸
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獨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
平澶淵之役荷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
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勸
用兵者皆為身謀耳今中國遣封萬里來方朝廷封頒議注擬
兵百萬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羣臣當之

歟抑人主當之歟非通好不絕威脅益歸人主當何則爲契丹主太宗曾曾者久之謂又曰來爲門者備元是地界水始於何水細事在通好前城隍皆修舊民兵亦補闕非違約也契丹主曰雖然吾因宗故地當見還耳謝曰晉以盧龍今永平府路契丹謂世宗復取關南地皆異代事若各求地豈北朝之利哉既退劉六符曰吾主既受金幣堅欲十縣何如謝曰本朝皇帝言爲祖宗守國豈敢望以土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租賦爾朕不忍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已增幣以代之若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爲辭耳明日契丹主召謝同往引鞠馬自近諭曰得地則歡好可久將言北朝既以得地爲榮南朝必以失地爲辱兄弟之國豈可使一榮一辱哉儻能六符曰吾主聞公等辱之言意甚感悟今惟有結姻可議耳謝曰婚姻易生嫌隙本朝長公主出嫁齋者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利哉契丹主諭謝使還曰俟卿再至當擇一事受之謝還奏帝復使謝持和親增幣二議及誓書往且命受口傳之辭下政府既行次樂壽今河間府獻縣謂使張茂實曰吾爲使者而不見國書脫書詞與口傳異吾事敗矣啓視果不同疾馳還都入見曰執政固爲此欲致臣於死地臣死不足惜奈國事何帝急召夷簡問之夷簡曰此誤耳謝語侵夷簡夷簡之辭易書以行謝至契丹不復議婚事欲增幣契丹主曰南朝既增我歲幣其辭當曰獻謝曰南朝爲兄豈有兄獻於弟乎契丹主曰然則爲納字謝曰亦不可契丹主曰南朝既以厚幣遺我是懼我矣則於二字何有若我擁兵而南得無悔乎謝曰本朝兼愛南北固不憚更成何名爲懼或不得已而至於用兵則當以曲直爲勝負非使臣之所知也契丹主曰卿勿爲執右有契丹主誓文之矣謝曰自古惟唐高祖借兵於突厥當時贈遺或稱獻納其後頡

利爲太宗所擒竟復有此禮哉契丹主知不可保乃曰吾當自遣人議之乃留增幣誓書而使耶律仁先劉六符持誓書與謝俱來且議獻納二字謝至入對因曰二字臣以死拒之彼氣折矣可勿許也帝用晏殊議竟以納字與之於是歲增銀絹各十萬與前共五十萬匹兩送至白溝和好復命宴餞賜契丹使者以銀酒器一副金酒器一副細衣著各一襲銀酒器一副金酒器一副細衣著各一襲私覿二百者得之矣

臣聞曰商鞅謂孝公曰治國不一道便國不必法古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知禮者之不可以加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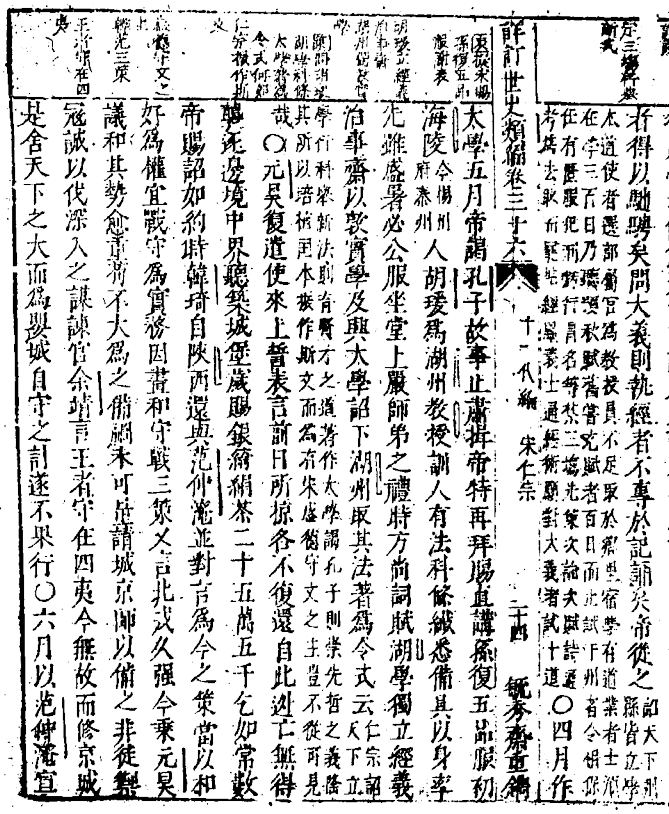
五月以大名府爲北京時契丹聚兵幽薊聲言南下議者請城洛陽以避之或請徙都金陵以自安獨韓琦范仲淹以爲不可琦曰京師天下之本根本一搖四方非我有矣仲淹曰賊若渡河雖高城深池何益琦之後非乘輿所在則未易服也宜建都大名以示將親征以固人心謀臣從之○六月以契丹兵壓境詔王德用副之德用至則斬三路都部署爲用時教士爭習戰陣之士勇皆可用契丹追人來覘或請擒之德用曰彼得其實以告是服人之兵以不戰也明日大閱于郊下令且縱觀聽吾鼓視吾旗所向視者歸告虜中謂漢兵將大至和議遂決○七月以呂夷簡章德象兼樞密使命晏殊同平章事張方平言祖宗以來中書樞密院事體別文武爲兩途政出多門古所患乞特廢樞密院或併本院職事於中書從之○元昊寇保戎軍遂大掠渭州范仲淹自將慶州兵援之元昊乃遣謝者欲以今歲啖契丹使攻之元昊命御史中丞賈昌朝往使昌朝力辭使命且上曰太祖收方鎮之權以爲萬世利及

太宗時將帥率多舊人猶能抵戍壘所向有功近歲因西羌之叛擇將領而士不練習以驍勇之將馭不習之士故戰則必敗此前方鎮太過之弊也況今武臣多視舊恩停止即為將素不知兵一旦付以千萬人之命是驅之死地矣此用親舊恩倖之弊也請自今方鎮守臣無數更易剩史以上亦慎所授以待有功且命將之時去疑貳推恩惠務責以大効使一切便宜從事庶得御將之道帝嘉納之○十一月以韓琦范仲淹為陝西路安撫經畧招討使翰林學士王堯臣上疏論兵因言韓琦范仲淹皆忠義智勇不當置之散地故有是命琦與仲淹在兵間久名聲一時人心歸之朝廷倚以為重二人號令嚴明愛撫士卒諸羌來附推誠撫接威恩兼不敢輒犯邊境邊人謂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天下稱為韓范

喜言路開而愿直人難之也乃上疏曰任諫非難聽諫為難歐陽修排難用衆為難修等二人忠誠明正必能盡言臣恐邪人不利己必造作讒言之說其讒來之不遏有三曰好名曰好進彰君過曰朋黨下察之修每入對帝必延問執政咨所宜行既多所張施小人讒毀二人必誣以朋黨不使修數為帝分別言之初范仲淹之貶饒州修及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見逐舉邪因曰之曰黨人然是朋黨之論起及仲淹日受春注修乃進朋黨論以為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以同利為朋皆自然之勢也然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蓋小人所好者利祿所貪者財貨苟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僞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反相賊害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修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脩論事切直人視之如佗帝獨奬其敢言顧待臣曰如歐陽修者何處得來

諫官歐陽修等論陳在陝西民情苟且畏葸師無效御史中丞王拱辰對帝極言前未省遽起拱辰則引韜軍其說前後言者凡一八疏帝乃罷琦而用行禁寢言於帝曰陛下罷琦而用琦仲淹士大夫賀於朝庶民歌於路且一賢進則其類並進一邪退則其類並退海內有不泰乎魏然臣獨憂之天下之勢譬猶病者陛下既得良醫矣信任不疑非徒愈病而又去時民醫雜良術不行盡用則病在日深雖有扁鵲之工此歷代事難責效矣仁宗用韓琦范仲淹○國子監直講石介

詳訂世史類編卷三十六　十一代編　朱仁宗　十三　鏡秀齋重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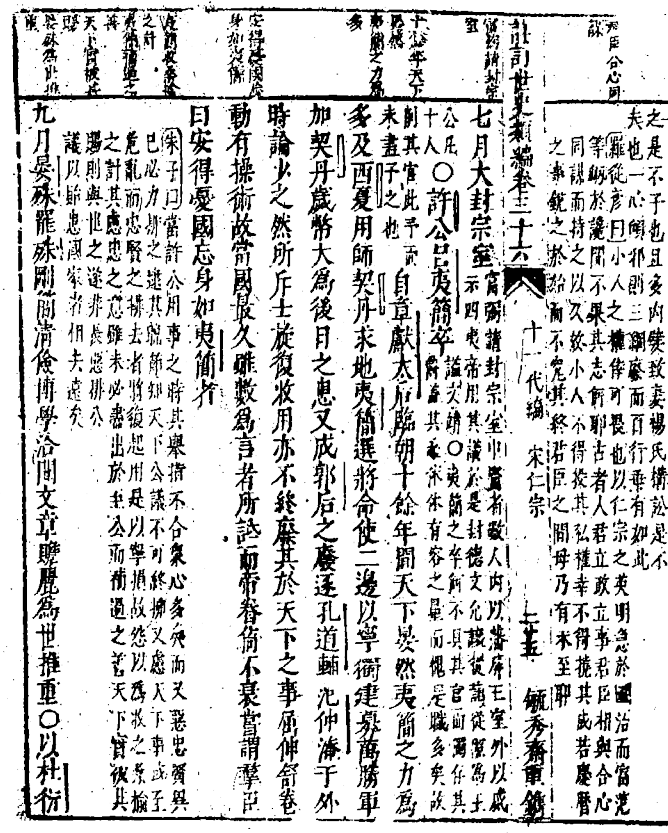


詳訂世史類編卷三十六 十一代編 宋仁宗 二十四 毓秀齋重鐫

大學五月帝謁孔子故事止蕭瑀帝特再拜賜直講祭酒五品服初海陵府泰州人胡瑗爲湖州教授訓人有法科條嚴恩備其以身率先雖盛暑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之禮時方尚詞賦湖學獨立經義治事齋以教實學及興太學詔下湖州取其法著爲令式云仁宗詔天下立學令揚州人胡瑗爲湖州教授訓人有法科條嚴恩備其以身率先雖盛暑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之禮時方尚詞賦湖學獨立經義治事齋以教實學及興太學詔下湖州取其法著爲令式云仁宗詔天下立學

聽還邊境中界聽築城堡歲賜銀絹茶二十五萬五千乞如常數帝賜詔如約斟酌韓琦自陝西還與范仲淹並對言爲今之策當以和好爲權宜戰守爲實務因薦和守戰三策又言北戎久强今乘元昊新死之後其所以結和之策必有大爲之備願未可是請城京師以備之非徒弊議和其勢必請於大爲之備願未可是請城京師以備之非徒弊

冠誠以伐深入之謀諫官余靖言王者守在四夷今無故而修京城是舍天下之大而爲邊城自守之計遂不果行○六月以范仲淹宣



無陝西河東富弼晏殊滕宗諒張方平等皆一時之選也初仲淹以言事貶饒州及移知鄧州皆數年帝以上笙所爲援起而大用之中外知望其功業仲淹亦以天下爲己任論當務同心輔政裁削僥濫考察官吏日夜謀慮欲致大平然更張無漸規模闊大論者猶籍籍任子恩薄磨勘法咨曉偉者不便由是謗議稍行私石介曾奏記於弼責以行伊周之事夏竦忿介斥己欲因是傾弼等乃使女奴陰習介書習成遂改伊周曰伊霍尹放太甲霍光廢昌邑又僞作介爲弼撰廢立詔草飛語上聞諷與仲淹懼遂開契丹伐夏遂請行邊仲淹既去朝政者益忿帝心不能無疑矣石介亦不自安乃請外得濮州通判未赴會契丹來請和帝以仲淹久在邊知其情僞乃召還拜樞密副使仲淹以天下爲己任論當務同心輔政裁削僥濫考察官吏日夜謀慮欲致大平然更張無漸規模闊大論者猶籍籍任子恩薄磨勘法咨曉偉者不便由是謗議稍行私石介曾奏記於弼責以行伊周之事夏竦忿介斥己欲因是傾弼等乃使女奴陰習介書習成遂改伊周曰伊霍尹放太甲霍光廢昌邑又僞作介爲弼撰廢立詔草飛語上聞諷與仲淹懼遂開契丹伐夏遂請行邊仲淹既去朝政者益忿帝心不能無疑矣石介亦

詳訂世史類編卷三十六 十一代編 宋仁宗 二十五 毓秀齋重鐫

七月大封宗室宗室補遠封宗室中賢者數人內以蕃屏王室外以威服諸蕃故封之也○詔之辭曰朕惟古者封建親賢以藩屏王室外以威服諸蕃故封之也○詔之辭曰朕惟古者封建親賢以藩屏王室外以威服諸蕃故封之也

公凡○許公呂夷簡卒夷簡相仁宗十八年天下晏然夷簡之力爲多及西夏用師契丹來地夷簡選將命使二邊以寧獨建募萬勝軍未盡子之也自章獻太后臨朝十餘年間天下晏然夷簡之力爲多及西夏用師契丹來地夷簡選將命使二邊以寧獨建募萬勝軍

加契丹歲幣大爲後日之患又成郭后之廢逐孔道輔沈仲海于外時論少之然所斥士族復收用亦不終棄其於天下之事爲伸翁卷動有操術故當國最久雖數爲言者所詆而帝眷倚不衰嘗請擇臣

曰安得憂國忘身如吳簡者

朱子曰當許公用事之時其舉措不合衆心者何可勝數而又惡忠賢異己必力排之逐其能知天下公議不可終掩又慮天下事或至危亂而忠賢之排去者將復起用是以寧損故態以爲收之策極之計其意慮忠之忘雖未必盡出於私公而精通之者天下實被其

謹以歸忠國家者但去虛矣

九月吳殊羅疏剛簡清儉博學冷閒文章聽麗爲世推重○以杜衍

平章事樞密使行在樞密務茂德序每有內降墨制格不行積詔
旨至十數輒納帝前帝數諭歐陽修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耶先
有求於朕再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皆所封還也○十一月詔戒朋
黨相許○十二月冊元昊爲夏國主
慶三年爲
元所滅
乙酉五年 契丹重熙十四年
十一代孫 宋仁宗 二十六 毓秀齋重鐫
評訂歷史類編卷三十六
范仲淹富弼杜衍罷仲淹之服西夏富弼之使
契丹杜衍之功皆維當
時平及亦後世所難能也夫何仁宗一聽讒人面
遽罷二公可謂自壞其萬里長城者不智甚焉仲淹內剛外和沉
愛樂善及其去朝也咸惜其當朝不久莫能成先憂後樂之志范公嘗曰
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性至孝好施予置義庄里中以贍宗族鄰內之
人無不敬慕其德焉家錢公輔義田記范文正公蘇人也平生好施
附郭常稔之田千畝號曰義田以養濟羣族之人日有食歲有衣嫁
娶喪葬皆有瞻擇族之長而賢者主其計而時其出納焉出而居官
其祿衍好薦引賢士羣小臧怨御史中丞王拱辰之黨尤族之衍婿
蘇舜欽慷慨有大志能文章論議稍侵權貴衆不能容府鹽進
奏院循前例祠神以伎樂娛賓集賢校理王益柔於席上作傲歌拱
辰聞之以二人皆仲淹所薦欲因是以傾衍及仲淹乃諷御史魚周
詢等舉劾其事彼斥者十餘人皆知名之士拱辰喜曰吾一網打盡
矣舜欽既得罪衍遂不安求去不許會錢明逸論仲淹朋黨挾黨
陳執中諸衍庇二人遂併黜衍出知兗州仲淹知邠州邠知鄧州衍

滴令自大帥其夫也君子惜之○罷磨勘蔭子新法○三月罷置
天章
閣
使韓琦以杜衍范仲淹富弼罷去乃上疏曰陛下即日深爲相
方及一百二十日而罷范仲淹以夏人初附自乞保邊固亦有名臣
於富弼之出則所損其大富弼入師難奪天也忠義非契丹劍大兵
歷境命弼使虜以正辨屈虜虜忘身立事古人所難陛下所命猶爲
褊密副使皆思其有功辭避不受逮抑令赴上則不顧長譽動思振
作多而兵分欲止城水洛之役琦是沫而朝議不合竟徙沫知慶州
復城水洛琦怨宋補外罷知揚州河東轉運使歐陽修上疏口仕衍
范仲淹韓琦富弼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賢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
自古小人欲廣陷良善則指爲朋黨欲動搖大臣則誣以專權盡去
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未爲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唯指
爲朋黨則可盡逐自古大臣被主知蒙信任則難以他事動搖唯有
專權是上所惡方可傾之夫正上在朝羣邪所忌讒臣不用敵國之
福也羣邪益忌修尋左遷漢法疏遷尊右遷知滁州○尹洙後徙知唐
慶州
尹洙責監
文
范文正公
文集
天下皆知
可用之賢
伯淹海欲立
當世之業
忘身立事古
人所難
宋宰天下凡
數代異
北狄西戎
深畏宋警
知何如
宋皆得天下
數代異
元所滅
[劉]宋初[曰]夏之得志於宋亦甚矣然有宋之得天下與前
代異蓋幽燕八州者漢魏晉隋唐所爭戰之地而宋所素有
燕雲十六州者漢魏晉隋唐所爭戰之地而宋所素有燕雲
十六州者漢魏晉隋唐所爭戰之地而宋所素有燕雲十六
州者漢魏晉隋唐所爭戰之地而宋所素有燕雲十六州者
漢魏晉隋唐所爭戰之地而宋所素有燕雲十六州者漢魏
晉隋唐所爭戰之地而宋所素有燕雲十六州者漢魏晉隋
唐所爭戰之地而宋所素有燕雲十六州者漢魏晉隋唐所
爭戰之地而宋所素有燕雲十六州者漢魏晉隋唐所爭戰
之地而宋所素有燕雲十六州者漢魏晉隋唐所爭戰之地
而宋所素有燕雲十六州者漢魏晉隋唐所爭戰之地而宋
所素有燕雲十六州者漢魏晉隋唐所爭戰之地而宋所素
有燕雲十六州者漢魏晉隋唐所爭戰之地而宋所素有燕
雲十六州者漢魏晉隋唐所爭戰之地而宋所素有燕雲十
六州者漢魏晉隋唐所爭戰之地而宋所素有燕雲十六州
者漢魏晉隋唐所爭戰之地而宋所素有燕雲十六州者漢
魏晉隋唐所爭戰之地而宋所素有燕雲十六州者漢魏晉
隋唐所爭戰之地而宋所素有燕雲十六州者漢魏晉隋唐
所爭戰之地而宋所素有燕雲十六州者漢魏晉隋唐所爭
戰之地而宋所素有燕雲十六州者漢魏晉隋唐所爭戰之
地而宋所素有燕雲十六州者漢魏晉隋唐所爭戰之地而
宋所素有燕雲十六州者漢魏晉隋唐所爭戰之地而宋所
素有燕雲十六

及者方平復上備邊恤刑二事○四川册諒祚爲夏國主夏元昊來告哀議者請因其幼弱册族導國諒祚義於母族說罷說以簡敝政其三大將便各部分以破其勢可以得志安撫使程琳曰幸人之變非所以柔遠人不如因而撫之帝乃遣使册諒祚爲夏國主議者深惜朝廷之失機會

（劉摯陵山監琳此舉乃宋襄陵徐之仁義也然時果能與陳爲罪明吳國公可即斷吳不此之務而乃爲臨死子之事其遺子孫之發亦曰殆盡）

龍丁度爲觀文殿學士事不合將以明錦泰知政事（明文彥博龐籍吳奎富弼之功且勳其才可大○五月無雲而震夏竦免初殿中侍御史何郯論竦姦邪會京師一日無雲而震者五乃出知河南

（奧夏竦誤）

已丑皇祐元年（契丹重熙十八年○夏五月加知青州富弼禮部侍郎固辭不受初河北京東大水民流就食青州弼勸所部民出粟論

以官廩爲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木率五日趣遣人持酒食飯粥慰勞出於至誠人人爲盡力又山林川澤之利可資以生者聽民採取凡活五十餘萬人立法簡便周盡天下傳以爲式帝即遣使褒勞加禮部侍郎（前日此臣職也敢受賞乎言郭公青州救民至本職安敢受今被賜數有加官而固辭識乃仁人之心乎後之爲富弼罪大哉）

帝幸後苑觀刈麥仁宗此舉正無逸所謂以勤稼穡知農之艱者也觀書此以昭千古之美帝御寶畋殿觀之謂輔臣曰朕作此殿不欲植花卉而歲以種麥庶知稼穡之不易也仁宗生論輔臣之言真○六月以賈昌朝爲觀文殿大學士判尚書都省昌朝以山南東道節度使判平（人見召就湯藥閣講乾

（宋春木卿仁宗之心）

并帝曰將相侍講天下咸事昌朝頓首謝○八月陳執中罷（執中所薦非其人）以宋庠同平章事高若訥參知政事（若訥出於呂夷簡門下）

（宋安陳徽之義）

（明文彥博龐籍吳奎富弼之功且勳）

（劉摯陵山監琳此舉乃宋襄陵徐之仁義也然時果能與陳爲罪明吳國公可即斷吳不此之務而乃爲臨死子之事其遺子孫之發亦曰殆盡）

（奧夏竦誤）

（宋春木卿仁宗之心）

使樂適爲副使肩初辭政過事輒分別可否及再參用漸漬流旬安然天資忠厚嘗曰逆詐億明廢人矜才吾終身不爲也○汪藻聚文彦博麗精建議省兵衆以爲不可帝以爲疑彦博籍其奏曰公私困竭正坐冗兵衆有患臣請死之帝意遂決於是簡汰陝西及河北諸路羸兵爲民者六萬減廩糧之半者二萬又詔減陝西兵屯內地以省漕費○九月廣源州蠻儂智高反寇邕州智高此

庚寅二年 夏天祐垂聖元年 契丹重熙十九年 詔即大慶殿爲明堂九月大享天地赦天地者臣僚失矣故書以譏之自太祖以來未嘗親享明堂惟令有司攝事而已至是始親享焉○十一月詔外戚毋得任二府○閏月置詳定大樂局於秘閣召太子中舍致仕胡瑗同定雅樂知制誥王洙言舊樂宮小而商大是臣强君弱之象乃參考鐘銘特磬制度與瑗等更造鐘磬共法與李照一律由是黃鐘律短而所奏聲高又

辛卯三年 契丹重熙二十年 詔州縣自今勿得獻瑞物仁宗詔州郡勿貢珍異其遵於真宗遺矣卻無庶乎無爲州

辛卯三年 契丹重熙二十年 詔州縣自今勿得獻瑞物仁宗詔州郡勿貢珍異其遵於真宗遺矣卻無庶乎無爲州

其鍾會而直聲謝不發篇仁仍即劉義叟曰此謂害金帝納盛心腹之疾乎已而果然

辛卯三年 契丹重熙二十年 詔州縣自今勿得獻瑞物仁宗詔州郡勿貢珍異其遵於真宗遺矣卻無庶乎無爲州

○追廢中作御史衆行唐介子子爲英州別駕文彦博免先是張貴妃以美人侍禁之貶有怨詈功夏竦勸立爲貴妃至是貴妃寵衰

書時文彦博爲首相介遂約彦博知益州日造開金青錦緣閣寺通後庭其伯父張堯佐驟除宣徽使唐介力爭之帝謂曰除擬本出中

宮使音以得執政長編不載堯佐事蓋諱之也今繫川堯佐益自固結謂罷

之而相富弼帝終卻其奏不視且曰將遠竄介徐諭疏畢曰臣忠直所激雖雷霆不避何敢於諭帝怒召就政示之曰介論事是其職至以

喜博由況嬉至宰相此何言也時彦博在帝前介責之曰彦博官位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以狄青爲使宋祁初以善騎射爲騎都尉授右武衛大將軍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仕會乾元節上壽立班延中契丹使謂譯者曰縣人相公乃復視
帝開之遂并廢使○四月朔日食用牲於社壇於社壇改諸侯之
中國天子不親祠者而
乙未二年契丹重熙二十四年八月改封孔子後文宣公世爲
爲衍聖公太常博士相繼奏請不可加後嗣乞更定美號乃改
封爲奉之名有司從聖門之矣仍令世襲及知縣源縣今兗州府如
詳訂世史類編卷三十六 十一 代編 宋仁宗 三十四 統秀齋重鐫
當乃遍而絕之若子不幸註名誤當保全愛惜以成就其德時吳克
士紛紛引去者以正色立朝不能諧事權要傷之者衆耳由是忤得
召還人君用舊臣之體須臾之間一言與邪說義○六月陳
執中免知諫院范鎮論執中無罪御非宰相器會旱遂免然執中在
中書八年人莫敢干以私○以文彥博言罷同平章事帝嘗問賢相
於王素素對曰惟宦官宮妾不知姓名者可充其選帝曰如是則富
鄭公至是彥博執前言至邪詔百官迎之范鎮言曰隆之以虛禮
不若推之以至誠及宰制士大夫卑屬於朝帝遣小黃門視韓
許翰林學士歐陽修曰古之命相或得諸夢卜
明二相人情郤此賢於衆十哉修頃首賀會契丹使者聊律防
至王德用與劉於王津園
爲相將相得人矣
詳訂世史類編卷三十六 十一 代編 宋仁宗 三十五 統秀齋重鐫
執中免知諫院范鎮初帝暴疾三皇子皆早夭雅育宗室宮中而永有建儲
之意文彥博因言于帝請之會然嘉納而止至是鎮奮然曰天下事
尚有大于此者乎即上疏曰置諫官者爲宗廟社稷也諫官而不以
宗廟社稷計事陛下是愛死嗜利之人臣不爲也方陛下不豫海內
皇皇陛下獨以祖宗後裔爲念是爲宗社之慮至深且明也昔太祖
合其子而立太宗天下之大公也真宗養宗子於宮中天下之大慶
也願以太祖之心行真宗故事以係億兆人心章累上不報鎮復上
疏言之愈切見帝面陳者三疏曰朕知卿忠卿言是也當更俟三二
年鎮退復上疏以請前後章十九上待命百餘日鬚髮皆白朝廷
知不可奪乃改鎮科發在京相繼同修起居注時司馬光歐陽修包
拯呂景初趙抃吳奎等皆上疏力請於是李輔文彥博富弼王堯臣
相繼勸帝早定大計皆不見聽

詳訂世史類編卷三十六 十一代編 宋仁宗 三十六 毓秀齋重鐫

王德用能德用將家子習知軍中情僞善以恩撫下故多得士

屬臨邊境未嘗親矢石嘗攻戰亡而名聞四夷閭閻婦女小兒亦呼德用

以包拯知開封府

拯性峭直剛毅惡吏苛刻爲政寬厚雖嫉惡如仇而未嘗不推以

忠恕與人不苟合不偽辭色以故人平生無私書及知開封貴戚官

官爲之欽手吏民不敢欺童稚婦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師爲

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出其笑比黃河清焉

丁酉 二年 契丹清寧二年 二月立子太師致仕祁公村衍卒 諡文自定 葬成都元年

作遺疏共畧曰無以安而忽逸防無以既富而輕財用宜早建儲

副以安人心語不及私○以翰林學士歐陽脩知貢舉時士子習尚

險怪奇澁之文號太學體張方平嘗言文章之變與政通還來文格

自失其舊各出新意相勝爲奇 歐陽修傳

詳訂世史類編卷三十六 十一代編 宋仁宗 三十七 毓秀齋重鐫

各○以包拯爲御史 包拯言東宮虛位日久天下以爲憂夫萬物

皆有根本而太子者天下之根本也根本不立禍乱大焉帝曰卿欲

以進曰成帝無嗣立弟之子彼中材之主猶能如是況陛下乎帝不

誰立拯曰臣非才備位所以乞豫建太子者爲宗廟萬世計耳陛下

聞臣欲誰立是疑臣也臣年七十一耳無子非邀後福者帝乃曰試

當議之

己亥 四年 契丹清寧五年 正月丙申朔日有食之用牲于社帝避殿不受朝

知制誥劉敞言社者上公之神群陰之長故日食則伐鼓于社所以

責上公退草陰介反嗣而請之是屈天子之福從諸侯之制抑陽扶

陰降尊貶重非承天戒尊朝廷之義也 詳見前卷 劉敞不謝是而用牲于社

則非矣 詳見前卷 劉敞言非○一月見雨木法自茶爲官榷民

私蓄盜販皆有禁國戶出於此取官司並緣侵擾因陷罪戾至破產

逐匿者著作佐郎何郯三司 姚仲孫傳 上書論罷榷茶本錢數

…戶貧富而官收租錢以供邊鄙之費可以疏利源寬民力帝下三…
司議遂語施行禁仲通商利○四月封周世宗後柴詠爲崇義公給…
田十頃以奉周祀從著作郎何郯請也詳見正朝後子於宋其公…
平廣大氣象至今猶然可…
觀今仁宗葬此則是周成（一七月故宮人…帝以月食裁蓋脩陰○以…
王爲見于宋也賢矣哉
范鎮知制誥錄入謝自言論事且曰陛下許臣今三年矣帝猶未…
許○十一月次前殿主允…辛巳封濮王…允讓矣允讓天資渾厚尚克…
子答長嫂…
卒壯喜慍不見于色嘗知大宗正事宗子有好學者勉進之以善若…
子答長嫂則勸戒之至不變若制其罪故皆畏服及卒以其子宗實育…
于宮中故鄜與有加○召河南處士邵雍不至予嘉焉…
…謂雍以孔孟…
道自樂於己不以孔孟之…
道見恬於人謝蠹之士見衆方有爲而獨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者…
也道大朝廷聘召力辭不就其志可嘉見…
之心著矣若雍者天下豈得而多見哉…
與于五年…
…契丹遣…
…正月鑿二股河復舊通使韓贄之言也後三千人…
…幾月而成未幾又并歷服役之…
詳訂世史類編卷三十六 十一代編 宋仁宗 三十八 鏡秀齋重鐫

…民者國之根本…
…根本…
…服則枝葉萎有不凋悴者哉此君子所以…
…深憫也○六月召王安石爲三司度支判官安石辭州臨川人曾鞏…
…
…

耳之任之有道而已教之之法一何也古者天子諸侯自國至於鄉黨皆有學博選教導之官而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皆任於學士所觀習者皆先王法言德行治天下之意其材亦可以爲天下用苟不可以爲天下用則不教也苟可以爲天下用者則無不在於學此教之之道也養之之道何也饒之以財約之以禮裁之以法也何謂饒之以財人情不足於財則貪鄙苟得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制祿庶人在官足以代耕等而上之每有加焉使足以養廉耻而離於貪鄙之行又推及子孫謂之世祿君生也既於父子兄弟妻子之養婚姻朋友之接皆無憾矣其死也又於子孫無不足之憂爲何謂約之以禮人情足於財而無節則又放辟邪侈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爲之制婚喪祭養燕享之事服食器用之物皆以命數爲節而養之以律度量衡之法命可爲而財不足具則弗具也財可具而

命不得爲者不使有缺兩分寸之加焉何謂裁之以法先王於天下之士教以道藝矣不帥教則待之以屏棄遠方終身不齒之法約之以禮矣不循禮則待之以流殺之法王制曰變衣服者其君流酒誥曰厥或告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於周予其殺夫羣飲變衣服小罪也流殺大刑也加小罪以大刑先王恐而不疑者以爲不如是不足以一天下之俗而成吾治夫約之以禮裁之以法天下服從無邪冒者又非獨嚴禁而治察所能致也蓋亦以吾至誠惻怛力行而爲之也凡左右通貴之人皆順上之欲而服行之有一不和者法之加焉自此始夫上以至誠行之而貴者知避上之所惡則天下之不罰而止者衆矣故曰此養之之道也耻之之道何也先王之耻人也必於鄉黨庠序使衆推賢能書之以告於上而察之誠賢能也然後隨其德之大小才之高下而官使之所謂察者非可用耳目之聰明而聽私於一人之口也蓋察知其德問以行欲審知其才則以言得其言行則試之以事所習察之者試之以事是也雖堯之用舜不過如此又況其下乎夫九州四海萬官億醜所須士大夫之才則衆矣有天下者又不可以一一自察也又不可以偏聽於一人而使一日二日之間考試其行能而進退之也蓋吾已能察其才行之大者爲大官矣因使之耻其類以其久試之而考其能者以告於上而後以爵命祿秩予之而已此耻之之道也任之之道何也人之才德不同其所任有宜有不宜先王知其如此蓋知農者以爲后稷知工者以爲共工其德厚而才高者爲長德薄而才下者爲佐屬又以久於其職則上狃習而知其事下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其功可以至於成不肖者其罪可以至於著故久其任而待之以考績之法夫如此故智能才力之士得盡智以赴功而不患其事之不終功之不就也倫脩

苟且之人雖欲耻容於一時而顏厚辱在其後安敢不勉乎若夫無能之人周知辭避而去矣居職任事之日久不勝任之罪不可以幸而免故也彼且不敢冒而知辭避矣尚何有比周讒諂爭進之人乎耻之既詳使之既當處之既久至其任之也又專焉不一一以法束縛之而使之得行其意堯舜理百官而熙衆工者以此而已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此之謂也然堯舜之時其所黜者四凶也其所陟者則皐陶稷契皆終身一官而不徙蓋所謂陟者特加之爵命祿賜而已耳此任之之道也夫教養耻任之道如此而當時人君又能與大臣悉其耳目心力至誠惻怛思念而行之此其人臣所以無疑而於天下國家之事無所欲爲而不得也方今州縣雖有學耻墻壁具而已非有教導之官長育人才之事也雖大學有教導之官而亦未嘗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未嘗在於學學者亦漠然自以

講察刑政之得失而已若宮邸之學之所教講說章句而已講說章句固所以成人之道然近歲始教以課試之文章非惟論學窮日之力則不能及其能工也大則不足以用天下國家小則不足以爲天下國家之用故雖自首相序窮日之力以帥人之教及使從政則茫然不知其方者皆是也蓋今之教者非特不能成人之才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才夫人之才成於專而毀於雜故先王處工於官府處農於畎畝處商賈於肆而處士於庠序使各專其業而不見異物懼異物之足以害其業也所謂士者又非特使之不得見異物而已一示之以先王之道而百家異說皆屏之而莫敢習焉今士之所宜學者天下國家之用也悉置不教而教以課試之文章使其耗精疲神窮日之力以從事於此及其任官也又悉使置之而責以天下國家之事夫古之人朝夕學業于天下國家之事而猶有能有不能今乃移其精神奪其日力以從事於無補之學卒然責之以爲天下國家之用宜其才之足以有爲者少矣臣故曰非特不能成人之才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才也又有甚害者先王之時士所學者文武之道也士之才有可以爲公卿大夫有可以爲士其士之大小宜不宜則有矣至於武事則醜其才之大小未有不學者也故其大者若爲六官之卿出爲六軍之將其次比閭族黨之師亦皆卒伍師旅之帥也故邊疆宿衛皆得士大夫爲之而小人不得好其任今之學者以爲文武異事吾知治文事而已至於邊疆宿衛之任則推而屬之於卒伍往往天下招募無賴之人苟其才行足自託於鄉里者亦未有肯去親戚而從召募者也邊疆宿衛此乃天下之重任而人主所當慎重者也故古者教士以射御爲急其他技能祇人才所宜而後教之其才之所不能則不強

下國家之事而猶有能有不能今乃移其精神奪其日力以從事於

[illegible]子之事人生有疾則已苟無疾未有不學者也任官序之間固當從事於射也有賓客則以射有祭祀則以射別上之行同能偶則以射禮樂之事未嘗不寓以射而射亦未嘗不在於禮樂間也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豈以射爲可得揖讓之儀而已乎周以爲射者武事之尤大而治天下守國家之具也居則以是習禮樂出則以是從戎伐士託朝夕從事而能者衆則邊疆宿衛之任皆可擇而取也夫士學先王之道其行義嘗見推於鄉黨矣然後因其才而託之以邊疆宿衛之事此古之人君所以推干戈以屬之人而無內外之虞也今乃以天下之重任人主所嘗至慎之選推而屬之奸悍無賴才行不足自託於鄉里之人此方今所以謐謐然嘗苞邊疆之憂而虞宿衛之不足恃以爲安也今執不知邊疆宿衛之士不足恃以爲安故顧天下學士以執兵爲恥而亦未有能騎射行陣之事者則非名募之卒伍執能任其事者乎夫不嚴其教高其選則士之以執兵爲恥而未有能騎射行陣之事固理也凡此皆教之非其道故也方今制祿皆薄自非朝廷賜食口稍衆未有不兼農商之利而能兼其養者也其下州縣之吏一月所得多者錢八九千少者四五千以守選待除守闕通之蓋六七年而後得三年之祿計一月所得乃實不能四五千少者實不及三四千而已雖厮養之給亦窘於此矣而其養生喪死婚姻聚送之事皆寓於此矣中人之上雖窮不失爲君子中人之下雖泰不失爲小人唯中人不然窮則爲小人泰則爲君子計天下之士出中人之上下者千百而無一窮而爲小人泰而爲君子者則天下皆是也先王制行不以已而以中人爲制因其欲而利道之以爲中人之所能守則可以行乎天下而推之後世以今之制祿而欲士之無窮廉恥蓋中人所不能也故今

官大者往往交路遠營貨產以負貧乏之譏官小者故鬻乞丐無所不爲夫士已嘗毀廉恥以負累於世矣則偷惰取容之意起而矜奮自強之心息職業安得不弛治道何從而興平又況委吐受賂侵牟百姓者往往而是也此所謂不能節之以財也婚喪奉養服食器用之物皆無制度之節而天下以奢爲榮以儉爲恥苟其財可具則無所爲而不得有司既不禁而人又以此爲榮苟其財不足而不能自強於流俗則其婚喪之際往往得罪於族黨而人以爲恥矣故富者貪而不知止貧者強勉其不足以追之此士之所以重困而廉恥之心喪也凡此所謂不能約之以禮也今陛下躬行儉約以率天下此左右通貴之臣所親見而其閨門之內奢靡無節犯上所惡以傷天下之教者有已甚者矣未聞朝廷有所放黜以示天下昔周之人犒秦飲而被之以殺刑者以爲酒之末流生害有至於此者衆矣故重

禁其禍之所自生重禁禍之所自生故其施刑極省而人之抵於禍敗者少今法所尤重獨貪吏耳重禁貪吏而輕奢靡之法此所謂禁其末而弛其本然而世之識者以爲方今官冗而縣官財用不足供其未而弛其本然而世之識者以爲方今官冗而縣官財用不足供之其亦蔽於理矣今之入官誠冗矣然則前世置官蓋甚少而賦祿又如此之薄則財用之所不足蓋亦有說矣吏祿豈足計哉臣於財用固未嘗學然竊觀前世治財之大略矣蓋四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不足爲患也今天下元元安土樂業人致己力以生天下之財而公私常困者殆以理財未得其道有司不能度世之宜而通其變耳誠能理財以道而通其變臣雖愚固知增吏祿不足以傷經費也方今法嚴令具所以維天下之士密矣亦嘗設之以道藝而有不帥教之刑以待之乎亦嘗任之職事而有不任事之刑以待之乎夫不先教之道藝誠不可以誅其不帥教不先約之

制度誠不可以誅其不循理不先任之職事誠不可以誅其不中事此三者先王之法所尤急也今皆不可得誅而薄物細故非害治之急者爲之法禁刀鋸而歲不同爲吏者至於不可勝記又況能一一避之而無犯者乎此法令所以玩而不行小人有幸而免者君子有不幸而及者焉此所謂不能裁之以刑也凡此皆治之非其道也方今取士強記博誦而署通文辭謂之茂才異等賢良方正及才異等賢良方正者公卿之選也記不必強謂不必博署通於文辭而又嘗學詩賦則謂之進士進士之高者亦公卿之選也夫此二科技能不足以爲公卿不待論而可知世之議者乃以爲吾嘗以此取天下之士而才之可爲公卿者常出於此不必法古而後得士也其亦蔽於理矣先王盡取人之道猶懼賢者之難進而不肖者之雜於其間也今悉廢先王取士之道而欲天下之才士悉使爲賢良進士則士之才可爲公卿者固宜爲賢良進士而賢良進士亦固宜有時而得才之可以公卿者也然而不肖者苟能雕蟲篆刻之學以至乎公卿才之可爲公卿者困於無補之學而棄於當野蓋十八九矣夫古之人有天下其所慎擇者公卿而已公卿得人固使推類以聚於朝廷則百司庶物無不得人今使不肖人幸而至乎公卿且公卿之不肖既推其類以聚於朝廷朝廷之不肖又推其類以備四方之任使四方之任使者又各推其不肖以布於州郡則雖有同罪異官之科豈足恃哉遽足以爲不肖者之資而已其次九經五經學究明法之科朝廷固嘗患其無用於世而稍貴之以大義矣然大義所得未若以通於文辭者則得之矣彼通先王之意而可以施於天下之用者

未必得如於此選也其次則恩澤子弟年序不教之以道藝官司不考問其才能文凡不係任其行義而朝廷輒以官予之而任之以事武王數紂之罪曰官人以世夫官人以世而不計其才行此乃紂之所以亂亡之道而治世之所無也又其次曰流外朝廷固已擯之於廉恥之外而限其進取之路矣顧爲以州縣之事使臨士民之上豈所謂以賢治不肖者乎以臣使事之所及一路數千里之間州縣之吏出於流外可任以事者殆無二三而當防閑其奸者皆是也蓋古者有賢不肖之分而無流品之別故孔子之聖而嘗爲季氏吏蓋雖爲吏而亦不害其爲公卿及後世有流品之別則凡在流外者固嘗自置於廉恥之外而無高人之意矣以近世風塵雜士大夫之才勢足進取而朝廷嘗奬以禮義者睨節末路往往怵而爲姦況素無高人之意而朝廷固已擯之於廉恥之外限其進取者乎其蹈人親

職放僻邪侈固理也至於邊疆宿衛之選則臣固已言其失矣凡此皆取之非其道也取之既不以道至於任之又不問其德之所宜而問其出身之後先不論其才之稱否而論其歷任之多少以文學進者且使之治財矣又轉使典獄已典獄矣又轉使治禮是一人之身而責之以百官之所能備官其人才之難爲也夫責人以其所難爲則人之能爲者少矣人之能爲者少則相率而不爲故使之興禮未嘗以不知禮爲憂以今之興禮者未嘗學禮故也使之興獄未嘗以不知獄爲恥以今之興獄者未嘗學獄故也天下之人亦已漸漬於失教彼服於成俗見朝廷任使非其資序則相議而訕之至於任使之不當其才未嘗有非之者也且在位者數徙則不得久於其官故上不能狃習而知其事下不肯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其功不及於成不肖者其罪不至於著若夫逆新將敓之勞緣絕簿書之弊

固其害之小者一不足悉數也設官皆當久任而至於所部者遠所任者重則尤宜久於其官而後可以責其有爲方今无不得久於其官往往數日輒遷矣取之既已不詳使之既已不當處之既已不久至於任之則又不專而又一一以法束縛之不得行其意臣故知當今在位多非其人稍假之權而不一一以法束縛之則放恣而無不爲雖然在位非其人而恃法爲治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即使在位皆得其人矣而一一以法束縛之不使得行其意亦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雖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與不肖無能者殆無以異故朝廷明知其賢能足以任事苟非其資序則不以任事而輒進之雖進之士猶不服也明知其無能而不肖苟非有罪爲在事者所劾不敢以其不勝任而輒退之雖退之士猶不服也何也賢能者任其事與不肖無能者亦無以異故也臣謂不能任人以職事而無不任事之

刑以待之者蓋謂此也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一非其道則足以敗天下之人才又況兼而有之則在位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於不可勝數而草野閭巷之間亦少可召之才固不足慮也夫在位之人不足而閭巷草野亦少可用之才則急特行先生之政而不得也社稷之託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爲常而無一日之憂乎益溪之張角三十六方同日而起所在郡國莫能發其隱唐之黃巢橫行天下而所至將吏無敢與之抗漢唐之亡禍自此始唐既亡矣陵夷以至五代而武夫用事賢者伏匿消沮而不見在位無復有知君臣之義上下之禮者也當是時更置社稷蓋甚於奕棋之易而元元肝腦塗地幸而不轉死於溝壑者纔幾耳夫人才不足其患蓋如此而方今公卿大夫莫肯爲陛下長慮却顧爲宗廟萬世計臣竊感之昔晉武帝超過目前而不爲子孫長遠之謀當時布衣亦皆備食肉

容而莫以爲非有識固知其必亂矣而後來海內大擾中國列於戎狄者二百餘年伏惟二聖神靈付屬陛下固將爲萬世血食而大庇元元於無窮也臣願陛下參漢唐五代之亂亡總管武荀且因循之過明詔大臣圖成天下之才慮之以計謀之以數爲之以漸期合於當世之變而無負於先王之意則天下之人才不勝用矣陛下何求而不得何欲而不成哉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則成天下之才甚易也臣竊讀孟子言王政之易行則以爲誠然及見黃履子論齊魯以先王制國不過百里有王者起則凡諸侯之地或千里或五百里皆將損之於是疑孟子雖賢亦安能毋勉之以兵革而使數百千里之強國一旦肯損其地之十八九比於先王之諸侯至後觀漢武帝用主父偃策令諸侯王悉得推恩封子弟各有分土而勢寖地大者亦以分析弱小然後知處之以謀計之以數

爲之以漸則大可使小強可使弱而不至乎頃蹶亂敗之憂孟子之言不爲過又況今欲改易其勢非若孟子所爲之難也臣故曰處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則其爲甚易也然先王不患人之不爲而患人之不能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已之不勉人情所願得者善行美名尊爵厚利也而先王操之以臨天下之士有能遵之以治則悉以其所願得者與之士不能則已矣苟能則就肯舍其所願得而不自勉以爲才故曰不患人之不爲患人之不能先王之法所以待人者蓋矣自非下愚不可移之才未有不能止者也然不以至誠惻怛之心力行而先之未有能以至誠惻怛之心力行而患之者也故曰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已之不勉陛下誠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則臣願陛下勉之而已臣又觀朝廷每有所施爲變革其始討利害未嘗熟也有一流俗能悻之人不悅而非之則遂止而不敢夫法度立則人無獨蒙其幸者故先王之政雖足以利天下而當弊壞之後患有所生之則其初法立制未嘗不艱難也以其初法立制而天下鹿悻之人亦順以趨之無有齟齬則先王之法至今不廢矣惟其初法立制之艱難而流悻之人不肯順悅而趨之故古之人欲有所爲未嘗不先之以征討而後得其意詩曰是伐是肆是絕民怒四方以無拂此言文王先征誅而後得意於天下也夫先王欲立法變俗而成人之才雖有征誅之難猶恐爲之以爲不若是不可以有爲也及至孔子以匹夫遊諸侯所至則使其君臣捐所習逆所順強所劣卒困於排逐然孔子亦終不變以爲不如是不可以有爲蓋與文王同意天在上之聖人莫如文王在下之聖人莫如孔子而欲有所施爲變革則其事蓋如此矣今有天下之勢居先王之位欲立法制非有征誅之難也雖有流悻之人不悅而非之固不勝天下順悅之人衆也然一有

流俗流悻不悅之言則遂止而不敢爲者或也陛下誠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則臣又願斷之而已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而又勉之以成斷之以果然而猶不能成天下之才則以臣所聞蓋未有也然臣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講而今之議者以謂迂闊而煩擾者也竊觀近臣士大夫欲補助朝廷者有矣彼其意非一切利害則以爲當世所能行者士大夫既以此希世而朝廷所取天下士亦不過如此至於大倫大法禮義之際先王之所力學而守者蓋不及也一有及此則舉衆而笑之以爲迂闊今朝廷憂心於一切之利害有司法令於刀筆之間非一日也然其效可觀矣則夫所謂迂闊而煩擾者陛下亦可留神而察矣昔唐貞觀之初如封德彝之徒皆以爲非雜用秦漢之政不足以爲天下能思先王之事開太宗者魏文正公一人爾其所施設雖未能盡當先王之意抑其大畧可謂合矣故數年

之問幾致刑措中國安寧蠻夷順服自三王以來未有如此盛者也
唐初天下之俗猶今也魏文正公之言固當時所謂迂闊而難行
也然其効如此實誠曰今或言德教之不如法令朝不引商鞅
觀之然則唐太宗之事亦足以觀矣先王建國之命使下安君輯附
不起士大夫謂其無意於世限不識其面朝廷每欲畀以美官惟患
其不就也及起是職聞者莫不喜悅焉

六月契丹置國子監初契丹主自即位求直言者再至是設學養士
頒五經傳疏置博士助教各一人○曾公亮等上新唐書歐陽修宋
祁并亮等修之凡十有七年而成二百二十五卷事增於前文省於
舊○十月宋庠免庠再登用浮沈圜寵殿中侍御史呂誨論庠陰求
援助徇私奏法罷判鄭州

辛丑六年 契丹清寧七年

三月起復富弼同平章事 父母之喪二年不復職若事急則奪其哀故曰奪情起令復視事陰從公固辭許之 弼以母喪去位詔爲罷春宴故事執政遭喪皆起復帝虛位五起之弼固請終制且曰起復金革之變禮不可施於平世帝乃許之 歐公謂之固是識不以權利易其心而原君法意之論○四月陳旭罷知諫院唐介趙抃御史范師道呂誨上疏論旭陰結宦者故得大用帝曰朕選用執政豈容內臣預議耶乃兩罷之旭知定州介等亦外補○六月壬子朔日有食之司天言當食六分之半食四分而雨羣臣欲援例稱賀同判尚書禮部司馬光言曰之所照周徧華夷雲之所蔽至近雖京師不見四方必有見者天意若曰人君爲陰邪所蔽災患甚明天下皆知其憂危而朝廷獨不知也食不滿分者乃唐官術數不精當治其罪亦非所以爲賀也帝從之

○以司馬光知諫院光入對首言臣昔通判并州所言二章願陛下

果斷力行帝沈思久之曰得非欲選宗室爲繼嗣者乎此忠臣之言
但人不敢及耳光對曰臣言此自請必死不意陛下明納帝曰非何
害古今皆有之者復以三劄子上殿其一論君德曰昔切惟人君
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仁者非姬姒始息之謂也興教化修政治
養百姓利萬物此人君之仁也知者非炯奇伺察之謂也知道識
安危別賢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強亢暴戾之謂也唯道
所在斷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故仁而不明猶
有良田而不能耕也明而不武猶親苗之穢而不能耘也武而不仁
猶知穫而不知種也三者兼備則國治強闕一則衰闕二則危三者
無一焉則亾其二論御臣曰致治之道無他在三而已用任官曰信
賞曰必罰國家御羣臣之道累日月以進秩循資途而授任苟日月
積久則不問其人之賢愚而置高位貪途相值則不問其人之能否

而居重藏非特如是而已國家采名不采實誅文不誅意夫以名行
賞則天下飾名以求功以文行罰則天下巧文以逃罪陛下誠憫
選在位之士使有德行者掌教化有文學者待顧問有政術者爲守
長有勇略者爲將帥有功則增秩加賞而勿徙其官有罪則流竄刑
誅而勿加寬貸如是而朝廷不尊萬事不治百姓不安四夷不服臣
請伏面欺之誅其三論林軍言養兵之術務精不務多上以其一篇
中其二送中書其三送樞密院戒林軍官又曰秩重官久而利少非
國家之善政也又進五規一曰保業其畧曰天下重器也得之至艱
守之至難王者始受天命之前天下之人皆我比有也相與用智力
而爭之智竭不能抗力屈不能支然後頓猶賴而爲臣自非智力皆
出於我則天下莫得而一也願不亦得之至艱乎及夫羣雄已服衆
心已定當人之性皆以爲子孫而萬世加泰山之不可撼也於是驕惰

情生玩兵驕武弱者極傚一旦渙然四方麋潰秦隋之季是也所不
亦守之至難乎二曰惰惰其容曰易恭惰則否否極則泰豈宜曰
中孔子彖之曰日中則仄月盈則虧是以聖人當國家隆盛之時則
戒懼彌甚故能保其令聞永久無疆三曰違謀其畧曰詩云迨天之
未陰雨國家閒暇無災害之時也徹彼桑土者求賢於隱微也綢繆
牖戶者修整其政治也四曰違徵其畧曰宴安鴆毒筆花淫之根奇
巧珍玩發奢泰之端甘言悅辭容僥倖之塗附耳屏語開讒賊之門
不揩名器導僭逼之原假借威福侵奪之柄凡此六者其初甚微
而日滋月益遂至深固知此而革之則用力百倍矣五曰務實其畧
曰夫安國家利百姓仁之實也保國統傳子孫孝之實也講貢賦立
綱紀禮之實也和上下親遠近樂之實也去是非明好惡攻之實也
詰姦邪禁暴亂刑之實也察言行試政事求賢之實也量材能課功

過審官之實也詞案危防治亂納諫之實也趨勇果習戰鬬治兵之
實也實之不存雖文之盛美無益也帝深納之○以王安石知制誥
安石自慶曆判官改同修起居注辭之至八九乃受及除知制誥
不復辭上時政疏曰臣竊觀有古人主享國日久無至誠惻怛憂天
下之心雖無暴政虐刑加於百姓而天下未嘗不亂自秦以下有昏
之武帝梁之武帝唐之明皇此三帝者皆聰明智畧有功之主也享
國日久因循苟且無至誠惻怛憂天下之心趨過目前而不為久遠
之計自以獨災可以無及其身往往身遇災禍而悔無所及雖或僅
得身免而宗廟固已毀辱而妻子固已困窮天下之民固以骨血塗
草野而生者不能自脫於阽危塗炭之患矣夫為人子孫使其宗廟
毀辱為人父母使其比屋死亡此豈仁孝之主所宜忍者乎然而三
帝晏然至此者自以為其災禍可以不至於此而不自知忽然已至

也夫天下至大萬也庶大則法度不足以維持非聚建賢才不足以
保守苟無至誠惻怛憂天下之心則不能詢考賢才講求法度發才
不用法度不修偷假歲月則幸或可以無他曠日持久則未嘗不終
於大亂陛下有恭儉之德聰明睿智之才仁民愛物之意然享國日
久矣此誠當惻怛憂天下而以晉梁唐三帝為戒之時以臣所見方
今朝廷未可謂能得賢才政事未可謂能合法度官亂於上民貧於
下風俗日以薄才力日以困窮而陛下高居深拱未嘗有詢考講求
之意此臣所竊為陛下計而不能無慨然者也夫因循苟且遷延而
無為可以徼倖一時而不可以曠日持久晉梁唐三帝者不知慮此
故災變生於一時難欲復詢考講求以自救而無及矣以古準今則
天下安危治亂尚可以有為有為之時莫急於今日過今日則臣恐
亦有無及之悔矣然則以至誠詢考而爰建賢才以至誠求而大

明法度陛下今日其可以不汲汲乎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弗瘳臣
願陛下以終身之狼疾為憂而不以一日之瞑眩為苦臣既蒙陛下
殊擢使備從官朝廷治亂安危臣實預其榮辱此臣所以不敢避遷
越之罪而忘盡規之義惟陛下深思自警則天下幸甚○安石嘗侍
宴賜花釣魚宴謀食釣餌已悟而貪之既上以其不情而非之安石有
重名士爭向之惟蘇洵不見著辨奸論以為不近人情必大奸惡也
或曰載於○八月以曾公亮同平章事張昇為樞密使胡宿為副使
宿為人清慎忠實臨事不妄發既發亦不可回止其當重任先能糾惰
大體羣臣多務更張華奕宿曰變法古人所難不務守祖宗成法而
徒紛紛無益於治也○閏月策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王介蘇軾
蘇轍皆在舉中轍對切直王安石意轍右宰相專攻人主比之谷永
不肯撰詞韓琦曰此人謂宰相不足用欲得婁師德耶慮後而用之

尚以爲疑之乎改命沈遘爲之詞○時有詔舍人院無得申請給
除文字安石爭之曰審如是則舍人不得復行其職而一聽大臣所
爲今大臣之弱者不敢爲陛下守法而強者則挾上旨以造令陳官
御史無敢違其意者臣實懼焉語皆侵執政執政者不悅會以母喪
遂去職○以歐陽修參知政事時韓琦爲守相決令典故問胄公亮
文學之事問修三人同心輔政百官奉法術理朝廷稱治○以范鎮
爲翰林學士○十月起復濮安懿王子宗實知宗正寺固辭不拜司
馬光上疏曰向者臣進豫建太子之說意謂即行今寂無所聞此必
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遽爲此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
卒之際援立其所厚善者耳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臨居宮官傳楊
復恭立昭宗
自號爲定策國老可勝言哉帝大感動曰送中書光見韓琦等曰諸
卉邸宗爲門生
公不及今定議異日禁中半夜出寸紙以某人爲嗣則天下莫敢違
琦等拱手曰敢不盡力時知江州呂誨亦上疏言之及琦入對以光
誨二疏進讀未及有所啓帝遽曰朕有此意久矣誰可者琦惶恐對
曰此非臣輩所可議當出自聖擇帝曰宮中嘗養二子小者甚純近
不慧音惠
大者可也琦請其名帝曰宗實琦等遂力贊之議乃定宗實天性
爲孝好讀書不爲驕惰藝優服
御飲食如儒者時居濮王喪
壬寅七年 契丹清寧八年 三月孫抃罷以道梁泰知政事吳奎爲樞密副使
包拯納直諫
○五月樞密副使包拯卒拯正直無私誠朱室之賢
介拯宋室之
特出也故卒而具官以美之拯性峭直耿介
與人不苟合不一毫妄取平居無私書故人親黨干謁一切絕之然
惡吏苛刻務敦厚於人未嘗不恕其飲食服用喜儉仆雖貴如布衣
時卒贈禮部尚書謚孝肅

此非臣輩所可議
服御儉素如儒者
包拯納直諫介拯宋室之特出
二公所以爲賢

史臣曰古賢臣多矣皆非庸人儒子所能知也今觀太祖子諭
廉察者輒云包龍圖論廉介者輒云趙清獻所謂民到于今稱之
其二公之謂乎夫廉察者務苛刻包拯之相因廉介者恒類
歐趙則忠厚之是尚此二公所以爲賢宜宋史以之並傳也

八月立宗實爲皇子賜名曙封鉅鹿郡公
賜德音
宗實既終喪帝
復起之猶力辭嘗琦言於帝曰宗正之命初出外人皆知必爲皇子
大事非
不若遂正其名帝從之中書召翰林學士王珪作詔珪曰此大事非
面受旨不可明日珪請對進曰昨內降此舉久矣果出自聖意乎帝
曰朕意決矣珪再賀始退而草詔歐陽脩聞之歎曰王珪真學士
也詔下宗實復辭疾辭司馬光言於帝曰皇子辭不貲之富至於旬
月其賢於人遠矣然父召無辭君命召不俟駕願以臣子大義責之
宜必入帝從之宗實遂受命將入宮戒其舍人曰詣宇吾舍上有適
三辭唯謹
副吾歸矣因有興赴召良賤不滿三十人行李蕭然惟書數厨而已
中外相賀既爲皇子慎靜恭默無所試爲而天下陰知其有聖德云
大下陰知其有聖德
○十月召福州處士陳烈爲國子監直講不至陳烈介僻孝友居親
喪勺飲不入口
勉遣士陳烈勉王陶言烈爲妻林氏所訟因訴貧詐司馬光力救之

仁宗敬天愛民
仁宗恭儉純平
仁宗勵精圖治
仁宗崩遺詔更定
建儲之議
委重宰相人
風爲體臣
仁宗開四者之端

史臣曰仁宗敬天愛民有古帝王清儉純平爲先帝
帝先剛猶以爲廣何以成大業故歲時郊祀之
計費不貲末嘗冒人祖宗之法而所活歲以千
燒平曰何不取索曰恐迷爲例可不恐一夕之費而活無窮之
慈私帝服浣濯唯帝余頗多用錦繡或獻錄別二十八校按千
日一下節費二十八千吾不堪也北使言兩鹿職貢踏今欲加兵
仁宗謂曰此只王子罪不干百姓事今加兵王子未必能誅且屢
戮百姓卒寢兵又好學崇儒扶植斯道上承一祖二宗之心下開
濂洛道學之端尤爲盛美經筵侍臣日講盛暑未嘗少徹但恐
勑等勞耳韶州鄉貢立學定太學生員以發億石介胡瑗爲國子
直講王素臣及第賜中庸篇呂臻之第賜太學篇於歲記中表章
此二篇以風勵臣是已開四者之端遺矣故四十二年之間史冶
若倫脩而任事激切之人刑法不施而姦宄自息
未嘗無小人斬不足以勝
其治世之盛朝未嘗無小人斬不足以勝
其治世之盛朝未嘗無小人斬不足以勝
其治世之盛朝

李燾通曰仁宗書體記中庸曰王克臣大學曰楙哉楙哉又曰文王之德之純又曰於緝熙敬止論語曰篤恭而天下平又曰恭己正南面而已又曰無為而治又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又曰堯舜其猶病諸又曰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又曰堯舜之不徧物也又曰堯舜之不徧人也又曰堯舜性之湯武身之又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又曰堯舜之民不異於三王也孟子曰堯舜與人同耳又曰人皆可以為堯舜又曰人皆可以為堯舜又曰人皆可以為禹又曰人皆可以為舜又曰人皆可以為善又曰人皆可以為善又曰人皆可以為善

太后遂起垂簾御殿令太后便能復辭試馬卿之所不及未審來取何日發

也

官氏中比當國家危疑之日大臣以能任事者一日德望二日才智有才智而無德望以鎮之則未足以服天下之心有德望而無才智以充之則未足以辦天下之事惟觀公不動聲色而神武多謀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者蓋有德望而兼才智之將可爲大事重臣如韓其德望服人心已久矣至於處事應變剛中才智又足以通用天下此生所以正英宗之始敢任真宗之初則有旨端在仁宗之家定社稷之名臣也

作孝嗣嗣子景靈宮未仁宗御容也○丁酉朝廷設名孝嗣則仁宗爲嗣父而英宗爲孝子也與此是定議矣厥後

若彼其紛紛也國家定社論道義其陰卻僕從邪佞讒巧之人誘導而非者委任諫官御史若

魏名臣集皇子自有過失規諷不從亦當以聞如此則善人益親邪人益疏天下之幸也帝嘉納○八月內侍任守忠有罪竄新州初仁宗未有儲

之乃增置學官

詳訂世史類編卷三十六 十一 代編 宋英宗 五十八 號秀齋重鐫

局意于帝守忠遂議欲廢立乖弱以邀大利及帝即位又乘帝疾

語言妄誕交搆兩宮一日韓琦出空頭敕一道欲陽脩包拯趙槩難之俯曰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說槩不敢違既而琦坐政事堂召守忠

立庭下曰汝罪當死遂謫新州取空頭敕填與之即日押行琦意以爲少緩則中變也且當史昭錫等悉氣南方中外咸快之○詔曰開

經筵事陽修當能論吕公者司馬光言先帝時無事常開經筵近以

聖體不安遂於端午及冬至後盛暑盛寒權罷數月今陛下始初遭

明宜親近儒雅講求治術願不惜頃刻之間日御講筵從之大抵氣

文以守成英宗當守成之日而頃刻不忘偏者其家可謂言歟○九月復武舉○十一月刺陝西民

爲義勇車營都言唐府兵最爲近古今之義勇河北幾十五萬河東幾八萬皆悍純實若加簡練亦唐之府兵也今若于陝西諸州刺手背以爲義勇甚便乃命徐億等往籍陝西主戶三丁之一凡十五萬六千餘人民驚擾而紀律疎畧不可用司馬光上疏力諫不聽光

至中書與韓琦辨琦曰兵貴先聲諫官欲驚使驟聞孤兵二十萬皆不震懼光曰今雖益兵實不可用彼知其詳何懼琦曰若但見魔

屠間鄉兵料爲保捷豈卒復然已降物與民約衣不克宰滿歲遣歸光曰朝廷當失信于民未敢以爲然琦曰吾在此君無憂光曰君長

在此地可也異日他人當位用以遷權戍邊及掌開耳琦不從竟爲陝西之患按益兵二十九萬兵是筆也無疑矣又曰未不克策嗚呼小民至愚而神奚可誣耶未流之弊必將倒持大阿而授人以柄矣其禍可勝言哉溫公所以力言其不可若此也

乙巳二年英冊威雍元年二月罷三司使蔡襄帝自濮邸立爲皇子聞近臣中有異議入疑爲襄及即位數問襄何如人韓琦等爲敝辨意不回

襄請罷遂命出知杭州○四月詔議崇奉濮王典禮於廷臣皆無定議惟明道以

當稱皇伯父宜者最爲有得初知諫院司馬光以帝必將追隆所生皆因奏事言漢

宣帝爲孝昭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元帝亦不追尊

詳訂世史類編卷三十六 十一 代編 宋英宗 五十九 號秀齋重鐫

鉅鹿南頓君衛太子名據漢武帝子衛后所生故曰衛太子史皇孫名進鉅鹿縣名漢光武祖爲鉅鹿郡南頓令此萬世法也既而韓琦等奏請下有司議濮安

懿王及夫人王氏韓氏仍遣縣君任氏合行典禮帝令須大辭後議之至是始詔禮官與待制以上議翰林學士王珪等相視莫敢先發

司馬光獨奮筆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王宜準封崇期親尊屬故事稱爲皇伯高官大國極其尊榮衆以爲然議成珪即命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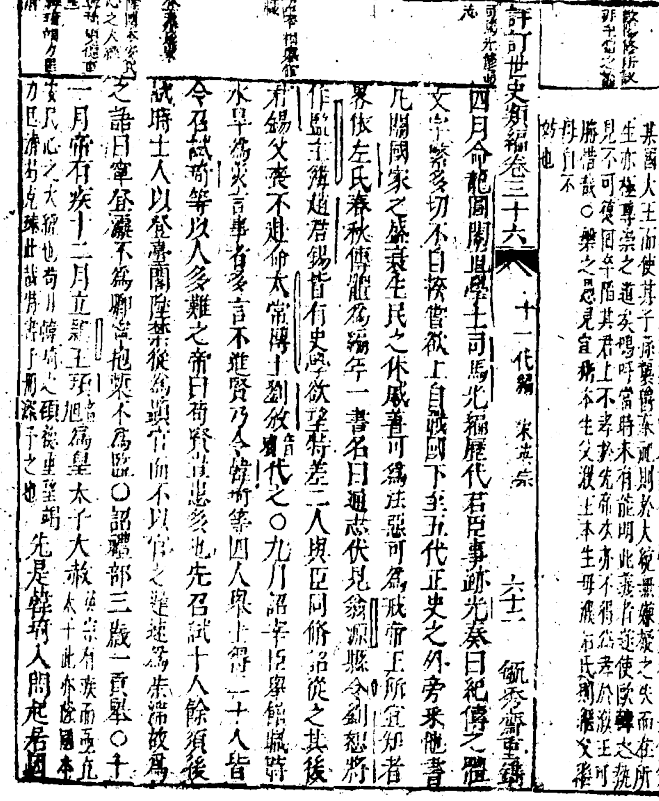
具以光手稿爲案而上奏曰先王制禮尊無二上若恭敬之心分於彼則不得專於此仁宗皇帝深惟宗廟之重祇承天地之意於宗室

衆多之中簡推聖明授以大業濮安懿王雖於陛下有天性之親顧復之恩然陛下所以負扆儀禮圖衆之所瞻八尺畫爲斧形即今之屏風也周公朝諸侯于明堂天子負斧扆

稱於是中書奏王珪等所議未見詳定濮王當稱何親名與不名
等議濮王於仁宗爲兄於皇帝宜稱皇伯而不名參知政事歐陽脩
引喪服大記以爲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降三年爲期而不没父母
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没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考則世
通
皆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尊之道太后手詔詰責執政以不
當稱皇考帝乃詔曰如聞集議不一權宜罷之今有司博求典故以
聞

詳訂世史類編卷三十六　十一代編　宋英宗　六十　毓秀齋重鐫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邪議妄引經據陛下於過房前下修十[illegible]之所[illegible]
正將傅會之罪亦不報既而太后手詔尊濮王稱爲濮安懿皇稱親
夫人並稱后且謂長君臨御萬幾出月復斷何必假辭后命以筮
公議之曰昔緱氏詔符罪誨純仁大防鎮堯舜等皆能漢哀亦復[illegible]
事之[illegible]稱親之非而不明尊崇之禮使濮王與諸父等若[illegible]
皇伯文懿[illegible]王則在漢王極尊崇之道於仁宗無嫌疑之失矣
[illegible]不明於親以私意稱親程子曰爲人後者爲之子[illegible]
而謂其所生者爲伯叔父母此天地之大義生人之大倫不可[illegible]
而變易也然所生之義至尊至大猶當竭盡於正統豈得盡絕於
私恩是以先王制禮既降其服又正統緒然不亂正統之義也而
皆爲齊衰期以明其至重而與諸伯叔父不同也親程子之言則
程子之意與諸儒之說其失禮固已甚矣而稱伯者又不
能推其所生之至恩亦非至當之論也愛當別立稱謂曰皇伯父
其爲大王而使其子孫襲稱東祖則於大義無嫌襲之矣而在所
生亦極尊崇之道矣嗚呼當時未有能明此義者遂使陛下之稱
見不可復回卒陷其君上不孝於先帝亦不得爲孝於濮王可
勝惜哉○樂之恩見宜稱本生父濮王本生母濮安氏謝繼父事
母自不
妨也

四月命龍圖閣學士司馬光編歷代君臣事跡光奏曰紀傳之體
文字繁多切不日按覽欲上自戰國下至五代正史之外旁采他書
凡關國家之盛衰生民之休戚善可爲法惡可爲戒帝王所宜知者
畧依左氏春秋體爲編年一書名曰通志伏見翁源縣令劉恕將
作監主簿趙君錫皆有史學欲望特差二人與臣同修添從之其後
有錫父喪不起命太常博士劉攽代之○九月詔宰臣舉館職時
水旱爲災言事者多言不進賢乃令舉官四人舉士得一十八人皆
令召試苟等以人多難之帝曰苟賢豈患多也先召試十人餘須後
試將士人以登禮闈陛墓從爲選官而不以官之遷速爲榮滯故爲
之語曰寧昼夜不爲卿守抱案不爲監○詔禮部三歲一貢舉○十
一月帝有疾十二月立[illegible]王頊爲皇太子大赦[illegible]太子此亦[illegible]

進言曰陛下久不視朝願早建儲以安社稷帝頷之即召學士承旨
張方平至福寧殿帝憑几言不可辦方平進筆帝乃書曰立大王
爲皇太子琦抗言曰必須王也適長而賢方平請書其名帝力疾書
之方平退草制太子既立帝固泫然下淚文彥博退謂琦曰見上顏
色否人生至此雖父子亦不能不動情也
[illegible]英宗讓位于受命之初是未知[illegible]
傳位十于而猶有難色者是不忍食魚與熊掌之味
者也故至人無欲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臨濮李純卿 草創　永嘉謝 愚 潤色
陽明王守仁 覆詳　鳳洲王世貞 增纂
大關李 翠 增修　鐵巷文安之 是正
姚安蔣方馨 閱訂

神宗皇帝 諱頊英宗長子初封潁王立爲皇太子英宗崩即位一十八年壽三十八議曰英文烈武聖孝皇帝 ○帝即位之初勵精求治不御遊豫不治宮室惟勤惟儉與王安石變更法度將大有爲熙寧元豐間設于呂惠卿之黨以致舊臣交攻相繼疎斥莫與共治用兵西北卒無成功蓋由志大而才小故也

戊申 熙寧元年 遼咸雍四年 春正月朔日食帝不受朝詔宰臣極言闕失

帝謂文彥博曰天下敝事至多不可不革彥博對曰譬如琴瑟不調必更張之韓琦曰爲政立事當有大小先後之序帝曰大抵威克厥愛乃能有濟又謂彥博曰當今理財最爲急務養兵備邊府庫不可不豐大臣共宜留意節用元年者人君繼統之首春者四時之長正月者歲之首朔日者月之首日故于元天戒嚴天原後神宗受制安石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遂行邊西番酋龍珂[illegible]等衆內附初韶為建昌軍今屬四川[illegible]請[illegible]
[illegible]平戎策三以為西夏可取欲平西夏當[illegible]河湟今古渭之西熙河蘭
鄯皆漢隴西等郡[illegible]河湟二州皆西羌地[illegible]屬今[illegible]華昌[illegible]熙河今屬[illegible]
[illegible]府蘭今[illegible]洮岷[illegible]朝[illegible]經[illegible]不以[illegible]進
[illegible]臨洮吐蕃[illegible]斯羅[illegible]唃[illegible]者一族國其間[illegible]斯羅[illegible]本西羌[illegible]唃[illegible]事之宜
[illegible]併有之以絕夏人石曾帝異其言安石以為奇[illegible]故以韶經略[illegible]
機宜文字[illegible]
[illegible]神宗[illegible]河之役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不人之意字曰君可無黨學之卓本編修相附者必要卓牛松柏光朝廷無朋黨誰中主可以濟不然難上聖亦殆帝以爲然石言不相能會議新法恐甫沮之出知鄆州○置賣鹽場于永興軍龍通商法○五月龍翰林學士鄭雍知杭州宣敕北院使王拱辰判應天府知制誥錢公輔知江寧府御筆開封不肯行新法拱辰議新法不合公輔言滕甫不宜去辭向變法當黜也○是月十一日上於完登極知政事王安石引經進戒疏曰孔子論爲邦先放鄭聲而後曰遠佞人仲虺稱湯先不邇不殖而後曰用人惟己蓋謂不淫耳目於聲色玩好之物然後能精於用志能精於用志然後能明于見理能明于見理然後能知人能知人然後使人可遠忠良君子類進自焉則法度之行風俗之成甚易也若夫人主雖有過人之材而不能早自戒於耳目之欲以亂其心則用志不精見理不明邪說詖行來

始而作則危亂竟難救陛下即位以來未有過聞於外然孔子聖人猶以爲七十而後敢從心所欲　陛下以堯盛之春秋而享天下之大奉所以惑耳目者不少矣臣之所豫慮而陛下之所深戒宜在於此天之生聖人之材甚者而人之儀聖人之時甚難天既以聖人之材付陛下則人亦將望聖人之澤於此時伏惟陛下自愛以成德而育物以垂功使後世不失聖人之名而天下蒙澤則豈非可願之事哉○六月龍御史中丞呂誨劾王安石既執政士大夫多以爲得人呂誨獨言其不通時事大用之則非所宜將對學士司馬光更將論經筵相遇並行光密問今日所言何事誨曰袖中彈文乃新參也光愕然曰聚喜得人奈何論之誨曰君實亦爲是言耶安石難有時名然好執偏見輕信姦回喜人佞已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疎置諸宰輔天下必受其禍上疏曰大姦似忠大詐似信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詐揣摩陰上陰賊害物今將疏上事初托疾及聞江寧府乃請命一出陰小信熟遷長安

任而不辭二也侍講侍讀乃請學官三也居政府多引拔其人而不避親嫌四也陰壞祖宗法制五也排斥異己專權自恣六也與人交始終不渝七也聚斂之臣八也上方謀富國強兵而安石所言皆興利之事九也上方欲開言路而安石拒塞人言十也上方欲修太平之業而安石變進則賢才盡去亂由是生臣竊以安石之迹固無遠略推務改作立異飾非誤天下蒼生必斯人也疏奏安石亦求去位帝認視事宜如故誨遂求去乃出知鄆州在途聞既序安石疏執先由是服誨之先見自以爲不及也誨三居言職始論陳旭次論歐陽脩最後論王安石凡三見點人推其鯁直

丁酉湖口呂誨劾安石疏見前安石被點是誨論事始末也後三年以病歸潁卒年未及六十

以呂公著爲御史中丞時安石嫌呂公弼不附己乃白用公弼第次

公著爲中丞以傾之皆矣愉之事也公著言於帝曰惟人君去偏聽獨任之弊而不主先入之言則不爲邪說所亂矣帝善其言而不能用○七月行均輸法條例司言諸路上供歲有定數豐年穀賤宜令轉運使隨所在賤價糴買以備緩急之用而不能盡除年穀貴商賈大賚乘公私之急以擅輕重斂散之權今江淮制置發運使皆總六路賦入宜假以錢貨凡上供之物皆得徙貴就賤因近易遠預知在京倉庫所當輸者計其歲用之數而調有餘不足之處以相補助可省運費又可紓民力以發運使

罷判國子監范純仁[仲淹]初純仁奏言王安石變祖宗法度掊克財利民心不寧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願陛下闕不見之德帝曰何謂不見之怨對曰杜牧所謂不敢言而敢怒者是也帝曰卿等論事宜爲朕條陳古今治亂可爲監戒者逐件尚書解以進曰其言皆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事也治天下無以易此願深究而力行之及薛向行均輸法於六路純仁言臣嘗親奉德音欲脩先王禹助之政今乃使小人掊克生靈欲怨基禍安石以富國彊兵之術啓迪上心欲求近功尚法令則隨尚執言財利則苛孟軻鄒老成爲因循棄公論爲流俗異己者爲不肖今意者爲賢人乞退安石答中外之望不報遂求罷識者以政使論之曰毋輕去已除知制誥矣純仁曰此言何如

至於我哉言不用萬鎮何加焉純仁每上章疏激切帝悉不付外純仁書錄中中書安石大怒乞加重貶帝曰彼無罪姑與一善地命知河中府[今山西蒲州]事徙成都轉運使以新法不便成州縣未得遽行安石怒其沮格以事左遷知和州[今屬安]

[周禮鄉大夫]凡國之賓客與其會同[鄭玄曰賓客謂諸侯之臣來朝者]及鄉之人民[鄭玄曰鄉之人民謂六鄉之民]而興賢能[鄭玄曰興賢能謂薦之於王]以聽王之政令[鄭玄曰聽王政令謂受而施行之]

以程顥權監察御史裏行初顥河南[舉進士調晉城令民以事至縣者必告以孝弟忠信度鄉村遠近爲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凡孤幼殘廢皆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疾病皆有所養鄉必有校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暇時親至召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爲正句讀鄉民社會爲立科條族其善惡使有勸有恥在縣三年民愛之如父母去之日哭至京[呂公著薦爲御史中丞數知其不然]

召見一日從容谷訪報正子始證出延中入曰御史不知上未食乎

[宋朝事實]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寶訓]仁宗[英宗]神宗[實錄]

人主當勤帝防未萌之欲及勿輕天下士帝俯躬曰當爲卿戒之[明]

[宋朝事實]仁宗[英宗]神宗[實錄]

額前移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言育才爲先務以誠感悟人主當勤帝防未萌之欲及勿輕天下士帝俯躬曰當爲卿戒之[明]

[宋朝事實]仁宗[英宗]神宗[實錄]

[宋朝事實]仁宗[英宗]神宗[實錄]

[宋朝事實]仁宗[英宗]神宗[實錄

不是當訂之缺今民自願 [illegible] 願息錢至是條例可請以常平 [illegible] 先王斂散之意也今既具出示減斂字子等曰此青苗法也撤曰以錢貸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救民然出納之際吏緣爲姦雖有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輸限如此則恐擾

若言誠有擾 [illegible] 筆必甲州縣之事不勝煩矣安石曰君言誠有理當徐思之由是逾

王廣淵附會 [illegible]

月不言青苗會京東轉運使王廣淵乞留本道錢帛五十萬貸之貧民歲可獲息二十五萬其事與青苗法合於是決意行焉安石請罷之之法何善廣淵之起福善必見福于子由矣君子於義福惡呼詠○按廣淵史之所謂小有才而考附會者也在仁宗時因近臣獻文於英宗潛邸司馬光論其交結貴戚世無與比至神宗時附新法趨顯等論其過今朝旨以朋黨姦二君子誅姦救世之意懇之今人嫉然

[illegible] 安石請罷青苗之法蓋苗青在田則貸民以錢使之出息也貸與百文使出息二十文蓋假閭閻泉府國服爲息之說雖曰不使

當民取民倍息其實欲專其利也故曰人溺其所以爲民害者三日徵錢也取息也抑配也徐例司初請之時曰隨租納千錢加收二百貴願納錢者聽是未嘗徵錢曰凡以爲民公家無利取入則是未嘗取息曰願給者聽則是未嘗抑配及其施行之際貧則不然

者姑爲此美言以聽眾論耳夫君有四海之大所以富國之術豈無不可而取舉貸取息之利則是爲乘而爲匹夫之爭也假令不

[illegible] 錢不即配有利而無害

且不可 [illegible] 無利而有害

以呂惠卿爲崇政殿說書判司農司馬光諫曰惠卿險巧 [illegible] 非

佳士使王安石負誇于中外者皆惠卿所爲也帝曰惠卿進對明辨

[illegible] 亦似美才

[illegible] 亦似文才

光對曰江充李訓若無才何以能動人主 [illegible] 帝默然

[illegible] 司馬光論惠卿 [illegible] 宗朝 [illegible] 相謀 [illegible] 安石

光又賜書安石曰諸說之士於公今日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將必實公自害矣安石不悅○十月富弼龍時王安石用事雅不與弼合弼度不能爭多稱疾求退

[illegible] 帝以卿文彥博 [illegible] 代卿者 [illegible] 身 [illegible] 職 [illegible] 默然

章數十上帝曰卿即去誰可代卿者弼薦文彥博帝默然良久曰王安石何如弼亦默然遂出判亳州弼常言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勢必不勝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棄道無悶小人不勝則交結搆扇千岐萬轍必勝而後已迫其得志漫 [illegible] 薄于善良來天下不亂不可得也

○以陳升之平章事升之既相帝謂司馬光曰近相升之外議何如對曰閩人狡獪楚人輕易今二相皆閩人二參政皆楚人必將援引鄉黨之士充塞朝廷風俗何以更得淳厚帝曰升之有才智曉民政光曰但不能臨大節不可奪耳凡才智之士苟得忠直之人從旁制之此明主用人之法也帝又曰安石何如對曰人言安石姦邪則毀之太過但不曉事又執拗耳○城綏州夏主秉常既定泰州復上表請納安遠寨門二砦以乞綏州部將許之鄜延宣撫郭逵上言曰

[illegible] 安石何如 [illegible] 綏州何如 [illegible] 綏州部將許之鄜延宣撫郭逵上言曰

[illegible] 六百里之策 [illegible] 安遠寨門二砦以乞

此正商於六百里之策也 [illegible] 秦遣張儀紿楚懷王曰願得武關請

[illegible] 六百里之地及得武關止曰商於

之地非先交二砦不可與綏朝議以爲然賜以誓詔○十一月命韓絳制置三司條例安石薦絳共事安石所奏事絳必曰臣見安石所陳非一皆至當可用安石特以爲助○十二月下龍圖閣學士翟無擇秀州今嘉 [illegible] 獄貶爲忠正軍節度副使初無擇與王安石同知制誥

[illegible] 爲 [illegible] 舉

安石喜酬一人所饋潤筆物不獲取置諸院梁上 [illegible] 安石 [illegible] 此物于梁 [illegible] 舉

間正徵揚已之清 [illegible] 舉以銘名安石愛去無擇用爲公糞安石聞而愧之及安石得政乃

[illegible] 特進 [illegible] 擇罪無所得遂評以他事謫爲忠正軍節度使安石因諷諫司求無擇罪無所得遂評以他事謫爲忠正軍節度使安石因言于帝曰陛下遣一御史出即得無擇罪乃知朝廷於事但不爲本

[illegible] 爲 [illegible] 病

有爲之而無效者無擇以言語政事爲時名卿被評放棄士論惜之○增置官觀官帝以監司郡守有老不任職者則與閒局王安石亦欲以處異議者遂增置之 [illegible] 監司郡守老不任職如其無廢事也則

無名恐其憑藉乃爲利藪處之 [illegible] 呼所爲官觀者所樂何道所以爲之 [illegible] 在何事而一騎士大夫皆心受之而不知利則何從

以昭 [illegible] 文院校書亭 [illegible] 蹄 [illegible] 蹄子 [illegible] 載 [illegible] 長安 [illegible] 少 [illegible] 議兵王室

取洮西（臨洮西）之地年二十以書詰范仲淹仲淹謂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因勉之讀中庸載謂其書簡以為未足又訪諸釋老累年究極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尋繹玩索於易有（皮錫瑞易學）

師聽從者甚衆一夕程顥程頤（頤弟）至與論易次日載語人曰比見二程（程子名顥字伯淳）道（程子名頤字正叔）

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即撤坐帳講（講二程論道學之要）

之要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事遂（張載與二程論學事）

士調雲陽令以敦本善俗為先每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縣庭（張載集載慶曆二年）

親勸酬之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訪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吾通自足（程子名顥字伯淳）

之意帝初即位一新有度思得才哲之士謀之呂公著薦載有古學（程子名頤字正叔不苟合為）

召見問治道載對曰為政不法三代者終苟道也帝悅以為崇文校（張載心術為書一日見王安石安石乃翻以新政載曰公與人為善則人以善歸公（古學如教王人環玉）

如教王人環玉則宜有不受命者矣未幾疾屏居南山下（終明九）

（韓郭訥鄭毅）

庚戌三年（六年）凌厲雍正月判尚書省張方平乞罷許之出知陳州陛辭極論新法之害帝為之憮然○二月陝西安撫使龐琦請罷新法王安石遂稱疾不朝詔諭起之乃復視事琦上疏曰臣準敕青苗詔書務在惠小民不使兼并乘急以要倍息而公家無所利其入今所立條約乃自鄉戶上等并坊郭有物業者皆令連保與劝詔絕相違戾陛下厲精求治若但務行節儉以化天下（通鑑化字自然國用不乏作先字）

（恭行節儉以化天下）

何必使興利之臣紛紛四出以致違通之煩乞盡罷諸路提舉官依常平舊法施行帝納其疏以示執政曰琦真忠臣雖在外不忘王室（（韓郭訥鄭毅）（振綱表對次）（振綱正道）（黃行楊梁薛眉龍義）（明表也發之義石甚精）（眉山）（張載有馬）

（恭行節儉以化天下）

（張載集載慶曆二年）

（程子名頤字正叔不苟合為）

（程子名顥字伯淳）

（古學如教王人環）

（吾通自足）

（張載與二程論學）

（張載慶曆二年）

（張載集載慶曆二年

…者爲之…
…言者爲色待之…徐言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之安石…
…爲之慨屑顧上疏言臣聞天下之理本諸倘易而行之以順道則事…
無不成徐而之於險阻則不足以言智矣自古興治立事未有中外…
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成者況於撓斥忠良沮壞公議用賤凌貴以…
邪姦正者乎正使僥倖少有事成而興利之臣日進前德之風寖衰…
尤非朝廷之福臣奉職不言論議無補望允前奏早賜降責以正其…
與顯黜及是雖不合猶…不深怒之但出爲西京路轉運判…
刑獄願罷翰林改授…事…生…度判官○既知諫院李常通判…
滑州常請勿收青苗息安石不從常上疏曰條例司始建已致中外…
之議至於均輸青苗欲散出息傳會經義何異王莽猥析周官片言…

七月詔李公弼知太原府公弼以王安石變法數箝其口安石…
以示安石安石先白之帝帝怒遂罷以馮京爲樞密副使中丞吉…
公弼知太原呂氏境嘉問爲家賊…京爲御史…
不悅以急安石安石請改用京帝從之以爲樞密副使○出…
使轍通判杭州轍自直史館議貢舉與帝合…日召見問方今政…
令得失轍對曰陛下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世患…
永治太急慕善太廣進人太銳願緩以安靜徐事之來然後應帝…
竦然曰卿三言足當熟思之又嘗以新法不便上疏極論且曰臣之…

所言者三言而已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人主所恃者人心…
也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嗣果自用而不危者昔漢武以…
財力匱竭用桑弘羊之說貿賤貴請之均輸于時商賈不行盜賊…
遍起幾致於亂臣願陛下結人心者此也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
德之淺深不在乎強與弱曆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不在…
乎富與貧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舍…
富強仁祖專務捄覆過失未暇改舊章故升遐之日天下歸仁議…
者見其末年更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濟之以智能招…
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流風已成欲望風…
俗之厚豈可得哉臣願陛下厚風俗者此也臣聞長老之談皆謂…
…所言…魂天下公議今者物論沸騰怨讟交至公議所在亦知之…
及以往書慣成風盡爲執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翦紀…

何事不生臣願陛下存此心者此也時王安石執政
因試進士發策以晉武平吳獨斷而亡齊桓
一功以霸而
專任管仲而覇無論晉任子之而覇事同功異爲問安石滋不悅
待御史謝景溫論奏其罪
請外遂判杭州○九月判司農寺呂惠卿以父喪去職以曾布代之
布貪冗幾人尤不服事罷○山陰陸佃嘗受經于安石至是應舉入
京師安石問以新政佃曰法非不善但推行不能如初意還爲發民
安石驚曰何乃罪吾與惠卿過之又訪外議佃曰公固樂聞善然外
間願以爲拒諫安石笑曰吾豈拒諫者但邪說僞辯無足聽佃曰
是乃所以致人言也明日召問之曰惠卿言私家耽債亦須一雖
李豚已遣李承之使淮南賃宅夫假而承之還詭言民無不便佃說
遂不行○以劉庠知開封府庠不肯屈事王安石安石欲見之或以

為言庠曰安石自執政未嘗一事合人情往將何語邪辛不往爾上
疏極言新法非是帝曰卿何不與大臣協心共治乎庠對曰臣知事
陛下而已不敢附安石也○曾公亮罷公亮初疾辭甚殷爲王安石
以閒之及同輔政一切陰助所爲安石深德之蘇軾嘗從容責其不
能救正變更公亮曰上與介甫安石如一人此乃天也然安石猶以
公亮不盡阿附已於是聽其罷相
為生老為老唐介疾富韓欲云合
稱病遁排無如安石何惟稱老以
[illegible]
公亮以老求去遂拜司空兼侍中
有生老病死苦之說謂安石
為老唐介疾富韓欲云合
稱病遁排無如安石何惟稱老以
[illegible]
公亮以老求去遂拜司空兼侍中
有生老病死苦之說謂安石
以馮京爲知政事呂公著爲樞密副使京爲中丞嘗上疏論王安石更
張失當累數千言安石指爲邪說請黜之帝不從而亟用之○翰林
學士司馬光乞在閒知
今屬遠府
龍水縣是
范祖禹鎮從
直山縣是
同修資治通

臣不敢避嫌但欲苟全素履且臣善安石執知呂公著安石初聚
公著後亦毀之彼一人之身何前是而後非必有不信者矣求去益
力乃以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既泰厲經略使事師中知舒州坐
言王韶開邊不便故貶初師中仕州縣邸狀報包拯參知政事或
曰朝廷自此多事矣師中曰包公何能爲今知鄭縣王安石者服多
自甚似王敦他日亂天下者必斯人也世貴其先識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惡則置而不問及爲郡守臣及御史謝景溫一言繳駁下去詔
猗拖音其過執政不悅孔文仲則遣之蹟任以此二人況彼二人
是非得失能逃聖鑑乎且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
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疏入安石大怒持其疏至手顫音戰
乃自草制極詆之遂以戶部侍郎致仕鎮素謝畧曰願陛下集群議
爲耳目以除逆黨之姦任老成爲腹心以養子和之福天下聞而壯
之蘇軾世賀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鎮愀然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
於未萌使天下陰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吾獨不得爲此使天下受
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日與賓客賦詩飲酒或勸使稍疾杜門
鎮曰死生禍福天也吾其如天何司馬光嘗曰呂獻可孚之先見
范景仁之勇決皆予所不及也

丁酉湖北光景仁歷事三朝議疏最多而其大略有三仁宗朝以
建儲讓英宗則以濮議諫神宗則以任王安石變祖法議九者適

人所不敢言而功業超然興滅公
辭名豈區區於功名顯榮間哉
十二月改諸路更戍法初簡諸州廂軍分爲三番更戍者曰教閱
在所守者曰鄉軍其籍塞下以爲常籍者曰番軍番戍者以更戍隨番
罷制而兵將厭於數番不可持乃潛分諸路冀緩急不可持乃潛分諸路冀緩急
亢保甲法其法十家爲保保長十大保有大保長十大保
廣德縣丁役判大名府王拱辰抗言其害曰非止困其財力
自置弓箭習武藝
奪其農時是以法罪之使陷于罪罟也且浸淫爲大盜其患已見縱
未能盡罷願裁損下戶以紓之王者指拱辰爲沮法拱辰曰此老臣
欲以報國恐抗章不已帝悟由是下戶得免

時諸州錢穀保甲衆民而
教之禁令苛急徒益去
爲盜都縣○以韓絳王安石同平章事王珪參知政事
珪爲學士承
不預以聞○以韓絳王安石同平章事王珪參知政事
旨與外制
惠卿帝問而稱之故有是命○行募役法
募役例司白役民出錢募人
代役人存官之意乃計貧富五等輸錢名免役錢女戶寺觀單丁未成
丁者亦等第輸錢名助役錢先視州縣應用雇直多少隨戶等均取
又增取二分以備水旱穴閑名免役寬剩錢可馬光言上等戶及單
丁女戶雇募雖役人盡出錢是蘇募孤獨之人俱不免役夫坊

新民之所生而有救荒蓄穀可耕桑而得至矣捷者縣官之所
之務不得私爲也今有司立法雖是求歲豐時民間穀賤之
明歲半責田得錢以輸民可以爲生子此法不行富至老窮自
者因窮日甚矣帝不聽

辛亥四年遣發廣惠倉田是田本振戶業以
賑濟者也王安石請糶之以爲河北東西峽西京東四路青苗本錢
諸糶國朝元年○正月粥廣惠倉田
諸從之
貧民舍者仁宗因蔡襄之言置之以給老稚貧疾不能有
者所以惠而不費至僅也今糶其田則廣惠之恩絕矣安
石之罪可勝誅耶○蔡襄言田未必賤請而糶
民適久更習免役則豪商兼併用事不爲失也○三月更定科舉法
王安石參知政事
詔罷詩賦及明經諸科專以經義論策試士從王安石議也既而安石
罷詩賦及明經諸科專以經義論策試士從王安石議也既而安石
請廢春秋儀禮從之
安石言欲造就士材宜先除去聲病偶對之文
二代敝有進請求二代所以教育選舉之法絕之天下則庶幾可以使古矣於是
策之屬
試四場初本經次兼經大義九十道次
論一首次策三道論經試所增一道
張時泰曰英宗定科之法最爲得之觀其言曰士少壯時正當觀
永天下正理乃閉門孝作詩賦及其入官世事皆所未習此科舉
賊笑人窮致不如古其論見高於人遠矣但曰士各占治一經而
棄於窮而與者此所以爲千古敝壞之罪人也

宜變山門廣世不用儀禮取士始此春秋一經自聖人筆削以來
仁義千古綱常未有一人敢非而議之者也安石何人敢自之
以爲繼湖教言於其君臣父子之間不以設官經理不以
進諸先儒胡氏謂胡國論者無所折衷其說使東萊呂氏謂學莫之能
追魂世之說經儒者有矣未有廢說者也廢經始自王安石其罪
論其立新法作說以壞世以盜名發其罪之次者
之大者惟在於此蓋與廢經叛國者同科也安石其萬世名教
之罪人歟陸九淵曲爲之回護不知何見也○案按孔子殺人有
得在易有言在論語而春秋不以取士不如學者自周禮記一書
已發聰之大旨而嚴戒之不以取士不如學者參考未是廣經叛聖也

詔京奉行新法不職者聽僧知縣姜潛到官纔數月青苗令下潛印
榜於縣門又發之鄉村各三日無人至遂撤榜付吏曰民不願矣師
移疾去山陰知縣陳舜俞上書極論新法誦監南康軍編酒稅至是
復上書言青苗法實便利達不知寤識者笑之○詔給諸州學田置
置敎官始李綱田十頃○四月以司馬光判西京留臺光上疏曰臣
之不才最出群臣之下先見不如呂誨公直不如范純仁程顥敢言
不如蘇軾孔文仲勇決不如范鎮今陛下唯安石是信附之者謂之

惡良攻之者謂之讒慝臣今日所言陛下之所謂讒慝者也若臣罪
與范鎮同即乞依鎮例致仕若罪重於鎮或竄或誅所不敢逃久之
乃復其請光即歸洛自是絕口不論事○以鄧綰爲侍御史判司農
寺綰初過判寧州場園死事府在慶陽府東南
政乃條上時事且言陛下得伊周之佐作青苗免役等法民莫不歡
舞聖澤誠不世之良法復貽書安石極論其美由是安石力薦於帝
遂召對帝問識王安石呂惠卿否綰對曰不識也帝曰安石今之古
人惠卿賢人也退見安石欣然如素交或問當作何官綰曰不失爲
館職得無爲諫官乎明日果除集賢校理檢正中書孔目房鄉人在
都者皆笑且罵綰曰笑罵從他笑罵好官還我爲之門奉旨鄧綰衆
笑而博一官不亦樂乎歐子論武遂以父之語安石者謂○
二蔡而開天下之禍源論者以綰爲安石之大則論武真大子也
五月右諫議大夫呂誨卒呂誨直亮敢言不負其職卒先是誨乞致
仕上疏曰臣本無宿疾偶值醫者用術乖方殊不知脈候有虛實陰
陽有逆順診擊有標本治療有後先妄投湯劑率情任意差之指下
禍延四肢寖成風痺遂艱行步非祇憚扳戾之苦又將廣心腹之變
蓋以身疾喻朝政也誨病垂手書屢司馬光爲墓銘光往省之至則
目且瞑光呼曰更有見屬乎誨張目強視曰天下事尚可爲君實勉
之遂卒
詳訂曰歐可且疚以國事屬之溫公溫公且疚以國事屬之呂公二公心乎王室謂誠意忠敬氣息僅綿之際猶拳拳如此所以氣類相感疚生不朽而卒齊乎固乎也
翰林學士知開封府韓維乞罷許之維上言諸縣團結保甲鄉民驚
擾至有截指斷脚以避丁者乞俟農隙排定帝以問安石安石對曰
此固未可知就令有之亦不足怪帝言民言各而聽之則聖亦不可
不畏也安石對曰爲天下者固止欲任民情所願而已烏可必立君

而爲之設官置吏也大抵保甲法不特除盜固可漸習爲兵且省財
費雖陛下果斷不惑人言以行之帝遂變祠東陝西三路義勇如府
藏保甲法安石由此益惡維帝欲命維爲御史中丞維以兄終居政
府力辭乃出知襄州今湖廣襄陽府襄陽縣王安石曲爲辨論古今第
○六月知青州歐陽修乞致仕許之修以風節自持既連被污蔑
年六十即乞謝事及徙青州上疏請止散青苗錢王安石
怒之修求歸益切馮京請留之安石曰修附麗韓琦以琦爲社稷臣
如此人在一郡則壞一郡在朝廷則壞朝廷留之安用乃以太子少
師致仕○畏富弼官徙判汝州以沮格青苗詔旨乃落使相踰行過
應天府名謂判府張方平曰人固難知也方平曰謂王安石乎亦豈難
者方平頃知貢舉或稱其文學辟以考校既至院中之事皆欲
紛更方平惡其爲人徼之使出自是未嘗與語卿有慨色蓋卿亦素

喜安石也○販御史中丞楊繪知亳州御史劉摯監衡州鹽倉繪上
疏曰老成人不可不惜今舊臣多引疾求去范鎮年六十有三呂誨
年五十有八歐陽修年六十有一而致仕富弼年六十有八而引疾
司馬光王陶皆五十而求散地陛下可不思其故乎安石聞而深惡
之繪嘗言助役之難行者有五
下有均役之意今倚以爲聚斂其言愛君憂國之言者皆無以容於
其間今天下有喜於敢爲有樂於無事彼以此爲流俗此以彼爲亂
常此風浸盛益漸唐黨禍必起矣因陳率錢助役十害摯嘗面對帝問
從學王安石卽安石稱卿諛讒贊曰臣東北人少孤獨學不識安石
摯復上疏曰陛下夙夜勵精天下未安且治者誰致之耶陛下注意
望太平而自以太平爲已任得君專政者是也二三年間開闔動搖
舉天下無一物得安其所者蓋自青苗之議起而天下始有聚歛之

十戶爲一保四等以下十戶爲一社以待病疾通儈者保戶馬頻
戶買俱社戶馬死社戶半償之其後遂偏行于諸路○王安石請去
位帝不許固令就職○閏七月詔章惇察訪湖北經制邊事○江湖
之有州二十南江即荊氏有四州四氏有四州何氏有五州皆自太
祖以來受勑命藏廷府入貢者及蠻社新納土爲王
民始朝廷皆時帝思用兵以威四夷湖北提點刑獄趙禹上言歐則
峒酋刻剝無度蠻衆願內附辰州布衣張翊亦上書言南北江利害
遂詔中書檢正官章惇察訪荊湖北路經制邊事○六月王部擊吐
蕃敗之遂城武勝初韶言措置疏河只用回易息錢未嘗撥糴官本
文彥博曰工師造物初必少計糞入易於動工及既興作知不可已
乃方增多帝曰屋壞豈可不修王安石曰主者善計自有材度豈爲
工師所欺也彥博不復敢言由是韶進討敢輩欺謾朝廷不與計財
（夾注：則神宗漢安石之論過言一入而不可救留意深公如聖人則亦未之能矣故曰智足以信前賢者天平偏蔽○觀）

詩司世史類編卷三十七　十二　代編　宋神宗　二十七　毓秀齋重鐫

（夾注：文彥博可不主者自有矣）

文殿前士致仕臥陽修卒用詔可帶舊官而其官特許致仕者所
（夾注：修以文章德行尚一世見忌邊鄙為果大）

（夾注：文彥博之論文忠）

別駕坰初附安石安石喜而待之將用為諫官後疑其
（夾注：別駕坰初附安石安石喜而待之將用為諫官後疑其）

（夾注：駁坰初附安石安石喜而待之將用為諫官後疑其）

坰秀二十疏論時事皆衛中不出坰乃因日官起居日
陛請對曰臣所言皆大臣不法請一一陳之遂召升殿乃指劾

（夾注：文彥博罷）

（夾注：坰初附安石安石喜而待之將用為諫官後疑其）

日安石曰王安石近御座聽劾于安石還坐坰訶之曰陛下前稱
如此在外可知安石默然而退坰大聲宣論凡六十餘條大要以安

石專作威福會布等表裏擅權天下但知憚安石而不復知有陛
下文彥博馮京知而不敢言王珪曲事安石無異辭淺丁請止用珪
懸懼俯首元絳薛向陳澤安石頤指氣使無異家僮吳充雖宰
為安石厄牙張商英乃安石鷹犬至訴安石為李林甫尾帝屢止
之坰慷慨自若讀已下殿再拜而退侍臣衛士相顧失色安石訴閤

門科其濱亂朝儀坐坰知別駕

（夾注：周禮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面三槐三公位焉王南鄉而治群臣北面以聽其治外朝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

偏而不舉之弊爾安石曰求去民害何爲不可若高枕廊廟坐乃西晉之風何益于治及市易司立呂嘉問建言以爲陽國儲歛民怨致華嶽出崩凡承寇之家困利於市經紳遺議所不容其有堂堂大國皇皇求利而不爲物議所非者乎安石曰華山之變殆天意爲小人深市易自爲細民又困以抑兼并于官何利焉彦博因求去安石力遂以司空判河陽府身雖在外而帝眷有加○四月以同知大常禮院劉敞爲通判泰州（今屬揚州）敞博記能文章政事與兄敞及敞子奉世名相埒（埒古等字世稱三劉敞與安石論新法不便遂度（丁酉朝曰劉敞學士于阿時之策以反惠卿論新法不便以憂安石（攽敞等言敞博學該文致事皆古衛史守道不回則敞亦美才矣敞不諂張如與禮不容宜官前奏世不合然碑章皆止等直博學氣宜乎以三劉稱云）

六月知南康軍周敦頤卒敦頤（道州人初名敦實（避英宗諱改焉）初因舅鄭向任爲分寧（今南昌主簿有獄久不決敦頤至一訊（音信立辨邑人驚曰老吏不如也調南安府（屬江西第（宋軍名今爲）司理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敦頤力與辨達不聽敦頤委手叛將棄官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達卒因得程請桂陽（縣在衡州令改知南昌（縣名屬富家大姓黠吏思少恣惱焉不獨以得罪於令爲憂而又以汚穢善政爲恥歷知南康軍年五十七而卒敦頤博學力行者太極圖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著通書四十篇發明太極之蘊（言太極之根源）約而道大文質而義精得孔孟之本原大有功於學者爲南安司理時選判程珦（音向以其學爲知道因使二子顥頤往受業焉敦頤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顥嘗曰自再見周茂叔（敦頤後改濂溪字）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侯師聖學於程邵未悟敦頤留與對榻夜談超三月乃還程願鷟異之曰并從周茂叔來邪其善謂發人類此既至（大旨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著通書四十篇發明太極之蘊言太極之根源）

廬康即築室於蓮花峰（在南康西下前有溪合于湓江取營道所（營道縣名今屬永州府道州）

木征復入洮州王韶取之（洮州今屬鞏昌府）四州（今俱爲鞏昌府）軍民皆稱便可領皆以其城降帝受賀于紫宸殿賜王安石玉帶（王韶以邊臣受賞由君臣相得（宋自太祖太宗以來文武之道可以並用而不可以相無者唐末氏○未嘗偏武舉之士至神宗而始崇文武之盛義不長武事者矣○

瀼溪在永州府道（以名之學者稱爲瀼溪先生（瀼溪玉瀼（水名在永州府道州西二十里）瀼溪先生不可一世子獨侯（侯二字少所（侯二字少所）

（侯二字少所）

（侯二字少所）

若定武帝賞惡明賞信司馬貴財王安石謂增置官司所以省[illegible]
[illegible]民擾而制之者[illegible]○三月遣使薛[illegible]
[illegible]安石謂知[illegible]
來議强事帝手詔韓琦富弼文彥博曾公亮條代北事宜以聞琦言
臣觀近年朝廷舉事似不以大敵為憂彼見形生疑必謂我有窺[illegible]
之意故引先祭制人之說造為繫端所以致疑其事有七招高麗朝
貢契丹必謂將以圖我一也取吐蕃之地建熙河契丹必謂行將及
我二也頒榜於西山制其蕃騎三也招團保甲四也築河北城池
五也置都作院領夫大作戰車六也置河北二十七將七也
臣竊計始為陛下謀者必曰治國之本當先富弼則可以靜待四夷
復唐故疆然後制作以文太平故新制且下更改撫常此為陛下謀
者大誤也詔宜遣使報聘優致禮幣具言朝廷向來興作為修備之
常豈有他意如將官之類因而罷之以釋其疑益養民愛力選賢任

能使天下悅服遷備日充若其果自敘盟則可一振威武恢服故疆
[illegible]累朝之宿憤矣帝因遣太常少卿劉忱如遼報之○大旱詔求直
言四月辛酉詔罷新法是日雨呂惠卿請復行新法詔從之遂下監
安上門[illegible]也鄭俠[illegible]史獄帝以久旱避殿減膳憂形于色王安石
曰水旱常數堯湯所不免不足盼聖慮但當修人事以應之帝曰此
豈細事朕所深懼若正為人事之未修爾今取兗役錢太重人情
咨怨至出不遜語曰近臣以至后族無不言其害者馮京曰臣未聞
之安石曰士大夫不逞者[illegible]不法有[illegible]欲是而不得是也或云[illegible]
[illegible]也謂不得恣肆快意者也歸故京獨聞此言臣未之聞也特久旱歲儀祝欲苦急求北流民每
風沙蔽[illegible]軫[illegible]扶携塞道流[illegible]疾怨苦身無完衣或拆木實草根至
身被鎖械而役死揭木賣以償官累累不絕監安上門鄭俠乃繪所
見為圖發馬遞上之銀臺司[illegible]今通政使司言陛下親臣之圖以行臣之言

一日不雨乞斬臣以
[illegible]是夕寢不能寐翌日
相賀先是帝諮翰林
[illegible]
[illegible]當痛自責己廣求直
疏至帝嘆然行之即
[illegible]
洽輔臣入賀帝示以俠所進圖狀且責之皆拜外間始知所行之
由羣奸切齒遂以俠付御史治其擅發馬遞罪呂惠卿鄭縝言于帝
曰陛下數年以來忘寢與食成此美政天下方被其賜一旦竭任夫
之言罷廢殆盡豈不惜哉相與琢磨于帝前於是新法一切如故惟
方田均罷矣

史斷[illegible]宋[illegible]
[illegible]也按神宗[illegible]
悟秀[illegible]新法[illegible]
[illegible]

力
矣
[illegible]
[illegible]也神宗[illegible]
天人感應之理安可[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忠○王安石免以[illegible]
法度開邊[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惟安石為國家當事時帝[illegible]
可不思帝怒曰是我欺壞二人下耶汝自為之頡滑曰何至是耶皆不
樂而罷久之太后流涕謂帝曰安石亂天下奈何帝始疑之及鄭俠
疏進安石不自安遂求七[illegible]帝再四勉留安石請益堅乃罷相知江

寧天府今應固爲韓絳呂惠卿以自代時號絳爲得法沙門惠卿爲……

評神

周靜軒曰安石初國家民病天之罪神宗固太后之言不能取無以正王法而催免其官果何謂哉劉韓絳惠卿安石之黨免安石而用絳呂則是安石實無罪也天下之病疾何由而愈君側之蛇蚹何由而解乎

王敬所曰安石學術之偏執拗之性果動輒刺俠天下豈惟至於引用小人以壞政意使其最初被逐遂爲宋世不拔之黨以迄於靖康未已者安石誠有不得辭其責矣雖然亦有可幸焉者宋之創國其君則網維勢不立其臣則志氣作用不振北虜西羌歲給而民無怨不立朝多故無三大臣以遏絕寇盜一二臺諫以議論文擊爲盡職其於國事之尤急者視爲無可奈何而不加理安石突起得君勃然以軍事時務急排舊說而更張之其中固所更之法豈無有利害相半可以斟酌損益而漸于民者乎乃一切指以爲不善而翻然利改彼此不平宜安石之無成也是時歲幣輸遼女直未盛靖康之禍出自徽宗昏湎而移其責於公此余所以謂不幸也

王敬所評制公文曰古之相君欲不世之業者其皆與天下共爲氣安天下若愛而猶兢兢中守此而猶有意外不可盡觀之情揣乎其間則雖不避之名譽似之遠猶安而毋自以爲功高也君相之蓋外藉其所未至此非獨以求濟事也君子之……

子之道合天地萬物爲一體以己與焉則阻蔽閉隔不容不貫而況相天下者其物情國勢殊才瑣勢取舒決有非一己能偏察而徇承者其不敢居日特道固然也操理御急猶之行坡於矜責於公此余所以謂不幸也

王敬所評制公文曰古之相君欲不世之業者其皆與天下共爲氣安天下若愛而猶兢兢中守此而猶有意外不可盡觀之情揣乎其間則雖不避之名譽似之遠猶安而毋自以爲功高也君相之蓋外藉其所未至此非獨以求濟事也君子之……

評神

周靜軒曰安石初國家民病天之罪神宗固太后之言不能取無以正王法而催免其官果何謂哉劉韓絳惠卿安石之黨免安石而用絳呂則是安石實無罪也天下之病疾何由而愈君側之蛇蚹何由而解乎

王敬所曰安石學術之偏執拗之性果動輒刺俠天下豈惟至於引用小人以壞政意使其最初被逐遂爲宋世不拔之黨以迄於靖康未已者安石誠有不得辭其責矣雖然亦有可幸焉者宋之創國其君則網維勢不立其臣則志氣作用不振北虜西羌歲給而民無怨不立朝多故無三大臣以遏絕寇盜一二臺諫以議論文擊爲盡職其於國事之尤急者視爲無可奈何而不加理安石突起得君勃然以軍事時務急排舊說而更張之其中固所更之法豈無有利害相半可以斟酌損益而漸于民者乎乃一切指以爲不善而翻然利改彼此不平宜安石之無成也是時歲幣輸遼女直未盛靖康之禍出自徽宗昏湎而移其責於公此余所以謂不幸也

王敬所評制公文曰古之相君欲不世之業者其皆與天下共爲氣安天下若愛而猶兢兢中守此而猶有意外不可盡觀之情揣乎其間則雖不避之名譽似之遠猶安而毋自以爲功高也君相之蓋外藉其所未至此非獨以求濟事也君子之……

則告變之相天下者

學政曰昔我衆山陸公序公嗣堂於宋草廬吳公序公文集於元二公皆命世大儒其事業文章炳炳烺烺固無俟後人之論說然公者直以變法之故遂二公之言雖已發露義理而啟發後學之心折尚未服及夫善觀人者觀心跡善爲治者務名實心跡不明則名實不正名實不正則廢置予奪皆失其道而天下之治靡矣若丹已論於北元吳論於西不能數戰則其勢不得不和暫輸金繒俾歲不貢畢禮苛言惟遮挑禍漢之文景國庫而民不困特則文景之文治不過無事以養民之利此蓋燕然不可待以常理之說也治乎無事之際上利下弊觸目皆是人雖容色言動無異少時然衰老之態觀心肝肅之疾纏綿膠結時而發其蓋斷然不容玩竭之時乳神宗深知天下之勢將大有爲不得宮室台榭求安致治理據始世一出人臣所當遵守以死之君也乃公節行文章既已大過於人而遠德經濟又爲後世所宗與區區隨世變就時人規模變別繩墨時政則語意蓋切變然如爲亂之過乎其後賈太傅之痛哭劉賈長之剖切可謂異世同符矣有臣如此蓋未痛也一出人君所當虛己委任共享天心者也夫其君臣相遇之盛如此而時勢所值又當有奇消長之中況宗惡心誅徭將以伸其大有爲之志於天下豈但君臣之分義則然固亦天命人心所不容已也今考當時常平者司馬公所謂三代良法救青苗錢之害小疵常平倉……

之害大者也然變帝不歲使移他用平時既無補於貧民必待年南物貴然後出糶而所及者又皆城市游手之輩況歲貴則減價而糶惟富民爲能趨其糴貧民何能趨其糴乾隆則增價而糴惟富民爲能應其糴

貧民下戶既無可糶之穀新陳不接青黃不交雖欲糴於何所此常平之大病也

爲貸則利不仁之法豈人主之意不然亦不免服衣避屋以爲質

民受其困而上不享其利庶官之貪者與其有司諸

貧瘠而以國服爲息今可使郡縣盡貸而征之以其土著之民視

濱此論則公所行青苗錢之法豈有之於古景公之於齊子度之

於鄭可城子罕之於宋既皆以貸而爲民聚之於今則前此陝西

一路已行然稱便矣然則青苗錢之設乃所以救常平之失而備

折斂補助之改先古者民多則區廩民少則國弱兵無非民故也

宋自慶歷嘉祐西北多事飢募征行之兵又募力役之兵非游手

則亡命始聚自萬所負縣官非如漢唐之初有事馬援甲歸門以

騎行陳湯事則服田積穀以贍軍餉況而無制則老弱爭不逞

戰鬬聚而不散則釀寒暄愒易於爲亂而上下以爲得計方用衰

世招刻之術剝民脂之及不可用歸又使言以靡國勞而使重斂

行差脈隨歲豐史迫入城與之歡賓雖有奇戍之兵如入無人

之境兵制之壞莫甚此公條甲之法所由行也要在訓練爲民使

皆可戰猶復有兵驍勇精民當時尊重此意養兵之害無由生

州縣土兵以備禁兵之急亦此然此義剝就繩之而難於司農以捕盜賊相保任經乃得習武事定其貸罰而誅於兵部其……

聊若夫黃河一帶西控吐蕃東蔽淮涼夏人右臂實雄據地若使彼國而取之則豈惟鄜延一路不能甲兵將泰隴復受其矣而西域之不可通氐羌也此公所以銳意於王韶之策欲棄宋之於北隅鍾鼎於朔漠亦用兵惟恐彼得逸豫之求惟恐我不爲此當壞限之意然熙寧之初兵端不啟之以國其衰未有不侮攻之又不啻明之安者此公所以創此舉也且自古用兵之道貴乎出其不意攻其無備今乃預告以舉動之期使彼得以爲備豈非兵家之大忌乎況其君之心方皆然下要皆以德天下而非私已也若能原其心以議其去因其得以救其失推以究未明之義損益以變通游之清務在博收實才而乃一令方下一蕩之令且隨之雖博收實才而乃一蕩之令且隨之雖博收實才而乃一蕩之令且隨之雖博收實才而乃

不稱且敗者有是理哉公昔言於仁宗謂晉武帝因循苟且不能子孫長遠之謀當時在位亦皆倫令苟安葉孔衰指法制後果海內大擾中國淪於夷狄者二百餘年又謂有爲之君奮意於今上過今日則爲有無窮之功由此觀之靖康之禍公已逆知其然所以苦心數力不畏艱難而每事必爲者固公且天未厭禍朔鑒膚戾之心也況聖豐之間章惇公爲之也元祐之間亦公爲之乎而議者乃以靖康之禍歸於公無乃秦人桑落參夷之罰諸天忘乎名實者未之思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諸侯卿大夫之心跡莫不詳其本末權其輕重而訥其以正名議辟美惡公罪不相掩也是以天理明而王法著孔孟所以不得而指焉由公而前若晉惠之世由公而後若宋孝皇靖紹興間禮之間得免於司寇之議或雖議而未盡其罪或適得本罪而未詠其實爲公獨以彊國之忠救時之志而蒙衆惡皆歸之誘使後世所人與事之臣戒於觀歛而如賢嫉能之輩引以藉口此吾所以痛仰於千萬世名察人事哉惇公爲訓論信俗之方始欲徐徐而變革思復日之義又將汲汲於施爲主此蔽而欲速之弊不免矣古者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聖人於華之際心以已日乃孚革言三就爲訓而公乃謂以物役已則神志有交戰之勞以道御衆則事功無必成之望坐此蔽而自用之弊不免矣當世之患上之人畏蔽於此故於異議之人厭以譏說罷之然禍辜可勝及以相和周召異同不妨共政公不以此自鬼而欲以誘羣賢之意于庶安定

国家必大爲先之道耶公嘗謂洪水之患不可留而侯人而詰匹之才惟夔優於治水故堯方命圮族而不能捨舜其乎昔試論如此所不以倫衆論而用章呂者亦曰姑取其才以濟吾事爾然定有欲不吾治之用小人而無後將者邪數者公之罪也嘗不幸於其間然律以皇極無有偏黨好惡之義誰能爲公華也公文百卷自宋以來名家數十往往退讓下風草廬日星海嶽之驗益定論也大以公所立之高所任之大如彼如此徒以大中未揚偏隘猶在不能不蔽不綵不剛不柔以通天下之志通天下之聲故雖遭逢讒舌而沮撓塞塗非惟不足以酌其真舜君民之志反以增重異議者之勢使之勇於附和以抑蔽君臣相與之至情正義於天下後世然則後之偏者其毋以影響末流之學而自許太過尚克倘去蔽以爲玉淵之本而得如管仲將舉疑終無成事千日憶此子所以重爲公嘆如天也無意於宋也不忘以彼君臣秉宗高富貴之勢而久於其道乃領出於相資佐諸人之下耶

陳九川曰荊公文章緣於經術故偉精深長雄一代未嘗刻意於天授顧豪落不得與歐蘇諸集並流天下豈非世儒盡心相業橫議不明使然耶夫公之相業明道象山之論公矣或疑明道不非新法而陸當焉此與兒童之見何異痛怪公以開世之英智伊周之志忘孔孟之介固已信於天下遇大有爲之君而師行先王之法意蓍條理或未盡善彼其志荔垢然可觀也然而孝議鼎沸至誤爲妖邪何哉聖道絕而學術裂也大聖人是非之準也春秋賢卿大夫所以不

管仲之功曰民到于今受其賜及其桓相未嘗師詩風雅大夫之師屈費豈墓情之所趨哉欲亦將聖獨見治體之原耳況夫狄之逼中國豈魯三都此鄭有洞見亂原以先王之道匡天下固不爲管仲者非夫子所深與哉世儒微言有餘年來私見而學故甘雖賢者不免爲時所囿則是非之繆於聖人久矣何者見有所囿則段於擬遠意有所詘則樂於黨同其勢然也昔克回平羌之策裴度戒蔡之議特一事耳自其成而觀之雖庸人無疑也而其始孰與知之況大取天下之舉法而更革之者哉宋之中葉國勢浸弱夷狄交侵遼夏爲患議人肩背相神力倡疲成以其無甚作楚固謂之安公洞見天下之勢逆知夷狄之禍故每啓聖陵以至誠惻怛憂天下之心而奉奉以晉武漸趙日前爲玫益欲早爲之所也其相於廢興更化益將通變潛隨而玫潰之洗羞奏而忍之太和也一時諸賢問或清公之見怪其作用而乘客忘落心以還者又復攘臂其間計以爲直不遑爲勇夫子之所惡也而世以爲賢甚至櫻人心挾天變以要其上不幾於亂政者哉元祐盡罷新法則雖跳屬之政宜可反而中興復文武之境土矣乃因循坐至靖康之禍辛使中國淪於夷狄一如公所憂者果誰執其咎而顧橫加諸公是尚爲有是非之心乎使鎡相爲有若明道也於其後則于公有荒矣豈至淪胥以敗哉當時門相之對博衆而不失者亦以其素不排公故耳雖然公自謂用志精則知人明乃亦不知夢以自代倘那一將英望之去多公素與公意爲天下怨之欲俟法行還之於未形於有宋更張之後則橫議之禍泯也夫學術不明使下無公論上無信史豈人心而奪國是幸亡宋於豈獨使公負重毀於後世哉此余所以重爲千古慨也昔陳申公述熙寧之言以序李集謂其遺聞物致君之才居然現上公之位建靖難平戎之策垂繼天紳地之文公雖未盡得先王之道也將不優於斯論乎

初榷蜀茶榷茶之法前此未有神宗始創而行○五月罷制科○三司使賈昌朝提舉市易司呂嘉問免先是嘉問提舉市易違以羨課受賞帝聞其擾民遂詔中書曰朝廷設市易本爲平準以便民若局官泉府者今顧使中人之家失業若此吾民安得泰然也宜釐正其制布見帝言曰臣每聞德音欲以王道治天下今市易之爲虐嚮乎

台氏國琦云漢公卿表天子之有
秦漢公卿表天子之有

閒邪於陛之孫矣如此之政青干滴瞋不聞唐虞三代所無歷觀秦
漢以來衰亂之世逆未之有也○六月以太常永沈括提舉司天監
作渾儀浮漏成○七月立手實法呂惠卿言逃
具丁口田宅之實於是民益困矣○十月置三司會計司以薛向兼
提舉○以王韶為樞密副使

乙卯八年 遼太康元年 正月編管鄜俠于英州監茶知政事馮京放從
祝聖王安國于田里俠上疏論呂惠卿朋姦罷敝乃取書魏徵姚崇
宋璟李林甫盧杞陸贄兩牀遍置正直君子邪曲小人事業圖迹在
位之臣暗合林甫遣而及宋璟者各以其類復為書獻之且薦馮京
可相惠卿奏為謗訕遂編管俠上疏州御史臺吏楊忠信謂俠曰御
史緘默不言而君上書不已是言責有監門而臺中無人也取懷中
名臣諫疏二帙授俠曰以此為正人助京在政府嘗與惠卿爭辨而

王安石知安國素與俠善待御史張榮承惠卿旨劾京與俠交通有
述時俠已行惠卿遂合舒亶往補過于陳州榜其隱得所錄名臣諫
疏有言新法事及錢脇書吏姦狡姓名治之獄成惠卿微致俠仍死
帝曰俠所言皆為身爾忠誠亦可嘉宜深罪但徙英州京與安國
等皆得免初安國任西京國子教授秋滿至京師帝以安石第之故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七月詔韓絳呂惠卿知河東割地及舉邊初帝得章疏善其策命以安石與之乃詔於分水嶺爲界東西失地七百里遂爲異日興兵之端云

明安石以祖宗之地輕以與人則後之讒者將謂我國得以啟釁矣是以斗米之未有檜賊南宋之亡有賢賊吾一皆割地與人而界無窮情之心者皆安石之作俑也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爲梗信矣哉○十月呂惠卿有罪免御史蔡承禧論呂惠卿姦惡中丞鄧綰亦欲彈終前附惠卿之迹以媚安石安石子深儀惠卿途諷綰發惠卿兄弟強借秀州富民錢五百萬與知華亭縣張若濟買田共爲姦利事會獄鞫之惠卿出知陳州○詩清臣傳星見詔求直言罷手實法

綰言民民養生之具民用而家有之今欲盡令疏實則家有告訐之憂人懷罷市之慮商賈通融貨利交易有無或泰有之而反已竭物情或秘匿之而公家籌計何由摘察其勢安得不犯徒費訟者趨當報怨民已詔罷手實法

史臣論曰宋興契丹猶歲以金繒予之而不能取燕雲之地者何也蓋以中國之力不足以制夷狄之命也自古中國之患莫大於夷狄而宋之患又在於中國之人何也蓋以中國之人不能用中國之力而反爲夷狄之用也是以中國之力常不足而夷狄之用常有餘此宋之所以不競也

神宗慕有志之心安石大言以啓其君

安石有三不足之說以爲天變不足懼人言不足恤祖宗法不足守由今觀之實有四不足之說然神宗之於安石卒以堯舜爲說從容以講制度變法以人從爲當情者勉強從之而天變常數之編安石竟不能感故今州縣不得奏災傷以蔽

安石之學以經術爲名而其實則申韓也其設青苗助役之法窮困生民我今出兵欲相拯濟安得不爲之用乎

文鼎謂青苗建於漲時言中國作青苗助役之法窮困生民我今出兵欲相拯濟安得不爲之用乎

安石益怒貶草勅榜訴之○罷直學士院陳襄知鄭州侯襄少與周希孟陳烈鄭獬爲友相與倡道於海濱人謂之四先生襄舉進士拜調知仙居縣屬浙江溫州府教其民曰爲吾民者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夫婦有恩男女有別子弟有學鄉閭有禮貧窮患難親戚相收婚姻死喪

陳襄德政

鄰保相助無隳廢業無作盜賊無訟諍專無好爭訟無以惡處善無以富欺貧行者讓路耕者讓畔班白者不負戴於道路則爲禮義之俗矣民多化焉及改知河陽韶意教化進勝子弟於學或論於朝廷曰陳某非引經以爲言而其實則稱貸以取利是將資夷吾商鞅之術非聖世所宜行詔毀斥安石益惡之摘其書詔小失

陳襄爲人不苟如此

御史上疏論青苗之害同列觀制置司以爲奇才非引經以爲言而其實則稱貸以取利是將資夷吾商鞅之術非聖世所宜行詔毀斥安石益惡之摘其書詔小失

丙辰九年遭太后二年正月文彥博邑知州蘇緘死之

蘇緘拒守而死其大節凜凜千不能細目以全節于之所以爲後世人臣御國之一衛也

交人圍邕蘇緘悉力拒守外援不至

城遂陷緻殺其家三十六人因自焚死城中人咸緻之義烈一云
賊者於是交人盡屠其民五萬八千餘口（蘇緘死難者於王部曲還之蘇也緘死令家全部而同部神宗嘗以張巡許遠比之緘子緘其功而隱緘死之隱）○章惇招降五溪蠻詔築下溪城賜名會溪隸辰州賦如漢民以其降師彭師安為禮賓副使

二月詔李憲還以郭達為安南招討使趙高副之師師討　交阯詔古城占臘合擊之（古城國即休邑國占臘國安南屬國）○七月御史中丞鄧綰有罪免呂惠卿出守陳而華亭之獄久不成王珪令呂嘉問及陳孝孫共取鄧綰所列惠卿事雜他書下制獄王安石不知也皆使以告惠卿于陳惠卿因上書訟安石（書云盡棄所學落高緻橫方命殆乎罔上要君力行于年歲之間棄古之失志偏附逆施）安石罷相（君實不知安石罷相者蓋不欲斥言此）

帝以示安石謝無有歸以問雱雱言其情安石咎之雱愧恚疽發背死帝頻厭安石所為綰慮安石去失勢乃上書言宜錄安石子及增賜第京師帝以語安石安石曰綰為國司直面為臣乞恩澤極優國體當黜之帝以綰賦性奸回諂事為人不復分守斥知虢州

○八月監察御史裏行錢特司農寺丞廳於民應天府宋朝編（告）伯微子廟皆在焉中劉彝歎曰一至于此往見判府張方平曰獨不能為朝廷言之耶方平瞿然（左右驚懼方命將之間上要君之失志偏附逆施）

（錢子於此應在宋主祀炎火為國家盛德所乘歷世尊為大祀微子宋國今屬應府是）

始封之君開國此地本朝受命建業所因又有變廟乃唐張巡許遠孤城死賊能捍大患今若令承買小人鬼利冗費褻慢何所不為歲收微細實損國體欲望留此三廟以慰邦人崇奉之意帝震怒批曰（知虢反對帝人臣如此）尾曰慢神虐國無甚於斯於是天下祠廟指待罷廢○十月王安石急以夫克王珪同平章事馬京知樞密院事安石之再相也屢謝病求去及子雱死尤悲傷不堪力請解機務帝亦厭之乃以使相判江寧府（安石舊邑晚往往徜徉紫金山下克于安持謝安石女而克

（安石舊邑晚往往徜徉紫金山下）

逐相之計必欲有所變革乞召還司馬光呂公著韓維趙頊及蘇軾范鎮李常程頤等數十人光自洛貽書元曰自新法之行中外洶洶民困於煩苛退於詠歌然恐流離轉死溝壑日夜引領冀朝廷覺悟一變敝法今方救天下之急當罷青苗免役保甲市易而息征伐之謀欲去此五者必先別利害開言路以啓人主之心今病雖已深猶未至膏肓失今不治遂為痼疾矣元不能用呂惠卿告安石罪狀其私書有無使上知及勿令齊年知之語（齊年生歲云）帝以安石為欺罔賢京故召用之○十二月郭逵敗交阯于富良江復其偽太子洪真李

（告安石罪狀）

乾德降○詔宦者李憲指置秦鳳熙河邊事諸將皆受節制（秦鳳熙河之大皆置於一周宦之手被之指置邊事使之節制著）

（將他日檄宗室賢幸機天下是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門南湖曰神宗以新法任憲臣是病心服也以邊事任宦者是病在四肢也亡宋之禍不自吾朝開拔吉官彭汝礪等日覲章之）

（惠小用憲之忠大憲功不成吳澐小功成其禍大民以憲中人非將才雖能指壇降綏固閫上皆民毒也中國也）

丁巳十年（遵太素二年）二月王韶克自韶開熙河雖名一路而相視無八軍食皆仰給餽路韶與王安石有隙且以勤兵遠略歸出朝廷帝亦不悅數以母老乞歸乃出知洪州韶鑒空開邊驍騰政地用兵有儀略臨師召諸將授指每戒必提營夜卧帳中前部遇敵聲振山谷待者股慄而韶舉息自如人服其量○七月河決澶州（河決者塞還二帝與悉貢於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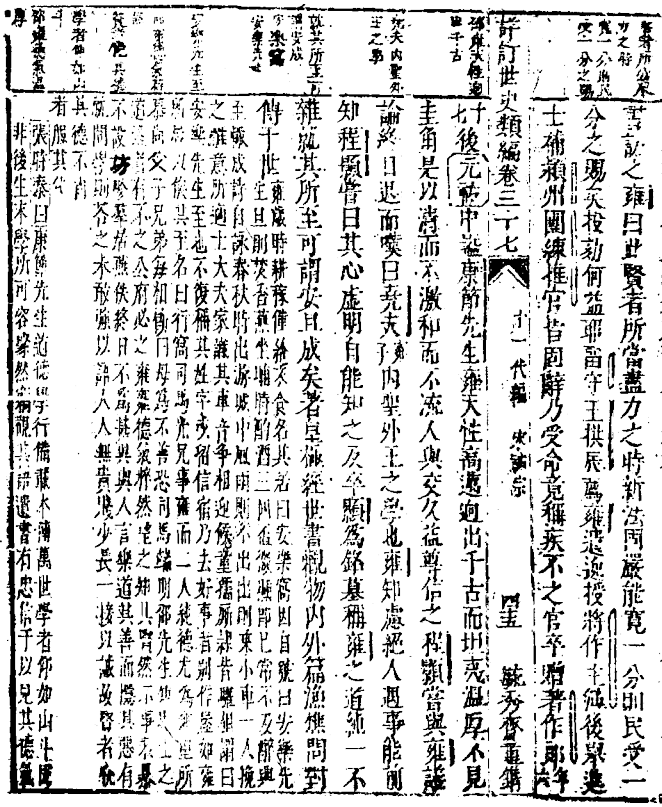
（決不復見必候人為之歲而○九月立義倉○初封濮安懿王子宗樸為濮陽郡王○河南邵雍卒（雍未嘗仕乃布衣耳何以書卒蓋雍也然何為特書河南邵氏不曰其士益豪者書之言抱道自樂誠豪傑之才聖賢之學有德處下之人可此書河南處士不足以盡其美必曰河南邵雍卒表其為河南之人豪無出其右者耳其子之評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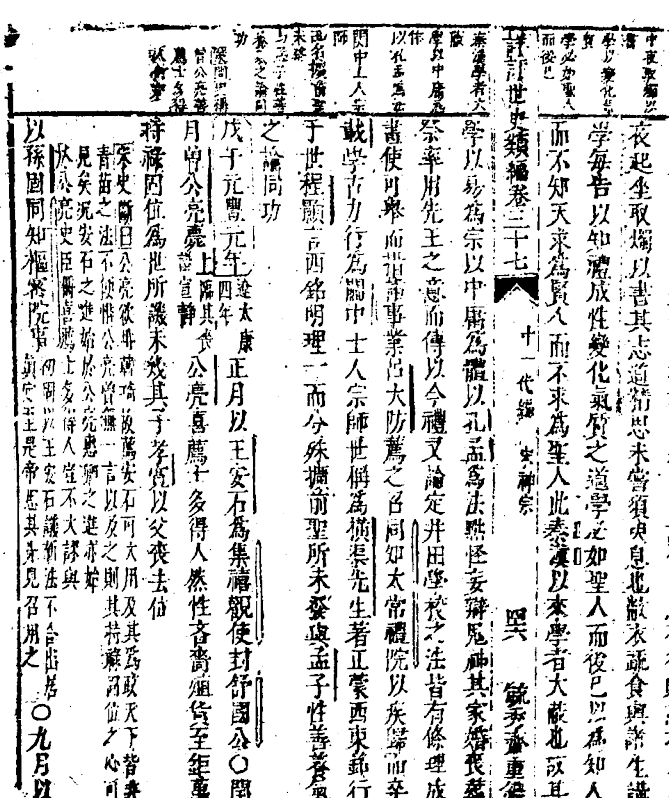
（邵康節先生墓誌銘）

（土韶用矣有勳業）

（若人尚矣千古）

讀范為學即堅苦刻厲寒不爐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已而歎曰昔人尚友千古而吾獨未及邇方於是踰河汾涉淮漢周流齊魯





在公者辭何問知得 齋院事公者在翰林時帝語以輔佐之事公對曰堯舜知此道乎帝曰堯舜豈不知公者曰堯雖知此而能以知人安民爲難所以爲堯舜也帝默然又論前世帝王漢高祖唐太宗大畧稱吾不如論何五不如論信王張良蕭何吾不如子房益以子房道高尊之故不名公者曰誠如聖論帝又論唐太宗公者曰太宗所以能成王業者以其能留心從諫耳帝臨御日久羣臣畏上威嚴莫敢規至是聞公言竦然敬納之故有是命已而又上疏曰近日數起詔獄有司斷於緩錄又入人罪猶工活比至臨決多從末減昔于公一郡之刺史耳猶以陰德之報于公衆海到人爲郡吏有陰下稍之嘗令高大門閭容駟馬高車曰吾後世必有興者後定國拜相況於萬乘之尊固宜受福無疆願陛下親正士拒佞人于以崇起忠厚保合太和則易所謂自天祐之吉無不利詩所謂干祿百福子孫千億者益將以類而應帝曰卿所奏深得人臣論規之義時獄犴浸蕃犴亦作犴音岸胡地大也犬所以守故謂獄爲犴又音寒而帝繼嗣不廢故及之○帝初即位韓絳曾布建議復肉刑至是復詔輔臣議呂公著曰後世禮教未備而刑獄繁肉刑不可復將有陷貴履戮之譏王珪欲服死因試剔刻之剔刻其鼻刖斷其足公著曰不可刖而不死則此法遂行矣議遂寢薛向幹局能人尤善商財筭無遺策爲陝西轉運副使八年改三司使洮河用兵未嘗乏供給安石方尚功利徙中主之故益得展舊向以俗吏得大用

己未二年遼太康五年 二月召程顥判武學既而罷之 書此爲馬言之張本 顥自知共滿縣召判武學命下數日李定何正臣劾其學術迂闊趨向僻異且新法之初首爲異論復罷之呂公著上疏言方朝廷修改法度之初凡在朝羣執無議論陛下兼位豈悉記錄而小人賦宰指目未已如顥者陛下早自知之其立身行己素有本末昔在言路時有

論列皆祥意忠厚不夫臣子之體兼所除武學亦未爲失宜察之熟矣小人顧忌必以爲不可者正欲深根正路其所措意非特一二人而已疏奏不納顥竟歸故官

閏正月 閏正月神宗知安石之爲而陰助之程頤之賢而召之前中之深謀遠慮少明矣奈何舉世譁然不知歸宗何信讒之易而棄善之難即良由心中無主隨感而遷云爾善乎古人有曰朋黨不禁賢不進去邪不除正道不行已素有本末昔在言路時有斯言信之矣

五月元絳罷以蔡確參知政事宰相吳奎數爲帝言新法不便欲稍去甚者確沮之曰曹參與蕭何有隙至代爲相一遵何約束今陛下所自建立豈容一人挾忿而壞之法遂不變確善視人主意與時上下以王安石爲拂調監察御史累起獄奪人位而居之 劉摯本附彭調而本知制誥之職既而劾絳爲子有所屬請出絳知亳州確遂代其位 士大夫交口嘖焉確自以爲得計○八月增太學生員○太皇太后曹氏崩帝事太后致其誠孝后亦慈愛深至帝嘗有意於瑣劍與大臣定議而白其事太后曰事罷至太吉卤悔吝生乎動得之不過南面受賀而已萬一不諧則生靈所繫未易以言苟可取之太祖太宗收復久矣何待今日帝曰攻不受教○下知湖州蘇軾御史徐禧爲黃州團練副使軾自徐徙湖上表以謝又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以詩託諷庶有益於國中丞李定劾軾謗訕朝廷言軾怨謗侮慢陛下發錢以本業貸民 謂散青苗錢業貸也 則曰斂得兒術聖言軾怨謗侮慢陛下發錢以本業貸民 謂散青苗錢業貸也 則曰斂得兒童語言好一年强半在城中 言一年有大半在城中支官家發錢也 詩首空陛下明法 陛下明法謂有以課試羣吏則曰讀書萬卷不讀律之書云云致君堯舜終無術陛下興水利則曰興河井知明主意應敎斥鹵變衆則斥國風地也鹽利東方朔之所陛下謹隨禁則曰豈是聞詔解衆則斥西方謂之鹵變不曰議興水利大忘未稱來三月食鹽鹽謂議衆造其他觸物即事應口無非以詆謗爲諷主逮軾赴臺獄詔定罪可薄治之以爲誹謗時事欲寘軾之死太皇太

后劉氏遣隊中聞之謂帝曰嘗聞仁宗以制科得軾兒幼[illegible]
于孫得兩宰相今聞軾以作詩繫獄得非仇人中陷之乎昭平於詩
其過微矣宜晚容之帝曰謹受教異充申收甚力帝亦憐之手安慰
從容言曰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言語罪人軾以才自負剖析禍可立
取顧碌碌如此其心不能無缺望稍言今一旦致子理恐後世
謂陛下不能容才帝曰朕固不深遠也行爲鄉貢之貢音[illegible]王珪復
舉軾詠檜詩云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蓋龍知陛下飛龍御天
而軾欲求之地下之蟄龍非人臣而何帝曰彼自詠檜耳何預朕事
軾遂得輕與弟轍亦坐貶軾而與奎軾詩案點罰者張方平司馬光
而下凡二十八人張方平李清臣司馬光范鎮孫覺劉敞李常
孫覺曾鞏王汾劉摯王[illegible]陸佃秦觀黃庭堅晁補之張耒[illegible]
[illegible]王安禮周[illegible]字子方顏復○初蘇子瞻
駙當國正人不得立朝嘆曰吾有薦舉之權而所列非賢雖也遂舉

劉摯李常蘇軾蘇轍劉攽范祖禹等及知揚州會軾自湖赴徽親朋
皆絕與交道出嶺陵仇往見之亦不許遇或曰公與軾相知久其
所往來文字書翰宜焚之勿留不然且獲罪仇曰欺君負友吾不忍
爲以忠義分義則所願也至是以赦更累謫主管西京御史臺
庚申二年 遼太康 六月詔中書詳定官制○秘書監致仕劉羲叟卒
羲于太常○七月彗 音歲出太微廷詔群臣直言闕失王安禮應召安禮
安石之弟上疏曰人事失于下陛象見于上陛下有仁民愛物之心而澤
不下究意者左右大臣不均不直貪而倒置乘權射利者用力殫於
溝瘠取利究於國夫足以干陰陽而召屢變帝覽疏嘉嘆之曰王
珪欲使卿修其隙嘗謂不應沮抑人言以自壅塞今以一指敝曰雖
[illegible]垂二[illegible]在前不之見近習敝其君何以異此卿當益自信遂進翰
林學士知開封府○九月定百 祿格官制成下詔行之凡領空

名者一切能去而易之以階因以[illegible]議者又欲罷[illegible]帝曰祖宗不以兵柄歸有司故專[illegible]官以統之互相維制何可[illegible]遂止帝嘗謂執政曰官制將行欲 初舊人兩明指御史大夫曰非司
馬光不可王珪蔡確相顧失色[illegible]蓋甚不知所出雖曰上久欲改[illegible]
武公能任貴則相位可假也建[illegible]謝之因爲[illegible]元帥處使上平西夏
策其意以爲既用兵深入必不召光雖召將不至已而光果不召○
以馮京爲樞密使
辛酉四年 遼大康 正月馮京罷京[illegible]初不爲王安石所容後頗[illegible]
卿而中立不倚人服其操宋進士[illegible]自鄉舉至廷試皆第一者祇三人
王曾宋庠爲名宰相京爲名執政[illegible]不愧科名云[illegible]小人在朝勢必不容
卿不能容示于當時而千萬[illegible]○以孫固知樞密院[illegible]公著辭[illegible]同
知院事○四月河決澶州韶李立之築隄禦之自大名至于瀛州

[illegible]固辭新[illegible]決之意[illegible]因[illegible]防不固然亦天變所致爲[illegible]神宗計者
[illegible]三當修攻今明[illegible]賞罰[illegible]舉[illegible]榮天道自然天意可[illegible]何不爲害[illegible]
[illegible]有形之[illegible]心無形之[illegible]此防人方有形之[illegible]防無形之[illegible]防[illegible]
修有形之[illegible]防自固[illegible]無形[illegible]用何足[illegible]特爭
五月追王旨[illegible]爲成信侯公孫杵曰爲忠智侯立廟鋒州[illegible]報其存
[illegible]神宗激勸忠[illegible]公能以死生忠義把握[illegible]中之物千[illegible]萬[illegible]無
[illegible]之鋒[illegible]王兵[illegible]之[illegible]以見神宗激勸忠義之[illegible]鳴呼休哉
[illegible]周[illegible]曰程[illegible]一[illegible]節是[illegible]誓之義士[illegible]神宗[illegible]
忠節[illegible]立廟可[illegible]得其正矣神宗[illegible]制作[illegible]一中[illegible]
[illegible]務[illegible]情故特表而
出之所以[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人幽其主乘常宦[illegible]李憲亦[illegible]乘常見因大[illegible]征伐此千載一時
[illegible]遂以憲等會陝西五路師討之孫固諫曰舉兵易解[illegible]難必不得
[illegible]已請[illegible]其巢[illegible]伐之分[illegible]其地便其酋[illegible]長目守[illegible]
之說[illegible]帥位六國後[illegible]固曰就[illegible]陛下任此者帝曰蔡[illegible]屬[illegible]
伐國大事也[illegible]可使宦者[illegible]之[illegible]十大夫[illegible]爲用帝不[illegible]
又曰今五路進師而[illegible]大[illegible]就[illegible]成功兵必爲亂帝曰大[illegible]誠難其

呂公著進曰問罪之師當先擇帥既無其人曷若已之因曰公等見之言是也帝不聽既而師出無功帝悔不聽呂公著之言因曰朕始以擇帥言爲迂今悔無及矣

壬戌九年（遼太康）正月以曾鞏爲中書舍人鞏文章本原六經斟酌司馬遷班固歐陽修所重帝深知其才命充史館修撰至是以官制將行故有是命呂公著言於帝曰鞏爲人行義不如政事以事不如文章以是不大用○初行官制改平章事爲尚書右僕射以王珪蔡確爲之改參知事爲門下中書侍郎以章惇張璪爲之置尚書左右丞以減宗孟王安禮爲之王珪蔡確皆新除之從而使爲使爲參貳蕃宗孟頤執無異於前執政之官可謂極一時之選還看矣天下何由而不治乎小人豪進安疆朝來天何網目大書特書悉從削奪之獄稽紳士大夫重足而立富弼在洛上言確小人不宜大用帝不從帝又嘗語輔臣有無人才之歎宗孟對曰人才乎爲可焉光都說所以帝不語宣祖久之曰蒲宗孟乃不取司馬光耶宗孟對曰向所患者用不足朝廷今捐錢一緡以供軍食行鹽矣安禮曰鈔不可收必變而爲錢錢又變爲物粟今距征期兩月安能集事帝曰李憲以爲已有備李憲果能如是卿等猶豫意乎唐平淮蔡唯裴度謀議與主同今乃不出公卿而出於閹寺朕甚疑之李光顏李愬之將然猶引天下之兵力歷歲而後定今夏氏之強非淮蔡比憲才非度比諸將非有光顏愬輩臣懼無以副聖心也

時之小人及蒲而至於秦之二世趙高侯矣當非其本意

呂公著薨○八月詔歲以四月朝獻景靈宮帝以先朝御容之

于親乃作十一殿于景靈宮凡神御皆視大殿內文臣執政官武臣節度使以上並圖形於兩廡凡執政官除拜赴宮恭謝其後南郊先

南宮行禮享禮並如太廟○徐廣師城永樂使曲珍守之而趙永之孤城于八月○九月夏人完永樂徐廣師救之敗死詔沈括

而九月即馳安置永樂棄州附儂由夏人必爭之地棄州棄則洮岷河湟皆不守矣大漢珍敗後果入城城中乏水渴死十六七會夜半大雨夏人急攻城遂陷關界稷高永能與之俱突圍走至將校死者數百人餘士卒皆自潰永能與二十餘騎夏人邏其未結城下面縛

蕭吳保義合米脂浮圖寨門六堡陵縣堡作延安府城俱失保義棄堡在延安府城而綏州永

樂之役官軍既潰義保死者六十餘人錢穀銀絹以萬數者不可勝計事聞帝臨朝歎哭爲之不食嗚呼等而上括珍等自足帝咎卿邊臣不可倚信深自悔咎遂意於西夏人亦困弊矣仍帝之遺恨也王安禮諫曰稽古大才疏必誤國事帝不聽及敗帝曰安禮每勸朕勿用兵少置微諸爲是也

月浙樂成賜名

大亨六年（遼太康）正月追封楚三閭大夫屈平爲忠潔侯○二月廣人寇蘭州王文郁城之鈐轄王文郁曰賊衆我寡正當用奇以少擊衆心恐後可奈此城遂所以全合肥勢堅請出戰文郁方怖貶之文郁方怖貶之李憲爲熙河都總管時中人制擊言憲公功生事一出遂敗憲伍

欽門避興今寧夏衛靈武縣會師之期而兵以城蘭州遺患至今詔貶之

[illegible]月夏主秉常上表乞復修貢部許之○六月使[illegible]司致仕韓國公富弼卒弼字彥國洛陽人[illegible]遺表大略云陛下即位之初部置[illegible]忠去奸禁之徒兵民死亡者數十萬今久戍未解百姓困窮豈謀[illegible]過耶敢不思救[illegible]之時乎大地至仁寧棄羌夷校勝負願休兵息民使[illegible]陝之間稍遂生理兼陝西再團保甲精練奉行勢在星火人情[illegible]惶駭不若寬能以緩[illegible]之臣之所陳意於濟事若天要道則在聖心[illegible]使每至必問其出處安否臨事周悉不萬全不發當其敢言奮不顧身忠義之性老而彌篤家乘一紀斯須未嘗忘朝廷訃聞贈太尉謚文忠○九月夏人乞還侵疆不允○十一月太尉判河南府潞國公文彥博以太師致仕書致仕于彥博自河南入朝帝嘉其輔立英宗

十一代編 宋神宗 手三 毓秀齋重鐫

[illegible]使[illegible]部[illegible]使[illegible]而不伐其功加兩鎮節度使特行賜宴瓊林苑兩遣中使[illegible]道賜[illegible]富世榮之[illegible]道行祭焉[illegible]道[illegible]而死於道故[illegible]人以為行[illegible]出行者祭之因[illegible]至是請老以太師致仕彥博之在河南也與富弼等用[illegible]居易故事[illegible]之時[illegible]克大用荀不致仕而大[illegible]及○趙抃卒謚清獻

甲子七年[illegible]太康正月復封太[illegible]後世準為安定郡王○二月進封濮陽郡王宗[illegible]為[illegible]濮王○五月詔以[illegible]封鄆國公與顏回配食孔子[illegible]

[illegible]楊雄為[illegible]韓愈為昌黎伯[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乙丑八年 遼太安 正月帝有疾三月詔立延安郡王[illegible]爲皇太子[illegible]
元年 名[illegible]宣仁[illegible]太后高氏權同[illegible]分軍國事[illegible]
太后欲立岐王顥及太后與王珪定議立延安郡王[illegible]
太后王珪而謂已與確有定策功[illegible]

詳訂世史類編卷三十七 十一代編 宋神宗 五五 毓秀齋重鐫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出之不遺而人亦不被其為偽史曰漢昭帝遺詔關門貴聖決可使臣授於殿下短以治記名則不能其於新法也吾儕游成所存所論與一時諸人不同使君實者以為法則士大夫無緣功之成而國家享和平之福矣

(續宋以司馬光為門下侍郎)

王珪辛廷以文學見推流苗然自號政至宰相凡十六年無所建明時號二吉宰相以其上殿進呈云孔聖言上可否說云領聖旨退論稟事者云已得聖旨也以司馬光為門下侍郎既而蘇軾自登州召還緣道人相賀號呼白寄謝司馬相公毋去朝廷厚自愛以活我是時天下之民引領拭目以觀新政光上言新法之弊當時進言者猶謂二年無改父道光毅然爭之曰先帝之法其善者百世不可變若王安石呂惠卿所建非先帝本意著改之當如救焚拯溺也況太皇以母改子非子改父衆議乃定

(改之當如救焚拯溺)

詳訂世史類編卷三十七 十一 件編 宋神宗 五七 毓秀齋重鐫

(羅豫章曰孔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此孝子之居喪志存父在之道不改主事而言也況當易危為安易亂為治之時遂則濟變則不及改之乃所以為孝也天下之孝在於保天下光不即理言之乃曰以母改子非子改父以此過衆議則失之矣其後至紹聖時卿輩忠良以害於治豈亦先有以召之耶)

以蘇軾知登州○六月陽楚州孝子徐積喜米積事親孝日夕必冠帶定省從胡瑗學所居一室寒一衾以父名石終身不用石聞行過石而不踐改門之積曰吾過之則林然傷吾心思吾親故不忍加足其上耳後以近臣薦授楚州教授每升堂訓諸生曰諸生欲為君子而使勞已之力費已之財如此而不為君子猶可也不勞已之力不費已之財諸君何不為君子鄉人賤之父母惡之如此而不為君子猶可也鄉人榮之父母欲之諸君何不為君子聞者敬服及卒賜謚節孝先生○詔中外臣庶直言朝廷闕失民間疾苦○七月以呂公著為尚書左丞公著知揚州被召入朝上十事曰畏天愛民修身講

(徐積過石之門)

(表裏宋以呂公著為尚書左丞)

(司馬光言於太后曰兵出民間雖云古法然古者八百家)

(敕法先是司馬光言于太后曰兵出民間雖云古法然古者八百家)

(敕東土非子使不可)

(敕不可子使二路)

出甲士三人徒卒七十二人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不妨稼穡曰可馬以上皆選鄉士大夫為之無侵奪之患故士樂赴動則有功今猶鄉村之民二十取一役以方警教之戰陣農民半從兵也又無問四時每五日一教聚之教場得路則縱舍則留之是三路(河北河東陝西)耕耘收穫秣稽之事幾盡廢也臣是復刀言其公私勞擾有害無益遂詔罷之○十月詔置錄官○罷方田法○十一月詔執政侍臣講讀于經筵○復以熙于統為京東轉運使(熙寧未統以營為京東轉運使至是復用之司馬光語人曰今復以子駿為轉使誠非所宜然朝廷欲戰東土之將集于夢不可此一路爾異也安得百于駿布在天下乎統既至奏罷交牙利(明鈔作又)數百又奏海鹽依河北通商民大悅○十二月罷市易抵息息高謂市易之患被于天下監察御史錢顗言市易均輸曰平物直而其害不免貨交取利就使有獲尚不可為況無獲不如所言願罷其法於是詔罷市易而貶吕嘉問○罷保馬法○起居舍人那恕有罪疑知隨州恕憤貶經籍能文章從程頤學司馬光吕公著王安石吳充有重之然天資詭許言進與蔡確謀以岐王事既不成會皇子幸恕所及皇言太皇太后及吳充有異議賴確語而止自以為功至是復為高公給事奏乞尊崇朱太妃册命帝生為高氏異日計太后恕賜知隨州

重刻詳訂世史類編卷之三十八　十一代編　宋哲宗

臨淄李純卿　草創　木齋謝　遷　補遺
陽明王守仁　校閱　歙洲王世貞　續補
大蘭李　榮　增修　織巷吳安之　是正
妙峰蔣方曆　閱訂　質宇狄起鵬　梓行

哲宗皇帝　諱煦神宗第六子在位一十五年壽二十五謚曰
欽文睿武昭孝皇帝葬永泰陵○帝幼冲嗣位太皇太后
高氏臨朝任用賢相政事修舉國內大治號曰女中堯舜
但司馬光積忿偏執盡革新法不論可否即范純仁趙卨
沮諫不從事傷過激以致太后方崩憸壬竊人得志橫行
追貶元祐正人殆無虛日以致禍亂內變夷狄乘釁而起
於是中原卒大亂矣

詳訂世史類編卷三十八　十一代編　宋哲宗　乙　毓秀齋重鐫

丙寅元祐元年　遼大安二年○夏閏二月蔡確有罪免右司諫王覿
大安禮定元年

上疏言國家安危治亂繫于大臣今執政八人而姦邪居半使一二
元老何以行其志哉因極論蔡確章惇韓縝張璪前後害政者數十
上會右諫議大夫孫覺侍御史劉摯右司諫蘇轍御史王巖叟朱光
庭等累數十疏論確罪太皇太后不忍斥之但罷政出知陳州(近)
(汝)確(吳)(足)言益
(丁)(南湖)曰王覿筆仕宦章政紹已彰哲宗初立呂公著范純仁薦
舉進司諫尋上疏勸宗確等以倡誤實劉摯諸公之素論君子謂
公著之納諫識之蓋歲月范之知人三者共成元祐世道一隆矣

以司馬光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狀示之安石曰司馬光今作
(安)(按)宋拾仇文張時光已得疾而書留免役將官之法猶任西戎之議未決光
(司馬溫公)(肉食者)(謀)(財謀)久之
歎曰四害未除吾死不瞑目矣折簡邀呂公著曰光以身付醫以家

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主今屬公既而詔起朝覲許乘肩輿二日
(司馬溫公)(呂公著)(辭)(不)(許)
一入省光不放當曰不見君不可以視事詔令子康扶入對遂入閒
(呂公著)(今)(改)(處)
之救其邊吏自中國相司馬矣丹輕生事開邊隙哲宗初政即罷
(哲宗)(初)(即)(罷)
(蔡)(確)(相)(司馬)(可謂)(知)
(確)(貶)(光)(許)(乘)(肩)(輿)(入)(朝)(神)(宗)之力主免役也知民病通苦差役而衙役之任重行遠者尤
(神宗)(主)(免役)(也)(知)(民)(病)(通)(苦)(差役)(而)(衙役)(之)(任)(重)(行)(遠)(者)(尤)
甚持制免役雖均敷鎮重不能不取之民然民得一意田事實解前
(甚)(持)(制)(免役)(雖)(均)(敷)(鎮)(重)(不)(能)(不)(取)(之)(民)(然)(民)(得)(一)(意)(田)(事)(實)(解)(前)
(司馬)(相)(司馬)
日困擾司馬光至是始能盡免役錢蓋已役人皆加舊　蘇軾言於光曰
(日)(困)(擾)(司)(馬)(光)(至)(是)(始)(能)(盡)(免)(役)(錢)(蓋)(已)(役)(人)(皆)(加)(舊)
制其見在役錢雇充州縣常平舊本錢故謂之雇　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掊斂民財十室九空聚斂于上而下
(制)(其)(見)(在)(役)(錢)(雇)(充)(州)(縣)(常)(平)(舊)(本)(錢)(故)(謂)(之)(雇)(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掊)(斂)(民)(財)(十)(室)(九)(空)(聚)(斂)(于)(上)(而)(下)
(役)(免)(役)(之)(害)(掊)(斂)(民)(財)(十)(室)(九)(空)(聚)(斂)(于)(上)(而)(下)
(差)(役)(免)(役)(各)(有)(利)(害

以公定衆之所一也及司馬光秉政即奉行差役法以致元之害三也夫開倖者其所利開光者其所利小人利其惡辨勿使沮壞所以奉能紹宋統

[illegible]

以呂公著爲門下侍郎李清臣呂大防爲尚書左右丞元豐官制行

以呂公著爲門下侍郎李清臣呂大防爲尚書左右丞元豐官制行

三省並建而中書獨爲取旨之地門下尚書奉行而已至是公著以爲言乃詔事干三省者執政並同取旨而各行之仍著爲令○罷青苗法復常平舊法○三月罷免役法○諭御史中丞李定兼侍御史呂陶劾司農少卿元絳修是開河築黃巨萬而功用不成

御史呂陶劾司農少卿元絳修是開河築黃巨萬而功用不成

詳訂世史類編卷三十八 十一代編 宋哲宗 三 毓秀齋重鐫

吳人窮死無告逐出知嶽州中舍蘇軾草制有曰汝以有限之財與必不可成之役驅無辜之民置之必死之地時以爲至言○罷訴理所計歲寧來得詳酌曰言○四月罷熙河經制財用司○以程頤爲崇政殿說書頤名程頤爲說書雖其文無美辭順類朱也年十八上書仁宗欲懲世俗之論以王道爲心治平元豐間大臣屢薦不起至是司馬光呂公著共疏其行義曰伏見河南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度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望陛下久使士類有所矜式召爲校書郎及入對改崇政殿說書願上留于言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陛下春秋方富雖屢聖得於天資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于內宮妾之時少則氣質變化自然而成願選名儒入侍勸講講罷留之分直以備訪問或有少失隨事獻規歲月積久必能養成

吳人窮死無告逐出知嶽州中舍蘇軾草制有曰汝以有限之財與必不可成之役驅無辜之民置之必死之地時以爲至言○罷訴理所計歲寧來得詳酌曰言○四月罷熙河經制財用司○以程頤爲崇政殿說書頤名程頤爲說書雖其文無美辭順類朱也年十八上書仁宗欲懲世俗之論以王道爲心治平元豐間大臣屢薦不起至是司馬光呂公著共疏其行義曰伏見河南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度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望陛下久使士類有所矜式召爲校書郎及入對改崇政殿說書願上留于言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陛下春秋方富雖屢聖得於天資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于內宮妾之時少則氣質變化自然而成願選名儒入侍勸講講罷留之分直以備訪問或有少失隨事獻規歲月積久必能養成

聖德

張時舉曰哲宗以啓沃之任待伊川以堅賢之學輔哲宗可謂君臣相遇者矣使哲宗惟和惟一勿有間之吾見武丁傅說不足專美於前矣大抵有造未爽初辛逐遺黎軾之辭而反放當斷

王安石卒初安石性不好華腴白本毛儉或衣垢不洗面垢不洗世多稱其賢然洵獨曰是不近人情有作辯奸論以刺之謂王衍盧杞合爲一人性復強忮遇事無可否自信所見執意不回然議論奇高能以辯博濟其說故神宗排衆論而力倚任之其着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以是不克令名以終安石每開廷論其法夫然不以爲意及閩能助役復差役憮然失聲曰亦罷至此乎民久曰此法終不可罷又嘗曰新法之行始終以爲可行者曾子宣曾布也始終以爲不可行者司馬君實也或曰辨奸托名事後爲之

詳訂世史類編卷三十八 十一代編 宋哲宗 四 毓秀齋重鐫

以呂公著爲門下侍郎李清臣呂大防爲尚書左右丞元豐官制行

三省並建而中書獨爲取旨之地門下尚書奉行而已至是公著以爲言乃詔事干三省者執政並同取旨而各行之仍著爲令○罷青苗法復常平舊法○三月罷免役法○諭御史中丞李定兼侍御史呂陶劾司農少卿元絳修是開河築黃巨萬而功用不成

詳訂世史類編卷三十八 十一代編 宋哲宗 三 毓秀齋重鐫

吳人窮死無告逐出知嶽州中舍蘇軾草制有曰汝以有限之財與必不可成之役驅無辜之民置之必死之地時以爲至言○罷訴理所計歲寧來得詳酌曰言○四月罷熙河經制財用司○以程頤爲崇政殿說書頤名程頤爲說書雖其文無美辭順類朱也年十八上書仁宗欲懲世俗之論以王道爲心治平元豐間大臣屢薦不起至是司馬光呂公著共疏其行義曰伏見河南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度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望陛下久使士類有所矜式召爲校書郎及入對改崇政殿說書願上留于言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陛下春秋方富雖屢聖得於天資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于內宮妾之時少則氣質變化自然而成願選名儒入侍勸講講罷留之分直以備訪問或有少失隨事獻規歲月積久必能養成

詳訂世史類編卷三十八 十一代編 宋哲宗 四 毓秀齋重鐫

以呂公著爲門下侍郎李清臣呂大防爲尚書左右丞元豐官制行三省並建而中書獨爲取旨之地門下尚書奉行而已至是公著以爲言乃詔事干三省者執政並同取旨而各行之仍著爲令○罷青苗法復常平舊法○三月罷免役法○諭御史中丞李定兼侍御史呂陶劾司農少卿元絳修是開河築黃巨萬而功用不成

以呂公著爲門下侍郎李清臣呂大防爲尚書左右丞元豐官制行三省並建而中書獨爲取旨之地門下尚書奉行而已至是公著以爲言乃詔事干三省者執政並同取旨而各行之仍著爲令○罷青苗法復常平舊法○三月罷免役法○諭御史中丞李定兼侍御史呂陶劾司農少卿元絳修是開河築黃巨萬而功用不成

班宰相上彥博於洛司馬光言其有德元老宜起以自輔太皇太后

班宰相上彥博於洛司馬光言其有德元老宜起以自輔太皇太后

以呂公著爲尚書右僕射○詔太師致仕文彥博平章軍國重事

以呂公著爲尚書右僕射○詔太師致仕文彥博平章軍國重事

乃命六日一朝兩月一赴經筵時年八十一矣○詔舉經明行修之士之也

乃命六日一朝兩月一赴經筵時年八十一矣○詔舉經明行修之士之也

勵天下使敦士行以示不專取文學之意若所舉人違犯名教必坐

勵天下使敦士行以示不專取文學之意若所舉人違犯名教必坐

特書于司馬光請立經明行修科歲貢升朝文臣各舉所知以勉

舉士所以則自不敢妄舉而士之居鄉居家者惟謹於閨門之行

升朝官各舉經明行修之士一人從登第日用以升用

[illegible]輔曰德行本也文藝末也士既明經而又行修是本末兼全矣而用之不亦宜乎時司馬光為相請立是科而上能行之者固之問兩無所歉矣

五月以韓維為門下侍郎初神宗崩維以提舉崇山崇福宮在崇山之陽赴闕哀臨太后勞問維對曰人情貧則思富苦則思樂困則思息簿則思通誠能常以利民為本則民富常以憂民為心則民樂賦役非民力所堪者去之則勞困息法禁非人情所便者蠲之則轉基通推此而廣之盡誠而行之則子孫觀陛下之德不待致而成矣○帥程頤等修定學制大學自舉選起大試通引胡安國傳立有司造為法禁頤等博士諸生禁不相見設論無所施即見中必引論語孟子以為言全是陳大槩以為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已使之事殊非

詳訂世史類編卷三十八 十一 代編 宋哲宗 五 毓秀齋重鐫

教養之道詩改試為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置尊賢堂以處天下道德之士儲新額以去利誘省察又以專委任勵行檢以厚風教及置待賢吏師添立觀光法如是者亦數十條○六月置春秋博士○呂惠卿有罪建州今建寧路建州是時安置劉摯論列其五罪摯傳是時光解詞命惠卿草其制曰惠卿以斗筲之材窮姦之智語事宰輔同升論常樂剛貪功好兵喜殺以聚斂為仁義以法律為詩書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輸之政自同商賈手實之禍下及雞豚苟可盡國害民率皆掊克稱首先皇帝求賢如不及從善如轉圜帝始以帝堯之行始試伯鯀終焉孔子之聖不信宰予尚覓晤觀之誅孔子為魯司寇誅少正卯示三苗之亂三苗國名為天下傳誦稱快焉惟惠卿罪惡問鄧綰李定滿宗孟范子淵等皆斥外言者猶之不已范純仁言于太后曰錄人之過不宜太深后然之乃

以謗舉之罪詔從之

[illegible]時承旨周穜王曰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職其人雖爾不任委欲大臣以得人為務也今司馬公薦以養望並言為心又以稱舉君之心矣

夏王秉常卒子乾順立司馬光欲棄熙河安燾邢恕不可前通判河州孫路攻夏地壹言曰若捐以予敵一道危矣光乃止○九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河內公司馬光卒光公乎正大愛國庇民幸而善其官全其節深子之也

時兩宮慮已以端光為政光亦欲以身徇社稷躬親庶務不舍晝夜病革辭淳如要中語然皆朝廷天下事也及卒公薨翌日而憲太皇太后為之慟即日與帝臨其喪京師為之罷市往弔巷哭以致奠塔哭以過車及如陝葬送者如哭私親都中四方皆畫像以祀遼使聞之亦致奠像拜焉

光孝友忠信恭儉正直自少至老語未嘗妄與人談多世間其所為無不可對其誠乎安世間其所言無不可信其行之者才已從入曰自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為未嘗有不可對

人言者耳誠心自然天下敬信映浴間皆化其德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光於物淡然無所好於學無所不通惟不喜釋老言不能出吾書其說及居政府凡王安石呂惠卿所建新法爲民害者劉音盡言不依也爭咨盡或曰舊臣多儉巧小人也他日有以父子義間上則禍作矣光悚然正色曰天若祚宗社必無此事於是天下釋然曰此皆光帝意也簡嚴重仲淹游與光書曰昔安石以其作之說動先帝而患財不足也故凡政之可得民財者無不用蓋燕青前置市易歛役錢者事也而欲興作患不足者蓋亦未能度其興作之情而徒欲禁其歛錢之端而不行今遽廢青苗等法凡號爲利而傷民者一掃而更之則向來用事於新法者必不喜矣將必糠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動上意如是則廢罷新法者皆可復行矣爲今之策當大舉天下之計清明出入之數以請於天下自任開言路進賢才凡新法之害民者次第更而更張之海內之民歡欣鼓舞甚於更生一變而爲嘉祐治平之治君子稱其有定時神宗之功而光已老且病而不克終治惜哉

以歐軾爲翰林學士軾自登州召還十月之間三遷清要尊寵侍讀未嘗不反覆開導冀有所啓悟嘗鎖宿禁中召見便殿太皇太后問曰卿前年爲何官對曰常山團練副使曰今爲何官對曰待罪翰林學士曰何以遽至此對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此先帝之意先帝每誦卿文章必歎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軾不覺哭失聲太皇太后與帝亦泣左右皆感涕已而命坐賜茶撒御前金蓮燭送歸院風在翰林國以言語文章規切時政畢仲游與之書曰近世文章不特出入經史而已者爲高言其形于詩歌贊于歐論序記著于碑銘者亦語言相似今如畏于口而未畏于文是其所畏者小而所不畏者大也若君之事矣官非東官職非御史而好非是人能身編識以游其間始猶掩石而救崩也軾不能從

孔子後衍聖公若蒙爲奉聖公不領他職添給田百畝世襲封外餘均賜族人賜國子監書立學官以滿其子弟從孔道輔之言也○十一月以呂大防爲中書侍郎劉摯爲尚書右丞大防蜀人以比呂誨劉摯晉絳人以比呂公著

水擊爲中丞數月彈劾多所貶黜百僚敬憚時人以比呂誨劉拯嘗與同列奏事論及人才摯曰人才難得能否不一性忠實而材識有餘上也才識不遽而忠實有餘次也有才而難保可藉以集事又其次也懷邪觀望隨時改變此小人也太后及帝曰卿能如此用人則國家何憂○以范鎮爲門下侍郎鎮雅不欲起從孫祖禹亦勸止之遂固辭不拜曰凡吾所欲爲者君以銀青光祿大夫再致仕封蜀郡公鎮清白坦夷遇人必以誠恭儉慎默口不言人過臨大節次大議色和而語莊雖在萬衆前無所屈爲於行義其學本六經口不道佛老中韓之說契丹高麗皆傳誦其文天下稱之曰范景仁鑄司馬君實不敢有所輕重焉援薦居前不敢令人輕居後不能令人斬言無所輕重也元思濟斯民任天

下之重而鎮凝然如山確乎其不可拔使之易地則皆然也

丁卯二年 是年大安三年○夏崇宗正月禁科舉用王氏經義字說 舊唐書曰貞觀天義治平元年 元顧天義治平元年 子之時科舉罷詞賦自乙卯至今十二年專用王安石經義且雜以釋氏之說凡士子自一語以上非安石新義不得用學者至不誦正經唯藉安石之書以干進精熟者輒上第故科舉蓋弊呂公著當國始請禁主司不得以老莊書命題舉子不得以申韓佛書爲與經義參用古今諸儒說毋得專取王氏尋又禁毋得引用王氏字說 新唐書曰取科所謂學者貫習爲者也今呂公復爲禁正那 謂若義兼韓而得蘇合也當時舉者一何牟焉 同解科目安石經義字說不能問會穿鑿抑且流入釋老當時主司所取士學者資乃造身何異掃學淫詞之害乎又而成習漫不知非蓋不作於其心害於其事害於其政者幾希今科舉革罷則可以大快神人之憤矣

三月程頤詣闕崇政延和殿講讀慢上疏曰臣近言邇英漸熟只乞就崇政延和殿聞給事中顧臨以延和講讀爲不可臣料臨之意不

陽府○七月韓維罷○罷崇政殿說書程頤頤在經筵每進講色甚莊繼以諷諫然多用古禮納日頤在經筵以禮法自持蘇軾謂其不近人情深嫉之每加玩侮万司馬光之卒也百官方有慶禮事畢欲往吊頤不可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或曰不言歌則不哭軾曰此枉死市汉孫通制此禮也頤怒二人遂成隙於是頤門人右司諫賈易左正言朱光庭等不能平劾軾館職策問誘訕軾因令補郡殿中侍御史呂陶言臺諫當狗至公不可假借事權以報私隙遂置不問於是御史中丞胡宗愈左諫議大夫孔文仲給事中顧臨建章力詆頤不宜在經筵會帝患瘡疹不出願請宰相問曰帝不御殿知否曰不知曰上疾而宰相不知可為寒心翌日呂公著等以瘡言奏遂請問疾帝不悅乃罷出管勾西京國子監時呂公著獨當國羣賢咸在朝不能不以類相從遂有洛蜀朔黨朔黨之語洛黨以頤為首而涑庭賈易為輔

為首而呂陶等為輔朔黨以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為首而吏部尚書韓忠彥為之魁樞密院事范純仁為之冠蜀黨以蘇軾為首而呂陶等為輔朔黨以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為首而吏部尚書韓忠彥為之魁樞密院事范純仁為之冠蜀黨以蘇軾為首而呂陶等為輔

朔息矣因撰君子無黨論以進

論定之日漢之衰也李膺范滂等合為一黨在位者惡之善者非賢而在黨中者惡也李德裕牛僧孺等分為二黨以相傾拳於富貴之塗李殿牛勞而考其歸皆不足謂之賢宋之將衰也其初亦分為二黨燾豐作新法王安石為魁元祐指揮新法司馬光為魁光之黨賢而安石之黨非賢及光被而其同黨又自分為三朔黨洛黨蜀黨徐考其被朔之得黨名者劉摯等所指之地相同而史前新舊所守之職相近而議論協合自為黨而不與他黨相攻擊若乃洛黨之以頤為首者論述講則徹坐見哲宗戲折柳枝則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指折便往吊則拒於歌哭同刀如此之類見疑於人以致為其所攻擊而願未嘗報復也門人代為報復是以有黨之名雖若乃蜀黨之以軾為首則異於是軾少年登制科一也高才雄文二也況帝同為美官三也於古人所謂

能右可謂賢易不聽變亦能聽謂之所誠純仁言而時易幼呂陶薦試兄弟詳使文彥博范純仁太后怒欲峻責易呂公著解之乃止能知微州公將退諫同列曰諫官所言未論得失願王上方當於春秋盛時有遵謀惑上心者正賴左右力諫不可使人主輕厭言者呂大防劉摯王存私頗而樊曰呂公可謂仁者之勇

戊辰三年〇夏范正月復置廣惠倉哲宗恩及無告原請有志于民者也

〇四月以呂公著爲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宋興以來以三公平章軍國事者四人而公著與父夷簡居其二其二人文彥博王曰世美其榮鴻禧丞相

常安民聆公著嘗曰善觀天下之勢猶良醫之視疾方安寧無事之時語人曰其後必將有大憂則衆必駭笑惟識微見幾之士然後能知其漸故不憂於可憂而憂之於無足憂者至憂也今日天下之勢可爲大憂難登進忠良而不能援至海內之英才使皆萃於朝以

爲難陳恭甫武協心同力選用呂賢天下想望大平然辛死曹節之手遂成黨錮之禍張東之五王中興唐室以謂慶流萬世及武二思一得志孛於寘移禍沒凡此者皆前世已然之禍也今用賢如倚孤棟扳士如轉巨石雖有奇特瑰卓之才不得一行其志甚可嘆也掘虎負嵎莫之敢攖而卒爲人所勝者人衆而虎寡也故以十人而制一虎則人勝以一人而制千虎則虎勝奈何以數十人而制千虎乎今忿忿已積一發其害必大可不爲大憂乎公著得書默然

許洛[illegible]公著復還洛公相而盡廢原豐之法原豐之小人翻多在朝純仁因例言國初諸老皆安民所以有慈季祖之德也公著當整前車之覆擇小人而遠之援正士而用之宜不安矣前得而公著正士安民蓋其人也援引安民以結天下之正士應亦可賴加進

[illegible]然小人屬有鳥援之論何耶

以呂大防范純仁爲尚書左右僕射孫固爲門下侍郎劉摯爲中書侍郎王存知樞密院事大防朴厚純仁寬以博大門上意忠厚事主風節賢同心戮力太后後盡心委之故元祐之治比隆慶曆哲宗雖力起純仁憲之會石諫議人夫王觀以劾宗愈遣君子無黨論惡之因疏宗愈不可執政太后大怒純仁與文彥博呂公著辨於簾前太后意未解純仁曰朝廷本無黨但善惡邪正各以類分彥博公著皆累朝舊人豈容雷同罔上昔先

臣趙鼎嘗言前輔引用朋黨論上之然竟出觀知潤州而宗愈若位如故〇九月衆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〇閏十一月前

己巳四年〇夏乾二月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呂公著卒年七十二太皇太后見輔臣泣曰邦國不幸司馬相公既亡呂司徒復逝痛閔久之帝亦悲感即詣其家臨奠贈太師中國公謚正獻公日幼講學即以治心養性爲本平居無疾言遽色於辭利紛華泊然無所好其謙虛深致學宏而學務遇事善決苟便於國不以私利害動其心與人交出於至誠好德樂善見士大夫人物爲意者必問其所知與其所聞參互考實以達于上所議政事搏來衆善乃爲善至所當守則毅然不可回奪神宗嘗言其於人材不欺如權衡之稱物尤能避遠察迹不以知人自處王安石博辯駭辭人莫敢與元公旁獨以精識約言服之王安石嘗曰祖吝每不自勝一詣長者即厭其敬卑如此〇三月胡宗愈免右正言劉安世等論之也〇翰林學士蘇軾乞罷許之〇四月定科舉法分經義詩賦爲兩科以試士罷明法

人主正心脩身之要又言蔡京非端良之士不宜學長〇安置光前朝蔡確于新州確圖小人前既貶黜茲因吳處厚之私忿復安置新州以懲狡不明之過宜哉大臣亦失忠厚之道矣故宋論之不以罪也確失勢日久遂懷怨望在安州安府宜游車蓋之中書在德安賦詩十章其詩云矯矯名臣郝甑山忠言直節動人主正心修身之要西北一隅知何處葉公好龍〇葉高宗上元中以疾欲遜位武后觀山公郝處俊侍之不能諫也知漢陽軍今漢陽府吳處厚以為諂諛且論其用郝處俊上元間諫高宗欲傳位武后事指斥東朝上之中書東朝指太后郝處俊安陸人唐貞觀中進士舉文學為觀山公上元中以諫高宗觀稱及諫立武后為册議所直武后忌此路到此十年之以操履無於是臺諫不論之不置執政議寘于法范純仁王存以為不可文彥博欲貶確嶺表純仁謂呂大防曰此路自乾興以來刑棘近七十年吾輩開之恐召不免乃貶確安置新州今肇慶府新興縣純仁王存言于太皇太后曰聖朝宜務寬厚不可以言語文字之間寘誅大臣今舉動宜為將來法此事其不可開端也不聽確至新州未幾卒

君子愚忠於朝

宋論之書安置不書所坐以確失勢也

人材敦厚風俗也至足遂龍之未幾詔御集入份試賦詩論二題崇儒重已人材者致治之利器經義乃造就人材之公器也以公器而成就人材豈人材之用規矩繩墨以正揉材也乃若安石以私學

學不足為治亂

人材教治之利器

求其材之成也可乎哉

五月以范祖禹為右諫議大夫兼侍講

諫議講官乃天下治亂所繫范祖禹為侍講兼侍講雖文無美辭祖禹博古通今議論正大兼侍講之職表

右諫議大夫兼侍講表

日治亂如好學則天下君子欣慕願立於朝以直道事陛下輔佐德業而致太平不學則小人皆動其心務為邪諂以干富貴又上疏論

君子愚忠於朝

人主正心脩身之要又言蔡京非端良之士不宜學長〇安置光前朝蔡確于新州確圖小人前既貶黜茲因吳處厚之私忿復安置新州以懲狡不明之過宜哉大臣亦失忠厚之道矣故宋論之不以罪也確失勢日久遂懷怨望在安州安府宜游車蓋之中書在德安賦詩十章其詩云矯矯名臣郝甑山忠言直節動人主正心修身之要西北一隅知何處葉公好龍〇葉高宗上元中以疾欲遜位武后觀山公郝處俊侍之不能諫也知漢陽軍今漢陽府吳處厚以為諂諛且論其用郝處俊上元間諫高宗欲傳位武后事指斥東朝上之中書東朝指太后郝處俊安陸人唐貞觀中進士舉文學為觀山公上元中以諫高宗觀稱及諫立武后為册議所直武后忌此路到此十年之以操履無於是臺諫不論之不置執政議寘于法范純仁王存以為不可文彥博欲貶確嶺表純仁謂呂大防曰此路自乾興以來刑棘近七十年吾輩開之恐召不免乃貶確安置新州今肇慶府新興縣純仁王存言于太皇太后曰聖朝宜務寬厚不可以言語文字之間寘誅大臣今舉動宜為將來法此事其不可開端也不聽確至新州未幾卒

〇六月范純仁王存罷吳處厚

純仁當確純仁亦力救

政元年知潁昌府存罷政事知潁昌府

純仁當確純仁亦力救

以翰林學士知制誥同知樞密院事

翰林學士知制誥表

同知樞密院事

范純禮者范祖禹之弟世謂勤進德愛身又乞太皇太后保護聖躬言甚切至太皇太后曰乳媪

乳媪者以哺乳養育之人

勤進德愛身又乞太皇太后保護聖躬言甚切至太皇太后曰乳媪

以翰林學士知制誥同知樞密院事韓琦薨哲宗臨喪成服

韓琦薨哲宗臨喪成服

大臣同心協力
或外不知而同異之論人皆以為然
以愛親之心愛其君
孫公之德論奏命相論
豪和欲用邪佞
蘇轍以文學自負
王安石與王詵結
三月以韓忠彥同知樞密院事蘇頌為尚書左丞忠彥曾孫
許將論事不合俱求罷政敵中侍御史上官均言大臣之任同心協
成廟堂之上當務協諧使中外之人灼然不知有同異之迹若脾性
然辨論不顧事體何以觀視百僚竚命等雖有辨論之失然事皆緣
公無顯惡大過望令就職太后從之○四月知樞密院事孫固辛固
宅心純粹不喜騎亢與人居久而益信故更歷險夷而不為人所疾
害嘗曰人當以聖賢為師一節之士不足學也又曰以愛親之心愛
其君則無不盡矣傳善命言司馬公之清節孫公之淳德蓋頗類不
言而信者也世以為確論○以蘇轍為御史中丞時熙豐舊臣爭起
邪說以搖在位大臣為自全計呂大防范純仁二相尤畏之欲稍引
用其黨以平風忿謂之調停[小]蘇[字]兩全太后疑不決轍面斥其非復上疏
曰君子小人勢同水炭同事必爭一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何

劉向戒成帝論
諫親信何
者小人貪利忍耻擊之則難去君子潔身重義沮之則引退此輩若
這必將成害讓人漸復舊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禍恭不足言所惜者
社稷耳之病則天下幸甚疏入太皇太后曰轍疑吾君臣兼用邪正其
言極有理調停之說遂已
辛未六年 遼大安七年○夏 二月以劉摯為尚書右僕射蘇轍為右
天祐民安元年
承王巖叟教書樞密院事轍除命既下右司諫楊康國奏曰轍之兄
弟謂其無文學則非也蹈道則未也其學乃學為儀秦者也其文章
務巇辯奸作為縱橫抑闔無安靜理陛下若悅蘇轍文學而用之不
疑是又用一安石也轍以文學自負而剛很好勝則與安石無異不
兼納諫從善務合人心所以朝廷清明天下安靜願信之勿疑守之

勿失復進言于帝曰陛下今日聖學當深辨邪正正人在朝則朝廷
安邪人一進便有不安之象非謂一夫能然蓋其類應之者衆上下
蔽蒙不覺養成禍胎爾又曰或問有以君子小人參用之說者陛下
者不知果有之否此乃深誤陛下也自古君子小人無參用之理聖
人但云君子在內小人在外則泰君子在外小人在內則否小人既
進君子必引類而去若君子與小人競進則危亡之基也兩言深然
之○以蘇轍為翰林學士承旨○三月呂大防上神宗實錄[史]范祖禹
等所修也
異各求罷
[正]呂大臣以道事君當可否相濟以共成國家之事若所見
各有不同相與商量必指歸趨而後已政不必真出於己也
宋世賢士君子議論異同即便求去當國家無事之時猶之可也
及宗社存亡在乎此際猶以所主不同務身求去譬如行舟二
七帆一主檣一主篙等人緩主帆者之言則主檣篙者即急主
不顧等其舟覆以次溺亡言之不痛不知舟覆覆矣吾身能免乎宋

[小]士大夫之見終不能為國乎
為已乎人臣事君苟不宜如此也
十月帝歸國子監釋奠于孔子[小]釋奠者釋菜也或曰釋奠也後
上丁者下陰火也大象文教宣明行奠一獻再拜聽祭酒讀祝講無
逸終篇乃還或曰祖宗視學必有賜命金帛之賚後日何可繼也聞者
乃服○建小學于京師○翰林學士承旨蘇軾罷初軾以論事為衆
所忌趙挺之王覿攻之遂出知杭州未幾召還侍御史賈易復劾軾
元豐末在揚州閉先帝厥代作詩及草呂惠卿制皆誹怨先帝無人
臣禮御史中丞趙君錫亦繼言之太后怒飛易與若錫呂大防請併
軾兩罷乃出軾知潁州詩改知揚州○十一月罷劉摯知鄆州劉摯之罷
防同位國家大事多決於大防摯進退士大夫實執其柄然持心少

[illegible]於去就竟爲朋說奇中遂與大防有隙遂能知[illegible]清事中來
光庭駁之曰擊忠義旨爲朝廷擢之大位一旦以媚而罷天下不見其過言者以光庭爲當亦罷知亳州○行視天曆○中書侍郎傅堯俞命卒謚獻肅堯俞重厚寡言遇人不設城府人不恐欺論事若前多無回隱與人言不復有疑異色素與王安石善熙寧初自知盧州入京時方行新法安石謂之曰卑朝紛紛俟君來久矣將以待制諫院處君堯俞曰新法世以爲不便誠如是當極論之安石知遂不用司馬光嘗謂鄧綰曰君直勇三德人所難兼君於欽之(欽敬也)綰曰欽之清而不耀直而不激剪而能溫是爲難耳及宰太后謂輔臣曰傅堯俞清直一節始終不變金玉君子也方倚以爲相遽至是乎

(史臣斷曰正直之士多務矯激此所以被讒獨綰身名俱全也予觀王荊公固趙清獻傅堯俞皆善安石及其論新法皆以正直忤之及元祐貶斥小人則又從寬不肯矯激太甚先處事平循此道故於元祐諸臣中身名俱全史以四公同傳其知人知檢也歟)

詳訂世史類編卷三十八 十一 代編 宋哲宗 十七 毓秀齋重鐫

壬申七年○遼大安八年○夏三月以程頤直秘閣判西京國子監(頤)辭遂差管勾崇福宮(觀名音紙支)擬除判登聞鼓院蘇轍進曰頤入朝恐不肯靜太皇太后統之故改是命范祖禹言願徑術行義天下共知但草茅之人未習朝廷事則有之寧有他故如言者所指哉乞召勳講必有補聖德○四月立孟氏爲皇后后洛州人馬軍都虞候元之孫閤門祗候(候伺也)之女

時帝年益壯太皇太后歷選世家女百餘入宮至是謂執政曰孟氏女能執婦道宜正位中宮命呂大防爲皇后六禮使(六禮謂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冊爲皇后因語帝曰得賢內助非細事也既而嘆曰斯人賢淑惜[illegible]薄耳其日國有事變必此人當之○六月以蘇頌爲尚書右僕射(頌字子容泉州人)中書侍郎(頌器局宏遠以禮出自持爲相)以蘇轍爲門下侍郎(轍自負經濟之才)原憲(憲魯之貧士)蘇轍爲門下侍郎韓忠彥曰轍進說論有考古者救弊之意然大抵文人之論多務高遠而不適於用臣恐功生事議

小人不可不盡去而熙豐之法則其善者不可盡變者稱情而緩役之法去多取之弊而度差役之所宜獨不可參倂而爲可罷而復甲之法因其已成救閑以省兵費猶不可乎新得宜去熙豐之舊人獨務盡去熙豐之舊法所以激而爲紹聖以後之禍也

十月帝年十八始親政詔內侍劉瑗等十中外洶洶人懷顧望在位者畏懼不敢發言翰林學士范祖禹上疏其畧曰陛下方攬庶政延見羣臣今日乃宋室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機生民休戚之端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可不畏哉太皇內奉大策擁立陛下斥逐邪佞僅九年之間雖德澤深于天下然小人怨者多矣今必有小人進言曰太皇不當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此離間之言不可聽也陛下初立上書言法不便者萬數太皇因人心之欲改與陛下同改之非以己之私而改也既改其法則作法之人及主其法者有罪當逐亦以衆言逐之皆上負先帝下負天下皆

也惟陛下清心察理敢以妄言進者痛懲一人以警羣慮則皆然無事矣若捐入其言則妄言繼進萬一追報之禍少有不至於太皇聖德無損而於陛下孝道有虧故不可不讖防之此等既上悞先帝今又欲悞陛下天下之事豈堪小人再壞邪時蘇軾方貶疏將誅及見祖禹奏曰經世之文也遂附名同進而毀已草疏入不報會有旨召內侍劉瑗等十人復職祖禹又諫曰陛下親政未聞訪一賢臣而召內侍四海必謂陛下私於近習不可弗聽范祖禹二公之議所召乃先內侍四海必謂陛下私於近習不可弗聽范祖禹二公之議而忠賢日月也哲宗不能信用消蔽厥后羣小簧惑聽人說讒知二公忠賢而忠賢日月也哲宗不能信用消蔽厥后羣小簧惑聽人說讒知宗者皆斯人有以啟之也書曰啓迪後人詩曰貽厥孫謀有月徵諸古而不可徵諸今者不可○十二月范純仁乞罷政不許初宮仁太后寢疾純仁不懈

曰卿父仲淹可謂忠臣在明肅劉后垂簾時唯勸明肅盡母道明肅上賓唯勸仁宗盡子道卿當倣之純仁泣曰敢不盡忠及帝親政純仁乞去位帝語呂大防曰純仁有時望不宜去可爲朕留之且趨入

親將會羣小力排太后時事純仁奏曰太皇保祐聖躬功烈誠心感明共鑒議者不恤國是一何薄哉因以仁宗莹主言明肅垂簾時事謂書上之日望陛下稽倣而行以誠薄俗帝不納○端明殿侍講學士蘇軾乞罷許之○楊畏上疏乞紹述先政初呂大防得畏敢言且先容納畏助己意超遷兵爲禮部侍郎畏首叛大防謂遊雖元祐心在

上言神宗更法以垂萬世之早請求以成紹述之道帝即詢以故臣孰可召用畏即疏章惇安燾呂惠卿鄧溫甫李清臣等行義各加題品且言神宗建立法度之意與王安石學術之美乞召惇爲相帝深納之楊畏首叛大防首倡紹述首薦章惇等紹聖之禍當以楊畏之爲罪首然畏薦惇未幾即叛惇而被斥故本傳謂其進於元豐顯於元祐遷於紹聖天下目爲三變其術危反覆固宜不夠當時雖曾布蔡卞之哲猶不及厥共行也

甲戌紹聖元年○夏二月以李清臣爲中書侍郎鄧溫甫爲尚書右丞龍圖文武之道以開紹述故有是命范純仁以時用

大臣皆從中出言于帝曰陛下親政之初四方拭目以觀天下治亂實本於此舜舉皐陶不仁者遠縱未能如古人亦須極天下之選帝不納○二月壬申朔日有食之雲霧不辨不盡如鉤

(臣)曜山曰嗚呼宜仁后崩帝始親政祖禹之疏不報楊畏之言即入宋朝治亂興亡之幾於此乎聲人學要於下天象應于上天人之理昭著如是天豈虛哉不是過說

呂大防能大防立朝挺挺進退百官不可干以私不市恩嫁怨以邀譽執政八年終始如一宜仁后時遲乞避位后曰上富于春秋公未可即去少須歲月吾亦就東朝矣及后崩殿中侍御史來之邵道探時旨劾大防而大防亦自求去帝從之○衆進士于集英殿蘇軾罷時試進士李清臣策曰今復詞賦之選而士不知勸能常乎之官而農不加富可乎夢之說雖而役法病或東或北之論異而河患滋賜士以柔遠也而蕃羌之患未弭勉利以便民也而商賈之路

不通夫可則因否則革惟當之爲貴聖人亦何有必焉其意蓋繫元祐之政也蘇轍諫曰伏見累頃歷訪近歲行事有紹復慶曆之意臣謂先帝設施蓋有百世不可改者元祐以來上下奉行未嘗失墜至于事或失當何世無之父作于前子救于後前後相濟此則聖人之孝也陛下若輕變九年已行之事擢任累歲不用之人懷私忿而以先帝爲辭大事去矣帝攬奏大怒范純仁力救竟落職出知汝州○翰林學士范祖禹乞罷許之時帝欲相章惇祖禹言惇不可用帝不悅祖禹遂乞一郡乃知陝州祖禹在邇英守經據正獻納尤多每當講前夕必正衣冠如在上前命子弟先按講其說開列古義參之時事言簡而當無一長語義理明白藂然成文蘇軾稱爲講官第一○以張商英爲右正言商英獻元祐諸臣罪極力詆之且論內侍陳衍以搆宣仁后至此爲呂武云○四月貶知定州蘇軾知英州○詔改元之詔說以紹述爲美談故改元祐爲紹聖意以新法爲聖而務變之何曾布上疏請復先帝政事且乞改元以順天意從之

詳訂世史類編卷三十八　十一代編　宋哲宗　二十　毓秀齋重鐫

詳訂世史類編卷三十八　十一代編　宋哲宗　二十一　毓秀齋重鐫

詔曰宣仁之賢遠過明肅哲宗之才不及仁宗仁宗不敢改明肅之政于三年之後哲宗乃敢改宣仁之政于親政之初此景祐所以日趨于治而紹聖所以日趨于亂也然不能改其政而又改其元蓋以元祐之治出于宣仁而改之以自異若恐元祐之累之也安知紹聖之治乃不逮之而人反稱于元祐歟

以王安石配享神宗廟庭○以章惇爲尚書左僕射惇專以紹述爲國是遂引其黨蔡卞林希張商英黃履來之邵周秩上官均等布要地任言責恊謀朋姦報復仇怨惇之被召也通判陳瓘貽書從中道謂之惇聞璩名邀廣同載璩冊論當世之務璩回天子待公爲政何先下之望惇曰光不務繼先烈而大改成緒誤國如此非姦邪而何瓘曰不察其心徒論其迹則不爲無罪者指爲姦邪又復改作則誤國

持中道而以致治惇惟知紹述而不知其他

亦其矣爲今之計惟治朋黨持中道庶可以救弊惇不悅

其名徵請其所訪以世務璩曰請以所乘舟出嶺編置其可行乎或曰其編一也將默良久曰司馬光姦邪所當先辨璩曰用人論事公出此猶欲中立以盡右也果然將大下之望○齊物惇之論亦無自跡矣惜乎惇不足以語此

王敏仲甫曰安石秉政未嘗無小人然鄭君子正論相繼乎其間故國脈民彝猶有所賴自蔡以經以惇作姦邪遂其久鉗思奮怪之毒國柄一入其手則窠逕追股無所不用其極矣然余猶怪之漢唐小人得志不過在竊權竊賄之間而宋之小人則特欲乘國釁改制度起邊功流毒于天下一可怪也漢唐小人安心爲不善而其言亦直以爲利爾矣而宋之小人必飾僞會經義比跡聖人言利則宗周官鄙迭則主大孝使人主意之終身不悟二可怪也洪唐小人不過當權之日以勢力壓使人或從之非必心相比也宋之姦臣乃能心乎意結率數十相比方元祐之未意卿章惇曾遠竄在外猶能以吳說搆朝廷圖宮禁一人得手即及衆之間排山倒海而成其勢三可怪也爲所君權不立則君子務爲自完而利法大弛務爲自完則危機莫回邪黨以至于亡也豈不大可哀也哉

召蔡京爲戶部尚書以林希爲中書舍人章惇欲使衛與青詰送舜

林希卿章子厚

舉世爲黨者法度所以不得立大公論

于元祐請臣且許以爲執政希又不得志請甘心焉凡元祐名臣聚黜之制皆希爲之及其醜詆至以老姦禍國之語陰斥宣仁讀者無不憤歎一日草制能擲筆于地曰寧名節矣○復免役法○以蔡卞爲國史脩撰卞安石壻也○閏月貶吏部尚書彭汝礪知江州言者謂其附會劉摯也汝礪將行帝問所欲言對曰陛下今所復者其改不能無是非其人不能無賢不肖改惟其是則無不善人惟其賢則無不得矣至鄧數月而卒○能十科舉士法○五月詔進士專習經義○罷制科置宏詞科○劉奉世罷奉世敞之子也爲人簡重有法度常云家世惟知事君內省不愧恃士大夫公論而已得喪常理也聲如實者加人雖善譽生者不能無病正須安以處之以章惇用事力乞外乃出知成德軍○安置知英州蘇軾于惠州○七月追奪元祐宰執司馬光等贈謚貶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官詔諭天下將臺

諫黃履張商英等交章論光等變更先朝之法壞道逆理章惇蔡卞請發光公指家斂棺暴施帝悶許將將對曰此非盛德事也帝乃止乃下詔曰大臣朋黨司馬光以下各以輕重議罰其布告天下俾悉不問議者亦勿復言○壬辰詔子曰卿言是也朕初即位之時亦嘗有此意但以事有不便故不為耳今已行之數年人情大定朕意已決卿勿復言○甲午詔曰朕觀前世人主初即位多改父之政以收人心朕則不然凡先帝之政合於理者雖百世可行不合於理雖朝改夕革其條目具載於後庶幾永為遵守以稱朕意○乙未

子敦請駙馬都尉奉世等以下三十人有差大防行至虔州辛天下情之既而蘇軾自惠州徙昌化軍（屬儋州）范祖禹自賀州徙賓州（屬柳州）劉安世自英州徙高州（屬雷）陳純仁因疾失明聞命怡然就道或謂純仁曰七十之年兩目俱喪萬里之行豈其欲哉但區區之愛君有懷不盡若避窮名之嫌則無為善之路矣諸子欲以與司馬光議役法不同為請冀得免行純仁曰吾用君實薦以致宰相昔同朝論事不合則可改辟以為今日之言則不可也有愧心而生不若無愧心而死其子乃止每戒子弟不可小有不平問諸子怨亭悼必怒止之及在道聞薨于江純仁表盡瘞顧諸子曰此豈亭悼為之哉○既太師致仕文彥博為太子少保是歲辛十二彥博遠事四朝任將相五十年名聞四夷雖窮極富貴而平居接物謙下尊儒樂善如恐不及立朝端重公忠直諒臨事果斷有大臣風功成退居朝野倚重

（公名開四夷聖朝有大臣風）（宋興生不逢辰幸際聖君）（君實學術）

（宋朝治道遠過唐虞）（宋朝治道遠過唐虞）

（宋朝家法遠過唐虞其治何如）（宋家兵制亦善）

（公名開四夷聖朝有大臣風）

馬（疏宋吉彦陳肯邇）○閏月以許將為中書侍郎特章惇蔡卞同（恩朋附司馬光攻貶）辭罷繼貶諸元祐諸臣欲舉漢唐故事誅戮黨人帝以問將將對曰二代固有之但祖宗以來未嘗輕戮大臣也帝深然之元祐中帝御邇英殿呂大防等進曰祖宗家法甚多所立最善自古人主事母后者朝夕見自期祖宗以來事母后皆朝夕見此事親之法也前代大長公主用臣妾之禮仁宗以妹事姑此事長之法也前代宮闈多不肅本朝宮禁嚴肅此治內之法也前代外戚多預政事本朝母后之族皆不預事此待外戚之法也前代人君雖在宮禁出則入輦御宗皆步自內門出御後殿此勤身之法也前代人主在禁中冠服奇異祖宗以來無易必以禮此尚儉之法也前代多降於用刑惟本朝臣下有罪止于罷黜此寬仁之法也此皆祖宗家法所以致太平者陛下不須遵法前代為大下帝深然之○三月蹇序辰請編類元祐宰相司馬光等章疏從之先是章惇議建呂升卿等察訪嶺南將盡殺流人帝曰朕遵禰宗遺志未嘗殺戮士大臣其祥不治惇志不快於是蹇序辰請編光等文屢詆虔禰泰事蔑棄義字一拾附著籍悉不遵由是縉紳之士無

（宋興生不逢辰幸際聖君）（君實學術）

（公名開四夷聖朝有大臣風）

（宋朝治道遠過唐虞）（宋朝治道遠過唐虞）

（宋朝家法遠過唐虞其治何如）（宋家兵制亦善）

（公名開四夷聖朝有大臣風）

（武入興屋）

（聖人之學得於天性）（聖人之學得於天性）

（程顥妻自於語）

（蓼虫戚於四海由是觀之君側之賊非辨而誰）

士引神宗所製序文以問於是卓自駁舉謂譯曰神考少年之文爾瓘曰聖人之學得於天性豈有少長之異卓自議遂以為蔡卞乃容令學中置板高閣不敢議改矣○知潤州章楶城平夏夏人神衆來築擊敗之二旬二日城成賜名平夏城靈平寨章惇因請絕夏人歲賜命治邊諸路相繼城要害進拓境土凡五十餘所○四月追貶元豐宰相王珪及司馬光呂公著為司戶參軍○貶朝議大夫致仕韓維為崇信軍節度副使端午辛以其朋附司馬光也○七月火入輿鬼太史奏云主賊在君側此入月昏見西方

宋史顧曰天道之不遠於人也如此夫拔火入輿星乃賊在君側之兆今章惇朋奸用事危人家國天安得不為乘象以明之哉第聖德英後如惠斯禁惇固非人然當時位居權要因緣擊利諂足以蔽君後足以蠹國者莫如惇造始惇興確等深為結納垂庭致寄內邊定策之功外連遼好之奏鈎離拔不已稽破無窮然詳元祐舊臣親蒞宣仁聖德廢禁賢后援立幸如置部隸於掖庭

（聖人之學得於天性）

（聖人之學得於天性）

（武入興屋）

（程顥妻自於語）

（蓼虫戚於四海由是觀之君側之賊非辨而誰）

十一月編管元祐講官程頤於涪州頤時放歸田里帝一日與輔臣語及元祐政事曰程頤妄自尊大經筵多不遜於是言者及而頤與司馬光同惡相濟朋籍貶涪○復立市易務○十二月刻摯卒于新州

戊寅元符元年（遼壽隆四年○夏正月得秦璽于咸陽（咸陽縣民段義於河南時舍得古玉印有光照室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上之諫帝京等辨驗帝以為實璽遂命曰天授傳國受命寶隨國貢帝喜天書之妄為遂有大中祥符之號皆帝之過有元符之名乃人臣位秦璽于咸紀元其所由來漸矣後世不知其義遂因襲焉元以為令與何其謬哉○唐義曰秦璽之文如此宜其長久何至二世而亡假令真玉智者之所不寶況偽乎善乎王珪論對楚曰在德不在物）

（秦璽文如此宜其長久何至二世而亡）

（秦璽于咸紀元其所由來漸矣後世不知其義遂因襲焉元以為令與何其謬哉）

（秦璽不在璽）

（秦璽文如此宜其長久何至二世而亡）

（秦璽于咸紀元其所由來漸矣後世不知其義遂因襲焉元以為令與何其謬哉）

（秦璽不在璽）

劉定之曰秦始皇以和氏盤田玉製璽六面五方篆籀李斯謂文篆刻之于璽降前獻漢祖漢高帝常佩之王莽篡位元后印不肯與後乃出投階砌碎角缺書卓之亂帝避出走失璽掠堅澤於城南魏宮井中哀帝拘董賢得以稱帝新莽璽佩演傳鼠鼬刻骨除曰大疑受漢傳國之璽疑傳于晉愍帝失位璽歸劉聰聰死傳曜石勒勒死取璽南嗣慕石氏璽歸于鄴冉閔亂棄璽于

（秦璽文如此宜其長久何至二世而亡）

（秦璽于咸紀元其所由來漸矣後世不知其義遂因襲焉元以為令與何其謬哉）

（秦璽不在璽）

梁燾于孫子舒雨進士及第簽判寧上事自京觀承執政故治同文
詔獄極意羅織元祐諸賢陰而智布思京密言于帝曰禁卞備位
丞輔宗不可以同升遂止進永日京布由是有隙○章惇參卞請追
廢宣仁聖烈高皇后帝不許先是惇卞恐元祐舊臣一日復起結內
侍梁惟簡為助媒孽宣仁常欲危帝之事自作誥書請廢宣仁為庶人
皇太后方宴閒之就泣謂帝曰吾日侍宗慶天日在上此語易從出
且帝必如此亦何有於我帝感悟取惇卞奏疏燭焚之明日惇卞再
具狀堅請帝曰卿等不欲朕入英宗廟乎抵其奏于地事得寢○五
月受天授傳國受命寶於大慶殿赦六月改元 玉孫瀧對從子曰在
寶改元不知在○七月丹寧范祖禹劉安世于化惇州祖禹尋卒初
且帝必如此亦何有於我帝感悟取惇卞奏疏燭焚之明日惇卞再
具狀堅請帝曰卿等不欲朕入英宗廟乎抵其奏于地事得寢○五
月受天授傳國受命寶於大慶殿赦六月改元 玉孫瀧對從子曰在
寶改元不知在○七月丹寧范祖禹劉安世于化惇州祖禹尋卒初

勸講論諫不啻六十萬言開陳治道辨釋事宜予易明白剛直感動
雖貴誼陸贄不是過也
己亥 遼寧隆五年 宋元符二年 九月子茂生立其母賢妃劉氏為皇后冠告正言
鄒浩于新州初浩嘗勸章惇不忠慢上之罪未報而劉后立浩上疏
言賢妃與孟后爭寵而孟后廢今乃立之殊累聖德之追停冊謚帝
曰此祖宗故事豈獨朕耶蓋指真宗立劉德妃也浩對曰祖宗大德
可法者多矣陛下不法此而法其小疵即前變色揚言曰陛下
若有所思即行于外明日章惇疏其狂妄遂除名勒停籍家貧新州初
惇深因書議論謀慨與浩以氣節相激厲及劉后立書謂人曰志完
便志完隱默官京師過來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
哉願君無以此累自清士所宜為者未止此也浩茫然自失謝曰君
此者子于離有親然移孝為忠亦太夫人素志也及浩南遷人莫敢
顧何欽交遊饋與浩浩裝往來經理且慰安其母遷者以聞諫官評
獄案為之懼同居之妥如御史論之回曰實嘗預謀不敢欺也通論
浩所上章幾二十言獄上除名停廢同即徙步出都門行數十里其
子追及問以家事不答又有曾誕者嘗二以書勸浩論劉后事浩不
報及浩廢誕作玉山主人對客問以識浩不能力諫孟后之廢而俟
朝廷過舉乃言為不知幾云
張時泰曰嗚呼哲宗無罪廢正后而夫婦之道絕有過逐諫官而
君臣之道亂則大禍絕矣然後汴來溢于涉瀆誰其尸之繼鄭
正言孤忠疏論簡用人所難能也惜其不諫於廢后之時而諫於立
劉之日此乃功之所以難為而勇之所以易招歟
門制浙日章惇相繼大節既虧衆論公有駁焉若鄧紹其
不忠之罪未報而即謀帝立劉以攀龍折臣人所難言是謂百忠

帝此何除諫官入自其母母號以盡忠果如母命是謂君子子
貴田書汪回曾謂文靜切謂道義成此忠孝是謂古良臣可令汪
無愧矣乎

安惇言陛下未親政時簒臣竄逐所用皆非邪黨者惟元祐爲然今天下悉
惡先朝收恩私室請看詳元祐事以理事從之出是出紹聖之令素序及

二帝之治

元祐之政盡變元豐之政

元祐之臣不能遠過元豐之臣

元祐之臣不能遠過元豐之臣

治亂安危所繫

何爲不可復用

陳瓘論列是

公可謂不負矣

似非明兵太后納之自是忠直

元祐之臣盡變元豐之政

元祐之臣不能遠過元豐之臣

治亂安危所繫

何爲不可復用

陳瓘論列是

公可謂不負矣

紀紹聖之初而追貶之

既又道中使還入覲純仁乞歸養疾帝不得已許之每見輔臣開悉
純仁得一語否且曰某純仁得一語面足矣熙自昌化移廉徙永更三赦復提舉
玉局觀未幾辛于常州軾子于與弟轍子于師父洵泉為文如行
雲流水初無定質雖嬉笑怒罵之辭皆可喜而誦之自為舉子至出
為文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雖嬉笑怒罵之辭皆可喜而誦之自為舉子至出
入侍從必以愛君為本忠規讜論延挺大節但為小人忌惡不得久
蘇軾忠規讜論
居朝耳

薛方山曰今之論元祐者不過其端雜說謂曰未敢之前公也改
呼予贈之在當時其政治之善益以吾儒為歸而汲汲欲有為於
天下者也舉見施行而崔國事固之以就緒者大有可觀但知方
州而民皆繪像祝之此其學術之不足以亂天下也亦明矣但其
疾用疏斥而卒死其志之純耳志既不終而又使之蒙亂天下
之名吾恐子瞻不若是之甚也荊公之是非吾未及論而于瞻則
有罪公有為之志而又濟之以通融者也老其理學之未融徹則
儒之未純者又系對于聰為然哉特以叔孫通制禮之言逢怒於
伊川而二氏門人遂相攻擊此其間衆附事于瞻而不能免亦皆
特呂陶輩不能盡事師之道也吾嘗為之說曰嚴軾朱之賢臣也
儒而未純者也取其合理之利而不計其尺寸之利則于瞻亦可為經世者之法也

天下無所不
容千術中
千術中
為千慮之一
慮
百千術中
為千慮之一
慮
而卒不免為一時論者以為停迹易明卞心難見至是讓夫論停卞
或陰示啓齒一時論者以為停迹易明卞心難見至是讓夫論停卞
蔡卞有罪免卞專托紹述之說上欺天子下脅同列章惇雖巳姦然
猶在其術中停輕率不思而卞深阻衆言議論之際惇殺主持卞
猶在其術中停輕率不思而卞深阻衆言議論之際惇殺主持卞
則又人義下所宜故也
則又人義下所宜故也
防劉摯等二十三人官之言也
防劉摯等二十三人官之言也

論其矯誣定簒之罪也○七月太后罷聽政○九月章惇有罪免○
章惇罪惡貫天有書有罪免者先詔罪也意昔者丁謂以山陵
以程頤判西京國子監頤既受命即謂吾欲還延為講官計既而供
職門人尹焞深疑之頤曰上初即位首被大恩不如是則何以仰承
德意然吾之不能仕蓋已決矣受一月之俸為然後惟吾所欲耳未
幾致仕○安惇蔡京辰有罪除名
陳瓘論
放竄惇于鄂州
陳瓘等論
宋之中葉破壞者皆章惇為之也書○蔡京有罪免侍御史陳師錫
放惇于潮州是為能當其罪也乎○議言惇卞與惇
襲其豐屋蔀其家
論之乃奪職居杭州
論之乃奪職居杭州
詔令陳瓘等論
罪也
放竄惇于鄂州
陳瓘等論
放竄惇于鄂州
陳瓘等論
宋之中葉破壞者皆章惇為之也書○蔡京有罪免侍御史陳師錫
放惇于潮州是為能當其罪也乎○議言惇卞與惇
襲其豐屋蔀其家
論之乃奪職居杭州
論之乃奪職居杭州
詔令陳瓘等論
罪也
章惇凡惇所為多布所建言改不得所省始與惇異既拜相其弟翁
林學士曾肇引嫌出知陳州告于布曰兄方得君當引用善人胡正
道以杜惇卞復起之萌而數月以來所謂端人吉士繼迹去朝所進

一章是論蔡
二人
之以為固位計恩之可為慟矣畢時惇卞縱未至一蔡京足以乘二
人可不深慮乎布不能從
一史臣曰秦亂之世則兄弟相戒以弗稱此聖人所以錄小弟之詩
也王安國之諫安石曾肇之諫智布可謂得此詩之義矣然周公
為弟而石能化管叔則二
子雖賢其如兄之惡何
十一月詔改明年為建中靖國
議元祐紹聖均有所失欲以大公
至正消黨邪黨由是邪正雜進矣○
置春秋博士○以范純禮為尚書右丞

臨濟李純卿　草創　　永齋謝　鑒　　閩道
鴈州王守仁　鑿訂　　鴈州王世貞　會纂
大蘭李　黎　補修　　戴巷文安之　是正
妙舞蔣方馨　閱訂　　賀宇張起鵬　梓行

徽宗皇帝　諱佶神宗第十一子初封端王哲宗無嗣何太后立之在位二十六年爲金所擄又九年太計凡十四論曰聖文仁德顯孝皇帝〇帝機巧多技大興土木窮極淫樂大變民德盜賊並興平反復不省屏忠任邪用童貫約金滅遼導爲金欺虜帝北行封昏德公主紹興五年乙卯四月殂于五國城之後

宰臣編地

辛巳建中靖國元年〇夏未安三年正月朔流星自西南入尾抵

新訂世史類編卷三十九　十一代編　宋徽宗　乙　毓秀齋重鐫

斗星其光燭地是夕有赤氣起東北亘西方中出白氣二將散復有黑氣在傍任伯雨言建寅之月其卦爲泰年方改元時方孟春而赤氣起於暮夜之幽以一日言之日爲陽夜爲陰以四方言之東南爲陽西北爲陰從五色推之赤爲陽黑白爲陰從事推之朝廷爲陽宮禁爲陰中國爲陽夷狄爲陰君子爲陽小人爲陰德爲陽兵爲陰此宮禁陰謀下干上之證也散而爲白而白主兵北夷狄窮發之證也天心仁愛以災異爲戒願陛下進忠良黜邪佞正名分嚴姦忠使小人無得生犯上之心則災異可變爲休祥矣〇觀文政大學士高平公范純仁卒年七十七純仁疾革口占遺表勸帝清心寡欲約己便民絕朋黨之論察邪正之歸毋輕議邊事易逐言官辨明宣仁誣謗且云蓋皆先天下而憂期不負聖人之學此先臣所以教子孫忠君者也帝閱訃痛悼賜其墓碑曰世濟忠直謚忠宣性度弘宏不以聲色加人喜之所在則怪然不少屈嘗曰吾平生所學惟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以至立朝事君接待僚友規諫宗戚未嘗更離此也每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則昏苟能以責人之心責己之心恕人不患不至聖賢地位也

〇皇太后向氏崩紹述宋朝書高向氏爲四賢后今考曾氏以士系神宗之后止神宗之葬蘇軾高氏以英宗之后止哲宗紹聖元祐以哲宗廢后由不平劉摯好惡見於面私宮復爲元祐之后立向氏立邪說之主而氏拘牽號之尤春秋未遭棄稱母后日接大臣垂簾聽政者也善乎英宗之未嘗立道正對劉氏唐武后何如士之閒曰語畢世論自定矣

〇遼主洪基辛孫燕國王延禧立〇二月蔡京復爲翰林學士尹焞策書延宗嗣位之誤先是右正言任伯雨論惇父癸朝政之

新訂世史類編卷三十九　十一代編　宋徽宗　一　毓秀齋重鐫

大義不明六法不立矣臣劉先使言二年遼主方食聞女國出岸放著而延稽者再謂南朝繒絮此人北及又問何爲只若是行遣以眺觀之不獨孟子所謂國人皆曰可殺勿聽聖狩之邦莫不以爲可殺也章凡七上未報會蔓諫陳瓘等復極論之遂貶雷州初蘇轍謫雷州不許占官舍遂僦民屋惇又以強奪民居下州追民究治以徙瓘甚明乃止惇至問合子民民曰前蘇公來爲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

〇罷權給事中任伯雨曾布薦伯雨爲虞部員外郎權給事中仍伯雨言近制諸司之務皆命中官領之初伯雨爲右正言半歲之間凡上百八疏皆布畏其多言俾權給事中密諭以少默即爲言深伯雨論益力時布

詳訂世史類編卷三十九 十一 代編一 英宗 二二 毓秀齋重鐫

部元帥并元衍來今來責降人除授忠善任宰相安養將帥
王觀奭稷見任侍從官外蘇轍范純禮劉奉世等二十一人子孫
得官京師徽宗即位纔二年上書復追取司馬光等官下當部議元
衍言責人則其見惡小人而浸不見終之患下何由○陸佃龍佃與曾布比而持論近恕每欲參用元祐人材元
祐人材無大相遠當以資歷序進少緩之則士知自重矣
又曰今天下之勢如人大病向愈當以藥傅瘢痍之須其安平苟爲
輕事改作是使之騎射也曾鞏史館更修元祐餘黨佃言于帝曰不
宜窮治乃下詔云元祐諸臣各已削秩自今無所復問言者亦勿報
言揚之朝堂言者用是論佃名在黨籍不欲窮治正恐自及耳遂罷
知亳州李燾續資治通鑑虞國慶誌何燘陸佃一言救之
同修撰曰宋人之禍其來尚矣自漢立黨錮而正士擯斥唐立黨
錮而清流屠戮然皆不過數世而天下翻然悔悟何也蓋正人國之元
氣元氣長存

閏月曾布免布與蔡京有隙議事多不合俞充擬署文陳佑甫
布戶部侍郎其所親布念怒爭增久之震色
布屢請不從出知潤州○七月以蔡京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制下之日
京坐延和殿命之曰神宗創法立制先帝繼之兩遭變更國是未定
朕欲上述父兄之志將何以教之京頓首謝曰敢不盡死○焚元祐
法置講義司於都省
之○復能詩臨池○八月詔天下興學貢士作辟雍於城都南郊
九月立黨人碑于端禮門時蔡京續元祐及元符末宰執司馬光等
侍從蘇軾等文臣程頤等武臣王獻可等宦者張士良等百二十

十二月追謚皇太后向氏爲欽慈皇后
入對帝首命講官二詞臣講筵安在對曰已焚之矣退告
陳瓘瓘曰禍其在此特義人妄出一緘則不可辯矣宜留原事
乃使其黨得指擬劉沿毀而拳其子以爲已出欺人可也
詔可以歸太平興國
○詔元祐學術政事多用
祭未二年
○丙午安置任伯雨等十二人于遠州
○三月詔黨人子弟毋得至闕下○四月詔
毀司馬光等皇宮繪像光及呂公著呂大防劉摯范祖禹
黃庭堅晁補之張耒秦觀黃履鮑慎由張舜民畢仲游
李廌李格非文集
○除直秘閣致仕張頤夕拜日洛徙復直秘
閣言者猶禁京高論其學術頤辭益訂謚誕專以詆異黨誤俗乃
毀顧出身文字其所著書令監司州縣加覺察范致虛又言顧以邪說

談行欵亂衆聽而井堪張網為之羽翼乞下兩浙逐拏徒頤於其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路以目相視

丙戌五年（遼乾統六年）夏貞觀五年○正月詔出西方長竟天詔求直言設元[illegible]

黨人碑後論者仕籍上書徽宗八年追毀此書盟[illegible]帝以星變避殿減膳中書侍郎劉逵請前碎元祐黨碑覽上書邪籍之禁帝從之改半

遣貴州毀石刻盟日蔡京見之厲聲曰石可毀名不可滅也。

蔡京有罪免京儀致福當記紹述之名紛更法制民斥讎賢增修財利之政務以侈靡惑人主勤以周官惟王不會為言因視帑藏盜濫遂倡為豐亨豫大之說視官爵財物如糞土累朝所儲掃地矣及星變帝悟其姦凡所建置一切罷之免為太一宮使

詳訂世史類編卷三十九　十一代編　宋徽宗　九　毓秀齋重鐫

以趙挺之為尚書右僕射初蔡京興邊事用兵累年至是帝臨朝語大臣曰朝廷不可與四夷生隙蠻端一開兵連禍結生民肝腦塗地豈人主愛民之意挺之退謂同列曰上志在息兵吾曹所宜在將順時政皆京黨但唯笑而已○策進士蔡嶷以阿附得首選嶷所對于天下聖之繼述足以永賴不幸繼之以靖國且倚附蔡京為奴父京命彼輩出兄弟虽云向者大梁公乃叔祖二節乃謂父行也用祖稱師祭祀書正字未臨年至侍從位擢此甲史稱宋自太宗設科士居有顯者取十多忠亮雅厚之士自安石改新法作新經士習始變論恩所得多顛險庸流蔡攸為論邪大為科目之累此王氏之學不正宗人心術橫潰瀾漫并邦家而覆之蓋事必積漸非一旦之故

十二月劉逵罷聘蔡京今其黨進言于帝曰京之改法度皆稟上旨非私為之今一切皆罷恐非紹述之意帝以其說復有用京之意於是京黨仰史余深論逵專恣出知亳州

丁亥大觀元年（遼乾統七年）○正月以蔡京為尚書左僕射[illegible]

為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讀○立八行取士科八行謂孝友睦婣任恤也凡有此八行即科舉[illegible]

免試補大○九月前直秘閣程頤卒頤卒年七十五頤於書無所不讀其學本於誠以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為標指而造于六經動止語默一以聖人為師其不至於聖人不止也嘗言今農夫耶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藝作為器物吾得而用之介胄之士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無功澤及人而浪度歲月晏然為天地間一蠹矣唯緝得聖人遺書庶幾有補爾於是著易春秋傳卒得孔孟不傳之學為諸儒倡平生誨人不倦故學者出其門最多淵源所漸皆為名士而劉絢李籲謝良佐游酢張繹蘇昞呂大鈞尹焞楊時成德尤著

詳訂世史類編卷三十九　十一代編　宋徽宗　十　毓秀齋重鐫

世稱頤為伊川先生絢力學不倦頤每言他人之學敏則有矣未易保也若絢者吾無疑焉仕終太常博士籲願稱其才器可大任又言自予兄弟倡明道學能使學者視效而信從者絢與劉絢有力焉仕終校書郎良佐學問該贍事有未徹則親有汎濫與顧別一年復來見顧問所進對曰但去得一矜字顧頷喜曰是子可謂剛學切問而近思者與游酢楊時呂大臨在程門號四先生仕終監西京竹木瓦[illegible]

酢初與兄醇俱以文行知名所先皆天下士顧見之京師謂其資可以進道及程頤興扶講學酢盡棄故所習而學焉仕終知漢州繹家世世微卒長未知學備力於市門邑官傳呼聲聞入曰何以得此人曰此讀書所致耳心慕之即發憤力學遂以文名會顧自洛還河南繹往受業顧稱其穎悟嘗曰吾晚得二士謂繹與尹焞也焞始學於張載而事二程卒業仕為太常博士坐元符上書邪等人編管饒州幸大鈞大防之弟能守其師說而踐履之尤善講明井田兵制治

劍之[illegible]起六龍九遠於禍每欲綴習三代遺文僞制今可行不然空言以拂世矯俗仕終秘書省正字

周制司[illegible]程子兄弟嘗道河南緱氏[illegible]之盛緒誠一代之賢人也[illegible]然其學[illegible]一時其道[illegible]一代賢[illegible]

十二月流太廟齋郎方軫于[illegible]南先是軫上書言祭京脾睨[illegible]旁視也[illegible]

[illegible]祝[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詳訂世史類編卷三十九 十一 代編 宋徽宗 十三 毓秀齋重鐫

珍陽氣亂已深豈庸庸之醫所能起手執中黃綾摹[illegible]
相致位二府亦已大幸遂俾之經禮祕監元是猶以奔[illegible]
下鎖淮海製司多見其不勝任也疏奏不省○十一月命蔡京以太
師致仕留京師為[illegible]
庚寅四年[illegible]○正月以余深張商英為門下中書侍郎侯
蒙同知樞密院事帝嘗從容問蒙曰蔡京何如人也蒙對曰京正
其心術雖古賢相何以加京聞而銜之○五月彗出奎異詔夏言闕
失眾蔡京為太子少保出居杭州帝以彗出奎異詔令侍從官直言
闕失中丞石公弼殿中侍御史張克公論京輔政八年權震海內輕
賜予以蠹國用託爵祿以市私恩刻其罪惡數十事毛注又論京罪
積惡大大人交謫陛下去黨碑以開自新之路京疾其異己而別為
禁防陛下宜明詔以來天下之言京惡其議己而重致於法以嚴刑

詳訂世史類編卷三十九 十一 代編 宋徽宗 十四 毓秀齋重鐫

王敦所[illegible]甚成徽宗之無道也逸政之亂即使宋足以圖之豈自
有人而欲以賢之童貫使途有人焉其不啓釁而招海寇以促宋
為上介遣之不以為非敵禮不物受之不
以為辱君子以是知宋與遼之供亡也
十月鄆管陳瓘于台州陳瓘為諫官開介正大人所難能為官而
不書其官者以見其污世可容而罪之也先
是瓘以斥蔡京竄郴州瓘子正彙在福設京有動擾東宮逃抗蔡
疑執送京師下開封府獄併逮治瓘尹李孝壽過使證其妄瓘曰正
彙聞京將不利社稷傳于道路瓘豈得預知以所不知忘父子之恩
而指其為妄則情有所不忍挾私情以符合其說又義所不為京之
姦邪必為國禍瓘固嘗論之於諫省亦不待今日語言間也內侍黃
經臣並鞫問其辭失聲太息謂曰主上正欲得實但如言以對可也
獄具正彙猶以所告失實流海上瓘交遣通州瓘嘗與尊堯集謂紹
聖史官專據于安石日錄改修神宗史變亂是非不可傳信深明誣
妄以正君臣之義張商英為相取其書既上而商英罷瓘又徙台州

詳訂世史類編卷三十九 十二 代編 宋徽宗 十五 毓秀齋重鐫

何執中令石佩知台州欲寘瓘以必死佩至執瓘至庭大陳獄具將
脇以死瓘揣知其意大呼曰今日之事豈被制旨耶佩失指始告之
曰朝廷令取尊堯集爾瓘曰然則何用許使君知尊堯所以立名乎
蓉以神考為堯主上為舜尊堯何得為罪時相學術短淺為人所愚
君所得幾何乃亦不畏公義干犯名分乎佩慙捐瓘使退執中怒罷
佩瓘平生論京兄弟皆坡磔其處心發露其情慝最所忌恨故得禍
最酷
[illegible]浩曰蔡京之姻瓘累攘發之矣及正彙言京動擾東宮必為國
禍而瓘父子于隱龍固互之可也而乃曰挾私情以符合其說則
義所不為而兄瓘之事若一雖忠誠無正彙不啻顛也徽宗可以
信其言矣顧不能信使其父子同窜以成奸臣之勢而劉年於敵
[illegible]
童貫以逐李良嗣來命為秘書丞賜姓趙氏良嗣本燕人馬植仕至
光祿卿行污而內亂不齒于人遣貫使至盧溝本燕京河朔名植賜

見自言有減盜之策貴載與俱歸劫姓名曰李良謂膺請備儀衛
曰公等恨逸人切骨而天祐荒淫夫道本朝若自往策不俱喪
泛海結好女直與之掎約攻逸其國可滅也謙者謂祖宗以來雖有
一旦之忿非中國之利不聽

士展二年（是貞觀十一年）五月詔禁京三日一至都堂議事
臣民中自奸出例錄事之令凡事意所欲為者皆謂鄉筆行之
遂有利私是給令不得激墓其不得言而招猜嫌矣昔有廢此
宗錄備考上曰指置天下事亂不勝使中出此言誠萬世法

六月龍戶部尚書陳顯知越州顯圖對言再用登京士民失望帝怒
故貶逐歸隱四明（山名在○十二月加食貴太尉

矣巳三年（是貞觀十二年）正月追封王安石為舒王復封安石子勞
為臨川伯從祀孔子廟庭（衛書以安石配享孔子此又加賜王爵以
為臨川伯從祀孔子廟庭勞從祀仲不知安石之子何以稱門何
德故後進而受以至貴之爵予以尊崇之禮哉○二月太后劉氏自
是徽宗不知有公議也故直書而貶在其中

詳訂世史類編卷三十九　十一代編　宋徽宗　十五　號秀齋重鐫

（安石女子何以稱門）

（元祐黨籍）

（諫臣論國政）

（論新法）

（論新法）

（論新法

以次而當有衰明之祥始帝為數初閏卓已而後宮生子漸答神言益信道教於是蔡攸等為其開以逢迎之請有殊星聖月降圖象號天書雲篆之符遂為國家之力以經營上本之丁及閒靈素之言復於艮龍門作上清寶籙宮密建禁籍宮中以便齋醮之事○詔祭京二日一朝改都堂為公相廳正公相位總治三省○九月帝詣玉清和陽宮上玉帝徽號教其號曰太上開天執符御曆合真體道昊天玉皇上帝又詔告天下所以崇奉之者不可有加矣然後之不仁也編曰書此誠足以鑒千古之笑

徽宗上玉皇徽號於天實於是乎有滴陽之變宋

洞天福地修建宮觀塑造聖像徽宗於王帝既加以美名又詔告天下所以崇奉之者不可有加矣然後之不仁也編曰書此誠足以鑒千古之笑

十月夏大舉寇涇原靖夏城時久無雪先使數萬騎繞城踐塵漲天乃潛牢塞為地道入城陷屠之而去

丁酉七年 遼天慶七年○金天輔元年○夏雍寧二年

十二月有星如月南行

戊戌重和元年 遼天慶八年○金天輔二年○夏雍寧四年

三月遣武義大夫馬政浮海使金約夾攻遼燕雲之地致書於金上曰日出之分實生聖人為開征遼慶致勍敵若克遼之後五代時陷入契丹

道經曰是每設大齋輒費緡百萬謂之千道會今士庶入服錢民錢數萬謂之千道會靈素請極帝奢程其侈靡靈素為言生所言無殊純若或雜以俄頃空虛笑莫有若臣之確元子為太陰帝君國中華陵金皇帝狄之教遂鄙上帝顧為人主今天下歸於正道願等可上表章群臣及道錄院上表冊之

聖宋之日佛本夷狄之人而其徒謂佛之身體而視皆若金色徽宗所謂中華稱念狄之聲者指佛教而言也而其言可謂深矣未戎女直起自鬼朱建號大金滅渤中華挈有若為之先兆也靈寶宗純年為願明是時燕仰起已席卷君而作其以為推此黃帝代唐之徽後之論者謂天啓哲宗以告仁宗世德宗之言豈不類此且鑑宗以學學天下之學乃受方士之妖而自號教主道君不為痛懲之士無主興端之教不為禁絕之君而為道士之資何自毕日小之若是哉

十二月有星如月南行

戊戌重和元年 遼天慶八年○金天輔二年○夏雍寧四年

三月遣武義大夫馬政浮海使金約夾攻遼燕雲之地致書於金上曰日出之分實生聖人為開征遼慶致勍敵若克遼之後五代時陷入契丹

漢地願畀下邑（慶陵二年女直入貢是契丹求通於中國也）和元年馬政使金是中國求通於契丹也）不然宋亦不○十月馬政以金敗親來報書曰所請之地今當與本朝夾攻得者有之本朝自取不在分割之議

己亥宣和元年 遼天慶九年○金天輔三年○夏雍寧五年

正月改佛號大覺金仙徐為仙人大士僧為德士易服飾稱姓氏寺為宮院為觀改女冠為女道尼為女德諸德士許入道依道士之法林靈素狄賡釋氏逆前僭也○二月詔馬政復如金議夾攻遼以取燕雲（燕雲者朝廷將會金以圖燕雲會諭言遼王有亡國之相王黼蔡攸童貫輩皆遼主深歸言於帝曰崇主以相佐言之在在日夕幸遼遼兵驟弱攻琳此其時也并圖其山北諸路以上帝大喜取燕雲之計遂決

（約攻遼以取燕雲）

（宋史歸曰宋約女直夾攻遼真匹夫之見而不知為國之言者也蓋宋之有燕雲猶中國之有藩籬也女直之限大遼猶虎狼之限中國非藩籬而何燕雲既得中國去藩籬矣虎狼有不為其吞噬而至於燕亡遼夫攻遼之計實出於童貫蔡京彼二賊者止知有己身之謀焉知保國之道藩夾攻破遼宋所得者惟空城而已自是而後宋之兵愈分金之兵愈集金吾中國藩籬之民遂為夷狄之魚肉矣二說誤）

（京師見雹）

三月以張邦昌異范致虛為尚書左右丞○五月有龍見于京師東門之外水高十餘丈起居郎李綱言國家都汴百五十餘年未嘗有此異天變不虛生必感召之災望採用直言以答天戒部吏綱一官異縣去○幸蔡京第○以王黼為少宰加蔡攸開府儀同三司二人有寵于帝進見無時得預宮中秘戲攸嘗言于帝曰人主當以四海為家太平為娛歲月能幾何豈徒自勞苦帝深納之遂數微行因今死囚皆徙浙江為白屋不施五采多為村店野店及聚珍會異歌動數千百以實其中都下每秋風辭夜禽歌之聲四徽宛若山林陂澤之間識者知其不祥之兆焉○十二月帝數微行秘書正曾輔上疏諫曰願陛下時乘小輦出入禁庭之中臣不意陛下當崇厚祖德保守付託之重玩安忽危一至於此夫君

與民本以人合合則為腹心離則為寇讎昔之際在公斯須
可畏也里語曰為之民萬一當乘輿而戒之初一夫不逞包藏禍心肆
神器共憤然損威傷重矣又況有臣子不忠當司不成戒帝示宰
臣今赴都堂審問余深曰輔小官何敢論大事輔曰大官不言故小
官言之官有大小愛君之心一也王鰓陽厥張那昌王安中曰有是
事平皆應以不知輔曰茲事雖里巷小民無不知相公當國獨不知
耶曾此不知為用彼相鰓怒遂編管輔初輔將有言知必獲
罪召子紳來付以家事乃閉戶草疏及畢怡然就道時輔忠君愛國
徽之擬次抱諫其與楊廣○召楊時為樞書即時南劍將樂人州治
陳叔寶一聯矣不記得了今延平府將樂縣名初舉進士第閱程顥兄弟講孔孟絕學于河洛時調官不
赴以師禮見顥于頴昌今潁州許昌府相得甚歡其歸也類目送之曰吾道
南矣及顥卒文師事程願于洛葬年四十矣一日頓偶噴坐時與游

酢侍立不去願既覺則門下雪深一尺矣後歷劉豫劉音曉帆蒲山
三縣皆有惠政民思之不忘而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
游號曰龜山先生會蔡京客張商英言于京曰宗社危在旦夕宜表
龜山楊時進之京俛首不答商英曰公不為國家計奈公等何京
引舊德老成置諸左右以開導上心脩以時對京固為之京二號秦正在
於此實是借為辭耳以自解龜山應京之薦未予謂其能人物且
未忘讀仕乃前聖後之初可少行其道亦其志也然未得已不是及
龜山未免動王之日又是一番說話自高麗還言高麗國王問龜山先生安在乃
龜山先生安存是命使之敬重非虛
周許解曰自士大夫小人盛朝天下否矣蔡京因張商英之言遂為
時召為館閣是蓋天理民彝隨處發見不幹滅沒云爾使其奮然
前智門新事常悉前賢有與之共攻則天下事或未亂也惜乎徒
能召府而不改故載叫勝嘆哉
龜山楊先生安存
龜山楊先生安存
龜山楊先生安存

庚子二年進天慶十年○金天輔正月
四年○夏元德元年

初與道士王允誠共為神怪之事後忌其相亂為入虛設允
用事益肆橫忽道遇皇太子弗欲避太子入訴于帝帝怒斥遣
龍道與命江端本通判溫州察之藤得其姦處遇赦罪安置楚州雅
安命下而鑿秦已死○二月以趙良嗣如金議夾攻燕雲○六月詔
蔡京致仕京專政日久公論益不與帝亦厭薄之子攸權勢既與父
相軋攸浮薄者復間焉由是父子各有門戶遂為攸故攸別居勝第
與客語使避之攸甫入遽起握父手焉能屏去曰大人來勢耐煩體
中得無有不適乎京曰無之攸曰然中有公事即辭去客稍疑見
以閒京笑曰君固不解此那此兒為計疾而○九月詔馬政如
龍我耳聞殺日果以太師魯國入致仕仍朝朔望○九月詔馬政如
金報師明許歲幣先是金主晟梁良輔曰金其自平地松林趨古北江
宋皇帝致書于大金皇帝遣來信外特示國書致罰契丹遂開為慈
福示同心之好共圖問罪之師誼意不渝當如來約已差童貫蔡攸
副處樞之數同于遼
張時泰曰遼素通好於宋無罪可伐金為遼之屬國乃興君者耳
金可伐而遼不可伐也明矣今反助與攻遼何義其盟而復背
聽命焉徽宗此舉其失有二助叛人而伐無罪之國不仁也與狡
而與之盟不義也許我虜以歲幣不智也失此三者國本搖矣可
不慮哉

十月加內侍河東節度使梁師成太尉時帝留意禮文符瑞之事師
成善逢迎希恩寵帝命處殺中凡御書號令皆出其手多摹倣書史
習倣帝書雖詔旨以出外庭莫能辨師成實不能文而詞自標榜自
言蘇軾出于時天下禁誦蘇文師成訴于帝曰先臣何罪自是軾之
文乃稍出以翰墨為己任四方俊秀士必招致門下多寘書畫卷
軸于外令遨賓客縱觀得其題識佘言心者輒客加汲引既攻侍從可
階而升王黼以父事之稱為恩府先生蔡京父子亦藉附焉都人目
為隱相所領職局至數十自脩至開忠仍後同三司布衣朱勔說上書
謝宮室僭太重詔編管于池州○建炎軍睦州清溪今淳安府民方臘作
亂睦州家有漆園造作局屢酷取之臘忿而未敢發時吳中困於朱勔

花石之擾太原生靈塗炭諫諍不聽放肆路旁里勾盜賊蜂起
民不聊生言不險棄貧乏游手之徒以誅討爲名叫呼衆主效爲人
逐陷建德取睦婺歙杭蘇等州[illegible]
花石綱起事始末[illegible]
[illegible]之者不可非聞之 詔[illegible]
何歟

十一月以王黼爲少[illegible]太等黼竭天下財力以供貢獻承宰風旨
凡四方水土珍異之物悉苛取於民進帝所者不能什一御筆入于
黼家

辛丑三年 [illegible]年○夏元德二年
石綱貢至吳兒民間花石之擾衆言喧騰不[illegible]二月浙[illegible]益宋江擾
京東諸郡張叔夜擊降之宋江起爲盜以三十六人橫行河朔蔣捉

詳訂世史類編卷三十九 十一 代編 宋張榮 二于 瓯秀齋重鐫

宋江才盜十郡官軍莫敢嬰其鋒知亳州侯蒙上書言江才必有過人者不若
赦之使討方臘以自贖帝不許郎命張叔夜知海州江將至海州叔
夜使間者覘所向江徑趨海濱扼衝舟十餘載閘獲叔夜募死士得
千人設伏近城而出整兵距海誘之戰先匿壯卒海旁伺兵合聚火
焚其舟賊聞之皆無鬬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賊江乃降○五月發運
[illegible]使陳遘庭于黃州遘庭以陸寇翁發上言致寇者蔡京蔡攸者王
[illegible]
黼氣二人則寇自平又言宋勍父子本刑餘小人交結權近竊取名
器罪惡盈積宜正典刑以謝天下三人聞而憾之故[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而動有以自斃可也時始寇初平帝亦悔於用兵王莽獨曰今不取燕雲女直即來中原故地將不復爲我有帝決意平兵今聞邪律淳自立乃以童貫爲撫慰使察敵動靜初兵十萬以應金宗輔後約夾攻遼其與虞公假道之隙何異假虞而滅虢乎金之亡何疑

中國者姦宄以手足倒懸而腹脛屬大國也

遂敗績于白溝在河間府諸帥遣使來言曰女直之叛本朝亦南朝之所甚惡也今舉一時之利棄百年之好結豺狼之鄰恐他日二國受禍爲得計可乎救災恤鄰古今通義惟大國圖之貫不納○遼主淳死妻蕭氏主國事○九月詔放郎君

宋臣使我絕

昭上書大書其官予極言遼不可攻金不可降與時金必敗盟爲中國患乞誅王黼童貫趙良嗣等且曰南國之誓敗則若禍及九族陛下以孝聖天下其忍忘列聖之靈乎陛下以仁愛天下其忍置河北之民於塗炭之中而使肝腦塗地乎王黼大惡之除昭名編管海州

詳訂中史類編卷三十九 十三 代祖 宋徽宗 三十三 號秀齋重鐫

書除名者其無罪也

同簽樞密院事臺諫職非言責不必奏禁之雖力陳經國之略終不見之明此卿物洁之材吐棄也何其駿哉

宋昭書先見之明此卿物洁之材吐棄也何其駿哉

見他於聽宋昭上書之言不惟忠激烈而且

狼耳不可交也業已然願二賢歸報天子宜早爲備詳還奏之然已無及矣中國而自其毒禍若開隅知至於王師陷敗神原即子

趙良嗣如金見前約

十月高麗王俁卒子楷立先是俁求醫於朝詔二醫往留二年而還楷訃之曰開朝廷新用兵於遼遼兄弟之國存之足爲邊圩女直虎

州以避其鋒不亦睨乎

○童貫使劉延慶及郭藥師神師伐遼藥師敗績于燕山延慶退保檀州延慶等至良鄉遼諸將率衆來拒延慶與戰而敗次于涿州藥師曰幹兵素勁拒我鋒必盛可待也請令延慶于先世爲後繼延慶許之藥師統入燕而潰

願得奇兵五千襲之破郭藥師統精兵三千還薊巷戰先世通約

不立藥師戰走僅以身免餘分爲斷延慶輜道潰卒相蹈死者十二三延慶與數十騎馳還

分爲斷延慶輜道潰卒相蹈死者十二三延慶與數十騎馳還

國通王如往來江

以珠翠金盆賜藥師非若功

癸卯五年○金天輔七年八月改正月以王安中知燕山府郭藥師同知府事詔藥師入朝禮遇甚厚賜以甲第姬妾張水嬉於金明池使觀之命貴戚大臣更互張宴又召對於後苑延春殿藥師拜庭下流言臣在虜中聞趙皇如在天上不訓今日得望龍顏

帝深襲翔之儀所御珠袍及二金盆以賜藥師出袍其下曰非吾臣非吾功

功汝當力也仰剪盆分給之○三月金使粘罕來歸地定盟先是趙良嗣至燕議燕京西京之地金主曰燕京用本朝兵力攻下其地與宋租稅當輸本朝平灤欲作邊鎮不可得也良嗣曰租稅監地豈有與其地而不與其租稅者金主曰燕租六百萬止取一百萬不然還我涿易名舊疆我且提兵兵拔邊乃今良嗣歸報時左企弓嘗以詩

左金弓以詩獻金主一寸山河一寸金主翻欲割建

獻金主曰君王莫聽割燕議一寸山可一寸金欲金人欲背初約要求不已良嗣還奏王翻欲許之遂成乃請復遣良嗣再往許以遂人舊歲幣四十萬之外每歲益交加燕京代租錢一百萬緡金主大喜遂使銀术可等持誓書來許以燕京及涿易檀順景薊六州地來歸面

大約地

山後諸州及西北一帶接連山川不在許與之限帝曰意從之○四月金人來歸燕京及六州人

大燕救班師時燕之金帛子女職官富民皆為金人所擄而東陷空城而已拍沒鳴猶欲止劉豫易金主曰海上之盟不可忘見汝則為之

[丘文莊曰]徽宗用蔡京王黼吉任宦者童貫開邊啟釁致北朝丘墟欲得一人之私以啓九族之禍戮德逃之論諸千古之下

五月以楊時為通英殿說書時入對言于帝曰熙寧之初大臣文彥博之言以行其私祖宗之法紛更殆盡元祐繼之盡復祖宗之舊一切廢罷至紹聖崇寧抑又甚焉凡元祐之政事皆在今無皆焚之以滅其迹自是分為二黨搢紳之禍至今未珍臣願明詔有司條具祖宗之法著為綱目有宜于今者舉而行之當損益者損益之元臚匯萃始置勿問一趨於中而已又言燕雲之師宜退守內地以省轉輸之勞募遼民為弓弩手以殺常勝軍之勢又言城郭無高

[徽宗之主考]

[綱目]

[代編]

[通山攻駐之]

[居中蔽不]

[決須救得一]

[此語亦是]

[張時都門觀]

[有請之未聞其事行之也]

[徽宗]

[二十五]

[毓秀齋重鐫]

山巨浸以為固衛士人各異心緩急不可倚仗君臣警戒正在細微之時帝首肯之除通英說書

[通山之出人皆以為不可棄之定力大]

[賢出處不可輕議且元符時方]

[決須救得一]

[此語亦是]

[張時都門觀]

[有請之未聞其事行之也]

[徽宗]

以復燕雲加王輔太傅封楚國公鄭居中太保蔡攸少師封延慶公進封許貫徐處仁公以趙良嗣為延康殿學士居中辭不拜丁酉御崇政殿以北征獲得空城不足為喜百官表賀

[丁酉朔]

[居中不受平燕之賞]

[有請之未聞其事行之也]

[徽宗]

復燕雲李綱皆進位居中自陳無功不拜

[丁酉朔]

[居中不受平燕之賞]

[有請之未聞其事行之也]

[徽宗]

六月遼張敦固以平州來歸初金人以燕地與宋以盜賊出左企弓等問燕京大家富民俱東徙燕民流離道路不勝其苦過平州臣於張敦固曰左企弓不諫守燕使吾民流離無所安集今公臨巨鎮握強

兵盡心於途必能使我復歸鄉土人心亦惟公是望敦遂召諸將皆曰聞天祚其勢復振公若仗義勤王奉迎以圖中興先責左企弓等叛降之罪而誅之盡歸燕民使復其業而以平州歸宋後日金人加兵內用平州之眾外藉宋人之援又何懼焉敦乃召左企弓等數以十罪

[綱目]

[敦既以平州降金復以之歸宋]

[於人有恩曾謂忠臣義士有是盛意其見利忘義之小人也]

盡元祐學術

[中書言龍圖司馬光等文集詔令毀板及舉人傳]

[習元祐學術者以違制論]

[海陵又詔毀其墓]

[宗廟義不載天]

[毀毀勿存違者]

[以大不恭論]

[減日]

[世仰如此斗者也]

[開塞者也一有]

[逐則安置其]

[者排元]

[學術者也]

[金主]

[不名宗望元]

[令改]

[仕]

[二子與之郭藥師]

[龍自是燕之降將]

[其實此]

[之由也]

[三省事]

[表六之]

[堪]

[女通士]

乙巳七年 遼保大五年○金天會三年○西遼德宗耶律大石延慶元年○是歲遼亡金代西遼建國 正月遼主如定州二月至應州城東金主宴宴畢以酒進自耶律德光始也德光後阮景宗隆緒宗真洪基延慶盡乙巳二百一十九年亡于金而耶律大石又興爲西遼五主七十六年自天祚丁卯至洪武戊申四百六十二年計七甲○四月勒蔡京致仕蔡攸鄭居中李邦彥亦惡絛乃良牧發蘇轍蘇軾章帝悉欲罷之京力助免之時京猶○復行元豐官制○六月封宣者童貫爲廣陽今順天府郡王蔡京封魯國公閏待制劉安世卒安世忠孝正直取則于司馬光在諫職正色立朝面折庭諍每逢盛怒期於必死故小人畏而不敢害然亦不能用也○七月前宰文閏待制劉安世卒安世忠孝正直取則于司馬光在諫職正色立朝面折庭諍每逢盛怒期於必死故小人畏而不敢害然亦不能用也

見之前編卷二十

安世事實見于前編卷二十五

見之前編卷二十

安世事實見于前編卷二十五

之年既老羣賢凋喪吝盡歸然獨存以是名望益重蔡京所忌逐屢斥遠惡地無不歷

安世事實見于前編卷二十五

見之前編卷二十

安世事實見于前編卷二十五

嘗評元祐人物曰器之子 安世眞似漢安世卽元

安世事實見于前編卷二十五

見之前編卷二十

宗令陵敛退詩都堂言曰朝廷便為乘京師計何理此命果行須
死不奉詔宰執以為言祝遂能行○詔臣庶極諫天下勤王初宇文
虛中為童貫參議官虛中以朝談失策主帥非人將有納侮自焚之
禍上書言之王黼大怒不報及金人南下貫與虛中還朝帝以虛中
為保和殿大學士至是金兵日迫帝甚憂徽謂虛中曰王黼不用卿
言今金人兩路並進事勢若此奈何虛中對曰今日宜先降詔罪己
更革弊端傳人心悅天意回則備禦之事將帥可以任之帝即命虛
中草詔略曰朕嗣承祖宗休德誕于士民君王之上二紀于茲維號
紹于大寶蓋以寡昧之質繼祖成之業形于大下蓋以寡昧之質繼祖成之業
言語舉措專欲自隆忽乎待賢能陷于蠱惑之術賢能陷于蠱惑之術
與駿狗于紀年賦斂增生民之財成役困軍旅之力多作淫巧侈靡
成風利源酤榷已盡而牟刮者尚肆誅求商賈不行而征算益重
生孚貨貴災眚薦至而脫不知省惟已德每
何及慮天下方頸部舉守令各率衆勤王將邊庭立奇功者並優加
褒異不限常制草澤之中懷抱異材能為國家建大業定大計或出
使四方外者並不次任用其在朝者以將相待之帝覽曰今日不容改
中外依此詳道言猶缺略有大當者不加罪

今日不容改

詳訂世史類編卷二十九 十一 代編 宋紀宗 二十九 毓秀齋重鐫

過可便施行

劉康侯曰古命字文虛中草詔罪己何其自責之明且切哉夜日
美武帝之輪臺唐德宗之奉天皆罪己也二君何以不亡而政宗
哥欽宗曰三君之詔名同而實異者也蓋武帝德宗有亡國之
事而無亡國之臣徽宗既有亡國之臣故也

三君之詔名同而實異

以呂敏為門下侍郎時東幸之意益決太常少卿李綱謂敏曰建牧
之議豈非欲委太子以留守之任乎肅宗靈武建號不出明皇後世
惜之今敵勢猖獗音昌非得太子以位號不足以招徠天下豪傑禦
敵敏入對具以綱言白帝即召綱入議綱刺臂血上疏曰皇太子監
國禮之常也今大敵入攻安危存亡在呼吸間須守常禮可乎名分
不正而當大權何以號召天下若俾皇太子位號使為陛下守宗社
收將士心以死捍敵天下可保遂傳位于皇太子太子即位尊帝為

李綱論儲位疏

教主道君太上皇帝服不下殿為綱吳敏何如人物也然而陵辱忠
賢吳敏參政王黼面有於向義徒帥之吳敏今綱貝人
品之賢不肖自別朝廷用人者可不慎其用舍哉

詳訂世史類編卷二十九 十一 代編 宋紀宗 三十 毓秀齋重鐫

洞開門納敵宗傳位太于此固一時權宜然即位二紀窮極奢侈國事益荒四海興潘及其金華彌篤心改瞻祈補前愆傳位太子迫至太子頒位尊崇教主道君以萬乘之尊為道勢之主至於改過而尚不悛蒂乎劉文安公曰今日為教主道君皇帝於宋何甘尊也佛曰封為香德公矣
金而不勝卑辱矣可勝歎哉

以李綱為兵部侍郎綱上書言方今中國勢弱君子道消法度紀綱
蕩然無統陛下履位之初當上應天心下順人欲懲除外患使中國
之勢尊誅鉏內姦使君子之道長以副道君皇帝付託之意時金議
割地綱言祖宗疆土當以死守不可以尺寸與人

劉康侯曰嗚呼李公之言何其剛正明白誠哉王新城所謂敵愾
命之臣石也使徽宗聞用李公以何至汗今日之顛沛乎

新城敵愾命之臣

立妃朱氏為皇后后武康節度使伯材之女○李燾如金師告以割地講
好辭旨不欲異○太學生陳東伏闕上書請誅蔡京王黼童貫梁師成李彥朱勔以謝天
下時天下皆知京等誤國而用事者多受其薦引莫肯為帝明言之
東率諸生上書曰今日之事蔡京壞亂於前專政日久梁師成陰賊
於內專務應奉以蠹國害民李彥結怨於西北以搖民田朱勔聚怨於東南
以花石綱上心徽戚所以致金人之釁也童貫喪師於北
所在騷動王黼竊權結怨於遼金敗祖宗之盟失中國之信割裂
疆使天下之勢危如綵髮此六賊者異名而同罪伏願陛下誅此六
賊平諸市朝傳首四方以謝天下帝嘉納之欽宗即位之初一降除
敗即以六賊請市朝詔告天下則天下懷忠秉義之士必出而事之且大姦既誅距蔡勢益孤不能為害也況金人一聞新君如此有為
氣亦必阻不敢基禍無能為之今於東之言
既嘉納之又不果行見見其不能有為斷
了南湖回陳東既請誅六賊又請用李綱尋為黃潛善所殺或謂
東一秀才耳無官守言責何乃越分危言殺身太早正自誠秀
才便以天下為己任當可以此罪東乎且東初未識綱特以綱
武至為之死則東之死其諫官守言責而死者超越遠矣哉

欽宗皇帝 諱桓徽宗太子初封定王金人入寇遂受內禪在
位二年而虜于金壽六十一其後高宗追謚恭文順德仁
孝皇帝○帝在東宮初無失德立遭強胡國事已去二年
人寇逼之北行 打圍時係辛酉改封天水郡公紹興二十

六年丙子六月詔于五國城誅矣

丙午靖康元年（金天會四年○西遷更正月詔中外臣庶實封言得失自金人犯闕逼履下求言之詔奉稍爰則退仰言者皆謂有城門閉塞路閉戒門關言路閉之諫嗚呼後世為國者當使言路與城門並開天下國家豈○金人入相濟州（今大名）梁方平之師潰于黎陽（今浚縣）金人遂濟河方平師禁旅屯於黎陽河北岸金將迪古廼至河上守橋者望見金兵旗幟燒斷橋攬金兵未得濟既而方平師潰卻還河北河東路制置副使何灌師兵二萬退保滑州（今大名府滑縣）聞方平潰亦棄師歸宋師在河南者無一人敢拒金人取小舟以濟（五五日騎兵猶未盡渡也）旋渡旋行無復隊伍金人笑曰南朝可謂無人若以一二千人守河我豈得渡哉庚午金遂取滑州○以吳敏知樞院院事李梲同知院事○竇王俅于永州賜李彥死並籍其家放朱勔歸田里（開封尹聶昌有怨至雍丘盜殺之于橋道八殺之）○太上皇出奔亳州遂如鎮江帝

聞幹離不濟河即下詔親征以蔡攸為太上皇帝行宮使奉上皇東行以避敵庚午上皇如亳州（秦京蔡攸留鎮京師）辛巳至鎮江○以李綱為東京留守李梲副之金帥粘罕既濟河幸靴議請帝駐（暫幸襄鄧今襄陽府鄧州）以避敵鋒（南陽府鄧縣）以救一城行當參謀李綱曰道君皇帝（道君第九子及永寧被邦昌往為質時幹離不軍執宋城破車駕幸鎮江所生）宅守社稷（乃宋朝故馬之所謂宅守社稷（乃宋朝故馬之所謂宅守社稷（乃宋朝故馬之所謂宅守社稷）乃宋朝故馬之所謂宅守社稷）乃宋朝故馬之所謂宅守社稷）

且名節何有三鎮即金酋之破又不足較帝默然深納不能奪因曰卿
等所論之計雖納出治兵此事當令圖之綱退則召李回曰民間伯大
丕皇帝姪大宋皇帝一依其言以張邦昌爲計謀使李與王時往金
軍爲質以求成初邦昌與邢彥等三王和議不意身自爲質及行乃
邀帝割鄆批無變割地議帝不許與王與邦昌衆伐渡澶日午至夜
分始達金營

張翰泰曰若藏李公之狗負如當汴京受圍之日親自請行向使
得遂其請而至幹離不之帥必有備異金酋之言如頭兩解之於
李公則歸退之之易上皇亲是他宁開未必不肯然而藏主未必爲
貧天也李公之計不行於欽宗而於國破家亡之後者天子人也而无

金兵攻通津景陽等門李綱親督戰士其將校十餘爰其衆殺十何
灌力戰而死○金師退于孟陽（金從康王之請解圍退師）○馬忠與金人于順天
門金酋文指於城下都統制馬忠以京西募兵適至擊○神師道姚
平仲諸門金人聚之金師遂復欽爲一西路猶通援兵得道
平中諸路勤王兵至亓京金人稍北歸（欽遊幸亦自衛時師道年高大

下稱爲老种是帝言曰女真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人境而能善其
歸乎帝曰誠已講和矣對曰臣以軍旅之事事陛下餘非所敢知也
遂拜同知宣撫使統四方勤王兵及前後軍以姚平仲爲都統制師
道時被病命舁拜許肩輿入朝金使主帥在延頴願望見師道拜覽
稍如瞻帝頷笑曰彼爲卿故也師道請綏給金幣于金使彼情歸扼
而厭諸河計之上也李邦彥不從（梦卿曰有李綱之捍國外有師道
衰以提金房之堅甲利兵奚何欲
宗睿肅不能滅二公之聰明）
（陳曰种師道姚師入援直儀金營金人懼徙稍北欲遁翼自衛
彼時欽宗能用李綱之言勅勤王之師蔵隸師道使李綱督宿衛
之七城守金人聚攻城堅無所掠孤軍深入其蔵久住而
求以得志乎奈何欽宗惑於邦彥之說一意求和彊有師道不能
用也顧以請和誅於師道道對以欽非敢知之言統而五百欽宗
不悟良可惜矣及乎和幸未成又受於姚平仲子爭之聲輕即敗
績衆有老种莫舉疾北難可勝悔哉）
以楊時爲右諫議大夫兼侍講時言今日之事當以收人心爲先人

心不附雖有高城深池堅甲利兵不足恃也童貫爲三路大帥棄軍
逃回朝廷置之不罪故諸方平之徒相繼而逋當正典刑以爲不忠
之戒自貫握兵二十餘年擁重兵將驅至今日比聞防城仍用閹人
襄車之轍不可復蹈疏上遂有是命○民樂師成爲彰化節度副使
（聲曰死太學生陳東張澈歐救其言正惡逆臣今○姚平仲師潰金
營不克而逃金人復圍京師時朝廷日輸金幣于金而金人需求不
已日肆搶掠四方勤王之師漸至李綱言金人倉猝無厭兇悖日
甚其勢非用師不可且敵兵號六萬而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已二
十餘萬彼以孤軍入重地猶虎豹自投陷穽中當以計取之不必與
角一旦之力若扼河津絕餉道分兵復燕北諸邑而以重兵臨敵背
堅壁勿戰俟其食盡力疲然後縱兵北歸半渡而擊之此必勝之計
也帝然之約日舉事（是民種民皆素爲山西巨室平仲以女因以土
右方師無河兵人援盡功名獨歸种氏因以土

不得連戰爲言帝以語綱綱主其議帝日遣使趣諸道勤師道欲
侯弟師中至平仲請先期擊之遂鄜延騎萬人夜衝敵營平仲方發
金兵更覺之幹離不遣兵迎擊平仲兵敗懼誅亡去金師復圍汴城
李綱師諸將出封丘門戰于城天城以神臂弓射三百步能洞甲之
金人少却○金幹離不召諸使者請割兩鎮以和且使王酒來
責更召他王爲質（諸將張邦昌恐懼爲渡康王不爲勤金人言康王
城郭而逃爲中山之恥爲將家子故欲更召）
李邦彥語之曰用兵乃不利姚平仲所爲非朝廷意也因罷李綱以謝
金人（時金欲遣人來使城下諸將不敢行宇文虛中自以金人
原中派結知金酋）

（陳曰綱以天下之重一言而罷不之聞者皆惟李綱書而已今觀
此則加當時來事無可皆者而金人未何所解於罷綱正隨金
人之計也）
其失矣哉

○太學生陳東等及都民數萬人上書言李綱奮不顧身仗天下之
事所謂社稷之臣也罷綱正隨金人之計乙復用綱而斥李邦彥等

擒珠登門鼓噪呼勤地帝恐生變乃復綱右丞充京城四壁防禦使
[illegible]
衆皆奮躍既而都人又言願見神師道部趣師道入城彈壓師道乘
[illegible]
車而至衆遂帖然觀之曰果我公也相慶幷帥而散（綱別傳書噪東上書請復用李綱書請恭帝六人
[illegible]
師道入謁見帥道則盛乎可以得好惡之目矣○陰元前薦舉術之弊追封范仲淹
[illegible]
魏國公贈司馬光太師○廢花面宮劃可以與民者○以楊將爲國
[illegible]
子祭酒時知無不言然不見聽及太學生留李綱吳敏乞用時以靖
[illegible]
太學因召對時言諸生忠於朝廷非有他意但擇老成有行誼者爲
[illegible]
之長貳則將自定帝曰無以逾鄭達用之
[illegible]
劉燾陵上書陰元薛宗籍李綱之善可以崇正學次書以花園
[illegible]
宮觀與民可以得民心至是書楊時爲國子祭酒可以見時論是
[illegible]
歷書于册有可觀矣
[illegible]
金使王汭隨宇文虛中來更以肅王樞爲質于金康王構張邦昌還
○以太原中山河間三鎮之地界金人金幹離不退師北去京師解

圍乙巳幹離不既得三鎮且知京師有備遂不俟金帛數足遣使告
辭北去肅王從之京師解嚴（解嚴不書紫虛元靜曰書解嚴無戒心也）種師道請乘其半
濟擊之帝不許師道曰異日必爲國患衛尉卿李綱好問進言于帝
曰金人得志益輕中國秋冬必領國復來禦敵之備當速講未不聽
○李邦彥兄邦光無所建明惟與白時中張邦昌等阿順趙鼎面已
（趙宇相）
都人目爲浪子宰相至是陳東上書請斥之遂免○姚古種師中折
彥質等各以兵入援幹離不已退李綱請詔古等追之且戒
使其間可擊則擊而三省乃令護送出之勿輕動以啓釁○種師道
（種師道引兵）
罷中永計翰言師道名將流教有隴山西士卒咸信服之不可使解
兵柄帝謂其老難用翰曰秦始皇老王翦而用李信兵屢于楚漢宜
（李解攻功）
帝老趙充國而能成金城之功邑望以來以老將被功者難一二
數以古揆今師道强老可用也帝不納翰又言金人此去存亡所繫

當今一大創使失和去則中原可保四夷可服不然將來再舉必有
不救之患宜起師罷擊之帝亦不聽師道遂稱疾不出（宋擇者亦當國步艱難之日無
（故而棄百將過足以壯敵
人之志師道引疾而去）
丁酉朔日食（陳氏自世衡立功威勤羌夏諸子古學俱有將才至其
孫師道師中二世鎮山西名將欽宗方倚師道之老蓋非不知老
不堪一時苟安之急故北言其老以罷之耳）
金粘沒喝入威勝軍（今五原郡威德府今豐州）遂次于澤州先是粘沒喝攻
太原秀被諸縣獨張孝純固守其城不下遂分兵而南既逾南北關
仰而嘆曰關險如此而使我過之南朝可謂無人矣遂至隆德城中
（宋城死節此爲所以無人）
索無備二日而陷守臣張確死之
（宋代中興取燕而不知取三關之險守京城而不知守關河之險
此爲所以無人也）
治聞邊罪貶蔡京等官有差（以陳東之言也時三人皆從太上行）○梁方平伏誅○以
聶昌爲東南發運使未行而罷初太上皇幸童貫高俅等以兵扈從

（李綱客一人在）
（李綱客一人在）
（李綱客一人在）

北歸而還部令人要說終不可保今若設明深入南地逢德先敗元
約然從後追答已無能元主和議李邦彥奏使許他李綱
李邦彥之等其太原中出河間特太臣立議不肯割帝主破敵而
三鎮保無後患所在皆當固守下
三者今議出幹離不行至中山河間兩鎮皆固守不下師中因進兵
以遏幹離不逐出境○詔李綱迎道君皇帝于南京時用事者言大
上將復辟于鎮江人情危駭既而太上還至南京以書問改革政事
之故且召吳敏李綱或慮太上意不可測綱曰此無他不過欲知朝
廷事爾綱往具道帝望孝思慕請陛下早還京師四鑒時宜太皇帝
心勿問細故太上感悟出玉帶金魚冢簡賜綱且曰卿等宗社有
大功若能調和父子間使無疑阻當遠書名書史綱還具道太上意
帝始釋然發遣鳴呼李公善處兼父子其師韓魏○精朱砂家用至
三十兩服○既落京為崇信軍節度副使○四月太上皇至
京師帝奉龍德宮太上將至宰執進迎奉儀注耿南仲議欲屏太上左右
詳訂世史類編卷三十九　十一　代編　宋欽宗　三七　毓秀齋重鐫

於兗齊自疑閣推之其志有不可勝言者耿南仲不以兗齊之道輔
陛下乃陽而多疑南仲佛然曰臣適見左司諫陳公輔乃為李綱結
士民伏闕者乞下御史臺對上悟然綱曰臣與南仲所論國事也南
仲乃為此言臣何敢復有所避罔求去帝不允○立子諶為皇太子
○置看秋博士○復以詩賦取士禁用莊老及王安石字說○召河
北京東西路宣撫使張所河東北路宣撫使兼太原中山河間府路
南尹焞至京賜號和靖處士遣還○遣還是奉賢祕閣事宜書降詔之
焞洛人師事程頤紹聖初嘗應舉發策有詆元祐諸臣議焞曰應
舉而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告顧曰焞不復應進士果矣顧曰子有
母在焞歸告其母母曰吾知汝以養不知汝以祿養歸而之曰學
哉母於是終身不就舉聚徒洛中非弔喪問疾不出戶士大夫宗
仰之神師道焉焞德行召至京師不欲留賜號遣還戶部尚書梅執

禮侍郎鄧溫中永呂好問中書舍人胡安國合奏焞言動可以
垂後
器識可以任大乞擢用之不報
詳訂世史類編卷三十九　十二　代編　宋欽宗　三八　毓秀齋重鐫

五月龍王安石配享孔子猶從祀廟庭四子祭酒楊時致仕時上言
蔡京蠹國害民幾危宗社人所切齒而論其罪者莫知其所本也益
以繼述神宗為名實挾王安石以自重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
配享孔子願庭今日之禍實安石有以啓之安石誤國之術如六
藝以文姦言變亂祖宗法度當時司馬光已言其為害甚於秦火
年之後今日之事若合符契伏望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
像使邪說淫辭不為學者之惑疏上詔罷安石配享降招從祀之列
定時諸生習用王氏學以取科第者已數十年不復知其非忽聞時
言擊論精確於是中丞陳過庭諫太夫馮澥等上疏詆時乃罷時
詳訂世史類編卷三十九　十三　代編　宋欽宗　三九　毓秀齋重鐫

祭酒達以徽猷閣待制致仕時居諫垣九十日凡所論列皆切於世
道而其大者則闢王氏學和議論三鎮不可棄六
賞太原閻不解語種師中出井陘道出師與虜古陵第種師中進大平
定軍乘勝復壽陽榆次等縣留七晝夜虜騎雲中諸兵永
就若牧馬者以為怯通告于朝許請信之數遣使邀師中出戰嘗以
迫撓師中喫曰迫撓兵家大禁此吾結髮從軍今老矣迫此鼠輩
手師曰蝉最約束古及裹頭創進當痛之物皆不服從行五月幸永
延壽陽之石坑為金將完顏活女所襲五戰二勝四遇愉久至後無
關大太原百里古將焦安節安傳郁郁潰古與賀者
失則不至師中兵懼是歲知之遂來攻石軍石軍潰師中亦
中獨以麾下死戰自朔至巳士卒皆神許可射中金人而皆將不及
皆遺恐被士所笑編百人師中身被四創力戰闘死酣中半成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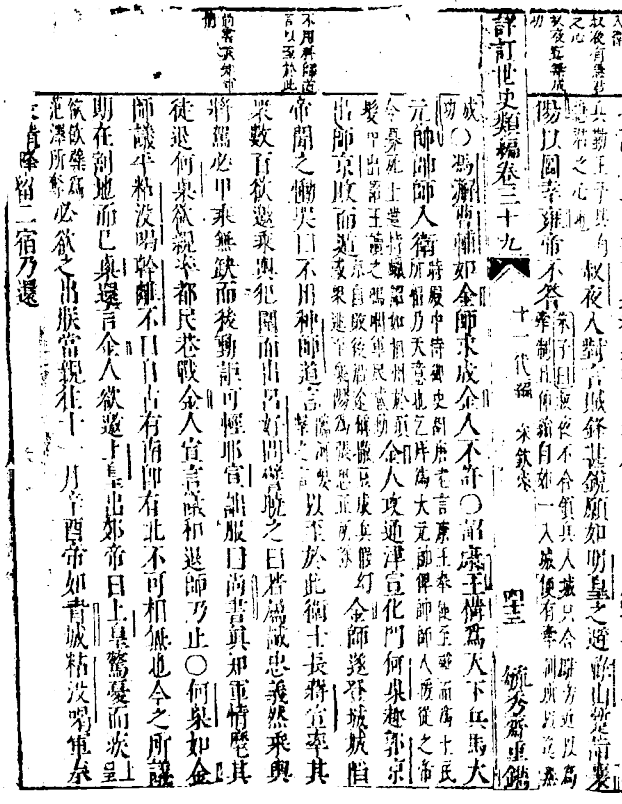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河北河東日告危急未有一人一騎以副其求奈何前集之兵又皆
散遣且以軍法勤諸路赴兵而以寸紙罷之臣恐後時有所號召無
復應者矣疏上不報趣赴太原○八月復以种師道爲河東河北宣撫使
召李綱還綱以張邦昌等違節制而敗上疏極論節制不專之弊且言
分路進兵賊以全力制吾孤軍不若合大兵由一路而進綱方欲合
兵親率擊虜會以議和止綱進兵綱亦求罷遂召還○許翰罷翰上
用兵而吳敏耿南仲欲和論議不合○九月金粘沒喝入太原執知
府張孝純以歸孝純面罵副都總管王稟等死之（王稟見太宗紀金分
兵陷汾州知州張克戩單力扞禦城破猶苦戰不克乃南向再自引
決一家死者八人○李綱罷熙中書舍人劉珏（音角）胡安國于遠州（遠州屬
湖南）直書其事自是（初安國被召入對言明君以務學爲急聖學以正心爲要語
甚剴切耿南仲聞其言而惡之力譖於帝帝不爲動中丞許翰入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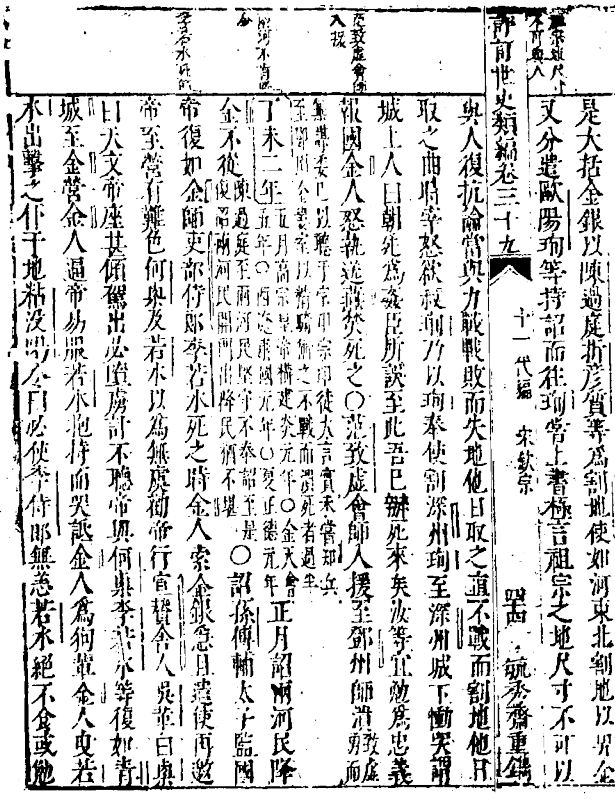
帝問門下侍郎耿南仲對曰自蔡京得政士大夫無不受其籠絡
超然遠迹不爲所污如安國者實鮮（鮮上聲）逢除中書舍人及李綱罷知揚
州（言揚州論其去中書甚近）劉珏當制綱勇於罷國史部侍郎馮澥言珏爲
綱遊說且舉安國自還河頭上論綱越職言事歎南仲大怒遂出
知通州（當國家多難之際正君子建用之日而爲小人專擅無遠正
如通州人跡宗澤所謂窮生之若耳安有身膺雅范授翻反正者豈
其志哉）或曰事之小者姑置之安國曰事之大者無不起於細微今以
小事爲不必言至於大事又不敢言是無時可言也人服其論○金
幹離不盾真定都監輕劉韐死之（韐音合）种師閔及金幹離不戰
于井陘敗績幹離不遂入天威軍犯真定韐（音合）諸率衆晝夜搏戰久之
城陷韐巷戰麾下相扶散仁坡顧其弟曰我大將也可受賊戮乎因
提刀欲奔門出不果自縊死（金人之犯真定也粘罕率衆搏戰力竭而
死觀其顧弟之言益見粘罕明於君臣之大義者殺部偷生迎降之徒豈可同日論哉）○集從官于尚書省議三鎮棄守百官多請割

與金人以紓國禍何東（音同）曰三鎮國之根本奈何一日棄之金人滋
信割亦來不割亦來且河北之民皆吾赤子棄處則吾民塗炭之爲
民父母而棄其子可乎帝悟乃止
（十月罷御史中丞許翰初翰以金人欲得三鎮之議質于帝帝不可棄翰三鎮則宋以
爲藩屏翰爲不可守而不可棄者勢三鎮則宋以爲根本翰爲可守而不可棄者義
其後金人深入不思備禦翰論其棄守故罷之）
○十月罷御史中丞許翰初翰以金人欲得三鎮之議質于帝帝不可棄翰三鎮則宋以爲藩屏翰爲不可守而不可棄者勢三鎮則宋以爲根本翰爲可守而不可棄者義其後金人深入不思備禦翰論其棄守故罷之）人皆許而攻翰自如蔚將以和議故入皆閉壁不出好問乃請車駕渡
滑那相之戍以邊奔衛而列勤王之師于畿邑以禦京城蔽入不省
金人陷真定攻中山上下震駭好問又言國勢如此宜速定大計
遷都以圖興復帝從之（好問初來國勢無人可○种師道薦以范訥爲河
東帥且是知金人非能滅宋乃宋之自滅耳）○种師道薦以范訥爲河
北河東路宣撫使師道未至太原而城已陷乃巡邊次河陽遇王淵

擣敵必大衆乘上疏請幸長安以避其鋒大臣以爲怯召還而卒○
十一月金兵渡河酈京留守王襄棄城走降于金○詔康王構復如
金師王雲同前（宋徽宗嗣位使王雲使金）金師至磁州守臣宗澤迎謁曰願王一去不返今敵又先
離以致大事其兵已迫復去何益願王勿行會康王出謁澤應聲厲
聲拒雲曰清野之人先是奚來伸通相勤而為撤遷城民悉之真姦賊也
聲拒雲曰清野之人（金人深入不思備禦清野之計故民悉之真姦賊也）
就士殺之會金遊奕（伸花無遠乃那日至磁城下踪跡王所在知相
州汪伯彥承以為書請王如相部真以迎於河上王行至相勞伯彥
（磁遷城民事必不能延南
日他日見上皆首以京兆薦公（時使康王投
州汪伯彥承以為書請王如相部真以迎於河上王行至相勞伯彥
日他日見上皆首以京兆薦公（時使康王投
氏春秋孫臏兵法有神力能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劉昫宜撫真定募
敢戰士飛捷為屬撫劇賊至是皆王所為承信郎



評訂世史類編卷三十九 十一代編 宋紀宋 明 毓秀齋重鐫



無可為者今日順從明日富貴矣若水喫山天錄二日
澤有二主哉其僕亦怠緩之曰公父子春秋高若少緩當得一
若水叱之曰吾不願家矣忠臣事君有死無二少焉不絕口蓋
破其唇噴血罵愈切至以刃裂頰斷舌而死金人相與言曰忠國
之士死義者十數南朝唯李待制一人
[宮氏申曰]李若水當土車駕宿也使其不死亦在誤國之
[戴維其一死明白昭然故誤國之罪釋而言忠義若獨焉
[丘濬山曰]宋之亡非獨天數蓋亦人謀之不臧也方潘賊之未渡
河也若水之計莫急于防扼河津可用而江北信陽江之策及諸勤
不可遏也自全之計莫急于權衡遷敵可用而玄宗幸蜀之策若
夫車駕既行京城防守之計又莫要于堅壁清野可用而唐太駙
吳之策夫何計不出此君臣終自徙以講和為
言遂使九族六宮盡遭茶毒嗚呼誰之咎歟

[制誥]詳訂世史類編卷三十九 十一 代編 宋欽宗 罪五 毓秀齋重鐫

資政殿學士劉韐死之初金人真定也父老號呼曰使劉資政在
鎮豈有此禍金人益知其名康元年韐守真定是冬金人攻城下
和都鄰以公私命帶揚廣時家師靈勒取民間金帛有匿藏者生
詐大臣在金人軍中遣人持詔旨韐如京師令割三鎮地使主金營金人欲相韐韐
之金人遂退及京師陷使韐為河東割地使主金營金人欲相韐韐
[宮氏申曰]韐死義極矣念帝何從出乎大臣論韐不至從金
帝可也民在圍城其執義堅固如此為臣為國當如是也
人將屠城韐不答之眾感而及徐屬十檢人復不遣金人引兵圍城
詐以誅賢相及京師陷使韐為河東割

之遣甲士及中書舍人張邊賣敕記自汴京至命王以兵仍制置副
還京王問計於左右張俊曰此金人詐謀耳今太王陷外此人豈肯
可從往乃遣如濟州覘而金人果以五千騎救出聲王肝腑俱
裂○金人遣吳孚莫儔入京集百官議立異姓梁文彬出聲王肝腑俱
張叔夜等百
餘人
鄭敞意存張邦昌乃以邦昌姓名入議狀張叔夜不肯署狀且移書
金師請立太子金人就置軍中張叔夜等之曰孫傅不立
當在叔夜曰世受國恩義當與之俱死而已金人義之太常寺簿張浚開封士曹趙開
二人之力為多
逃入太學
司門員外郎胡寅皆逃入太學中不書名唇格書名仰藥而死鄧肅
馬伸吳給中永泰倫共為議狀於金師極言異姓不可立願復訓若
以安四方且諭邦昌當上皇時竊國亂政以致禍變今必金人怒執
檻去○三月金人立張邦昌為楚帝宣贊舍人吳革死之金人奉冊
寶王邦昌北向再拜受冊即位閤門舍人吳革率內侍百官數百人
皆先殺其妻子焚所居巢衣金水門外范瓊許叔冀等率兵迎

乃從後殺之殺百餘人捕革併其子皆殺之范瓊乃被擒之協
力
是日風霾晝晦
帝無光百官慘沮邦昌亦變色雅哭再拜莫儔范瓊等欲然以為有佐
命功邦昌心不安拜官皆加檢校○金幹離不以上皇太后與親王
皇弟駙馬公主妃嬪及眞主妃宰賢妃康王夫人邢氏等北去張邦
昌率百官遣辭於南薰門衆慟哭有仆絕者○四月金粘沒喝師
以帝皇后太子妃嬪宗室及何栗陳傅張叔夜司馬朴秦檜等北還
公私上下皆室于澤庄衛開二帝北行即提軍欲徑渡河擄金人歸
路邀還二帝而勤王之兵卒無至者遂不果

朱子曰靖康間正論者厥有兩種馮澥二人之力為多邪說尚衆如此
說尚衆如此澥已死於姻婭而尚若之也金始終以和字愚宋
宋始終以和字愚宋

五月張邦昌尊哲宗廢后孟氏為元祐皇后入居禁中垂簾聽政遣
使奉迎康王構于濟州先是呂好問謂邦昌曰相公負欲立耶邦昌
駙馬都尉
王詵
呂好問請迎
康王
駙馬都尉曹晟
往
夫人曹縣君
王
寨敵意而徐為之圖也邦昌曰是何言也好問曰相公知中國人情
所向乎特畏女直兵威耳女直若去能保如今日乎大元帥在外元
祐皇后在內此殆天意盍亟還政可轉禍為福且省中非人臣所處
宜寓直殿廬所下文書不當稱聖旨又曰為今計者當迎元祐皇后
請康王早正大位庶幾保全會御史馬伸具書請邦昌速奉迎康王
同院無肯連名者伸獨持以往極陳逆順利害邦昌讀其書氣沮久
耶邦昌乃辭元祐皇后為宋太后入御延福宮遣人至濟州請康王
好問又謂邦昌曰天命人心皆歸康王相公先遣人推戴則功無在
相公右者若撫機不發他人聲罪致討悔可追耶邦昌乃復遣謝克
家往迎王時雍曰夫騎虎者勢不得下
隋獨孤后當周文宣帝崩隋文權總百揆后謂曰騎虎之勢必不下所宜孰慮他日墜膺悔無及已
左傳若不早圖後悔莫追
晉文公曰既得下
臣之後必得之如得之後必得之如
安靜之不可及也邦昌不聽克家至濟州王不許以書諭宗澤等曰

孫昌受偽命之人義當誅討然慮事出權宜未可輕動合移師武
按甲觀變澤復書謂邦昌篡亂邀跡已無可疑今二聖諸王悉渡河
而北惟大王在濟人意可知宜亟行天討興復社稷不可不斷昌好
問亦遣人來言大王不自立恐有不當立而立者王然之戊辰邦昌
立太后號曰元祐皇后入居禁中垂簾聽政以俟復辟

[南劉]公好問[僧]表立元祐后趙興王其於北宋之終南宋之始可謂一功及矣然公好問偽命何郎此史氏所謂屈己就事以期興復其心有足亮也彼好問爲秦檜之延若受偽命則辱其父而愧其孫者多矣○黎按名好問反楚爲求狄人傑反

一其功同

北宋自太祖庚申至欽宗丁未凡九主一百六十七年內太祖僭稱賀八年乙亥未滅唐以前十六年實統一百五十一年自建中至洪武戊申凡百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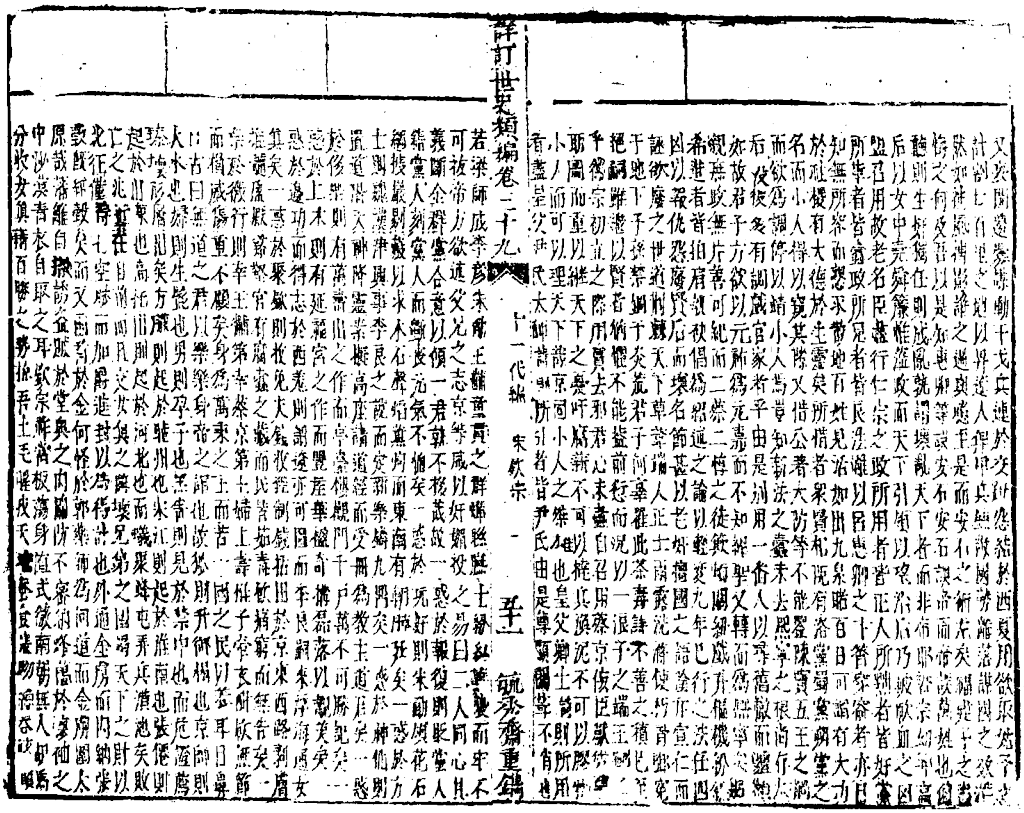
詳訂世史類編卷三十九　十二代編　宋欽宗　凱秀齋重鐫　四九

[歸]克北宋疆域[圖]昔太祖皇帝肇造本朝中外臣僚戴大志衆遂得陳橋誓師之朱全忠平殺唐昭宗[僭]篡奇而方耳大額其相黎臺墨輩類其貌曰完摩類者其貌則天命已有歸矣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胄可得而妄瀆之耶及其即位一洗滔

世之陋習要皆以恭儉爲治而祀親賢孔子文臣如[柳]開[種]放之高節[田]岐[滑]之敢而推誠盡[忠]復[周]室之見而避嫌[張]騰[因]旱[蝗]之變而欲自焚[答]謙故其效治之感[物]敦[厚]三[朝]海[涵]德[養]蕩蕩然與羣臣[賞]花[賦]詩[劉]筠[李][宋]東[元]南[逆]西[孟]昶[南]克[李]煜[滅]劇[嫉]於[南]漢[服]戰[守]吳[越]卧[榻]之[側]解[舞]跋[而]逆[腸]斷[魔]者消[銷][烟][燭]漢[服]徒見山高而水清可謂[教]生[靈]塗炭之苦[事]叛[李]其之[稱]吳[號]期太祖而非[聖]明神武不[拔]之[王][耶]太宗[承]謀英[斷]勦[滅]自[劉][知]征太原混一[版][圖]享[于]讀書而已[問]卷有[猶][論]而代史而不今宦官[領]奴[宜]崇文之院[抄]文宗之後[勉]宜遂之[選]禁[幸][親]之置[昭]江南之[叢]岸戒[論]之[詞]重[館]史之[選][嚴][職]史之[誅]重[希][夷]之[流]遐[荒]種[放]之高節[周]峻[滑]之敢而推誠盡[忠]復[周]室之見而避嫌[張]騰[因]旱[蝗]之變而欲自焚[答]謙故其效治之感[物]敦[厚]三[朝]海[涵]德[養]蕩蕩然與羣臣[賞]花[賦]詩[劉]筠[李]煜[滅]劇[嫉]於[南]漢[服]戰[守]吳[越]卧[榻]之[側]解[舞]跋[而]逆[腸]斷[魔]者消[銷][烟][燭]漢[服]徒見山高而水清可謂[教]生[靈]塗炭之苦[事]叛[李]其之[稱]吳[號]期太祖而非[聖]明神武不[拔]之[王][耶]太宗[承]謀英[斷]勦[滅]自[劉][知]征太原混一[版][圖]享[于]讀書而已[問]卷有[猶][論]而代史而不今宦官[領]奴[宜]崇文之院[抄]文宗之後[勉]宜遂之[選]禁[幸][親]之置[昭]江南之[叢]岸戒[論]之[詞]重[館]史之[選]嚴[職]史之[誅]重[希]夷之[流]遐[荒]

詳訂世史類編卷三十九　十二代編　宋欽宗　凱秀齋重鐫　五十

之所其勿天[對]其之意[昭]然可見[元]足多者[陵]曆中急於[右][禦]之[備]而[棄]河[北]之[地]不[能][用]其[人]以[致][金]人[逐][我]之[禍]此[蹈][前][轍]而[不][知][變]者[也]○[黎]按[宋]之[初][承]五[代]之[弊][藩]鎮[相][比][疆]家[專][方][午]門[河]東[毒][辛]江南之[築]平[定][偏][小]都[其][論]之[初][猶][頗][知][變]之[弊][採][其][論]之[初][猶][頗]幸[得]之[意]而[不][知][變]之[弊][採]其[論]之[初]猶[頗]幸[得]之[意]而[不]知[變]之[弊]採[其]論[之]初[猶]頗[幸]得[之]意[而]不[知]變[之]弊[採]其論之初猶頗幸得之意而不知變之弊採其論之初猶頗幸得之意而不知變之弊採其論之初猶頗幸得之意而不知變之弊採



重刻詳訂世史類編卷之四十　十一代編　宋江南高宗

臨淄李純卿　草劍　木齋謝　遜　補遺

陽明王守仁　撰評　鳳洲王世貞　會纂

大蘭李　槃　增修　鐵巷文安之　是正

鈔疑將方幹　閱訂　資宇張起鵬　梓行

高宗皇帝　諱構徽宗第九子初封康王及徽欽北狩年二十一而即位南京遷都臨安統有宋在位三十六年五十六

而內禪又二十五年壽八十一謚曰聖神武文憲孝皇帝○帝僅能中興然無撥亂之才初惑于汪黃之佞繼阨于苗劉之亂終制于姦臣秦檜幸和議之誤雖有李綱張浚趙鼎李光為相張浚劉光為將信任不堅無以相濟不能復中原之地稱臣奉貢偷安一隅僅得韋氏生還及徽

宗鄭后柩之歸與息兵二十年之效忘不共戴天之讐而不雪由是懦有餘而剛果不足故也

丁未建炎元年

夏五月康王即皇帝位于應天府大赦改元建炎先是孟皇后降于青宮中外傳康王訶統兵將曰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凡君世紀失德雖巢穴北幽之裔而敢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賢主越居其服漢家之元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茲乃天意人謀之成動者中興之一助也

濟州父老請帥門言州四方會見城中火光屬天請王即位帝位會

宗澤及朱勝非來言南京乃藝祖興王之地取四方中興運足便請幸之以圖大事王決意趨應天府庚辰至濟州咨未行應天府

來見民地高死于想諭之命築壘于府門之左是月庚寅朔王登

劉永新曰漢王劉邦宋太祖之遇唐具在關城中則與諸王并俘以北矣昔者周厲宗室皆分封于宇內非獨貴之如泰山磐石得以固其存不幸而亡矣死後嫁酒得以尚其統又不絕而宗祀延永秦苗裔愛衍侯得以保其姓唐宋則不然其宗室皆聚居於京師故宋益人爲而德上等九人一日同死于九龍述祖子等救祭二人得免其舉宗北遷幸見弟于完顏亮無一人幸免益無以保其姓矣夫聚居之地聚其易防制此利之小者而其後有大害大利觀於周漢可見矣分封之小者而其後有天下者爲其子孫計不可以此爲不遠子

高宗初年其人

以黃潛善中書侍郎汪伯彥同知樞密院事人其初政益可見矣

○遷仁靖康帝尊號曰孝慈淵聖皇帝乃尊哲宗廢后孟氏爲元祐太后遥尊韋氏爲宣和皇后遥立夫人邢氏爲皇后

劉將軍曰前世當離母后之嗣而我朝高英宗后曹仁宗后向神宗后孟哲宗后之賢獨宰母后之福既富宣仁以關元祐之治復富元祐以關炎興之運此固天道

高宗初年其人

宋朝獨享母后之福神宗英宗兩朝之教

以裴邦昌爲太保封同

阿女今邠州知文彥博故事又加太傅侯明昌僧通泳當博故事

五日一赴都堂參決大事

邠吕知文彥博故事

詳訂世史類編卷之四十　十一代編　宋高宗　二　瓶秀齋重鐫

非召綱爲開封尹行次長沙即帥湖南勤王之師入援未至而京城失陷至是召拜右相綱上疏曰興衰撥亂之主非英哲不足以當之惟其英故用心潮足以濟大事而不爲小故所惑惟其哲故見善明足以任君子而不爲小人所間在昔人君體此道者惟漢之高光唐之太宗本朝之藝祖太宗願陛下以爲法欽宗時李綱爲宰小祖抑之而不用故洛寇蔡禍于

綱爲尚書右僕射先是綱再貶寧江軍今江州金兵復至聞聖悟和議之

李綱爲尚書右僕射兼京城四壁守禦使

城中高宗即位召李綱任爲右相顏岐不能爲之沮江黃鼎所用共攻綱故能成興復之功賢人君子之有益於人國也如此

惜乎敵所以來之罪科咎義黨不治迄右不悉心人面隱發陳從開賢蜀議者知其不能有爲此李綱所以有英哲之謀也應惟得一李綱輔以共成中興金人無怪乎播越海陬偏安最幽胡銓曰爲小朝廷處其端名於

其安悲夫

貶吕好問爲尚書右丞時元祐太后遣好問奉手書請應天帝勞之

曰宗廟獲全卿之力也後李綱以宰臣在圍城中不能抑絕款款按
其罪好問曰王業艱難政宜含垢納以王法懼者衆矣綱乃止（好問賢
之子可不懷當安邦昌僞命觀其答李綱之言要亦為已之說耳君子美可不懷終于始哉○論靖康主和誤國罪安置
李邦彥吳敏耿南仲等于遠州○詔修正宣仁聖德皇后事迹追貶
蔡確蔡卞那恕蔡懋等官（章惇蔡卞初欲去元祐之人變元祐之法
慮元祐之後用至誣謗立之罪訪及宣仁之事故有此詔）劉摯梁燾范祖禹等官（摯燾等以元祐舊臣
為哲宗所倚重卞等乃誣以同呂大防劉摯梁燾范祖禹等謀立劉氏故貶之）追復
范純仁呂大防劉摯梁燾范祖禹等官（純仁大防摯燾祖禹皆元祐賢臣）
我朝之治元祐為盛舟后之賢宣仁為最當憑證小人朋邪之說不得肆毒而後見當宁師矢守
之時使非元祐之治在人耳目又何以罷炎興之運成此宣仁之功
也）

金人陷河中府及解縣蒲陽諸州至是晉室以重兵壓河中禮府事
郝仲連力戰外援不至度不能守先自殺其家人已而城陷與其子
致厚皆不屈而死○以宗澤知襄陽府澤見帝應天陳興復大計帝
欲留澤黃潛善等沮之故出○安置監察御史袁所于江州（靖康中所以繫
詳訂世史類編卷之四十 十一 代編 宋高宗 二 毓秀齋重鐫
何東何北天下（首目作河北兵應募者凡十七萬人由是所之聲振河北）
宰臣張所于江州（張所當遷次五利）
何神霄不能何（何神霄不能何也）
潰亂反正宜（元祐舊臣）
之運非宰臣之功
（李綱至行在固辭相位帝曰朕知卿忠義智略久矣其勿辭綱頃首
聽陛下度其可行者賜之施行臣乃敢受命一曰議國是（謂中國之
守而後可戰能戰而後可和而靖康之末皆失之今欲戰則不足欲
和則不可吳若先自治粵以守為戰庶吾政事脩士氣振然後可議
和耳不可吳若先自治粵以守為戰庶吾政事脩士氣振然後可議
人舉）二曰議巡幸（謂車駕不可一至京師見宗廟以慰祖宗之心
也）度木可居則為巡幸之計以天下形勢而觀長安
為上襄陽次之建康又次之）三曰議赦令（謂祖宗登極赦令皆有常式
之皆當視有司預為之備）四曰議僭逆（謂張邦昌為國大臣
為法如赦惡逆及罪察官盡復官四曰議僭逆謂張邦昌為國大臣
和耳不可吳若先自治粵以守為戰庶吾政事脩士氣振然後可議
人舉）二曰議巡幸（謂車駕不可一至京師見宗廟以慰祖宗之心
也）度木可居則為巡幸之計以天下形勢而觀長安
為上襄陽次之建康又次之）三曰議赦令（謂祖宗登極赦令皆有常式
之皆當視有司預為之備）四曰議僭逆（謂張邦昌為國大臣
為法如赦惡逆及罪察官盡復官四曰議僭逆

千萬之衆降光武但之不死邦昌以臣易君罪大於金子院不正其罪又尊崇之此何理也陛下欲建中興之業而尊崇僭逆之臣以示四方其誰不解體又偽命臣僚一切置而不問何以儆天下士大夫之節又曰邦昌僭逆豈可使之留朝廷使道路指目之曰此亦一天子哉因流涕曰臣不可與邦昌同列當以死擊之陛下必欲用邦昌第罷臣帝頗感動汪伯彥乃曰李綱氣直臣等所不及帝乃出綱奏跋邦昌安置潭州并安置受偽命臣僚王時雍吳幵李擢李覯等

（王威洲曰宋自靖康而後稱相者庶幾李伯紀李忠定爲巨擘陽酬然讀以伯紀之用舍而卜中興之清濁否非吾所敢知也嘗伴讀不之南下也都城之必不可棄夫人而能知之大子一旦而棄吾百姓之宗社而委其子女於虜酋紀獨奮而請守之都邑之人心不在他轉徙而存信紀那矣天下勤王之師日至而幹離不以爲軍深入而不得決乃察其從容以歸不乘其鋭而擊之此劉諸將相之算也命使紀爲市廛事固已去矣然二頓猶未盡下也仍說致命遂志之日也十旬而不出一劍師而未能驅其在漢族能

逆死乎及召祀而首以誅邦昌爲去就甚非策也邦昌一死骨耳其人不足道譬金人立之然金人退而從其大臣以迎慶王其勢猶未叛也留之以招夫北國之將帥士大夫猶不足而必誅之不足而又備郡以傳疑假之宋齊愈逐使劉豫竊然中原吏民於上以甘心於我而忠節如張孝純者猶皆而爲之輔翼固結口之義尚未明也而汲汲於誅邦昌者何也當虜將入而假邦昌汴亦破虜入雒陽而假在相高宗亦吐走北宋之所以誅假邦昌

（陳制齋曰若水王安國爲贊善劉韓伯爲資政殿大學士李若水爲觀文殿學士）

（愚按容說死節者愛汪至是書贈其官勅其名者紹者路訪死節之臣以問李綱言近世士大夫寡廉鮮耻不知君臣之義者慮之禍能使師死義者在內惟劉韓李若水在外惟霍安國顯加贈卹而帝從其請是順安國延康殿大學士

（許浒曰李綱爲相而斥邦昌則逆有所憑矣贈若水則人有慫勸矣逆有所憑則人不敢爲逆忠有所勸則人皆慫勇王夫何難乎稱再爲相所謂施如此使高宗能專任之也奚可並陳也乃惑於汪黃不能終任遂使其功不成可慨也夫）

（李綱兼御前使綱入對言曰今國勢不遑靖康間遠甚然而可爲者陛下英斷于上羣臣輯睦于下庶幾靖康之獎可革而中興可圖然非有規模而知先後緩急之序則不能以成功大外禦強敵內銷盜賊脩軍政選士風裕邦財寬民力改奬法有冗官減虧令以感人心信賞罰以作士氣擇帥臣以任方面選監司郡守以奉行新政俟吾所以自治者政事已脩然後可以問罪金人迎還二帝此謂規模也至於所當急而先者則在於料理河北河東益河北河東者國之屏蔽也料理稍就然後中原可保東南可安今河東所失者祖代太原澤潞汾晉餘郡猶存也河北所失者不過眞定懷衛滄四州其餘二十餘郡皆爲朝廷守朝廷不因此時置司遣使以恩慰撫之臣恐種盡力疲坐受金人之困金人因得撫而用之皆精兵也其若於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制司擇有才器者爲之使宣諭天子恩德所

以不忍棄兩河於敵國之意有能全一州復一郡者以爲節度防禦團練使如唐方鎮之制使自守非惟絕其從敵之心又可資其禦敵之力使朝廷未無北顧之憂最今日之先務也帝善其言問誰可任者綱以張所及傅亮薦亮薦曰亮西人習古兵法編與語謂可爲大將圖五人爲甲百人爲隊五百人爲部二千五百人爲軍伍長隊正隊將部府軍統制官各以關西所辟姓名命招置爲軍御營司以統法互相應援有所呼召使令號聞以辦

（田制疏曰靖康建炎之初君有利失之時也河北惟失眞定事郡河東惟失太原等六郡其他國在也故下之勢不逆順則當主李綱經理兩河之議宗澤留守之計不惟故疆可全而警耶亦可報也逆順則不惟河北河東不可保而河南亦不可保不惟不能准而航渡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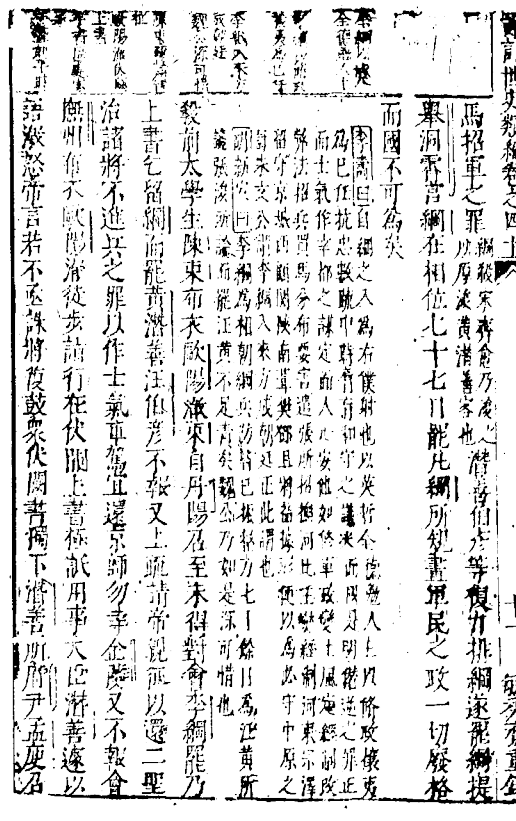
（李綱言往往極新提舉遣河北及勤王之師無功勤金人國守請郡今敢慶示德意帝從之於是大悟翁然之兵往往引去）○選元祐黨籍人官爵○遣宣議郎傅雱使金軍通問二帝李綱上言竟願之道考弟而已矣今日之事正當梳戈卷

而謂之曰爾智勇材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飛
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是其言飛由
此知名○詔諸路募兵買馬勸民出財李綱言憲豐間內外禁旅五
十九萬今禁旅單弱何以捍禦敵而鎮四方莫若取財于東南募師
于西北若得戰士萬付諸將以將練之不久皆成精兵此最爲急務
於是詔陝西河北京東西路募兵十選其番入衛河北西路括買官
民馬勸民出財助國綱又言步不足以禦騎不足以戰請以戰
車之制頒于京東西路使製造而教習之其法用堅木制成制官發
弓弩火箭及鎚以待矢石下設鐵蒺藜以禦人足長兵槊人短兵槊馬
旁施鐵宗行則布以爲陣止則繫以爲營每車二十有五人四
人推挽以運車一人登車以發矢餘執長槊大斧五百人以五之一爲輜重以給其用車八十乘則布方陣四面
各二十步而○以張所爲河北西路招撫使所以王彥爲都統制岳
飛爲統領所招來豪傑於是河北賊丁順楊進等皆赴招安使以降

岳飛上書言勤王之師日集宜乘銳急而擊之黃潛善汪伯彥輩不
能承聖意恢復奉車駕日益南恐不足繫中原之望願陛下乘敵穴
未固親率大軍北渡則將士作氣中原可復坐致職言事者多官歸請
所所以飛兄中軍統制之曰爾能破幾何飛曰勇不足恃用兵先
在定謀蘇枝曳柴以敗荊苻衆走楚師熊之殷鑑莫遠乘燕以致
綏使莫敖不人乘燕以誘敵之也殺人將保燕者人保山下而大敗之古訓定也所襲然
曰若治飛行伍中人補飛武經郎○七月以王彥爲河東經制使傳
亮副之又以錢荼爲陝西經制使○以許翰爲尚書右丞○右諫議
大夫宋齊愈以罪棄市齊愈附黃潛善汪伯彥上疏論李綱專權兵貿
輕重處中○以張所爲河北西路招撫使所以王彥爲都統制岳
飛爲統領所招來豪傑於是河北賊丁順楊進等皆赴招安使以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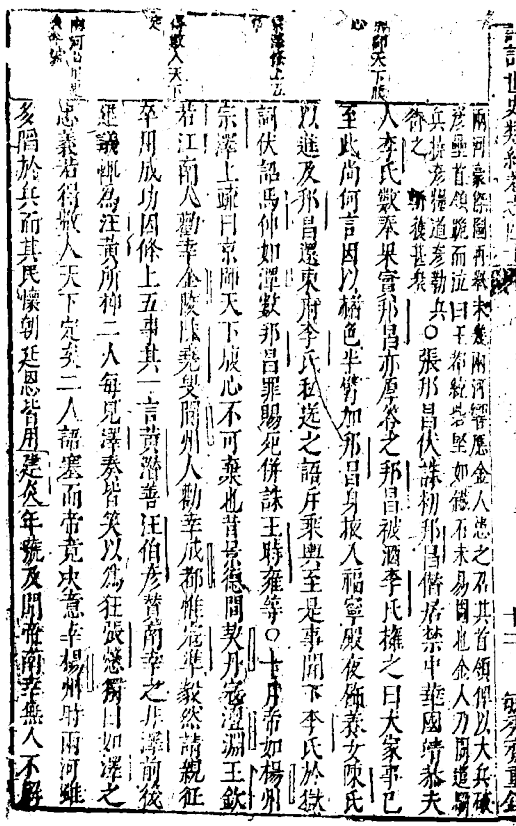
詳訂世史類編卷之四十八 十一代編 宋高宗 十 毓秀齋重鐫

皆感泣既而有詔欲幸東南避敵綱極言其不可且曰自古中興之
主起於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起於東南則不能以復中原
而有西北蓋天下精兵健馬皆在西北一旦委中原而棄之豈惟金
人將來問以擬內地盜賊亦將蜂起爲亂陛下雖欲還闕
不可得矣況欲治兵勝敵以歸二聖哉天命陽光武之所興有高山
峻嶺可以控扼有堅城平野可以屯兵西陝關陝可以召將士東達
江淮可以運穀粟南通荊湖巴蜀可以取貨財北距王都可以造救
援惟陛下留意焉○乙巳詔以江淮荊浙閩廣湖南北爲制置使
東南因甚安便第恐一失中原則東南不能必其撫事雖欲退保一
隅不可得也況嘗降詔許增中原人心悅服奈何詔墨未乾遽失大
信於天下帝乃許幸南陽以范致虛知江寧府修城池而汪伯彥黃潛
善陰主揚州之議或謂綱曰外論洶洶咸謂東幸已決綱曰國之存
亡於是焉分吾當以去就爭之○元祐太后如揚州常從汪黃議將
幸揚州故奉太后先六宮及衛士家屬皆從遣使請沂京迎奉太廟神主赴行在
行在所自此始○戊戌帝之次討米有如東遷之基者高宗之幸揚州
建炎之初也其事正與此同時勢亦大略相似故書西幸而書東幸
其心宗李之老將謝次亭盡指狐兔以非中原未謝高宗以閤門文
官之資直以折衝之術故其策如此余嘗謂宋之綱孚復章吕則
治亂之界建炎幸揚州則興亡之界而此實皆起於此
書即位於南京以上皇考書至自金○太上既渡河十餘日猶曹勳曰我豢四
方貢獻山積盡以與金人今日渡河盡取以還我中原之家未知中原之
家亦盡以還我否勳曰知之我父母入納勳曰知見康王第言有清中原之策悉聽而行之庶以
救父母入納勳曰知見康王第言有清中原之策悉聽而行之庶以
我父念康王決人即此意所御念環使內侍勳曰幸爲我言大
王願如此勳得早相見也勳逐間行至南京以劉衍逆人帝范以示
輔臣朝廷議募死士入河至金東境上皇聞之大喜以蠟書報
上皇之歸執政難之止勳于外○八月以李綱黃潛善爲尚
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綱常侍帝論及靖康時事帝曰淵聖
勤於政事省覽章奏至終夜不寐然爭至播遷何也綱對曰人主之



賊在如人遇若子退小人則大功可成否則斷石程書無益也因乾
帝以明詔誡人今是徐兒國用英果臨大事帝嘉納之綱所論誅其
言切直帝初無不容納至是政於黃潛善汪伯彥之言皆協中不報
○更號元祐太后爲隆祐太后尚書省言元○罷河東都制使司召
副使傳亮還行在所李綱言招撫經制三司臣所建明而張所傳亮
又臣所薦用今黃潛善汪伯彥沮所亮所以沮臣乃所以沮求去帝曰
綱所爭細事朝乃兩綱曰方今人材以將帥爲急非小事臣豈敢
還幸與潛善伯彥見宜爲所疑然臣東南人望不願陛下東以爲爭
便莫便一去中原後悔有不可勝言者願陛下以宗社爲心以生靈
爲意以二聖未還爲念勿以臣去而改其議江辭而退或曰公欲於
進退於義得矣如讓者何綱曰吾知盡事君之道不可則全進退之
節禍患非所恤也侍御史張浚又劾綱以私意殺宋齊愈且論其貿

馬招軍之罪綱被宋齊愈乃復之潛善伯彥等復力排綱遂罷綱提
舉洞霄宮綱在相位七十七日罷凡綱所規畫軍民之政一切廢格
而國不可爲矣



治諸將不進兵之罪以作士氣車駕宜還京師勿幸金陵又不報會
上書乞留綱而罷黃潛善汪伯彥不報又上疏請帝親征以還二聖
上書乞留綱而罷黃潛善汪伯彥不報又上疏請帝親征以還二聖
潤州御不敗陽滑從步詣行在伏閤上書極訴用事大臣潛善遂以
語激怒帝言若不還誅將復鼓衆伏闕書獨下潛善所屬尹孟廢召

龍澤復上疏言欲速開朔王彥谷統大軍盡平賊黨望陛下早還京
闕臣之此舉可保萬全或謂裴欽未部還恐賊陛下從臣請豈切
笑效臣迂愚以誤社稷大計陳訶旣放盡歸胡塵然後奉迎鑾輿還
京以塞效臣之口以快天下之心帝優詔答之○十一月嘗李綱於
鄧州召還○以王倫爲金國通問使

戊申二年 金天會六年○西遼康國二年正月帝在揚州○金銀术可肌鄧州范致虛出奔安撫使劉汲死之○金兀术侵東京留守宗澤敗之

時兀术自鄧趨臼沙去汴京密遣都人驚恐修備入問討宗澤時劉
客圖棋笑曰何事張皇劉衍竿在尔必能禦敵衍用伏兵夾擊宗澤
宗澤大敗之 敗數十使統出敵後伏其歸路金人果收既而金人復入渭州澤
人方與衍戰伏兵起前後夾擊之爭人果收既而金人復入渭州澤
使張揚澤部往救之衆寡不敵戒諸少避之揚曰避而偷生何面目
見宗公力戰而死澤聞揚感遣王宦往援已不及因與金人大戰破

走之時澤部將使民者其敗將金指 使民者遣使民與金將符遣
宗澤大大聚 敗數十使統出敵後伏其歸路金
之計 人方與衍戰伏兵起前後夾擊之爭人果收既而金人復入渭州澤
使張揚澤部往救之衆寡不敵戒諸少避之揚曰避而偷生何面目
見宗公力戰而死澤聞揚感遣王宦往援已不及因與金人大戰破
不復把東京澤得金將逸臣王策知劍庇真逐夫大舉之計召諸將

語曰治亂有忠義心當協謀劍破期還二聖以立大功吉說泣下諸
將皆感奮聽命金人聞之亦相謂曰宗爺爺不可復留矣遂決意還
歸○初宗澤有疾帝遣醫診視藥餌相繼澤自知不起口占表請還京曰臣爲陛下
保護京城自去年秋至今春又二月矣陛下不早回則天下之民何
所倚焉不報澤感憤疽發背者數日其名常呼岳飛之字而卒飛自是感澤之
一語每自勉勵遂爲宗臣○張浚奉使宣撫川陝過洞庭湖謁岳飛飛
一語每自勉勵遂爲宗臣○張浚奉使宣撫川陝過洞庭湖謁岳飛飛
感之泣曰一朝不能復讎雪恥則天下之人皆必曰宗爺爺
感之泣曰一朝不能復讎雪恥則天下之人皆必曰宗爺爺
何爲棄我而去也○金人聞澤卒又二月果渝盟入寇○初澤病時
金人聞其名常呼岳飛之字而卒飛自是感澤之一語每自勉勵遂爲宗臣○張浚奉使宣撫川陝過洞庭湖謁岳飛飛感之泣曰一朝不能復讎雪恥則天下之人皆必曰宗爺爺何爲棄我而去也○金人聞澤卒又二月果渝盟入寇○初澤病時
金人聞其名常呼岳飛之字而卒飛自是感澤之一語每自勉勵遂爲宗臣○張浚奉使宣撫川陝過洞庭湖謁岳飛飛感之泣曰一朝不能復讎雪恥則天下之人皆必曰宗爺爺何爲棄我而去也○金人聞澤卒又二月果渝盟入寇○初澤病時

金人聚兵南京將逸臣王策知劍庇真逐夫大舉之計召諸將
語曰治亂有忠義心當協謀劍破期還二聖以立大功吉說泣下諸
將皆感奮聽命金人聞之亦相謂曰宗爺爺不可復留矣遂決意還
歸○初宗澤有疾帝遣醫診視藥餌相繼澤自知不起口占表請還京曰臣爲陛下
保護京城自去年秋至今春又二月矣陛下不早回則天下之民何
所倚焉不報澤感憤疽發背者數日其名常呼岳飛之字而卒飛自是感澤之
一語每自勉勵遂爲宗臣○張浚奉使宣撫川陝過洞庭湖謁岳飛飛
感之泣曰一朝不能復讎雪恥則天下之人皆必曰宗爺爺
何爲棄我而去也○金人聞澤卒又二月果渝盟入寇○初澤病時
金人聞其名常呼岳飛之字而卒飛自是感澤之一語每自勉勵遂爲宗臣○張浚奉使宣撫川陝過洞庭湖謁岳飛飛
感之泣曰一朝不能復讎雪恥則天下之人皆必曰宗爺爺
何爲棄我而去也○金人聞澤卒又二月果渝盟入寇○初澤病時
金人聚兵南京將逸臣王策知劍庇真逐夫大舉之計召諸將

語曰治亂有忠義心當協謀劍破期還二聖以立大功吉說泣下諸
將皆感奮聽命金人聞之亦相謂曰宗爺爺不可復留矣遂決意還
歸○初宗澤有疾帝遣醫診視藥餌相繼澤自知不起口占表請還京曰臣爲陛下
保護京城自去年秋至今春又二月矣陛下不早回則天下之民何
所倚焉不報澤感憤疽發背者數日其名常呼岳飛之字而卒飛自是感澤之
一語每自勉勵遂爲宗臣○張浚奉使宣撫川陝過洞庭湖謁岳飛飛
感之泣曰一朝不能復讎雪恥則天下之人皆必曰宗爺爺
何爲棄我而去也○金人聞澤卒又二月果渝盟入寇○初澤病時
金人聞其名常呼岳飛之字而卒飛自是感澤之一語每自勉勵遂爲宗臣○張浚奉使宣撫川陝過洞庭湖謁岳飛飛
感之泣曰一朝不能復讎雪恥則天下之人皆必曰宗爺爺
何爲棄我而去也○金人聞澤卒又二月果渝盟入寇○初澤病時
金人聚兵南京將逸臣王策知劍庇真逐夫大舉之計召諸將

金人取永興軍經略使唐重死之 夏室興永興軍帥度學不可戈乃
一說生擒吾父以脅臣報之曰汝能以死
阿課吾舍父入地上吳從與俗第八人俱死

子部初自死部之心 皆直諫之臣也 毅宗朝進士乙科累
京重賢等號直名張叡歷至是能以清謹其父部死陽時先
以後復見魯重之父子
可爲世道一嘆者耳哉 贊曰

贏內侍部成章于商雄州 贏成章以無業剽書
久之何如 不于其無罪而竄也時所在盜起汪伯彥
爲宗在報之將或於部謀內不能開以從善路以開人病○以劉
豫知窗南府○金人收淮南府知府何子韶以之事聞陽譲忠義初
金人欲降之子韶罵不屈遂被殺一家皆遇害揚時聞淮南府日何

子部必死矣蓋知其素守云

呂氏中 日當建炎之初河北俾失其定等四郡河東惟失太原等
郡部獨能保其境內盡忠竭力之事陝西故當唐無連禍今從
相援之勢屢破兵方盛又非一州之所能禦既成一州又取一州使
忠臣義士守孤城以待盡豈不痛哉

四月工部侍郎兼侍講陽時罷帝初即位除時工部侍郎歷言古
聖賢之君未有不以興學爲務除兼侍講以老求去遂提舉洞霄宮

擊者指品和氏之玉宗
天下之寶見
趙簡子
中牟之臺可
見 十一 疏

金指 時在指 所交皆天下士先達陽羅郡浩皆以師禮事時暨渡江東
而學 爲祖氏正宗○五月宗澤請車駕還京遣子翔詣行闕
聖人所以教人者 疏略曰臣聞天下之事見幾而爲待時而動則事無不成今收復京洛而
二心事見幾而爲待時而動則事無不成今收復京洛而
使天下仁孝 金指 時在指 所交皆天下士先達陽羅郡浩皆以師禮事時暨渡江東
而學 爲祖氏正宗○五月宗澤請車駕還京遣子翔詣行闕
聖人所以教人者 疏略曰臣聞天下之事見幾而爲待時而動則事無不成今收復京洛而
使天下仁孝

擊者指品和氏之玉宗
天下之寶見
趙簡子
中牟之臺可
見 十一 疏

金指 時在指 所交皆天下士先達陽羅郡浩皆以師禮事時暨渡江東
而學 爲祖氏正宗○五月宗澤請車駕還京遣子翔詣行闕
聖人所以教人者 疏略曰臣聞天下之事見幾而爲待時而動則事無不成今收復京洛而
使天下仁孝

事幾以時而言之中興之兆可見而金人滅亡之期可必在
陛下見幾乘時而已尋復上疏十日進數十萬衆願守護京城李成
頴亳從陽即渡河勦敵揚進筆 時降宗澤 兵百萬亦願渡河同
致死力 亳頴陛下及此時還京則衆心奮然何敵之足憂乎又言堯
人愛其親以及人之親所以教人孝敬其兄以及人之兄所以教人
弟陛下當與忠臣義士今講肄討廻復二聖使天下知孝弟帝得疏
乃降詔增日還京而竟不果 書下詔還京高宗也 書不果 備之也宗
澤前後二十疏其言遷都之得失非不明切高宗聞之竟無南幸意至此聞迎復二
聖使天下知孝弟之言而遷降詔增日還京蓋良心發見也然心疑

[illegible]而[illegible]當所以沐猴不還而[illegible]於不能復也[illegible]哉○許景[illegible]龍時朝廷有大政事[illegible]必請[illegible]問極諫黃潛善汪伯彥以為[illegible]已甚[illegible]以渡江南幸之議為景衡罪龍之[illegible]景衡行至瓜州得瘡疾卒謚忠簡[illegible]景衡得程頤之學志慮忠純議論不與時俗仰[illegible]幸帝嘗之曰朕自[illegible]即位以來號政忠直遇事敢言惟許景衡爾○定制賦經義試士法　元祐中科舉以經義詩賦兼取紹聖以來罷試詩賦至是命參酌元祐科舉條制定試士法中書省請詩賦兼取士[illegible]試[illegible]試事詩取合取通定高下殿試仍對策三道　侍先以卷奏定高下帝曰取士當務至公豈容以己意升降自今多

先進卷○六月詔帥臣統制韓世忠會宗澤以禦金王彥引兵屯[illegible]州時得報虜分道渡河詔世忠與澤所部迎敵澤聞王彥聚兵太行山欲大舉趣太原[illegible]恐彥孤軍不可獨進召彥計事卷召諸寨[illegible]授方畧以俟會合乃以萬餘人先發金人以重兵躡其後而不敢擊

既至沛澤令宿兵近甸以為根本若遽屯滑州之沙店澤上疏曰臣欲乘此暑月遣彥等自滑州渡河取衛濬相等州王再興等自鄆州立護西兵陵寇馬擾等自大名取洛相衛定楊進王善丁進等各以所領兵分路並進既渡河則山寨忠義之民相應者不啻百萬陛下早還京師臣當躬冒矢石為諸將先中興之業不然可立致[illegible]

黃潛善等忌澤成功從中沮之○七月東京留守宗澤卒以杜充代之宗澤忠貫[illegible]國之心至死不[illegible]其[illegible]宋誠矣[illegible]以不遂其謀發憤而死可哀也已然[illegible]其[illegible]以子之[illegible]充[illegible]而無[illegible]書以先代者不相識當時之失策亦以見東京之陷實基於先[illegible]澤前後請帝還京二十餘奏每為黃潛善汪伯彥所抑從容成疾疽發于背諸將入問疾澤矍然曰吾以二帝家廬憤憤至此及[illegible]能藏[illegible]敵則我死[illegible]恨衆皆流涕曰敢不盡力諸將出澤歎卜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無一語及家事連呼過河者三而卒年七[illegible]都人號慟訃聞贈觀文殿學士[illegible]謚忠[illegible]

始招集羣盜聚兵儲糧結諸路義兵連[illegible]豪傑自[illegible]以何[illegible]復可[illegible]

[illegible]真公[illegible]夏[illegible]日欲落有志[illegible]統識者[illegible]之澤子[illegible]居戎幕素[illegible]

士心都人請以[illegible]繼父任時[illegible]命杜充代澤不許充[illegible]而無謀[illegible]沐悉及澤所為於是豪傑離心降盜聚城下者復去[illegible]掠矣

[illegible]史[illegible]方二帝北行宗[illegible]失主宗澤一[illegible]而河北義旅[illegible]十萬[illegible]德[illegible]澤忠義有以[illegible]動之也[illegible]高明[illegible]遭[illegible]論[illegible]之則及二帝復[illegible]一[illegible]頗[illegible]其[illegible]善汪伯彥[illegible]能[illegible]忌[illegible]於[illegible]非之[illegible]善善而不能用使澤不得伸其志[illegible]慢而卒悲哉[illegible]綱曰[illegible]且嗟呼宗澤之志其[illegible]若孔明之志為但孔明[illegible]先主君臣[illegible]以道合當時[illegible]無所[illegible]拒[illegible]故[illegible]志不得[illegible]就于[illegible]之下[illegible]無所[illegible]宗公[illegible]則君[illegible]在[illegible]難欲行其道而不可得[illegible]君和先主則[illegible]都定命臣[illegible]又[illegible]金虜[illegible]無[illegible]有不足[illegible]者矣其[illegible]

八月[illegible]殿中侍御史馬伸監濮州酒稅辛[illegible]道伸自湖南還[illegible]疏曰[illegible]

[illegible]真潛善汪伯彥不法十七事乞速罷二人收柄別選賢者共[illegible]大事疏入留中明日[illegible]受衛尉少卿仲辭不行錄其疏中[illegible]史臺其言[illegible]

論可來即乞施行非是合坐誣罔之罪詔責監濮州酒稅[illegible]使上道伸怡然撰[illegible]而行竟死道中開者[illegible]之伸學于程頤勇於為義每曰吾志在行[illegible]以富貴為心[illegible]為富貴所累以妻子為念則為妻子所[illegible]

[illegible]參道不可行也

[illegible]高宗[illegible]

以趙子[illegible]知台州子[illegible]至[illegible]山[illegible]婦命[illegible]臣問北事甚悉子[illegible]大畧人[illegible]和議女直[illegible]用兵十餘年[illegible]屢[illegible]敗契丹今復[illegible]其[illegible]當如畏虎以食[illegible]之食[illegible]終干[illegible]人若設陷阱以待之然後可以制虎矣遂命知台州○二帝至金[illegible]金主吳乞買廢上皇為昏德公[illegible]靖康為重昏侯徙之韓州○十二月[illegible]有报[illegible]來山高由崇福宮李綱[illegible]

萬安軍（今瓊州府萬州是）○金粘沒喝取濮州知州楊粹中死之粘沒喝等合兵攻圍以濮州小易之至城下粹中固守會將姚端夜擣其營粘沒喝跣足走僅以身免遂攻城益急凡三十三日而陷粹中被執罵不屈而死（粹中是舉亦可謂遇功生事予曰非也夷狄亂華王室弱弱苟有志於拯夷狄安中國乃綱曰之所必予況虜軍中為萬世臣子綱曰之勸也故綱目特筆起義而以金帥子之所以為萬世臣子綱曰之勸也）○金婁室圍延安王庶使曲端將兵救之端次于襄樂不進○十二月金撻懶侵濟南知府劉豫以城降之○金幹離不取大名府提點刑獄郭永死之（守臣張益謙裴儀降金幹離不欲用之永罵曰無知太尉誤我以報國何說我以○以黃潛善汪伯彥為左右僕射吩予幹離不怒併其家屬殺之）潛善伯彥入謝帝曰潛善作左相伯彥作右相朕何患國事不濟時金兵橫行盜賊蠭起二人皆不以上聞張浚極言金人必來攻請預為備二人以為過計而笑之

（王叔和曰人君之御臣下莫難於辨忠邪之分也潛善伯彥才術智慮無超人者特其側媚柔善足以希高宗意旨之心而其陰鷙譎奏又足以濟高宗偷安之志是以不覺其久之深而任之專也世方以為大姦大蠹而帝乃以得一人為幸是何黑白相去之遼哉）

己酉三年（金天會七年○西遼康正八年○宋建炎三年）○夏正德三年）帝在揚州○河北制置使王彥初于行在詣免對彥遂致仕（彥趨行在見黃潛善汪伯彥力陳雨河忠義延頸以望王師願四人心大振北伐言辭憤激）○金粘沒喝陷徐州知州事王復死之（特書死之不沒其節二人大怒請免對）（王復善於守城）金人圍城復與子倚率軍民力戰外援不至城陷復謂粘沒喝曰死守者我也願殺我而令脩吏百姓粘沒喝欲降之復罵求死閉門百口皆被殺（王復之死死於義也觀其詞旨之○二月詔劉光世將兵四淮以拒金光世兵潰走還（光世受命拒金偷生苟免棄衆走還豈事君之義乎書走還罪惡也）金粘沒喝入天長軍（揚州府）報至帝即披甲乘騎馳至瓜洲（瓜洲在揚州府城南）得小舟渡江惟讓聖車卒數人及王淵張浚等從行（自揚至鎮江時汪伯彥黃潛善方幸同列聽浮屠克勤說法或有問邊耗者猶以不足畏

（王子太祖神主於道）為金人所追亡太祖神主於道金人焚揚州而去（為陷天長漣盱師皆城一戰但見天子單騎出走宰相循聽浩備部之何哉）（高宗未聞命將故綱目書帝奉于鎮江不以天王之禮予之所以深譏之也）呂頤浩復揚州

（許浩且高宗惑於汪黃和議之說而拒宗澤還京之謀坐致金師遷延南渡中原於此不可以復望矣太祖准天之靈誠不欲南是以其主亡也不然他廟之主不亡而此主獨亡何歟）

（徐徽言死節）帝如杭州以呂頤浩簽書樞密院事守鎮江（帝至鎮江召從臣商去留歸以為江北擊援羣臣皆以為然王淵獨言鎮江止可捍一面若金人自通州渡江以據姑蘇將若之何不如錢塘有重江之險帝意以兵不動）

（今延安府）遂決是夕○金婁室取晉寧軍（府陵州）知軍事徐徽言死之（城被圍發鎮江城拒戰因潰圍走翰之使之拜不拜陷之以兵不動命降將折可求諭使降徽言大罵婁室殺之統制孫昂及士卒皆不去俱被害事聞贈徽言晉州觀察御史蓋忠非帝無以賜徽言晉州觀察御史蓋忠非帝無以賜凡殺將棄其忠過於前其殉國宜秀實○帝至杭州被死罪以下放還士大夫被虜斥者惟李綱罪在不赦更不放還蓋用黃潛善計罪綱以謝金也仲州防禦使馬擴應詔上書言前日之事其誤有四其失有六今願陛下西幸巴蜀用陝右之兵留重臣使鎮江南破金賊之計回天下之心是為上策都守武昌襟帶荊湖控引川廣招集義兵也布上流扼據形勢緩約河南諸路豪傑許以得地世守是為中策駐蹕金陵備禦江口通達淛運稍習水軍厚激將士以幸一勝覘敵事勢預備遷徙是為下策若尚長江為可恃幸金賊之不來猶緣遷延候至秋冬金賊再聚驅劫丹楓江淮千里斂道並進方當此時然後又悔其為無策擲累數千言皆切事機○黃潛善汪伯彥有罪免

海鄭伯彥自知不為衆所容聯疏乘退中丞趙鼎論二人大罪二十疏陛下崇厚天下悉慰乞加罪斥乃寵游善知江寧府伯彥知洪州（今南昌府）游善狠愎持國柄嫉害忠良逐李綱汪黃廖辛諫內侍言者隨時以奇禍中外為之切齒伯彥有扣州迎帝之功與游善用事二年而免○聽諫東歐陽澈言仍官其親屬一人恤其家又召馬伸赴行在時伸已卒詔贈直龍圖閣○二月以朱勝非為尚書右僕射○詔戶部侍郎張浚帥師次于平江府（今蘇州吳縣）以呂頤浩為江東安撫制置使○倪從統制苗傅劉正彥作亂劫帝傳位于皇子魏國公旉請隆祐（元祐更太后臨朝尊帝為睿聖仁孝皇帝居顯寧寺大赦改元明受旉傳自負世將有勇於王室以簽書樞密院事王淵樞選顯職心不平之劉正彥亦以扈駕功大資寧恣上王世修又嫉三將恩寵大過內侍恣橫伏兵殺王淵及內侍康履等劫帝傳旨令皇太子請隆祐太后垂簾聽政太后見傅等論之曰今強敵在境以一婦人於簾前抱三歲兒決事何以令天下敢因閒之豈不轉加輕侮傅等不從朱勝非還自帝曰王均叛乃詹等履心適語陛云云耳耐愚有智而辱不若此語

（可為後嗣之鑑帝遂擢位傅等屢軍遂退蓼湖二逆監作副建罪天子在其掌握而羣臣無如之何卿宋室振歟不振之勢可見矣又安能保物中○）張浚呂頤浩會師勤王時改元紹興平江張浚知必有兵變謀起兵討之張俊亦知其為即引所部至平江浚斑後語但持而泣且諭俊以將起兵問罪赦至江寧呂頤浩曰是必有變亦遣人商量然張浚浚以順治有威望能斷大事乃答書約共起兵且告劉光世子統江舍韓世忠由海道將赴行在張俊聞之曰世忠來喜事濟矣因白浚以書招之世忠得書聚酒酣（音邯）地曰誓不與此賊共戴天至平江見浚浚令世忠趨秀州據糧道浚乃草檄（音詳傳正彥之罪與世忠俟光世願浩合兵進討之傳等聞忽不知所為朱勝非謂之曰勤王之師未至者使是間自反正耳不然下詔率百官六軍請帝還宮公等置身何地乎傳等遂即百官朝于睿聖宮帝御旁之傳正彥以手加額曰聖天子度量如是也四日帝復位召張浚知

臨平湖（在杭州府）苗傅劉正彥西臨安院事○呂頤浩張浚欲苗韶于臨平（在杭州府）走初頤浩謂諸將曰今雖反正而賊猶擁兵居內若不濟必及以惡名加我罷義徐圖業可臨也（翟英方進之子也漢元始中為東郡太守正莽篡位欲舉兵討之不克而死徐敬業（敬業徐世勣之子也高宗諱構世勣初武后時為眉州刺史業嗣父爵為英公徙封李氏故業起兵討之不克而死）唐為周敬業起兵後之敗死）進次臨平翊敗走勤王兵入北關頤浩浚等入見伏地涕泣待罪帝問勞再三謂浚曰朕在宮聖兩宮隔絕一日啜羹忽聞敗卿不覺覆手念卿被責此事誰任辨所服玉帶賜之誅敗逆黨有差（吳湛王修等）

（二人助紂為虐）（張浚頻危宗社）（翟英以王莽篡漢故討表）

（帝還不忘宗社之意）

（可為後嗣之鑑）

（二句總結上文）

（此聚與前聚字不同）

（甲騎當自圍點陝張浚得權可謂重矣書之既以表浚謂中興當自關陝始）

（天下常山蛇勢）

僕射○禁內侍干預朝政外官非親戚亦不得往還○冊魏國公旉為皇太子○五月以張浚為川陝宣撫處置使使宜（照陝張浚得權可謂重矣書之既以表浚謂中興當自關陝始）人或先入陝蜀則東南不可保因請身任陝蜀之事初浚宣撫川陝之議未決監登聞檢院汪若海曰天下者常山蛇勢也秦蜀為首東南為尾中原為脊今以東南為首安能起天下之脊哉將蜀恢復必在川陝浚大悅

（問辭對曰觀此則浚之得君可謂專矣君之任浚可謂為矣川陝宣撫處置以之使宜照陝而數部之權皆歸於浚耳尚非浚之德望素有以服白於天下安能寵任之若是哉）

帝至江寧府（建康府）陝江寧為○以洪皓充大金通問（遣書願去尊金人號北蕃臣）

（初金使撻懶使浚前約之撻懶遣人稱臣以誑我降之）

（前知府劉豫遣）

（豫知府劉豫遣）

得奉兩宮南歸（根）

方不能屏（音丙）諸遠（于萬切）恐事之叩（口）閽（音昏）就鼎鑊（音或）拒（音巨）跋（音勃）怒將殺之勞一枝曰

此真忠臣也爲伯跪請得流（音留）嶺（音領）南（音男）

（周靜軒曰洪皓使金特立不撓觀其不顧飢生剜鼠囓氈鑊無悔之語至今讀之令人毛竦（音聳）有非以節義自守視輕生如鹿（音麓）豕者雖不爲其恐動矣

韓世忠獲首傳劉正彥送行在誅之帝手書忠勇二字褒旌以勵世

忠○六月霖雨部（音簿）郎官以上言閹政遂罷王安石配享神宗廟庭（音廷）

（高宗以四大王安石配享所以深著高宗繼述之美亦足以爲南渡之一幸也）

一日昧（音妹）經邦之大咨二日昧（音妹）賴（音賚）之遠圖三日無彼人之德四曰失馭臣之柄司勳（音熏）員外郎趙鼎上疏曰王安石變祖宗之法蔡京托紹述之名凡今日之患始於安石成於蔡京今安石猶配享神宗時政之缺莫大於此中丞張守上疏曰陛下處宮室之安則思二帝母后寧廬（音閭）幕之苦（宮廬其形穹窿（音芎隆）若廬幕然故名）

（夷人氈之爲帳毳（音脆）毛織成者）享膳羞之奉則思二帝母后

后膻（音羶）腥（音星）酪漿之味服綃（音消）縠（音穀）之衣則思二帝母后窮邊絕塞之寒苦

（孫子牽之柄則思二帝母后語言動作受制於人享嬪（音頻）御之適則思二帝母后誰爲之使令對臣下之朝則思二帝母后誰爲之尊禮思之又思兢兢業業聖心不倦而天不爲之助順者萬無是理也今罪已之詔數下而天未悔禍實有所未至耳

（張時泰曰高宗南渡之失非止一端其最大者冰那正之分忠佞之辨也觀其罪己之失雖有四而首不及此者其亦罪己之未當也然朱熹之稱賀自王安石揚開其業流毒於後趙鼎一疏可謂知流而源深得其當者矣

（熹嘗曰人君成天下之務莫要於思高宗不能自強以復北轅是亦弗思而已張守六思之疏正中帝意古而爲政後之本也指乎後不踰矩不改謂所謂未如之何也已無怪乎梁而渡江退而航（音杭）海而端（音煓）倪於一隅也）

（一疏治得其情）

（張問張守一公疏之疏何如）

（刻子科討論）

皇太子秀卒○范瓊有罪下獄死張浚（音峻）遣康（音糠）初沂京破二帝及宗室北遷瓊之謀居多又乘時剽掠左右張邦昌爲之從衛至是自洪州入朝見帝悖慢且乞貸苗劉等死帝畏其成以爲御營司提舉

行事務張浚將赴川陝與劉子羽密謀謀之一日命張浚以千兵渡江若備他盜者使若甲以來因召瓊後又劉光世赴都堂議事爲設飲食食已諸公相顧未發子羽坐庶下恐瓊覺取黃紙趨前舉以聲瓊曰下有敕斬庶可訖大理寺置對瓊愕不知所爲子羽顧左右擁置與中衛以俟兵送獄（范瓊佐邦昌叛通兩宋徽欽以謀之史稱瓊能養正直之氣忠於子羽輔成其謀因此受知於浚而敏功屢立卒稱忠義名臣此所以爲論之子瑛之文朱熹之師也）光世出撫其衆曰誅止瓊耳汝等固天子自將之軍也衆皆投刃曰諾瓊下獄賜死子○升杭州爲臨安府將定稅畝○崔綯如金不屈死之貴金人請還二帝金人（綯使金通問肯以大義折敵使之窮荒絕域○廣州教授林勳上本政書凡十三篇本政一書原不少概見於此特言國朝兵農之政大抵因唐未今農貧而多失業兵驕而不可用地利多遺財用不足皆本政不修之故宜倣古井田之制使民一夫受田五十畝其有賣田之家毋得市田其無田與

游惰末作者皆驅之使爲隸農以耕田之義者而雜組錢穀以爲什一之稅每十六夫爲一井每井賦二兵馬二匹糟（音曹）粟之貢絹三尺綿一兩非蠶鄉則布六尺麻二兩其說甚備書奏詔以爲桂州帥度掌書記其後朱喜晉陵亮亦曰此書考古驗今思慮周密世之爲井田之學者無以加矣（勳有將帥之才而不得見用於時○八月辛酉）

（前之建昌軍）

（勳有將帥之才而不得見用於時故古今論治之辨信矣）

（北書恩德傳）

杜時亮如金師時金人將渡江遣時亮請和致書於粘沒喝曰子之有國家而迫於危亡者不過守與弁而已今以守則無人以弁則無地惟其閣下之見哉而已故前者奉書願削去尊號是天地之間皆大金之國而尊無二上亦何必勞師遠涉而後爲快哉○閏月以呂頤浩爲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守建康時金所將至希詔諸將議後舉之地張浚辛企宗請自鄂岳長沙韓世忠曰國家已失河北山東若又棄江淮更有何地呂頤浩曰金人之謀以陛下

虜於金貨算無遺策難友賈不可計而貲財常有餘○初劉琦欲斬王庶劉廷瑨以百口保之且以其與敵通前欲伏其威聲承制築塔井端武城大將軍宣撫司都統制軍士推擊如宿將張浚志於恢復此舉

[illegible]

[illegible]

元承制以立知楚州金人聞立將赴楚州乃以兵邀於淮陰立奮怒[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擊之又敵至果有五騎趨龍王廟廟中伏兵先破而出護其兩騎其
兩騎仍前馳
三騎則振策以馳趨者一人紅袍玉帶既墜復跳而免諸諸後者則
擒人獻破軍之賞
凡木也既而接戰江中先數十合世忠妻梁氏桴鼓助終不得濟處
凡木之婿龍虎大王凡木懼請盡歸所掠以假道世忠不許凡木窮
金人自是不復渡江
蹙計議甚衆世忠曰還我兩宮復我疆土則可以相全凡木見窮丹
衆風使往來如然謂其下曰南軍使船如馬奈何乃募人獻蛾遵
丹之來於是酬人王姓者教其丹戰以火箭射帝逐世忠駐潤凡木
不略遣人奏
帥兵濟世忠以八千人拒凡木十萬之衆凡四十八日而敵益金人
自是亦不敢復渡江矣○呂頤浩等願浩在位顧密事承趙鼎論之
也頤浩因請建康宜忠敬命人請帝幸新西下詔親征鼎以為不可輕
舉願出總兵駐蹕鎮江以為聲援帝從其言遂決九千
餘言帝論之曰振旅還朝朝忠○五月金人犯建康而去岳飛敗之
諫之意恨不之議今於劉晃之
於靜安鎮擊大敗之○靜安鎮在應天府城東北七月金兀二帝

於五國城在遼東北三萬去金上京東北千里洪皓自雲中密遣人奏
書以桃梨棗麵等獻二帝於五國始知康王即位焉○八月張浚承
制安置其都統制曲端於酆安軍以采仲為襄鄧隨郢鎮撫使端素善
撫士卒長於兵衆然性剛愎既逐王庶而奪其印又欲并王燮軍朝
廷疑其欲反浚使張彬察之彬謂端曰今兵合財備畫宜以孤軍深
入告境我合諸路攻之不難端曰欲將士精銳孔因糧於我我反為
其時軍機選錄
客之○以沈沖為
之子
錦重修神宗哲宗實錄以隆祐太后生辰
置酒宮中后謂帝曰宣仁太后之賢古今母后未有其比昔姦臣肆
為誣誣雖當下詔明辨而國史尚未刪定豈足傳信吾意在天之靈

三字疑其
張浚平生之
志在北一舉
不無望於帝也帝悚然乃召冲重修之冲乃為神宗考異明示去取
舊文以畀書刪去者以黃書新修者以朱書世號朱墨史又為指南
辨誣錄由是二史得其正邸敖臣情狀益著矣○九月太皇太后鄭氏
崩於金之五國城○金立劉豫為齊帝於大名府改明年為阜昌元
年世修子禮於金
金撻懶侵楚州鎮撫使趙立死之○張浚劉錡帥五路之師及金
人戰於富平縣名今敗績先是浚問計於術至興元聚兵召劉錡秦
鳳經略涇原劉锜環慶趙哲四經略及吳玠之兵合四十萬人以
錡為統帥迎敵決戰前軍統制王彥諫曰陝西兵將上下之情皆未
相通若少不利則五路俱失不若且屯利閿與洋
利今作寧府是但為四川道興州今為以固根本敵入境則檄五路
鳳陽縣洋州今為洋縣興鳳諸軍
之兵來援萬一不捷未大失也浚不從劉子羽亦力言未可戰曰吾
舉不知此顧東南事方急不得不為是耳吳玠部曲皆曰敵鋒方銳
宜各守要害須其鋒而乘之亦不從遂次於富平縣引兵
張浚平生之
志在北一舉
國家命脈所
關
金人攻秦檜還前史皆書秦檜聞兀朮然檜挽於房中檜匿嚴
志不得使者其術可勝言哉
十月金人縱秦檜還前史皆書秦檜聞兀朮然檜挽於房中檜匿嚴
小人險詐之狀而遂與之曲講然者書實其肯歟矣
至洪金主以檜踢捷懶為其任用及南伐以為參軍事檜與妻王氏

詳訂世史類編卷之四十 十一代編 宋高宗 二十九 毓秀齋重鐫

十一月趙鼎罷 鼎不樂議和故罷 高宗嘗從容謂輔臣曰秦檜之言雖不可盡信然其間亦有可采者朕觀自古人君之治天下未有不以和為貴者蓋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一動干戈則生靈塗炭豈可輕議用兵以此觀之檜之言亦有可采者朕意決矣卿等勿復多言

十二月金人來歸河南地 金人以河南地來歸 高宗以康履為河南路宣撫使以張俊為副使以韓世忠為東京留守以劉光世為淮西宣撫使以岳飛為鄂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以楊沂中為中軍統制以王德為前軍統制以張俊為後軍統制以劉錡為勇武統制以田師中為踏白統制以王彥為神武副統制以張憲為統領使司

詳訂世史類編卷之四十 十一代編 宋高宗 二十九 毓秀齋重鐫

十二月趙鼎罷 鼎不樂議和故罷 高宗嘗從容謂輔臣曰秦檜之言雖不可盡信然其間亦有可采者朕觀自古人君之治天下未有不以和為貴者蓋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一動干戈則生靈塗炭豈可輕議用兵以此觀之檜之言亦有可采者朕意決矣卿等勿復多言

十二月金人來歸河南地 金人以河南地來歸 高宗以康履為河南路宣撫使以張俊為副使以韓世忠為東京留守以劉光世為淮西宣撫使以岳飛為鄂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以楊沂中為中軍統制以王德為前軍統制以張俊為後軍統制以劉錡為勇武統制以田師中為踏白統制以王彥為神武副統制以張憲為統領使司

詳訂世史類編卷之四十一 十一代編 宋高宗 三十 毓秀齋重鐫

辛亥紹興元年 金天會九年○西遼康 正月己亥朔帝在越州 詔百官遷拜二帝不受賀

敗李成於樓子莊江淮群盜皆遁復鎮江州（鎮州今爲鎮州府之名）於是後軍有鎮山之號上書以張俊下書張俊以韓世忠人（後軍下書張俊以韓世忠人）命（此綱目不沒人善之深意也）○武功大夫張榮擊敗金兵十萬於化（爲盜所殺）持節北還（榮領涪州作水寨以守見金戰艦不多乃舍此綱目不沒人善之深意也）命（此綱目不沒人善之深意也）○四川隆帥（爲盜所殺）持節北還（榮領涪州作水寨以守見金戰艦不多乃舍此綱目不沒人善之深意也）命（此綱目不沒人善之深意也）○四川隆帥（爲盜所殺）皇太后孟氏崩年五十九○孟氏即宣仁（宣仁）后徽宗懿（徽宗）高宗（高宗）即母也（即母也）○五月作大宋中興（中興）玉寶（玉寶）高宗（高宗）光武之能弘啟先業不過如晉之元帝耳爲足（爲足）謂之中興哉今通作中興（中興）玉寶（玉寶）無愧于心耶（無愧于心耶）

（此舉足以聳動人心而趙統亂者也可謂衆得其心）

（張騰泰曰高宗此舉足以聳動人心而趙統亂者也可謂衆得其心）

（

戰謀言賊將用火牛德笑曰此古法也可一不可再命合軍持滿俟
[illegible]始交萬矢齊發牛皆返奔賊梨賊萬餘皆潰
之捕
悉平○九月金兀朮寇和尚原吳玠及其弟璘大敗之兀朮遁介自
富平之敗收散卒保和尚原積累練兵剏棚為死守計或謂宜退屯
漢中扼蜀口玠曰我保此敵決不敢越我而進堅壁臨之彼糧吾蹠
其後是所以保蜀也諸將在原上聚鄉民族其遺老相與聚觀環聚
民使相與聚觀之且令保金將沒立烏魯折合物日魯和尚原烏魯折
合先期王陣北山案戰玠命諸將堅陣待之更戰迭休金人大敗遁
去沒立方收散茗襆[illegible]玠復遣將掩擊敗之兩軍終不得合
金人自起海甸祖於常勝及與玠戰輒敗憤謀必取玠於是兀朮
[illegible]請帥之兵十餘萬進薄和尚原玠與弟璘選勁弩命諸將分番迭
射連發不絕繁如雨注敵稍却則以奇兵旁擊統其糧道度其困且

走設伏於神谷以待之敵至伏發遂大潰玠縱兵夜擊大敗之兀朮
中流天僅以身免亟驅[illegible]其精銳而遁今自前後累有功初金人
少孚也玠與璘以散卒數千駐原上朝問隔絕人無固志有謀翊玠
兄弟北降者玠知之召諸將秘而置[illegible]
能成功為
[illegible]張時泰曰川蜀富饒金人亦聽久欲[illegible]一戰奪金賑蜀而
為之吞矣蜀既失則陝安可守不指授吳玠敗功不[illegible]
[illegible]

全北蔡猶連性盤近規以衆十萬守連頭嶺飛部縱八千人一鼓擊破其衆執奔遠州飛潮將張德徐慶王貴等降因夫遠孫後之賜錦袍者再擊之到後聚為者今部落等深其所降悉為民之仁恕是憲日有也處日部通道自柳性祖陽督一段討飛會壁州○閏四月衛王公孔端文卒以其子玠嗣○五月進封成王人部州○有旨追王帝之子其中

有旨追王帝之子其中

子伯琮命張婕妤鞠之生六年矣陽名瑗又取子慶之子伯

琮名昚

吕頤浩前軍將趙延壽及腦溫遂次于常州頤浩閉城仲死亡悔出

師及延壽叛囚稱疾不進○以劉子羽知興元府○

嶺世忠招置成隊之○世忠招置成隊之

詳訂世史類編卷之四十 十一 代編 宋高宗 三十五 毓秀齋重鐫

石鈞于鄉縣令刻石文曰衛休甫蘇民脊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

中胡文國投棄仙都觀帝初召宏圖為中書舍人兼侍講安國因上

時政論二十一篇其言以為保國必先定計定計必先建都建都擇

地必先設險分土必先制國制國以守必先恤民恤民必先立政立

政有經必先驗貫而後賞罰賞罰當而後號令行人心順以守則

固以戰則勝以攻則服天下定矣然後致此領人主志向如何耳尚

志所以立本也正心所以求事也恭儉所以制欲也宏遠所以用人

也寬隱所以明德也具此五者帝王之能事畢矣論入政綸事中入

劉帝曰聞卿深於春秋方欲講論遂以左氏傳付安國歸尚正首安

國言春秋經世大典見前行事非空言比方今思深艱難在氏警所

不宜虐貴先除貪若游心聖經南善之命兼侍讀專講春秋先是春

都女民風侍御師所

飾欲頓頤浩而專政乃多引知名士列於清要以自助安國嘗開游

酢論檜人材可方荀文若信之故力言檜賢於張浚浚小人會願

文若

浩薦朱勝非代已都督命下安國奏勝非與黃潛善汪伯彥同在政

府納黙附會馴致渡江尊用邦昌結好金虜及正位冢司荷翻肆逸

貪生苟容今強敵憑陵叛臣不忌用人得失擊國安危深恐勝非上

誤大計帝為能都督之命改兼侍讀安國復持錄黃不下言勝非既

臣論列之人今朝廷乃稱歲苗劉之變能調護聖躬者公羊氏言祭

仲廢君為行權先儒力排其說蓋權宜廢置非所施於君父春秋大

法尤謹於此建炎之失前者今雖特釋而不問又加進擢習俗既成

大非所以正名之利臣以春秋入侍而與勝非為列有違經訓遂固家不

出顧浩勸帝降旨聚安國提舉修都觀奏論二上書留之不報安國

詳訂世史類編卷之四十 十一 代編 宋高宗 三十六 毓秀齋重鐫

強學力行以聖人為標的志在康濟時艱見中原淪沒常若痛切於

身雖以罪去其愛君忠國之心遠而彌篤然風度嫻遠蕭然塵表視

天下萬物無一足以嬰其心故渡江以後儒者進退合義以安國尹

焞為首謝良佐嘗曰康侯胸安如大冬嚴雪百草凌兒而松柏挺然

獨秀者也

張時泰曰憲人馬意之深自易淵氏泰權以金縫權陰綴退朝士

多疑之卒後惟以言稱數人而無一事可稱信斯酢

之若亦何所取之若大文若乃仁義之根其心純是天理發出來

文若亦何所取之若之定漢室成功大理節不可屈去國益能必

檜如文若之說漢室無成功矣節不可屈去國益能必

大信不言之說漢室無成功矣節不可屈去國益能必

之良於若

泰檜竟榜其罪於朝堂示以不復用先是起居郎王居正疏檜善及

帝曰泰檜實誤臣也國之大臣當若衣咯假其國中興臣時心服其

言檜又自謂若有數月必舉動天下令爲相設施止是賜陛下以臣所言閣檜所行皆問而憾之及胡安國罷檜皆之不報建炎末年召趙鼎浩亂殿中侍御史黃龜年劾檜專主和議汪伯國家恢復遠圖且恤當專權漸不可長乃罷檜相初檜所陳二策欲以河北人還金中原人還劉豫帝曰檢言南人歸南北人歸北朕北人將安歸檜語乃塞至是帝召直學士綦崇禮入對語以是事檜皆中外人始知檜之姦○九月韓世忠大敗劉忠於鄧陽集忠走降於劉豫時世忠移師長沙與賊劉忠對壘相望奕旗張欲堅壁未動衆莫能測一夕鼓蘇洛縣騎突賊營賊者訶問世忠先得賊軍號隨聲應之周覽出喜曰此天賜也夜伏精兵與諸將拔營而進賊方迎戰伏兵乃巳馳入中軍賊回顧驚潰世忠麾將士夾擊大破之忠走降豫○王倫還自金倫破說粘罕和議使入與將沒喝議之歸倫至入對言金人請僞甚悉帝優異之時方議討劉豫帝謂中書(發明)王倫之還何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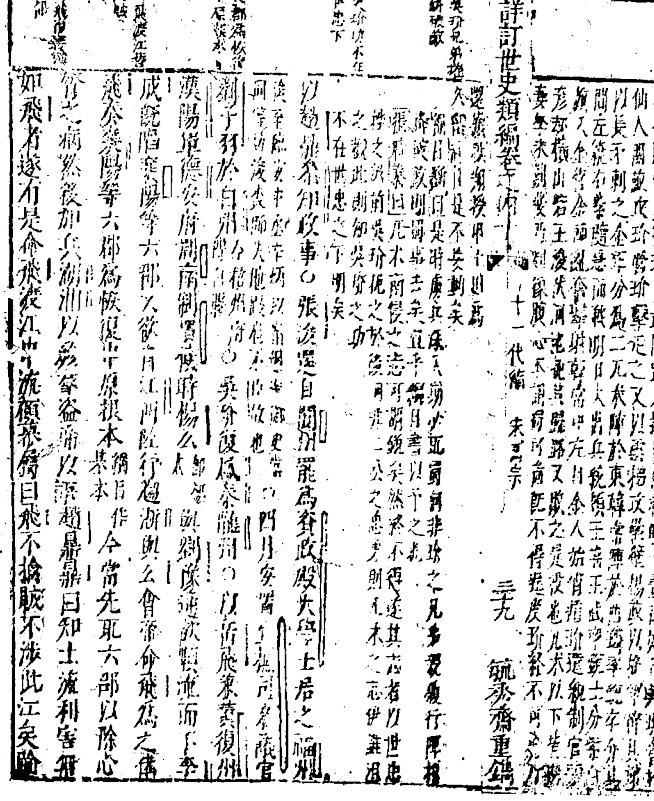
將書所以開其貪叛和議者皆倫之所爲也倫與宇文虛中同○以仕金和宋爲得計而皆被金之所殺可爲姦謀之至戒矣○以王似爲川陝宣撫副使張浚在關陝三年訓新集之兵當方喪之敵以劉子羽爲上賓任趙開爲轉運推吳玠爲大將子羽雖既有才畧開善理財而玠每戰輒勝西北遺民歸附者衆故關陝雖失而全蜀安堵且以形勢牽制東南江淮亦賴以安朝廷疑浚殺趙哲曲端爲無率任子羽玠間爲非是乃以似爲副使浚始不安○十二月罷湖廣宣撫使李綱初綱至潭時流民潰卒羣聚爲盜綱悉平之因上言荊湖之地自昔號爲用武之國今朝廷保有東南制馭西北當於荊湖鄂岳宿重兵使與四川襄漢相接乃有恢復中原之漸不報呂頤浩言綱縱暴無善狀遂罷提舉崇福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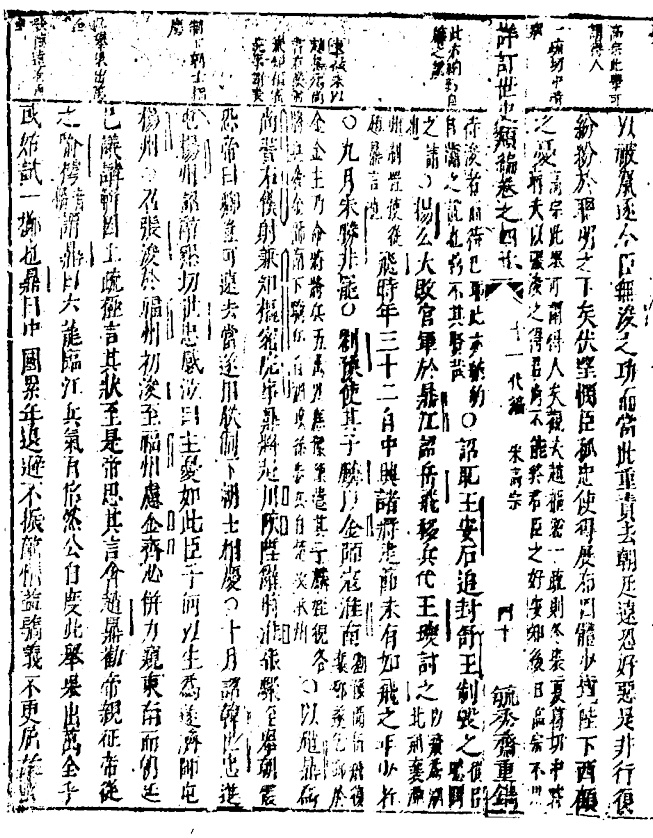
癸巳三年　金天會十一年○西遼康　正月丁巳朝帝在臨安府即百官進拜二帝不受賀○劉子羽之師潰於饒風關（在漢中府西鄉縣東）吳玠走

至遷仍羽白子羽今日死於此敵等亦以饑餓不繼引衆去子羽與玠出師捷其後擊敗之金人盡棄輜重而走子羽遂還與元金人始謀本謂玠在西邊故浚險東來不虞猶言玠馳至雖入三州而得不償失史家浚本欲由潼陝取中原乃盡○三月以伯琮爲和州防禦使賜名瑋○三月李橫傳檄收復東京劉豫乞師於金金人救之及橫戰於羊馳岡橫師敗績豫復陷南京府後詔橫舉義師還以與金議和也○四月

太又名公義楚人僭號大聖天王部統制王燮會兵討之○六月帝飛大敗益彭友於雲都縣感應廟○度自福言今吉平飛至夜滅彭友悉衆至迎飛師馬上擒之餘黨退保固石洞飛遣死士疾馳登山縱火焚洞賊皆降何必以隆祐太后簽驚之故密詔飛等廢城飛請深首惡而赦脅從帝許焉度人情其意特榮祠之

一朝日顧曰不戒武穆之心也使高宗存秦檜者以任武穆則光與岳飛如反掌耳豈止王業偏安一隅哉武穆不免忿矣然有乃高宗自絕於天而不保全中興之美也豈武穆之德視於郭曙而天不善其報與然武穆功業前世通貴郡垂名與天地





上行耳若事之濟否則非鼎所可知也傍曰然則當思歸路耳韓德
遠字 有重望若使宣撫江淮荊浙稱建俾以諸道軍赴闕則其來
路即朝廷歸路也鼎然之人言於帝遂召浚爲提舉萬壽觀兼侍讀
○韓世忠大敗金人於大儀迫至淮而還 書之深嘉世忠親提騎兵
大儀以當敵騎伐木爲柵自隨歸路會魏良臣使金過之世忠給
以有詔移屯守江金人聞之大喜世忠即上馬復勒五陣設伏二十
餘所約鳴鼓伏兵四起奮擊又命背鬼軍各持長斧上擿人胸下砍
馬足金兵大亂遂擒撻不野等二百餘人所遣韋彼等皆恥膚提問
羣臣入賀帝曰世忠忠勇朕知其必能成功參政沈與求曰自建炎
以來將士未嘗與金人迎敵一戰今世忠連捷厥功不細論者以此
舉爲中興武功第一

編曰陳剛自房逕再至猶聚勝之威遊陵中夏其勢甚銳世忠駐兵大儀出奇設伏佔斷歸路以爲戰之不勝豈以必死其志哉之

心至矣書 是房兵甫還伏兵夾擊房兵敗退追蹤至淮與其中軍之氣有以貫發胸中云爾論者以此舉爲中興武功第一豈不然乎使高宗委任專不聽讒則中興之業可運於掌握乎不足以論也

帝嘗翻閱金師次於平江府爲書者書次以次金齊之師日迫羣臣勸帝幸散百官以避之張浚曰避將安之惟進禦乃可免耳趙鼎曰戰而不捷去未晚也帝因曰朕爲二聖在遠屈已請和而彼復肆暴侵突朕當親總六師臨江決戰沈與求力贊之趙鼎曰累年退怯敵志益驕今聖斷親征將士必奮成功可必臣願效區區以報國讎韓世忠曰趙丞相真敢言者因遣人奏捷帝次平江欲自渡江決戰世忠曰敵遠來利在速戰遽與爭鋒非策也且逆豫猶遣其子豈可煩至尊乃止及胡松年時遣於金請將還兵自江上還云北兵大集然後知鼎有先見也高宗親征固趙鼎之功亦與求力贊之而上意乃決觀善車攻二詩馬與來復荒田和親乃金人屢試之策不足言也於是亦稽以其異已備踐之與求稽之所謂而能不受其籠絡如此且屢御史三院知無言前後幾四百奏議

橘客報之且言張柄客已在鎮江 在其急出淩所下文書示之 兀术曰張柄客昨者何得乃
來變色遂有謀歸之志會雨雪金餓道不通野無所掠殺馬而食薪
漢軍皆怨憤乃夜引師還兀术等既去劉麟劉锜不能獨留亦棄輜
重遁帝謂趙鼎曰近將士致勇爭先請路守臣亦翕然自效乃朕用
卿之力也鼎謝曰皆出聖斷臣何力之有或謂鼎曰金人頓國來攻
卿之力也非謝曰皆出聖斷臣何力之有或謂鼎曰金人頓國來攻
其心膽必不自安是時金人非命諸將渡淮不相
天使佐朕中興可謂宗社之幸乃遣勃蓋金人雖退歸必當傳采群
言爲善後之計於是詔議戎戰備講富綏懷之方提舉
綱上疏曰議者或謂敵馬既退當遂用兵爲大舉之計臣竊以爲生
理未固而欲浪戰以僥倖非制勝之術也今朝廷以東南爲根本苟
不大脩守備先爲可固之計何以能萬全而制敵議者又謂敵人既
退當自保據一隅以苟日前之安臣謂祖宗境土豈可坐視淪陷不

欲恢復唯宜於防守既固軍政既修之後即議攻討斯爲得計臣竊
大勢所以須有江左
備之宜則當料理淮甸荆襄以爲東南屏蔽自六朝之所以能保有
江左者以強兵巨鎮盡在淮南荆襄間也今當於淮之東西及荆襄
緊關要衝
守備攻討之議向
置三大帥屯重兵以臨之分遣偏師進守支郡加以戰艦水軍上連
下接自爲防守則藩籬之勢成守備之宜莫大於是然後可議攻戰
攻戰之利莫
大於是至於擇將之方治兵之政車馬器械之制號令賞罰之權兵
兵家有成法
家皆有成法無待於言若夫措置之方則臣願先定駐蹕之所今鑾
李綱論措置
與未復舊都莫如權宜且於建康駐蹕控引二浙襟帶江湖運漕錢
之方
穀無不便利然必淮南有藩離形勢之固而後建康爲可都此措置

之所當先也至緩懷之畧則西北之民皆陛下赤子何祖宗涵養之
李綱論移都
深其心未嘗忘宋特制於強敵不能自歸天威震讋必有卻爲內應
者宜優加撫循使陷虜之民知所依怙益堅歸宋之心此緩懷之所
當先也又曰臣竊觀陛下臨御迨今九年國不闢而日蹙事不立而
日壞將驕而難御卒惰而未練國用匱而無盈餘之蓄民力困而無
休息之期斯群臣誤陛下之故也陛下親近年以來所用之臣慨然
敢以天下之重自任者幾人平居無事小廉曲謹似可無過忽有擾
攘則錯愕無所措手足不過本身以退天下必危之重委之陛下而
已有臣如此不知何補於國而陛下亦安取此大用人如用醫必先
知其術業可以已病乃可使之進藥而責成功今不詳究其術業而
姑試之則顯日易一醫無補於病徒加疾而已大概近年開暇則以
和議爲得計而以治兵爲失策倉卒則以退避爲愛君而以進禦爲

讐憤上下偷安不爲長久之計天步艱難國勢益蹙此之由也設
小人不知我必
讐之計夫古者敵國善隣則有和親仇讐之邦鮮復遣使今金人造
李綱論退避
之非
釁之深知我必報雖卑辭厚幣以求之其不誠以見信決矣
器幣禮物所費不貲使輒往來坐索士氣而又邀我以必不可從
之事制我以必不敢爲之謀是和卒不成而徒爲此撓撓也臣願自
今以往勿復遣和議之使二者既定擇所當爲者一切以至誠爲之
詳訂世史類編卷之四十二 十一代編 宋高宗 四十四 毓秀齋重鐫

侯吾之政事修倉廩實府庫充器用備士氣振方可有爲乃議大舉
則兵雖未交而勝負之勢決矣惟陛下正心以正朝廷百官使君子
小人各得其分則是非明賞罰當自然藩方協力將士用命雖強敵
不足畏迨臣不足憂此特在陛下方寸間耳帝賜詔褒諭之而不能
用

張時泰曰固結禪汾陽不充戰而還金虜憚張魏公不交兵而退
乃二公何爲而致爾耶蓋其思誠勤業關乎外夷忠心貫乎幽顯
高宗既有諸賢之助則復讐之功可以立就矣何惑乎議論紛紜
定見李綱一疏整飭洋盡實萬全之策而不用所謂說而不繹從而不改者也金師方退修治邊備
馬益卹兵選將訓練而不弛者也金師方退修治邊備
乙卯五年金熙宗天會十三年○夏大旱○秋七月○冬十月朔日食帝在平江府○
召張浚還
命韓世忠屯鎮江劉光世屯太平張浚屯建康浚至
浚以其軍從上行至是始得
死見之孫世立○二月帝如臨安○以趙鼎張浚爲尚書左右僕射
並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
馬御校勘議博聞之曰二人宜互圖

詳訂世史類編卷之四十 十一 代編 宋高宗 四十五 毓秀齋重鐫

人名德老成極天下之選岳飛宰諸咨善堂見璞跪
之八極天下
寺曰社稷得人矣中興事業其在是乎
之選
周程之統故經學深粹以漢上易解傳光神之財義樂書
道實備於冠冕之間考亭師之厥後內考
授德明卓爲高識諸帝稱首明高宗教子
之功豈爲爲賢之力歟謂書臣明全矣
陽名
張頤涂山相業莫先於定國本莫先於教太子教太子非
頤德臣謂聖素學若不可也謂求相之
然考宗克成令德亦天
之不幕矩於太祖者
常州布衣陳○六月岳飛大破楊么於洞庭功進
湖湘平
行狀元歷得一所造焉
皆詩么而所部皆百亂人不習水戰飛曰兵何常觀用
如何耳乃作造使招諭之其黨真伍曰岳節使號令如
皆與之無兩樣生理遂降飛表於伍義大夫團練使其部將佐皆
日于知是順者果能立功獎爲至湖中既其可乘者擒之可勦
者招之降者益近誠欲以勦勦招降爲飛之策表於武則大夫皆吉召張
浩還防秋飛疏小國不渡渡叙復年號之勦曰已有定書勦皆能
少留八月可展既議日何言之易哉曰門勦以王師攻未成則糧

飛以水克水水能反水既勦易水戰我短彼長以短攻長是以難乎因敵
勦相小國正
用敵其勢子是難其勢心是以易勦計之飛月項招書乎之
用敵其勢子是難其勢心是以易勦計之飛月項招書乎之
入
則入勦水攻之能所同無勦成功飛指勦勦可也難右將不能
先招諸小酋再加招撫之方勦既降所降之酋未必盡降
勦之
勦是飛來主是人以其言爲據云
勦是飛來主是人以其言爲據云
岳飛將討曹成之神武堂議有出入之言來者以入曰而飛累
年之大寇是知兵貴勝不貴久之義也由是明難既降所降之酋
岳飛將討曹成之神武堂議有出入之言來者以入曰而飛累
年之大寇是知兵貴勝不貴久之義也由是明難既降所降之酋
何如哉
何如哉
招撫成胙不殺之仁卿之功也召對便殿漆進中興備覽四十一篇
咨呈諸將議防秋之宜帝賜詔勉勵及至芳尚曰卿若行甚勞郡宜就
十月張浚還自潭州浚奏遣岳飛屯襄以圖中原乃自郭蹕淮東
帝嘉嘆置之坐隅○十一月徵和靖處士尹焞爲崇政殿說書
人稱洛學焞閉門被害焞死復徵門人舁至山谷中而免劉豫僞之不
從以兵恐之焞自潤州奔蜀至閬得疾願易僧得易焞十卿從其門
於其婿拜受之因止於浩浩厲謂三畏齋以居州人不識其面至
是范冲舉以自代
張將赴和靖至是纔從仕遊之志矣觀其與祖禹之論若發
蹤之絕王莽若非得道卓然有立者不能也此處因范沖之舉伯
然就道何其能審出處自是耶嘗此一節不減和靖之賢一
則玉成高宗之德可謂一舉兩得矣冲其賢乎
以李綱爲江西安撫制置大使知洪州
張浚薦○金伐宋方其人勢
親金命劉
沖處我之
丙辰六年
金天會十四年○西遼滅天祐六年○大德二年二月韓世忠圍海陵軍金
凡未敢之世忠遂世忠開劉錡聚兵淮陽引軍渡淮至城下爲其所
圍舍戈潰圍而出提擊金人敗去壕進兵圍淮陽凡未引兵至世忠
民從而歸者以萬計○三月以韓世忠爲荊東淮東路宣撫處置使
也楚州岳飛爲京西湖北路宣撫副使屯鄂州張浚每薦二人可備
以大事故並命之世忠至楚披草萊立軍府與士同力從夫人梁氏
親織箔爲犒將士有戰者世忠選以冲鋒人爭故人
人奮厲撫集流散通商悉工山陽淮安府後爲重鎮焉○六月張浚
撫師淮上命劉光世進屯廬州岳飛進屯襄陽楊沂中進屯泗州從
命飛以圖中原且曰此君素志也飛抗疏極論廣西梁表乞終喪詔
不許○以隆祐太后還爲左司諫公輔名還爲吏部員外郎言今日之禍
皆由公卿大夫無氣節忠義不能維持天下國家平時既無忠言直
道緩急詎肯使節死義良非王安石導之使然安石敗事壞人才

學術壞人心三綱字說試誣聖人破碎大道非一端也春秋之法名分定則賊臣賊子懼安石使學者不治春秋史漢誠成敗安危存亡理亂為世龜鑑安石使學者不觀史漢揚雄不死王莽之誅而著劇秦美新之文安石乃曰今於孔子無可無不可之義焉道事姓人君安石乃曰善遁難以存身使今卿皆師安石之言宜其無氣節忠義也疏入帝大喜授左司諫賜三品服

月以秦檜為行營留守孟庾副之進參次尚書右樞密院事

張浚奏乞復永興軍永興軍本臨安府居一路之中東北則足以控制關陝之心腹西南則足以聯絡梁洋之形勢會昌以後劉稹潞澤李德裕建議幸平江帝從之建炎三年平江帝從之建炎三年平江帝從之建炎三年

川之學相率從之但為大言謂堯舜文武之道傳之而忘仲尼傳之孟軻孟軻傳之而願死遂無傳焉往言怪語淫說鄙論曰此伊川之文也幅巾大袖高視濶步曰此伊川之行也師伊川之文行伊川之行行則為賢士大夫捨此皆非也乞禁止之遂部士大夫之學宜以孔孟為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時方召尹焞焞閉門人也公輔之意蓋有所指云按宋朝平江人公輔嘗平江教授紹不與諸交既又竟是讓君子矣然因忌尹敦而斥程子之學是君子而有不仁也惜哉

淵源出伊川學孔孟者也尊宗知尊孔孟而不知有伊川以無伊川之功所以知孔孟之正然則學者固所當崇而正者宜所當禁而後世學孔孟者必自伊川始

嗚呼伊川之學顯不見於當時而後世學孔孟者必自伊川始

丁巳七年 金天會十五年○西夏成正月癸亥朔帝在平江府○何鑄還自金如聞太上皇帝及太上皇后崩帝成服百官上表請遵以日易月之制知蘄州胡寅上疏請致喪三年衣墨麗戎以化天下帝

從今遂終服張浚言天子之孝不與士庶同必思所以奉宗廟社稷今祥官天子之喪未逾天下塗炭願陛下揮淚而起斂髮而越一怒以安天下之民帝乃命浚草詔告諭羣臣外朝勉從所請以日易月宮中仍行三年之喪 浚又請命大將率三軍○二月以王倫為奉迎梓宮使如金 倫陛辭帝命諭持喪曰河南之地上○以高飛為湖北京西宣撫使進拜太尉時韓世忠張浚皆久貴立功而飛少事俊為列將一旦拔起爵位與齊俊深忌之如與之有隙矣○三月遣尊生母宜和皇后韋氏為皇太后○淮西宣撫使劉光世 光世淮西素驕張浚言其酒酒不檢兩宮皆知○京湖宣撫使岳飛乞終喪制遂還廬山張浚以張宗元監其軍先是飛兄弟數論恢復之舉且上疏言金人所以直刻豫於川蜀欲茶毒中原以中國攻中國彼得以休兵觀釁臣欲陛下假臣月日便則提兵趨京洛據河陽 豫 以

禁程氏之學上疏曰孔孟之學不傳久矣自願兄弟始發明之然後知其可學而至今使學者師孔孟而禁不得從願學是入室而不由戶本朝自幕祐以來西都有郭雍程頤及其弟頤關中有張載皆以道德名世公卿大夫所欽慕而師尊望加封爵載在祀典比於荀揚韓氏 韓愈 荀卿 揚雄 仍詔館閣裒其遺書校正頒行使邪說者不得作毓入公輔與中永周秘侍御史石公揆交章論安國學術頗僻汝賢

丁酉湖口宗孔孟闢荀揚此程氏之所以傳道統也朝安國欲先于荀揚韓氏則非矣大抵韓氏頗知學道荀揚則孔若之學人祇而安國尊信荀揚等之疵言而尚宗之誤聽也

六月詔許飛入朝逐遣還鎮累詔遣飛不得已趨朝遂復職飛至鎮上言此者緩關之命減衝望願已墜何至今尚未決臣願提兵進討

順天道因人心以曲直爲老壯以逆順爲強弱勉全之效可必哉增
僻在海隅非用武地願都上游用光武故事親帥六軍往來督戰庶
將士知聖意所向人人思命不敢○淮西副統制鄜瓊以衆叛降于
劉豫都督府參謀軍事呂祉死之時以王德爲淮西都統制統劉光
世軍令瓊副之瓊與德不相下列狀交訟十都督府及御史臺乃召德還建康祉留
焉乞能瓊兵柄詐爲書與瓊誘之瓊遂殺祉叛
朋黨論又以希爲頭角蓋吳中者祉妻吳氏持帛自縊以狥葬閶者哭之
(綱目曰)吳氏知人之難武穆能之其過人遠矣而論呂祉不習軍旅今聚將治兵圖積以致鄜瓊之叛何論德不相下今果安訟
不已然則鄜瓊之叛呂祉致之也呂祉之死鄜瓊之叛張浚
不能飛言殆致此禍國君子謂吳氏也
九月詔張浚移屯盧州浚屯盧州浚始悔不用飛言
飛乞進討瓊不許詔駐師江州爲淮浙援飛知劉豫結粘沒喝而凡
中得兀朮諜者罷陽責之口汝非吾軍人張斌耶岳先遣汝至舜豹
誘至四太子故往不復衆吾繼遣人問辭已許我今冬以會合爲江
爲名致四太子于清河汝所將書竟不至何皆我耶諜皇皇死即就
斬乃作蠟書因諜還至齊問察其期到殺納書成
詳訂世史類編卷之四十 十一代編 宋高宗 五十三 毓秀齋重鐫
初潛謀遣書示兀朮兀朮大驚馳白金主○張浚免罷都督府浚總
於是廢諸之意益決四太子謂兀朮也
中外之政幾事叢委以一身任之舜奏對必言讒耶之大反復再三
帝未嘗不流涕時天子方厲精克己事無巨細必以咨浚及鄜瓊叛
呂祉死浚因引咎力求去帝問浚誰可代卿者且曰秦檜何如浚曰
近與共事方知其闇帝曰然即用趙鼎浚曰得之矣檜由是憾浚浚
遂奉祠而都督府亦罷
(張栻曰)張浚引咎求去可謂明於自責者也若檜
(冷則謂之)若非他謂今明薦之何其暗於知人也
以趙鼎爲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鼎薦胡銓張安國趙鼎
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十月安置張浚于永州浚既去檜誕言
(趙鼎爲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十月安置張浚于永州浚既去檜誕言
者論之帝欲遠竟浚趙鼎曰浚母老且有勤王功帝曰功過自不相
掩鼎復力爭曰浚罪不過失來耳倘因一失便置之死地後有奇謀
秘計誰敢復言者此事自關朝廷非獨私浚也帝意解遂以檄書少

(胡寅曰)高宗始爲仕張浚不爲不專終爲罷張浚不爲不長皆
無知人之明故耳浚以大策之敗遂爲言者所攻憤鬱感疾于潭
桑專任裴度樂言不入卒敗成功然則高宗亦不遠憲宗遠甚矣
安有欲成大事而可以得言疑浚哉
閏月以尹焞爲崇政殿說書初焞承召命以疾辭不行乃令潭臣奉
詔親造焞始就道會陳公輔攻程氏之學焞至九江復辭曰學程氏
者焞也送不至張浚言焞拒劉豫之節且其所學所教有大過人者
乞令江州守臣疾速津送焞至建康城外復以疾辭帝曰焞可謂恬
退矣趣召入見故有是命
(劉曰)劉曰(胡靖)胡靖得伊川之易傳信矣觀其出處可以知其言用乎
(治道)治道(易也)易也故言其出治也則用艮之六四其旨深也又用蹇之初六彼
(艮之)艮之義于蹇之初六(蹇止)蹇止而不進是以有見明
(也)也故來則有譽也非應夫之義乎嗚呼和靖淳得於易則
(譽)譽若是其光明矣高宗能用和靖非和
(靖之)靖之幸而(高宗之)高宗之幸也

(尹焞可謂恬)
(退矣)
(劉曰)劉曰(胡靖)胡靖得伊川之易傳信矣觀其出處可以知其言用乎
(治道)治道(易也)易也故言其出治也則用艮之六四其旨深也又用蹇之初六彼
(艮之)艮之義于蹇之初六(蹇止)蹇止而不進是以有見明
(也)也故來則有譽也非應夫之義乎嗚呼和靖淳得於易則
(譽)譽若是其光明矣高宗能用和靖非和
(靖之)靖之幸而(高宗之)高宗之幸也
(胡寅曰)高宗始爲仕張浚不爲不專終爲罷張浚不爲不長皆
無知人之明故耳浚以大策之敗遂爲言者所攻憤鬱感疾于潭
桑專任裴度樂言不入卒敗成功然則高宗亦不遠憲宗遠甚矣
安有欲成大事而可以得言疑浚哉
閏月以尹焞爲崇政殿說書初焞承召命以疾辭不行乃令潭臣奉
詔親造焞始就道會陳公輔攻程氏之學焞至九江復辭曰學程氏
者焞也送不至張浚言焞拒劉豫之節且其所學所教有大過人者
乞令江州守臣疾速津送焞至建康城外復以疾辭帝曰焞可謂恬
退矣趣召入見故有是命
(劉曰)劉曰(胡靖)胡靖得伊川之易傳信矣觀其出處可以知其言用乎
(治道)治道(易也)易也故言其出治也則用艮之六四其旨深也又用蹇之初六彼
(艮之)艮之義于蹇之初六(蹇止)蹇止而不進是以有見明
(也)也故來則有譽也非應夫之義乎嗚呼和靖淳得於易則
(譽)譽若是其光明矣高宗能用和靖非和
(靖之)靖之幸而(高宗之)高宗之幸也
(胡寅曰)高宗始爲仕張浚不爲不專終爲罷張浚不爲不長皆
無知人之明故耳浚以大策之敗遂爲言者所攻憤鬱感疾于潭
桑專任裴度樂言不入卒敗成功然則高宗亦不遠憲宗遠甚矣
安有欲成大事而可以得言疑浚哉
(胡寅曰)高宗始爲仕張浚不爲不專終爲罷張浚不爲不長皆
無知人之明故耳浚以大策之敗遂爲言者所攻憤鬱感疾于潭
桑專任裴度樂言不入卒敗成功然則高宗亦不遠憲宗遠甚矣
安有欲成大事而可以得言疑浚哉
閏月以尹焞爲崇政殿說書初焞承召命以疾辭不行乃令潭臣奉
詔親造焞始就道會陳公輔攻程氏之學焞至九江復辭曰學程氏
者焞也送不至張浚言焞拒劉豫之節且其所學所教有大過人者
乞令江州守臣疾速津送焞至建康城外復以疾辭帝曰焞可謂恬
退矣趣召入見故有是命
(劉曰)劉曰(胡靖)胡靖得伊川之易傳信矣觀其出處可以知其言用乎
(治道)治道(易也)易也故言其出治也則用艮之六四其旨深也又用蹇之初六彼
(艮之)艮之義于蹇之初六(蹇止)蹇止而不進是以有見明
(也)也故來則有譽也非應夫之義乎嗚呼和靖淳得於易則
(譽)譽若是其光明矣高宗能用和靖非和
(靖之)靖之幸而(高宗之)高宗之幸也
(胡寅曰)高宗始爲仕張浚不爲不專終爲罷張浚不爲不長皆
無知人之明故耳浚以大策之敗遂爲言者所攻憤鬱感疾于潭
桑專任裴度樂言不入卒敗成功然則高宗亦不遠憲宗遠甚矣
安有欲成大事而可以得言疑浚哉

安國實文閣直學士孟子卒 卒謚文定 自王安石廢春秋不列於學官安國
先聖筆削之書 秋傳表
謂先聖手所筆削之書 以天下事物無不備于此乃傳心之要典也 而
天下事物無不備于此 人主不得閱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用夏變夷始由此始
因潛心二十餘年著春秋傳以成其志至是上之前謂深得聖人之
旨又謂趙鼎曰安國能解春秋在經筵二十四日讀一遍又曰
臣陳公輔嘗諫朕學書謂字畫不必甚留意朕謂人之常情必有所
好或喜田獵或嗜酒色以至其他玩好皆足以蠱惑性情廢時亂日
朕自以學書賢於他好然亦不至廢事也
詳浩曰高宗遭國之艱父兄
太祖俊民 人盛以美名 為
謂書宗王之 武事 祖孫 高宗之讀徒勞精神而不能補
周靜新田泰稷多士之刑書示百王之大法寓安貽之至公安國
潛心二十餘年作傳其間旨趣提綱挈目誠有益於治

天下國家之長規也 所謂尊君父討亂賊闢和說正人心用夏變
夷大法皆具於是幾千五百年之後世之志小有補王綱雖然安國春秋之傳
之地則猶懸然荷戈以待之意見矣 盖為高宗而作也其讀此能知大義修攘狄詎可北面事
虜哉惜其戮國已亡無莫能悟也
帝定都臨安 於中原矣苟能有志
而定都臨安 不都川陝則都襄陽今
都臨安 再初非用武
之地則猶然荷戈以待之意見矣 ○三月以秦檜為尚書右僕射兼
樞密使初張浚嘗與趙鼎論人才後極稱檜善鼎曰此人得志吾輩
無所措足矣浚不以為然故引檜共政方知其閣不復再為檜因憾
之及鼎再相檜在政府一惟鼎言是從鼎由是深信之言檜可大任
於帝而不知為檜所盡與也檜既相朝士相賀獨史部侍郎安敦飛
有憂色曰秦人相災問者皆以其言為過

五月王倫借金使來 ○六月賜衍聖公孔璠襲封
以奉先聖祀事

科取士八月始頒官制 頒中國置三師三公三省六部九寺五監等
官皆守文虛中參定其制以會寧為上京改燕京為南京汴京為東京
而東京遼陽西京大同南京大興中京大定府則仍舊云 ○七月彗
星見 ○十月罷參知政事劉大中大中與趙鼎不主和議秦檜忌之
薦薛振為侍御振入臺即劾大中罷之薦曰振意不在大中也振亦
謂人曰趙丞相不待今當自為去就矣 ○趙鼎罷初中書舍人滑良
貫以右部侍郎向子諲奏事久此之退帝欲抵良貫罪中丞常同為
之辯帝欲并逐同劉大夫謹雖無罪而同與良貫不宜逐帝不從命

下給事中張致遠謂左廂以一子諫出二佳上不喜致遠怒顧鼎曰
國知汝遠必徼幸已有先入之言由是不樂鼎檜乃出時知紹興
利入歸言于帝曰前去後必有以孝弟之說脇制陛下者將行檜去
孝執錢之勢不為禮一揖而去檜益憾之時目丹相無所施為而
為言鼎曰今日之事加人患蔽當靜以養之若復攻砭必損元氣矣
後王庶人對帝曰趙鼎張浚兩為相於國有大功再貴親征皆能決勝又
鎮撫建康國家無虞此人所不及 ○以勾龍如淵為御史中丞先是
宰相入見泰檜獨留百官皆退多時兩編不足與斷大事君
陛下決欲講和乞專與臣議帝曰朕獨以和委卿又三日檜復留身
奏事復進前說和帝意不移遂排趙張劉大中而一意議和然猶以
群臣為患中書舍人勾龍如淵為檜謀曰相公為天下大計蓋不厚
人為當誅使盡擊去而事定矣檜大喜即振如淵劾罷議者卒成檜
志朱史高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不載此條其事實在丙辰年金人
不能使者往來而後數年間和議不可驟然後遣檜為
和議乃來 ○初王倫使金從趙鼎受使指問禮數則答以君臣之分
已定問地界則答以大河為界二事使者之入指畫不從則已倫受
命而行至是倫及金使張通古來言歸河南陝西之地有詔論

江南之名曰詔諭者臣民之也今何尊而宋何卑耶且臣倒戈帝喪息謂王庶曰使五月前得此報趙構豈可去耶韓世忠四上疏言不可從願以兵決戰兵勢最重處臣萬當之且言金人欲以劉豫相待舉國士夫皆為陪臣恐人心離散士氣沮不報○知平江府向子諲致仕金詔諭使至平江子諲不肯拜金詔乞致仕且言和議之非秦檜許之○諲淮南時張邦昌僭詔至諲戎服徐端益不拜而走諲言于朝以為至是躬自不拜金部致○詔侍從臺諫詳奏和金得失宋金世警理難和好奚必議之既仕今詔議當否是非加忘胡銓之直也備見本朝知義之者姑塞一時之正論殊無意於識先是禮部侍郎曾開當草國書辨靴體製非是論之不聽請罷奏檜以溫言慰之曰主上虛執政以待開曰儒者所爭在義苟為非義高爵厚祿為辱也復引古諫折之檜大怒曰侍郎知故事檜衡不知也開又詰部堂問計果安出檜曰聖意已定尚何言公自取大名而去如檜但知濟國事耳然猶慮聲言乃詔侍從臺諫詳奏得失於是從官憂疚復尹焞朱松子

之父時為校書郎等皆極言不可和李綱亦上疏曰朝廷使王倫使金奉迎逆梓宮往返屢矣今倫之歸與虜使偕乃以詔諭江南為名不著國號而曰江南不云通問而曰詔諭此何禮也以愚意料之虜為此名其逆求有五必降詔書欲陛下屈體降禮以聽受一也必有赦文欲朝廷宣布頒示郡縣一也必立約束欲陛下奉藩稱臣稟其號令三也必求我賂虜其數目使我坐困四也必求割地以江南為界五也此五者朝廷從其一則大事去矣且金許不謂必還有疑召或使親迎梓宮卑辭入覲移易相攻肆政事竭取賦稅勝則土宇從之無極一不從則前功盡棄友為兵端以為權時之宜聽其逆求可無後悔者非愚則誣也頃入不省胡銓抗疏言曰臣謹按王倫本一介狂小人市井無賴頃緣掌臣無識舉以使虜專務詐誕欺罔天聽今者無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為名是欲臣妾我也是欲割豫我也夫天

倫之肉恐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竊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亦為之陛下有堯舜之資倫不能致君如唐虞而欲遽陛下如石晉皆石敬瑭借契丹兵滅唐稱孫稱臣及割地稱子孫近傳會倫議遂得參政伴食中書漫不敢可否事檜曰可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富拜近亦曰當非嗚呼參贊大政使臣位若此有如虜騎長驅尚能折衝禦侮耶臣竊謂檜近亦可斬也臣備員樞爵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斷三人頭竿之藁街門內舊有之鴻臚寺然後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爾耳不願為之矣也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書上連駁宰相初除名編管昭州後通于宜興縣屬常州進士吳師古錄其書千本金人募之千金朝士衆剛中以答事實往之請二人俱被謫皆死焉晏敦復謂人曰使言檜姦諸君不

以為然今方專國使敵脇祕日何所不至耶（謝良山曰胡澹庵忠義心懇明白思盡）

王無罷庶論虜不可和上疏者七見帝言者六秦檜方挾虜自重以為功細其說無活檜曰公不忘求都坑節有趙時而忘此虜邪檜大恨之庶因乞免簽書和議文字且累疏求去遂罷為資正殿學士知潭州按庶為趙鼎所薦岳飛所交其論柳州超出諸臣之見蓋一時人望也今能知朔乃劾其欺詐朝政俾之奉祠蓋○作慈寧宮以皇太后有民病○十二月以李光參知政事（言檜既定和議將揭榜以吏部尚書參知政事招誘以息浮議乃請用之光說受命（於尚書省榜論金國使人聞之因使太監歸言南宋西城地通契丹或○以歸能自免（金國奉表報謝仍詐遣持宮及舟兄親族餘無需索）已未九年（金天會二年○西遼康）正月大赦直學士院樓炤草赦文

（說愛言和誤）

（二事皆後人誤）

（岳飛乃陳和議之非）

（三詔不受帝溫言褒）

（兀朮初不知）

（兵部侍郎張燾請河南修奉慶寢初史館校）

（胡澹庵傳）

（長編開其文想見其人其三代以上人物朱文公謂可與日月爭光中興奏議此為第一）

（袁時泰旦嗚呼李胡二公之跋真可謂忠識開金石事義冰霜者也有臣如此而不能行其言之一二則知高宗以下與自謝者乃虛文也）

（王庶二公事與七臣六公事相類）

（時人望也句能知朔乃劾其欺詐朝政俾之奉祠）

（以皇太后有民病）

（知政事言檜既定和議將揭榜以吏部尚書參知政事招誘以息浮議乃請用之光說受命於尚書省榜論金國使人聞之因使太監歸言南宋西城地通契丹或）

（詐遣持宮及舟兄親族餘無需索）

（樓炤草赦文）

願以奉藩珍與其弟璲智勇出資統力協心以保劉南渡之將可稱資者但珍脆弱荒淫嬖多失歡為可惜耳

劉輔朝日吳珍忠身向國百歲稟金此為兩川之保障也君國不忘而不論下與以來若珍誠可謂之賢將矣

士儀還自河南賊兵部侍即張棄知成都府先是遣還奏曰金人之禍上及山陵雖殄滅之未足以雪此恥復此地也因條言必不可恃和盟而忘復讐之大事帝問諸陵寢如何棄不對惟言萬世不可忘此城帝慙然棄猶忠之遂駐觀燕棄之言所謂通氣性而星羊樂地高宗享不數之厚恐說其不忘者將幸焉○七月以胡世將為四川宣撫副使世將猶胡悟開晉史治耳

初除宣撫諸將皆為世將語之曰世將不習騎射不如虜情朝廷所以遣來者為襲國家敗和以文臣為制將耳軍事一無所與但各推誠心共濟國事可也諸將皆拜謝

○東京留守于倫知金人執之是時兀术言於金主曰趙懷清扇虎生劍列兩與宗必有陰謀今朱使在宋勿令跨境倫聞之即遣介

其言於朝會孟庚至汴倫即解館將使指赴金國議事金人執之

○十二月李光罷光初謂可與和為自治之計故皆務不辟及秦檜

議遂進南宮備參請將兵權光疏極言其狀狠于野心和不可恃備不可撤檜怨之光復折檜於帝曰親檜之意是欲臣藩臣陛下耳目盡

并國權懷姦誤國不可不察僧大怒光遂求去

[illegible]泰已歸姦之黨秦檜而後進之李光之罷和備而後非之是一人者[illegible]

朗沙虎役案有權[illegible]家古[illegible]家古後為元主

金先武[illegible]金方[illegible]為宋害而[illegible]方為宋害而

宋誠於元而[illegible]見金之先為元都元帝[illegible]

庚申十年金天會二年○[illegible]西晉[illegible]清[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年○[illegible]年○[illegible]年

不動於衆大亂於是終夜自戰積屍盈野退軍老營潭兀术在未聞之即索靴上馬帥十萬衆來援錡命諸將問討或言今已屢捷宜乘北勢具舟全軍而歸陳規曰朝廷養兵十五年正爲緩急之用況已控敵鋒軍聲稍振雖衆寡不敵然有進無退錡曰朝公文人猶惜死守況汝曹耶且敵營甚邇而兀术又來吾軍一動彼躡其後則前功俱廢使敵侵軼兩淮震驚江浙則生平報國之志反成誤國之罪衆皆感勳思奮曰惟太尉命壬子兀术至城下貴諸將衆皆曰前朝用兵非昔之比元帥臨城自見錡還歌訓以書約戰兀术怒曰劉錡何敢與我戰以吾力破汝城直用靴尖蹴耳（音蹋踏也）倒耳吹訓曰太尉非但請與太子戰且謂太子必不敢濟河願獻青旛五所賚而大戰遲明錡果爲五浮橋於潁河上敵由之以濟錡遣人奔潁上流及亭（音郭）中戒軍士雖渴死毋得飲於河時大暑敵還來疲衆人馬饑渴食未

草者輒病錡士氣開敵軍皆將休方晨按兵不動待未申時敵力疲氣索方出擾戰以銃斧犯之敵大敗走是夕大雨平地水尺餘明日房去死者數萬方大戰時兀术被白袍乘甲馬以手兵二千督戰共皆重鎧甲號鐵浮圖（鐵浮圖者鐵甲也）（一作鑿）三人爲伍貫以韋索每進一步即用拒馬擁進一步退不可却官軍以斧標去兜牟大斧斷臂碎首敵又以鐵鈎分左右鉤巇扔于馬背又有爲之名長勝軍專以攻堅毒是皆爲錡軍所殺兀术平日所恃以爲强者十損七八遂解圍還汴是役也錡雖以衆寡而能以逸待勞故能成功既而洪皓自金歸奏嗣昌之按金人震恐裹糇糗之軍實陽爲老弱而北意欲俾撫以南衆之故議者謂是時請將協心分路追討則兀术可擒汴京可復而王師亟還自失機會良可惜也

（錡之軍是提著其耳有智識之人能知劉錡順昌之捷而不知錡之軍是提著其耳有六卷公式以趙憲難一也亦視以堅衆志一也）

也以忠義感人四軍示弱以驕敵五也以逸而待勞六也議者以劉錡不輸心追討失此機會以矣愚當時兀术在城與衆如一髮幸而勝之心猶滿矣何以見得況兀术自經此敗喪氣已盡臣謂劉錡順昌之捷固喻赤壁之勝何一轍也昔曹操欲東吳擁兵臨江建旌旗蔽一望千里吳人聞操來風決戰光騁逆順幾予不免吳人之意以爲退此劉敵不錡急於君臣破俘卯由是歡呼觀覲莫不如慶至今以爲美談順昌之事何以異於是哉

使司農少卿李若虛諭岳飛班師時帝賜飛札曰設施之方一以委卿狀不遥度飛遣將分布經畧西京諸郡而自率軍長驅以臨中原將發密奏曰今欲恢復必先正國本以安人心然後不常敎居以示無忘復讐之志固遣兵東援劉錡西援郭浩又遣將李寶平泉相繼敗金人於京西而秦檜力主和議奏遣岳霆班師飛奏金人銳氣沮喪而我豪傑向風士卒用命時不再來機難輕失不可○閏月金人寇涇州經畧使田晟破走之○岳飛收復西南州郡○韓世忠遣兵復海州世忠使王勝等復海州父老衆金帛以犒軍

勝不受世忠每出軍必戒以秋毫無犯軍之所過耕夫皆荷鋤而觀○張俊使王德復宿州德乘勝趨亳州與俊會時鄜瑋與金烏祿石（音閭德至曰夜久未易當也即引去初王德以十六騎往入陣德眉宗閔求娣對曰臣流竄時止見德入亳州請於帥曰今兵威已振請一夜又耳由是人呼爲王夜又）乘勢進耻俊不從而還次於壽春○秦檜薦王次翁爲中丞攻凡可以爲檜地者無不力爲之及金人敗盟帝下詔罪狀凡求大翁曜檜得罪因奏曰前日國是初無主議事有小疑更用他相後來者未必肯如期黜退紛紛累月不能定願陛下以爲至論帝然之檜德其言遂引同列爲參知政事由是益安據其位公論不能搖奪矣○安置趙鼎於潮州秦檜定謫居建寧已徙之泉州又疏可疾新配僧安置趙鼎於潮州（秦檜定謫居建寧已徙之泉州又疏可疾新配僧自衆還復上書言時政檜忌其復用又謫中丞王次翁論之不已乃東清遠軍節度副使潮州安置○岳飛大讓大夫何鑄論之不已乃東清遠軍節度副使潮州安置○岳飛大敗金兀术於郾城縣名屬開封府先是飛留大軍於潁昌命諸將分道出戰

自以輕騎馳郾城兀术令龍虎大王益大王及韓常之兵過郾城飛道子雲領騎兵直冒其陣雲與金人戰凡數十合金兵布野兀术以拐子馬萬五千來飛飛步卒以麻扎刀入陣刃倒視斫欲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一馬不能行飛軍奮擊遂大破之兀术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憤甚復合郾十二萬陵壓吕飛使王貴及子雲又大敗之兀术夜遁追奔十五里中原大振飛使梁興渡河會大行大行謂在懷忠義兩河豪傑聚衆歸飛中原豪傑相澤潞晉汾隰衛之境皆期日興兵與官軍會其所揚旗以晉爲號父老百姓爭挽車牽牛載粮秤以備義軍頂盆焚香迎候者充滿道路自燕以南金人號令不行兀术欲盡軍以抗飛北河無一人應者乃嘆曰自我起北方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挫衂金將烏陵思謀素號驍勇能戰飛亦不能制其下但諭之曰無輕動俟岳家軍來即降金將王貴崔慶及統領等皆以其衆內附飛入喜語其下曰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爾因上奏請乘勝渡河人心頓鼓倒戈金兵累敗死不等百合老少北去正中飛之機而奉倫方欲割進以北與金爲和飛堂臣請諸將班師且知飛志鏡不可回上言飛孤軍不可久留乞速召還於是飛一日奉十二金字牌飛憤慨泣下東面再拜曰十年之力廢於一旦乃自郾城引兵還民遮馬慟哭訴曰我等戴泰益運糧草以迎官軍金人皆知之相公去我輩無噍類矣旗幡地皆無復有活面縛食者飛亦悲泣玩詔示之曰吾不得擅留哭聲震野飛留五日以待民徙從而南者如市飛亦奏以漢上六郡閒田處之初兀术敗於朱仙鎮欲棄汴而去有書生叩馬曰太子勿走岳少保且退矣兀术曰岳少保以五百騎破吾十萬京城日夜望其來何謂可守牛曰自古未有慌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岳少保且不免況欲成功乎兀术悟遂留不去及飛還河南新復府州皆復爲金有飛至鄂力請解兵柄不許已而入覲帝問之飛拜謝而已鳴呼宋事至此漫不可爲矣建炎之心未忘洛而中原之民華食壺漿以迓王師激應天運人機不可失也奇哉以歲月則借端可復此機可清指其功業超伯祖卽復生使忠臣義士終不能過列祖之一決可哀也已由是觀之高宗之所以爲高宗是則宋人卽有江南而不卽有江北噫岡大所以限南北哉攻之飛難諫諍違面觸遷克復舊物以功贖罪不亦可乎曰遷面向遷則若子其肯蒙首惡之名哉

張時泰曰武穆嘗言以曲直爲老秋連陳爲彈弱兀术陵盟此曲連征金直順在宋宋常理勝此班師在宋老豹在金敗自順昌之捷無將不驕武穆之言驗矣武穆本部而論是不能用捷也昔齊不告而誅魏殺孫臏之以子晉誅其權漢甘延壽陳湯矯斬郅支之辭

支首帝不罪反封侯陳湯矯令發大伐非郅支單于之比當駐師郅城遣驍騎馳奏曰臣竊見匈奴本北藩之臣背畔於太傅以復其恥故天之流厲假手於漢以誅郅支之罪而太傅之何往久乎圍死爰助之千載史稱武穆忻舍秋所好特左傳而已知宋之衰者矣

曰敵情多詐不可不察檜九惡之○十月金徽離陽陷慶陽何東經
略使王德植死之時胡世將徵忠植以所部赴慶陽行次延安故將
趙惟清勸忠植詣徽離咐離咐使甲士引至慶陽城下諭降忠植大
呼曰我大行忠義也爲虜所執使來招降爾將士勿負朝廷堅守城
池忠植大行宣諭離喝怒詰之忠植被縛曰當速殺我遂遇害後贈忠植奉國軍
節度使謚飾義○十一月金主時興建樂立孔子廟於上京求孔子
四十九代孫璠封爲衍聖公○十二月金始制也田事終中原金兀
辛酉十一年滿六年○夏大旱二年正月金兀术陷壽春入廬州留
張俊等將兵救之二月王德復和州靖九术自合肥趙陽沂弼至
江張俊議分軍守南岸王德曰淮者江之蔽也棄淮不守是謂資匕
箸而與虜數千里遺來侵道決不繼及其未濟急擊之可以奪氣若遲

少安則淮非吾有矣固請而行即渡采石後督催繼之宿江北
德曰明日當會食所昭已而夜拔和州晨趨後入兀术退保昭關尋
復來爭和州俊擊敗之○金兀术攻廬州楊沂中劉錡大敗兀术於
柘皋河名在廬州又敗之於東山在巢縣西南皆勝捷也檜曰此順昌
旗鼓也即退走錡乘勝逐北遂復廬州○金追封晉德公爲元永部
王進封重昏侯爲元水部公郎律延禧爲豫王○金主謁祀孔子北
面再拜退謂侍臣曰孔子雖無位其道可尊使萬世景仰大儿爲善
不可不勉自是頗崇尚經語及五代遼史諸書一日兀术遣使奏
徽欽侍臣多進詩賀金主覽之曰太平之世當尚文物自古致治皆由
是也○三月張俊楊沂中劉錡奉詔班師行纔數里諜報金人攻淮
州甚急俊乃復遊沂中錡回欲同往援而濠南城已陷俊召諸將謀
之沂中欲戰錡曰本來救濠今濠已失進無所依不若退師據險徐
爲後圖諸將皆曰善三帥精足而擊敗之言敵兵已去爲備俊曰敵得
城遽退必有謀也宜嚴兵備之俊不聽且欲自以爲功令沂中與王
德將步騎直趨濠州列陣未定烟起城中金人伏騎分兩翼出沂中
以策應軍曰那回諸軍以爲今其走也遂縱而南金人追之死者甚
衆沂中遂入滁州俊軍入宣化錡軍駐塘方食俊遽至曰敵兵已近
奈何錡曰楊宣撫兵安在俊曰已大利還矣錡謂俊拼恐請以步拏
槊之錡麾下告曰兩大帥軍已潰我軍何苦獨戰錡曰順昌孤城旁
無赤子之助吾視兵不滿二萬猶足亂勝況今得地利又有銳兵邪
遂設三覆以待俊而曰潰者妄也○四月羅宣撫使舜世忠張俊爲
禍密使俞飛爲副使秦檜力主和議恐諸將難制欲盡收其兵柄故
有是命金欲和非其本意將以疆吾之版已覺胆寒既而復渡於歸
城復脫於朱仙鎮號令不行於河北雖有本江南之志自知
無能爲也故且藉宋以待變而
以張將劉爲之兵副力
破諸叛則亂中原加稱若矣秦何

諸將之兵罷以解○劉光世卒先世在諸將中最先進律身下厥功釣入之深心乎

軍無法不肯為國任事皆入對言願協力以報國他日史官書已功

第一帝曰卿不可徒為空言當見之行事方之韓世忠岳飛不建遠矣○七月劉錡罷錡自順昌之捷驟貴張俊楊沂中嫉之二人間於

朝曰淮西之役岳飛不赴援劉琦戰不力秦檜遂能錡知荊南府將不協敵國之利而無大得計也○八月立祁德廟於臨安祀晉趙武及程嬰公孫杵臼韓厥也趙武晉大夫屠之孫也文劉海府其實所

趙後○罷知溫州王居正居正立朝崇奉秦檜恃其辨王安石久于

據六經揚時器之出所著三經義解亦居正曰吾奉其端于成吾志

詳訂世史類編卷之四十　十一代編　宋高宗　六十九　毓秀齋重鐫

居正感焉首尾十載為詩章以贈辭學三十九卷與時書同進二書

行天下遂不復言王氏學

為相時所為則宋史自有傳與時同志趙學傳也而乃不然亦何以居正之詩進者費之臨而其臣君也功成後是之於前奈倍忘之於後公人忌之於外君亦忘之於中不能見幾而退自是而罷官而家猶以其罪貶秩奪祠以大官其辜乎

俞飛罷初飛在諸將中年最少以功校被起崇立顯功張俊不能平飛每屈已下之及同如楚州俊以與世忠屢抗論和議忤秦檜意欲與飛分其背兒軍飛義不肯從又私修楚州城為備飛曰當戮力以圖恢復豈可為退保計俊由是大銜飛遂倡言飛議棄山陽且密開飛於檜檜大怒先是飛以恢復為己任不肯附和議嘗論秦王德無常師主善為師之語意指君臣人倫根於天性大臣而忍叛其主邪況本遭檜書曰汝朝夕以和議而音聚方為何此圖於我飛始

可和檜亦以飛示宛終梗和義已從故禍故力謀殺之遂風何鑄方青使高青等交章論飛本吉被金酒至酣酌而不進及與震遂罷為萬壽觀使奉朝請

其罷已和議耳飛本知兵檜以飛不習知遂耳檜以阻飛進陷者亦為杜門謝客絕口不談世事則檜未釋然況飛之無罪高宗所知檜未必遽有殺之之意也徐自將五以收濠州又與張俊同知樞船圖軍是以發俊忌之秦檜恐之羣邪論之未悉舉事朝請兩殺飛之意至此曉然矣得

非山陰游談乎

功張俊是之於前奈倍忘之於後公人忌之於外君亦忘之於中不能見幾而退自是而罷官而家猶以其罪貶秩奪祠以大官其辜乎

九月吳璘復秦州楊政復濠州郭浩復華陝州詔班師遂皆堅鎮初

璘拔秦州聞金統軍胡盞斡不祝分兵五萬屯劉家圈請從胡世將而擊之世將問策安出璘曰有新立壘陣法每戰以長槍居前生

詳訂世史類編卷之四十　十一代編　宋高宗　七十　毓秀齋重鐫

不得起次張弓次強弩跪勝以後次神臂弓約賊相搏至百步內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強弓併發次陣如之凡陣以在馬為限鐵鉤相連後其傷則更代之遇更代則以藤為節騎兩翼以蔽於前障成而騎退謂之壘陣諸將如猶豫曰吾軍其厭於此乎璘曰此古東伍令也軍法有之諸軍不識耳得東戰條意無出於此戰士心定則能持滿敵雖鋭不能當也例盡出歷戰盡戰殺人為職璘以壘陣法更休迭戰輕裘肥馬亟歷之士殊死鬬奈人大敗例盡走保瓊家城璘圍而攻之城垂破例延方主議和以驛書諭璘師初世將雖浩歎而已○秦檜遣部下岳飛於大理獄書論初約著其無有之罪書下而時檜欲殺飛乃與張俊謀緒誘俊部曲能告飛事者償以重賞卒無應者閻飛統制王俊善告訐號雕兒以奸貪屢為策忠所抑使人諭之王俊許諾於是檜俊謀以張憲王俊皆飛部將使其徒自鬨飛憲因以反

飛父子庶帝不疑後乃自為狀付王俊俾言副都統張憲謀據
陽還飛兵柄執憲赴鎮江行樞密院副都統制之使憲自謂得飛子雲
手書命憲移還兵計憲被掠無完膚竟不伏後手自具獄成告檜檜
矯詔遣使召飛父子證憲事飛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遂與雲就
大理獄檜命中丞何鑄大理卿周三畏鞫之鑄前飛至庭詰其反狀
飛裂裳以背示鑄有舊涅精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既而閱實
俱無驗鑄容其冤白之檜檜曰此上意也鑄曰鑄豈區區為一岳飛
者強敵未滅無故戮一大將失士卒心非社稷之長計檜乃改命万
俟卨鞫之卨迎飛有怨逢迎飛令于勝孫華致語張憲王貴令旋申探
報以動朝廷雲與憲書令措置使飛還軍且云其書已焚飛坐繫兩
月無可證者或教卨以雲罕所有淮西逗遛字為言蓋法兵行而卨
又使于鵬孫革等證飛受詔逗遛傳會成獄大理卿薛仁輔等皆言

飛無罪判宗正寺士像請請以百口保飛無他且曰中原未盡禍及
忠義是忘二聖不欲復中原也皆不聽韓世忠心不平詰其實檜曰
飛子雲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體莫須有若亦忠曰莫須有三字何以
服天下也少保當時若竭詔獄金而得罪
宗以為天下自是山呼萬歲之死世皆以為冤檜論詔獄之然高宗非幼稚
昧之主檜非承其意決不敢殺其大將指使檜矯其詔以殺飛則
是高宗之主若可以欺而檜也書獄然其臣不能制檜而歸之以
弒逆之罪使明高宗既不知檜之矯詔又不能正其擅殺之罪準
以趙伯之說又安能逃弒飛功臣之罪說見宋史何銓傳論言鑄
白飛冤而協答曰此上意也
韓世忠罷世忠屢抗疏言秦檜誤國之罪檜銜言官論之遂罷為醴
泉觀使世忠自是杜門謝客絕口不言兵時跨驢攜酒從一二奚童
騎者曰吳童縱遊西湖以自樂澹然自如若未嘗有權位者平時將
佐罕得見其面十餘年而卒世忠性頗肯男敢忠義事關廟社必流
涕極言與秦檜同在政府一折之外永無與言嗜義輕財持軍嚴整

與士卒同甘苦器使規畫莫不精絕宋中興諸將先正皆以張韓岳
俊劉錡殺飛其罪不在檜下先世雖得士卒心素但備事耳視公則
落矣予真備悉見備重而指揮征殺此過譏下必矣惟劉岳二公薨休
落古一無皆譏然予哭武穆之奇冤而未嘗不〇十一月和議成以
吳醜王之公論也時有劉錡順昌之捷無異焉〇追使制唐部商奏之地以畀
何錡簽書樞密院事奉表稱臣于金〇金追使制唐部商奏之地以畀
金〇秦檜殺飛必保擁密副使武昌公岳飛年三十九與張憲皆棄
市凡訟飛冤者或黜或死傳成其獄者也有進秩洪皓在金以臘書奏
言金人所畏服者惟飛至以父呼之及聞其死諸酋酣酒相賀飛事
親孝立忠慷慨以必取中原滅豎虜為念自奉甚薄水飲酒能至數
斗帝嘗戒之曰卿異時到河朔乃可飲酒迷亂曰不飲家無儲侍吳
矜素服飛願與交驩乃歸名遣遺之飛曰主上富有四海豈大將安樂時
耶却不受吟益敎服帝欲為飛營第飛辭曰金虜未滅何以家為或
問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飛御

士卒嚴而有恩凡有頒賜均給軍吏秋毫不私善以少擊衆嘗入百
人破盜王善等五千餘人破劉成十萬自鬼入百於潁昌五百
於朱仙鎮破兀朮十萬欲有所舉盡召諸統制與謀謀定而後戰故
有勝無敗弃過敵不勤敗飲為之語曰越者山陽撫岳家軍雖張俊
嘗問用兵之術飛曰仁信智勇嚴闢一不可飛幼賢禮士覽經史雅
歌投壺恂恂如書生每辭官必曰將士効力飛何功之有然忠憤激
列議論持正不徇于人卒以此得禍蓋飛與檜勢不並存者也

論曰秦檜之死其不歸衆心飛忠孝出於天性自結髮從戎凡
陣數百戰內平劇盜外抗強胡其間身先士卒其於壯士
死也以八百人破擘盜五十萬衆於南董門外以八百人破萬
千人於其十一萬衆於柱嶺其殲兀朮也於頴昌則以精銳入百於
朱仙鎮則以背嵬五百皆破其衆十餘萬衆人所畏服不敢以名
稱至以父呼之自兀朮而下莫不聞之心膽俱合而
張後之心又與檜合媒孽橫生不置之死地不止而莫須有三字
殺以傳會欲加之罪其無辭亦千載而下每念岳武穆之冤真欲
無後也

…為恩臣見恩於好臣國臣權臣不免殺身孰自有之…
…若宰輔之設任其謀猷之責…好臣也張延齡於孫忠烈…
…死於帝側國臣也近世奉…除…忠定公…
…權臣也然而…忠臣之名者未嘗不仰之敬之…好臣…
…權臣之名者則必唾之棄之此天理人心之公論…世之所同也…
…載斯言宜為…好臣權臣之戒…

壬戌十二年 金皇統二年○西遼仁宗夷…正月進封建國公璲為…
安郡王崇國公璲為恩平郡王○二月何鑄還自金初…殺至行在…
帝曰朕有天下而養不及親徽宗無及矣今立信誓…太后…
朕不…和不然朕不…用兵及鑄往使帝召至內殿諭之曰朕北望…
…無淚可…卿…金主當曰慈親之在上國一老人耳在本國則…
所繫…重以至誠感之庶後有感…其父母…然則…可…也…
信…相秦檜之言…良…鑄至金…以太后為詞金主曰先朝業已…
如此豈可輒改曹勛再三懇請金主乃許之遂遣鑄還許歸徽宗之…
喪及帝母韋氏○四月策進士于射殿賜陳誠之秦熺等及第…

（在上圖一老人即…老人…）
（…志可…）

…部擢焞第一檜以為嫌擢…子娶孔…故以誠之為首以其策…
也…主和議云○金使劉…言…來以…晃主冊帝為大宋皇帝…
表…臣…於宋則書…
上首下至是…
判官胡銓于新州…

（…）
（…）
（…）

（宋朔曰…事…宗力…和議…）
（…）
（…）

八月金人歸徽宗皇帝顯肅皇后鄭氏及…皇后朱氏之喪帝…至…
縗服奉安○皇太后韋氏至自金居于慈寧宮○九月大赦加秦檜…
龍德別宮
太師封…國公以和好成也○…板…秦…之功也是得歸徽宗…
忠良…天子…臣…廣受其…舞…行人…路…張邵…而王倫竟被…
世修…寶錄…無此自…亥…頭…十二年息兵至…已三十一年…
檜死六歲當靖康帝卒于…之後五歲而完顏亮南侵…功…是…
和當○十一月張…有罪…初…秦檜成和議約盡…將…以…
兵催歸…及諸將已罷和議已定而後無去意檜誅臺臣江邈…之

…後乃求去遂以…充…觀使…朝請…
…而…
功帝於諸將中…注…然忠劉錡…秦檜…飛為世所…○
徵…為制…使仕…辛…賓…弘教…體力行…願…以…許之
且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子也○罷朝…大知鎮江府劉子
羽子羽言和好本非久遠計宜及閒暇…修城…器…以
…秦檜…以復…非已出已不悅至是…怒…議大夫…汝
…論其…任私意…是非遂…江州大…觀罷歸○詔…書…
…秦熺修…來日歷…檜…知不為上論所…乃乞以子熺…
國史自…再…凡詔書章疏…及檜…事…易…秦…以太后…還
為已功自…其事…著作郎王……周…上之○西遼…氏…子
夷列立

癸亥十三年 金皇統三年○西…紹興…四月…貴妃…氏為皇后…開
…二年○夏大…四年…

（…）
（…）
（…）

金狗之燕山僧寺從者莫知所之及還入見除秘書郎與弁副王倫使金既駐館守之以其久之金將議和當遣一人受書還欲弁與倫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之受具言所以許氏誦其父緘紹聖初制策曰臣寧言而死於斧鉞不恐不言而負陛下發意遂決即上疏言當今事勢如養大疽於頭目心腹之間不決不止遲則禍大而難決疾則禍輕而易治惟陛下詳之於心謹察情僞庶幾杜稷全安不然後將噬臍異時以國與敵者反歸罪正議此臣所以食不下咽而一夕不能安也時秦檜謂已太平口與爾文諱言兵事見之大怒今中丞何若勉之遂貶連州○

十月以秦檜為資政殿學士兼侍讀

丙寅十六年 金皇統六年○西遼紹正月行籍田禮○六月金殺學士宇文虛中及高士談士談瑣孫皆宋叛臣也○九月金劉豫死○

十月提舉太平觀劉子羽卒 子羽忠顯公韓長子也仕子羽天性孝友至右諫議大夫贈少傅

父憤慨自許每有捐身衛國之願當事之難衆人悼撓失禍子羽色

不少沮心皆願為盡先其為政發姦摘伏若神所治不畏強禦輕財重義振人之絕倫貧倒廬閭家塾延名士教鄉之秀子弟吏部侍郎朱松 韋齋之父也 疾病以家事托子羽築室居之舍劾教其子喜與已子均 卒以道義成立平生再貶徙處之怡然不以介意而其許國之誠則至于沒而不懈也

丁卯十七年 金皇統七年○西遼紹五月安置知虔州洪皓于英州○八月清遠軍 今韓州清遠軍節度副使趙鼎卒于吉陽 鼎資也 先是鼎常居潯處門人故吏皆不敢通問會降旨趙鼎李光過赦永不檢舉且令本軍月具存亡申鼎遣人語其子汾曰秦檜必欲殺我我先死諸無忘不淸禍及一家矣先得疾自書墓中石記鄉里及除拜葬月日書銘旌云身騎箕尾東方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蘧不食而卒名節以固本 秦作山河壯本朝蘧不食而卒名節以固本

先天下閒而悲之鼎為相專以固國本為先以為本固而後敵可圖

讎可復指其見忌於檜蓋志以沒欽陽子詩堂堂哲人玉國藏志然中永沉沉○注藏持也付也○然中與賢相則必為稱首焉 蓋明趙鼎當國故老猶之除弘揚難題乎吸檜等忌貶竄遷方在囚通○九月罷四川宣撫副使鄭剛中 剛中志以沒君不淸可惜哉○十二月金及有方畧泰檜忌之觀此則知檜檜之心宜哉檜未而 後已講和特其餘耳嗚呼宋何負於檜乃至是哉 或曰挺檜既殺其子勝花都部署以父部曲放還家古家古益蒙古知無兵未連年討之不克乃與議和割地歲遺牛羊米豆酬其酋高家納國王不受自稱大家古開生是始仰歲遺送使厚稱祖元皇帝改元天興

戊辰十八年 金皇統八年○西遼紹三月以秦檜知樞密院事○五月放浙東副總管李鄴忠顯忠燕知西邊山川險易因上疏復策秦檜惡之遂降官奉祠吉州居住○七月寬諸郡雜稅予其貧恤○十一月寘閩銓于海南

己巳十九年 金天眷元年○西遼紹二月召隱士劉勉之 勉之字致中崇安人紹興八年○夏天盛元年 程氏學統意科舉組與開禧諸賢與檜不合講學而乃轉於醫遁

此史氏之誤所○十二月金完顏亮弒其主亶而自立亮太祖阿骨打之孫也
庚午二十年金天德二年○西遼紹興九年○夏人盛二年正月檜全刺秦檜于道中不克檜殺之時檜趨朝殿司軍士施全挾刀邀檜有與刺之不中遂送大理寺親鞫之全對曰舉天下皆欲殺虜人汝獨不肯故我欲殺汝也
詔磔于市○二月編管右丞移郎李孟堅子光之子吳州先是秦檜命兩浙轉運副使曲泳究孟堅父光所作小史光在瓊管作私史其仲子孟堅為加潤飾并之言之并之語波讒謗送大理寺獄成詔光遇赦永不檢舉孟堅除名
於是胡寅等八人皆緣坐降有左文太常主簿吳元美作夏二子傳指蚊蠅也其鄉人告之以為譏毀大臣且言元美與李光交故其
亭號潛光檜大怒竄之容州
丁酉淵聖李孟堅光為光仲子無所著開帙以光之賜直見忌於檜故並及孟堅也史稱光才識高明所至有聲其最可稱者嘗與諸生講上前因曰檜意欲奪陛下耳目盜弄國權檜怒而光乞去高宗曰卿坦而吹檜果情如古人由是稱之則光之貶也識足與趙

鼎胡銓齊名而為檜之所欲殺矣
其子因之以獲罪良可哀也夫
安置徽猷閣直學士致仕朝貢于福州先是秦檜嘗以白金與寅寅報檜書云願公脩政任賢尊主攘夷檜怒遂陷以李孟堅之獄復令右正言章復劾之故貶○四月置力田科○金主大殺其宗室初金主見太宗諸子為帝則位殺太宗子孫七十餘人及宗室五十餘人拾麥謂子係三十餘人
正隆山回鳴呼統謂天道無知哉其亡頁凱宋御製二帝書及戚屬宮妃詩其辭悲抑為之歌力若將沒聖也夫中華之主奉天子民以奢侈之歲而陵之是不知有天矣天豈容之乎宋人力報不能報之天乃假手于阿骨打之子孫以代宋人報讐欲宗留見之者出謂友爾其受藏之嫌蓋亦相當矣嗚呼天地果無知哉

八月能張浚于永州秦檜必欲殺浚以其虎嘯張柄知潭州與那承汪召錫其何察之○十月秦檜有疾詔就政赴檜第議事
辛未二十一年金大德三年○西遼紹興十年○夏天盛三年二月以巫俊為金國祈請使至金自請迎靖康帝歸國金主亮曰不知歸後何處與汝俟唯唯而退○三月金營宮於燕京金主慕中國朝制之尊將有遷都意而先言若必謂上京僻在一隅宮殿於轉漕民力俱為不便則燕京實古幽薊之地以燕京為中都大興府汴京為南京上京仍改稱會寧府又改中京大定府為北京而東京遼陽府西京大同府如舊
壬戌二十四年金貞元二年○西遼永天后卿四月以孔檜襲封衍聖公檜檜孫也祖文孫三世同

秦檜襲封衍聖公始此
檜之子○六月以秦熺資政殿修撰熺檜長子也
初文孫襲封時檜方擅國熺兄弟皆幼檜以其兄子頊襲封頊之子孫共冒襲衍聖公之封斯為濫矣
秦檜擅國至其人姓名
詔禁之
癸亥二十五年金貞元三年○西遼紹興十三年○夏天盛七年六月改岳州為純州
秦檜謀逆故改
八月下趙鼎子汾等於大理獄先是秦檜於一德格天閣書趙鼎李光胡銓三人姓名必欲殺之及鼎死而憾不已會汪召錫告
金人問鼎何官何地
宋奎知泉州令於視檜家廟記中誦君子之澤五世而斬適值江州
檜乃諷殿中侍御史徐喜論趙汾與公孤飲列序臘必有妖謀詔送
汾令於大理獄鞫問使汾自誣與張浚李光胡寅胡銓等五十三人
謀大逆獄成而檜病不能言獲釋○十月徙興國於衡州未至卒時
起卧舒服起十五年
檜一日檜死檜居炎州九年始復朝奉即徙袁州至南雄聞檜死在北庭
為金人所欲既歸金人至逸問曰為何官指何地不幸為檜所忌不
死於敵國而死於讒臣問者停之
發明諸在金臨終起卧舒服十五年金人問以吳官吳不動自能起卧舒服之所以為異也
檜之心不忌宋賢以大仇未復為恨其死于卿之所無幾憂電子卿
將流涕而指蘇園淚落遂不語宋而宋無遺方其與于卿不異有如此者
若于檜之○秦檜有疾詔進官為建康軍節度使加其子嘉少陽並令致
其太息也

[illegible]是夕秦檜死檜為相屏塞人言蔽帝耳目一時羣諫非論檜功德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則德信於黃紘則受制秦檜稱臣乞和而成則損威傷國銀幣相繼損書法自守而強則損彼增威委曲遷就而土則侵疆狼猜肝膈釜地而民則指是無乎不至按此則高宗之自損也誰能益之

己卯二十九年 金正隆四年○西遼紹興 正月禁科場用蘇軾帝曰豈雖六年○夏天盛十一年 民間常用之物不可一日缺至於科舉則為大害盜賊往往緣此以起而計口食鹽之法尤非所宜行也○五月改禮部侍郎孫道夫知綿州屬成都府先是道夫使金還累奏金有南侵之意帝曰朝廷待之甚厚彼以何名為兵端道夫對曰彼身殺其君而奪之位與兵豈問有名虎該不以為慮道夫每對帝輒言武事該疑其引用張浚忘之故耶○六月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張九成卒九成揚時之高弟也嘗坐秦檜貶居南安十四年又檜死又言○八月召監潭州南嶽廟朱熹不至熹不至何事之詳而卒嘉其志也熹嘗從延平李侗學侗之學主於默識而延平尤以靜為入德之門熹之學蓋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後往事之熹奉以告而稟訂焉

劉子翬三人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後往事之熹奉以告而稟

安縣主簿能歸閩延平府李侗學于羅從彥得侗緒之正遂徒步往從之其學大要窮理致知反躬踐實而以居敬為主築室武夷山中四方遊學之士從之者如市上聞其賢故召之熹卒不至

憲安國從子生而靜慤不妄笑語紹興中與勉之同入太學時禁伊洛之學憲與勉之來得程頤書潛抄默誦夜以繼日閩浩陵浩州名今都是

謀定受易學于胡二人往從受業久未有得定曰心為物誘故不能有見惟學乃可明耳憲悟曰所謂學者非克己工夫耶自是一意下學不求人知一日折諸生歸崇安縣名故山力田養親以奉其親從遊者日衆號籍溪先生終秘書省正字朱熹嘗言從憲及勉之子翬三君子遊而事籍溪先生為久得其學為多勉之從謙定劉安世揚時受學卒業乃還侍安結草堂藏書其中力耕自給澹然無求於世惟與憲子翬日相往來講論學者踵至勉之隨其才品為說皆發之道因以女妻焉門人號曰白水先生朱熹得道統之正自勉之始子翬幹仲子以父死國難痛恫致疾乘輿化遣判隱居武夷山中者十七年與憲勉之交相得每見講學外無雜言他所與遊皆名士而期以任重致遠者惟朱熹而已熹初從子翬遊子翬以易之不遠復三言俾佩之終身學者稱為屏山先生

師帝曰無如王剛中夫遂有是命以湯思退陳康伯為尚書左右僕射康伯靜重明敏一語不妄發帝謂為真宰相宜命與思退論事俾其勿憚商確必當理乃已康伯言大臣當盡公若依阿植黨此鄰夫患失者臣所不能○以李燾為幹辦公事初燾以司馬光百官表未有繼者乃徧求正史實錄旁采家集野史增廣門類起建隆迄靖康合新舊官制建而成書其後續資治通鑑長編繼之于此至是四川制置使王剛中為之

制置使王剛中為之 剛中著續皇朝公卿百官表九十卷部分條例依倣歐陽修百官表

辛巳三十一年 金正隆六年○西遼紹興 二月立普安郡王瑗為皇子瑗美之也更名瑨進封建王初帝知瑗之賢欲立為嗣恐太后意所

不欲遲回久之及右前帝問吏部尚書張燾以方今大計對曰儲副
者國之本也天下大計無踰於此今兩郡名分宜早定帝喜曰朕深
此久矣開春當議典禮燾頻首謝至是利州提點刑獄范如圭援至
和嘉祐間名臣奏章凡三十六篇合為一書繳封以獻請斷以王公
勿疑帝感悟即日下詔以普安郡王瑗皇子加恩平陰于璲開府儀
同三司判太宗宗正寺御史梁克家王自中言宗中至是已三十年天資英明
洽達大度左右未嘗見喜慍之色趙鼎就列進止皆有常度騎乘未
嘗妄視平居服御儉約每以經史自適嘗語府僚曰聲色之事未嘗
經意至於珠寶瑰異之物心所不好亦嘗蓄之騎射翁墨皆絕於人
（周輝清波雜志曰高宗仗義建立賢王遭者似寢未繁聞為宗社之本可
謂始終不負公天下之心都人宗觀此為能及哉）
七月以朱倬參知政事倬初以張浚薦自宜與浚入對時方以劉豫
為憂倬策其必敗帝大喜而奏猶惡之出為越州教授檜死倬知越

州陛辭因言前事帝問卿何久庵如此倬言為檜所抑帝慨然慰諭
且送之且曰人不知卿惟朕獨知遂累擢至中丞論事多所裨益帝
信任之○十月虜允文如金賀正旦允文至金見遷檜造舟者多及
歸還金主謂曰我將看花帝陽允文奏之○十二月湯思退有罪免
侍御史陳俊卿論思退秘巧奸之心濟傾邪之術觀其所為多效秦
檜奏思退攻身皆檜父子恩也宜賞之意與逐奉祠○初行會子于
（侍郎錢端禮權戶部會子內外流轉
其令發官錢並許兌會子輸在藏庫
五文謂曰宋朝文子至是更名會子又謂之關子又
謂之關會其實一而已矣考之唐之飛錢今券特以通商賈之厚
薄貿易者益銀券以現錢而非以券為錢也宋自真宗以後始
有交子高宗以後東南始有會子而始直以紙為錢矣）
辛巳三十一年○金正隆六年十月世宗雍太定元年正月甲戌朔日
帝命之帝不受朝乙亥風雷大雨雪侍御史汪徹言春秋書隱公
大雨雪雹總以雨雪孔子以入日之間再有大變謹而書之今一夕

之間二日交至陰盛也今陛下無妄動戚覺無垂刺而又無女謁之
私竊者殆為表狄乎願陛下儆大臣當謹於備邊也○二月分遣善
詩賦為兩科以取士（禮部侍郎金安節言通經者苦賦於雜記習風
兩科永為成憲從之）○三月以陳伯康朱倬為尚書左右僕射○徐度置自金
時金主南侵之議既決乃密隱盡工於奉使中俾為臨安湖山以歸
為舁而圖已之像策馬于吳山絕頂題詩其上有萬里車書盡混同
江南豈有別疆封提兵百萬西湖上立馬吳山（在杭州第一峰之可
府東南）因遣使徵諸道兵遂遷都汴京○以吳珙知襄陽先是陳康伯乃金
人必敗盟請早為之備乃召楊存中（即所等至都堂諭舉兵又訝侍
從臺諫集議康伯傳上旨曰今日更不論和與守直問戰當如何時
上意欲視師中丞安傳幸閩蜀人情洶洶康伯奏曰金敵敗盟天人
共憤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聖意堅決則將士之意自皆願分三倍禁

旅功襄漢待其先發應之乃以利州兩路部統制吳拱（吳玠卒知襄陽
部兵二千戍之○五月金主亮使高景山王全來求漢淮之地全曰
趙桓今已死矣姑聞端康帝之喪
（吳山向徽宗之崩猶知歲月敬宗之崩但聞其訃而已嗚呼貴
為天子一旦失身夷虜死無棺斂之具葬埋之地人主思念及此
可不戒哉）
以吳璘為四川宣撫使閻康伯言以備金故也時宿將無在者帷
劉錡在荊南因召之乃命王剛中同治軍務○以監察御史劉珙守
尚書吏部員外郎珙前在銓曹蔣芾丞為奏思行以制之一日命張
幕談柔於庭置令式其中使選集者得出入銓曹間與吏辨吏無得
藏其巧人甚便之閻攜侍郎引選人改官班古對詳敏上悅焉○六
月以劉琦為江淮浙江制置使帥師屯揚州○七月金括馬于諸路○
金主大赦宋遣宗室之在其國者九百三十三人○八月宿遷人魏勝起兵

徙海州以孫路而至于之也詔以勝知州事勝多智勇應募為之嘗
于居山陽及金人籍諸路民為兵勝躍曰此其時也聚義士三百北
渡淮殺浚水軍宣布朝廷德義不殺一人浚水今淮安府民翕然以
聽遂取海州屬淮
安府
靜軒曰魏勝來時崛起號召豪傑委身百戰遂復海州可謂致
命遂志者矣非明於君臣之大義豈克臻此哉
后聞金主欲南侵故以
言諫金主不悅遂弒之遂大聚入蔚分
剛中成功不居
剛中道人述
大將與同患
阿其成
九月金主殺其太后徒單氏
諸道兵為三十二軍金主戎服乘馬具裝落行妃嬪皆從衆六十萬
號百萬填帳相望鉦音鼓之聲不絕遠近大震○金徒單合喜侯貢
牛堡守將李彥堅告急劉錡使王剛中勝一馬馳二百里至吳璘營
起璘于帳中責之曰大將與國義同休戚臨敵安得高枕而卧璘大
驚調兵分道而進授之方略以援黃平大破金師乘勝復秦隴涇三
州金兵退剛中馳還謂其屬李彙曰將帥之功吾何有焉蓋嘆曰身
仁人慨然每如此
王友直為忠翼都統制
友直志復中原聞金渝盟乃結豪傑謂之曰權所以濟事權
歸於正何害於理即矯制自稱河北等路安撫制置使徇諭州縣勤
王來援得衆數萬進攻大名一鼓而克撫定衆庶遣人入朝奏事仍
自請春來歸諭以為忠義都統制
丁酉湖田史氏前書宿遷人魏勝起兵復海州此書高平人王友
直起兵復大名曰人者以其皆無官守之責而各義憤自起也
可謂先得之矣○按勝登論金兵自謂以仁義之師來復
舊疆友直有曰權以濟事權宜於正何害於理夫古之名將如仁
義如隆慶者蓋矣惜當不過名臣耳
功成百年而今猶勝下吾可敬死也
十月金人圍海州李寶救之金人引去寶遂及魏勝敗金舟師於墜
西之陳家島陳家島在
縣州南海
殺其將完顏鄭家○金人自渦
口渡淮劉錡師次於淮陰以扼金師金人以瑯裹船載糧而來錡

使善救者鑿沉其舟○金人立曹國公烏祿為帝于遼陽更名雍
詔下詔恭揚金主亮罪惡數十事○劉錡遣大將王權措置淮西捉
不使錡師制勝濟于船關金主亮遂入蘄州進次和州○詔葉義問
督視江淮軍馬虞允文參謀軍事先是帝聞王權敗召楊存中至內
殿議禦敵之策因命存中就康伯議欲航海邀敵康伯延之入解衣
置酒帝謂之必宽明日康伯入奏曰聞有勸陛下幸越趨閩者審爾
大事去矣盍靜以待之一日帝忽降手詔曰如敵未退敵首宰康伯
奏詔而後奏曰百官散主勢孤矣帝意既堅康伯乃請下詔親征
此舉即疏事
疏謂之後也
周德華曰自和議既成倫安江左綽二十年矣忘警事虜委為劉
然其因遂亮將陳愛歲中革帝志奮更張時率將視征可謂指揮
委靡之氣矣蓋由陳康伯之為相也在紹興初則有趙鼎在紹興
末則有康伯皆能以義正君而有回天之力焉
趙鼎有回天之力
王權自和州遁屯東采石金主遂入和州初金人率舟師濟江兩舟

相逼南岸水淺不得進與宋兵相對射者久之金舟矢盡而敗乃還
和州會報曹國公即位改元大定金主初聞變曰辰本欲乎江南改
元大定此豈非天乎遂謀北還○金人陷揚州劉錡遣兵扼于皂角
林在揚州江大敗之○劉錡有疾詔錡還鎮江錡既南渡而淮不可
守矣○十月召張浚判建康府先是殿中侍御史陳俊卿上疏極言
浚忠盡帝悟乃詔復官判建康浚至揚州府買舟自風雪而行時
金兵充斥浚遇東來者云敵兵方盛焚采石烟焰漲天慎毋輕進浚
曰吾赴君父之急知恐前求乘輿所在而已時長江無一舟敢行北
岸者浚乘小舟徑進焉
張浚以公自任
且不係其如君父之急何曰遇公惟盡其忠誠而已至於生死有
命何暇
計哉
編管王權於
州以李顯忠代將其軍○金人侵瓜州葉義問使中

軍統制劉汜樂之敗績允文遣劉錡義問走建康○虞允文大敗金師于采石金主亮趨揚州時金主帥大軍臨采石江上誓衆明日渡江會允文奉命往燕湖迎李顯忠及王權軍且犒師采石允文至采石之次王權已去顯忠未來敵騎充斥官軍三五星散允文謂至待顯忠則誤國事遂立招諸將勉以忠義曰金帛詰命皆在此以待有功衆曰今既有主請死戰或謂允文曰公宣命師不受命督戰舳人槊之公任其咎耶允文叱之曰危及社稷吾將安避乃命諸將列陣部分甫畢敵已大呼麾數百艘鼓譟徑江而來抉南岸直海木軍卒卻允文入陣中無統制時俊之皆曰汝麾略開四方立陣後則兒女子態俊即揮劍刃出士殊死戰中流宋軍以海鶻船衝敵舟皆平沈敵半從牛戰日暮未退會有潛卒自光州至允文授以旗鼓從山後轉出敵疑援兵至始遁允文又命勁弩尾擊追射大敗之亮乃率軍趨揚

州嚴也流文書生獨能場之得非其運籌決策有以大過人乎一張時泰曰或曰虞允文之敗金人也何成功若是之遠哉曰允文之人所不願觀已然其兵已出不可已也主亮以會暴虐御下允文以忠信義兵人又加以決策臨陣之機此其所以成功之速也曰然則與謝玄之淝水周瑜之赤壁劉錡之瓜洲何以優乎曰謝玄周瑜劉錡值猶也允文書生也彼皆出師擊敵此則將命犒師特見當時事危勢迫苟不顧安危制之小嫌以成敵退師之大功也憤以宿將之才而勝敵於豫備易以書生之見而勝敵於臨時此允文之所以優也

金主亮趨淮東提刑劉錡死之○李顯忠至采石虞允文帥師還鎮江○太尉威武節度使劉錡罷歸鎮江虞允文聞疾錡扶允文手曰疾何必問朝廷養兵三十年一敗不能而大功乃出一儒生我輩愧死矣至次年閏二月而錡卒錡卒慨然數十而卒錡卒慨然深歎有儒將風金主亮之南下也令有敢言錡姓名者斬校舉前朝諸將問其下孰敢當者皆隨姓名以對至錡奏有應者金主曰吾身當之留錡

以疾不能成功蟲恨而沒焉

丁南湖曰采石一戰金亮自斃遂使宋事轉危於安及罷相後舉但高宗以允文方紫袁而不信方與忠使允文得如吳玠之盡力於川陝宣諭使之功蓋朝廷知人而明於自知可謂也哉

十二月帝如建康張浚迎拜道左衛士見浚無不以手加額浚起嘉

復用風采隱然軍民皆倚以爲重○金主雍入燕

壬午三十二年 金大定二年○西漢宗稱正月山東八路京起兵復

九年○夏天盛十四年

東平遣其將李槩疾來朝金主亮既殺中原家屬並起山東忠義聚京東京中原豪傑皆不自保東平劉豫既廢以濟南應天人趙京知東平府後京爲張安國所殺安國歸于臨安安國之黨也○金主雍遣使來聘嘉其義自通故遣之也○二月以虞允文爲川陝宣諭使

允文陛辭言金亮既誅新王初立彼國方亂天相我恢復也和則海內氣沮戰則海內氣伸帝以爲然允文至蜀遂與吳璘經略中原○帝還臨安謂張浚曰卿在此朕無北顧憂矣御史吳芾言建康可以控帶襄漢經理淮甸大駕宜留以繫中原之望若遂臨安則西北之勢不能相接不從○閏月吳璘復大散關分兵守和尚原金人走實雞○遣起居舍人洪遵使金

部侍郎張闡請歲遣使之令正敵國之禮彼或不從則有戰耳如是則中國之威可以復振帝然之帝謂宜正名遣使朝金遂遣洪遵李顯忠之屬

克復巡幸之舊

祖宗陵寢開三十年不得以時酒掃祭

祀心寒痛之若彼能以河南地見歸必欲居尊如故正復弭已亦何所惜邊奏言山東之兵未解則兩國之好不成王黼宋朝門見國書不如式抑令於表中改陪臣二字朝見之儀必欲用舊禮辭執不可金鎖使館三日水漿不通及見金人語不遜欲留邊金相張倍不可乃遣還

[張燾奏曰言宗既然張開敵國之禮尚何到鎮議論之當先定誠其性德之心謂尊中也遜能盡其極處于乃父矣]

四月金人復攻海州鎮江都統制張子蓋遣之及戰勝大敗之○五月詔張浚措置兩淮事務○立建王璋為皇太子更名栩初金亮南侵兩淮失守朝廷委靡帝退避建王遠不勝其憤及帝下詔親征璋請歸師為前驅史浩曰之帝亦欲璋備識諸將遂命從孝金陵[榮閱]孝宗本紀璋至鎮江都統制張子蓋[張燾]以兵屬焉璋[孝宗]英武明決有大略[孝宗]然不可犯者其自得于乾坤朱震[胡寅]序[胡寅]者[孝宗]也[孝宗]天下者為可不以端人正士而預養國本哉○帝遜位于皇太子自稱太上皇帝太上之號乃嗣君之所尊崇書自稱讓不治而月稱使稱臣表貢儀安一隅至是順德高宗在位三紀國不閑而日慶事遜之快務卑下得一雪恥心寧無憾乎觀日書此歟之之意豈然見

[高宗付託得人吾無慨矣劉承幹曰宋之諸帝若孝宗者為最賢]書法退居德壽宮謂群臣曰付託得人吾無慨矣[劉承幹曰宋之諸帝若孝宗者為最賢]業本於藝祖一子德昭之後為孝宗傳三帝一子德芳之後為理宗傳五帝積宋帝系於再絕之餘積善餘慶

[劉承幹曰建儲之義雖出於光宗尹之遣勝岳飛之當疏浚浚之可勝嘆哉]

[劉承幹曰高宗參酌仁廟以來舊制有條不紊凡此皆其初立國之大勢力勒王之師內相李綱外相宗澤天下之事宜無不可為者但乃播遷窮僻生失事機始終無定規模倫安忍此祀以賜宋世之讎悲夫○人謂南渡以後為宋業之中興可也繼則宋事終無可為宋之時乎觀高祖太宗之勇武功不減于建都之義雖出於光宗尹之遣勝岳飛之當疏浚浚之可勝嘆哉

[劉承幹曰高宗參酌仁廟以來舊制有條不紊凡此皆其初立國之大勢力勒王之師內相李綱外相宗澤天下之事宜無不可為者但乃播遷窮僻生失事機始終無定規模倫安忍此祀以賜宋世之讎悲夫○人謂南渡以後為宋業之中興可也繼則宋事終無可為宋之時乎觀高祖太宗之勇武功不減于建都之義雖出於光宗尹之遣勝岳飛之當疏浚浚之可勝嘆哉]

以胡銓知饒州[饒]○七月吳拭復鄂州○乃張浚入朝以為江淮

[帝王之學失格致斯民休戚繫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實一路之本]

賜之坐浚從容言人主之學以一心為本一心合天何事不濟所謂一心為本[天者天下之公理而已又力陳和議之非勸帝堅意以圖恢復帝皆嘉納之時翰林學士史浩以潛邸舊臣頃擢密議欲城采石瓜州浚[公]親[公]愛如[宋]宗之旅

不悅遂與有隙凡浚所規畫浩必沮之竟無成功[魏公之遇孝宗可謂深知于君深者]

[天者天下之公理而已又力陳和議之非勸帝堅意以圖恢復帝皆]嘉納之時翰林學士史浩以潛邸舊臣頃擢密議欲城采石瓜州浚[公]親[公]愛如[宋]宗之旅

言不守兩淮而守江是示敵以削弱息賊守之策不若先城泗州浩[浩]也其恢復之功略必稽攷之於采輸矣○詔求[真]言監[潭]州南嶽廟

[帝王之學失格致斯民休戚繫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實一路之本]

朱熹上封事言聖躬雖未有過失而帝王之學不可不熟講朝政雖未有闕遺而修攘之計不可以不早定利害休戚雖不可偏以疏舉然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意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又曰今日之計不過修政事攘夷狄然討不時定者講和之說疑之也又曰四海利病繫斯民之休戚繫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職朝廷者監司之本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詔汪徹觀[追復岳飛官爵]師湖北京西○追復岳飛官以禮改葬[官其孫大人]

[帝王之學失格致斯民休戚繫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實一路之本]

參知政事九月罷川陝宣諭使虞允文時史浩議欲盡棄陝西上言[允文上言]官軍西討東不可過寶雞北不可過德順若[允文言入可取]

[帝王之學失格致斯民休戚繫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實一路之本]

復州郡又據於德順之存仁一且棄之則鞏洮之路危秦西和成階[允文又言]利害至重不可不慮亦是召允文[允文入奏]言今日有八可戰且以務富地陳其利害帝曰此史浩誤朕也改允文知太平

[周解梅曰史浩沮恢復之計允文上疏復之然陝西五路新敵必襲之朝廷遂棄三路允文上言恢復舊疆然陝西五路新敵必襲之朝廷遂棄三路允文上言恢復舊疆]

[周解梅曰史浩沮恢復之計允文上疏復之然陝西五路新敵必襲之朝廷遂棄三路允文上言恢復舊疆]

[孝宗初年之規模]

[孝宗初年之規模]

[孝宗初年之規模]

十一月金主以宋不稱臣且陝淮多爲宋所復乃詔僕散忠義統戎事居南京節制諸軍復令紇石烈鶚鞏經略宋事○十二月以陝西
伯希樞密使○以魏勝知海州勝善用大刀能左右射揭旗曰山東
魏勝金人望見即退走勝在軍未嘗二日懈弛桓如敵至士卒措鎖
有自北方來歸者勝與之同卧起止飲食示以不疑周其貧窶使其
感激自是河北山東歸附者日衆○召凌子貴張柔字敬夫保定人起行在拭
進言曰陛下上念宗社之讐下憫中原之塗炭惕然於中而思有以
振之臣謂此心之發即天理也願益加省察而脩古親賢以自輔毋
使其少息則今日之功可以立成帝大異之○詔吳璘班師璘聞詔
詔吳璘班師也初金以重兵扼鳳翔爭璘新復十三州三軍璘亟毗德腴以備之
已而金人率師十萬來攻璘力戰拒之時議棄三路史忠義傳議棄陝西二路逐召
璘班師是時新復三路則中興之機在此一舉矣夫何議棄三路而自沮戰功乎呼惜哉

重刻詳訂世史類編卷之四十一 十一代編 宋孝宗光宗寧宗

臨淄李純甫 草創 木齋謝 遷 開遺 會纂

陽明王守仁 覆詳 鳳洲王世貞 鐵巷文安之 是正

大蘭李 槃 增修 賓宇張起鵬 梓行

孝宗皇帝 諱昚音慎太祖六世孫德芳之後秀王圭之子也母
張氏生昚於秀州有嘉禾之瑞高宗無子育爲皇太子受
禪在位二十七年而內禪壽六十八謚曰哲文神武成孝
皇帝○帝性至孝以太祖遺派承太宗絕嗣事上皇二十
六年孝養備至升遐之日哀慕尤切終喪三年力行古體
有恢復之志值金主賢明仁恕無可乘之釁南北講好俱
得休息矣

癸未隆興元年 金大定三年○西遷崇福 正月壬辰朔帝受朝于文
德殿遂朝于德壽宮自是歲以爲常

劉昫新唐書曰孝宗朝太上皇于德壽宮從太上皇幸聚景園無歲不然太上皇年七十既加尊號年八十又加尊號其文與備矣至始朝終無歲可指於事

置十科以舉武事 置武舉十科若徵練兵選將恢復中原矣乃即○
吳璘還河池金人遂陷新復十三州軍據事直書考證之也璘得詔察屬支諫
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此舉所係甚重奈何退師璘知朝論主和
乃曰璘豈不知此頗主上初政璘握重兵在邊有詔璘何敢違遂退
師還河池金人乘其後璘軍亡失甚多進官猶哭於是泰興熙河永
興三路新復十三州三軍皆復爲金取

開禧時北宋全境依地陷沒是誠中國之大辱也而宋惟特和議中原之境委爲外物吳璘提百戰之功復陝西之地此可恢復之大機若能併力戮金克復舊物以雪祖宗父母之讐則地夫何名之取師前論仍詳則自失其機可高宗既誅孝宗皆宜

以史浩爲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浩既相首言趙鼎李光之無罪岛飛之久宽宜復其官爵錄其子孫從之

詳訂曰史浩爲相首言三人此義舉也若三人尚在浩能用乎曰不能也何以知之曰趙鼎李光雖死時不有吳璘乎浚富平之敗光也史浩温之皆乘

不動且顧衆曰當此盛夏搖扇於清涼且猶不堪況烈日中被甲冒
戰乎人心遂搖無復鬬志諸將各遣顯忠知勢不可孤立夜率曰天
未欲平中原即何汹撓如此遂夜引還至祥離師大潰是舉所喪軍
資器械殆盡張浚還揚州上疏自劾(史略)宏淵與顯忠不相能而顯
忠亦解去愚謂郭充在和尋罷之後淮兩將不和以致大潰張魏公不
得逭其責矣

(宋史略)曰宋任張浚非不重也然三命爲將而三至敗績者何哉
蓋以重使而不能下士智點而不能知人故耳建炎之初委命由
此渙以有富平之敗也紹興七年視師淮西顧望王德素不相下
各執言其必爭而浚黽然不聚此所以有鄧瓊之叛也孝宗即位
命浚都督諸軍恢復中興浚不能禁士卒擅怒逆濟而諸將所以有
其三敗之隙非董俠事浚智謀不逮而何雖然浚之不能經略中
原豈止如是而已富平之役李綱尚在婁思之而不能則淮西之
與始飛在營寇恩之跋扈輔終尋表而不能誅苻離之戰虞允文
遠在川陝浚雖闕其緩而不能來以自副乃以帝徼爭利之人自
之拜李左車相去國亦遠矣

六月貶張浚爲江淮宣撫使安置永州初宿即之遷士大夫主和者皆議浚之非帝謂浚書曰今日邊事倚卿爲重卿不可畏人言而懷猶豫前日衆事之初厥與卿任之今日亦須與卿終之浚乃脩飭各處守備帝復召浚子栻入奏事浚附奏曰自古有爲之君腹心之臣相與協謀同志以成治功今臣以孤蹤動致掣肘言爲人處陛下將安用之因乞骸骨帝覽奏謂栻曰朕待魏公有加雖乞去之章日上朕決不許帝對近臣言必曰魏公來當斥其名親近可以見敬公得君之專又可以見孝宗之志何如哉至是帝以符離師潰少詘和召湯思退爲醴泉觀使奉朝請於是尹穡陳思退劾浚遂降浚宣撫使知揚州顯忠責授果州團練副使劉州安置而鄧宏淵仍前建康都統制後朝廷知其敗復顯忠太尉奉祠

(開禧新曰)成大功者不以小性而厥其心謝大事者不以微瑕而介其慮一勝一敗兵家之常符離之潰但當責其成功不貞與之

計整如孫權御斷而有赤壁之勝晉武獨斷而成平吳之功是也夫師潰之失乃郎官割之或聚耳初非張浚謝忠之過也今而或歸之是豈賞罰之公哉

孝次膺能次膺以疾丐免且奏曰王十朋雖上親擢天下皆知臣濫其賢湯師退召將至亦知臣管疏其姦遂能奏罷陛辭帝且惜其去次膺奏曰臣與思退理難同列帝曰有謂思退可用者次膺曰今日之事恐非思退能辦思退固不足道竊恐有誤國家爾

(宋略)次膺以直道事孝宗進賢退不肖可謂敬君之大者也孝宗嘗稱大膺曾呼其官而不名都可謂尊賢之至者也夫何孝宗以次膺爲非政事罷一月而次膺即罷去者蓋其意以孝宗徒禮貌而不能行其道故也

七月以湯思退爲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八月復以張浚都督江淮軍馬

(宋略)浚自符離師潰謫永州自劾帝憐即復浚都督

○金紇石烈志寧以書來來賓鄧海泗四州之地及歲幣稱臣還中原歸正人詔遣盧仲賢報之帝以志寧賢三者書付樞府張浚浚

言金強則來弱則止不在和與不和陳康伯等皆欲和使我軍民得休息爲自治之計工部侍郎張闡獨曰彼欲和是畏我耶愛我耶直欲我乎力陳六害不可許帝曰朕意亦然姑隨宜應之乃遣仲賢報書帝旨以勿許四郡而思退等命前之詔不同帝曰兩詔俱頒可與名分詰正人十月仲賢至宿州余僕散忠義懼之以威仲賢堅執言歸當稟命忠義遂書定四事一欲通書稱叔侄二欲得唐鄧海泗四州三欲歲幣銀絹之數如舊四欲歸彼叛臣及歸正人仲賢至行在帝大悔

(宋略)浚之議不割地不稱臣一舉而盡還所侵之地而使之稱侄歲幣減其半而與之無名可以息兵而安民也孝宗謂數十年無事完養國力十年不有此與商人孫此舉但知其有大有爲之志知顧慮有備不意之舉知邊鄙有折衝禦侮之將王十朋又謂陛下用兵爲祖宗陵寢暴骨而聚爲微孝宗欲宗復讐而舉爲中原帝民代罪而舉亦何王師潰失小利而朝廷言戰之失謀帛以此籍口浚竟以此泥於當時畏責任責之

難而得勝之易道

王之孚如金師議和許割棄四州求減歲幣之半湯思退請退○詔侍從臺諫集議和金得失召張浚還浚在道聞王之望行上疏曰自秦檜主和陰懷他志卒成逆亮之禍檜之大罪未正於朝致使其黨復出為惡臣聞立大事者以人心為本今內外之議未決而道使之詔已下失中原將士四海傾慕之心他日復誰為陛下用命哉願為陛下愛之不聽

立大事以人心為主

和金得失

開禧二年曰嗚呼宋人惟狃偷安之陋習而不思逮大之圖也金廣之免無物可忘荷與之和是忘讎釋怨并人子矣然則和金得失何必講乎當時羣臣議論紛紜大抵若浚之言為是而宰相之言為非然而竟從宰相之和議者蓋由偷安之病習而不能振發既而議之未決復召張浚浚言不聽惡在其為能召哉

以胡昉楊由義為金國通問國信所計議官時右正言陳良翰言兩使命大臣不當前失而復遣王之望是金不折一兵而坐收四千里之地使不可許四郡也若盛幣則恐得委靡然後與盟為有名今兩未決而之望遽行恐其辱國不且於仲賢陽先指一介往議決行未晚也遂有是命○以朱熹為武學博士既而罷

詳訂歷史類編卷四十一 十一代編 宋孝宗 七 虞山秀齋重鐫

者父之仇不共戴天

之熹應詔入對言君父之讐不與共戴天今日所當為者非戰無以復讐非守無以制勝時相湯思退方倡和議不悅除武學博士後與洪适論不合而歸○十二月陳康伯罷以湯思退張浚為向書左右僕射並同平章事兼樞密使浚仍都督江淮軍馬○召陝州布衣郭雍不至賜號冲晦處士

宋史郭雍字子和本師事胡瑗雍傳其學號白水先生孝宗即位召雍處士文與封贈正先生序與初舉者哀集一程與張載蘇軾時及忠孝雍先世家為大易粹言行于世

甲申二年金大定四年○西遷宗嗣十一年○春宋嗣十大年正月金僕散忠義以書來議和張浚力言金未可與和請幸建康以圖進兵帝乃手詔王之望等一行禮物待命境上命以先往論金以四州不可割之意金人以失信執之帝聞昉被執謂浚曰和議不成天也自此事當歸一矣遂命之望以督遣

初昉如金被執此事當歸

金宗復讐之志何其決也

浚沒入金所俘

張浚勸帝務學親賢

梁慶孝書曰二子

疑公欲有以主和議

忠義以宋書遣金主書見之回行人○三月詔張浚視師江淮何罪即當遣還妻孥今元帥府從宜前置

金軍退時浚所招徠山東淮北忠義之士以貴建康鎮江兩軍凡數二十人萬孥眷所招淮南壯士及江西羣盜又萬餘人陳敏統之以守泗州凡要害之地皆築城壘增置江淮戰艦諸軍弓矢器械悉備時金人也重兵為虛聲脇和又聞浚復視師亟散兵歸淮北之來歸者日不絕山東豪傑悉領受節度浚以蕭琦契丹望族洗勇有謀欲令盡領契丹降眾且以檄諭契丹約為應援金人益懼

開禧二年曰張浚銳志殄虜之舉至今舉臣非忠義素著何以得此編曰按宋史本年夏書張浚使李顯忠郭倪分道後金五月書張浚浚江顯忠大敗金人復宿州至此又書張浚調帥江淮金軍退皆以見諸年虜密安詳未嘗一與文臣商而夫無非張浚金德所致此書法之意也然浚有功於宋若此真可謂社稷臣矣

四月召張浚還罷都督府先是楊思退諛右正言尹穡論浚跋扈擅權且貴國不貴貴重也言貴與浚乃請解督府罷浚判福州左司諫陳良翰侍御史周操言浚忠勤人望所歸不當使去國皆坐罷浚既去朝廷遂決棄地求和之議浚猶上疏言尹穡姦邪必誤國且勸帝務學親賢或勿浚勿復以時事為言浚曰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吾荷兩朝厚恩久居重任今雖去國惟日望上心感悟苟有所見安忍弗言上如欲復用浚浚當即日就道不敢以老病為辭如若等言且見誅何心哉開者僉然是年八月行次餘干縣名屬饒州得族子書付二子欽祐曰吾許相國不能恢復中原雪祖宗之恥即死不當葬我先人墓左葬我衡山足矣數日卒浚志在恢復終身不主和議功罷不洗人稱其忠焉浚卒贈太保後帝思浚○浚布衣交同鄉廣漢人蘊雲卿紹興間隱居東湖為國藥真浚屢薦章帥潛曰雲卿管樂流亞為我致之帥酒更服往見言及張浚雲卿謂其長於知君子短於知小人恐未能了天下大事二客因言張公令致公共濟大業出

書幣請其戒雲卿伴約詩朝止謂詔旦商戶而道止存詩周兵其不知所往

宋臨川曰商渡以來士大夫之為和議其資者則不過為保守江南之計耳狄制命禽獲道人莫知其為大使獨魏公欲用人心堅聲勢後十年鎮滁揆度際遇主議益堅雖天資其功然公困於議口不得前其志然而表著天心扶持人紀使天下曉然知人類之所以異於夷狄其功豈哉

[圖]民中曰淺有此規大功者五建復仇之勢發儲嗣之議誅元凶以立國基用吳玠以保全蜀却劉麟以定江左世但以富平符離之敗其實彭城之敗其衰師楚國未下富平符離豈可

[陳]四明曰淺注意守夏終身不主和議時論淺之忠大類諸葛亮然亮能使魏延楊儀終其身不為吳同淺以吳玠故遂發曲堵亮能容洪孝直淺不能容李綱趙鼎而又試之玠所以不及亮也

[伍]翼山曰淺學雖正而術則疎謀雖深而機則淺原其心不可謂不忠於宋也故其行事有當乎之故淮西之變符離之潰區區江左弄政之餘竟竟之氣僅續能禦此幾取耶揆後期以宗商淺之不能復歸其罪於淺或者不以為非作史論者比之於諸葛武侯益其

[張]宋沒以前規模依倣為志

[史]侍御史陳俊卿言近年以來士大夫習為苟且之論以和為美以戰為禍以通為智以守為愚以退為進以勤為拙以廉為貪以公為私以直為罪以曲為功以忠為佞以邪為正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以至風俗日以偷薄人才日以委靡陛下即位之初銳意恢復而中外之論不以為喜反以為憂不以為福反以為禍不以為安反以為危不以為治反以為亂不以為存反以為亡不以為得反以為失不以為榮反以為辱不以為生反以為死不以為吉反以為凶不以為善反以為惡不以為賞反以為罰不以為賢反以為不肖不以為忠反以為姦不以為直反以為枉不以為公反以為私不以為君子反以為小人不以為陛下之福反以為陛下之禍不以為宗社之慶反以為宗社之憂不以為生靈之幸反以為生靈之不幸不以為天下之大利反以為天下之大害不以為天下之大義反以為天下之大不義不以為天下之大名反以為天下之大不名不以為天下之大功反以為天下之大不功不以為天下之大賢反以為天下之大不賢不以為天下之大忠反以為天下之大不忠不以為天下之大福反以為天下之大不福不以為天下之大治反以為天下之大不治不以為天下之大安反以為天下之大不安不以為天下之大存反以為天下之大不存不以為天下之大得反以為天下之大失不以為天下之大榮反以為天下之大辱不以為天下之大生反以為天下之大死不以為天下之大吉反以為天下之大凶不以為天下之大善反以為天下之大惡不以為天下之大賞反以為天下之大罰不以為天下之大賢反以為天下之大不肖不以為天下之大忠反以為天下之大不忠不以為天下之大姦反以為天下之大直不以為天下之大枉反以為天下之大公不以為天下之大私不以為天下之大君子反以為天下之大小人

[王]朝中是非議論筆行

[張]宋沒有

約誓詞謂盟誓之信歃大過書題之儀正皇帝之稱為拔都之詞宋
諭以十萬之數隨界如謂與之將帥被此之誓事約敗亡之不遠可
使歸正之上感超宇厉之心論者謂所
以服振四方未知今者教文失罔體矣
丙戌三年（金大定六年○西遼崇福
十三年○夏天盛十八年）三月洪适罷适以文學聞望遷
時遇主自中書舍人半歲四遷至右相然無大建明會霖雨适引咎
乞免帝從之○十二月以葉顒魏杞為尚書左右僕射並兼樞密使
陳俊卿同知樞密院事先是帝猶朝獻又將遊獵白石俊卿上疏力
諫至引漢桓靈唐敬穆以為戒後數日入對帝迎謂曰前日之奏備
見忠讜朕決意拜卿矣遂有是命○罷制國用司以宰相領使議者
言近以宰相兼樞密使蓋欲使宰相知兵巩而不知財穀出入之原
可乎詔以宰相領使參知政事
丁亥三年（金大定七年○西遼崇福十九年
○夏天盛十九年）五月太傅四川宣撫使新安王
吳璘卒璘有異官器表忠諱剛勇高大節略荷細代兄玠守蜀二十

年隱然為方面之重威名亞於玠上皇嘗問勝敵之術璘對曰弱者
出戰強者邀之上皇曰此孫武三驅之法一敗而二勝也璘還諸將
以牲之者如醫而功必成也
（問靜則曰璘守西蜀二十餘年號為諸夏之保障雖敵威震
名起蜀然以己備使而已不為中興之良將乎）
璘之為四川都統制利州安撫使與兄玠帶印金
六月以吳挺子○皇后夏氏卒○七月大
子惜字薨日○十一月合祀天地于圜丘雷葉顒魏杞免帝以郊祀
而雷出非時用漢制罷顒杞相斷為人簡易清介與物若無忤至處
大事則毅然不可奪

於合祭之時而天地通彰其過也今
乃不加反化而縣省朝祀不亦謬乎
以陳俊卿參知政事以劉珙同知樞密院事珙自湖南召還初入見
首論獨斷難英主之能事然必合衆智而質之以至公然後有以合
乎天理人心之正而事無不成若專念謀猶私見而有獨御區宇之
心則適所以蔽四達之明而左右私昵之臣將有乘之以天下之公
議者又論秦檜利祿之蔀帝皆嘉納之授翰林學士後上言世儒多
病漢高帝不悅學輕儒生臣以為高帝聰明英偉所不悅者特腐儒
宿學耳使當時有以聖王之學告之臣知其必誠然敬信而功烈所
就不止此也蓋天下之事無窮而應事之綱在我併其務於耳目動
於意氣而私欲萌焉則其綱必弛而無以應夫事物之變是以古之
聖王無不學而其學也必求多聞必博古訓蓋將以明理正心而立
萬事之綱也此綱既立則雖事物之來千變萬化而在我常整整而
不紊矣惜乎當是之時學絕道喪未有以是告高帝者帝亟稱善遂
拜樞副珙因薦張栻汪應辰陳良翰學行于帝則知自盡以來知高
帝之深者○十二月金主謂完顏思敬曰朕思得賢士寤寐不忘自
今朝臣出外即令體訪外任職官藤能及守蔡之士可以助治者以
聞
戊子四年（金大定八年○西遼王朝仁和元年○夏天盛二十年）
○四月禮部員外郎李
燾上所修續通鑑長編宋朝事實極萃書慨然以史自任本朝典故尤悉
方研覈微資治通鑑例斷自建炎至治平為一百八卷上之于朝○
五月行乾道曆○六月召福建總管留靚入見尋以為浙東總管先
是浙東總管龍大淵卒帝憐之因召靚至帝欲留之劉珙諫曰此曹
奴隸厚賜之可也引以白近而待以賓友使得預聞政事非所以增
聖德整朝綱也陳俊卿虞允文亦諫故復出之靚快快而去

寵擢權冀戊良同參大等○八月劉珙罷爲主管殿前司公事于珙皆以論二人姦罪生除
奉詔按視兩淮城壁進擅令揚州增築新城揚民言不便珙乞罷珙
帝不悅珙遂罷爲端明殿學士陳俊卿言珙正直有才願留之不聽
○十月大閱于茅灘帝親御甲冑指授方畧命三司合教爲三陣戈
甲輝日旌旗蔽天六師雷吒猋騎交加○十二月召建寧布衣魏掞之以爲太學錄掞之師胡憲與朱熹遊朱熹薦其學行召赴行在入
對帝曰治道以何爲要掞之奏治道以分臣下邪正爲要詔除太學
錄時將釋奠孔子掞之請屬安石父子勿祀而追尊程氏兄弟使後
食不聽又言太學之教宜以德行爲先今一以空言浮說取之非是
其他政事有係安危治亂之機者無不抗疏盡言至三四皆不見省
遂罷爲台州教授壽以病辛聞者惜之○西陵普速完殺其夫薩朵
初普速完與夫弟朴古只沙里通朴古只爲東平王殺之其舅
弊里剌殺普速完及朔子立兄列次子查剌台收元天務

詳訂世史類編卷四十一　十一　代編　宋孝宗　十二　毓秀齋重鐫

己丑五年　金大定九年○西陵天祿　正月措置兩淮屯田府陳俊卿
以兩淮備禦未設民無固志萬一寇至倉卒渡兵恐不及事請於揚
州和州各屯三萬人預爲家計仍籍民家三丁者取其一以爲義兵
授之弓弩教以戰陳農隙之月給以兩月之食聚而教之沿江諸郡
亦用其法諸將渡江則使之城守以備後急且以險制州兵頡頏之
庶守臣但當擇才不論文武計實蔵稍以財賦許辟官吏略小過責
成功要使大兵屯要害必爭之地行陣之間決戰彼民兵各守其城
相爲犄角以壯聲勢帝意以爲然詔即行之然竟爲秦論所持俊卿
等亦去位不能及其成也○三月召四川宣撫使虞允文還以王炎
代之陳俊卿爲虞允文才堪將相故也○五月帝不視朝以射弩弦斷傷目故
六月始視朝陳俊卿言于帝曰陛下未能忘騎射者蓋志圖恢復
耳誠能任智謀之士以爲腹心仗武備之將以爲爪牙明賞罰以鼓

上氣恢信義以懷歸附則英聲義烈不出得朔之間而敵人固已遂
遂震慴於千萬里之遠尚何待區區馳射於百步之外哉
汪應所曰孝宗資稟英睿在宋中興爲未有然其恢復之志亦
由乎生後和議之非陽舉臣之論故請和自要而亦非天啓
極亂之才與其自有臥薪嘗膽之志也金亮之亡世宗未立河北
皆知有宋而山東忠義聞風響應待命旌旗虞允文李顯忠
王抃皆亦可待決命於遣使諭旨渙思退決意和議
則天人皆聽必有以新華夏之孰者而雜受其言要情不斷故其
詩集疑方明其他口耳虛詞與夫親自習射而欲以挽泰山之虜
僅保江盱亦云幸矣

以虞允文爲樞密使○七月以陳俊卿虞允文爲尚書左右僕射兼
樞密使俊卿以用人爲己任允文亦以人才爲急嘗籍爲三等有所
見聞即記之號材館錄故所用皆知名士
阿縉駙曰陳康伯抑於秦檜高宗末年始驟用其贊說征虜早定
太子誠有經濟才隆興召命臺臣交薦召對稱旨賢相有如陳俊卿雅而飭虞允文果而亮梁克家靜而斷張燾醇
而介資識雖未要皆選入付柄儀律禮部所辦之治實多而允文

詳訂世史類編卷四十一　十一　代編　宋孝宗　十三　毓秀齋重鐫

庚寅六年　金大定十年○西陵天祿　四月罷吏部尚書汪應辰
爲湖南重云
付加
文材館錄
應辰
湖南
廣允文爲時
而
運
使
正
切
水
銀
金
使
史
正
志
錢
二
百
萬
爲
均
輸
和
糴
之
用
應
辰
二
上
論
論
之
遂
出
知
人主
非
賢
難
辨
也
同
靜
軒
曰
宋
子
六
人
生
當
務
聽
明
之
衰
而
不
可
求
聽
明
之
名
信
任
大
臣
日
與
圖
事
反
覆
論
辨
而
未
嘗
礼
聽
之
實
也
偏
聽
生
姦
信
其
言
礼
聽
明
之
名
而
孝
宗
自
聞
事
出
初
年
孝
宗
信
任
張
浚
因
諫
文
忠
正
人
也
○
初
加
附
識

陳俊卿罷虞允文深謀遠慮使知金政將衰爲胡後卿以爲大事須萬
全俟一二年若力稽之乃可帝怒方鄉允文俊卿固力求去遂判福
州俊卿天資忠孝清廉好賢在朝正色直言無所顧避凡所奏請開
治亂安危之大者其居中書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其立意一以先哲

詳訂世史類編卷四十一　十一　代編　宋孝宗　十四　凱秀齋重鐫

為法非他相丁寧○開月以范成大為金國祈請使成大至金將呈
奏且言受書儀之入（紹興中金使者至棒書亦賜北面稱前使謂使歸書以進及湯思退皆國褒）初進國書辭氣慷慨金君臣方傾聽（稱頌聽故事帝嘉悔之故遣）成大忽奏曰兩朝共為叔姪而受書禮未稱臣有疏揩矧出之金主（成大遂執不動）大駭曰此豈獻書處耶左右以物擁起之成大屹然不動必欲書遂（成大受得金節而歸）既而歸館所其太子允恭欲報成大戒勸止之竟得全節而歸其復書略云和好再成界山河而如舊緘音遽至指揮洛（二縣名宋陵寢皆在此處）以為言既云祭祀欲陳追遠之懷止可奉遵即候刻期之報至若未歸之旅觀亦當並發於行李仰聞附請之詞欲變受書之禮於尊卑之分何如顧信誓之誠安在於是二事皆無成功初議新請陵寢士大夫有愛其無備而召兵者趙居廣張栻入對亦語以金人儀體可疑可圖狀栻曰臣竊見比年水旱民貧國家兵弱財匱官吏暴橫盜賊（二事皆宋所無）

倚賴正使彼實可畏臣懼我之未足以畏彼也陵寢隔絕誠臣子不忍言之至痛也猶以為憂者蓋見我未有必勝之形故也夫必勝之形當在於早正素定之時而不在於兩陣決機之日今日但當正（素定謂素定規模）哀痛之詔明復讎之義修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練兵以內修外攘（策題發於當內修外攘何如）進戰退守通為一事必治其實而不為虛文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南軒先生講論大略如此）雖有淺陋畏怯之人亦且奮躍而爭先矣帝深納之（南軒先生講論大略如此）

孝宗成謚（南軒事出年譜）孝宗不○以梁克家參知政事范成大（南軒事出年譜）孝宗之慮而處用諸老陵寢其實自可見矣（風俗四條等事史稱其十餘論德識度遠非泛泛者所能相比）聽斷然不長於用兵十二月遣趙雄如金賀金主生辰別遣書請陵寢及更受書之禮金主不許謂雄曰汝國何苦欲宗靈柩而請葬洛山陵如不欲欽宗之返我當為用國葬之（金主一言以折遣使何則一而孝宗之薄於欽亦可見矣）

辛卯七年（金大定十一年○西夏天儀四年○夏乾祐元年）正月朝工太上皇崩孝宗哀毀輔臣曰本朝家法遠過漢唐惟男只一事未及（金尚書省奏沙陽節度副使牛信昌生日受餽當奏宮金主言尚書撫育生日節辰餽獻不少小官餽獻即加按劾豈正天下之道自今宰執掘客亦宜禁之）○帝作敬天圖謂輔臣曰無逸一篇享國長久皆本於寅畏近日取尚書所載敬天事編為兩圖朝夕觀覽以自警省名敬天圖（虞夏文對曰惟陛下盡躬行之實敬畏不已必有明效大驗帝深然之）二月立恭王惇為皇太子大赦（徙封慶王惇為魏王帝謂輔臣曰古人以教子為重其事備見於文王世子須當多置僚屬博選忠良使左右前後罔匪正人不然一辟居州亦無益也）尋以王十朋陳良翰

詳訂世史類編卷四十二　十一　代編　宋孝宗　十五　凱秀齋重鐫

為太子詹事劉焞國子司業兼太子侍讀（張栻奏曰願書作敎天圖以見孝宗修身之道若繼書立太子而推令士以華問之以見孝宗敎子之法明修身敎子兩得其道則孝宗之心燕乎無憾矣厥後光宗不能克尊父訓而以疏遠自處其得罪於乃父也多矣）三月金葬欽宗皇帝于鞏洛之原以一品禮（張栻奏曰願書作敎天圖以見孝宗修身之道若繼書立太子而推令士以華問之以見孝宗敎子之法明修身敎子兩得其道則孝宗之心燕乎無憾矣厥後光宗不能克尊父訓而以疏遠自處其得罪於乃父也多矣）

（林天台曰孝宗遣使請還靈洛之地是暴露於風日者不啻數年泉壤有知其感念之敎欲宗有靈孝宗且海其所為而佑許之宗之賢也）

乃知閻門事張演致書樞密院事未拜而罷說妻吳氏皇后女弟也說因攀援親屬懼拜樞府命下朝論譁然未有敢言攻之者張栻上疏切諫且詣朝堂責展允文曰宦官執政自京黼始近習執政自相公始允文無憚不堪宰中書舍人范成大不草詞栻奏文武誠不可偏令欲右武以均二柄而所用乃得此人非惟不服文吏之心正恐反激武臣之怨帝悟說遂奉祠○五月起復劉珙同知樞密院

事之荊襄宣撫使崇胖不拜其割子云臣材質庸下無以踰人陛下
起之衰絰付以樞務艱難未允重膺委寄畀臣制襄宣威之任豈非
以荊襄上流吳蜀要害臣嘗以爲然且深知兩路事宜故不謀僉臣
特加擢用夫荊襄之事臣實講之詳矣大槩兵力單薄財賦之要
當責兩路帥臣訓練民兵以增壯軍聲今荊南守臣用度匱財本措
置殊寡以增廣邊用此荊襄今日之急務也然而利害之大則不在
荊襄荊襄四肢也朝廷腹心元氣也元氣強則四肢壯百邪不能害
元氣虛則四肢弱風寒則不仁浸使則爲腫朝廷施設得宜根本全
盛則荊襄利害可以漸圖朝廷施設未中事仇根本弗固則荊襄雖
得臣百人悉心經理亦何足恃臣等無論國家大計而後及根本之
實何謂大計恢復是也陛下早宮室菲飲食未明求衣日旰而食惟
恢復是圖然而曠日持久積用事者有恢復之形而未盡恢復之

實故也大抵有實無形則計定事成而敵人不覺有形無實則速禍
致寇而無以待之漢昭王即位於破燕之後興丁姓同甘苦畢身厚
將以招賢者乃與樂毅謀伐齊一舉而下七十餘城漢曜武既殞數
萬魏人寂然無聞及諸葛亮師出祁山和糴北七里魏人聞之朝野
恐懼此有實無形之明效也夫虜之不能忘我猶我之不能忘虜也
且借心積慮日一日而忘南牧所以數年之間邊警不寧彼亦悠遊
玩以待我之輕舉而思萬全之謀耳今兵未動而聲先聞實未至而形先見
使虜人謀我日深備我日嚴張虛聲來實禍所謂月恢復之形是也
何謂恢復之實修已也求賢也卹民也用將也養兵也以修已爲本
以求賢爲先以卹民爲重然後用將養兵次第舉矣此本末先後
之序也昔周宣王側身修行而王化復行此內修之本也任賢使能
見於丞民之雅哀矜繁見於鴻鴈之什料卹東改之簡

車徒政事之大亦無過此四者夫治國平天下之本不在於攻築刑
政之具而在於人君之一身一身之善惡在於一念之積一念既正
則見善必明賢否是非判然於前而治效之應見於千里之外其矣
人主修已之難也蓋左右前後忠直之臣常少諛佞之臣常多彼其
先意承志以悅吾之心乘間伺隙以中吾之欲幌聽一惑念慮隨差
遂使黑白倒置邪正雜揉而治亂分矣如木蠹蟻穴其端甚微而發
於存亡之機實兆于此願陛下求直諒侍冷之臣日與之講論古義
以廣多聞之益合一已之見而以天下之見爲見去一已之智而以
衆人之智爲智納諫之士希旨之言必察而逐之敢陳之士逆耳之
言必容而受之使聖德日新又新以之用賢則賢可得以之卹民則
民自安至於任將帥治軍旅則何功不成何欲不遂此恢復之本也
陛下當儆而默御席所思未嘗不求賢也然而所用未必盡賢材所

舉未必合公議今羣臣之中亦有文武如尹吉甫南宋嘉如仲山甫孝
友如張仲者乎王賢臣張仲尹吉甫之賢友也若循未也田野之陋
草廬之下安知無臥龍伏雛在陛下力求之耳若欲求一世之賢豈
當先養正臣之直氣今侵伎未盡去而忠直日銷沮臣恐求賢之實
未盡也陛下有惻怛之心有覓大之詔未嘗不卹民也然而今日雖
有字民之官而不得親字民之職版曹之所驅催惟期賦足求上司
之所督迫惟歲計是急至於獄訟罕肯留心加之以水旱重之以盜
賊憲使閫閫窮陋生靈煎熬未蘇逋欠集物勞來見其人臣
恐卹民之實未盡也築壞授賊去故易新未嘗不用將也然而皆之
招沽譽已腹腴下媚上逐之當矣而新所揀擇多貪渠子弟又使悍
將厠於其間恐未易制也今之諸將亦有壯猷如方叔維翰如召虎
吾平方叔周宣王卿士夫鵬之志者傳擊尤峻鷹之雛者側翅隨人

梅聖俞鵝圖序曰之健者必苦搏擊少卒有口辨未必皆人才名將
慕容垂驗鷹馭則儈人飽則高飛
有餘過未必可終棄此曹非忠所義骨惟官爵是圖緩急之間欲其
肯出死力以身先士卒難矣臣恐用將之實未盡也大農之費大半
耗於軍中未嘗不養兵然而古之所謂士卒有椎牛釃酒之樂有投
石超距之氣來開資初董澄諸鎮夏州召諸侯首長輸以朝廷威德
平七十齊孟嘗君見之曰先生老矣何以教寡人對曰投石超距迭壘
傳約說曰老矣使吾出辭以當諸侯吾未老也何能之有為主將者
有投醪之惠有兜疽之恩皆良將所樂聽者投於河令將士迎流
飲飲不及也○疽見起與士卒同甘苦今主將視士卒如草芥士卒視主將
同耳若有病疽者起為吮之
如仇讐軍籍有闕則赴搜市人捉縛客旅至有截股斷臂以幸避免
者軍人之子弟惟恐主將拘之軍中往往投務吏役寬名市井甚則
削髮入空門披緇為童行其不願充軍如此則又安能使之樂於戰
鬪孳其闕如危急虎如肯如霆乎臣恐養兵之實未盡也至於理財

未盡實而府庫尚全虛實儲未盡實而邊原少餘積內政未修何以
外攘又況民窮兵怨盜賊將竊於邦域之中乃欲鳴鉦於伊吾之北
漢曹臧宮馬武蜀郡伊吾之北此臣之所未諭也臣願陛下上觀天時下順民
心痛闢誕謾之說力排僥倖之圖毋規小利毋出大謀強固本根靜
以待動勿示以恢復之形增修德政求賢審官安民和衆用將養兵
如周宣王之內修政事外攘文狁之表心窒淵如蔡光武之況幾先
物此恢復之上策也人事若盡天命自至然後乘機何愛以取六月
之師挈庭掃穴在反掌間耳時大詔起之而洪亦六疏辭
之引經據理詞甚切至臣且二平通漢先王內入靖而師文之至於
之名以私利禍之矣不又為深慮之哉不為說得其言為後前詔
丁酉閏月甲辰朔詔輸祇復則主於守而恢復
千言悉見誠意之篤矣用誠實陳聖王之學於孝宗以明理正
心為本此誠聖賢之旨也史論稱其忠義世家息肩論以未事
明為深恨此所以為論之孫朴之子聲之並朱熹張栻皆同志

一朝訴
○儈者也
金士奉太子宮謂太子曰朕為汝惜天下當歷度前經營之事汝惟
無忘祖宗純厚以勤修道德為幸明信賞罰為治而已唐太宗謂子
吾代高辭不終汝可繼之此事朕不遺汝遼之湯瀆以國人受子嫉
而殺之安有不亡唐太宗又謂高宗於李勣無恩今以事出之我死
即授僕射彼必致死力矣君人者焉用偽為受恩於父安有忘報於
子者乎朕御臣下惟以誠實耳
壬辰八年 金太宗十二年○西遼天二月以漢允文梁克家為左右丞
丞相兼樞密使 遼五右僕射為左右丞○龍左司員外郎兼侍講張
栻知袁州主張講說也栻在朝僅一年召對至六七所言皆修身務
學畏天恤民知僥倖屏讒諛故宰執近習皆憚之○復以張說為端
明殿學士院事龍待從史李彌右正言王希呂二人論說不報政也鄭重學士院周
必大為給事中兼侍講兼權都 人作四賢詩以紀之○七月復以劉
珙知潭州湖廣安撫使入見言人君能循天下之理然後有以得天
下之心而立天下之事然非至誠虛己兼聽並觀使在我者空洞清
明而無一毫物欲之蔽亦未有能循天下之理者也極論輔導之道甚
切至帝勞再三進職大學士以行○龍漢允文為四川宣撫使
選遣官先文以分布漢林光朝王炎為二人為時所
重帝命不報而用留觀所薦免文以為不然先文不悅先文不去
忠勤王室隆免文曲文的知亞二十○十二月未詳資治通鑑綱目成
梁武帝時明帝子之子後梁中宗蕭巋尚未長受禪于天都江陵
梁武帝時明帝子之子後梁中宗蕭巋尚未長受禪于天都江陵而
梁國史在宗通通十五年正朔相承之始遵尚未稱帝門
而梁國已墓周司馬光資治通鑑作偽謂周閔帝
也之長周敬左氏而隋合諸侯之辭皆周閔正於
而人尚宏大綱既而梁國而梁國而梁國
秋以後學見此書春秋者好作之史朝日者也
○丙午九年 金太宗十二年○西遼天二月帝祭太上皇帝于永祐之園
○丙月以朱熹主管台州崇道觀時陳俊卿劉珙薦為提舉南康

官累召不至梁克家奏乞褒錄之帝曰嘉客貧守道廉退可嘉故有是命○十月梁克家龍克家時得相貴戚權傾不少假借而外濟以和至是以請金使朝見受書儀與張說議不合遂求去出知建寧府○張說次年八月免帝雖知其欺罔也

甲午淳熙元年（金大定十四年○西遷天）二月四川宣撫使虞允文辛卯（元年帝當詔進陳期定文奏事須未備帝不樂至是始遣二介持御前劄子以允文奏事多日矣遽太傳論忠肅帝謂陳俊卿曰朕之於事固已先知之矣如允文之功宋事轉危為安實係乎此乃其職耳何足賞哉）命興復利州而自去雖未就其能慷慨任重皆易浮哉

乙未二年（金大定十五年○西遷天）三月親試舉人賜人楊甲對策言恢復之志不堅者二事其一謂妃嬪滿前聖意幾於惑弱其一謂衆士之始其及兵者不過一言而已是以談兵革為諱論兵革為迂也帝覽對不悅遂置之第五

（李燾曰史臣謹按孝宗有志復讐惜無能輔其志者愚竊以為然及觀甄人楊甲對策言恢復之志不堅者二事始知孝宗不足與有為）

（愚案宋孝宗天縱英明卓然有為之主其初銳意恢復中興可冀而卒不能有為者正由臣泣血抗戈之秋宜勞心焦思下賢若士使天得遂然後揚威宇內庶幾可盡恢復萬分之一矣何孝宗其心草草耳觀其論兵之計遂點湯甲真之策五端夫大難未平武備不修而色荒逐作務帶有侵疆之志卒卻此者子所以深為孝宗惜也）

用人不可看四月安南亞子王津圍帝謂葉衡等曰朝廷用人止論其賢否如何不可但觀外戚之年李其常相攻四十年不解皆緣主聽不明所以至此文宗乃言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除常笑之為人主者但公是公非何緣有黨又曰近來士大夫好倡為清議此語一出切恐相師成風便以趨事赴功者為緩俗以嫉放浩邈者為清高寧緩不已如東漢激成黨錮之禍深害治體豈可不戒卿等宜書紳○八月贈趙鼎太傅追封豐國公○十二月以劉珙為江南東路安撫使知建康行留守○高麗楚位寵附金不受（位寵以四十餘城附金主）

（付論曰衆納使臣而復伏臨邊之勢制金不納使臣而復伏臨邊之勢制衆）

（張子出處合于時中）

（朱子論陳俊卿之薦令志宗道親此因襲茂良之為吹毛冲佑觀察辦治命不首揚第志宗道親非合於時中乎）

八月加劉珙觀文殿學士○十月立貴妃謝氏為皇后○罷翰詳詔曰翼爵非古也夫理財樽節足矣安用輕官爵以益財賦甚不取焉歲入粟賑饑聽補官餘一切罷

丁酉四年（金大定十七年○西遷天）二月帝謂孔子遂臨太學○六月罷龔茂良放之英州時帝召史浩茂良辭免浩奏來去既而有親欲以文資疏其孫茂良不肯觀因茂良入堂俾直省官賈光祖等當道

（茂良最明大義）

（茂良最明大義）

不避街司此之光祖曰秦政能幾時茂良奏曰臣固不足道所惜者朝廷大體因執光祖杖之帝怒責茂良茂良遂求去出知建康猶手疏恢復大事帝曰卿五年不說恢復何故今日及此退朝甚慙謝廊然因劾之遂責降英州安置父子卒

（張栻泰曰茂良可謂見幾明決者矣然能去而猶不忘恢復者忠之至也孝宗怒茂良恢復之言其與高宗一律矣何哉）

疏恢復大事帝曰卿五年不說恢復何故今日及此退朝甚慙謝廊

（茂良最明大義）

（茂良最明大義）

七月罷王秀從祀孔子

戊戌五年（金大定十八年○西遷天）正月侍御史謝廊然乞戒有司毋以程頤王安石之說取士未幾秘書郎趙彥中復疏言科舉之文成式具在今乃雜杜理之說以浮言游詞相高士之信道自守以犬經聖賢為師可矣而別為洛學佛怪駭惑外假誠敬之名內濟虛偽

（貢士風日降人才日偷望詔統率使臣知至朝好惡所在以變士之）

周赫相曰妾石以邪說而誣民乃人之所惡者願然請誅之安石之說得矣請誅于之說則非義焉若二顧之學皆六經聖賢之道今而請以六經聖賢為何未聞顧之學有外於六經聖賢者願然知愛惡而未能盡愛惡之道者也

四月以陳俊卿判建康府時曾覿王抃三人權寄擾政進退大臣惟震中外士大夫爭附之俊卿自典化赴建康過闕入對因極言三人招權納賄薦進人才而以中批行之等事且曰去國十年見都城鼓舞人安惟士大夫風俗大變帝曰何也俊卿曰向士大夫奔覿抃之門十才一二尚畏人知今則公然邀請已七八不復顧忌矣人才進退由私門大非朝廷美事臣恐二人來朝廷紀綱廢有司法度改天下風俗累陛下聖德帝感其言○以朱熹知南康軍熹知南康值歲不雨講求荒政多所全活訪尋李渤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為學規條守之○以范成大參知政事六月能論文稿

汪應辰因文正為宋人物第一文稿其傳流絕鮮觀其使金爭受書之儀舉朝皆謀有蘇子卿節雪之操邊鄙門張說詞頭有陽城之風

十一代編 宋孝宗 二十三 欽秀齋重錄

黎朋之處要職明非為物之翦蓋兩孔閻之政屈其才廉都漕武修文與用者節間與陛發難諸人將倡見其詩詞其集知其用世之民業講于胄中固將有以也而時莫之用非其君之不用而小人用尼之於乎其可惜矣見此文發公利重光

趙忠定於朝七月太尉提舉萬壽觀李顯忠卒顯忠出自降虜於朝廷中而其官子之也顧忠生而神奇立功異域父子破家殉國志復中原見於奏疏遺屬論行雖之役又為邵宏淵所忌竟無成功帝嘗言其狀貌魁偉命繪像閣下

卒謚忠襄○觀文殿學士太中大夫行宮留守劉珙卒珙公子羽之

劉珙襲爵長子也卒年五十七歲

珙孝慈事繼母禮敬彷彿友愛諸弟晚歲獨篤其在州郡治平聽訟

令行禁止而於愛民厚俗之道尤致攻焉大修潭州嶽麓書院在長沙城南古人稱地之善者必曰某山某水之間

十人屬張栻往遊其間皆以古人為己之學詔明道程

以宗室者民有骨肉之恩射以恩義反覆捐告至或引以自貴引吝聞者地自失所事而去其在朝廷危言正色直前無避忠義奮

葵未嘗以死生動其心臨沒上疏極言近習用事之禍至引朱顯任文弘恭石勳漢元帝時宦者王伾為戒以未能為國家報雪讎恥為深恨及辛軍民往往在罷市巷哭相與祠之

建康帝罷朝一日令有司護致其喪詔贈少保謚大夫謚忠肅

張栻宋謚法忠肅曰忠子孫賜以京口之宅

己亥大年 今大定十九年○西遷大 卷十二年丁巳夏詳第九年

三月錄趙鼎岳飛子孫賜以京秩○夏旱詔求直言曰知南康軍朱熹上疏言今日民間特以侵重為苦正緣二稅之入朝廷盡以供軍而州縣無復蓄餘則不免於二稅之外巧取於民今民貧賦重若不計理軍實去其浮冗則民力決不可寬惟有選將吏教兵籍可以節費開廣屯田可以實軍儲練習民兵可以益邊備必軍籍既敷屯田既成民兵既練州縣事力既紓然後可以崇其可欽喜其可寬恤庶幾窮困之民得保生業無復流移漂

湯之患矣又曰天下之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綱紀蓋綱紀不振則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有所繫而百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閉塞私邪然後可得而正今宰相輦轂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謀議密謀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上以蠱惑陛下之心志下則招攜百下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盜陛下之權福陛下之柄使陛下號令顛倒不復出于朝廷而出於一二人之門臣愚竊大之禍近在朝夕而陛下獨未知之帝謂之大怒曰是以我為子也熹以疾請祠不報趙雄言於帝曰士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則人之學之愈衆無乃適所以崇之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能否自見矣帝以為然詔四侍臣提舉江西常平茶監

[illegible]孝宗之朝[illegible]竊權而民俗風[illegible]不[illegible]其[illegible]文公[illegible]疏[illegible]慨於[illegible]民計[illegible]實[illegible]大[illegible]治[illegible]也[illegible]而其[illegible]極[illegible]民之本又[illegible]於正心術以立規[illegible]冊者曰良藥苦口孝宗之[illegible]有[illegible]予杰[illegible]孝宗[illegible]之大[illegible]是[illegible]心[illegible]能[illegible]使[illegible]治[illegible]之[illegible]不[illegible]試[illegible]噫

○朱熹重修南康白鹿書院朱熹仿南唐白鹿書館太宗頒九經道士與焉陽嶽麓雎陽稱天下四大書院而是時廢弛已久熹乃按舊訪求遺學宮復增田置[illegible]曰[illegible]祖謙記其事再延易之勸石奏乞勅額御書經書不報其後士[illegible]八月徙浙東奏事延和殿以為[illegible]任南康奏乞朝野識矣竊意有司疑臣必以為州縣已有學校不必更煩耳臣請質之夫先王禮義之官與異端老佛之居孰正孰邪三綱五常之教與無父無君之說孰利孰害今佛老之宮大都踰于許小邑不下數十公私增益未已於學校都邑僅一置焉有司不能存所正於彼而反疑臣之請於此不識何說也今幸賜書故敢復請幸從之

庚子七年冬大[illegible]二十一年○[illegible]遂大二月召文殿修撰張栻[illegible]辛[illegible]面[illegible]其[illegible]

[illegible]十三年[illegible]復[illegible]詔十[illegible]

張栻方公繼深示栻病且死猶勸帝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已之偏好忽之[illegible]也

公天下之理天下傳[illegible]湖之栻有父輔之望年四十八而卒市聞之嗟[illegible]不已未嘉[illegible]寓[illegible]言曰吾道益孤矣栻頴悟風成父[illegible]愛之自幼學所教莫非仁義忠孝之實長師胡宏宏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教之[illegible]思而退若有得焉[illegible]宏稱之曰聖門有人矣栻益自奮[illegible]以古聖賢自期作[illegible]顏錄天性素爽洞然[illegible]於從義無毫[illegible]吝每[illegible]進對必曰[illegible]於心不以人主[illegible]忧慄有所隨順帝嘗以仗節死義之臣難得栻對嘗於犯顏敢諫中求之若平時不能犯顏敢諫他日何望其仗節死義帝又言難得　事之臣栻對陛下當求陛事之臣不當求辦事之臣若但求辦事之臣則他日敗陛下事者未必非此人也其遠[illegible]

小人尤[illegible]為都司日有與出退[illegible]親舉手欲[illegible]栻急[illegible]其意[illegible]親[illegible]

[illegible]惡于不得下所至郡[illegible]日召諸生告語民以事至[illegible]必隨事開曉其[illegible]

[illegible]條敘大抵以正禮俗明倫紀為先序異端[illegible]而崇往[illegible]山[illegible]古先聖賢之祀栻聞道甚早宋[illegible]言已之學乃銖積寸累而成如[illegible]敬夫則以大本卓然先有見者也栻所著論語孟子說太極圖說[illegible]洙[illegible]洄言仁諸[illegible]武侯傳經世紀年行于世栻嘗言曰學莫[illegible]於義利之[illegible]大本卓[illegible]天理[illegible]義者本心之當為非有為而為之也有為而為則皆人欲非天理[illegible]

文學者稱為南軒先生

胡宏[illegible]曰張栻得道學之正傳為諸儒之倡[illegible]事君當[illegible]立[illegible]其志[illegible]愛國之誠[illegible]死不忘是[illegible]不負所學者矣

五月以周必大參知政事必大為翰林學士六年制命溫雅周盡事[illegible]

楊為一時詞臣之冠及[illegible]政帝謂之曰執政於宰相固當和而不[illegible]前此宰相議事執政更[illegible]語何也必大對曰大臣自應互相可否[illegible]

自秦禁[illegible]國論故不敢推一辭後遂以為當然陛下虛心[illegible]我人臣乃欲自是乎惟小事不敢有隱則大事何由敢欺帝深然之

[illegible]丁酉[illegible]已[illegible]公者高宗所擢第試館職即稱其[illegible]孝宗則有[illegible]部十事等[illegible]事[illegible]宗則有用人求言二事等[illegible]事[illegible]宗則有直言四事等[illegible]凡皆謀大事決大疑純為忠厚能以善道[illegible]其君是誠名宰相也公雅詞臣之[illegible]豈可以詞臣目之[illegible]但[illegible]宰[illegible]

[illegible]後之[illegible]

[illegible]為士論所少云

十二月貸政殿學士致仕忠簡公胡銓卒

[illegible]吳[illegible]克曰義矣大[illegible]編常公[illegible]忠[illegible]之舉矣大[illegible]君父[illegible]公[illegible]思報之於[illegible]義[illegible]於[illegible]秩公[illegible]思[illegible]之計莫[illegible]於[illegible]斬[illegible]常時公位尚卑而言[illegible]切有不[illegible]虜同[illegible]天[illegible]同朝之[illegible]奉[illegible]所[illegible]斬[illegible]為[illegible]之足以[illegible]快[illegible]公[illegible]其[illegible]生[illegible]於[illegible]斬[illegible]為[illegible]之[illegible]遭[illegible]於[illegible]必以[illegible]後[illegible]言[illegible]隊[illegible]為[illegible]有[illegible]十[illegible]有[illegible]之[illegible]義[illegible]有[illegible]為[illegible]為[illegible]殺[illegible]之[illegible]而[illegible]公[illegible]其[illegible]宋之[illegible]孤[illegible]乎

[illegible]胡[illegible]一[illegible]者[illegible]此[illegible]嘅[illegible]公[illegible]其[illegible]宋之[illegible]孤[illegible]乎

詔禁洛學○[illegible]祖謝[illegible]大事記[illegible]此[illegible]來[illegible]傳[illegible]歷代史及[illegible]子[illegible]程[illegible]溫[illegible]其[illegible]題[illegible]又[illegible]為之[illegible]而[illegible]史[illegible]之作[illegible]來[illegible]辭言[illegible]異[illegible]

[illegible]飲[illegible]此[illegible]書而[illegible]有[illegible]行言論[illegible]者[illegible]依[illegible]其[illegible]解[illegible]題也

[illegible]元[illegible][illegible]由[illegible]大[illegible][illegible]者[illegible]起於[illegible]敬王二十九年上接春秋絕筆下[illegible]於五代也至武帝[illegible]征和三年來及成書而[illegible]謙[illegible]朱子[illegible]其考[illegible]

[illegible]斯[illegible][illegible]此[illegible]宏大[illegible]謙[illegible]統一

白有史[illegible]來不之有也

辛丑八年 金大定二十一年○西遼天正月詔罷內侍兼兵職永爲定制○七月考作郎呂祖謙卒 祖謙爽朗孤特世稱祖謙自四世祖希哲從程頤遊其傳有名于世故其家訓謙復師林之奇汪應辰胡憲而友朱熹張栻學以關洛爲宗考稽載籍心平氣和不立崖異一時英俊之士皆歸心焉少辯慧一日誦孔子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平時忽忽憒憒然氷釋朱熹嘗言學如伯恭祖謙方是能變化氣質其所論畫將以開物成務既臥病而任重道遠之志不衰后家之政皆可爲後世法年四十五而卒學者稱爲東萊先生 著讀書記大事記皆未成書考定古周易音說闕範圍

官錢據志錄皇朝文鑑行世

丁酉淵曰溥中原之文獻繹河洛之微言扶持紀學啟育英才其光前演希哲之脈絡其裕後虛大愚之孤忠以林之奇汪應辰胡憲爲師而淵源有自以朱元晦張南軒爲友而麗澤有資考稽載籍意大章大事之紀精博文鑑之編和敍然讀書陽于太乃發望不小六經少儀之傳多引忍那之言張詳之詩有不應由之論解蓋亂之則治道爲二惡子由之濫焉遷是皆讀史不讀經之弊也

八月以王淮爲右丞相進封太子侍讀楊萬里曰宰相先務何事萬里曰人才淮因問其人爲里即疏朱熹袁樞以下六十人○九月以朱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時浙東大饑王淮薦熹乃自江西改浙東熹即日單車就道召入對首陳災異之由與修德任人之說即日罷職歸

及時救之缺凡七事帝深納之熹不待命按行屬郡發米商販其間及時救之缺凡七事帝深納之熹不待命按行屬郡發米商販其間

征米逐縣糶糴熹日約訪民隱按行境內單車屏從所至人不及知

郡縣官吏稍其風采至自引去漕臺檄其屬劾熹擅發常平米不俟報熹即自劾待罪熹之去後諸郡皆以發米不俟報劾罷獨熹以救荒有功詔不問

○十二月朱熹社倉法上初熹行社倉法于崇安五夫里建寧以其法頒下諸路令倣行之

後六上淮不得已奉仲友新命以授熹熹辭不拜乙奉祠主管台州

宋道親之所守裁編日書此所以明堅貧存心之至公君子操行之不苟也○梁按王淮用楊萬里疏薦六十人首舉朱熹提舉浙東而朱熹行部至台州首論唐仲友淮匿其罪而薦之端家唐仲友淮匿其罪而薦之端家

壬寅九年 金大定二十二年○西遼天九月以王淮參兄家爲左右丞相並兼樞密使○徙朱熹提點江西刑獄熹遂奉祠熹行部至台知州唐仲友爲其民所訟熹按得其實而仲友與王淮同里且爲姻家已除江西提刑未行而熹論之淮匿其章不以聞熹論益力章前

癸卯十年 金大定二十三年○西遼天正月以黃洽爲御史中丞洽爲中丞盡言無隱然所論列未嘗指斥細故嘗奏云因言固可以知人輔聽亦至於大人是故職言不當其廣廣則蔽聚其無擇揆言不

福報哉○三月知建寧府李燾上續資治通鑑長編凡九百七
十八卷
丁酉既已春秋之後史氏有正有變有正之才德者司馬光朱熹耳李燾
長編通鑑司馬通鑑相續其變者亦皆承襲司馬手燾性剛大
特立獨行始不習於文字之學不爲秦檜所知既在朝列每正色以
討論長編之作用力四十年蓋通鑑春秋以後續有此書雖校
讎考索稍具書無愧司馬云
六月陳賈請禁僞學王淮以唐仲友故欲殺朱熹欲沮之公是鄭丙上
言近世士大夫有道學者欺世盜名不宜信用帝已感淮又以太府
丞陳賈爲監察御史賈因面對首論曰臣伏見近世士大夫有所謂
道學者其說以謹獨爲能以踐履爲高以正心誠意克己復禮爲事
者此之類皆學者之所共學也而乃爲己獨能之爽考其行又大不
然不幾于假其名以濟其僞者耶臣願陛下明諭內外痛革此習考
察其人擯棄勿用蓋指熹也帝然之由是道學之名貽禍于世後直
學士院尤袤（音茂）以程氏之學爲陳賈所攻言於帝曰道學者乾淳所

以帝尚湯文武所以王周公孔孟所以設教近立此名誠皆士君子
故蹈財不苟得所謂厲介安貧守分所謂恬退撙言顧行所謂踐履
行已有耻所謂名節皆曰之爲道學此名一立賢人君子欲以見於
世一舉且入其中此豈盛世所宜有願如名節撙言顧行庶不壞
於疑似帝曰道學豈不美之名正恐假託爲姦僞相亂耳王淮因
奏道學之人帝不道統之所繫
甲辰十一年三月金主如金蓮川太子守國太子以不諳政務辭金
主曰政事無其難但用心公正毋納讒邪久之自歎乃受守國寶及
金主至會寧赦免今年稅官百姓七十以上者察宗室婦曰尊常
服不欲澀今日甚欲成醉此樂亦不易得也乃自歌本曲其詞道王
業艱難及繼述之不易至慨想祖宗疏如所奉宜宗成上壽諸夫
人更歌本曲金主復續調至一鼓罷明日發上京宗成奉辭金主曰

太平歲久汝等奢縱往往貧乏朕甚憐之當務儉約毋忘祖宗艱難
逐相與感泣以次年四月還
丙午十三年（金大定二十六年○西遼天禧十九年○高麗毅宗十六年）五月宴講臣于秘書省以
進讀陸贄奏議終篇賜侍讀蕭庭等御筵及金器鞍馬帝召宰執賜
酒後謂語曰朕人主讀書少有知道知之亦罕能行之甚者但作
歌詩如衛懿之荷克亦何補唐德宗豈不知書然所行不至與陸贄
論事皆使中人傳旨且事有是非面相詰難猶恐未盡傳旨安能盡
邪投機之會間不容髮惟其若此誤事多矣故朕每事以德宗爲戒
○賜處士郭雍號顧正先生雍之先洛陽人父忠孝師事程頤著易
說號恭山先生雍傳其學遁世務隱居陝州乾道中守臣薦于朝召
不起帝念其賢每對輔臣稱道之命所在州郡歲時致禮存問至是
賜號顧正先生令部使者遣官就問雍所欲言備錄來上時雍年八
十一代編 宋孝宗 三十 毓秀齋重鐫
十三矣（郭雍抱道自樂累召不起七命世賢賜號顧正則雍之幽潛可謂極其榮矣雍之著述可謂極其至矣學者隱而微名者比
哉○閏七月以留正汪大猷爲右丞相（留正汪大猷傳）
冬十月壬午朔日有食之（春秋之後史氏有正有變有正之才德者司馬光朱熹耳李燾
長編通鑑司馬通鑑相續其變者亦皆承襲司馬手燾性剛大
特立獨行始不習於文字之學不爲秦檜所知既在朝列每正色以
討論長編之作用力四十年蓋通鑑春秋以後續有此書雖校
讎考索稍具書無愧司馬云）
丁未十四年（金大定二十七年○西遼天禧二十年○高麗毅宗十七年）二月以周必大爲右丞相
時封事多言大臣異同必大曰各論所見歸於一是豈可尚阿陛下
復祖宗舊制命三省覆奏而後行正欲上下相維非止奉行文書也
○九月太上皇帝有疾十月前帝欽奉三年羣臣屢請遵易月之令
不從
留正汪大猷傳（留正汪大猷傳）

暴肌之遺而將志臨無不
被予孤以來一人而已
十一月詔皇太子參決應務左諭德尤袤言于太子曰大權所在天下之所爭趨甚可懼也願陛下事無大小一取上旨而後行文曰儲副之位止於侍膳問安不交外事撫軍監國自漢已今多習慣宜事權不一動有觸礙之俟祔廟之後退靜以彰殿下令德○十二月太理寺奏獄空（恐出於在下之意○金主謂從官曰女直舊風純直汝等當習凡資用當務節省禁交直不得學南人太侈

戊申 一五五年（金大定二十八年○南宋孝宗淳熙十五年）正月復置補闕拾遺官未幾左補闕辟叔儀等上疏劾王淮帝曰卿等官以補闕拾遺名專主規正人主不任斜劾今所奏乃類謫擊其非設官命名之意宜（孝宗嘗置之可謂知所先務矣）○學太子乃決應務于議事堂○四月祔尚宗主于太廟詔曰朕比下令欲求經（孝宗恩自變革）

（行終制乃為古）

布素視事內殿雖詔侯過祔廟勉從所請然稽諸典禮心實未安行之終制乃為近古宜體至意勿得有請○五月王淮羅汝楫叔儀論之也淮為相能盡心事上惟以唐仲友故力攻道學貽來世之害君子惜之○六月以朱熹為兵部郎官未上而羅點林栗知泉州王淮既罷同必大惠朱熹為江西提刑入奏皆或勞於路曰正心誠意之論（平生所獲惟此四字）上所厭聞懷勿復言熹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及入對首言陛下居虛明應物之地而天理有所未純人欲有所未盡是以為善不能充其量除惡不能去其根願自今以往一念之發必察夫天理人欲果天理耶則敬以充之而不使少有虧蔽（言過）果人欲耶則堅以遏之而不使少有疑滯推而至於言語動靜之間則聖心洞徹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所欲為無不如堂矣帝

（言之所以深切如此）

（事之所以深切如此）

（聖心持守此心）

（此言近智之解）

（本於胡氏傳）

（未嘗有大本達道）

（惟所以存此心發）

（六字有如）

（平也除兵部郎官熹以足疾乞祠兵部侍郎林栗與熹論事）

合遂劾熹蠱張載程頤之緒為浮誕宗主妄自推尊所至號門生故十人習為春秋戰國之能妄希孔孟歷聘之風繩以治世之法則亂人之首也侍御史胡晉臣助栗喜同惡異乃出栗而熹亦除直寶文

奉祠而去○以朱熹為（宗）政殿說書熹辭不至投匱進封事其略曰今天下大勢如人有重病臣不啻言且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言之蓋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紀綱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是也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雖在紛華波蕩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克之復之如對神明如臨淵谷猶恐隱微之間或有差失而不自知是以建師保之官列諫諍之職凡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官官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於

以一念之間未能撤其私蔽若川剛明公正之人以爲輔相則忠正有以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選倫之際常先排擯此等而後取脆儒軟熟或至庸極陋者乘而加之於位是以除書未出中外已遍知其非天下之第一流矣至於振肅紀綱變化風俗則今日官省之間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顧乃得以窃穴盤據於其間及其作姦犯法陛下又不能深制私愛付諸廷議是以紀綱不能無所撓敗紀綱不振於上是以風俗頹敝於下而浙中爲甚甚以珠玉爲賄賂以奕券爲詩文字相可啗則啗宰相近習可通則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廉耻一有剛毅中正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群議指爲道學而加以激激之罪以此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此豈治世之事尚復忍言之哉至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則自虜

允文爲相盡取版曹歲入案名之必可指擬者號爲歲終羨餘之數而輸之內帑積以有名無實積累掛欠宗戴簿籍不可催理者撥還版曹以爲內帑之積徒使版曹闕乏日甚督趣日峻中外承風競爲苛急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也諸將之求進也必先掊克士卒以殖私財然後以此自結於陛下之私人祈以姓名達於陛下之貴將具奏推薦以爲得人豈知其論價輸錢已若晚唐之僧帥矣唐末擇帥悉所輸資皆假貸富人俾爲偿帥夫將者三軍之司命而其選置之方乖剌如此故其所得以爲將帥者皆庸夫走卒而尤挫其修軍政激士卒以強國勢豈不誤哉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一布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間則雖欲憊精勞力以求正夫六事者亦將徒爲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於不可爲矣疏入夜漏下七刻帝已就寢聞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太乙宮召兼崇政殿說書書進草奏疏言講學以正心修身以齊家遠便嬖以近

忠直抑私恩以抗公道明義理以絕諂媚輔相則以輔皇儲精選任以明體統振綱紀以厲風俗節財用以固邦本修政事以攘夷狄凡十事欲以爲新政之助會執政有指道學爲邪氣者乃辭新命除祕閣修撰仍奉新祠逐不果上

己酉十六年（金大定二十九年 西遼天禧十九年 正月金主雍卒年六十二年 夏乾祐十九年）

世宗太孫璋立（是爲章宗）

史臣曰世宗在金諸帝中最爲文明之主仁靜節儉明達政事好賢納諫尚文抑武以憂勤終身不立后雅尚儉素宮中之飾多刪舊制嘗曰朕宮室恐過度其或興修即當人力裁費以充之至于佛法尤所未信梁武帝爲寺奴遊道宗以民戶賜僧復加三公之官惑矣遼自景宗手百竟亡晉自齊王開運亡脈每食思民歲饑已被身爲惡而口誦阿彌何益之有諸葛相曰卿未嘗薦士止限資格崇能得人惟恐言其人可用然後言之必待張知將復有薦又曰帝王固以寬慈爲德然梁武以後紀綱大壞縱恣思報孰如一令雖平尚敬慎無怠朕自即位言事者踵至往來嘗罪之辭等未有盡言何也嘗言不言是相率也可謂識言之即位近臣請加與民休息上下相安家給人足刑部歲死罪減

或十七人號稱小堯舜信攀賢求言不絕于口而羣臣不能將順其美以底大順

以淳熙十五年（二月帝傳位于皇太子退居重華宮德壽宮更名爲重華宮）太子即位尊帝爲壽皇聖帝（史臣曰高宗以公天下之心傳太祖之後得孝宗之賢而立之以淳熙十五年（二月帝傳位于皇太子退居重華宮德壽宮更名爲重華宮）太子即位尊帝爲壽皇聖帝（史臣曰高宗以公天下之心傳太祖之後得孝宗之賢而立之以

立妃李氏爲皇后（后安陽人慶遠節度使道之女也道歸漳北聞道受拜曰北女當配天下道言於高宗遂聘爲恭王妃生嘉王擴妃性淑慎常勸帝以右於商宗及壽皇高宗不悅謂吳后曰是婦將種善

為皇帝以謝謙壽皇崩屬諸大臣命以嗣太后為法云○三月濮王薨然行喪勝於帝疑其說出於后賊之至是方為后

闕拾遺官自是幕府○五月詔以大難必大純篤忠厚能以善道沈

君初國子祭酒何澹為必大所厚澹欲遷官必大不即從而留正遷之澹由是憾必大及為諫官論必大卿勿必大罷之○知閤門事姜特立有罪免特立東官舊臣帝即位命知閤門事聲勢寖盛留正奏其招權預政之罪上怒諭特立奉祠壽皇聞之曰留正首擊拇也○

朱熹大學章句或問成在此書故特書之

丘濬山曰大學中庸二篇在戴記中程氏始表章之熹又為之章句或問析與其所集註論語孟子通稱為四書云○按朱子大學中庸章句或問皆為朱子新書與禮記大學中庸古本亦宜復行舊書並行庶有朱子手生心劾藏記大學中庸古本亦宜復行舊入戴記以存舊子子思之舊於天地間可也此非細故實關世道有衛道之心者未予之志皆自當知之

光宗皇帝

諡悼孝宗第三子也初封恭王受內禪在位五年

壽四十四崩謚曰憲仁恪哲慈孝皇帝葬永阜陵○年二

十受謚遣后悍妬欲立子嚚愛得疾上不能致孝親父下不能顧傳嗣子及親之喪不能執禮一旦仆地大臣從權擁立嗣子問於丘藏與后繼亡無可稱也

真戊紹熙元年（本年宋曆明昌元年○西遼天正元年丙辰○夏乾祐二十七年○二月殿中侍御史劉光祖乞道學之議入對言曰近世

是非不明則邪正互攻公論不立則私情交起此實為國家之禍

社稷之福可畏也本朝士大夫學術以為近古初非有強國之術而國勢尊安根本深厚不幸而壞於熙豐之邪說至紹聖元符之際尊究得志絕滅綱常崇觀而下尚復何言臣始至時聞有識貶道學之說而實未親朋黨已成而忠讜者被罪矣夫以忠讜為罪則去紹聖幾何哉今往往以推忠之言謂為沽名之舉主於潔身又退不自懲懲而然欲激怒於不喜必加之以訕

吾欲息將來之禍故不憚反覆以陳伏望聖慈辭然永為皇極之主使是非由此而定邪正由此而別道學之議由此而消朋黨之迹由此而泯和平之福由此而集則生靈之幸社稷之福也不然招致勝保轉反覆為禍無窮臣實未知稅駕之所

至於流涕何澹見之數夕恍惚無措是年延試舉人婺州進士王介

故設為此名一網而去之聖明在上而天下以道學為諱將何以立

國哉帝嘉歎擢為第二由是道學之議少沮

汉無黃老學術天不可以無日星道學與天地相為悠久者也王淮輩欲之以絕善類未幾幸遇光祖獻風之一語不能損于日星之明而人心為之一快矣

光祖忠宣公之子

臣聞曰君子以義理為學以道德為本白王淮輩禁道學之名列諸之禁七諸道學之氣三四年間毋敢言者光祖憤然上疏忠誠激而度德量力非以義理為學以道德為成者曷克臻此

七月以留正為左丞相胡晉臣參知政事○十二月知婺州朱

熹請行經界法從之（熹言經界最為民間莫大之利嘗行之州縣皆民業未產有不勝其苦而州縣生事者亦或日沒月削安可成止臣竊恐此必可行也宜詳言宜更詳言庶幾發計精確均產均稅貧富無冤百里之內輕重得所而後可以經久之利）

辛亥二年（金明昌二年○西遼天禧二年）二月行會子於淮

十四年○夏乾祐二十一年）

十一月帝有疾不視朝初帝欲誅宦官近習皆懼逢讒釁間三宮帝

疑之不能自解會帝得心疾壽皇聖訓有得良藥後四帝甚愛之宦者遂謀子皇后曰太上合殺一大先侯宮車過即擁衛既一有不虞社稷宗祀何后心銜之頃之內宮后請立嘉王擴為太子壽皇不許后退詐嘉王泣訴于帝謂壽皇有廢立意帝惑之遂不朝壽皇后又以黃貴妃有寵因帝祭大廟宿于齋宮后殺貴妃以暴疾聞翌日合祭天地風雨大作黃塵蔽空不能成禮而罷帝既聞貴妃幸又值此

祭天地風雨大作黃塵蔽空不能成禮而罷帝既聞貴妃幸又值此

變遂不視朝政事多決于后后益驕恣寄皇聞帝疾亟往

蔣內視之且責后后怨懟深 城雨之驟迅天地之震怒也黃瓊之劾
[illegible]宮庭都東語責羣臣增疾不視朝政何其愚哉人主視此則家
[illegible]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矣此固綱目經世之大訓也
壬子二年 參明昌三年○西遼天德二年○三月帝疾瘳羣臣請朝重華
宮不果行 書不果行譏不決也帝自有疾重華溫清之禮以及誕辰節序廣以
壽皇傳旨而兌既而帝神思浸清宰輔百官下至羣布之士以過宮
為請名甚衆至有叩頭引裾流血而諫者帝開悟有翻然風駕之意
既而不果行都人始以為憂 都別本宗惡疏婦之議言乎父子之天
[illegible]既有疾不朝不得已也疾廖不朝果何
號乎內外之臣合詞勸請誠然開悟復為不行為○四月以立帝為
[illegible]金改恩而不能改擬範天下哉
四川制置使初留正帥蜀憲吳氏[illegible]下除吳世將謀大之不果至是讓
吏蜀帥正言西邊三將惟吳氏世襲兵柄號為吳家軍不知有朝廷
遂以戶部侍郎丘宗往宣壁辭奏曰臣入蜀後果視脫至死仁兵權
不可復付其子臣請得以便宜撫定諸軍許之○六月以東陽同知

樞密院事吳疏三十條如官閫之分不嚴則權柄移內謁之漸不杜
則明斷息諫章諫于當路則私竇橫容將帥于近習則賄賂行不求
讜論則過失彰不謀舊章則取舍錯宴飲不時則精神昏嗜慾不節
則財用竭皆切于時病○十一月己酉至越六日帝始朝重華宮時
羣臣請帝朝重華宮不從更部尚書胡晉臣請帝朝重華宮不從更部尚書胡晉臣
諫帝悟汝愚又屢參上但走過護於是兩宮之情始通辛卯帝始朝
重華宮皇后既至從容亮曰而遂都人大將領之至于[illegible]
然也[illegible]
孝[illegible]
不必書亦不能盡書矣
癸丑四年 金明昌四年○西遼天祐二三月以葛邏祿為右丞相胡晉
臣知樞密院事陳騤參知政事周必大簽同知樞密院事汝愚固辭不
許 [illegible]

部進士陳亮及第亮才氣超邁喜談兵議論風生下筆數千言立就
所交皆一時豪傑志存經濟隆興初上中興五論不報退居婺州之
永康 婺州今金華府 益力學著書嘗閱祝穆塔嘈然嘆曰城可灌也
永康縣屬焉 浮屠中更名同詣闕上書極言時事因言錢塘非駐蹕
以其地下於[illegible]故謂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利州安撫使吳挺率山蜜使總領財賦楊輔等權總其事初吳氏之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則不可謂曰朕心一日行天下一兩遭節用愛民好學勤政聽言好諫重道崇儒儆乎百僚防賊吏帝王衆善能兼有之遺憾事毫無可指者其宋室之賢主北之仁宗無不及焉蓋宋太平規貴靖禁為學之正邪混治亂而治莫宋可指若

尊謚聖皇太后為太皇太后為皇太后○七月詔正請建太子遂稱疾而逃先是葉適言于留正曰帝疾不視喪將何辭以謝天下今嘉王長若預建參決則疑謗釋矣正從之辛宰執入奏二宮皆心

嘉王仁孝夙成早宜正儲位以安人心不報越六日御批三歷事歲久念欲退閑留正得之大懼因朝伴仆于庭即出國門上表請老

曰汝愚謀欲以太皇太后旨禪位嘉王留正謂建儲詔未下而遽及此他日必難處與汝愚共遂五鼓逃去○太皇太后詔嘉王擴成服即位尊帝為太上皇帝皇后為太上皇后留正既去人心益搖會帝疾朝忽仆于地時將禪祭趙汝愚愛危不知所出內禪之議起決乃與葉適等謀白內禪意於太皇太后適乃與知閤門事韓侂胄

詳訂世史類編卷四十一　十一代編　宋光宗　四十　毓秀齋重鐫

定計侯胄瑋五世孫乃侂胄因所善內侍張宗孟以聞不旋踵命退適知內侍省關禮具告之禮後入泣請太后乃許可甲子禪祭汝愚率同列奏事神出所擬云皇帝以疾至今未能執喪朕有御筆欲月退閑皇子嘉王擴可即皇帝位尊皇帝為太上皇帝太后為慈福乃命汝愚以旨諭皇子即位皇子固辭曰恐負不孝名汝愚奏天子當以安社稷定國家為孝今中外人人憂亂萬一變生置太上皇何地衆扶皇子詣几筵殿哭盡哀遂衰服出臨重華殿登位百官起居訖乃入行禮祭禮汝愚即讀次乞召還留正民心悅懌中外晏然汝愚之力也嗚呼遜帝文疾不爾宋史崩不成服雖禪言是用則稱愚云有疾何與焉后詔權主喪事汝愚貴戚之卿也此名得矣孟子曰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汝愚有焉

自珍曰光宗是時有疾漸卻留正之請建嘉王為太子監國代主喪皇之喪於禮為順異時光宗之疾復瘳父子之閒兩無猜嫌豈不名正而言順哉今汝愚請皇太后降詔俾寧宗內禪假託光宗疾篤為一不以其事為蔡又若何而處焉

柯維騏曰光宗非次得立豈不以賢觀其初哉刑寒賊屏佞奉廉可謂知先務者不幸遘悍后致疾莽終令閭棺哉

立皇后韓氏后琦六世孫父曰同

卿侂胄則其季父也一丁南渭曰侂胄以巨姦亡宋其兆於韓后之立乎李氏之禍方熾而韓氏之禍隨起嗚宋室盛時久享導后之福是以一治一亂其禍必至此也

以趙汝愚兼權參知政事汝愚悉收召士君子之在外者以章頴為侍御史黃黃為給事中陳傅良彭龜年並為中書舍人○復召留正為左丞相○以趙汝愚為右丞相汝愚辭遂以為樞密使○韓侂胄欲推定策功趙汝愚曰吾宗臣汝外戚也何可以言功但遷侂胄為汝州防禦侂胄大失望然以傳導詔告浸見親幸時秉閒竊弄威福知隨安府徐誼告汝愚曰侂胄異時必為國患宜飽其欲而遠之不聽葉適亦言于汝愚曰侂胄所望不過節鉞宜與之不從適嘆曰禍自此始矣遂力求補外○貶內侍陳源等十人章頴論其離間之罪也○

詳訂世史類編卷四十二　十一代編　宋光宗　四十一　毓秀齋重鐫

八月召朱熹為煥章閣待制兼侍講寧宗新服冕旒命面首舉大儒可以輔治者熹在其中也初黃黃為嘉王府翊善太上諭之曰嘉王進學汝卿之功當謝曰若欲進德修業追跡古先哲王則須尋天下第一等人乃可太上問為誰黃以朱熹對及彭龜年為嘉王府直講因講魯莊公不能制其母莊公魯桓公子慎母文姜淫桓公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子彭生弒公莊公即位畏齊侯會侯于禚而一云毋不可制當制其待御之人王問此誰之說獨牢對曰朱熹也王深善之自後每講必問熹之說如何及王即位趙汝愚薦熹遂自知潭州召入經筵熹任道闢邪安作泰安宮以朝禮尚儉近習已有用事者即上奏云陛下嗣位之初方將一新庶政所宜愛惜名器若使佯門一開其弊不可復塞至於傳延儒臣尊意講學必求所以深得親懿者為建極導民之本思所以大振朝綱者為防微慮遠之圖不報且辭新命不許○時太后懼吁上皇意不欲其間太

上之稱旨禮之說熹言若如此而不爲求轉方便則父子之間上恐
怒而下憂恐將何時而已宜俟太上入宮之後暫變服色負罪引愆
則太上雖有忿怒之情亦且消散而歡洽矣熹一日便殿奏四事其
一曰天下之事有常有變而其所以處事之術有經有權常事之常
而守其經雖聖賢不外乎此而衆人亦可能焉至於遭事之變合而處
之以權則惟大聖大賢爲能不失其正而非衆人之所及也乃者天
運艱難國有大喪太皇太后躬定大策陛下寅紹丕圖而嶷之危者
安離者合天下之勢翕然而大定此亦謂處之以權而不失其正矣
然至今三月而天變未盡銷地變未盡弭君親之心未盡罄學士大
夫羣黎百姓或反不能無疑於逆順名實之際猶有可說者亦曰陛
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嘗忘恩親之懷而已此則所
謂道心微妙之全體天理發用之本然而所以行權而不失其正之

根本誠能充吾未嘗求位之心則可以盡吾負罪引愆之義充吾未
嘗忘親之心則可以致吾溫清定省之禮終始不越乎此而天倫可
正大本可立矣至於問安視膳之行十日一至而不得見則繼以五
日五日一至而不得見則繼以三日三日一至而不得見則二日而
一至以至於一日而無不至焉俯伏寢門悲慕號泣雖勞且辱有所
不憚然而親心猶未底豫憂猶未復初道願名實之際不煥然而
氷釋則臣不信也其二言帝王之學其三言湖南新討其四言淛北
徭人侵擾事○增置講讀官（侯越云熹以給事中黃裳中書舍人陳之請也）
傅良彭龜年爲之詔經筵官開陳經旨敷正缺失晚講官聽坐以講
○以張詔爲與州諸軍都統制而以吳曦爲文臣師（侯越云熹以吳氏世掌西兵非國之利社稷他日禍○內批罷左丞相留正辭陳謀預政數詰都堂正兵之斬故也）
使省吏諭之曰此非知閤日往來之地侃胄愈而退會正與汝愚議

然之遂請內批以謝深甫爲御史中丞楊大法爲殿中侍御史劉德
秀爲監察御史罷右正言黃度帝皆從之由是言路皆侃胄之黨排
斥正士朱熹憂其害政每因進對爲帝切言之熹復數白汝愚當以
厚實酬侃胄之勞勿使預政汝愚爲人疎謂其易制不以爲意黃度
將上疏論侃胄之姦侃胄覺之以御筆除度知平江府度言終京擅
權天下所由以亂今侃胄殿御筆逐諫臣使侯首去不得效一言非
國之利也固辭奉祠歸養焉○閏月內批能勤宜爾侍制兼侍講朱
熹嘉每進講務積誠意以感動帝心以平日所論者敷陳開析且然
明白可聚而行講畢有可以開益帝德者從容啟陳無隱帝亦虛心嘉納
爲至是以　度之去因講畢奏疏極言四事其一略曰聞有旨修葺
舊日東宮爲屋三數百間外議皆謂陛下意欲速成早遂移蹕以爲
便安之計臣恐不惟上帝震怒災異數出亦恐畿甸百姓當饑饉流

陛之際忽見朝廷大興土木或至恣肆恣切以生他變此臣之所大懼也其二畧曰壽皇定省之禮通日一再過宮亦未得見泛然而往泛然而歸太上皇帝聞之必以爲此後備禮而來實無心求見我之意其深閉固拒而不肯見宜哉如此則恣懼何時而已乎此又臣之所大懼也其三畧曰今陛下即位未能旬月而進退宰執移易臺諫斥出於陛下之獨斷大臣不與謀給舍不及議正使實出於陛下之獨斷亦未悉當於理亦非爲治之體況中外傳聞皆謂左右或竊其柄而其所行又不能盡充於公議此尤臣恐其爲獨斷而主威不免於下移欲以求治而反不免於致亂此又臣之所大懼也其四畧曰殿宮之下偏信臺史之言而不復顧詢術人以求吉地趙彦逾（趙彦逾）宗山陵以爲七十年後當下有水石得瓷吉復被乞嗣宋吉光有吉篤（篤未詳）言壽皇衣冠之藏當拘宋名山不宜偏信臺史委之水穿砂（穿砂）脈之中（中）斷不爲壽皇體魄安寧之慮又不爲宗社血食久遠之圖（圖）

（名之初）（宋者）（泛然而歸太上皇帝聞之必以爲此後備禮而來實無心求見我之意）（泛然而歸太上皇帝聞之必以爲此後備禮而來實無心求見我之意）（所大懼也其三畧曰今陛下即位未能旬月而進退宰執移易臺諫）（斥出於陛下之獨斷大臣不與謀給舍不及議正使實出於陛下之）（獨斷亦未悉當於理亦非爲治之體況中外傳聞皆謂左右或竊其）（柄而其所行又不能盡充於公議此尤臣恐其爲獨斷而主威）（不免於下移欲以求治而反不免於致亂此又臣之所大懼也其四）（畧曰殿宮之下偏信臺史之言而不復顧詢術人以求吉地趙彦逾（趙彦逾）（宋山陵以爲七十年後當下有水石得瓷吉復被乞嗣宋吉光有吉篤（篤未詳）言壽皇衣冠之藏當拘宋名山不宜偏信臺史委之水穿砂（穿砂）（脈之中（中）斷不爲壽皇體魄安寧之慮又不爲宗社血食久遠之圖（圖）

（宋孝宗紀壽皇聖帝）（詳訂世史類編卷四十二）

又臣之所大懼也疏入韓侂胄大恕使優人王喜戕寇淵（淵）袖衆大譁（譁）戚於帝前因乘間言意迂淵不可用帝方倚任侂胄乃出手批除意（意）皆觀趙汝愚上疏留意不聽中書舍人陳傅良封還錄黃起居郎劉光祖等交上章留之皆不報熹在朝四十六日進講者七內引奏事者再熹急於致君如無不盡言無不盡亦頗見嚴憚既去侂胄益無所忌憚（憚）

（（（

右正言二月罷右丞相趙汝愚韓侂胄欲逐汝愚而難其名謀于京鏜鏜曰彼宗姓也誣以謀危社稷則一網打盡矣侂胄然之以朱沖嘗有怨于汝愚引爲右正言使奏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將不利于社稷乞罷其政以莫安天位社寨姦源乃以觀文殿太學士出知福州制詞畧曰頃我家之多難賴碩輔之特忠持危定傾安社稷以爲悅任忠謀節利國家無不爲既降胡戚之勳尚期啓沃之助力陳忱悃斯避煩言起居郎樓鑰學士院鄭湜草也湜坐無貶詞免兼學士院未幾罷去汝愚既去朝廷大權悉歸于侂胄矣

史臣曰宰相以一身寄社稷之重非其才足以建國猶足以華藻足以服人益足以分衆亦何能當之趙汝愚朱之賢宗室也其德固厚其還固寬誠可以當揆路然於建國之道華姦之衝恐有所未盡焉然汝愚居相位正宜痛清朋黨杜絕奔競之初欲行明斷之事不謀諸朝正而謀諸侂胄內禪已定後不假以節鉞俾處外郡乃使虎踞內廷大震威福王是侂胄權重然深果謀諸京鏜誣以危社稷卒有編管之禍鏜學之禁非由汝愚不能革姑有以致之歟

既知福州趙汝愚遇害源官國子祭酒李祥言去歲國遭大威中國洶洶留正罷相位而去官僚幾解散軍民皆將爲亂所官爾絕國喪無主汝愚以權臣獨不避嫌身戚族之屬奉太皇太后命翊陛下以登九五助古勳勞者于社稷精忠貫于天地乃卒受黜嫌疑之地而去天下後世其謂何兵部侍郎章穎知此又尚徐誼博士楊簡亦抗疏論留汝愚李沐劾爲黨首下之汝愚不能制侂胄而辛酉侂胄所制非汝愚不能制侂胄而辛酉之禍作

○四月太師平永昌祖儉上請謚趙汝愚之忠併論朱熹老儒彭龜年僞學李祥老成不當罷斥祖儉韶州安置尋改吉州祖儉皆曰因世變有所權折失其素履者固不足言因世變而意氣有所加乎亦私心也克死吉州祖儉吉州之請謚皆窺理意禁自給筆傳使無所謂則處文有大惡彰彰所謂愚不可及者矣其如天理民彝何

○流太學生楊宏中與周端朝張衛林仲麟將仲參鄧等六人宏中衛仲麟範皆福州布衣楊鏡學于朱熹名日氏其有光哉端朝温州人傳忠胡

則有何罪當名曰僞學復陰疏朱熹門下姓名授之由是有僞學之目善類皆不自安矣劉德秀上言邪正之辨無過於眞與僞而已彼口道先王之言而行如市人所不爲在與王之所必斥也昔孝宗垂意規恢首務核實凡言行相違者未嘗不深知其姦臣願陛下以孝宗爲法考核眞僞以辨邪正詔下其事汪逵等入劄子辨之皆被斥罷○何澹乞風厲學者專師孔孟從之

周輝軒曰侂胄得志誣陷善良巧立僞名籍爲士惡由是劉德秀之徒希求固寵羣成風而遂有邪正眞僞之言嗚呼以正爲邪以邪爲正以眞爲僞以僞爲眞君子受禍傳矣汪逵等上章辨論遂皆罷黜然則正人何譬於國而見絕之深乎此小人之心邪穢嫉賢不至於敗國亡家而不已其禍何烈哉是以人主謹於防舍毋使君子小人雜遝於朝明之朝也

十一月罷故相趙汝愚于利州韓侂胄忌汝愚必欲置之死以息人言監察御史胡紘首遂上言汝愚倡引僞徒謀爲不軌乘龍授鼎假夢爲符嘉王以藩服即位益其驕恣者遂以爲罪云詔責汝愚永

州安置汝愚恰然就道謂諸子曰 侂胄之意必欲殺我死汝曹尚可免也明年正月至衡州病作 衡州今屬湖南路 遂不起大下聞而冤之 詳訂世史類編卷四十二 十二代編 宋寧宗 四十七 鍾秀齋重編

朱熹張栻呂祖謙汪應辰王十朋趙鼎李綱李燾林光朝之言欲矯其弊行之未果而混政當者非新先帝之政則變祖宗之法故紹興之初召用老成一時人才彬彬稱盛及秦檜擅國進用新人而紹興之政日以隳壞及其末年人才又日以凋喪至孝宗初政銳意恢復而隆興之議和卒以不振淳熙之間稍稍振起而紹熙以來又復委靡以至於今蓋治亂興衰之機其可見矣

詳訂世史類編卷四十二 十二代編 宋寧宗 四十八 鍾秀齋重編

十一月以朱熹為煥章閣待制侍講熹辭不拜因奏曰陛下初政納諫之意固已遠矣然臣竊觀陛下即位以來進退大臣多以喜怒不以義理臣恐陛下之心未能無蔽也夫人主之職論相而已相既正則百官各舉其職以聽於下矣若夫人才之邪正政事之得失則有公議在天下陛下但當察其公議之所在而已不可以己意輕重於其間也今陛下進退大臣多以己意而公議所與或反不用公議所不與或反用此臣之所以竊有疑也

詳訂世史類編卷四十二 十二代編 宋寧宗 四十九 鍾秀齋重編

又曰天下之事必窮其源而後可清必揆其理而後可正源不窮則清者復濁理不揆則正者反邪今陛下清明在躬而天下之事有未盡清正者臣竊以為源不窮而理不揆也又曰陛下即位之初首開言路而今壅蔽已甚臣恐陛下之聰明有所不及而天下之事有所不知也又曰陛下即位之初銳意進賢而今所用者或非其人臣恐陛下之心有所未公而人之邪正有所未辨也又曰陛下即位之初勵精圖治而今因循怠荒臣恐陛下之志有所不篤而治之效有所不臻也又曰陛下即位之初恭儉節用而今侈費日甚臣恐陛下之心有所不足而用之度有所不節也又曰陛下即位之初進用老成而今浸尚少年臣恐陛下之心有所不安而老成之人有所不樂也又曰陛下即位之初講學不輟而今經筵之臣進見稀闊臣恐陛下之心有所不專而聖學之功有所不進也又曰陛下即位之初憂勤庶政而今燕閒逸樂臣恐陛下之心有所不存而治體之要有所不舉也又曰陛下即位之初延納諫諍而今壅蔽已甚臣恐陛下之心有所不廣而天下之士有所不盡言也又曰陛下即位之初收攬權綱而今威福下移臣恐陛下之心有所不操而人主之勢有所不尊也又曰陛下即位之初愛惜名器而今濫賞無度臣恐陛下之心有所不吝而人主之權有所不重也又曰陛下即位之初留意武備而今邊防日弛臣恐陛下之心有所不思而不虞之變有所不測也又曰陛下即位之初輕賦薄斂而今橫斂百出臣恐陛下之心有所不愛而百姓之財有所不裕也又曰陛下即位之初深仁厚澤而今威虐已彰臣恐陛下之心有所不存而人之歸往有所不至也又曰陛下即位之初號令嚴明而今紀綱弛紊臣恐陛下之心有所不察而號令之間有所不信也又曰陛下即位之初進退大臣必合公議而今喜怒或出於一時臣恐陛下之心有所不公而人之邪正有所不辨

近來學者日衆愛元定者謂宜謝生徒元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鷄鹿亦非閉門謝客所能避也貽書訓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其志在道途中卒元定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究義理洞見本原下至圖書禮樂制度無不精妙嘉熙四書及傳易詩經通解皆與蔡氏書門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能識之名與季通言而不厭也著洪範解大衍詳說律呂新書皆行于世學者尊之曰西山先生

丁巳三年 金承安二年○西遼天禧六年 閏六月辰留正爲光祿卿居之

邵州劉三傑謀王京○九月以劉三傑爲右正言朝散大夫劉三傑免喪入對言刑日爲害今變而爲逆寬恤之不可不至韓侂胄大喜即除是職○十一月太皇太后吳氏崩○十二月禮爲學逆黨得罪著籍

郎黃由知鄂州王流上疏乞禁僞學之籍於是僞學逆黨得罪著籍凡五十九人黃由上言人主不可待天下以黨與不必置籍以示不戊午四年 金承安三年○西遼天禧五年五月加韓侂胄少傅封豫國公賜玉帶許佩服○詔禁僞學○以丁逢爲軍器監逢爲四川都大茶馬入對極論元祐選中調停之害且引蘇轍任伯雨之言爲孟京鐘何濬時附韓侂胄專主僞學之事深悅逢言即薦爲軍器監○八月以謝深甫知樞密院事許及之同知院事及之爲吏部尚書誕事韓侂胄尤甚居二年不遷見侂胄流涕敘其知遇之意夏遷之德不覺

屈膝侂胄憐之改同知樞密院事侂胄嘗宴生辰群公畢集及之後至閽人掩關拒之及之大窘會門開未及閉遂衝突而入當時有出齋尚書屈膝執政之語傳以爲笑

一王敎所以體義維旺者土之元氣而折衝禦侮者國之衛氣也漢唐之衰其士人亦有用斯附勢而進者然猶或畏人知之此豪傑之心尚未亡也宋之士習自蔡京而後豪恥遠畏以掇于紹興隆元之間至如許及之趙師夏程松薛叔似之流口極矣士人如此則朝廷無說剝而不待顯官元臬先啟又何以禦海昔浩江南臣也

育太祖十世孫與懃于宮中鐘等請廢宗室子育之遂部育燕懿王德昭九世孫與懃○以趙師夏爲工部侍郎師夏諂附韓侂胄無所不至侂胄生日百官爭貢珍異師夏獨獻棗金蒲桃小案上綴大珠百餘顆衆愧沮侂胄愛姿四人皆封郡夫人其次又千人四人得人獻北珠冠四枚而十人欲得北珠冠師夏亟市北珠擘千冠以獻侂胄嘗過南園山莊徜徉竹籬花含謂師夏曰此真田舍閒氣象但欠

己未五年 金承安四年○西遼天禧六年正月集紹熙臣僚疏極言韓侂胄擅政之罪及其黨羽姦狀○二月放前趙汝愚等人編竄永州光祖撰治州學記謂學之大者明聖人之道以修其身而世方以道爲僞小者治文章以達其志而時方以文爲病好惡出於一時是非定於萬世諫議大夫張釜劾光祖佐逆不成蓄憤懷奸和附僞學欺世罔上遂落職○五月行統天歷自建隆癸酉至開禧乙丑凡一百五十年間十四變距黃帝之歷元庚○八月帝始朝太上皇帝于寧壽宮

天吠雞鳴耳我聞大聖人之道海祝之乃師尊也侂胄大笑閒者莫不鄙之其後師尊以進士門生爲詩謝之有曾學大吠村止之句○宋案設賢者雖汝惡不肯棄其師尊乎○前湖曰師尊年大吠雞侂胄安得棄其師乎○異論以閻爲金故曾改仍得錄用自古姦諛反覆爲之者也

己未五年 金承安四年○西遼天禧六年正月集紹熙臣僚疏極言韓侂胄擅政之罪及其黨羽姦狀○二月放前趙汝愚等人編竄永州光祖撰治州學記謂學之大者明聖人之道以修其身而世方以道爲僞小者治文章以達其志而時方以文爲病好惡出於一時是非定於萬世諫議大夫張釜劾光祖佐逆不成蓄憤懷奸和附僞學欺世罔上遂落職○五月行統天歷自建隆癸酉至開禧乙丑凡一百五十年間十四變距黃帝之歷元庚○八月帝始朝太上皇帝于寧壽宮

集紹興臣僚疏極言韓侂胄擅政之罪及其黨羽姦狀○二月放前趙汝愚等人編竄永州光祖撰治州學記謂學之大者明聖人之道以修其身而世方以道爲僞小者治文章以達其志而時方以文爲病好惡出於一時是非定於萬世諫議大夫張釜劾光祖佐逆不成蓄憤懷奸和附僞學欺世罔上遂落職○五月行統天歷自建隆癸酉至開禧乙丑凡一百五十年間十四變距黃帝之歷元庚○八月帝始朝太上皇帝于寧壽宮

集紹興臣僚疏極言韓侂胄擅政之罪及其黨羽姦狀○二月放前趙汝愚等人編竄永州光祖撰治州學記謂學之大者明聖人之道以修其身而世方以道爲僞小者治文章以達其志而時方以文爲病好惡出於一時是非定於萬世諫議大夫張釜劾光祖佐逆不成蓄憤懷奸和附僞學欺世罔上遂落職○五月行統天歷自建隆癸酉至開禧乙丑凡一百五十年間十四變距黃帝之歷元庚○八月帝始朝太上皇帝于寧壽宮

集紹興臣僚疏極言韓侂胄擅政之罪及其黨羽姦狀○二月放前趙汝愚等人編竄永州光祖撰治州學記謂學之大者明聖人之道以修其身而世方以道爲僞小者治文章以達其志而時方以文爲病好惡出於一時是非定於萬世諫議大夫張釜劾光祖佐逆不成蓄憤懷奸和附僞學欺世罔上遂落職○五月行統天歷自建隆癸酉至開禧乙丑凡一百五十年間十四變距黃帝之歷元庚○八月帝始朝太上皇帝于寧壽宮

九月加韓侂胄少師封平原郡王○十二月諸州大水蝗之

庚申 六年 金承安五年○西遼天禧十三年○夏天慶十年 正月戊子朔巳亥皇子珣生○閏二月復留正少保觀文殿大學士致仕 公輔佐三朝謚忠宣○三月故秘閣修撰朱熹卒 書成官熹登第五十年仕于外者僅九考立朝纔四十六日家素貧少依父友劉子羽寓崇安後徙建陽之考亭諸生自遠至者日益衆熹亦與之共往往賒貸於人以給用非其道義則一介不取也 時攻僞學日急士之繩趍人技稍以儒自名者無所容其身而熹日與諸生講學不休或勸其謝遣生徒者笑而不答疾且革正坐整衣冠就枕而卒 辛酉改大學誠意章爲先生絕筆是日大風拔木 甲子卒下正寢年七十一洪水崩山諸生近者奔訃遠者爲位而哭 蒸流主喪貴幹主喪禮 熹所著有易本義啓蒙參考攷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 朱子著述極多孟子指要中庸輯畧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錄家

禮近思錄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儀禮經傳通解其門人不可勝計所最知名者曰黃幹李燔張洽陳淳李方子黃灝蔡沈輔廣輔之言曰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賢于子思得其傳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賢程張子繼其統至二程而始著衆以爲知言莫尚於初見熹後不幸得罪於 志晦庵文集 韓侂胄 志晦庵文集 人曰此輔漢志晦庵文集 志晦庵文集 思告與之處甚有益因要以文來質焉 志晦庵文集 韓侂胄以僞學禁道學 志晦庵文集 以爲知言 志晦庵文集 訣曰吾道之託在此吾無憾矣 辛酉 朔 李燔 志晦庵文集 告以曾子弘毅之語且曰致遠固以毅而任重者乎弘也憂因所以弘約其約凡諸生畏服熹語人生未達者熹先令治舉俟仁所發爲領熹所之諸生畏服熹語人

家講道學者宗之 仕終直華閣 劉爚從熹游發明爲說道學以倡諸儒仕至 禮部尚書謚文肅 劉炳字韜 從熹學一以謀道明理爲心熹釋四書及 傳易詩編通鑑綱目太極圖等書皆與炳往復論辨參訂 仕終通奉大夫謚文肅 女學者稱曰張洽從熹學自六經傳註而下皆究其指歸 熹嘉其篤志洽自少用力於敬平居不異常人至義所當爲則勇不可奪 仕終直寶章閣 陳淳少習舉子業 林宗臣見而奇之謂曰此非聖賢事業也因授以近思錄淳讀之遂盡棄其業而學焉及 熹至漳淳請受教爲學益力 熹語人曰吾南來喜得陳淳由是所聞皆切要語義理貫通恬退自守名播天下 仕終步軍副都指揮使 李方子端謹純篤初見 熹 熹謂曰觀子爲人自是篤過但覓大中要規矩和緩中要果決方子遂以果名其齋居 家竟日危坐對賓客一語不妄發嘗曰吾於問學雖未能周盡然幸於大本有見處此心常覺泰然不爲物欲所遷耳 黃灝性行端飭以

孝友稱輔廣淳謹恪守 熹書 熹既 詩傍童子問以發明師旨 蔡沈元定子也 蔡元定傳 朱子寢疾人未察之精蘊集諸儒未集之大成 朱子沒代大賢 朱子沒代大賢 朱子沒代大賢

六月太上皇后李氏崩○八月太上皇帝崩光宗見爲太上皇凡四年五十四

京鐘字排擊善頌爲學之名鐘實發之

上書請誅韓侂胄紹配和泰于欽州屬廉州城在朝之臣也書

請誅所以子張和泰性直達尚氣讀論世事無忌諱先時和泰以言

泰之罪侂胄也友曰吾兄之貶諸人須口我獨無位義必以言報乃擊殺閻敓上

友曰自吾兄之貶諸人須口我獨無位義必以言報乃擊殺閻敓上

國當少須之今亦未敢以累吾兄也至是和泰卒

斬韓侂胄以防禍亂其畧曰道學自古所恃以爲國也丞相

有大勳者也立爲學之禁逐汝愚之黨是將容陛下之國而

陛下不之悟邪陳自強侂胄重稱之師號致宰輔陛下舊學之臣彭

龜年等今安在師臣平江州安吳縣之庾胥周筠韓氏之斁役

八人孰之不師旦以濟邸隨龍而得節鉞鈞以皇后親黨而得大官

京湖淮下在潛邸時共謀師旦平郴房之親皆有銓可侂胄徒自募

丁而畢陵朝廷一至於此願亟誅侂胄師旦焉鈞而還罷自源之徒

汝大臣在者獨周必大可用宜以代其任不然軍將不測事出中外

大駭侂胄怒貶配欽州尋卽史陳讜劾和泰挾伍士書論吉行妄乃

和泰于欽州

張時泰曰自侂胄竊弄威權以來諸臣多阿附以得好官未聞有

一女其罪者所以然者正人端士贊庶幾朝廷皆善氏之覆致

敎隸也夫何惟我和泰無官守言責若也心激不平故以死攻之

耳今讀其章猶可以想見其浩然之氣矣感于古英豪舍亡和泰其

誰

十月加韓侂胄太傅○十一月皇后韓氏崩

辛酉嘉泰元年○改元嘉泰三二月貶少傅致仕周必

大爲心保從總康○三月臨安大火閏月二日城○七月以吳曦爲興州都

統制兼知興州時吳挺子曦爲殿前副都指揮使自以世守西蜀爲

國藩屏而身留行都不得如志乃以賂賂宰輔規圖還蜀陳自強爲

之言于韓侂胄許之曦至興州因督府都統制王大節罷之由是兵

權悉歸于曦其志遂成矣

侂胄追諡數年○八月以張孝祥參知政事程松同知樞密院事張嚴

附侂胄以嚴道學之禁自小官不四年至政府程松孤孀侂胄之甚自

鬻錢婚縣不二年爲諫議大夫御筆未遽意殊快快乃歐一矣於侂

胄名之曰松壽侂胄曰泰何與六諫同名松曰汝使賤姓名常家記

憶耳遂同知樞密府○乃繕寫四遠滅之尊直脅古爲太上皇等死

追絕遠自耶律德起唐天祐丁卯傳德光阮環賢隆神宗與洪皓延信凡九主至宋徽宗宣和

乙巳二百十九年十而西遼耶律氏直

脅古又百七十六年共

十四十二百九十五年亡

金泰和二年○二月追復趙汝愚資政殿學士謚學之禍

雖本於韓侂胄欲去異己以快所欲然實京鐘創講而何澹劉德秀

創欲成之及鐘死二人亦罷侂胄厭前事每欲稍更改以消中外

之諫曾張孝伯謂侂胄曰不雅慕禁恐後不免報復之禍辭田令爲甸師漢文帝初立藉田乃置令陳景師侂胄之姻也亦謂侂胄勿爲已甚侂胄然之遂復汝愚官而僞黨之禁寖弛此序者漸還故職矣○禁私史 詔諸道宗部已所鑿書凡事干○十月追復朱熹煥章閣待制○十二月立貴妃楊氏爲皇后 自韓后薨后無嗣妃頗有寵貴妃涉書史知古今性警敏仔雅知而善承顧韓侂胄勸立貴氏爭竟立陽遂與韓有隙矣○加韓侂胄太師○是歲大疫

言路月課 書題无并字 韓侂胄定議伐金立蓋世功名以自固

甲子四年 金泰和四年○宋慶元十年○五月以陳自強爲右丞相 時侂胄專權凡所欲爲率執不可自強亦言路把塞每月按求小吏一二人謂之月課又苛求論君德時事皆取其陳熟機慢署無隱揚者言之或問之則應聲曰聊以塞責而已自強乃會諸路監司各設書題必題其標目未物若干并獻凡書題无并字則不關子弟親戚關通貨賂仕進千諱必諸僞而後予自強每稱侂胄勳德比周致宏孝國自強表裏之功爲多

艦八月增置襄陽騎軍 金泰和四年○宋慶元十二年○正月韓侂胄定議伐金 伐金不書諸議而以自固書韓侂胄定議

則其專擅無君時有勳侂胄宜以蓋世功名以自固者侂胄然之恢復之議遂起既而浙東安撫使辛棄疾入朝言金國必亂亡願屬元老大臣預備兵爲倉卒應變之計侂胄大喜鄭挺鄧友龍等又附和其說侂胄用師之意益盛矣

宋史斷曰恢復大義也用兵大計也必君臣合謀上下協力後動將相謀和而後行又必觀釁候時委任得宜而後舉功可期而成一已之私而不顧國家之遠慮乎侂胄擅朝十有四年窮奢極惡知其無以自容乃假恢復之謀以爲固寵苦後之計不思兵凶戰危爲國招釁以陳自強爲謀主任蘇師旦爲腹心而用神之意益統故事益謀厚積薄發謀周慮深定宗論晉禍則不納安用姦類沮塞人言引程松而程松逃師用吳曦而吳曦降虜其他如鄧友龍李爽皇甫斌之徒又皆庸瑣之小一旦委以分閫之柄是以師衆敗潰兩京兩河相望淪沒虜騎且渡淮窺江表而行在爲之震恐講和之貨復遣五事之要益堅不可卻矣然則侂胄恢復之謀適爲國之蒙未震王津之謀江淮首罹于金矣夫侂胄稔惡既深而受恢復之議遂起既而浙東安撫使辛棄疾入朝言金國必亂亡願屬元老大臣預備兵爲倉卒應變之計侂胄大喜鄭挺鄧友龍等又附和其說侂胄用師之意益盛矣

則其專擅無君時有勳侂胄宜以蓋世功名以自固者侂胄然之恢復之議遂起既而浙東安撫使辛棄疾入朝言金國必亂亡願屬元老大臣預備兵爲倉卒應變之計侂胄大喜鄭挺鄧友龍等又附和其說侂胄用師之意益盛矣 見於此矣

五月進封岳飛爲鄂王 時將用兵乃追封岳飛本非得正号爲鄂王飛以忠良爭王爲宋名將雖云非正然亦公論之不先已賜謚武穆至是韓侂胄欲風諸將乃追封飛侂胄之私也 公論私者多矣復汝愚之官所以爲自加之地封岳飛之王所以爲自張恢復之地○十二月以陳自強兼國用使韓侂胄議恢復陳自強訓遵孝宗典故初國用司總嚴內外財賦遂以自強兼國用使賞士寅張巖同知國用事捐克民財州郡騷動

乙丑開禧元年 金泰和五年○三月太白晝見○四月武學生華岳上書論用兵啓釁鼠首于建寧府○五月詔以宋國公巖爲皇子進封榮王○七月詔韓侂胄平章軍國事從陳自強鄧友龍等請也命侂胄三日一朝赴都堂治事論者謂侂胄擊銜比呂夷簡省同字則其體尤尊比文彥博省重字則其所奪者廣於是三省印並納其第侂胄益機逐房於私第甚者假作御筆升黜將帥事關機要未嘗奏

三省宰執並詣其第

詳訂世史類編卷四十二 十一代編 宋寧宗 五七 毓秀齋重鐫

禁入莫敢言○以丘宗爲江淮宣撫使宗離不拜初侂胄以北伐之議示宗宗曰中原淪陷且百年在我固不可一日而忘然兵凶戰危若首倡非常之舉倘父勝負未可知則首事之禍其誰任之侂胄不納至是命宗宣撫江淮宗手書切諫曰金人未必有意敗盟中國當自治毋示大體宜申警軍實使吾常有勝勢若衆自彼作我有詞矣因方酣不拜侂胄不悅

中國當自治毋示大體宜申警軍實使吾常有勝勢若衆自彼作我有詞矣因方酣不拜

丙寅二年 金泰和六年○夏張宗安全應天元○三月以程松爲四川宣撫使吳曦爲副使 松投司與元柬軍三萬屬馬數萬匹河北西川宣撫使吳曦爲副使 松投司與元柬軍三萬屬馬數萬匹河北西是監得自專松無所關與後被版幼計司張由松尋詔罷兼陝西河東招撫使○四月追奪秦檜王爵改謚繆醜

張特泰曰侂胄之主恢復即秦檜之主和議也一則壞誤之心一則圖蓋世之功宜皆宗廟社稷計哉竹私也非公也自古立心弟公事有能濟其事者也

良機謀反獻降成和原四州千金以來封賞七〇五月以伐金詔四
方郭倪遣兵侵湘州作書答曰天道好還宋有必伸之理人心效
順匹夫無不報之仇蠢茲醜虜猾訛妄盟殷生靈之資奉陵墓之欲
討義旅而生其母曰虎目豕喙迹其不恭始拒合謀軍入襄而分肆
勦有牛陵溪壑之欲是不可厭迹其不恭始拒合謀軍入襄而分肆
創殘使來庭而敢爲桀驁洎行李之繼道梁因築也梁與修通慢也
行李行裝也人遠行曰之復嫂詞之見加含垢納汗在人情而已極聲罪致討爲朝廷之將領
兵出有名師直爲壯言乎遠言乎近孰無忠義之心爲人子爲人臣
人子人臣如合觀字之義當念祖宗之憤翰林學士李璧辭于之詞也初兵部侍郎葉適輪對嘗
言丼弱而幸安者衰敗而就強者興侵胥聞而喜之以爲直學士
院欲籍其草詔以動中外而適以疾辭乃改命璧云輪對言定遠伐金此書下詔宣
而無罪詞者所以示中國義舉之義爲侵宇
衛國之動也攻襄侵胥之竊居小器恕之
呂氏中曰小人懷朝欲爲都寵固位之計往往至於用兵侵胥窮
奸極惡海內切齒而後不悟事勢妄啓兵端三邊蹄躪生靈魚肉

踏躪髮不足
數其罪矣
宁南湖曰文學之士雖不爲權勢所用者李璧與弟廷皆文學知
名前人比之三蘇璧與廷皆諫伐胥誓兵之失及其決意用兵
其論不卓詔璧爲當筆
皆非權勢之所脅耶

寶文閣學士楊萬里辛萬里吉水人中紹興二十四年進士張栻出
守袁州抗疏留栻王淮問人才即疏朱熹等六十人獻淮擢用以忤
韓侂胄致仕以家十五年閒積元年召不至次年升前官辛年八十
三早聞張栻誠齋之說十本宗治西日誠齋光宗潛爲青誠齋二字
學者稱誠齋先生死謚文節有易傳行于世板在閩州〇詔以太祖
十世孫均爲沂靖惠王柄嗣柄孝宗孫而魏惠憲王悳之子〇六月
鄧友龍兄以丘宗爲兩淮宣撫使韓侂胄以師出無功免友龍而以
宗代之駐揚州宗至建部署諸將悉以三衙江上軍分守江淮要害
從是王大帥李汝翼皇甫斌李爽等皆坐罷或斬或謫掉于鎮江

遣使如金師議和
罷淮南
備邊
○七月蘇師旦有罪部州安置韓侂胄聞師屢敗始覺爲蘇師旦所
誤遂罷師旦官籍其家旬日竟殺名炎旦〇宣撫下安全疑其主拒宗純
佐而自立純佑未幾死〇十月金人分道來侵十一月以丘宗督
書樞密院事督視江淮軍馬令金人攻淮南日急或勸宗棄廬和州爲
守江計宗曰棄淮則與敵共長江之險吾當與淮南俱存亡乃益增
兵防守〇金僕散揆濮淮入安豐軍今廬州遂圍和州屯于尾梁河
以控真揚諸州之衛乃整車列騎張旗幟於沿江上下於是江表大
震〇丘宗遣使如金師議和僕散揆先寫和議意於宗宗以金僕散
揆從之遂還師下蔡和州圍解金議許和還事下蔡到其息兵自新
之意可見矣大書金立吳曦爲蜀國王曦率受之襲日召幕屬諭意
言東南失守車駕幸四明寧波府今紹興今宜從權濟事王眞爲擊之抗言
曰如此則相分忠孝八十年門戶一朝掃地盡矣曦曰吾意已決即
遣郭倪表表爾等地圖及吳氏譜牒于金〇以甲再遇楔山東京東
招撫司時諸將用兵皆敗唯再遇數有功金人常以木櫃取勝再遇
夜縛葉人數千衣以甲冑持旗幟戈矛嚴立成行昧爽鳴鼓金人驚
視啞放水櫃後知其非兵也甚沮乃出兵攻之金人大敗又嘗引金
人與戰且前且却至于數四視日已晡乃以香料麥豆布地上復前
搏戰佯爲敗走金人乘勝追逐馬饑鬬豆香皆就食鞭之不前反攻
之金人馬死者不可勝計又嘗與金人對壘度金兵至者日衆難與
爭鋒一夕拔營去留旗幟於營中紳生羊置其前二足於鼓上擊鼓
有聲金人不覺爲空營復相持數日及覺欲追之則已遠矣〇十二
月蒙古鐵木真稱帝于斡難河今名斡難河者新人世爲蒙古部長功德日盛諸
部皆慕義來降於是大會諸部部值于斡難河之源源流有大容后
兵如神故能滅國四十後遂平西域定西域在位一十二年壽六十
六未有國號至世祖始稱其國號曰元〇先是金衛王允濟受錢木兒貢奇其狀貌請

誅之金主不許鐵木真臧之

丁亥三年 金泰和七年○夏夏天正月宜密罷沿淮督視江淮軍
瑪瑙州金已有和意宜上疏乞移書金師以成前議且言金人
瑪瑙海韓侂胄為元濬者移書宜撤兵禦侂胄大怒罷宣○吳曦
自稱蜀王檄大安軍楊巨源仲死之事丙戌不書新從死無益乃陽與
楊巨源不足以了此事 吳先生不是說仲不屈欲藥而死 四川轉運使安丙誅吳曦誅之詞先是監興
州合江倉楊巨源謀討曦丙乃以書致巨源巨源答詞丙曰非先生
不足以主此事非巨源不足以了此事會四川總領劉普之不受偽
命破逐成都與州中軍李好義亦結軍士李貴等數十人謀誅曦丙
大喜二月好義師其徒入偽宮執曦砍其首蓋收曦惡宜詔軍民拜
舞聲動天地市不易肆尊自臨安 詔誅曦妻子家屬徙湖南奪曦父
謚官對還祖舜子孫出罰有其
廟祀 初韓侂胄聞曦反召宇文紹節問計紹節云安丙非附逆者必
能討賊及曦誅朝廷大喜 曦伯父玠以蒙恢立功于商宗時雖張韓
劉皆不足多讓至其子孫不肖反家首惡

安丙誅曦時之詔可哀也已若夫安丙者不顧矯制之
罪以成平賊之績可謂識時達權者歟
安丙討賊之功大
安丙出師討賊
源節目略曰吳曦僭稱西蜀寒心延頸以望王師久矣安丙與楊巨
得市不易肆尊自臨安 詔誅曦妻子家屬徙湖南奪曦父
謚官對還祖舜子孫出罰有其
廟祀 初韓侂胄聞曦反召宇文紹節問計紹節云安丙非附逆者必
能討賊及曦誅朝廷大喜 曦伯父玠以蒙恢立功于商宗時雖張韓
劉皆不足多讓至其子孫不肖反家首惡

之誅可哀也已若夫安丙者不顧矯制之
罪以成平賊之績可謂識時達權者歟
安丙討賊之功大
安丙出師討賊
源節目略曰吳曦僭稱西蜀寒心延頸以望王師久矣安丙與楊巨
得市不易肆尊自臨安 詔誅曦妻子家屬徙湖南奪曦父
謚官對還祖舜子孫出罰有其
廟祀 初韓侂胄聞曦反召宇文紹節問計紹節云安丙非附逆者必
能討賊及曦誅朝廷大喜 曦伯父玠以蒙恢立功于商宗時雖張韓
劉皆不足多讓至其子孫不肖反家首惡

三月安丙使與州將李好義等復西和階成鳳州及大散關○四月
太皇太后謝氏崩○李好義與蔡州與金將木虎高琪戰敗績死妻
吳曦僭王喜而李朝廷追為義士還為
史臣曰宋知吾為張本矣
子孫皆補官○
諡之醜乎
六月安丙殺宣撫司參議官楊巨源 源嘗為無罪被害而
無罪被害 初吳曦誅獎諭招至興州巨源謂人曰部命一字不及
而不去其官 巨源疑有以敵其功者俄報王喜授部度使而巨源與通判心益不
平乃魁功于朝或謂安丙曰巨源謀亂丙令喜鞫其黨皆抵罪將巨
源方與金人戰于鳳州之長橋而敗丙等使與元都統制彭輅收巨

械送閬州獄王大安龍尾灘而使將校吳世顯殺之忠義士聞者
莫不流涕
楊巨源不是說仲不屈欲藥而死
楊巨源不是了此事

召防護翼日侂胄入朝以兵衛侂胄至玉津園側殺之侂胄專政
十四年宰執侍從臺諫滿闕皆其門黨之人天子孤立于上威行宮省權震宇內其婿姜特張譚王陳皆封郡國大人號四夫人毋內宴則與妃嬪雜坐恃勢驕倨挾庭皆長之及籍其家多采與服御之飾其僭奢極矣○陳自強永州居住遣使誅蘇師旦于韶州○立榮王嚞爲皇太子更名幗○十二月以史彌遠同知樞密院事林大中參書院事初韓侂胄欲內交於大中大中不許而上書極諫其姦因辭官侂胄時事不由於己乃密謀當國或勸其通以免禍大中曰禍不可求而得禍可懼而免邪不聽凡十二年而復起壽七十八而卒
戊辰嘉定元年（金泰和八年○夏應天 正月王衲還自沖和侂胄有以囑○二月追復趙汝愚觀文殿大學士謚忠定○三月以韓侂胄蘇師旦首畀金人（二人有罪朝廷自誅之可也乃至函首傳庭其如國體何○六月金人來歸大

毓秀齋重鐫

赦關及漆州遂寵兵○七月召知建康府五壻同知樞密院事未至而卒壻狀魁傑機神英悟嘗慷慨曰生無以報國死願爲猛將以滅敵○八月以夔機同知樞密院事樓鑰簽書院事（樓鑰指斥堅正以劉爲倡）詞累年後初爲大常少卿侂胄開邊釁曰版築之名非不美今人才難得財力未裕萬一兵連禍結奈何遂斥外及入樞府時下七箇定功爲多尤惜名器守法（夔機不可濫）（相維國論關不可以處事勢弱不可以有爲修明政事）（夔機不可濫）受遺退人物直言可否不市私恩不避嫌怨（相維國論關不可以處事勢弱不可以有爲修明政事）（夔機不可濫）
十一月史彌遠以毋喪去位○金王琰卒衛王永濟立○贈趙汝愚太師沂國公（後追封福王謚忠定）（後追封福王謚忠定）

毓秀齋重鐫

蒙古入雲州殺其主安全降○八月以安丙爲四川制置大使兼知興元府宣撫司○十二月臨安雨雪踰尺

毓秀齋重鐫

北越明年夏騎薄中
大夫賀燭閣直學士
庚午三年（金大安二年○夏天賜元年○元太祖五年）五月贈處士蔡元定遵功郎制曰士之遇不遇天也其或損於生前而爰伸於死後天理昭昭未有久而不定者爾學問有淵源履踐無玷杜門著書初無預於世者不幸見誣亦遭遠謫今是非已定褒卹則宜矧爾泉下（丁酉制翁稱西山老友不當在弟子列況來學者必稱先從西山且翁所著諸書皆與往復參訂侂胄肆禍二老爲死生患難之交然則二老遺義同志而著述同功史氏以西山爲翁之次可也額宋史○十二月
妻機罷機立朝能正言好稱獎人才不遺寸長訪問賢能疏列姓名及其可用之實以備采取至是以老罷○蒙古侵金（此何以書有宋之漸弱也）金使粘合合打乞和蒙古不許
辛未四年（金大安三年○夏神宗遵頊 四月國子司業劉爚奏乞開

毓秀齋重鐫

爲學禁刊朱熹四書于太學○八月夏主襄宗安全李族子遵頊立○蒙古取金西京西北諸州皆降○閏九月金兵禦蒙古敗績于會河蒙古遂入屏（屏開大掠而去（屏河會河之敗金之精銳皆盡）
壬申五年（金崇慶元年○夏光定元年○正月賜李沂義謚忠莊（以表其節義也）○元太祖七年）七月雷雨太廟屋災（前學士院真德秀上疏曰昔魯僖修泮宮而頌稱其能復周公之宇今陛下自非甚無道之世未聞震寢之驚及於宗廟者大震疊者上天至怒之威宗廟者國家至嚴之地以至怒之威而加諸至嚴之地其爲可畏也明矣古先哲王遇非常之變異則必應之以非常之德故未嘗僅舉故事而已今日避殿損膳之外咸無開爲或者固妄議陛下務爲應天之文而不究其實矣臣願陛下內察之一身外察諸爲政勉進君德毋以養炎說爲心博通下情毋以聽納之末務爲急和之本庶幾善

毓秀齋重鐫

辛王遵頊以德歧
嚞遵天下之至言
前日應答數且消矣德爲之端可謂酒之至言也寧宗

癸酉六年金主寧元年九月以後宣宗增貞祐元年○夏光定三年○元太祖八年三月改元
哥取金遼州都自立爲遼王○八月金胡
昇王珣沙虎以兵逼金主出官尚宮左夫人
何爲黃門口土土日不得況聖乎御侍當思
兵衛金河北河東山東州郡多下之
甲戌七年金貞祐二年○夏光定四年○元太祖九年
後圍燕○金人來求歲幣弗與時以金有難二年不遣歲幣遣使
許以公主歸之金銀犒師各萬兩匹蒙古主許之金索宋金銀未已
來督歲幣起居舍人直德秀上疏請絕之其略曰女直以韃靼侵陵
徙巢于汴此吾國之所怖也夫韃靼之圖滅女直猶獵師之志在得
鹿鹿之所走獵必從之既能越三國之阻以攻燕豈不能絕黃河一
帝之氷以趨汴使韃靼遂能如劉聰石勒之盜有中原則彊場相望
便爲鄰國固非我之利也或如耶律德光之不能即安中土則奸雄
必將投隙而取之尤非我之福也今當乘虜之將亡亟圖自立之策
不可幸虜之未亡姑爲自安之計也夫用忠賢修政事爲群策收衆
心者自立之本訓兵戒擇將師繕城池彼戈守者自立之日以忍垢
和戎爲福以息兵忘戰爲常積安遊之金綳神行人之玉氣女直尚
存則用之爲有強敵更生則施之強敵此苟安之計也陛下以自立
爲規模則國勢日張人心日奮雖強敵驟至不能爲我患以苟安爲
志卿則國勢日消人心日偷雖弱虜僅存不能無外憂蓋安危存亡
皆所自取若夫當事變之日而示人以可侮之形是堂上召兵
戶內延敵也彼烏得不深入乎臣觀所謂和戎者大率以金虜爲
敵輕增歲幣以啖其欲以貴德秀之言遂誤金之歲幣
可謂能作者而不知人之甚者也舉羞強大意敗詳表而出之

且與吾爲鄰亦必速和女直已行之故智蓋女直嘗以燕城歸我
今獨不能卑辭遣使以觀吾之所處乎受之則享虛名而召實
禍不受則彼得以陵寢爲辭伐大義以見攻女直嘗與吾通好矣今
劉不能卑辭遣使以觀吾之所處乎從之則享安無厭豈能滿其溪
壑之欲不從則彼得藉口以開蒙端啟虜之情必出乎此不可不預
圖以應之也陛下任九卿之託豈可使安危於度外以奏成榮患哉
○十一月以貴德秀爲江東轉運副使德秀朝辭奏五事一曰宗社
之讎不可忘昔國家於金虜恭順必報之聲今天下比胡近在朝
夕誠以待敵之誠而遇家讎以遺虜之嘗胆甲兵人
心齊於上下則神於此其動而有事之說曰重於經濟者與召禍
的啓釁也然虜不名怒若言事而不能不啓釁於新敵雖其自害說
重款啓釁卜德勿戒之良圖經二曰比鄰之盜不可輕忘雖蝟
紹興之末得以陵寢爲辭伐大義以見攻女直嘗與吾通好矣今
今之識者大抵以金虜之有子孫我欲戒開釁敵之報則釁其
特貴智安靜之耗則幸災然願陛下斷自強之志取立武之

四日導諛之言不可聽言今經筵官皆以正君
[illegible]有為喜慕古
[illegible]則大勢舉矣
夫工為諛說故以五霸為言大抵豪傑固
[illegible]之說而忽貽笑後世五曰至公之論
[illegible]其可行講筵不經之說也元氣病則不可以為人公論溺職不可
[illegible]言公論國之元氣也元氣病則不可以為人公論溺職不可
不可忽言公論國之元氣也元氣病則不可以為人公論溺職不可
以為國若以言者為愛君者為狠國無貴賤之意而有聽用之
[illegible]談則公論自此愈伸若以言者為非言為狠者為是聽用之誠而有病
[illegible]忌之意則公論自此愈屈臣於論事反從言惟陛下亮臣愚忠也
(袁時泰曰真德秀之論五事可謂老成謀國者矣高宗當憮然于
中賜示其書于中外卿相庶幾知我國本係敵有變然後
[illegible]起而圖
之可也

丙子九年 金貞祐四年○夏六月
六年○元大德十一年 正月賜吕祖謙謚曰成○二月前
工部尚書劉炎卒贈光祿大夫 炎為朱子弟子四書集註勘讀於上
而刊傳於下皆炎所奏請史氏類編
[illegible]之功大

丁酉十年 金興定元年○夏六月
七年○元大德十一年 金主謂之曰
閩息州南境有益此乃彼界饑民沿淮為亂耳宋人何故攻我盖欲

以為用兵之端○四月金人分道南侵王辛敗之安昌乃去自是宋
金之好絕○六月以伐金詔四方徵趙方之詩也部署曰疾厲精更
化一意息民大戎跨我中原天厭久矣孤兎失其故窟人競逐之豈
不知機會可乘僅是未復念甫伸於信誓重起於兵端若能立非
常之勳則亦有不次之賞尚其聽命厥不食言

戊寅十一年 金興定二年○夏六月
七年○元大德十三年 正月以李全為京東路總管○
七月定遠民李先以李全來降詔令權知楚州紅襖賊悉人統
之全詐降宋方圖楚州而全襲金壇執守臣
以知楚州應純之節制京東忠義軍純之見李全軍屢捷喬聞于朝
詔中原可復史翼邊鑒韓侂胄之事不明招納密敕江淮制置李珏

及純之慰接之號忠義軍就聽純之節制○五月諭集[illegible]戎樂戎
和戎三策
(吳臣曰下詔伐金平戎之策也既有志以平戎則無事於樂與和
矣而今乃詔以樂戎平戎和戎三策並議何也蓋以平戎者事其
興改而欲取之不得而金復南下則又講和而和之不成則又
號而又訓以和也夫欲平戎則有李鋼宗澤倍蓰之策然後樂平
或則有張浚趙鼎浩遵張之策然後將有志服而行之不可勝用何
必諭平若議和則李綱汪伯彥黃潛善秦檜已然之遽與在
[illegible]亦無益矣是三策以並議則平居
未嘗到策可知矣欲以取勝不亦難乎

金將張柔為蒙古兵所執見主帥明安柔立而不遜左右強之柔叱
曰彼帥也我亦帥也大丈夫死即死終不偷生為他人屈明安壯而
釋之其遺卒拘柔家屬來集明安恐柔為變質其二親于燕京柔歎曰吾
受國厚恩不意猾獄[illegible]至此顧忠孝不兩立姑為二親屈遂降後張
柔降家右侯金河北郡縣皆[illegible]柔之威名震于河朔聚兵之
[illegible]質處即王檝之事也其[illegible]于家右而反為都
[illegible]道以武金則其害○十月蒙古木華黎引金將潞澤州取平陽行尚
[illegible]義也可勝言哉

張柔為元初[illegible]
[illegible]柔降家右侯金河北郡縣皆[illegible]柔之威名震于河朔聚兵之
[illegible]質處即王檝之事也其[illegible]于家右而反為都
[illegible]道以武金則其害○十月蒙古木華黎引金將潞澤州取平陽行尚
[illegible]義也可勝言哉

書省李革死之時木華黎圍平陽革梨之兵少援絕城遂陷或謂革
宜上馬突圍出革歎曰吾不能保此城何面目見天子汝輩可去矣
乃自殺○十二月金主珣遣使來求和不納遂使其太子守緒會兵
入寇

己卯十二年 金興定三年○夏六月
九年○元太祖十四年 改之忘身報國無何人書編目○金人復大
舉圍平陽赵方使息再興等率師攻唐鄧以救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渴於虎上不可使之入而復拒之于城下金人來自圖山勢知不可
再與宗政等分三陣設伏以待既至再與俾邦金人迓之宗政與酣
爲兩翼掩擊之金人三面受敵遂大敗而去○以任希夷簽書樞密
院事希夷嘗從朱熹學爲信力行熹薦其明禮爲禮部尚書以朱熹
張栻呂祖謙皆已賜謚而周惇頤程顥程頤張載向未賜謚乃上言
因人爲自代超等之倡乞定議賜諡詔朝廷從之○三月以曾從龍參
知政事○四月復以安丙爲四川宣撫使遣兵討作亂四川大震
將董居誼爲制使兼城逃歸張方殺了翁移書安丙討安丙不起則
振子遣爲制使亦退保綿州安丙不得已與張方等之爲使爲宣撫
賊未即平蜀未可定雖賊亦曰須安相公作宣撫事乃定耳會詔丙
爲宣撫副使安

（安丙不孝者安丙實得蜀心魔置既久蓋因張方等之爲使爲宣撫人心此從此而安蓋賊從此而息若丙可謂不辱命而能行已志者矣）

蒙古使張柔侵金殺賈瑀敗武仙河北郡縣皆降○六月安丙討平
誅之（書丙之功也）○權知襄陽軍孟宗政大敗金人于唐子追至鄧州而
還金自是不敢窺襄漢中原遺民來歸者以萬數宗政發倉廩之給
田和耕創屋與居猶其北者號慕願爲伴出沒唐鄧間宗政由是威名
振于境外金人呼爲孟爺爺信賞必罰好賢樂善爲一時名將循吏
之首（按宋史孟宗政習於兵事內再與金兵於外二將之功偉矣但其治襄之勝何如一統有其武勝之風其再與吳一將爲一時名將循吏）

（保閩治蜀攻襄陽之勝何如一統有其武勝之風其再與吳一將爲一時名將循吏）

六月趙方使詹再興計圖孟宗政分遣帥師伐金趙方以（宋人屢敗必
將同時並攻當先發以制之乃遣再興等帥師六萬分道而進戒之
曰毋深入毋攻城第潰其保甲燬其城堡奪其貲糧而已（按宗政再與吳一將爲
乃名將不滿意趙方之無謀其再與乃名將不滿意趙方之無謀其再與宗政事跡名俱不傳乃史之缺略）

○蒙古攻高麗川其人洪大宣爲鄉導降其王睍

（金睍宋理宗○夏完定王○夏完定）

庚辰十三年（金睍宋理宗○夏完定王○夏完定）正月詹再興計圖攻唐鄧州資

不克而還（編目無貶詞一存中論之備二帥義士之氣二不忘忠憤之心其與春秋書戰勝攻取者異時之戰勝攻取亦皆時之忠○孟
宗政敗金人于湖陽○八月安丙遣兵會夏人戊金丙遣友人書定
議同舉約以夏兵野戰我師攻城遂命利州統制王仕信帥師赴
秦鳳與翔委丁煩節制且傳檄招諭陝西五路官吏軍民安丙遣兵
（安丙之舉蜀在朝諸人曾不以聞爲念蜀丙志在恢復非以城郭臣爲已任果以前書而討張福誅之下書會○九月夏人圍金鄜州王仕信帥
師會之不克遂還○蒙古即律楚材進庚午元歷時蒙古有一天下
之志嘗訪遼宗室召楚材（楚材遼東丹王突欲八世處左右以備訪問楚材通術數之學尤邃于人玄以金天明歷不應襲庚午元歷上
之）蒙古主以楚材明六文之古優有問莫不奇中故每征伐必令楚
材須卜吉凶家古主亦以虎手牌背以符之然後行○十二月得蔡
爲天命實（鎮江府事）宗得于金都

辛巳十四年（金與宋五年○夏元定十二月金會兵于蔡州入冠○
元太祖十六年）
三月隨黃翰州引還慮再與李全追擊敗之初金人冤靳知州李誠
之百計縻之會黃州失守金人併兵攻靳城始陷誠之并其妻子官
屬皆死之金兵退再與邀擊于天長敗之及渡淮北去全又大敗之
（自金陷蘄黃李誠之團門死節何徵再與李○六月立淮王嗣子貴
（李誠之團門死節自金之追敗則中國厚矣故特書以著其功
和爲皇子十更名竑音宏帝以國本未立命選太祖十世孫十五歲以上
者教育宮中如高宗擇普安王故事於是立貴和爲皇子以貴誠爲
兼義郎貴誠初名與芮燕王德昭之後希瓌之子也初彌遠以帝
未有儲嗣欲借沂王置後爲名陰擇宗室中可立者以備皇子之選
會錄客余天錫告還鄉秋試彌遠當語之曰今沂王無後宗子賢厚
者幸具以來天錫渡淮書抵越西門遇余保長避雨保長知其爲丞
相館客具鷄黍甚豐須臾以二子侍立曰此吾外孫趙與芮與訪

（五兒嬉戲）

日者史記日者傳誌云古人通下
[illegible]之日者則太史之職 嘗言二兄後當極貴天錫[illegible]
遠言及選臨安以告遂召見彌遠善相大奇之遂留與[illegible]及沂王嗣
子貴和更名竑立爲皇子乃補與[illegible]秉義郎賜名貴誠年十七矣貴
誠寡言深修好學每朝參待漏[illegible]人或笑語貴誠獨儼然出入
殿庭矩度有常見者敬容彌遠益異之
[illegible]賜以候時而售也[illegible]待皇子敏悟而後謀發[illegible]哉
賜工部尚書劉爚謚曰文簡[illegible]攻媿集太常博士擬修[illegible]○八月[illegible]制置
大使趙方卒[illegible]卒而[illegible]官[illegible]方病革曰未死一日嘗立一日紀綱及舉人
皆思之方少時從張栻學初知青陽縣[illegible]告其守史彌遠曰[illegible]
料不擾是[illegible]科中撫字刑罰不差是刑罰中教化人以爲名言方守

[illegible]科中撫字
刑罰中教化
[illegible]方名言
[illegible]方守
[illegible]忠
[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方[illegible]
[illegible]方[illegible]
[illegible]方以身[illegible]
[illegible]及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豈知驕則將至於不可勸耶李全立功加以官至投節鉞則驕溢不能制而遂叛矣向使如姚之言而倍之即黜置其主走死蒙古遂進次于忻都李全被誅○蒙古主滅回回國回回國在撒馬兒罕西南距中國甚遠自玉門關出嘉峪關西行二千餘里又八千里始至其國錄門關在撒馬兒罕西南距中國甚遠自玉門關出嘉峪關西行二千餘里又八千里始至其國錄門關 侍衛見一獸鹿形馬足絳色而獨角能為人言謂之曰汝主宜早還蒙古主悟之以問耶律楚材楚材對曰此獸名角端日行一萬八千里解四夷語是惡殺之象今大軍征西已四年益上天惡殺遣之以告陛下願戒天心寄此數國人命蒙古主即日班師大掠忻都而還使臣回前後凡三返考之繼是諫官亦可請因事納忠也

癸未十六年金元光二年○夏獻宗德旺帝正月嚴嚞史法○三月蒙古太師木華黎卒木華黎雄勇善謀與博爾术博兒忽赤老溫俱以忠勇事蒙古主蒙古主號為按里班曲律猶中國言四傑也然中原之功木華黎為第一○十二月以許國為淮東安撫制置副使兼

詳訂世史類編卷四十二 十一代編 宋寧宗 七十三 毓秀齋重編

知楚州初國為淮西都統奉祠家居欲傾賈涉而代之因數言李全必反涉辛會召國入對國即上疏極言全姦詐益深反狀且著逆有是命○十月金王珣辛太子守緒立○夏主遵頊傳位于子德旺

甲申十七年金哀宗守緒正大元年○夏天祐民安元年○元太祖十九年正月錄程頤後○召崔與之為禮部尚書以鄭損之為四川制置使與之辭不拜與之治蜀將士聲聽府庫充實至是以疾歸廣州蜀人肖其像而祠焉○金有男子服衰麻登承天門且哭且哭有司訴之則曰吾笑笑將相無人吾哭哭金國將亡羣臣請擴土與金主曰進詔草澤直言今雖讒訴不可殺也嗟乎君門非哭笑之所然而遣之○八月帝有疾史彌遠矯詔立沂王詢子貴誠為皇子更名昀矯帝崩昀即位封皇子濟國公矯為濟陽郡王初帝崩彌遠遣皇后兄子谷石以檄立事白后后不可公等一夜七往返泣拜曰內外軍民皆已歸心苟不立之禍變必

生則楊氏無噍類矣后曰其人安在彌遠於屏中遣使行宣之曰今所宣是沂靖惠王府中非萬歲皇子前誤聞汝輩言處斬昀至后猶其背曰汝今為吾子矣彌遠乃昀至柩前展哀畢即位遂稱遺詔以嶓封濟陽郡王尋出居湖州入心腸之矣且不開其還彌遠但恐不利於己乘國大喪廢立即石更戍長至廢立之請太后不可竟以危言脅之然後從皆太后之得已蔑嗚彌遠不臣之罪大矣

史臣曰寧宗在位年久首擢道學之士召用前輩引援滿朝其或可觀中外翕然稱治習內蓄覬覦指正為偽外恣強臣專海內垂成國禍卒以後彌遠得權揚后矯詔廢帝默不能自強悲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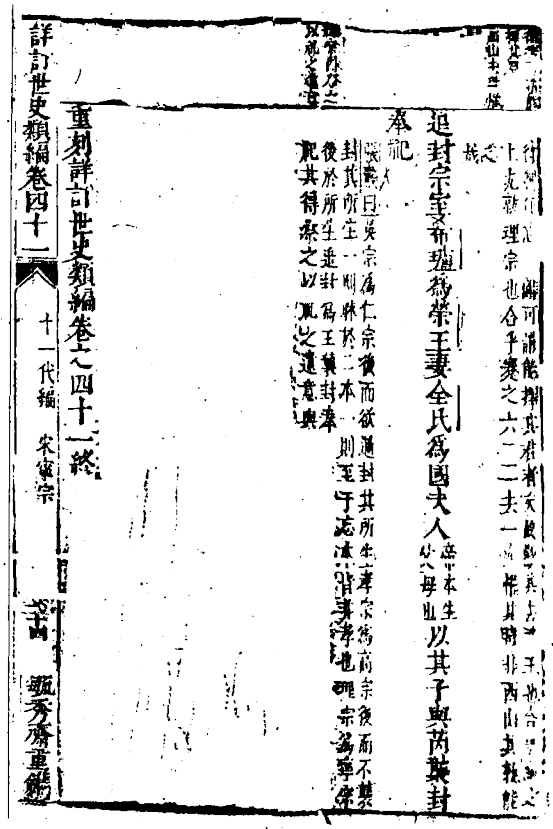
前期文曰宋一代家法最正諸后最賢傳授最與至寧宗末楊后彌遠之徒濟邸之死寧宗之立而後所謂家法之正后德之賢傳授之明蕩掃地矣猶擁杜五十年而後亡不可謂不幸也

使四凶放之於原而見報則彌遠之罪天然歐之自取有三焉不能家母后一也不能忍彌遠二也不能聽真德秀三焉後之太子以法為誡矣

詳訂世史類編卷四十二 十一代編 宋寧宗 七十三 毓秀齋重編

史彌遠欲收衆望勸帝褒表老儒九月詔尊伯成為顯謨閣學士前為寧誤開學士榮中行奉表請伯成簡辭不至○以真德秀兼侍讀初德秀為起居舍人言事不避權貴且恐倦於復讐時史彌遠方以道學自名試學士院魏了翁以武學博士召試學士院對策諫四邊事帥史嵓相劾其往反遂以親老辭去榮中行亦有不肯為徐侍官之人遂力請外至是自知潭州召還入對勸帝多受直言召用賢臣固結人心為本帝開納之○以真德秀為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魏了翁為起居郎開禧初了翁以武學博士召試學士院對策諫四邊事帥史嵓相劾其往反遂以親老辭去榮中行亦有不肯為徐侍官之人遂力請外至是自知潭州召還入對勸帝多受直言召用賢臣固結人心為本帝開納之○以真德秀為禮部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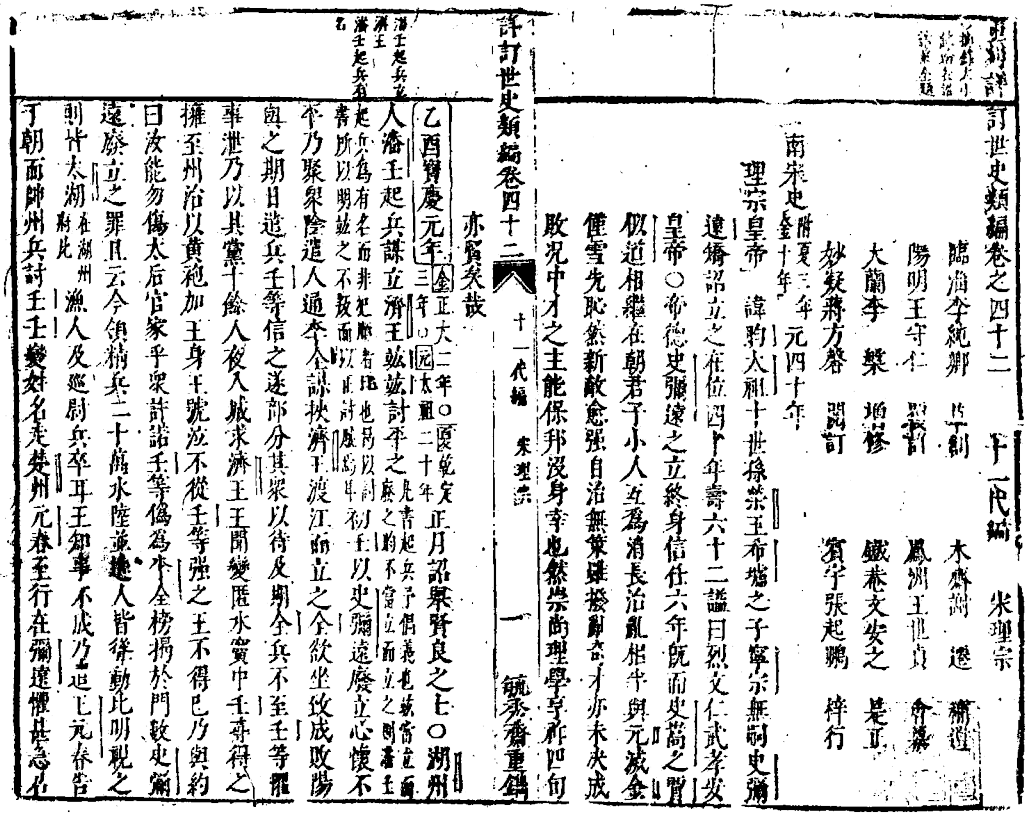
是為人主知義理之學及為潭州時適丞相史彌遠欲收衆望勸帝褒表老儒九月詔尊伯成為顯謨閣學士前為寧誤開學士榮中行奉表請伯成簡辭不至○以真德秀兼侍讀初德秀為起居舍人言事不避權貴且恐倦於復讐時史彌遠方以道學自名試學士院魏了翁以武學博士召試學士院對策諫四邊事帥史嵓相劾其往反遂以親老辭去榮中行亦有不肯為徐侍官之人遂力請外至是自知潭州召還入對勸帝多受直言召用賢臣固結人心為本帝開納之○以真德秀為禮部侍



詳訂世史類編卷四十二 十一代編 宋寧宗 王鳴盛秀齋重鐫

重刻詳訂世史類編卷之四十二終

詳訂世史類編卷四十二 十一代編 宋理宗 一 王鳴盛秀齋重鐫



殺司將彭任帥師起之至則事平矣壬至楚復渡淮為小陵朋
擾逐臨安斬之○史論遣役濟王弦於湖州 濟王弦於湖州 論古通弦繼於刑始以疾薨聞詔追貶為巴陵郡公起居郎魏了翁
谷爰相繼言弦之寃禮部直學士院真德秀入對曰三綱五常
扶持宇宙之棟幹莫安生民之柱石人而無此冠裳而禽獸矣國而
無此中夏而裔夷矣晉廢三綱而劉石之變興唐廢三綱而藩胡之
難作我朝立國根本仁義先正名分或以為家法最嚴或以為大綱
甚正陛下初膺大寶不幸處人倫之變有所未盡流聞四方所拊非
淺雲州 即潮州府 之變非濟邸本志前有避匿之迹後聞捕討之謀
情狀本未灼然可考願詔有司討論 雍 追封秦邸 謂秦王 舍罪鄧
王之宜 孤故事斟酌行之雖濟王未有子息與孤繼統在陛下耳帝曰朝廷
待濟王可謂至矣德秀對曰陛下友愛之心可謂無所不至但謂此

事處置尚善臣未敢仰承聖訓觀舜所以處象則陛下不及舜明甚
親莫親於兄弟理宗不能使叔齊之避國而乃效唐文之殺大臣人
見倫倫惟親無可否四縣天倫之愛誠不為之大虧哉
人主當以二帝三王為師秦漢以下人君舉動不皆合理難以為法帝
曰一時舍卒 舍人 與備遣謂矣德秀曰此已往之咎願陛下益進德修學
以捻前失帝曰善德秀又乞收人心略曰太平興國中秦邸事作太
師王溥等議論于朝堂者七十存四人然後有詔裁決以大事不可
輕也康定 慶曆 間求西帥必取當世第一流宰相出矣間至忘餐薦
進以重任不可輕也往者雲州之獄未聞有奏讞於槐棘之下者 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面三槐三公位焉州成有疑讞于槐棘之下
聞之除皆出於論所期之外天下之事非一家之私何惜不與衆共
此收人心之一事也 一段言明賞罰適平則人莫得而議今有功
罪同而賞罰異者朝廷之於天下當如天地之於萬物栽培傾覆付

之無心可使一毫私意於其間哉此收人心之二事也 二段言當賞罰
當乾淳間有位於朝以儒道及門為恥受任於外以范滂入都為羞
今薰染成風恬不之怪衆若息天下之謗莫若友其勿罪其人則心
迹暴白此收人心之三事也 三段言范滂公行治世氣象欲其友愛
不欲其追讐裏者以訟言之故藉有識訓育之令譏訶則已過矣甚
至於流竄焉殺戮焉都城之民搶攘相戒宜解密網達下情此收人
心之四事也 四段言治世氣象欲其友愛 克矜解密網達下情 又言朝廷之上敏銳之士多於
老成政事之才當於趨術雖嘗以着艾褒傅伯成陽簡以靈學變柴
中行以恬退周趙晉劉幸然前之三臣止加異數未聞擢任至於宰
臣敏言如陳宓徐儁皆未家紀錄願處伯成簡於侍訓晉中行於經
筵擢宓儁於言地

如此又 唐太宗之不若也 胡氏有曰宋之傳受屢明而相繼日理宗亦非翻流而源之論以觀視之蓋自社后太訓太宗也哲宗理宗其末流之弊理宗特甚焉
耳 敏學之君不慎於始可乎
二月賜鄂王岳飛謚忠穆○李全作亂楚州許國戍死以徐暉權
為制置使攝之初國代賈涉為淮東制置使既至鎮全妻楊氏邪通
不見涉氏勉歸之痛抑北軍有與南軍競者偏坐之窩賞十損八九
及全自青州來竭坐受其拜全怒自許曰彼所爭者拜耳拜而得志
吾何愛焉更折節為禮自是動息必請得請必拜國大喜語家人曰
吾折伏此虜矣全往青州遂與劉慶福作亂國破矣而走自縊死亂
兵悉害其家國之輕侮激變如此○五月李全襲彭義斌於思州義
斌敗之 先是全使人報義斌曰許國謀反已伏誅矣樂軍可聽義斌
便南向告天告家見者情激全或東手不克乃欲攻思州義斌出兵
總戰全敗走義斌以書遺沿江撫司使趙善湘曰不誅逆全恐後不
戒但薛還兵秋淮據連海以南其南路此城必據破全之後收復
一京三府然後義斌領兵自斷請將襄陽騎士驍將精卒可

也知楊郡趙范亦以爲言弥遠許范無出位事○六月加彌遠太師

封魏國公彌遠辭太師許之○七月彭義斌徇真定嚴實以衆六萬來戰義斌死之實復盡取京東州縣史天澤論義斌說之降義斌感

臣按義斌之事恐耶遂死之說統義斌不過兵間之忠義耳前書復京東州縣此書因東平徇真定則其恢復之義概如日呈矧不可滅迹王兵實破甚不

知何以言之而屈而死忠何尚焉義斌南渡京東豪

義斌保障之功益不細可以戒

功則義斌保障之功益不細可以戒

丁酉淵曰死一也爲賊所殺亦一也討國事任大臣乃走而死義斌起田畝民乃被執不屈而死走者小人之態有不屈者丈夫之忠節是當若了不

可不擇其死也

貶人埋許事胡夢昱于象州（今屬柳慶昱上書言濟王不宜棄引晉

太子申生漢戾太子及秦王廷美之事爲證言甚切直史彌遠遏御

史李知孝劾之除名編管而卒○贈前禮部侍郎張九成太師崇國

公帝以九成正色立朝有中興明道之功也九成研思經學多所訓

解然早與學佛者遊故議論多偏詳又詔求程頤後得四世孫源以

（宋史列傳先成大次知孝而其事附於知孝傳中此則三罪惡之次第矣當考知孝曰所不堪者使目與成大同其事何如傳莫詳又論成大甚犯貪婪奇嫉無恥然○罷禮部侍郎直學士院

則成大之惡又爲知孝莫擇之所擢乎

真德秀提舉萬壽宮尋祠祿亦罷德秀屢進讜言帝皆虛心開納史

秀所言濟王嗣典爲外姓稚王部侍郎魏了翁于端州了翁固不爲論彌節上請遂

少疾力求外補乃出知常德有旨二日陳請大夫朱端常劾了翁欺世盜名謂邪學國德秀素與端常同了翁亦

戒大貽書所親曰真德秀乃真小人魏了翁乃僞君子此舉大快公

論識者究之了翁至靖湖湘江浙之士不遠千里負書從學乃著九

經要義百卷訂定禮儀先儒所未有也德秀既歸浦城脩讀書記語

門人曰此一君養治之門如有用我者就此而往可也

（而朔曰魏真二公傳濂洛考亭諸公之道者以一家譬之諸公之是猶敬其祖父而罪其子孫被追崇之禮不亦虛文也耶）

丙戌三年（金正大二年○夏主睍元年○正月牒全州教授陸九齡舒州

通判沈煥等官謚（理宗崇信豪邪貶黜正士雖可言者獨褒表九齡

撫州金谿人幼穎悟端重時秦檜當國程氏學廢九齡獨尊其說大肆力於學繪圖百家遺教了悟性周

譯不苟尚酷波徽塗進士調興國教授未上會湖南茶寇剽廬陵人

心震慴或請九齡主義社以備寇門人多不悅九齡曰文事武備一

也古者有征討公卿即爲將師比閭之長則伍兩之率也士而恥此則家侯武斷者專之矣遂領其事調度有法郡縣倚以爲重嘉定則與

鄉人之子弟習射曰是固男子之事也及至興國不以職所日鉄益

嚴規矩肅衣冠如臨大將勸綏引翼士類興起攻全州未上得疾與

客討語猶以天下學校人材爲念整襟正卧而卒九齡之家累世義

居一人最長者爲家長一家之事聽命焉藏遷子弟分任家事凡明

門之內雖從出內處要皆客之事各有主閫門之內蕭若朝廷而忠敬渠易鄉

者則門百口男女各居其職

人化之皆遜弟焉與弟九淵自相師友和而不同學者號爲二陸云

是時朝奉郎直祕閣詔文達○沈煥慶元定海人從學於九齡閭皆

雖病猶不廢善憶憶以善類凋喪爲憂周必大嘗曰某立朝將不能

推揚賢善予愧叔晦多矣叔晦不予愧也煥人品高明不苟自絕當言晝觀諸妻子夜卜諸蓍龜兩者無愧始可以言學後終於

舒州通判至是贈直華文閣謚端肅○舒璘奉化人煥友也剋苦磨

厲改過遷善從張栻陸九齡遊及聞朱熹呂祖謙講學於婺徒步三

舍以書告其家曰敝床敗席總是佳趣瑞風沐雨及爲美境樂哉

致人嘗曰師道嚴尊不如叔晦若啓迪後人則璘不敢多讓也終

宜州通判卒至是特謚文靖○錄張九成呂祖謙張栻陸九淵子孫
授官有差九淵生而穎異年三四歲問其父曰天地何所窮際父
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及總角舉止異常見者敬之他日讀
書至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忽大省悟曰宇宙內事乃己分
內事己分內事乃宇宙內事也又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
理同也至西南北海有聖人出此心此理亦莫不然千百世之上至
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此心此理亦無不同也及登進士第至臨安
士爭從之游言論感激聞而興起者甚衆慶元黨禁興講學者以任道
為己任者大抵皆以九淵為宗稱之曰所謂象山先生者是也
敎人不用學規有小過言中其情或至流汗有懷於中而
不能自曉者為之條析其故悉如其心亦有相去千里間其大槩而
得其為人後以將作監丞奉祠還鄉學者稱為象山先生九淵嘗謂
學者曰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欠闕不必
他求在乎自立而已又曰此道與窮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
見之人言却難或勸其著書九淵曰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脚及知
荆門軍政行令脩民俗為變一日謂家人曰吾將死矣乃沐浴更衣
端坐而逝謚曰文安初九淵與朱熹會於鵝湖論辨所學如無極太
極之解盼書往來見多不合及熹守南康九淵訪之熹與至白鹿洞
九淵為講君子小人喻義利一章聽者至有泣下者熹以為切中學
者隱微深痼之病次見曰九韶者學問淵粹隱居山中熹之所行夜
必書之人稱為梭山先生九淵之門人其最著者曰楊簡袁燮陳慶
元鄧人端粹專靜凝然以名節自許嘗為國子祭酒延見諸生必趣
以反躬切己忠信為實是為道本閩者竦然有得每言人心與天地
一本精思以得之競業以守之則與天地相似學者稱為潔齋先生
篤學力行為政設施皆可為後世法所著禮書行于時

陸象山白鹿洞講義曰此章以義利判君子小人辭旨明白然
學者苟不切己觀省亦恐未能有益也某平日談此不無所感
謂學者於此當辨其志人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志乎
義則所習者必在於義則喻於義矣志乎利則所習者必在於利所習在利斯喻於利矣故學者不可不辨也科舉取士久矣名儒鉅公往往由此出今為士者固不能免此然窺屋之得失繭其技與有司之好惡何如耳非所以為君子小人之辨也而今世以此相尚使汲汲於此則終日從事者雖曰聖賢之書而要其志之所同則與世俗無異矣推而上之則又惟官資榮耳祿廩厚薄是計豈能遽心力於國事民隱以無負于仕使之者哉後事其間更歷之多萬智之既安得不有所省顧恐不在然義利之辨欲之晉恒焉為之蔽心疾首專志乎義而日勉焉博學審問愼思明辨而篤行之由是而進於場屋其文必皆造其平日之學說中之意不為身計其得不喜之君子乎況書先生建豫章新塾其意蓋
欲與諸君勉之無負其志
朱文公跋曰淳熙辛丑春三月陸兄子靜來白金谿其鄉朱克家
陸元之周清叟熊鑑路謙亨前劉貴從十日丁亥熹餘友諸生與
俱至於白鹿洞書堂諸得一言以警學者于靜既不歸而惠許之
至其所以發明敷暢則又懇到明白而皆有以切中學者隱微深
錮之病蓋嚴者莫不凜然以懼喜又懼其久而或忘之也復請
之于靜筆之於簡而受歸之凡我同志協恭交脩而深察之則庶乎
其可以不迷於入德之方矣新安朱熹識
位續山曰九淵之學與朱熹異朱熹嘗言曰近世乃有假佛釋之
似以混孔孟之實者與淵所謂大禁蓋指九淵也厥後
元儒吳澄又謂虛道問學功多九淵尊德性功多陸乎熹至偏廢
孔學哉熹之尊專主程頤所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二言蓋
兩主正傳行之萬世而無弊者也九淵則以讀書窮力者為支離
孔注心脈不可就若之地所以示其所悟者識如反掌耳
孟子之傳學於文孟子思言博學而將以反約也
孟子言博學而詳說之皆可廢而惟從事於約禮篤行以為歸宿可
孤矣況淵所學適所以為禪而不自知其流弊以生同邑而為之同調
王陽明曰朱子晚年已有悔悟之說而未已所可惜也大
抵淵明曰朱子晚年已有悔悟之說而未已所可惜也大
之學一于追尋孔顏之樂而有無極太極定之以仁義
之說如主靜立定動亦定靜亦定無內外無渾迎之論熊幾指一
隅曰吾性自有象山陸氏雖其純粹和平者不逮然二子而
處物皆截斷衆流以接後學之傳其議論開闔時有易簡之氣與
慶元之禁而要其學之必求諸心則一而已矣吾嘗觀陸氏之
學亟氏之學也而即之議者以其嘗與朱熹辯爾而遂謂陸為
禪為禪之說與陸氏之說學者風而
氏之學而舉是以為禪也余禪之說與陸氏之說學者風而
觀之其是非同異當有不待於辨說者而顧乃一倡舉和動謂嘗
同豈非不得於言而初求諸心者之過也歟
金北劉正東門仰朱權且陳朱以發蒙書
詞之盛大小百載於不朽墨城自

衍聖公○七月蒙古主入夏城邑多降夏主德旺以憂卒弟子睍立○八月追降巴陵鄂公並爲縣公從李知孝○衛涇卒涇益文節縣狀元及第歷仕孝光寧三朝先四十餘年忠言直行始終不渝所著有後樂集○十一月盱眙忠義夏全作亂逐制置副使劉琸帥衆降金先是以陣代徐暘稷爲劉琸門客琸功臣像於昭勳崇德閣趙普曹彬韓琦居正石熙載滕美李沆王旦本繼隆王曾吕夷簡曹琮韓琦富弼文彦博吕公著司馬光韓忠彦吕頤浩趙鼎張浚張燾胡銓趙汾范成大周必大留正葉衡謝深甫京鏜史浩等舊邸後益以趙汝愚凡二十四人

丁亥 三年 金正大四年○夏主睍二正月贈朱熹太師信國公理宗贈官

從其本說也周不可用平理宗非惟不能用而復戕之於遠使篇末亦深歎也獨不可用乎理宗恨不與朱熹同時可謂知熹矣然當時親受其直德秀亦深歎也獨不可用乎理宗非惟不能用而復戕之於遠使篇末亦深歎也

集註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發揮聖賢蘊奧有補治道朕勵治講學緬懷典刑可特贈熹太師追封信國公○九月熹子工部待郎在入對言人主學問之要帝曰先賢之書皆切於治道卿言是也

之同時也紹定三年改

五月李全以青州降于蒙古蒙古以全爲山東行省全被圍一年食盡人且盡

將自食其軍全欲降懼衆異議乃焚香南面拜天誓以死自經而使其黨救已乃降之○蒙古滅夏執夏主睍歸

夏自元昊以黃帝昌意之後元魏拓跋之裔起朱仁宗寶元戊寅傳訴肺秉常乾順仁孝純祐安全遵頊德旺睍至是十主一百八十七年亡自寶元戊寅至洪武戊申二百三十一年計五甲十零二年

諸將爭捧子女財幣即律楚材獨取書數部大黃兩軛而已既而軍士病疫唯得大黃可愈遂材用活萬人○蒙古主死於六盤山少子拖雷監國○蒙古冠入西和州知州陳寶鴞志固守力不能支遂陷貢謂妻杜氏令一賊鋒杜氏厲聲曰安有生同君祿死不共王事者即飲藥自殺貢亦伏劍而死宿客同死者二十八人發則陳寶之守西和州力禦強敵城陷夫婦繼亡可謂盡忠王事臨難不苟免者矣

戊子紹定元年 金正大五年 五月詔諸州貢舉以得士爲先○三月蒙古人入金大昌原完顏陳和尚大敗之時以四百騎大敗蒙古八千之衆士氣皆倍蓋自有蒙古之難二十年間始有此捷由是陳和尚之名震國中陳和尚名鐸字良佐

己丑 二年 金正大六年 元太宗元年 八月蒙古窩闊台嗣位太祖第三子廟號太宗

卒約宋滅金國勢愈昌在位一十三年

庚寅 三年 金正大七年 元太宗二年 正月詔勸農桑令有司興水利○五月寇犯邵武帥劉純等擊敗之邵寇悉平邵人立廟以祠之純之十二世人後嘉清泰中官福建因家焉兄弟三人長曰翺次曰翀位至金吾衛上將軍未曰斡作監簿翺弟官縣明爲政慈惠或被寇或攻城或賑貸或疏濬活人無數事義心仁公所至人皆曰活我劉公誠感忠顯勳子子羽謚忠定子○六月以李全爲鎮南軍節度使淮安府

今卽揚州節度使京東鎮撫使全不受全自還楚卽厚募人爲兵不限南北宋軍多亡應之以糧少爲辭遣海舟自蘇州洋入平江嘉興告糴實將海道以規臨安遣軍士潛入臨安皇城縱火焚御前軍器庫欲以銷宋兵備於是先朝兵甲盡焚至是以捕盜爲名水陸數萬徑擣盱城縣名今屬戍將知縣皆遁全入城據之以狀白於朝朝廷乃授全節鉞令釋兵全曰朝廷待我如小兒啼則與果不受制命宋始悉至是益甚矣李全叛逆之賊法所必討而乃以節鉞啖之是可謂縱寇養姦之甚也 趙范趙葵范姦皆逋方之子時深以全必反爲慮累疏力言之史彌遠不聽李丁母憂起復用之

全遣移檄緣淮以銷宋兵備則知理宗徒善不足以論政○十月以趙善湘爲江淮制置使知建康府趙范知揚州使圖李全○十二月李全反寇揚州趙范趙葵會師擊敗之全將抱楊范葵已入揚城乃燒鄭衍德門我計先取揚州滾江波浩勢我取通泰今二趙已入揚州○立皇后謝氏后天台人

源南之孫也楊太后以淳南有援己功命選訓氏女遂與賈涉女俱入宮賈女有殊色帝欲立之太后曰謝女端重有福左右亦相贊語曰不立真皇后乃立假皇后耶帝不能奪賈卒寵後宮后虐之路如不以介懷太后益賢之帝禮遇日加矣

辛卯四年 金正大八年 元太宗三年 正月朔帝行慶壽禮于慈明殿大赦 太后壽○趙范趙葵大敗李全於楊州城下全走死新塘 注徐州豐縣○續先范後葵蓋以兄弟論而宋儒先葵後范則以功業論矣故宋自端平以來捍禦淮蔡者皆葵麾下之將及葵年八十而衛國之志益堅 詳李全條蓋也全襲自海功葵耳○九月太廟火仍新作 太廟

壬辰五年 金天興元年 元太宗四年 正月以孟珙為京西兵馬鈐轄屯棗陽初珙父宗政知棗陽招唐鄧蔡州壯士二萬人號忠順軍命江海統之衆不服制置司以珙代海珙分其軍為三衆乃帖然○蒙古主遣將闍金汴京金完顏合達等引軍援汴及蒙古太弟拖雷戰于三峰 山名大敗忠孝軍總領完顏陳和尚死之 金兵潰合達見敗陳和尚出自言欲白事太弟問其姓名曰我忠孝軍總領陳和尚也太弟聞其言嘆曰

和尚也太昌原衛州倒回谷之勝皆我也我死軍中人將謂我負國家今日明白死天下必有知我者家古欲其降列兄壓折之割口吻至耳撲血而呼至死不屈蒙古將有義之者以○禁監司守臣毋擅籍沒民家

史臣曰宋史刑法志理宗朝天下之獄不勝其酷每冬月慶霈撫孤行郡決囚提刑憚行遂委僚屬僚屬之人專行威福以要饋遺監司郡守屢作威福意所欲縱則入其當繫之由意所欲殺則羅其當死之罪監勒招承催促結款而又擅制殺貧不問經重並從科罰州縣往往專殺物命瘴癘因繫死而後已又受豪猾賂縱釋繫囚民因殺之至度宗時弊累詔切責禁止終莫能勝而國亡矣

帝謁太廟時初○三月金遣曹王訛可為質于蒙古請和四月蒙古將退軍河洛○閏九月彗出於角○十二月皇太后楊氏崩○蒙古使王檝者來議同伐金京湖制置使史嵩之以為朝臣皆以為可遂復讎之舉獨彭范不喜曰宣和海上之盟厥初甚堅迄以取禍不可不鑒帝不從命許之嵩之乃遣鄧椿之報謝蒙古許俟成功以河南

地歸宋 綱目前書遣使如蒙古此書許之以見是盟乃宋人所欲非出於蒙古之請其所以致入寇之漸者皆宋人自取之耳○丁南湖曰論者謂宋報金雖不宜借力於元而反中其滅國之計殊不知宋遣蔡薿若不與元攻則金懸重兵於其境亦隨踵攻宋與勉濟則歸先報而稍且緩於是向與力以自治外與力以存亡決此一舉外則可以滅三軍之氣內則可以慰郡人之心金主不從而集軍上於大慶殿論以京城食盡今擬親出索戰三軍欣然願為效死金主與后妃別大慟而出元人復圍汴

癸巳六年 金天興二年○元太宗五年○正月詔命貧競○金主濟河次于蒲城及蒙古人戰于白公廟金師敗績金主走歸德府尋奔蔡州○金汴京西面元帥崔立與妻入宮雨宮賜之無等立諶太后遣金主乳母入歸德招降遂作亂以城降于蒙古執其梁王從恪荊王守純太后王氏后徙單氏及諸妃嬪宗室男女五百餘人赴青城蒙古逐不臺殺

二王及嬪屬而送后妃等于和林在道顛沛萬狀尤甚於宋徽欽之時焉 先是立進帝后服于逵不盡又拆在城金銀搜索禁藏凱捶慘酷貴族留人嘆恨不早預七八日中諸門出葬百萬人數至日遠不臺入亦城立將在城外負先入其家委其妻妾寶玉以出立歸大觀而已

[史臣曰]金俘人之主帝人之臣百年之後適啓崔氏之狂謀僅成背城之烈禍由是以觀天道可謂不爽矣方金人之俘宋帝也於汴京之青城王是百有六年而元人之俘金也即前日金人俘宋之地且金以夷而滅華天復假手于華人之崔立以代宋報復焉天之巧於報應也如是夫

孟珙敗金武仙于順陽仙走馬蹬山移剌瑗以鄧州降珙言于制使

七月孟珙大敗金武仙于順陽仙走馬蹬山降其衆而還先是武仙裨將劉儀請珙降珙得其虛實於是仙之九砦六日而破其七劉儀又言仙謀

往商州洪乃召樊文彬等受方畧中夜薄食啓行晨至石穴（由檄文此據舊本）
（舊石穴山以馬運沙石穴山三者蔽其前時積雨未霽文彬患之洪曰此雪夜擒吳元濟之時唐憲宗元和中吳元濟反於蔡州李愬冒雪夜乘其不備擒之策焉直至石穴破走之降其衆七萬洪還襄陽○金使完顏阿虎帶來乞糧金主諭之曰宋人貧民深矣彼爲謀小淺蒙古滅國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及於我我亡必及於宋唇亡齒寒自然之理若與我連和所以爲我者亦爲彼也卿其以此意曉之阿虎帶至朝廷不許○蒙古那顏傳音納顏圍金葵州十月史嵩之使孟洪等帥師會之○史彌遠卒（彌遠擅立竊國權傾內外初欲反韓侂胄之所爲故史氏書卒以惡之）彌遠獨相凡二十六年權傾內外初欲反韓侂胄之所爲故收召賢才老成布于朝廷及濟王不得其死論者紛起遂專任儉壬以居臺諫一時君子眾斥殆盡寧宗德其立已唯青是從故恩寵終其身焉

（南渡已後惟此稱得君終也視濟王若也視名士紫也寬直言則彌遠雖有功而罪亦多矣）

梁成大有罪尋其夫納事中葵澤論成大暴（成大天資暴險凡可以戕害忠良者幸輒倖爲之蜮李知孝之貪狡與之共爲彌遠羽翼猶郎其爲人至問曰所不堪者他日與成大同傳耳○詔改明年紀元爲端平史彌遠既卒帝始親政厲精求治鄭清之亦既然以天下爲（改紀正王道已任收召賢才擢之下詔改元畧曰春秋正王道之端式嚴謹始聖德開太平之路尤貴更新自史彌遠一死帝始親政改明年爲端平而下詔之詞乃如此）

（此非出於彌遠理宗擁虎位而已而乃陶鑄自帝自即位數王安石而尊漢洛表章朱子正學士習使後世知理學之可貴以復古帝王之治豈其然乎○以趙方爲淮東制置使帝曰卿父子兄弟宣力甚多卿在行陣又能率先士卒捐身報國此尤儒臣之所難厚嘉之葵項首謝○以陳德剛爲福建制置使德剛醇正而明決與史彌遠同鄉里每以清王之事責彌遠故奉祠者十年至是錯用及入對帝慰勞甚至因問

（此據舊本原缺）

（舊本原缺）

（舊本原缺）

（

至夜即無遊湖上不逕帝嘗伐憲高望三湖中燈火異常時語左
曰此必賊趙也明日論之果然使京尸史嚴之戒之嚴之對曰似趙
雖有少年氣習然其才可大用也○四月鑄金佛于太廟論功行賞
有差知臨安府薛極問天綱曰有何面目到此天綱曰國之興亡何
代無之我金之亡比汝二帝何如嗟叱之明日奏其語帝召天綱問
曰汝真不畏死耶天綱對曰大丈夫患死之不中節耳何畏之有因
所死不已帝不聽有司令天綱供狀必欲書金主爲虜主天綱曰殺
即殺爲用狀爲有司不能悉聽其所供天綱但書故主而已聞者憐
之後莫知其所終○監察御史王埜言史嵩之本不知兵矜功自侈
誤身說秘欺君誤國留之襄陽一日則有一日之憂洪咨夔亦言袁
金虧減鄰國方強益嚴守備猶恐不逮豈可動色相賀渙然解體以
重方來之憂疏皆不報○五月以趙范爲兩淮制置使兼知黃州○

賜黃榦李燔卒追傳陳宓樓昉徐直胡夢昱諡等諡錄用其子以其
阨於權姦而各行其志沒齒無怨也○六月以參政龍圖知政事喬
行簡知樞密院事鄭性之簽書樞密院事○詔復故齊王竑官爵○
趙范趙葵請乘時撫定中原建守河據關收復三京之議朝臣多以
爲未可獨鄭清之力主其說乃命范移司黃州刻日進兵范奏議曰
丘岳曰方興之敵新盟而退氣盛鋒銳豈肯捐所得以與人即我師
若往彼必矣至非惟遲退失據開釁致兵必尋此始且千里長驅以
爭堅城得之當勤勩餉後必悔之范不聽史嵩之亦言制置方用錢
糧未可與師北呆復陳守邊之利出師之害喬行簡時在告上疏日
八陵有可朝之路中原有可復之機以大有爲之資當大有爲之會
則事之有成固可坐而策也但臣不委師出之無功而委事力之不
可繼有功而至於不可繼則其憂始深矣夫自古英君必先治內而

後治外而今內未盡治也欲用其民必先得其心以爲根本而數十
年來上下皆懷利以相接耳規畫進取必須選將練兵豐財足食而
今將之卒募財積食諸臣恐北方未可圖而南方已先騷動矣願堅
持聖意定爲國論以絕紛紛之說皆不聽而詔全子才合淮西兵萬
人赴沂時沂京都尉李伯淵等爲崔立所脅謀殺之及聞子才軍至
伯淵等誅崔立以沂降

張時泰曰二趙自揚州之捷其志驕矣爲不思蒙古乃方張之勍
敵其用兵又非李全之比況乎東用木足豈可以頓兵堅城乎理
或然也

宋論聽其計而聽信蔡范

趙葵師師會全子才于沂七月次遣徐敏子帥師入洛陽時蒙古閻
宋軍河南還師南下決黃河寸金淀之水以灌宋師宋師多溺死
不敢饒樟用不繼而復州郡率皆空城無兵食可因全
子才難之范蔡督促益急乃檄范用吉等提兵令徐敏子爲監軍又
命楊誼率軍繼之各給五日糧趨洛陽○八月朱楊祖還自洛陽入
對以八陵四上進帝問諸陵相去幾何及陵前澗水新復楊祖悉以
對帝含淚太息從之○京湖制置使史嵩之免詔嵩之與趙范揆用
以復三京嵩之力陳非計故奉祠○蒙古人至洛陽城下徐敏子以
師還趙葵徐子才遂棄沂而歸敏子入洛之明日軍食已竭乃采蒿
和麵作餅而食之楊誼手格東三十里方散坐尊食而元兵至突起深

高中証倉卒無備師遂大潰偉以身免是晚有潰卒奔告于洛於是
在洛之師皆奪氣衆古兵至城下敗子聞戰勝引相當士卒之糧因
殺馬而食敏子等不能留乃班師趙葵全子才逐皆引師南還趙范
上表劾葵子才輕進倘師趙楷劉子澄恭賛失計師退無律致後陣
覆敗詔取秩有差喬行簡上言三京撓敗之餘事與前異但當修戰
守之備前轍勿蹈之

[illegible]將楊旦見小蔚州見木饒勇此劉將軍所以起人之駿拙蓮麥
未見蒙古之師而土収俊三京之議目中可謂無人矣何其勇耶
及其一遇蒙古之師未嘗接戰遽爾僅遑遁歸何其喘耶其與劉
將軍不亦顯乎
王敬所曰宋始築宋以守於亡者和也然不當和於守與之日而
不得不和於守之前始築郭宋而不可忘者猶也然守疆於全之
末世而不當疆於元之初與前金殘宋之社稷而棄其土地此唯
宋不具戴天者而諸臣之際兵是將利祖金人新得中原而欲息
兵於刻弱齊會可乘而國勢未固此金之所以當亡而未之決
不可謂也端平之師過元人以取蔡差快百年之憤向元人取地
於金非得之於宋也且其滅國四十所向無前自夏灭金勢如破
竹耐宋之兵懲將老趙葵徐敢于首機縁小才為理宗討者量力

而動
自守而不失事機以為順天之圖且內修戰備固襄淮牧蜀漢依
險據存金貞自保亦或可以自延江東之祉祀優跪者言恐曾
當戰於採虎口桃源間離大洛未集而南下
之師也勞弊命矣奈之何其不民於民哉

九月以趙范為荊湖制置大使知襄陽府○答書樞密院事陳德剛
卒卒深惜之○召真德秀為翰林學士兼侍讀丁翁直學士院德秀丁翁
學士院謝書曰召所以若理帝因民望召還二人德秀入對以大學衍義上進
宋朝皆吃美也大率斬義四十三卷極陳帝王為因革三劄一言臣向為先帝陳所
治為平之本在乎以身心為始
天永命之戒其說出於召公然反覆召誥一篇綱目曰敬德曰小民
而已傳曰敬者德之輿儀狄之酒尚咸古之色盛游七射之煬禽
歌何為之玩有一於此皆足害敬其可不戒此祈天永命之一也天
之視聽因民之視聽民心之向背即天之向背陛臣之未貨賂公行
誅求既廣民不堪命陛下宜戒飭邑倍刻停邊鬪汰調此祈天永命
之二也二言進取有二難用兵其一急於人才今艱世所鬱曾不數人

一難也臣嘉定中嘗乞經理兩淮墾田積穀而權臣視為迂闊蔡下
之備恬然一旦舉兵乃清斯米出江入淮沂河既久澶陸運勞
費甚於登天二難也大此二難然於整治之非十年不能此正諸葛亮
閉關息民之時也願以稅斂錢穀為主又言今日事勢猶以和扁古
良醫用藥作壞之後一藥之誤不為庸醫受責矣兢業戒謹尤當百
倍二言戰守之論不同同於為國元祐中廖剛疏
向治惟群賢自
相矛盾小人得以乘之願平心商確以前事為戒帝報謂善又言上
大夫狃於舊習往往革面而未革心乞選監司郡守帝曰朝卿所至
視民如子朕甚嘉之德秀又言恢復名義甚正但效初不能便得了
天帝曰昨讀卿所上封事可見忠誠了翁入對曰治下以聖智之資
而為權臣所據者十年臣觀陛下雖曰勢重形佚其實兢然孤立試
思當事變忠來之時可以舉千六下之重者誰歟詩曰价人維藩大師
大宗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价大也大德之人也
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師衆也大邦諸國也
宗子同姓也此六者守邦之急道也又曰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今
日之灾事天下之有亡繫焉陛下其恐以祖宗天下存亡之機而付
之二三邊臣聽其自為而畧不加之意乎又言備生與成宦不兩立
而用儒受言與登音酒色亦異途此重則彼輕矣使然也至論下四
十刻乃退帝皆嘉納之○十月詔真德秀進講大學衍義大學衍義
乃述帝堯舜正之功修齊治平之
理宗誠有國之所當講也○以孟珙兼御
前忠義軍都統制珙留襄陽招中原精銳之士萬五千餘人分屯漢
北棋突城新野唐鄧間以備元人名鎮北軍○十一月蒙古人使王檝
來言曰何為而聚兵也自是淮漢之間
古報聘使為蒙古通好
乙未 一年 元太宗正月以訖
正月以訖德秀知貢舉仍如

劉指置邊防與入對帝曰卿名將子忠勤體國破敵
[illegible]之有帝問琪對曰此宗社威靈陛下聖德與三軍將士之勞臣
[illegible]琪對曰願陛下寬民力用人材以俟機會
[illegible]介胄之士當言戰不當言和
[illegible]養甚厚琪至黃河即疏陛見訪軍實
邊民來歸者日以千數○五月
[illegible]政鑒學士眞德秀卒
[illegible]朝不滿十年奏疏將數十萬言皆切當世要務直聲振朝廷四方文
[illegible]士誦其文想見風采及守泉遊
[illegible]至惠政深洽不愧其言由是中外交
[illegible]領史彌遠忌之輒擯不用而
[illegible]閭愈彰及歸朝將大用則既衰矣為
[illegible]自謂泥胄立僞學之名以錮
[illegible]類儿近世大儒之書皆願禁絕之德
秀馳出獨慨然以斯文自任
[illegible]晉而服行之黨禁既開正學遂明于
後世德秀之力為多焉

筆斷曰羣臣平直諫之臣未有貴於眞德秀者也即使
其忠愛之誠蹈其格言之正而不為史彌遠梁成大所
攻訐則豈不仆一代偏
宋理宗 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詳訂世史類編卷四十二

能伏祠廟於將危我中原於既失哉夫何天厭於宋而
所加於也為天奪其奇遂使人志不伸歟假而設豈不深可悲乎
合則知宋室之興亡矣

[illegible]與之方醴除命

六月召崔與之與知政事不至與之每有除命皆力辭不起及拜廣
東安撫會推鋒軍士作亂與之白與帥城叛兵望之俯伏聽命而散
因即家治事帝注想彌切及召至大政與之力辭帝遣使趣之且訪
以政事之當行罷者人才之當用舍者與之上疏曰天生人才自足
以供一代之用惟辨其君子小人而已矣忠實而有才者上也才不
[illegible]人才自足以供一代之用
[illegible]人之道無過此
高而忠實有守者其次也用人之道無逾於此帝嘉納之召命益方
[illegible]與之抗辭至十三疏不許○十二月以魏了翁同簽書樞密院事督
[illegible]了翁仰承
[illegible]與之抗辭
[illegible]了翁御
[illegible]視江淮京湖軍馬了翁在朝凡六月前後二十餘疏皆當時急務帝
[illegible]了翁御
[illegible]
將引以共政而忌者相與合謀排徼之且言了翁知兵體乃命出視
[illegible]書院四大字
師賜便宜如張浚故事陛辭御書
[illegible]嚴武詩及鶴山書院四大字賜

[illegible]之嚴武平陽人初築饮房猪為為參事中玄宗嘗慰
[illegible]
[illegible]成都之遠責門待即肅宗朝節度劍南擬吐蕃有功
[illegible]高深德器之
[illegible]事可望
[illegible]張時去師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有之人 二人有曾從 理學 兼公好薦之 舉也 薦朱熹 薦真德秀 薦魏了翁

不報

江陵山川史謂理宗崇尚理學愚謂未升其名爲非眞有其實也當時眞德秀魏了翁蓋深有得於理學者也其所制於史稱遠而不能用及稱遠既亡用眞德秀不久庚辛卒而了翁猶存可以用矣然而參相未義即出督出督未幾即予祠去在其爲能崇尚理學也哉彼令程朱復生愚知其決不能用也昔人謂心好能之論理宗殆即其人歟

詔悔開邊釁罷師屢爲蒙古所敗襄漢淮揚日事兵爭帝悔前事命學士吳泳草詔罪己其詞曰數年之間多難已甚屬師潰金之寇滅而蒙古之與踵逮合謀成破棄之功恐假道有及虞之警心之憂矣躬勞兎乎又曰兵民之死戰閭戶口之困流離室廬廢行幣貴相望音旺下同有刻日蠲

是詔脫明不能煩德有未孚上孤以格天心下無以定民志今乃施令發政以爲後圖之備想蒸黎之濟日如疢疾之在身○九月以趙葵爲淮東制置使兼知揚州

太祖見楓至甚喜特加重爲繼援德安得趙復以儒學見重於世其從祖爲江漢先生既被擄不欲北行力求死所姚樞聲說百端復始悟樞金之臣也趙復民也復尚力求死所樞惟一意存之則二人之畏愛益可見矣樞與王粹學徒百人由是北方始知經學而樞亦得覩程朱性理之書焉○九月辛未有事于明堂大雨震電鄭清之奏行簡免○召崔與之爲右丞相兼樞密使辭不至

也乃爲三疾震砲石將之於西城敵至仗復成都府○詔改明年紀是砲發殺其驍將敵衆大敗乃遁引去

元爲嘉熙

丁酉嘉熙元年 元太宗正月詔趙葵措置邊事○二月詔經筵兼進講朱熹通鑑綱目 治鑑目錄司馬光脫筆也其書太簡不足以備陛以示後來監戒然則成先王未成之志發遺書未發之蘊世朱子續之而有益於國家不少誠爲人君之所當講者也理宗能詔經筵能知先務者矣

劉承幹曰或謂通鑑綱目肇於晁說之司馬溫公未之文公兩大賢筆削而成然人主留心於聖人所作之經是矣於賢人所述之史未之或焉以未有害也是不然尚書言紀傳史之出聖筆者也溫公服尚書以後之紀傳史約之爲編年編年中之出聖筆者也溫公服尚書以後之紀傳史約之爲編年通鑑而文公復參春秋大書以爲之綱三傳分註以爲之目是則通鑑綱目尚隔春秋之一層而尚書春秋者通鑑綱目之根柢也通鑑綱目之後又有續通鑑綱目之續又有宋元通鑑之續是子孫一氣相傳聖賢經史一理相貫子夫之及焉以未有害也歟

詔以朱熹所著通鑑綱目送國子監刊進○蒙古用耶律楚材言始設十路課稅所以徵商賈之稅於燕京平陽太原真定河間東平北京濟南南京各置一所每所設長官二員以儒士參佐之凡貨物每十錢取一錢又令諸路每戶出絲二斤隨土地所產輸納有差於是中原之民始免於殺掠而賦斂亦漸輕矣

詔以丁酉科舉額太多減取三分之一○六月孟珙敗

兄弟鄰義如此 虫蟲沒蒙 虫蟲沒蒙 虫蟲沒蒙

宗必死血戰數晝夜與弟萬俱死反家振國忠孝兩全矣

遂長驅入蜀 一月之間成都利州潼州三路府州軍監閬蓬綿劍隆興等州悉爲蒙古有 八點成都城中戶口計一百四十萬餘外 照沒蒙古 者不計也元得天下不知殺人凡幾千百萬也 蜀都賦所謂可謂節義之淵藪忠烈之奧府者矣

蒙古十萬州蒙古口溫不花攻黃州急與帥師救之城軍民喜
曰我父來矣駐帳城樓指畫戰守屢敗虜師卒全其城○臨安人火
自己至酉燒民舍五十三萬七千上書咸訴濟王之冤待御史蔣峴
史彌遠之黨也上疏謂火災天數何預故王遂劾方大琮正邁劉克
莊等鼓翻異論同日去國自是羣臣無敢復言濟王之冤矣是時奏請
夏之謀朝政有不修之失天變之來莫切於此有上書言濟
王之冤者而將視部夫乃以天數諧之其逢君之惡何甚哉○詔建
內小學擇宗子十歲以下資質美者二三人置師教之宋朝曰理
未見紹行其道也建內小學斯舉○八月蒙古攻儀州守將陳
行朱子之一道矣庶幾理學興
楚材奏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儒臣之事業非積數十
年殆未易成也蒙古主曰果爾可官其人楚材請設試之乃命稅課
使劉中楊奐隨郡考試以經義詞賦論分為三科儒人被俘為奴者
亦令就試得士凡四千三十人免為奴者四之一楚材又請一衡量

立鈔法定均輸庶政畧備民稍蘇息○十月蒙古侵安豐知軍事杜
杲敗之蒙古口溫不花攻安豐杲結完守禦蒙古以火砲焚樓櫓城
多墮陷杲隨補完元令按都魯兒硬軍所脾叔勿加水杲募善射者
用小箭射其目按都魯兒多傷而退會池州都統制呂文德突圍入
城與杲合力捍禦蒙古引去淮西以安文德安豐之勝梧勇悍徼時制
敵城中趙葵見其遺屨長尺有咫異而訪之留置帳下遂累
功勞超擢卓職
戊戌二年 元太宗 十年 二月以史嵩之參知政事督視京湖江西軍馬置
司鄂州○二月以李心傳為秘書丞監史館修撰初隆州元省隆州
入仁壽縣李舜臣博學力行多所著述尤邃于易嘗曰易起于畫理象數皆
因畫以見今畫而論非易也畫從中起乾坤中畫為誠明朱熹每為
學者稱之○旬子三人曰心傳道傳性傳心傳閉戶著書有史才通政事

至是召為修撰專修高孝
四朝實錄道傳先明河洛之學躬行
脩潔按李舜臣父子四人道學之儒宋史但以心傳道傳別于儒
林道傳傳在前心傳在後則道傳之學行發於心傳矣考辭
職俗業舉遺愛有民性傳則居官獨立超卓可知○五月詔崔與之提舉
洞霄宮與之未嘗造朝帝嘗虛位待之至是始得奉祠任便居住○
詔賜呂祖謙謚曰忠亮陳亮謚曰文達○九月蒙古圍廬州知州杜
杲敗之詔加杲淮西制置使時蒙古將察罕帥兵號八十萬圍廬州
期破廬後造舟巢湖以窺江左於壕外築土城周圍六十里穿兩壕
攻具皆數倍于攻安豐時築堵高於城樓杲以油灌草郎堵下煉之
皆為煨燼又於中壕內立鷹翅七層礮中堵上衆驚杲乘勝出戰
蒙古人敗走杲追擊數十里杲又練丹師順淮河遣其子庶監吕文
德亟拔伏精銳於要害蒙古不能進遂引師北歸○以孟珙為荊湖
制置使知岳州十月復鄂州荊門軍珙受詔收復荊襄謂必得郢然

後可以通饋餉得荊門然後可以出奇兵及至岳州徵江陵節制司
擣襄郢召諸將指授方畧發兵深入於是張嶔復郢州賀循復荊門
乃以蔡州降人置忠衛軍襲郢降人置先鋒軍○史嵩之復光州○
蒙古領中[illegible]省楊惟中建太極書院于燕京延趙復為師時廉希
周子之學未至河朔楊惟中用師于蜀湖京漢得名士數十人始知
其道之粹乃收集伊洛諸書載送燕京及師選遂建太極書院及月
子祠以二程張楊游朱六子配食又刻太極圖通書西銘于祠壁選
俊秀有識度者為道學生由是河朔始知道學矣○按儒者之學復盛
於程頤兄弟其門人楊時傳以入閩及高宗南渡一脈道學之士
盡從而南然金之世雖崇尚經義之學論學行於北然學行於南
當時南方程學盛行而大明於朱熹北方之士
則未有聞至是德安魏復始傳其書於燕○
己亥三年 元太宗 十一年 正月以崔與之行簡為小傅平章軍國重事參知政事宗祕為
左丞相兼樞密使史嵩之為右丞相兼樞密使督視江淮四川荊湖

表裏渾融使中庸大學語孟之書本末洞徹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所謂五臣論者破沃良多今視學有日其令學官列諸從祀以示崇奬之意越二月遂加封爵

尋以王安石謂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爲萬世罪人豈宜從祀孔子其黜之理宗信道焉而見理明親

(纂)按(目)尊祀黃帝周家所以師尚分祀圜丘唐家所以崇道理宗五君子從祀之詔一頒吾道增氣使萬世而下皆知儒先道義之尊非周唐比

帝謂孔子堪臨太學御崇化堂命祭酒曹彥約講禮記大學篇以紹

定二年所製祇載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曾子思孟子道統十三贊

就賜國子監宣示諸生復親書朱熹白鹿洞學規賜焉○四月以與

芮嗣榮王貴謙嗣浙王與尚帝母弟也○八月求遺書(纂)周永趙書帝王之美事也理宗能行乎

(纂)宋朝(目)此亦可謂中興國子監印有道之令主矣○十一月蒙古主窩闊台辛有言以孫失列門爲嗣

(纂)宋朝(目)失列門元主第四子蒙哥汗之父也

詳訂世史類編卷四十二　十一代編　宋理宗　二十六　毓秀齋重鐫

楊牛翁曰中州之地盡爲蒙古非惟華統于夷而又男統于女天地間統感用事無復一線之陽自開闢以來未之有也

甲辰編通之(纂)陳(目)昭曰元太宗仁厚簡默展御倉率委任大臣蓋無殺戮取貨之主

(纂)宋朝(目)失列門元主第四子蒙哥汗之父也

臺閣朝野無事而北中原皆入版籍蓋有天下三分之二時統年

皇后乘急崩斬回回以貨投爐爲可憐焉

阿合之惡等

成都將田世顯叛以城降蒙古制置使陳隆之死之世顯以城降蒙其惡已甚故直書

蒙古大衆既去隆之舉家成義視於漢州大呼之語君臣之大義曉然矣書叛之直以全節予之也

然

世顯等復入蜀進圍成都隆之守彌旬普與城存亡部將田世顯潛送款于蒙古乘夜開門北兵突入隆之舉家數百口皆死檻送隆之至

漢州命論守臣王夔降隆之大呼曰大丈夫死爾勿降也遂見殺漢

(纂)理宗之立天賜之州兵三千出戰城閉盡爲蒙古所屠○十二月余天錫卒

功過而不錄其作功以微寓貶意亦有論而占之風者然史氏筆之而不揣其必有論矣

來至淮上守將囚之將作宋之臣民也

(纂)按作宋之臣民也

壬寅二年三月以趙葵兵部知樞密院事葵上疏曰今天下之事其大者有幾天下之才其可用者有幾吾從其大者而講明之疏其可用者而任使之有勇智者治兵有心計者治財寬厚者任牧養剛正者

(纂)周公之戒魯公(目)周公之戒魯公(纂)周公之戒魯公(目)周公之戒魯公

持風憲爲官擇人不爲人而擇官用之既當任之既久然後可以責

其成功帝嘉納之(纂)按不度德量力經強弱則以基上宋之禍罪莫大焉理宗不計其無以逃隋之罪反以同知院事

(纂)宋朝(目)理宗不計其無以逃隋之罪反以同知院事

其恭事幾之○蒙古侵蜀孟珙遣師禦之時蒙古也可那延攻遍州

(纂)宋朝(目)時蒙古也可那延攻遍州

大可勝古詐○孟珙遣王令劉全焦進張祥各率兵以備之且下令應出成土兵官

(纂)宋朝(目)劉全焦進張祥各率兵以備之且下令應出成土兵官

不許失棄寸土權閬州梁棟以乏糧還司珙曰是棄城也斬以徇由

(纂)宋朝(目)是棄城也斬以徇由

是諸將稟命惟謹○蒙古燕京行省郎中姚樞尊官隱於蘇門山孔

(纂)宋朝(目)尊官隱於蘇門山孔

子廟側梨荒田數百畝誅茅爲屋聚諸家所刻爲室中堂儼若設置司冠子

(纂)宋朝(目)聚諸家所刻爲室中堂儼若設置司冠子

容旁列周程張邵司馬六君子像讀書其間以道學自任刊小學

(纂)宋朝(目)讀書其間以道學自任刊小學

四書并諸經註以惠學者讀書鳴琴若將終身(纂)姚樞以金之亡臣而

(纂)宋朝(目)若將終身仕蒙古則已忝其所

(纂)宋朝(目)若將終身

詳訂世史類編卷四十二　十一代編　宋理宗　二十七　毓秀齋重鐫

舍人李部言近投之地愛善類不廢於愛爵祿畏公議不廢於畏權

(纂)宋朝(目)舍人李部言近投之地愛善類不廢於愛爵祿畏公議不廢於畏權

勢忤萬之出知泉州徐榮叟言部不阿請留之亦罷○蒙古人侵襄

(纂)宋朝(目)忤萬之出知泉州徐榮叟言部不阿請留之亦罷

州杜果敗之○以高定子簽書樞密院事杜範同簽書樞密院事杜

(纂)宋朝(目)杜果敗之○以高定子簽書樞密院事杜範同簽書樞密院事杜

範抗言時政無有弘隱同位慱之○七月蒙古人入通州屠其民而

(纂)宋朝(目)範抗言時政無有弘隱同位慱之

去

癸卯三年正月以呂文德爲福州觀察使侍衛馬軍副都指揮使知

(纂)宋朝(目)觀察使侍衛馬軍副都指揮使知

福州杜果敗之○以高定子簽書樞密院事杜範同簽書樞密院事

(纂)宋朝(目)杜果敗之○以高定子簽書樞密院事杜範同簽書樞密院事

杜範抗言時政無有弘隱同位慱之

說兩淮出戰軍馬○二月以余玠爲四川制置使初玠家貧落魄

(纂)宋朝(目)說兩淮出戰軍馬○二月以余玠爲四川制置使初玠家貧落魄

貧無家業無行亡命走揚州上謁趙葵葵壯之留置幕府俾帥舟師

(纂)宋朝(目)貧無家業無行亡命走揚州上謁趙葵葵壯之留置幕府俾帥舟師

不檢束也無行亡命走揚州上謁趙葵葵壯之留置幕府俾帥舟師

沂淮入河所向有功累擢淮東副置副使入對言方今指臂戎之土

(纂)宋朝(目)沂淮入河所向有功累擢淮東副置副使入對言方今指臂戎之土

爲羅人所爲嚮導(纂)譬喻也(目)指臂戎之土爲羅人所爲嚮導(纂)譬喻也(目)指臂戎之土爲羅人所爲嚮導

視文武之士爲一切今偏有所重偏則必至於敗文弛武之敝非國之

(纂)宋朝(目)視文武之士爲一切今偏有所重偏則必至於敗文弛武之敝非國之

福帝曰卿人物議論皆不喜

(纂)宋朝(目)福帝曰卿人物議論皆不喜

獨當一面乃投

(纂)宋朝(目)獨當一面乃投

加制置使知重慶府時蜀郡殘破玠至大更葵政遵遠守幸
招禮賢士屯兵聚粮為必守計蜀民始有安土之心玠又作程理西
蜀圖以進曰願假十年于挈西蜀之地還之朝廷然後歸老山林臣
之願也玠識高量洪其賢於范蜀帥多矣○三月蒙古中書令耶律
楚材卒蒙古之臣皆喜死而楚材喜卒何耶楚材仕于蒙古皆以救
民為心其有功于華人遠大非木華黎謀專以拓地開疆者
也時乃馬真氏稱制奥都剌合蠻專政楚材憤悒成疾而卒至順初
追封廣寧王謚文正或譏之曰楚材為相二十年天下貢奉皆入私門后使衛
士視其庫藏惟名琴數十張古今書畫金石遺文數千卷而已楚材
天資英邁夏出人表正色立朝不為勢屈每陳國家利病生民休戚
辭色懇切蒙古太宗嘗曰汝又欲為百姓買耶楚材每言與一利不
若除一害生一事不若減一事人以為名言按楚材失節之臣雖不
能善其始然蒙古之人言漢人無益欲空其人以為牧地賴楚材之言而止蒙古乃亦深久
不下欲城下之日屠之亦以楚材之言而止仕夷之人能以救民為

心如楚材者
又何貴焉
宋于真(旦)元末大亂之後天網大理幾乎泯絕加以南北之政每
每相戾出入用事之臣又皆請卷降附言語不通趨向不同楚材
以一書生孤立其間欲行其所學可謂難矣然見於設施者如于
不二三何使無楚材人類不知其何如耳
余玠城釣魚山(書子說險也)徙合川治之初播州冉璡(音晉)及弟璞俱有文
武材閒玠賢自詣府上謁玠待以上客璡璞居數月無所言玠心疑
乃更闢別館以處之且日使之覘其所為兄弟終日不言惟對踞以
酒(音畫)畫地為山川城池之形因請見玠屏人曰某兄弟僻明公禮遇
(明公有以少裨益蓋今日西蜀之計其在徙合州城乎夫蜀口形勝之
地莫若釣魚山合州東(在重慶府)請徙諸此若任得其人積粟以守之賢於
十萬師遠矣玠大喜曰玠固疑先生非滄士先生之謀玠不敢拂以
(統志卷十六良臣)
身試非滄士歸已遂密以其謀聞於朝請不次官之詔璡權發遣合州璞權通判
徙城之事悉以任之釣魚城成蜀始可守

張浄泰已殺玠賢將也觀其求賢之心待賢之禮可謂拳拳矣向
無璡璞兄弟之嘉謀烏能以成功哉
丁南湖曰是時守蜀惟當以余玠為長城余玠任玠未幾即聽說
致其死而精其家是自壞其長城矣雖城釣魚豈能久有蜀耶

甲辰四年正月帝制訓廉諱刑二銘戒飭中外訓廉銘曰周興六計
六計訓廉善廉能帝敬廉正廉法廉併也史治條陳以廉為本乃良而循彼貪墨與豺
虎均肥于其家多瘠吾民縱逆法也于法愧其冠紳貨悖而入火及後
人我朝忠厚黜貪為仁咨爾群辟是訓是遵謹刑箴曰吾民同胞疾
痛猶已報虐以威刑非得已仰惟祖宗若保赤子明謹庶獄鬱悒溫
旨金科玉條毫析誅累夫何大吏蔑棄法理逮于卿已濫用笞箠典
聽朕言式克欽止○以李鳴復參知政事杜範同知樞密院事劉伯
正為書樞密院事範固辭遂與鳴復俱罷初杜範為殿中侍御史嘗
劾鄭清之李鳴復之過不
劾乃棄官去至是不屑與鳴復共政上疏辭位而去帝遣使召還太
學諸生上書論範宜留鳴復宜斥史嵩之諷諫議大夫劉晉之并論
之○六月賜禮部進士留參政及第厥後參政用事皆國降元○以

呂文德為淮西招撫使(蒙古圖書奉文德解其圍遂有是命)○九月
(未幾文德又敗蒙古于五河復其城)
詔起復史嵩之將作監徐元杰太學生黃幹伯等上書論之不報先
是嵩之開督府蹋國用而無成功論者甚衆及以父喪去位詔起復
之徐元杰上疏曰陛下為四海綱常之主大臣身任道揆扶翊綱常
(大臣身在道揆大臣扶翊綱常)
自開嵩之有起復之命凡有父母之心者莫不失聲涕零是果何為
而然人心天理誰實無之與言及此非可使聞於卿固也臣懇懇納
忠何敢詆訐特為陛下愛惜民彝而已既出史嵩之帝亦不聽元杰
遂去於是太學生黃幹伯等百四十四人上書曰嵩之心術回邪蹤
跡詭秘羅天下之小人為私黨奪天下之利權竊私室在朝廷一自
(大臣在天子以孝治天下)
則貽一日之禍一歲則貽一歲之憂萬口一辭惟恐其去之不速而
陛下起復之何況大臣佐天子以孝治天下孝不行于大臣是幸大
下而為無父之國矣古者固有聞喪經從王事者以其才足濟時也

陛下起復嵩之謂其有折衝萬里之才歟則嵩之本無捍衛封疆之能謂其有經理財用之才歟則嵩之為計亦奸矣自入相以來知二親年老慮其不測思為起復之計起復未卒哭（卒哭謂虞祭之後去廬中無時之哭也）馬光祖為淮東總領未終喪制許堪為鎮江守臣以頒為巳之地也故令里巷為十七字之謠曰光祖作總領許堪為節制丞相要起復援例夫以里巷之小民猶知其姦陛下獨未知之乎嵩之當五內分裂之時方且擢姦臣以伺喉舌謂其必無陽城毀白麻之辱也（白麻謂唐制拜相用白麻製制德宗欲相裴延齡陽城為諫官曰白麻出我必毀麻既下城果毀麻不相之）植私黨以據要津謂其必無惠卿反噬之慮也夫自古大臣必出忠孝之門而五刑之罪莫大不孝者以法絕之雖置之鉞鉞猶不足謝天下況復置之其贍之位乎不報武學生劉剡知帝嗣意用嵩之（大臣出忠孝之門）逐斥四學而上皆上書切諫亦不報武學生劉剡知帝嗣意用嵩之逐斥四學而上

書曰秦人焚坑之禍漢末黨錮之獄使名士淪亡典籍消滅以貽千百年不可追之恨者其端始于二凶愚生橫議耳鄭國之人聚于鄉校以議執政之然否而子產不毀鄉校付之自然人皆賢之（左傳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白毀鄉校何如子臣獨恨于產之無以窒士習叔孫同云云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人心也今陛下置輔相以立國而輕儇浮薄者乃指名大罵之朝廷何以為朝廷中國何以為中國生人之類滅矣況起復出於陛下憂時之本心乎（自古未聞有武學之制宋至南渡戎虜憑陵國勢孤危乃立武學使習兵事夫古之名將非出於好詩有經之術實出于仁義有德之詩若漢之鄧禹諸葛亮唐之李晟郭子儀是也今使邪佞之人先輔畢而後詩書先弗衛而後仁義烏足以為名將此武學劉剡所以立志不臧率坂四學而黨於權臣史嵩之也）時范鍾領相事諷京尹趙與籌逐遊士諸生陰之作椿堂文以辭先聖曰天之將喪斯文實繫興衰之運士亦何負於國遽罹（音離）逐斥之辜祖宗立國庶學儲材蒙教育以如天恨補報之無地實惟公議不利小人今見義而不為當行已而

有恥荀為飽煖足貪祿棄之若仇與褫其母罪秦坑之禍斯言既明日遂行與籌遂盡削遊士之籍徐元杰復上疏論嵩之起復士論紛然乞許其舉執政自代帝曰學校雖臭正論但當之太甚元杰對曰正論乃國家元氣今正論猶在學校亦當保養一歲之脉固乞引去左司諫劉漢弼亦上言願陛下之終典喪資臣早定相位嵩之亦自知不為眾論所容上疏乞終制許之

（復此為臣以今天下乎徐元杰論之然前三學生言之甚後帝遣衆論而不能是知在嵩之而不知有公法也豈聖也哉）十一月以范鍾杜範為左右丞相兼樞密使範入相首上五事曰正治本謂政事當常出於中書毋使旁蹊得窺威福曰蕭宮禁謂當嚴內外之限使宮府一體曰擇人才謂當隨其所長用之而久於職毋使守選調之常格曰惜名器謂如文臣貼職武臣閤衛不當為徇私市恩之地曰節財用謂當自人主一身始自宮掖始自貴近始考封椿國用出入之數而補塞其缺痛求盬策稽察變更之目而斟酌其利害仍乞早定國本以安人心○以鄭清之為少保奉朝請封衛國公居京日與賓客門生猶祥山水間帝御書輔德明謨之閣賜之明年加少師賜玉帶及甲第于西湖之養魚莊○以孟珙兼知江陵府珙至江陵所持三海而泪迎有夔為桑曰者敵一鳴鏑即至城外盖自城以東古堤先鋒直至三汉無所限隔乃修復內隘十有一別

作土隄于外有距堤數十里者沮漳之水橫自北西入江湖隄之俾遠城北入于漢而三海遂通爲一隨其高下爲渠蓄泄之利周迴渺然巨浸土木之工百七十萬兵不知役遂爲江陵天險自紹興[illegible]之

乙巳五年正月劉伯正龍以李性傳簽書樞密院事○四月右丞相兼樞密使杜範卒

杜範爲相僅五閱月而弊政後裔亦爲之清革者正其身以率物也觀日書官書謚以表其賢與否楊萬里書○六月丁酉侍郎徐元杰暴卒史稱之既去元老尊德大老召杜範入相復延元杰議政多所裨益六月朔元杰當侍立先一日謁范鍾歸是夕熟大作夜四鼓庖爪忽裂以水三掬者生相繼伏闕上言昔小人傾君子者不過使之外于權姻嬪御之鄉今權姻嬪御不在領海而在朝廷詔付臨安府鞫治常所給使之人獄迄無成劉漢卿亦每以奏邪未盡屏汰爲慮未幾以膽挾基死太學生蔡德潤等百七十有三人復叫闕上書訟冤詔給元杰漢洞官田五百畝

許訂世史類編卷四十二 十一代編 宋理宗 三十二 毓秀齋重鐫

給錢五千憫其家時以杜範入相八十日卒元杰漢弼相經暴死謂

諸公皆中毒堂食無敢下箸有初嵩之從子璟卿嘗上書諫嵩之曰

久開督府所成何功東南民力困於征輸州縣困於應辦誠恐禍起蕭墻危如朝露爲今之計莫若盡去在幕之辟小悉召在野之君子相與改絃易轍袁力王事以收桑榆之功言甚切至居無何璟卿暴卒相傳亦嵩之致毒云○十二月以游侶爲右丞相兼樞密使趙葵知樞密院事李性傳同知樞密院性傳善琵琶

丙午六年 元定宗 二月范鍾龍鎮清恒守法爲時名相與游侶不協方辭而去○七月家古主貴由立 宗元無君五年中國人化不古若成吉思制於一朝蓋人事獨忘其身之爲君而亦不自知其身之爲君也世道至此何等將卿

○九月京湖制置大使孟珙卒珙忠君體國之念可貫金石在鎮中秦佐部曲論事若人人異珙徐以左右所裹創來志皆憤訴士衆咨老校退卒一以恩意撫

接名位雖重惟建炎鼓臨將吏面色嚴然無敢譁唾者退則補助疾苦隱几危坐若蕭然事外者遠貨色絕滋味尤遂十易寒暑號無春

居士 景炎太師追封吉○以賈似道繼之

丁未七年 元定宗 三年 四月以趙葵爲樞密使督江淮京湖軍馬知樞府陳韡帝知樞密院事湖南安撫大使知潭州時江淮京湖邊警日至帝深憂之謝清之蔣二人何大任帝從之二人悅受命奏事至夜○八月呂文德敗蒙古於泗州

戊申八年 元定宗 三年 三月監察御史陳垓言民命與國脈相維獄訟不

當刑罰不中則無以保斯民之命脈尚何以保吾國之命脈因極言檢覆夾獄疎決推勘拘鎖刺環奏裁詳審重勘追證十弊從之○蒙古主貴由卒皇太后乘璽納復治國事 編目曰皇后幹孔立海迷失稱制

己酉九年 正月以周世宗八世孫榮彥頴襲封崇義公○詔慈幼局于臨安收養道路遺棄初生嬰兒

許訂曰夫人之至愛莫若父子而至痛莫若離棄帝至愛痛至愛痛在離棄故不得已不爲矣是誠仁人之所隱祖理宗置慈幼局收養遺棄嬰兒猶不忍此嬰兒之父母爲而捐至愛痛至愛痛方遺棄嬰兒於其身且不能保無以庇乎子矣理宗爲民父母事無鉅細無嬰民於其身且不能爲之料理以相安而相棄至使骨肉相離隔隔置慈幼局以收養之豈能遺收養哉

○二月以鄭清之爲太師左丞相兼樞密使趙葵爲右丞相兼樞密使鄭清之辭免太師許之○四月以淮東制置使立岳兼淮西制置使岳在揚與蒙古戰多捷阿巴哥帝嘉之故有是命親書忠貫二

今賜焉

庚戌十年二月詔榮文公王应麟講通鑑綱目進文府講朱熹論語集解○二月以賈似道爲兩淮制置使○趙葵羅言者論葵非由軒目進且曰宰相須用讀書人葵因力辭其表有云霍光不學無術何思張詠之語以自物后稷所訓何書敢以趙括之言而自辨帝不得已

（忘要誅之語反自贖）

授醴泉觀使兼侍讀復固辭乃改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冬余玠出兵至興元而還（余玠輕舉大衆安驅久役至興元而還兵不進遇敵占而無功乃還斬之以爲戒也）

（號無能治平之大臣）

辛亥十一年元憲宗六年六月蒙古王蒙哥立（宋理宗之孫元憲宗之子元世祖之兄在位九年廟號憲宗）○蒙古生命其太弟忽必烈治漢地民事太弟遣趙璧召姚樞樞至見太弟才有可爲乃爲著數千言上之首陳二帝三王爲學之本爲治之序與治國平天下之大經畧爲八目曰修身止爭尊賢親親畏天愛民好善遠佞及取致之效爲條二十太弟大

（宋理宗之孫元憲宗之子元世祖之兄在位九年廟號憲宗）

（說能字起下文）

奇其才（按考宋紀二年姚樞棄官隱輝門若無復有仕進之心者蓋）

（不累也）

十一月鄂清之卒（清之不好立異以定策功再相年逾庶耆舊屬望）

（有是臨易易則清之倫史彌遠以進擢行發立賴獲紀綱業○）

（案周以鄂清之倫史彌遠以進擢行發立賴獲紀綱業○）

（目於鄂清之倫史彌遠以進擢行發立賴獲紀綱業○）

以謝方叔吳潛爲左右丞相徐清叟參知政事董槐簽書樞密院事

（清之一楼庵薦清叟貨逆士上書爲已喧傳庶幾制已下衆心洶洶及○）

（疏言制與方叔潛也始帝欲相爲之中夜忽悟召學士改詔二人）

蒙古太弟忽必烈置也里科署可干汗梁孰樞請任賜惟中史天澤

（不置也下）

（司）

（等）

（去秋來之兵分布要害敵至則戰退則耕積穀高壁堅備既）

（阿大舉則宋可平太弟善之遂遣焉初南總管劉福貪虐害）

（二十年惟中召還約束稍以穀千人自隨惟中華後之由是東）

（西數千里民人安業翁然歸心矣姚樞諫行言聽足以慰其行○）

（出處節義何如）

（道之心今其如出處節義何如）

（號西僧那摩爲國師其兄僧幹脫亦管有定宗恨）

（金符奉使省民處今亦當取其）

壬子十二年元憲宗正月王堅復興元府○二月余玠敗于釣魚山

定府○六月閬浙大水（嚴置發倉合處糶濟城郭漂室廬人民死）

（者以萬數詔遣使分行賑恤之徐清叟言漢關中大水冀奉）

（翼奉下知人精）

（災推原陰陽之占元帝以爲后親喪之故今宜少抑宦官戚畹以回）

（時考傳上諫論大夫）

天意○十一月吳潛罷以沿淮大水故也

癸丑寶祐元年元憲宗正月詔以太祖十一世孫建安郡王孜爲皇

（子賜名禥進封永嘉郡王禥宋王與莒子帝襲位改）

子○五月召四川制置使余玠還先是利州都統王夔表裏悍號王夜叉恃功驕恣不受節度所至

（掠蜀人苦之玠至嘉定夔帥所部兵迎謁班聲如雷帥中皆失色）

而玠自若夔退謂人曰儒者乃有此人玠欲誅夔恐輕動危蜀乃夜

（十一代編 宋理宗 三十五 毓秀齋重鐫）

召夔計事斬之會我州帥欲梁觀制姚世安爲代玠素欲革軍中舉

（舉人奏不非）

代之弊不許世安奏緒來相謝方叔子姪至是求援於方叔方叔遂

（第前余玠）

（初如）

倡言玠失戎伍心志惑之而玠孥制西蜀時奏疏詞氣多不遜帝

不平會徐清叟入對語及玠不知事君之禮遂以資正殿學士召還

玠聞命不自安一夕暴卒或謂或蜀人莫不悲慕如失父母焉余玠之治

（蜀也任衆賓治軍練兵浚濠高隍以守城治屯田以實邊）

（遷西恒旅治軍練兵浚濠高隍以守城治屯田以實邊）

（我倾宜之禮不敢慢奏疏於進退遂來讒賜之印又置幄官雖足）

（以廉貪事固然尚耳目於擊小虛實相半故人多疑慊至於姚世安）

（拒命威名頓挫）

（齎志以沒惜哉）

八月以余晦爲四川制置使知重慶府○十二月追贈故直龍圖閣

李道傳謚曰文節

甲寅二年元憲宗正月蒙古忽必烈以姚樞爲京兆制置使初樞從

征大理嘗言宋太祖用曹彬

（四年）

唐不殺一人事忽必烈遂行止殺

之令及選京兆遂授前官○六月詔籍余玠家財侍御史吳燧等劾故蜀帥余玠聚斂罔利七罪玠死其子如孫蓋竊帑庾之積以歸記錄玠家財以犒師恭遇如或逃匿或三千萬緡之累年始足玠立功有私蓄亦當付之入議○加賈似道同知樞密院事○召余晦還以本官伯為四川宣撫使兼京湖制置大使置司夔州初余晦制下徐清叟奏曰朝廷命令不甚行於西蜀者十有二年矣今者天懲余玠乃祖宗在天之靈陛下大有為之機也今乃以素無行檢輕儇淺薄不堪臣重余晦者當之臣恐在十四州軍民不特望而鄙之夷狄聞之亦且竊笑中國之無人矣乞賜收回所除內批帝不聽及晦在蜀屢敗邊事日急乃召還臺視疏言蜀事孔棘願假臣宣撫之名置司夔門以固荊蜀輔車之勢帝以視言靡無隱能格君心不為容悅每以諸葛亮自許方獨用之不許而以李曾伯為之○九月

詳訂世史類編卷四十二

十一代編 宋理宗

三十六 毓秀齋重鐫

殺利州西路安撫使王惟忠先是惟忠開余晦鎮蜀心輕之呼其小字曰余再五來也晦怒評奏惟忠潛通北國詔下大理勘官陳大方假成其事遂斬于市血上流而色不變且謂大方曰吾死訴于天未幾大方亦死○十月進封皇子禥為忠王○十一月蒙古太弟忽必烈以廉希憲為京兆宣撫使希憲魏偉有威容嗜書尤篤一日方讀孟子聞大弟召因懷以進太弟問何書對曰孟子太弟問其說對以性善義利之分愛牛之心擴而充之足以恩及四海大弟善之因目為廉孟子又一日與諸貴臣校射連發三中諸臣皆服曰真文武全材有用書生也太弟以京兆分地置宜撫使命希憲為使京兆諸郡環匝諸王貴戚雜戾希憲抑強扶弱摘伏摧姦境內大安

乙卯二年 正月迎雷罷元夕張燈從起居郎牟子才之言也○二月以鄂州為宣撫使乃獻奉沂靖思王祠事○治金子才等後師罪罷其祠廢駐蒙古侵漢荊淮帝深憂之給事中王梅言國家與元人本無深仇而兵連禍結皆原於入洛之師輕而無謀遂至屢輸不返金子才誕妄悖謬今乃援劉子澄倒自陳改正乞正其罪以為後師誤國之戒帝從之○蒙古太弟忽必烈召許衡為京兆提學不至衡（衡慶州人號魯齋）初有異質七歲入學授章句過目輒不忘一日問其師曰讀書欲何為師曰應舉取第耳曰如此而已乎師大奇之謂衡父母曰此兒頴悟非常他日必有過人者吾不能為之師遂辭去及長嗜學如饑渴貧無書嘗從人者家得書疏遝難徧徠山習易王翛說夜思晝誦刻意墳典考求古者為治為學之術深心行已之方一言一行必質之書及隱居大名嘗歎深加敬遇焉聞姚樞以道學自任乃請蘇門見之樞授以伊川易傳晦卷四書集註或問及小學書衡讀之深有默契于中遂手寫而還謂學者曰昔所授受殊孟浪也又語其子曰小學四書吾欲信如神明能明此雖他書不治可也既而移家蘇門依姚樞以便講習及樞被徵衡獨處蘇門慨然以道自任嘗語人曰網常不可一日不于天下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之任也凡喪祭冠昏必徵於禮以倡其鄉人學者翼盛衡行語之曰進學之序必當棄前日章句之習從事於小學因悉取向來簡帙焚之使無大小皆自小學入是時秦人新脫於兵欲學無師聞衡來人人喜幸於是郡縣皆建學民大化之（時廉希憲為宣慰使）

詳訂世史類編卷四十二

十一代編 宋理宗

三十八 毓秀齋重鐫

王虎臣曰程子在元祐間多薦許子仁元者昔孔子嘗之魯魯更也猶夫元也元之遇魯哀猶子仁元之遇魯更也若稍不合用則子孔子拂袂必有所更以變之之道奚許子於元

凡子然楚一也元之不能相許子乃斯民之不
幸也許子不耕
耕何以食
許子不織
織何以衣
許子不冠
冠何以別
許子不釜甑
釜甑何以炊
許子不鐵
鐵何以耕
許子不陶冶
陶冶何以
許子不
何以
許子
何以
許子
何以
許子

王堅固守合州

王堅第六年

[illegible]之楚何如

峽州今爲夷陵州屬荆湖府

詳訂世史類編卷四十二

十一代編 宋理宗 四十 毓秀齋重鐫

王堅固守合州

王堅第六年

[illegible]之楚何如

峽州今爲夷陵州屬荆湖府

詳訂世史類編卷四十二

十一代編 宋理宗 四十 毓秀齋重鐫

王堅固守合州

王堅第六年

[illegible]之楚何如

峽州今爲夷陵州屬荆湖府

詳訂世史類編卷四十二

十一代編 宋理宗 四十 毓秀齋重鐫

王堅固守合州

王堅第六年

[illegible]之楚何如

峽州今爲夷陵州屬荆湖府

玩靡靡終矣故搠結卽位首以修政立事爲先枝柱邪陋稱疾決壤分封諸王委任太弟槩惡佞摩飾況少華遲納亦衆雖石勒不許驃制秩有成規平服數困雄智諸夷歸地千里斬臧百萬武暢四海威鎮百蠻肅慕域之魂懷遷裘之懼所至全城秋毫無犯且其罷不急之徑嚴軍律之制邪實珠之獻焚化明之經裁抑權臣斬決正務公明御下嚴而有恩信中興賢君也惜乎信卜巫耽嗜吹微怒怒爲門腹迅駈跌蹄禁鋤夫烈門踢死定宗后從諸王及太宗六后妙選爭固懷依必致之死地以喪忽背內之愛似爲太簡矣在位九年將大有爲方董嬖門之師遠遺剛湖之渝而無前偉烈蓋世雄心一旦痼志以死悲哉雖然祖宗之家法宜世而不替者無爲于更張英明如憲宗可謂有爲之主矣驍騭車馬奚疏鬼神若開既遠爽易易遵也書統理順易曷也通一日之樂且是爲無限之興急規規區區之術無能延瞬辰之壽命哉故行乎朝其可矣寧朝越不起于蓬下隨駕不祭于禁中延壽五十二等差得正天年而死則又爲深幸者至若張稱法祖謚云剛先適見以明其不識治體而終惑於邪說也

詳訂世史類編卷四十二 十一代編 宋理宗 四十二 虢秀齋重鐫

吳潛入對言亂之由

吳潛爲左丞相兼樞密使吳潛入對言今郭淸破兵湖南優勅推原禍根由近年姦臣憸士設爲虛議述國誤君仁賢空虛名節喪敗天怒而陛下不知人怨而陛下不察稔成兵戈之禍章鑑高鑄常與丁大全同官傾心附麗蹤跡要途蕭泰來等群小嘷吝詩嘷有告悔在嘷有衆語也國事日非浸淫至於今日沈炎實其爪牙而任臺臣甘爲搏擊姦黨盤據血脉貫穿以欺陛下致危亂坐令災等與祠鑄等竊官州軍帝不聽潛之言其忠義過人處矣理宗不聽拒諫不亦甚乎群臣滯對曰陛下當遷幸臣當死守於此帝泣下曰卿欲爲張邦昌乎潛不敢對而內侍董宋臣請帝遷都以避敵鋒軍器太監何子舉言於潛曰若上行幸則京師百萬生靈何所依賴必不可潛乃語會

吳潛忠義過人處矣

久天祚乞新嘗求宜

皇后亦請留蹕以安人心帝遂止寧海節度判官文天祥上書乞斬宋臣不報○以賈似道爲右丞相兼樞密使京湖宣撫大使判江陵

府進師漢陽以援鄂州蒙古進攻張勝堅守不下遂死之十月鄂州越

賈似道乞和

東南陬破高達師諸將力戰十一月蒙古攻城益急似道大懼乃密遣宋京詣蒙古師請稱臣納幣大略下許會蒙古憲宗計聞而阿里不許欲襲尊號因召群臣議事郎經請班師議和歸牧帝辜似道亦再遣宋京往太弟乃許之且約歲幣銀絹各二十萬兩匹而去○十二月河土

知潭州

壁帥士壁元世祖中二月蒙古兀良哈歹會張榮于鄂州帥師

敗蒙古兀良哈歹于鄂渚

庚申景定元年元世祖中統元年春正月蒙古兀良哈歹會張榮于鄂州帥師北還賈似道使夏貴等殺其殿卒殺軍士新生孩○三月賈似道奏

諸路大捷召似道還朝書奏旋而誠欺欺欺之罪著時似道匿諫和稱臣納幣之事以所殺獲俘卒蛾兵上表言諸路大捷郭圉始解江漢肅清宋祉危而復安帝以似道有再造功召入朝道院還鄂使其客

詐稱鄂功朝廷不知其來和也

詳訂世史類編卷四十二 十一代編 宋理宗 四十三 虢秀齋重鐫

周新軒曰理宗之任似道雖高高宗之待秦檜武王之待呂望不是過也解臣夷狄而帝不知欽恕二凶痛而帝不悟福宋利子一已賠大禍於國家然則當取欺公之罪誰甚

白氣如匹練貫天

白氣如匹練貫天白者金色金革之象云乃陰氣殺小人之象是時

殺千外賊其應○四月蒙古主忽必烈立以元中統蒙古有年號始

宗廟不可且切欺○四月蒙古主忽必烈立以元中統蒙古有年號始

豈不可且切欺○四月蒙古主忽必烈立以元中統蒙古有年號始

希憲趙良弼等力言先發制人後發人制宜早○蒙古主召竇默許

衡至開平默初隱居教授蒙古主雅聞其賢召見之問以治道默首

以綱常爲對且曰天下者合色金革之象云乃陰氣殺小人之象是時

以綱常爲對且曰天下者合色金革之象云乃陰氣殺小人之象是時

以綱常爲對且曰天下者合色金革之象云乃陰氣殺小人之象是時

帝王之道在誠意正心誠正則朝廷遠近莫敢不一于正蒙古主敬待加禮至是復與衡同召○蒙古分漢地爲十道制置宣撫使以廉希憲張澤等爲之○吳潛

龍仞賈似道在漢陽以潛陵之莫州爲欲殺己痛之至是帝欲立忠王禥爲太子潛密奏云臣無狀道之才忠王無陛下之福帝遂積怒潛似道因陳建儲之策令行御史洗炎劾潛且云忠王之立人心所

屬然猶不然卓次鈞乞為濟王立後帝樂聞其論按次鈞正字太學
臣前劾請速行似道正位朝廷帝從之遂罷潛奉祠筑葬日有遷葬
其人至未遷葬一文出冠絕為古若潛者可以為次矣
吏臣曰朱熹思亮閩直論事疏近於訐庾宗之立講筵之潛以
正對人臣慢劾望為子孫處者誰忍斯言哉
加買似道少師封衛國公將士進官有差似道既至詔百官郊勞如
文彦博故事獎眷甚至時帝年高內倦董宋臣盧允升為之聚歛以
紹悅上意引為耳目之交通賄賂宣諭通驗又引外戚子弟為監
司郡守作奚囊閣香閫寧宮中進倡優倪僧以奉帝為遊燕獻秀禪
柄臺臣有言諫者帝宣諭明去謂之飾貼似道既相百官守法人願
稱其能然權傾內外蠱惑帝心進用群小變更法制矣按吳榮烈義舟倡優係
僧而為奇偉之觀卽倡優之戲已見于夏后氏之末世矣僅倡于趙
于漢高帝平城之圍其後一百卽月頓氏兵強陳平卽開氏
忘乃造木偶人象單閼氏謂是生人
遣下被月頓必納之於是閼氏退匿

上書于帝及執政極陳和戰利害且請入見及歸國皆不報彈東防
守嚴逾獄汗行者介佐或不能堪經語之日將命至此死生退退聽
其在彼守節不屈書其在我豈能不忠乎義以辱中州士大夫乎但
授之天時人事宋祚不遠矣眾感其言○以賈似道兼太子太師
[illegible]
總其乾綱帝為賈似道所制而不能振其國勢夫以當時國勢
而言宋之宗社即棄上之鄧艾在朝雖以奇才顯德之士皆之
猶懼不免況險邪臣之幸趣之乎 其三面被兵灌何驟援而
海內分裂也

安置前宰相吳潛于潮州時賈似道既逼竄諫何晏然孫附原柱
錫孫劉應龍承順風旨凡似道所惡者無賢否皆論斥之前狀備述
州○十二月蒙古號西僧八思巴為國師
辛酉二年 元世祖中統二年 正月詔皇太子謁孔子于太學曰虎闕齒胄文
子事也虎闕謂國子監也齒胄謂俊造
此禮廢久矣如釋奠皆某之事我朝未
即上奏曰乾淳間文公臣朱熹寶章公臣張栻成公臣呂祖謙志同
道合切思講磨如義利之辨遠慕錄之書擇精語詳開牖後學蔵有
功於聖門中間那說又幾廢餘陛下表章正學然後人心一正聖道
大明天下學士得沿洄原而遡泳泗實萬世緝熙之休今熹已秩從
祀而栻祖謙尚未奉明詔臣竊望焉敢有是詔○四月徙故相吳潛
于循州未幾暴卒循以黃州之舉吳欽毅清乃使武人觀宗申守
日宗申陽受其賕潛潛鑒井自縊
吾其死矣安必風雷大作吧而果然循人
要之以棄外藏○五月蒙古以姚樞為太
竹許潛隱焉

太師賓懷為太子太傅
許衡為太子太保皆辭不拜時王文統與
三師外佯尊之內實不禮其備顧問也然
深忌樞等乃授以東宮
依東宮以避禍衡不可

乃相與懷制言太子未立豈宜虛設官濫及授他大司農斡赤等侍講衛國子祭酒衛樞疾還懷孟教授子弟初蒙古主嘗問竇默曰朕當命卿訪求魏徵等人有諸乎默曰許衡即其人也史天澤可大用元主納之以天澤爲右丞相

張時泰曰三公無位惟三人皆號不輕自尊矣若論三人優劣許爲最賢次之姚之謂處大節不能無愧於二人也

蒙古命軍士所俘儒士聽贖爲民今十改宣撫使量免民間課稅仍命勸農桑抑游惰禮高年問民疾苦令守令舉才識可以從政及茂才異等列名上聞乃聽擢用其職官有濫及民不孝弟者量重輕議罰

○蒙古遣崔明遠諭宋淮東制置司訪問國信使郊經所在仍以拘留信使侵擾疆場詰之○六月知濾州趙葵叛降于蒙古制置司恭謀官許彪孫死之

書劉整以城降劉見杖彪孫未嘗降也彪孫實以死事而葵誣死史直書其不屈之節也初

詳訂世史類編卷四十二　十一代編　宋理宗　平六　毓秀齋重鐫

賈似道師淳橋敗虜師處整及高達曹世雄之功爲多似道臧其輕已令呂文德據撫其罪世雄竟死達亦竄嶺間之懼會俞興帥蜀整素與有隙心益不安及與至孝巖兵前錢糧遂率所部降于元整驍將也熟知山川險要國事虛實告以是愈易宋而邊釁日深矣整之將叛俞彪孫草奏彪孫不肯入門仰藥死○蒙古史天澤既相細大之務知無不爲然言必盡其而從終行必稽其所弊不強人之不能不禁民之必犯體時順勢通變制宜由是國內大治○蒙古以張文謙行宣撫司于大名文謙爲中書左丞與王文統建立紀綱講明利病以安國便民爲務文統素忌文謙議之際嚴相可否積不能平文謙懇求出外從之文謙至官輕徭薄賦宣布德意境內大治

許彪孫不屈之節許彪孫不降

張文謙出撫大名

于仰爲宰相

○七月蒙古以王恂爲太子詹事恂有守行劉秉忠薦之及爲詹事佐燕王起居出入之際飲食衣服之節出以嚴近臣之交政事用人之

其教能服直然枉得而致其教是善看好之不似道又忌王堅出知和州堅鬱鬱而卒

王堅出知和州

壬戌三年元世祖中正月賜賈似道第宅家廟似道極其奢侈又理恩寵天下之豪傑以爲似道之爵賜天下之英才以加似道之辭加天下之賢俊則人樂爲用天下亦未至于遽亡也惜乎不足以濟此○呂文德復濾州改爲江安軍○蒙古初作太廟于燕京其制無文至是初作廟凡九室○二月臨安饑詔賑糶貧民將馬光祖事兼知臨安府知榮王與芮府有積粟二往見之王以他辭光祖乃卧于客次王不得已見焉光祖厲聲曰天下誰不知倘君爲太王子今民饑欲死不以此時收人心乎王以廩虛辭光祖探懷中出片紙曰某莊某倉若干王語塞遂許以三十萬光祖遣吏分給活饑民蕃衆○蒙古山東行省李璮以東平來歸宋歸老于瑣心厭而歸也同不書叛片言法詔封璮爲齊郡王復其父全官

璮以東平來歸

李璮叛

元世祖中統

天下知有王子

五月蒙古哈必赤史天澤圍

壇于濟南六月朝廷聞壇受圍遣青陽翼交帥師援之嘗突入山東不敢進而還八月壇因被圍久內外不通屢戰屢敗城中兵盡軍士潰亂壇乃復出降于蒙古哈必赤史天澤斬壇于軍門誅其黨與數十人明日引軍東行未至益都城中人已開門迎降三齊復爲蒙古所有○以江萬里僉樞密院事萬里在賈似道幕下最久啁道不能無言似道惡其輕發故不能久在位數月罷之○十一月徙寧丁大全于新州道死大全既安置貴州州將翁朝瑞秦其過犯徙新州朝瑞遣擒大全至貴州州將翁朝瑞遣擒大全過潭州遣擒大全至潭州而死

行經界推排法

賈公田之始

公田之害

一舉而五利興

公田之策

丙辰 元世祖中 正月詔侍從臺諫給舍卿監郎官以上及制總

癸亥四年 元世祖中統四年 監司各舉所知不拘員限○蒙古以魏楫爲中書左丞○二月買公田于浙西罷翰林學士徐經孫著作郎陳著時貢似道以國討

用於造楮富民困於和糴思有以變法而未得其說知臨安府劉良貴浙西轉運使吳勢卿獻買公田之策似道乃命數中侍御史陳堯道等上疏言爲今日計欲便國便民而裨軍食莫若行限田之制將官戶田產逾限之數抽三分之一回買以充公田但得一千萬畝田則每歲可收六七百萬石米其於軍餉沛然有餘可免和糴可以餉軍可以住造楮降可平物價可支窘室一事行而五利興矣帝從之詔買公田似道有以已田在浙西者萬畝爲公田倡由是朝野無敢言者獨翰林學士徐經孫修具其害似道諷御史舒有開劾之經孫遂致仕著作郎陳著復上疏曰似道居外闔則志在欺君處端揆則務于瘝民欺君則將來敵兵以危宗祏瘝民則必箠重刑以病國本自古以來未有將相如此而能致隆平者臣見民不堪命祖宗而安民似道大蔑出知嘉興府經孫所舉陳堯臣爲公田官分司嘉興聞經孫去國曰我不可以負徐公亦謝事歸家不起將人稱爲二烈

六月公田成事詔進劉良貴等秩有差罷而嘉湖除二百畝以下者免餘各買三分之一其後踰百畝之田亦不免浙西之田石視至有值千緡者奪於以十八界會子四十浙西六處買田三百五十萬畝初買之時務徵繳多不計田之美惡及收入之除祖亂或少或寡佃人或貧或逃凡有所負及不足之數悉取償於田主號泣滿道人莫不咨怨○詔布衣何基徐幾補迪功郎先是部省言婺州布衣何基建寧府徐幾皆得先儒理學之傳年高德邵隱居丘園於是詔各補迪功郎基特差婺州兼權麗澤書院山長幾建安書院山長人惟恃呂文德耳然可以利誘也請遣使以玉帶與之求置榷場易之於襄陽城外蒙古從之至鄂諸於文德文德許焉或謂文德曰權場成我之利也且可陰以通好文德乃爲請於朝開榷場於樊城外樊城外兵威益熾文德第文炳知爲蒙古所賞以書諫止文德始悟然事已無及惟自咎爾

蒙古又築堡于白鶴由是敵有所守以窺南北之援時出兵哨掠襄蒙古以廉希憲爲中書平章政事商挺參知政事

甲午五年 元元年 正月詔崇經術考德行詔曰崇奬稽盛帝明王制治保邦曷嘗不以人材爲先務蓋雖堯舜之法度文武之方策苟非得人是迪是懲則亦徒法故必賴濟濟之賢藹藹之上布列中外遵德一而風俗同然後可望其舉行不悖相維於長久邇我國家因

唐之舊進士一科得人爲盛然歷久蠹滋窮經學古者或病於[illegible]
植德礪行者難究其纖奧高材大器者往往局於纖悉繩墨之末是
以官甚冗而財愈乏家殊俗而風益漓至於冒國法以苟營假儒官
而挾策僥言詞雅勦說趨時使習之者反賤其良而取之者莫任其
弊人情至此成欲變通益嘗被閱先朝名臣奏疏其論取士之法非
一惟程頤頤兄弟深知治道酌古通今綱條詳明今三省詳議參酌
其可行者條具以聞○三月增公田官于平江諸路每鄉置官莊一
所以給官耕者曰官佃佃者官曰佃客○以馬光祖爲沿江制置使知建康府光祖嘗兩鎮
建康民思之不忘帝聞乃復命之光祖至士女相慶光祖益思寬養
民力興廢起壞知無不爲修整武備防制要害威惠並行務存大體
境內以安○詔鄉邑行鄉飲酒禮○七月彗星出柳長數十丈自四
更見東方日高始滅詔求直言上書者多言天變由公田不便民間
愁怨所致於是賈似道上書力辨且乞避位帝曰言事易任事難自
古然也公田之說公私兼濟所以決意行之今業已成矣若遽罷人
言而罷之雖可快一時之異議如國計何卿既任事亦當任怨但是
公論不伸[丁奉曰]公田設而人情悅於下等是出而天怒歸于上○
八月蒙古劉秉忠請定都于燕蒙古主從之詔修營宮室城池以燕
京爲中都○九月安置建寧府建道教授謝枋得[號疊]于興國軍[無
爲]枋得考試宣城及建康補貢似道改事爲問且言
權奸擅國敵兵必至趙氏必亡漕使陸景思上其章於似道於是左
司諫舒有開劾枋得居鄉不法起兵時冒破科降錢令復怨謗騰謗
大不敬詔屏之○黜監臨安府學生葉李麟規于遠州先是李規等
應詔上書談貢似道[丁權]誤國棄賢宗奸之罪似道怒令十人休德
[夫告李規用金飾鬢]乃黜配李于漳州規于汀州○仍作銀鋌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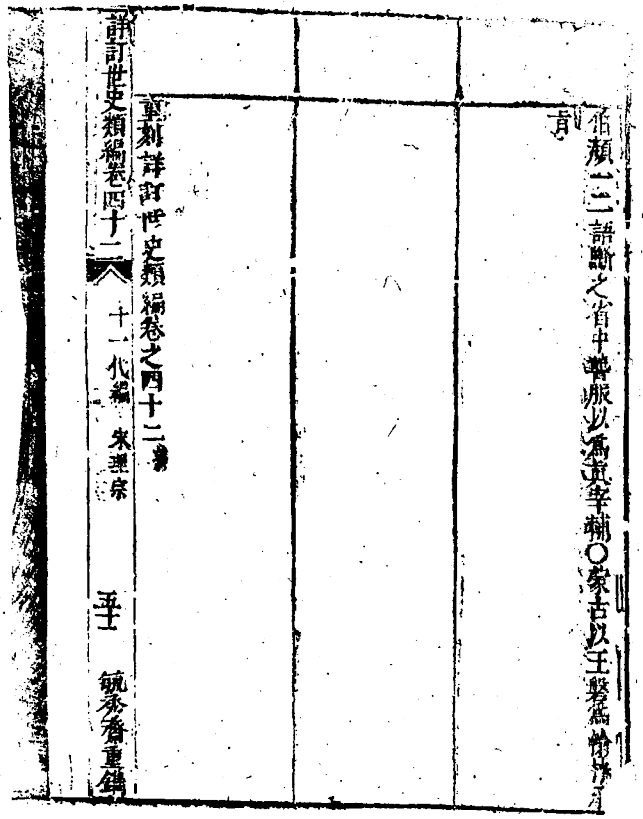
是自宰宗之世會子擁滯物價騰踊民不勝其苦朝廷無如之何至
是賈似道以物貴由于楮賤楮賤由于楮多乃更造金銀見錢賜于
每一准十八界會之三自製其印如貫會以行之出奉宸庫珍貨收
弊會于官庫十七界會不用銀關行物益貴楮益賤○十月帝崩太
子禥即位尊皇后謝氏爲皇太后大赦尊謚大行皇帝曰烈文仁武
安孝皇帝廟號理宗

宋史[引]道德仁義皆帝王之徽稱也而廟號以理者何太極理之
板蕩也二氣五行理之流布也天下萬事萬化皆于理乎出而君
臨御之統于是分儒則講貫乎是也自喪亂開國之初而講王
道崇學明道理最大之說出是本朝治體之流道學之粹遠同三
代王霸雜用義利之辨深探聖心列聖相傳皆欽
崇之矣奈之何王安石以新經字說亂之秦檜禁僞學
黨籍又請道學爲僞而禁之理學之廢興關於世道之消長可勝言
哉宪皇帝自初踐祚稽古崇講延郎未嘗以名呼先儒首詔屬五臣
而序列皆裒輯聖賢道統十三贊造諸儒奏書奎畫一篇書
恩無罪母不敢六字褒獎儒家發揚道學有訓元良有規道心精一
之言悉在焉嗚呼往古來今內聖外王一理而已發揮正理不
在孔孟于儒脈落諸儒而繼之則大道之實與端果就勝而蘊資主

內聖外王一
正理
解明正理在
孔孟
主張正理在
我朝
聖人道宗會
元之前
理學發自帝
王之治
孔孟不能處
道之行

張正理不在我朝之列聖乎敬先烈帝繼之則聖謨之與俗學異
就緊而說時曾輯獻之指蓋訂百家之異指接二帝三王聖聖人
統宗會元之脈而揚榷羣儒以來千數百年習浮理誤之失端非有
功於是理乎廟號理宗宜矣
陳旺明曰理宗享國與仁宗同然崔與之吳潛魏了翁眞德秀帶
宪於用史稱遠一大企賢似道相寧終始惟其用相賢否治效迥
有異耳蔡沈之從可以當先帝之誠願乃會地築點事奏聞起兵
連禍結境土日蹙百年宗社既多忘於政事權臣以致
於此然則主安石而排溫洛非理宗所不愛士習使後世知理學
足以復古帝王之治而不爲少誤
朝廷安危理宗豈不知之哉但學貴知行知之道大明于世固可尚矣
然國勢積弱或者請諸儒講學究其旨歸于正途大孔孟能使道之
明相不能必其道之行也況周程之在熙寧元祐朱文公之在乾
淳慶元以至慎改忠之在端平未嘗得君而行政亦人接遠久
於柄用而謀儒或日漸終以擯窮矣嗚
可以道之不行罷之不就者責之哉

十一月諸馬廷鸞馬廷鸞留夢炎兼侍讀李伯玉陳宗禮范宗卨兼侍講何
基徐義兼崇政殿說書又詔先朝舊臣趙葵謝方叔程元鳳馬光祖
李曾伯各上言以匡不逮召江萬里王[編史]大錫湯漢等赴闕○詔
躬行三年之喪○蒙古以伯顏爲中書左丞相諸酋曰事有難明者



箔瀕二二語斷之省中嘗服以爲宰輔○蒙古以王繫爲

[illegible]

臨淄李純甫 草創　水齋謝　遷　補遺

陽明王守仁　親詳　鳳洲王世貞　會纂

大爾李　槃　增修　鐵巷文安之　是正

妙峰蔣方慶　閱訂　寶宇張起鵬　梓行

度宗皇帝　諱禥榮王與芮之子理宗姪也初封建王理宗立爲皇太子在位七年壽三十五謚曰端文明武景孝皇帝○帝荒于酒色拱手權姦賈似道專政于先帝開慶景定之時以王於今勢傾人主蠻敵在外喪師失地殆無虛日方且粉飾太平邀功吝賞失將士心天怒人怨以基滅亡禍不及身幸亦甚矣三子代及皆帝爲之○附元紀

乙丑咸淳元年元世祖至正八年 元二年

正月辛未朔日有食之○二月以江萬里同知樞密院事○四月加賈似道太師封魏國公帝爲太子似道有功及即位每朝必答拜稱之曰師臣而不名朝臣皆稱爲周公理宗山陵事竣經乘官還越而翁合呂文德許報元兵攻下陀州名在荊湖江縣急朝中大駭帝與太后手詔起之似道乃至○五月以江萬里參知政事○蒙古以劉秉忠爲太保參領中書省事秉忠自落髮即見親任密謀大計莫不預焉蒙古主告命典章議治天下之大經養民之良法秉忠條上祖宗舊典參以古制之宜於今者其主善之命下之日綱舉目張一時人材咸見錄用文物燦然一新王鶚上言乞崇以顯秩蒙古主即冊授秉忠光祿大夫太保參領中書省事秉忠既入拜以天下爲己任知無不爲矣○蒙古命許衡議中書省事初召衡至命入省議事丞相安童素聞衡名心慕之及見於行館既覆屨累日訪以政事○帝臨太學以祠孔子司馬光從祀

咸淳二年 元世祖至元三年 正月江萬里罷初萬里為賈似道宣撫司參議官最久性峭直臨事不能無言似道嘗惡其輕發至是似道以去婺君帝至湖泗拜留之萬里以身捍帝云自古無此君臣禪陛下不可拜似道不可復言去似道不知所為下殿舉笏謂萬里曰似公似道幾為千古罪人然以此益忌謀逐萬里萬里亦四上疏乞歸癸為湖南安撫使知潭州

（小注：此處疑有脫誤 / 似公似道為千古罪人 / 似道為萬世笑）

（小注：評浩曰史稱萬里性峭直臨事不能無言是善狀萬里矣而又言萬里能仰窺默旨為恭慕最又則不知萬里也大言之與默猶水之與炭也若能仰窺默旨為恭慕而又遇事敢言則後為水忽為炭矣有是理與史氏萬里之述而不知其心故既以前直敢言狀其實而又以在位之久疑意其能仰窺默旨為恭慕也豈知其為之俘哉）

四月陞湖水侯從祀 元仍舊封○以李可為監察御史賈似道當國忌臺諫言事悉用庸懦易制者為之彈劾不敢自由惟取遠州太守及州縣小官毛舉細過應故事而已○七月蒙古以吳德輝來議中書省事初德輝為史天澤真定經歷贊畫調度稗益實多蒙古主在潛邸聞之召見德輝以聖賢道德之真修身治國之方古今治亂之由詳陳于前蒙古主善之呼其字而不名仰敬畏子由是學宮內外煥然一新及蒙古主即位以為河東南北路宣撫使考績為十路之最入議政人稱其剛直有經濟之器○以王鶚參知政事鶚入翰林院事恢所至以最為治破豪奪去殺吏治蠹獄政弊赫然理宗朝嘗因論對曰陛下之心如天地日月其開而食者外戚近習耳○元致書日本國王 書云朕即位高麗來朝欽惟爾考高麗無禮板以告遜 欽惟我國家以近日所出故名地方數千里西南至海東北瞰鳥馬兒道以州計約有百餘

（小注：高麗入貢曰屬父況于王事尊念之今八可交劉三妻父可念淮湖之民尤可念也理宗異之遂約○帝諭太學諭孔子行舍菜禮以頃回自參孔役孟軻為太子師）

丁卯三年 元世祖至元四年 正月祀天地于圜丘○立妃全氏為皇后 后會稽人理宗孫沒于王事理宗以哥故當召入宮曰國父況于王事尊念之今八可交劉三妻父可念淮湖之民尤可念也理宗異之遂約○帝諭太學諭孔子行舍菜禮以頃回自參孔役孟軻

（小注：周郎軒曰理宗在位崇儒重道度宗稱奠孔子而以四賢配享三子從祀可謂善繼善述者矣宋氏立國江左賢子孫獨崇儒一節差強人意故歷數百餘年不能越長江而問鼎於昭安強哉如元亦不遠漠鄂渚而返能於英邁蓋斯文命脈有以扶持之也故蒙古亦視宋為衣冠禮樂之國弗忍加兵又非若遼金之功也哉）

蒙古議中書省事詔衡乞歸鄉里許之衡陳時務五事一曰立國規模言國家當行漢法齊一吾民使常實與學以成至治之效能斷之利不貪近效不恤浮言則致治之功可成也二曰中書大要須俾祿以資仕者之養立銓法以紓失職之怨外設監以糾察污濫天下之吏務不勝其煩大要在中書大要有三一曰為君難以踐言人君不患出言之難而患言之難則讒言之難知讒言之難則人君以知人用人立法二者而已三曰為君難以踐言人君不患出言之難而患言之難則讒言之難知讒言之難則人君以知人用人立法二者而已其出言不容不慎矣苟從古者大學之道以修身為本凡一事之來一言之發必求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慥慥思而審處之雖有不中者蓋鮮矣防欺人君以知人為急用人為急用得其人則無事任賢遠佞防欺矣防欺矣則不出此而欲防其欺雖走弊不能也任賢遠佞任賢不棄置之一言在大禹猶當警去邪得民心二代而下稱盛治者無如漢文景然文景以養民為務本年下詔勸農桑順天道六年下詔減租稅懇懇如此宜其民心得而和氣應也者為目以修德任賢愛民三者為要四曰農桑學校五曰慎徵榷古主嘉納之○二月以賈似道為大師平章軍國重事三日一朝似道上疏乞歸養帝命大臣侍從傳旨固留又賜第西湖之葛嶺使迎養其中似道於是五日一乘湖船入朝不赴都堂治事吏抱文書就第呈署大小朝政一切決于館客廖堂中堂吏翁應龍宰執充位面已似道雖深居簡出凡臺諫彈劾諸司薦辟京尹浙漕一切公事不關白不敢行一時正人端士斥罷殆盡吏弊叢脞路以圖為帥閫監司郡守者不可勝計一時貪風大肆兵喪於外蔑不以聞民怨於下咏賣無藝莫敢言者

（小注：張洞泰曰民親賈賊之害宋猶慨發憤陳之言豫亂民者國之根本國之有民猶稼之有心生食孩之心者曰嗟似道之賢公田則食稼之心矣藩鎮國家之屏蔽猶稼之有饑葉也食稼之葉葉者曰麤賊似道之棄藩鎮則食宋之節葉致敵分國）

之根抵國看賢才不得祿之有根乎委賊食苗之根者也似遠於正人潛士能斥殆盡則有宋之根亦被其食矣嗚呼豫之心根節葉皆被食則滋幹枯葉矣尚何生理之有然災者似道也致者理宗父子也而治人乎哉

安置淮東總領賦陳蒙子建昌軍以其疏論似道姦故也蒙殊之子著之族○八月進封生父嗣榮王與芮爲福王○以葉夢鼎爲右丞相兼樞密使固辭不許時賢似道專政夢鼎不得行其志一日利州路轉運使王价子恕求遺澤夢鼎以爲合與似道以恩不出已罷省部吏數人夢鼎怒曰我斷不爲陳自強陳自強而韓侂胄而郎官相攻於朝廷相攻於家食毋貪似道曰葉丞相安於家食未嘗求進汝強以相印今乃幸割王此若不從吾言吾不食矣似道曰爲官不得不如此乃使人謝夢鼎夢鼎乃已

戊辰四年 元憲宗 四月奪觀文殿大學士惠國公謝方叔官詳方叔以官爲東宮官自隨章以一琴一鶴金丹一鑪獻帝似道銜其規望再相諷臺諫論其不當誘人主爲聲色之好欲謫遠都賴呂文德以己官職贖方叔罪遂得免乃削四秩

十一代編 宋度宗 四 毓秀齋重鐫

論者曰專權忌能貢固不能免之○十一月行義役法○以余安裕爲國子正字安裕謝枋得之甥也從枋得學客有莅談安裕之文學於枋得者枋得笑曰昔呂東萊中宏詞而歸安裕詞科名實皆古今被選散失其學如此而後謂之學有奉及其門請升講座陳同父勸東萊勿許曰伯恭呂祖謙字伯恭東萊來是繫籍聖賢豈可升座東萊問其故同父曰官爲宰相可以生殺辱置人官爲臺諫給舍可以彈駁榮辱人官爲國子監可以考校舍法去取人開口高談道德性命縱有錯謬人無爭辨者畏其勢也此三等謂之繫籍聖賢東萊大笑而止今安裕爲國子正字乃繫籍聖賢

十一代編 宋度宗 四 毓秀齋重鐫

而乎子之敬畏而稱謂之也客大慚

評訂世史類編卷四十三

論語曰子觀益止因相安於無事而驕奢淫泆之患必至之理也學問之至未至不得以位之有無崇卑而有所加損也益山之言止其然乎及觀之世則亦有然者今有文甚善也曰某之爲某所薦而長者則翕然稱易者則度焉視之未甚善也曰某之爲某所薦而長者則翕然稱之言之是非稱譽誠有如益山所云者然吾但患道學開耳如其賢以取月前之尊信耶

帝試進士賜陳文龍以下及第出身有差

己巳五年 元世祖至正月以李廷芝爲兩淮制置大使知揚州庶乏招徠士民大脩學校賑恤貧窮民德之如父母境內又安○以馬廷鸞江萬里參知政事○葉夢鼎上疏乞致仕不待報而去夢鼎阨於貴似道不能行其志力辭相位不允乃引杜衍故事致仕車駕臨其第

評訂世史類編卷四十三

語封信國公判福州不拜卒是時似道專權宰相徒擁虛名凡官守言責皆不得行君子皆可以去抑乎當國固辭右相帝乃不許至是上疏致仕不報即行則其憤疾急退之心已非一日矣臧熙充位是人臣之事若也能振事直書其義自見一日

○蒙古史天澤行省事于呪山以圍襄陽天澤禁長圍起萬山包百

十一代編 宋度宗 五 毓秀齋重鐫

丈楚山呪山在襄陽府城南萬山在府城西畫鹿門爲一字城聯亘諸堡貯兵儲糗樓櫓示宋以久駐必取襄陽之意○三月蒙古阿术自白阿師師圍樊城○京湖都統張世傑師救襄陽及蒙古戰于赤灘圖敗績○以江萬里馬廷鸞爲左右丞相兼樞密使○七月襄貴帥師援襄陽及阿术戰于漸湖敗績范文虎援夏貴復敗而走阿术於是大治戰艦教水軍築圍城以遏襄陽○十二月襄國公呂文德以許元人置榷場於樊城爲恨每曰誤國家者我也因寢前卒貴似道以其婿范文虎總帥禁兵

襄虎嘗曰襄樊東南之巨鎮也亂襄樊則險要失而東南不可守矣只文德乃貪玉帶之賂置榷場於樊城自此而襄堡白楊置蘆江心貯兵備淫聲被治戰艦造圍城而襄兵在且夕乃曰設國家者我也負恨以殺而其說固之罪可勝誅哉

庚午六年 元七年正月以李庭之爲荊湖制置使知江陵府高達爲湖北安撫使知鄂州以援襄樊

范文虎招降大將及閻貴似道曰吾將兵

致萬人衰陽一戰可平但願共使史總命于京蜀率諸功歸恩相即命文虎之兵從中制之庶兩擾約進兵文虎但與然支發俾掌握孤軍未至為榮以取○江萬里龍萬里以襄樊為憂屢請益師往收實似道不答萬里遂方求去出知福州年七十三卒○三月蒙古平章政事廉希憲罷希憲立朝讜正蒙古主嘗令受帝師僧八思巴戒希憲對曰臣已受孔子戒矣主曰汝孔子亦有戒耶對曰為臣當忠為子當孝孔子之戒如是而已又有方士請鍊大丹救中書務其所需希憲奏曰前世人主多為方士誑惑竟無得壽不假靈于大丹也蒙古主善之卒是為忽家所訴而罷

史臣曰保書講說而有勝否于之稱有臣校射而文武全材之業堂居止善研察經史即張拔翁而京兆久安振舉紀綱而中外肅肅謀計叛逆而身當罪黨進諫清海而正被近命遠使入蜀而關隘底平定儉裁之本忠而卿加貪豪引其君於奢舜而開除方士行者江陵而級近來遠荒遊陽而正名扶別偽貧家匿親之知藏禦侮勿士之倪賢哀之遺稿不行阿衡之假歸不及遠近向化之誠建祠繪像之祀俗頗謂等祖中其宰相男子中其男子誠名言也

美色為妾日肆淫樂常與羣妾賦詩以悅之日此軍國重事耶又廣收奇器異物人有物求不得輒得異酷嗜寶玩建多寶閣一日一登自是或累月不朝有言邊事者輒加叱斥一日帝問曰襄陽之圍已三年矣奈何似道對曰北兵已退陛下從何得此言帝曰適有大頭書之似道詰其人誣以他事賜死由是邊事雖日急無敢言於帝者○九月蒙古以張文謙為大司農文謙奏立諸道勸農司巡行勸課敦本抑末設庠序崇孝弟由是野無曠土遂去開稻田祭先農先蠶（先農即神農也黃帝元妃西陵氏始蠶桑之先蠶）立國子學以教胄子皆從之○十一月蒙古史天澤城禹山以張弘範守之弘範單于廬門以斷宋糧道及對復之援一日言於史天澤曰今視取襄之勢（言圍襄陽）于圍而緩于攻者計待其自斃也然而夏貴來江城送衣糧入城我無禦之者而江陵歸峽有旅休卒道出襄陽南者相繼也宜自整之將乎若築萬山以斷其西立柵潭子灘以絕其東則無幾矣之道也天澤請從之遂築萬山自是襄樊道絕

辛未七年（元世祖至元八年）正月詔舉廉律貪（丁南朔曰成康制詔皆張設有舉廉律貪之詔耶問答朝廷舉似道為周公故舉正首務○二月以此詔示周公功德之一偏上以誘勉其下以教天下也）似道使臺官張志立劾罷之天祥遂致仕時○八月詔賈似道十月大儀命官賑貸（知撫州黃震大書閉糴者籍強糶者斬不抑米價勸分有方全活者衆○六月范文虎帥師救襄陽不至而逃城中援絕軍民人困○蒙古以許衡為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初衡上疏論阿合馬專權罔上蠹政害民諸事不報因謝病請解機務蒙古主不許且命舉自代者衡奏曰用人天子之大柄臣下洪論其賢否則可若授以位則臣宜衷不可使臣下有市恩之漸乃拜衡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即燕京舊樞密院設學衛聞命喜曰此吾事也因請從其弟子王梓姚遂等十二人為齋長時所選弟子皆刻厲衛待之

（貴妃賈似道之姊方入宮）（似道入朝不拜是時奏狀亂舉宋之君臣未聞有憂禍之實似道方且今日以去要君明日以去要君然亦未嘗果去也物論大千譁言邊事是燕雀處堂舉子相賀自以為樂安知禍及焚巢之秋而李扣儀之十日一朝尚可以為恒乎知禍及者斗然亦有之故之秋而李扣儀之十日一朝尚可以為恒乎孔君算世事萬世正亂亟有入朝不拜之時哉又可謂之人臣也歟故備書以交勉之時襄樊聞急似道日坐葛嶺起樓事亭榭作半閑堂延羽流禱已像其中取宮人裴氏及婢尼有

如成人宴之如子出入進退其嚴如君臣課誦少暇即習禮或習書
算（敎書生習算術者公字）少者則令習拜跪揖讓進退應對或投壺（弟子入學事
見者罰讀書若干遍餘書不務多惟熟玩周折若未甚領解則引
證設譬必使通曉而後已嘗問諸生此章書義若推之自身今日之
事有可用否大凡欲其踐行不貴徒說也毋謂書中無疑看得有疑
有疑却看得無疑方是有功又謂教人與用人正相反用人當用其
所長教人當於其所短（教人與用人相反教人當於其所短）
諸善特其勤怠而弛張之慎其萌蘖而防範之日漸月漬不自知其
變也日新月盛不自知其化也久之諸生人人自得尊師敬業下至
童子亦知三綱五常為生人之道凡為衡門子弟皆能自立為世用
（為生為學）矣衡又言為學者治生最為先務（為學士君子當以農務為生為學
士君子當以治生為先）
（業理或以姑齊一時苟生理不足則於為學之道有所妨彼勞求妄
妨疑有此可者）

進及作官嗜利者蓋亦窘于生理之所致也人而已蒙古始興而俗
大儀為之輔佐如此
（靜虛子曰夫學以謀道也非以治生也若遇以治生為先務而後
為學則為學一心而治生又一心矣古之好學者莫如顏曾顏之
簞瓢困巷曾之衣敝履穿其善治生耶抑不善治生耶知道者當
自得之）

蒙古張弘範入樊城隨其外郭○十一月蒙古改國號曰元詔曰朕
命宅尊必有美名居言湯也堯以著稱虞舜因作號秦漢從
初起之地隋唐即始封之爵邑皆狥狃習我太祖握有四海入
大慄土宇頗者眷宿誓定鴻名可建號曰大元蓋取易乾元之義從
大保劉秉忠請也
（案遼按蒙古自宋開禧丙寅至開慶己未歷男女六主共四
年而傳及世祖始有年號又自庚申至辛未十二年而始稱元又
自壬申至己卯僅而共七十四年而始得守統云）

壬由八年（元世祖至元元年）五月季庭芝使統制張順張貴將兵救襄陽與

元軍戰敗續皆死之時襄陽被圍五年援兵不至呂文煥竭力拒之
（李庭芝使統制張順張貴拔援發卅百艘乘風破浪徑犯重圍元兵
皆披靡以避其鋒抵襄陽城下及收軍偶失張順越數月浮屍遡流
而上被甲胄執弓矢直抵樊城呼之則順也身中四劍六箭怒氣勃
勃如生諸軍驚以為神結塚於岸之（遺骸入襄陽文煥因留其守骨
恃其驍勇欲還郢乃募二士伏水中持頭書赴范文虎於郢求援范
達郢還報許發兵五千駐龍尾洲以助夾擊刻日既定乃別既合謀
張貴鼓譟冒進漸近龍尾洲遥望見軍船旗幟貴兵以為郢兵來會
及合則來舟皆元兵也時郢兵前二日以風水驚疑退屯二十里元
（張順屯白板貴身被十劍力不能支遂被執見阿术欲降之貴皆不屈
乃見殺元人令舁貴屍至襄陽城下守陴者皆哭城中喪氣文煥以
貴樹座張順塚側立雙廟祀之（張貴張順不同而綱目皆以死事書
之何歟蓋順貴皆逆襄陽之意離皆

也順未至襄在遠方不可支身死國事無可議也至若張貴聞訃倚
辱失機觀其不降木石與俱死國之心又終下於順哉此綱目所以
百予之也○六月安置（貶學士皮龍榮于衡州龍榮欽藥卒官僚也
初直不諂似道似道忌其復用欲置之死也
（丁酉淵旨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及龍榮性抗直不諂似道
是守經知宜也似道當之將致于死即飲藥而終是遭變知權道
史稱其樹于春秋之學信矣乎）

九月辛未有事于明堂賈似道為大禮使禮成辛丑靈宮將還過大
雨似道期帝再止升輅（大子所乘法車曰玉輅輅者大車之總名）
御器械請如開禧故事却輅升道還臺還宮帝曰平章得無不可顙
祖始曰平章已允帝遂歸似道大怒曰臣為大禮使陛下舉動不得
預聞乞罷政即日出嘉會門帝固留之不得乃罷顙祖涕泣出貴顯
為尼似道始還顙祖妄奏誠有罪而似
（同知樞密院事曰度宗有事于明堂似道還居孚禮使將反徂雨此蓋天
戒之大者似道還京不能

士百人巷戰元兵士死傷者不可勝計沔飲血水轉戰而進週民居燒絕幾遍富身被重傷以頭觸柱赴火死禪將王福兒富死嘆曰將軍死國事吾豈宜獨生亦赴火死○二月呂文煥以襄陽叛降元時襄陽久困孤城援絕文煥每一巡城南望慟哭而後下告急於朝賈似道不督列閫赴援及城勢危甚文煥數遣使忍死待援似道乃請行邊因諷臺諫上疏以爲師臣出鎮襄未必能及淮額淮未必能及襄不若居中以運天下於是帝謂似道曰師相宜可一日離左右耶焚疏既留阿术益兵攻襄文煥力不能支會元主降詔諭文煥曰嗣等拒守孤城于今五年宣力爾主固其宜也然勢窮援絕其如數萬生靈何文煥乃降襄陽既失則東南不可守矣度宗虛器耳賈既自恩私何也昔與相臣一體爲有懷璽受病而四廢獨安者耶被召文煥之降元譯回聽燃然絕似春秋之法則當百貫誅而從文煥焉○三月詔淮東城滸口以備元人劉整故吏羅鑑自北復還上整言

滸城寄口

灘盧上取紅荊二渠

國門之內皆切近食堂不用備老

棄一帙于四川制司有取江南二策其一言先取全蜀蜀平江南可定其二言清口河淮要衝宜先城其地屯邊以圖進取帝嘆納制司往禁之○置機速房于中書以革樞密院調泄兵事稽遲邊報之弊然每有獻奇計者似道皆下納邊事日急亦不以介意焉○京湖制置使李庭芝免坐失襄樊也○四月以汪立信爲京湖制置使知江陵府趙滑爲淞江制置使知建康府○六月治失襄樊罪貶范文虎官一秩職任如故刑部尚書陳宜中論曰知安慶府范文虎性懦逃遁乞斬之似道不許○七月元國子祭酒許衡乞罷許之衡至懷孟簡絕人事勤於自治公愛兼盡不嚴而整閫門之內者朝廷然夫婦相待如賓凡喪葬一遵古制不用佛老懷孟化之寄舍有僧德公者年百餘歲嘗謂其徒曰老僧苦行百年亦不能作佛徒爲不孝之人自是不復度弟子蓋化之也

使罷顧祖出貢嫣然復志足憲
論僕容入朝其罪可滿歟

十一月馬廷鸞乞罷從之廷鸞能於賈似道不克展其才力求去
辭帝曰丞相何不勉留廷鸞對曰臣死亡無日恐不得再見君父然
國事方殷證圖孔棘天下安危人主不知國家利害羣臣不知軍前
勝負列閫不知陛下與元老大臣惟康永圖臣死且瞑目矣泣拜而
出廷鸞三不知之議豈不爲之痛哭哉前宋七十九年此矣論不待匡山之揆而後見也○十二月詔葉夢鼎
爲少傅右丞相兼樞密使夢鼎引疾固辭不至使者相繼促行扶病
至嘔血疏奏顧上萬精察欲規當國者收人心固邦本徧冊徑返使
者以禍福告夢鼎曰豪恥事大死生事小萬無可回之理賈似道大
怒乃令致仕夢鼎於此時忘身殉國可也謂可偷安自己志即然以巨
保身之義責書曰○詔加太學養錢寬科場恩例初賈似道請罷士
園聲不至發之也陵臣曰焉呼處士橫議及參國家末造之初當陛昏時無此事也
決劉黻之血乃在朝書之世宋時亦然二策皆激於義而在朱

二策皆激于義

賜於之以利誘宋以忠厚立國不設士大夫當蒼上夫毅然以氣節自尚名義爲重一遇國事則明目張膽剖白言之不少顧忌往往得罪名士類依不幸顛沛遭遇遷謫以去及其事久論定直聲勁節亦從此著遂令學校之士亦效尤之望於景定淳祐間猶迭任一宰執用一臺諫稍不合衆心三學之士相率攻之必去其人而後已稍不如意則加以無名之誘浩爲不根之善或有所行違則必借奏爲論劾以焚坑惡聲加諸君相皆似道入相度其不可以力勝遂以術籠絡之於是加太學養錢寬科場愚例三學之士喫其利而感其恩日擊似道誤國紫不敢出一語甚至要君去國亦士書貪芙蓉留之嗚呼士之在學校者讀聖賢之書受教養之恩其尚當知所以自守而無蹈宋人之失哉

癸酉九年 元世祖主 正月元取樊城守將張漢英范天順牛富死之
時樊城被圍四年天順牛富力戰不降元張弘範進攻爲流矢中其
肘東劉見阿术曰襄在江南樊在江北我陸攻樊則襄出舟師來救
終不可取若戰江近斷救兵水陸夾攻之則樊必破而襄亦下矣阿
术從之遂以師載江而出砲師薄樊城城陷漢英范天順牛富巷戰
天寶曰生爲宋臣死當爲宋鬼師所守處誓死元兵入城牛富舉砲

[illegible]元十年元世祖至元十一年正月巳卯潮永新縣名屬吉安府有氣如虹橫貫一晝夜○賈似道以母喪去位詔用周禮墨衰起復之太學博士陳著帥太學諸生上書切諫且言似道罪惡昭著愚夫愚婦亦思逐之今天降訓於其母所以代陛下行訓也不聽○七月帝崩皇子㬎即位時年四歲皇太后謝氏臨朝稱制度宗爲太子時以好內閉僊立聰于酒色故事錄云進御最寵閻貴妃謝恩書其月日帝視一日謂者三十餘人別年五十三衆議長子㬎當立數遣主婦立爲對兄㬎爲吉王弟昺爲信王○皇太后謝氏理宗后也[illegible]兵以政喪陽之陷三分天下宋有其二襄陽既失國勢已去宋祚隨亡[illegible]

詔太師平章軍國重事賈似道獨班起居○八月元大使劉秉忠卒秉忠自幼好學至老不衰雖位極人臣終日澹然不異平昔至是卒元主驚悼謂左右曰秉忠事朕三十年小心慎密不避艱險言無隱情其陰陽術數之精占事知來若合符契惟朕知之他人不得與聞

詔太師平章軍國重事賈似道獨班起居○八月元大使劉秉忠卒秉忠自幼好學至老不衰雖位極人臣終日澹然不異平昔至是卒元主驚悼謂左右曰秉忠事朕三十年小心慎密不避艱險言無隱情其陰陽術數之精占事知來若合符契惟朕知之他人不得與聞

[illegible]元史劉秉忠通鑑前編卷一[illegible]

[illegible]元史劉秉忠通鑑前編卷一[illegible]

[illegible]元史劉秉忠通鑑前編卷一[illegible]

八年辛卯與全太后世子爲僧尼有地三百六十頃書
月宣政院請免其租元文宗天曆二年九月市金太后田
爲太承天寺基至順元年二月市瀛國公田爲大龍翔寺
葉元順帝至正十二月壬辰五月詔瀛國公子和尚趙完
普與親屬於沙州安置禁人交通云不記所終或者市田
之時乃其終時耶或曰殂于永滇或曰元順帝實瀛國公
遺種誌曰孝恭懿聖皇帝○時主少國危外敵山壓天命
已絕雖使伊周輔之尚不克濟況姚閔孰能各重賞拔邊
豪自理度以來專權誤國之一貫似道乎其亡宜哉

乙亥德祐元年元世祖至元十二年正月陳祥以元人之師徇蘄州知府管景
模以城降之時伯顏阿本順流東下呂文煥爲鄉導沿江諸將皆呂
氏部曲咸望風降附○陳奕誘其子巖以安東州即安東縣今淮安府降元以

巖爲淮東宣撫使招諭衆郡○以陳宜中同知樞密院事○賈似道
呂師夔奏請都督府專任中流調遣師夔及錢眞孫以江州降於
元元以師夔知江州

（陳四明曰九江既降江東州郡不可守矣宋友師合謀原江州後二百年而失之意非數耶）

元劉整死于無爲軍整受僞命帥騎兵攻無爲軍久而不克聞呂
文煥丹師東下所至迎降耻首謀而功不及失聲曰首帥來我使我
功後於人善作者不必善成果然遂發憤死劉整降北亂東取事宜
由黃派直進時諸將止欲取蔪口虛實若相（謂後則伯顏曲下志則
繼攻道方以務農大子爲事器不爲教）○知安慶府范文虎叛降
元范文虎買似道之婿也賈似道師次于蕪湖似道畏劉整不敢
發及聞整死喜曰吾得天助也乃上表出師抽諸路精兵凡十三萬

人以行以身親信韓震爲殿帥總宗兵進次于蕪湖造人通陽師使
以議和○以汪立信爲沿江招討大使初襄陽既失京鎮移書下賈

似道曰今日天下之勢十去八九而君臣宴安不以爲虞酣歌深宮
（原注之言）嘯傲湖山欲拱揖折衝不亦難乎爲今日之計者有三內郡何事多
兵宜盡出之江以實外鄂矣見兵可七十餘萬人而沿江之守則不
過七千里若距百里而屯屯有守將十屯爲府府有總督其尤要害
處輒參倍其兵無事則泛舟長淮往來游徼（疑脫一字）日有事則東西聲
擊戰守並用刁斗相聞餽餉不絕互相應援遴宗室親王忠貞有幹用
大臣立爲統制率然之勢此上策也許輸歲幣以緩師期不二三年
遂陸稍休蕃垣稍固生兵日增可戰可守此中策也二策果不得行
則天敗我矣若銜璧與櫬之禮則請俟以俟似道得書抵之於地曰
聒賊狂言敢爾乃中以危法處之又將出師乃召立信爲招討立信
受詔即日上道與似道遇于蕪湖似道撫立信背曰不信公言以至
於此因問立信何向立信曰今江南無一寸乾淨地某去尋一片閒

家地上死要死得分明耳立信至建康守兵悉潰而四面皆元兵立
信知事不可成嘆曰吾生爲宋臣死爲宋鬼終爲國一死但徒死無
益耳乃率所部數十人至高郵欲控引淮漢以爲後圖○二月賈似
道自蕪湖遣還元伴貿安撫以荔子黃柑遺伯顏復遣宋京如元師
請稱臣奉歲幣如開慶約伯顏不許阿术謂伯顏曰若實欲和侯似
道自來伯顏乃答書輸君臣相率納土卽當奉聞似道不答○夏賈
師師會賈似道于蕪湖遂同次于鴛港○元人徇池州通判趙昂發
死之（書弓全時昂發攝州事繕壁聚糧爲固守計都統張林陰遣人
納款昂發知事不濟謂妻雍氏曰城將破吾守臣不當去汝先出走
雍曰君爲命官我爲命婦君爲忠臣我獨不能爲忠臣婦乎昂發咲
曰此豈婦人女子所能也雍曰吾請先君死昂發咲止之及元師薄
城昂發晨起書几上曰國不可背城不可降夫婦同死節義成雙遂

真雅氏同縊從容堂張林開門降的願入城深惜
之命具棺衾合葬墨而去
閻若璩曰是時易發知事難成從容覓死不惟身後王事賴以無
[illegible]
元大雅節義之道牽于一門是誠無慨于殺身成仁之訓矣
[illegible]
更臣斷曰陳貴趙昂發皆以完節同死國難其於君臣大義之義兼得矣然易發遣子別其兄弟以為宗祀之托而貴之貧客子殉
[illegible]
同死三十六人何貴之智矣不與蓉同耶要想發也從容定計貴
[illegible]
也倉卒敗圍是各一道也何必同
孫虎臣及元人戰于丁家洲在鄱陽東北
潰時似道以精銳七萬餘人盡屬孫虎臣次于池州下流之丁家洲
夏貴以戰艦二千五百亘江中似道將後軍為殿夏貴既喪失利于
鄂恐督府功成又忌虎臣新進難列陣向敵殊無鬬志元阿水挺身
登艦遣人掠宋舟大呼曰宋軍敗矣虎臣前鋒將姜才方接戰虎臣
遽過其妄所乘舟衆見之以為敗師遁矣於是宋師大亂夏貴不戰而
走似道錯愕失措遽鳴鉦收軍阿术伯都水岸夾攻殺溺死者不可
勝數似道倉惶召夏貴計事貴曰諸軍已膽落吾何以戰師和惟有

入揚州招潰兵迎駕海上吾以死守淮西耳遂解舟去似道乃與虎
臣奔還揚州明日潰兵殺江而下似道使人登岸揚旗招徠虛莫應
似道激珙郡如海上迎駕姜才收兵至揚州元師乘勝東下矣
呂氏中興[illegible]似道生平泥於數陽受國[illegible]出督陰又[illegible]塵
[illegible]留之實無意於出也元人既江勢不容已陽[illegible]死她[illegible]一出
指境內以陽[illegible]事不知乎日始功[illegible]能[illegible]士之心久已解體元[illegible]
京口至瓜洲二十里若[illegible]順[illegible]計[illegible]降矣軍於[illegible]港[illegible]塘[illegible]百餘
里方長宋京[illegible]和[illegible]樂[illegible]指如此似道國已[illegible]落[illegible]喪矣是夜三
鼓鳴鑼一帶十三萬兵須臾而散扁身維揚[illegible]十[illegible]何故於國事
[illegible]其所為正可與唐楊國忠等耳或曰談宋者似[illegible]忠
元人徇饒州知州唐震故相江萬里死之通判萬道同以城降時元
軍入饒境震發州民守城元遣使來取降款通判萬道同微諷震降
震呪之曰我忍偷生負國耶城中少年感震言殺元使者已而元軍
果至震登陴衆皆散震入坐廳中元軍執順帥署降震擲筆厲罵不屈遂死
之萬里初聞襄樊破鬱泡芝山在饒州[illegible]扁其亭曰止水人莫喻其

意及城欲破萬里執門人陳僖黑手曰大勢不可為余雖不在位猶
[illegible]
真國為存亡遂赴止水死左右及子[illegible]相繼投沿[illegible]內積屍如[illegible]真[illegible]
萬里旋御浮出從者欲輦之[illegible]太[illegible]益國○沿江制置大使趙葵
[illegible]議文忠
建康而逃建康既無主帥則江東不可為矣○知鎮江府洪起畏知
[illegible]
寧國府趙與可知隆興府[illegible]今南昌
[illegible]今江[illegible]鄂[illegible]皆棄城而
逃知和州王喜知太平州孟知縉知無為軍劉權皆以城降于元○
元人徇臨江知州鮑廉死之○賈似道自揚州上表請還都詔羣臣
議之王爚去位是時似道請遷都以避元師太皇太后不許然師薄
上[illegible]不[illegible]能[illegible]不[illegible]震復以為請詔下公卿議議于爚以[illegible]不得與大計
[illegible]程出國門去
已而宗學生上言陛下移蹕不於慶元[illegible]則[illegible]
平江[illegible]郡[illegible]府事勢危急則航海幸閩我能往彼亦能往徒驚擾而無益
乃止○鄂州都統張世傑帥師入衛遂復饒州時方危急敕諸將勤
王多不至獨世傑來上下嘆異○江西提刑知贛州文天祥起兵入

衛初勤王詔至贛天祥捧之涕泣乃徵郡中豪傑并結溪洞山蠻得
[illegible]
萬餘赴之何異驅市人而搏猛虎天祥曰國家養育臣庶三百餘年
一旦有患天下兵無一人赴者吾深恨之故不自量欲以身殉與
天下忠臣義士將聞風而起義勝者[illegible]立人衆者力濟如此則社稷
猶可保也天祥性豪華平生自奉甚厚聲伎滿前至是痛自損抑盡
以家貲為軍費每與賓客僚佐語及時事輒流涕曰樂人之樂者憂
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閒者為之感動
張明德[illegible]曰嗚呼唐有天寶之亂其召亂之始坐享富貴者獨一
二貴近之臣然而終能為唐藩[illegible]者則出於張巡許遠之流遠者
焉宋有靈武之危當其致危之[illegible]安享尊榮者亦一[illegible]親近之臣
然而終能入衛死社者亦出於[illegible]三傑天祥之疏遠者[illegible]為向使宋
之君臣仍襲近習以任疏遠則[illegible]難方據之時未必重勞航遠者
而藩蔽入衛焉徵前則知有天[illegible]者未嘗無忠臣也特在上之人
如否何
如耳

湖南提刑李芾遣兵入援芾性剛直忤賈似道罷官家居者久之至是提刑湖南發壯士三千人使裨將之勤王（按遣兵者委力於人將兵者幾力矣已甚兵則傾家募衆已自起之是繇也文其苦衆次之李又次之）

周靜軒曰是時胡翼交侵臨安危急遠近無入援之師內外無勤王之將宋室諸臣不能辭其責矣獨張世傑將兵入衛文天祥起兵勤王李芾遣兵入援三人皆名而知志可謂能盡其者還皆未克成功然其心願不善歟

召王綸爲江東湖西宣撫招撫大使置司臨安以備咨訪○遣元行人郝經還至燕卒經奉使被宋拘囚一十六年撰修續漢書行於世

（臣曉山曰或曰元世祖本無伐宋之意使宋人不拘郝經其後不殺豪希賢必將通和歸宋中國一統於我矣帥乎宋人內懷其咎也鳴呼豈其然乎元世祖未即位之前憲宗已興師擊南宋而世祖亦嘗自將擊大理入吐蕃其務遠略如此所以遺志者冀用金人憑宋之術耳豈真心哉故曰觀元初廢心廢臣之多中國之人然貪其富貴並無一人一言勸其存宋者讀以劉四之賢猶作渡江賦以冰幸之而有讀曰為士降則為奴之語則又何書焉後世無公言鬼殺承夏周承殷滕南曰自春秋大一統之筆明而後世無公言鬼殺承夏周承殷吾國知其秉天討罪以安天下性心也道若夫茲三代之正統者如）

（讀如唐如宋如我明則如天之遵于蜀當以正統書之如秦如晉如六朝如隋如五代如元則如天之統擊馬供當以變統書之名雖正統之統紀之說何如天遵于取其能混一以爲正統則如子之不能遵應堂理也哉○案證按陳于不承宗祀則陳子遵應子受天子命承襲父爵宗祀前朝同蜀吳元平宋例是也）

賈似道有罪免陳宜中初附似道得驟登政府及翁應龍自軍中還賈似道有罪免陳宜中初附似道得驟登政府及翁應龍自軍中還宜中問似道所在應龍以不知答之且申意其已死即上疏乞誅似道以正誤國之罪太皇太后謝氏曰似道勤劳三朝安忍以一朝之罪失待大臣之禮詔授似道醴泉觀使罷平章都督凡似道諸不利民之政次第除之放還諸寓謫人○增明嚴學士江淮招討使汪立信卒于軍（書嘉其死事也）將立信周似道師潰歎曰吾今日猶得死於宋上乃置酒召賓僚與訣手自爲書起居二宮與從子書蠟以家事夜分起步庭中慷慨悲歌擁拳撫膺者三投呪（音救）而卒後伯顏入建康

（立信卒于軍）（書嘉其死事也）（將立信周似道師潰）（歎曰吾今日猶得死於宋）

或以立信二策及告伯顏伯顏歎息久之曰宋有是人有是言使其用之我安得至此命求其家厚卹之曰忠臣之家也（劉貿似道對立信之言）

（宋汪立信忠臣）（君長而賢則用舍未必如是之遽倒而國事決不至此）

丁南湖曰立信之卒也起居二宮而若臣之義重竊嘗恨千古而宗祧之義重寡斷而朋友之義重誠所謂憲法必於是乎

三月陳宜中被殿前都指揮使韓震將震總禁兵或言震謀劫帝遷都宜中乃召震計事伏壯士袖鐵椎擊殺之震部曲百餘人大鬨而出射火前入宮斫嘉會門宜中遣兵逐之遂奔建康○入伯顏入建康府都統徐壯棄關泝迎納是時江東大疫居民之食伯顏聞倉厥之且遣醫治疾民大悅會元主有詔以時方暑不利行師俟秋可舉伯顏上言曰百年遺敵已扼其吭風馳電擊取之恐後少卻遲回奔播海島遺後悔矣元主謂使者曰此事朕不從中制也○詔諭呂文煥陳奕范文虎使通和議息兵○以王綸陳宜中爲左右丞相兼都

（發世傳樂都督諸軍二星則主中天）（三百年待士大夫以義）

督諸路軍馬○治賈似道黨與配翁應龍于吉陽軍免麥堂中王庭劉良貴等官從侍御史陳過庵察御史潘文卿季可之請也○元人入常州守臣陳汝錡出奔鈐轄戴文泰同士人王良臣以城降之○知平江府潛說友知廣德軍令孤棄各以城降元○詔張世傑總都督諸軍世傑遣閻順李存進軍廣德謝洪永進軍平江李山進軍常州○有二星鬬于中天一星隕二星乃宋元之君鬬于中天乃爭○（衛之象一星墮則宋主之兆決矣）召五郡鎮撫呂文福文興（文興文福兄）入衛文福殺使者叛入江州○（按政曾淵子文及翁仮普及侍從臺諫棄位逃去者數十人太皇太后聞之詔戒云我朝三百餘年待士大夫以禮吾與嗣君遭家多難嗣小臣未嘗有出一言以救國者今內而庶僚叶官隨次外而守令委印棄城耳日之司既不能爲吾斜擊二三執政又不能倡率群工力且表裏合謀接踵宵遁乎日請聖賢書自誦詢何乃於此時作此泉指生何

詳訂世史類編卷四十三　十一代編　宋恭宗　二十　毓秀齋重鐫

西月對人亦亦何以見先帝天命未改國法尚在其負國恩字書之
御史臺覺察以聞然不能禁也○元使廉俊賢來至鎮松閘（在縣境）府吳江縣
守將張濡殺之殺之元主遣禮部尚書廉希賢工部侍郎嚴忠範
奉國書來至建康希賢請兵自衛伯顏曰行人以言不以兵兵多反
致疑耳希賢固請遂以兵五百送之伯顏仍下令請將各守營壘勿
得妄有侵掠希賢等至獨松閘張濡部曲殺忠範執希賢送臨安希
賢病創久朝廷使人移書元軍言殺之事乃遣將太后及嗣君皆
不知當按誅之願輸幣請罷兵通好伯顏曰彼為詐計侵我虛實其
當擇人同往觀其事體令彼速降乃遣議事官張翥同俊人還說安
撫至平江被殺○四月元人入廣德縣知縣王汝翼死之○元克涉
市城（在縣）都統孟珏監鎮司馬安求（元五世孫）死之○元阿里海涯寇江
陵朱禩孫高達以城降荊南州軍皆陷○以福王與芮（憲宗次）為浙東
宣慰使都元帥

詳訂世史類編卷四十三　十一代編　宋恭宗　二十一　毓秀齋重鐫

安撫大使開府紹興○召夏貴為樞密副使師所部兵入衛不至○
元阿术侵揚州姜才戰于揚子橋敗績○五月元人入寧國縣知縣
汝騰蔡抗楊棟相繼薦於朝詔真州給授基固辭楫以慕諸葛亮之
為人自號長嘯年二十始知家學之源捐去俗學勇於求道讀論語
必有真實心地刻苦工夫而後可基棟聞受命遂得聞斯語之端趙

既建州之開元寺待客尚數十虎臣至悉以其寶玉撒幔長行秋日中令景輸夫唱杭州歌謔之每名兵籍厚憊至一日入古寺見吳潛南行題壁字問曰賈團練吳丞相何以至此至泉州洛陽橋遇葉李自漳州放還見于客邸李賦詞贈之[illegible]余歸路君來路天會有相逢處客中遲速欠恭羊跑跑一篇長短句似道倚首謝曰至南劍鴛溪灘虎臣口水清甚何不飲於此似道曰太皇許我不死待有詔即死及至漳州木綿庵在漳州城南虎臣曰吾為天下殺似道雖死何憾遂拘似道妾于於別室即廁上茁似道腸殺之殯於庵側陳宜中至福州補虎臣職于狱○似道誤亡宋國罪不容誅當時宜正典刑以謝天下奈何屈法伸恩至今令人慨嘆然郊臣富貴則自取之陰謀患以遺君父故蔡京秦檜似道之賊身戚家僉前後一轍後之謀人國者亦可以監矣

呂氏中曰似道好諛惡直進佞退賢揚餘太平諱言邊事殺功臣以失士大夫之心行公田以缺江浙之名士推恩以驅逐東南之民覆亡豈無以哉劍東南之士庇坡潛而潛心灘者軍貴則無心叛日積月累則失人心之事幸至破國覆身權璽不足數其罪也

復皮龍榮官○陳宜中去位詔龍王嬀為醫泉觀使召宜中于溫州二人不協故也嬀是歲卒嬀清修剛勁不阿權勢及為相屬國勢危王乃不能協謀以德大事十論嬀之卒明王嬀君子則豪之宜中小人則召之○八月以李芾知潭州文天祥相合續圖措置事方不也何待也

文天祥建議勤敵

知平江府初天祥至臨安上疏言本朝懲五季之亂削藩鎮建郡邑一時雖足以矯弱大之弊然國以浸弱故敵至一州則一州破至一縣則一縣破中原陸沉痛悔何及今宜分境內為四鎮建都統御於其中以廣西益湖廣而建閫於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閫於隆興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閫於鄱陽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閫於揚州責長沙取鄂隆興取鄱黃鄂陽取江東揚州取兩淮地大力衆約日齊奮彼倚多力分疲於奔命而吾民之豪傑者又倚閫出於其中敵不難邪也時議以為迂闊不報故有是命信國公之謀器其條理謹嚴可上策也議者反以為迂闊○九月元兵陷泰州孫虎臣自殺○十一月詔張世傑劉師勇總出戍兵○以留夢炎陳宜中為左右丞相並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先是宜中于溫州以親力辭太后乃自為書遺其母楊氏使諭之宜中乃起召宜中知事勢之不可為遂托以親故師力辭其表卽買賊之故也○元阿里海淮圍潭州先是李芾至潭元游騎已入湘陰益陽諸縣城中守卒不滿三千芾結[illegible]壯為援繕器械時募壯柵江修壁及

李芾結壯為援

元兵至芾悉力守禦○元阿朮圍揚州日久而無成功乃築長圍困之城中食盡外少石桃糟滿道而李庭芝之志益堅會伯顏至灣頭遂議深入渡江分兵東下○常州告急文天祥遣兵救之不克○十一月元將阿剌罕阿答赤圍四安鎮召文天祥入衛於是平江無固志矣○元人克常州屠其民知州姚訾之子通判陳炤統制王安節之子皆死之劉師勇奔還平江時伯顏會兵圍城訾師勇安節力戰固守伯顏遣人招之聳以劍百端終不聽伯顏怒曰夜攻不息城中甚急而訾師勇安節守志益堅伯顏乃北帳前諸軍奮勇爭先四面並進乙酉城破訾死之陳炤猶巷戰亦死伯顏命屠其民存者三五人而已執王安節至軍前不屈亦殺師勇以八騎突圍走平江

江東西州郡守將以謝枋得為江西招諭使知信州初枋得聞淮西江東西州郡守將皆呂氏部曲故爭降附自以與呂師夔善乃應詔上書以一族保師夔可信乞分沿江諸屯兵以師夔為鎮撫使使之行成且乞身至江州見文天祥與議朝廷乃以枋得為沿江察訪使以往會文天祥北還不及而反遂改知信州○元軍破獨松關守將張濡遁濡後為蘇秀及而反之子所殺馮翼父之獨松既破隍邑望風皆遁朝廷大懼時勤王師尚三四萬人

文天祥與世傑議以為淮東堅壁閒廣全城若與敵血戰萬一得逞令淮師以救其後國事猶可為也世傑大喜陳宜中白太后降諭以王師務宜持重議遂止秘書監陳著上疏乞從天祥之議與其坐以待困曷若背城一戰萬一有幸則人心奮勇且敵師非必真能智力不過乘勝長驅耳若少沮之則主兵之卑懸軍其壯弱異矣宜中不聽出著知合州○柳岳如元請平伯顏不許曰汝國執我行人故我與師錢氏納土李氏出降皆汝國之法也汝國昔得天下於小兒亦失於小兒其道如此尚何多言○以柳岳洪浩震加元求封行至高郵高郵之民殺之陳宜中當國不能措一策惟事蒙蔽以致郡邑降破又不知兵張世傑張軍將也使提舟師劉師勇水軍將也使提步卒用非其才卒致誤國至是以求和議不成乃白太后奉表求封為小國太后從之直學士院商應松不肯表改命京局官劉褒然

為之折笑肖高郵至伯家莊為稽聲所殺○以文天祥簽書樞密院事○黃萬石叛降元都統米立死之立初從陳宓守黃州宓降元萬石出萬石潛之帳前元軍署江西立迎戰于江坊兵敗被執不降繫盡令亦降矣立曰侍即國家大臣立一小卒耳但二世食趙氏祿趙亡何以生為萬石丹三諭之不從遂遇害

丙子二年元世祖至元十三年正月元人克潭州知州李芾音肺死之節也

城中大窘力不能支諸將曰事急矣吾儕為國死可也如民何芾罵曰國家正時厚養汝者為今日也汝第必守有復言者吾先戮汝俞

也襲元兵既圍潭州是李之後路也急援則使妻子縱身而生急則使妻子縱身而死歸路之通閉一也

元制江南人為十等宋謝枋得曰大元制南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儒十可恥之者賤之也賤之者貧之也貧之者謂無益於國也七匠八娼也娼乎娼哉介乎娼之下丐之上者今之儒也

兼憲僉使常楙參知政事○文天祥止六人○諸閫兵皆潰知嘉興府劉漢傑以城降元兵圍安吉州知州趙良淳與提刑徐道隆同守時元兵迫行都召道隆入衛道絕不通乃出太湖經武康臨安縣境勤王范文虎致書誘良淳降良淳焚書斬其使元兵至良淳率衆守城既而城將吳國定開門納元兵良淳命軍歸府兵士止之曰守郎何自苦良淳吃去之閉閣自經元兵追道隆及之一軍盡沒道隆見執赴水死○以文天祥如臨安府○遣監察御史劉岊奉表稱臣於元陸秀夫如元軍營言伯顏不肯從伯顏之稱太后命用臣禮陳宜中難之太后痛泣曰苟存社稷稱臣非辱祭也遂遣劉岊奉表稱臣

上尊號乞存境土以奉蒸嘗○進封吉王昰昔倚帝爲益王判福州
信王昺爲廣王判泉州文天祥乞命二王鎮閩廣以圖興復太后從之○陳宜中請遷都不果行名曰遷都一都可遷航海而已叶亦已後矣○元伯顏帥師次于皐亭山在杭州文天祥張世傑請移二宮入海而已帥衆背城一戰陳宜中不許白太后遣監察御史楊應奎上傳國璽以降伯顏受之遣使召陳宜中出議降事宜中逃歸溫州之清澳○張世傑蘇劉義劉師勇各帥所部兵去臨安八千海世傑等以不戰而降遂兵元石囚英伸都統下獄說世傑降世傑斷獄舌磔死之于市子山以死自誓師至海上見時事不可爲憂憤縱酒卒○文天祥吳堅如元師元伯執天祥遣堅還楊應奎自皐亭還言伯顏欲執政面議太后拜天祥右丞相兼樞密與之相見堅皆往天祥見伯顏說之曰北朝若以宋爲與國請退兵講與然後議歲幣與金帛猶師北朝全兵以退策之上也若欲毀其宗社則淮浙閩廣尚多未下利鈍未可知兵連禍結必自此始伯顏大怒拏起兩斤天祥益自奮爭辨不屈伯顏遂拘留而遣堅還令鎮撫唆都太常丞信世昌館伴夜則以軍圍所寓令唆都從容說天祥曰大元將興學校立科舉丞相大宋爲狀元宰相今爲大元宰相無疑丞相常稱國亡與亡此男子心今天下一統爲大元宰相豈是易事國亡與亡四字願公勿言天祥哭而拒之○駙馬都尉楊鎮等來益王廣王走愛州○元呂師夔獅江東知信州謝枋得迎戰敗績重貴家屬妻妾名溪奔建寧府之建陽唐石山元人入信州執枋得之妻李氏及二子一女拘于楊州獄中母夫人以老疾免李氏不屈死于獄中惟二子一女之定之得還是時舉國降附枋得獨不一舉生能率兵拒敵功雖不就其志可嘉綱目直書初無褒詞何也用兵以討賢固非貪然私欲之舉若貪國危而不救豈可苟安猶爲深責明乎此則知春秋筆削雖嚴猶榮此關知春秋筆削雖嚴猶榮而討賊之義無二日何忘矣○二月日中有黑子大如楊卵相繼人

之○詔諭郡縣降于元伯顏令程鵬飛取太后手詔諭降太后從之又欲三省樞密院徹執政皆署家鉉翁獨不肯使者命綁之鉉翁曰中書無綁執政之禮乃止秋教授第于句章○元伯顏次于湖州市遣張惠阿剌罕入臨安封府庫收史館禮寺圖書及百司符印告勅○元人以文天祥北去○錢塘江潮三日不至時元軍分住江沙上杭人方幸之而潮汐不至○元伯顏使范文虎追益王廣王不及楊鎮還臨安三王遂走溫州○裘賁以淮西叛降元知鎮巢軍洪福死之洪福貴家僮也從貴結勞得知鎮巢主乃叛通而僕乃死節哉○二月元伯顏入臨安以帝及皇太后全氏福王與芮等北去廢恭帝爲瀛國公○三學諸生內侍等皆行從皇太后謝氏以疾留內大學生徐應鑣李旦翁謐正與其二男一女死之行舍舍三學諸生也見北徐應鑣與李節齋別人傳雲樓幾火自焚作詩云二男并一女俱我上梯雲學僕覽之感大應德遂與二男一女俱赴井死

舒芬曰方伯顏入臨安盡俘三宮百官諸生以北塞城無有讓行者獨公呼男女訣與子書勉王盡不與俱從容而死嗚呼深公之死則文天祥張世傑諸公皆矣而公獨不在其位被公之節則李芾趙必豫諸公壯矣而公不在其職前將軍公則會叶重不肯容泰之義而行之元烈則十倍于仲達自非路道之素二有此學於回日月之光耶終古知無愛之防者公之風猶令在海內者聞之也○文天祥自鎮江下入真州苗再成出迎喜且泣曰兩淮兵足以禦敵但二闖少隙不能合從耳天祥問計將安出再成曰今元約淮西兵趨建康彼必悉力以與吾西兵指揮淮東諸將以通泰二城夾攻瓜洲以高郵寶應淮安兵攻揚子橋以揚兵攻瓜步吾以舟師直搗鎮江同日大舉彎頭楊子橋皆沿江脆兵旦日夜望我師之至攻之即下合攻瓜步之三面吾自江中一面溝之雖有智者不能爲之謀矣仍院舉以東兵入京口西兵入金陵要浙歸路其大帥可坐致也天祥大稱善即以書遺李庭芝遣使四出結約初天祥未至真時楊有脫歸兵言元人密遣一丞相入真州說降矣及聞之言庭芝信之以天

[illegal]來說降元使再成巫被之再成見其忠義不忍天祥知楊開府[illegal]者誤物論[illegal]下令購文丞相甚急天祥乃變姓名出通州浮海如溫州以求二王（益王是昰○閏月陸秀夫蘇劉義開二王在溫州以兵來會楊亮節開陳宜中在清源遣使召之宜中來謁亮節秀夫與議興復乃召張世傑于定海奉二王為都帥秀夫先入閩中撫安生民○二王如福州檄召諸路忠義同奏王室是時黃萬石降于元其將劉深等多來歸兵勢稍振○帝至瓜州李庭芝使姜才將兵夜擣元軍不克（忠義也）時帝北行至瓜州庭芝與才涕泣誓師士皆感泣乃盡發金帛犒軍以四萬人夜擣瓜州戰三時衆潰帝遂去才戰至滁子市至夜猶不退阿术使人招之才曰宰相死爾（時書予）將軍耶真州苗再成亦誓師奮擊不克

（同歸耕曰是時天子蒙塵軍篇北狩宋之臣子未有謀逆大篇遠復舊都之心者獨庭芝與才淮泊皆衆奮志衆事庶幾擣元軍不

（克而返然其忠國之心亦誠矣）

四月參書樞密院事高應松至燕不食卒

端宗皇帝 諱昰（音是）度宗長子恭宗慶兄初封益王元將伯顏入臨安執恭帝北行毋楊淑妃與貴（弟昰昺即位福州）是為大王昺如溫州航海至福州陳宜中張世傑等奉帝即位自南之福州

丙子五月乙未朔陳宜中張世傑等奉益王即皇帝位（福州長史）聲出府中衆皆驚仆）遥上恭謚聖皇帝等尊號遂尊母度宗淑妃楊氏為皇太妃同聽政改元景炎封廣王昺為衛王○以陳宜中為左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陳文龍劉黼參知政事張世傑為樞密副使陸秀夫簽書樞密院事○召李庭芝為右丞相姜才為龍神四廂都

指揮使○詔吳淵趙溍傅卓李珏翟國秀等分道出師興復帝室○文天祥至自溫州以為右丞相兼知樞密院天祥命召武指蒙傑於江淮杜滸募兵于溫州○閏三月宋德祐帝㬎至元上都元主封帝為瀛國公（帝為僧呈太后○七月文天祥開府南劍州經略江西遂復邵武軍黃萬石敗走時天祥與陳宜中議不合乃來出督至南劍募兵得數千遂復邵武○楊州守將宋煥以城叛降元右丞相李庭芝指揮使姜才救之（庭芝姜才必得其兼）時元阿术圍楊州庭芝守禦益力及瓜安既降阿术以太皇太后手詔諭降庭芝登城謂使者曰奉詔守城未聞以詔諭降也阿术復遣使者持元主詔招之庭芝開壁納使者斬之焚其詔既而福州使至庭芝乃命制置副使宋煥守楊城而自與姜才將兵七千趨泰州將東入海庭芝既行煥即以城降阿术帥兵追庭芝及之庭芝走入泰州會姜才亟發皆不能戰泰州守將孫貴胡惟孝開門納元兵庭芝赴運池中水淺不死遂與姜才俱就執阿术責其不降姜才曰不降者我也憤焉不已阿术乃皆殺之楊民聞者莫不泣下

（同歸評曰庭芝姜才固守淮蒙元實詔諭則輸其使幕容勿降則勢可與自守孤城無援終不可與自守孤城無援終不可與李姜與代哉）

（忠臣為國堅守死心）

元人克真州守將苗再成死之○八月太皇太后謝氏趙元太都是太皇以病久留臨安至是元人白宮中皇其非以○九月以陳文龍出逐出趙熙降封壽春郡大人留燕七年而終○（書東莞民）知興化軍○東莞（縣名屬廣東）民能義以兵會趙溍復詔廣州能義起兵

予倡義也朝夕風華王室倘假將有奮志而起者繼王之所
子能飛起兵會潭遂能恢復廣州其明于大義有超克張平○十月
文天祥帥師次于汀州與元軍遇判張日中橫渠先生等聞天祥開
督勤王遂各起兵來應天祥遣趙時賞張日中等將一軍赴贛以扼
寧都遣吳浚將一軍取雩都劉洙等皆自江西起兵來會鄒渙與元
人戰于寧都敗死武岡教授羅開禮起兵復永豐縣亦死天祥為契
服哭焉○趙潛使龍飛曾逢龍及元人戰于南雄敗績逢龍死之龍
奔韶州元人圍韶州守將劉自立以城降飛率兵巷戰敗赴水死龍
始終為宋之意至是見宋前書起兵復韶固可見其倡義之實此
書無疑死之又可見其死節之實若非誠于義理之勇者烏有臨難
書死予全節也○十二月秀王與樓及元人戰于瑞安府仰今溫州敗績
死之
嗚呼與擇賢于嚴歟遂矣述其志節與北地王諡同一義也知府方洪以城降
〔丁南湖〕謝氏為宗國之太后乃惜一死而貳事于社稷秀王為
濟端之遠為乃舍一死而報效於祖宗世至人所以貴陽明哉陰
乘

帝舟居于泉州港招撫使蒲壽庚作亂帝走潮州十二月壽庚以泉
州叛降元○與化軍通判曹澄孫以城降元知軍陳文龍死之書子死忠
初文龍被執欲降之文龍指其腹曰此皆飾義文章也可相逼耶
卒不屈乃械送杭州文龍不食死按文龍為賢相後卿之後且延試第一也當為貢似道所忌乃作此
語節義文章誠無愧矣
〔周靜軒〕曰文龍之死誠足為尚觀之道使屢招而不從則其不殺之心可知觀之城陷被執而不屈則其殉義之心可見卒食周粟
逐餓而死其與夷齊之量又何虧乎大節是守
魏子若此中流之砥柱其忠又可得而少貶哉

元以姚樞為翰林學士承旨時宋侍從之臣及士子至上都皆令先
見樞詢其學行而官之樞仁恕恭敬未嘗疑人之欺凡有與謀者必
忠告惟恐其言之不盡由是人莫不敬之
丁丑景炎二年元世祖至元十四年正月帝在惠州之甲子門遣倪宙奉表詣
元哈都軍請降○元阿剌罕九江州文天祥奔潭州○元命道士張

宗演領江南道教隨以西僧楊璉真加總攝江南釋教○二月宋
降于元文天祥誅之元兵至瑞州袁降之因為元人至清
天祥復梅州○潘瓊文龍起兵復興化軍○五月文天祥
自梅州出江西遂復會昌縣屬贛州張日中趙時賞兵皆合之○張世
傑復潮州○元中書平章政事廉希憲卒希憲在江陵遠近向化及
有疾召還民皆垂涕擁送建祠繪像以祠之卒元主嘆曰無復有決
大事如廉希憲者矣伯顏亦曰廉公宰相中眞宰相男子中眞男子
世以為名言○七月文天祥便趙時賞張日中等帥師復吉贛諸縣
遂圍贛州○帝舟遷于潮州之淺灣○張世傑會師討蒲壽庚于泉
州書討者見不失討賊之傳檄諸路遂復邵武軍世傑以元軍既退
自將淮兵討壽庚時汀漳諸路劇盜陳弔眼及討天人丙統諸蠻酋
軍皆會兵勢稍振壽庚閉城自守世傑遂傳檄諸路陳瑤起家丁民

義五百人應世傑世傑遣將復邵武軍壽庚作亂于泉州世傑失策
討泰以力不能勝故也○元李恒襲文天祥于興國縣天祥出走師潰于空虎
趙時賞張日中等皆死之天祥入于贛州先是李恒遣兵援贛而自
將攻天祥天祥不意恒猝至乃引兵走就鄒渙于永豐渙兵先潰恒
追天祥于空阬及之張日中奮刀拒戰元兵少却恒急麾鐵騎橫衝
擊之日中身被數十創而死兵潰天祥妻歐陽氏男佛生瑛生及
三女皆見執趙時賞坐屠贛後元人問為誰時賞曰我姓文衆以為
天祥檢之天祥由是得與其兵子逸生及杜滸鄒渙奔循州收兵頗
集幕僚將皆被執時賞至隆興奮罵不屈臨刑劉洙願自濟時賞
呼曰死耳何心然然是將佐幕屬被執者皆死而天祥妻子家屬送

于燕二子死于道
土瑤州曰敖者堯文信公之忠而惜其才之不稱也余以為不然
夫信公非無才也當敵強之事天下之事已去而信公以一匹鄉

守蔡為歸馬合之衆率以數王可衆不潰此非有賜予之術不
也并徙之役能以智禦兇闖潮而後至國復涉谷其衆以救
已矣之郡色而所遣張汴鄧源四將皆敗而其合兵之
衆軍皆人疲兵者遂拿立坡之役復遇張弘範以敗北天祥之所
用將皆非弘範敵也元起閩漳以方進海內外滅國四十餘
立以全宋宋自朱儁之後未有能極一朝而悉聽者元擊
泰山之擊以壓宋卿而信公欲以置酒聽舞其痕猶存息以
與李肯中策之從說益求援刃而魏先發矣雖有兩白未易文也
故信公之數敗而能數起吾是知其才其數起而數敗吾不謂
其才之不稱也

十月元唆都入興化軍屠其民 書法皆是陳璘死之唆都至興化壻閉
城拒守唆都臨城諭之矢石雨下乃造雲梯砲石攻破其城巷戰終
日獲璘車裂之屠其民血流有聲 陳璘閉城拒守城破巷戰力屈被
執如是載府書陳文龍死之此書○十一月元劉深以舟師襲溫州帝
舟遷于秀山陳宜中逃之占城 占城音瞻書遂省其辛旁之罪也遂不復後死于遂羅國
○十二月帝舟遷于井澳颶風作 颶音具颶大風帝溺遂有驚痰元劉深
來襲弃與執命如珏以去帝遷舟于謝女峽

閻都統迁此將宋事已去無可為者帝居潮之後海寇劉深襲之舟
與兵劉深又襲之有謝女峽矣自是而遷硇州皆是而遷庄山
宋之大臣永終次矣宜中身都將相繼國祚恩事雖難寧不當背
城一戰同死且猶乃其分也今抗節占城去而不返安有背君苟
免而可以為人臣也哉

戊寅三年 五月帝昺改元元年 正月帝在謝女峽○二月元張都克
元世祖至元十五年潮州屠其民知州馬發死之元克重慶府制置副使張玨死之○三
月文天祥會兵于興汀潮天祥以母及弟壁在惠州乃趨之欲兵
出海豐縣○四月帝崩于硇州年十一弟衛王立是為帝昺
帝昺 諱昺度宗永子端宗弟也自戊寅五月至己卯二

仁二年為年九歲而宋亡矣○帝以端宗母弟即位硇州
又遷新會厓山元人來攻張世傑等戰敗陸秀夫抱帝沈
海其忠義之士皆溺死焉

明寧來潮帝即位于硇州皇太妃楊氏同聽政遙有黃龍見海中

以自固因奉帝移駐焉遣人入山伐木造軍屋于間行宮正殿曰慈
元楊太妃居之時官民兵尚二十餘萬多居于舟資糧取辦于廣右
諸郡復制人匠造舟楫製器杖民不能堪有離散之志○有大星
南流墮海中小星千餘隨之

張時泰曰宋之興也五星聚奎朱之亡也星隕于廣此可見國之
興亡匪由于人皆出于天也然合人而言天未可以論興亡之理
觀夫宋末方與氣象規模渙然一新天不坏之可乎有廢興以後氣
象規模蕩然無存嘉天不發之可乎其興其亡雖係于天皆由人耳
若祭殿所陷而論其若之賢不肖又皆天也豈人力所能哉

八月加文天祥少保封信國公張世傑越國公初天祥聞帝即位上
表自劾敗于江西之罪乞入朝不許而加封爵中大疫士卒多死
天祥子道生復以家屬皆盡○閏十一月元以許衡為集賢大學士
兼領太史院事初劉秉忠謂大明歷歲久差以後天欲修正未及而

在人久有以一旅二成中興者一旅二城逐滅寇宋中興今有
官有司皆具士卒數萬天若未欲絕宋此不可為國即庚于乃與衆
共立帝時年八歲矣○以陸秀夫為左丞相兼樞密使時擒越海濱
庶事疏多倣太妃垂簾與羣臣語猶自稱奴每時節朝會獨秀夫儼
然正笏立如治朝或在行中倉猝泊下左右無不悲慟者及拜皆相
與張世傑共秉政外籌軍旅內調工役凡有建作皆出其手雖急遽
流離中猶日書大學章句以勸講 勸講謂進呈先儒可矣忠臣
愛君憂君在
於一個誠 (于南渡初秀夫當乘國家之際而猶講大學以正其君尹焞當
秉家同死之際而猶行冠禮以淑其子豈二賢者何若彼迂邪蓋
仁為己任死而後已臨難沈必於是也此宋朝崇
重道學之效亦遺野諸公開有所以培養人心歟)
端有遺厓山 六月帝舟遷于新會縣屬廣之厓山初張世傑以硇州不可居而厓山
在海中勢頗寬廣中有一港其口如門可以藏舟乃形勝之地可拒
日世大學章
詳訏世史類編卷四十三 十二 代編 宋帝昺 三十三 毓秀齋重鐫
形勝可據以
自固
元楊太妃居之時官民兵尚二十餘萬多居于舟資糧取辦于廣右
諸郡復制人匠造舟楫製器杖民不能堪有離散之志○有大星
南流墮海中小星千餘隨之
生文大詳少
保
張時泰曰宋之興也五星聚奎朱之亡也星隕于廣此可見國之
興亡匪由于人皆出于天也然合人而言天未可以論興亡之理
觀夫宋末方興氣象規模渙然一新天不坏之可乎有廢興以後氣
象規模蕩然無存嘉天不發之可乎其興其亡雖係于天皆由人耳
若祭殿所陷而論其若之賢不肖又皆天也豈人力所能哉
生文大詳少保封信國公張世傑越國公初天祥聞帝即位上
表自劾敗于江西之罪乞入朝不許而加封爵中大疫士卒多死
天祥子道生復以家屬皆盡○閏十一月元以許衡為集賢大學士
兼領太史院事初劉秉忠謂大明歷歲久差以後天欲修正未及而
帝昺在于潮
驗
卒元主思其言詔衡及贊善于御工部郎中郭守敬測驗改正守敬

言曆之本在於測驗而測驗之器莫先儀表乃作簡儀[illegible]
象玲瓏儀仰儀立運儀諸理儀景附闚儿日月蝕儀星咨定時儀等
器惜言曆家知曆數而不知曆理宜得許衡總之遂有是命○元張
弘範襲執文天祥于五坡嶺初天祥屯潮陽鄒渊劉子俊皆集師會
之益陳懿導張弘範兵濟潮陽天祥力不支師其麾下走海豐張弘
正追之天祥方飯五坡嶺弘正兵突至衆不及戰皆伏草莽天祥倉
皇出走千戶王惟義執之天祥吞腦子不死劉渊自到劉子俊自說
爲天祥冀可免天祥及執天祥至各爭冒僞元人遂亭子俊而執天
祥至潮陽見弘範左右命之拜天祥不屈弘範釋其縛以客禮見之
天祥固請死弘範不許或謂弘範曰敵人之相不可測也不宜近之
弘範曰彼忠義也保無他求族屬被俘者悉還之處之舟中以自從
○十二月元西僧楊璉真加發紹興諸陵及大臣墓凡一百八十一

所利其金玉將裴陵骨雜牛馬枯骼爲鎮南浮屠會稽人唐珏偕家
爲酒食召壯士爲丐四六號哭往收葬蘭亭山後種冬青樹爲記取
別骨投之

己卯祥興二年 元世祖至正月帝在厓山○元張弘範襲厓山張世
傑力戰禦之二月甲申師大潰左丞相陸秀夫負帝赴海及張世傑
死之

元十六年

之師相遇海之旦出駒兵斷宋師汲路宋師堅不能動元人以舟載
茅炙沃以膏脂乘風縱火焚之宋艦皆塗泥粘長木以拒火舟不能
動弘範無如之何世傑有勇謀在元師中弘範三使諭至宋師招世
傑世傑不從曰吾知降生且當貴但義不可移耳因歷數古忠臣以
答之弘範乃命文天祥爲書招世傑天祥曰吾不能扞父母乃教人
叛父母可乎固命之天祥遂書所過零丁洋也在廣州香山縣東詩與之末云
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古人以火炙竹簡令其汗青出取之書字謂之汗青張弘
範笑而置之

[illegible]矩州曰宋季厓山之變文天祥陸秀夫張世傑後先仗節以死
予嘗欽其風而悲其志矣夫自行都航海如泉如廣水岩孤軍奔
皇駐驛無可據之地守臣制師死者執者叛以降者屢迭蓬勝無
可留之將敗亡集散裂裳以戰茹氊而飲溺無可用之兵以君立
君遺裔弱息無可介之勢月變星頂玄機厄光復無可爲之時三
君子者豈非獨徹者哉但猶開闢而濬四歷年所皇皇然致堅天
義勝劫游魂幾一旅之會舉之魂遶滄海血碧珠市而後已
孔子所謂匹夫不可奪志者非歟陽阿薤露相續世雖幾易而

[illegible]劉帝元氣獨砥礪于宇宙無
窮之事跡者三若于之天定矣
羅一峯曰秀夫張世傑宋盛矣遺猶於初當忽諸公斯之金償於中强
御補公亮之黃岳諸公禦之元滅于然忠臣義十以成禦之三公
者其大也助成日蓄滯香祝天者張世傑也抱帝赴海從死于萬
者丞相秀夫也關督前劍鼓執五坡旦擊厓山悲歌慷慨從容南
向而後死者丞相天祥也三
公者其死不同其心一也

時天祥自擊厓山作詩哀悼曰長平一坑四十萬蔡人雖怖趙人怨
大風揚砂水不流爲楚者樂爲漢悉兵家勝負常不一于戈紛紛何
時畢必有天吏將明威不嗜殺人能一之我生之初尚無疚我生之
後遭陽九讀書當義曰一元之中有九元陽亢五陰亢四陽爲厄用
事陰爲外卦入元百六歲有陽亢故曰百六之會
猶百二百州正氣掃地山河若身爲大臣義當死城下師盟愧牛耳
左傳襄十二年楚伐鄭大敗之爲城下之盟諸侯所恥○孔頴達曰制牲
享血諸侯共歃血主盟者執牛耳揭櫫欲歃書埋之言背盟者如此
牛而歃歸國洗日光白府[illegible]也重拜不敢當出師三年勞且苦炬尺長
安不可槐非無虎士如林一日不戒爲人擒擾船千艘下天角兩

雄相遭相賓薄古來何代無戰爭未有鋒鏑交沧溟游兵日來復日往相持一月爲鷸蚌（戰國策燕蘇代說趙曰臣過易水蚌方出曝鷸啄其肉蚌合而箝其喙鷸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蚌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即有死鷸兩爭不息漁者并擒之）南人志欲扶崑崙北人氣欲吞河漢（漢水以黃河爲喻）一朝天昏風雨惡砲火雷飛箭星落誰雌誰雄頃刻分流尸浮血洋水渾岸崖今朝只有北船在昨夜兩邊桴鼓鳴今夜船船翳聽聲北軍去家八千里稚牛釅酒人人喜雖有孤臣淚兩垂明明不敢向人啼六飛杳靄知何處漢制天子駕六馬行疾若飛故曰六飛大水落沈陽燈霧我期借劍斬佞臣黃金橫帶爲何人安得不飛克魯仲連曰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淄上之又從而爲之歌曰風飄飄起兮海水飛鳴兮八盡分火德毀噫鷹鸇相擊兮靡所施噫鴻鵠欲舉兮將安歸噫（一流兮任所之噫獨抱春秋兮臭我知噫○弘範復遣人語厓山曰汝陳丞相已去文丞相已執汝復欲何爲士民亦無返者弘範又以舟師據海口宋師無返道絕兵士大困世傑帥衆旦夕大戰弘範四分其軍先處北面一軍乘早潮而濕南師繼之宋師南北受敵諸軍大潰會日暮風雨昏霧四塞咫尺不辨世傑乃斷維以十六舟奪港而去陸秀夫走帝舟帝舟大且諸舟環結度不得出走乃先驅其妻于入海即負帝同溺後宮諸臣從死者甚衆秀夫負七日晏浮海上者十餘萬太妃楊氏聞帝崩撫膺大慟曰我忍先閒關至此者正爲趙氏一塊肉耳今無望矣遂赴海死世傑將趨安南至平章山下遇颶風大作舟人欲攻向岸世傑曰無以爲也爲我取瓢舂來至則仰天呼曰我爲趙氏亦已至矣一君人復立一君今又亡我未必者庶幾萬一兵退則立趙氏以存祀耳（時世傑復還未趙氏後今若此豈天意耶若天不欲我復存趙祀則大風覆我舟而復之也）舟還覆世傑溺死焉宋亡不死猶望興後至其死而宋遂絕（明紀）

（宋史筆斷）宋亡論義之臣丞相文天祥湖南安撫李芾潭州通判趙卯發湯州都統姜才襄陽太守范天順知州劉整制置李庭芝朝北提刑張起巖守吉守趙良淳無爲守趙惠淮東制置李庭芝朝史趙孟堅常州守統制孫虎臣參議官陳文龍將軍張世傑丞相陸秀夫宋訪趙與懃與化守華鎮通判張日中潮州守馬發江東制置劉伯得信州守陳宏進士方大震太學生徐應鑣等皆其章著者當彩臣例道衛國時最忠文李二公揚不容忽朝廷或降一或逼而節義最著二公也故私有云平居無犯顏敢諫之士臨難必無伏節死義之臣信哉（王宇溪曰於平小人流毒國家何其酷哉宋自建隆至慶曆人主以恭默守心宰輔以寬厚御上熙洽海內和平其間或有一二小人國勢尊安自若也然宋制沿五代亦有當更化者韓范稍欲更之朝議紛然不果建立祖宗之制一切襲去申外或之急急安石持之益堅海內騷然元祐初召用司馬光於民新法一切罷去其黨遂分天下之心慶之而宋人不然十六祖者以歷舉爲小人主歷舉者以元祐爲邪黨互相攻擊有如水火祖堅聞章惇案下志存報復取元祐之政一切擯去以還熙寧元豐諸人既寬吾儕尊陳太之盛務以修舉墜弊等語馬光清心寡慾治大雅二帝崇慶小人之禍未有若是其深也）

高宗朝九先輩保一體前日之禍同以臨安于時諸將競奪虜虜氣會國勢日振如岳飛梁仲任中原可復劉光世苗傅之輩不能成功乃歸罪于秦檜之好殺宋分之大抵皆心專厭殺戮惠良跋其語焉又一章蔡也焉之

歌曰

太祖太宗無仁矣
殷恭端景昭僖假
除前十六帝爲席
前帝以降微弱行
南渡高孝光寧理
前年一百六十七
南宋一百五十二
實統三百三年是一

附遼金夏歌

汴州大宋 中原
先唐天祐改朝元
遼宗天顯后仁宗繼
國前一十四遼主
凡先於宋七六數
宋徽釣命誠前遼
本是女直肅慎氏
宣宗哀宗聊承酬
宋初已共遼爲怨
元龍猛振思徹生
兩世封王開夏關
獅倒隋虎景宗帝
神宗獻宗末主現
一百八十有九祀
先後一十二國主
二朝二十七年度
雖有北魏之豪烈
內益亦不急也康
節邵子即位有不共戴天之仇綱維力振材未能雪

神宗以降微弱行
前年一百六十七
南宋一百五十二
實統三百三年是一

無如東北有契丹
先唐天祐改朝元
遼宗天顯后仁宗繼
國前一十四遼主
凡先於宋七六數
宋徽釣命誠前遼
本是女直肅慎氏
宣宗哀宗聊承酬
宋初已共遼爲怨
元龍猛振思徹生
兩世封王開夏關
獅倒隋虎景宗帝
神宗獻宗末主現
一百八十有九祀
先後一十二國主
二朝二十七年度
雖有北魏之豪烈
內益亦不急也康
節邵子即位有不共戴天之仇綱維力振材未能雪

金雪宋遺不可御
太祖完顏阿骨打
太宗烈宗海陵續
十主二百二十稔
哀宗承麟亦酬
夏屬黃帝昌意後
入唐討叛賜姓李
生子元昊都興慶
宋當仁宗庚寅際
元龍猛振思徹生
兩世封王開夏關
獅倒隋虎景宗帝
神宗獻宗末主現
附遼附宋又附金
崇加爲王庚寅算
二主四十八年數

卽位 吾以正扶黃龍內然二帝在燕 中等遮劉懷 [illegible]
爲之未生而魂已沙於雪窖矣北望延關無由 [illegible]
水月抱冰猶大以急救父母乎潸著倚左相俯彦作石相朝退不
見衆於大羊衆之左者也幸有李綱入衆方收朝廷宗澤令城以
待車駕而黃汪見沮劉光伸率召苗劉之變使一歸人抱二歲
兒以決事將誰指焉願張浚薛世忠請陛動正之陣一至而洗日
之功立矣幸金虜哨騎忽聲盜所在蜂出正面而當爲越海之兼又不得已而外地與詩以紓巨久之急不都
川陝不都荊襄不都淮西作屏於臨安金來則虜之
地而金又分中原以帝劉豫與金人好納帝喜得一佳
將方圖協力而秦檜一意捷殊即君及爲金人好納帝喜得一佳
士而鋤忌主和第不知彼之欲和者真我耶愛我耶計我耶自
變故以來主和議者皆腐齒落舌敝耳聾不見成功而死即大平
江北虜數十萬即震怖不戰南下則和議之與否兵其效益可驗
見者金以和愚宋僧以和愚帝帝以和自愚而庸國又獻兵以待
和岳飛世忠充狼之疏如以水投石皆不見報而甘受其詔命之
名甘忍其江南之號坪居主稱臣之恥倘得許和之約得河南
之境而爲蕃兵戰爲之貢賦幣又爲傳蕃方又爲之稱臣勞佛派
憤之臣藏骨髓痛十年之方慶矣一旦借大故日嘉臣在朝國之
疫也未有禁於內而大病能直穿於外者天不降此毒藥社稷綿綿父子孫當固惡同病在
因稱廟奇氣格多手同無敵有請求金根車者有懸秦城王冠前

卽位 吾以正扶黃龍內然二帝在燕 中等遮劉懷 [illegible]
爲之未生而魂已沙於雪窖矣北望延關無由 [illegible]
水月抱冰猶大以急救父母乎潸著倚左相俯彦作石相朝退不
見衆於大羊衆之左者也幸有李綱入衆方收朝廷宗澤令城以
待車駕而黃汪見沮劉光伸率召苗劉之變使一歸人抱二歲
兒以決事將誰指焉願張浚薛世忠請陛動正之陣一至而洗日
之功立矣幸金虜哨騎忽聲盜所在蜂出正面而當爲越海之兼又不得已而外地與詩以紓巨久之急不都
川陝不都荊襄不都淮西作屏於臨安金來則虜之
地而金又分中原以帝劉豫與金人好納帝喜得一佳
將方圖協力而秦檜一意捷殊即君及爲金人好納帝喜得一佳
士而鋤忌主和第不知彼之欲和者真我耶愛我耶計我耶自
變故以來主和議者皆腐齒落舌敝耳聾不見成功而死即大平
江北虜數十萬即震怖不戰南下則和議之與否兵其效益可驗
見者金以和愚宋僧以和愚帝帝以和自愚而庸國又獻兵以待
和岳飛世忠充狼之疏如以水投石皆不見報而甘受其詔命之
名甘忍其江南之號坪居主稱臣之恥倘得許和之約得河南
之境而爲蕃兵戰爲之貢賦幣又爲傳蕃方又爲之稱臣勞佛派
憤之臣藏骨髓痛十年之方慶矣一旦借大故日嘉臣在朝國之
疫也未有禁於內而大病能直穿於外者天不降此毒藥社稷綿綿父子孫當固惡同病在
因稱廟奇氣格多手同無敵有請求金根車者有懸秦城王冠前

者人心所屬惟知賊僧及其死而始敗其妖黨免防其逸謀不已
戰乎和議之說方行而陳情百狀朝玉帛而暮干戈口道和而心
創釁逆亮師出建康據我北岸欲立馬吳山以看花帝臨國勢飄
弧如其桑孫不然帝無駐蹕之所彼若泰山然帝無駐蹕之所矣叶楚民三戶以亡秦心康一成以
興夏高宗有江南之范睢有中興之名將合戰勿虎膽剪是勿亦
漸有遺恨之夢使其罷講和二字以攻守代之則可以阿房不使
東渡逆江河使西北聲使協我北岸欲立馬吳山以看花帝臨國勢飄
弧如其桑孫不

政也御
曾向孟之反問役孟氏武氏之
美手刃同氣何如遵海后之教者爲厚六經表彰爲美談文體
三變駢儷復古又何如文星聚于卯以兆伊洛淵源之學者爲王
脈哉故雖七制迭承大端乙正三宗繼美萬日以張而終不若致
治之正如許將所謂遠過漢晉也夫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治漢
唐宋之治也豈真不可爲三代哉明非其人治有時而輟耳故蒙以
養正矣而激然頹成蹇以純綱是矣而破令不備宋以忠厚康
躯是矣而臨禦弗振由此以治而亦由此以敝而亦由
此以亡法則是人則非也人若能起敝以雅風更化以善治則
三皇下至四五帝不足六而古治復矣

重刻詳訂世史類編卷之四十三終

十一代編 宋帝昺 四 虞山錢秀喬重鐫

孔子爲世之心太發於此
大生聖人爲一世主

諸淵李純卿 草創 木齋謝 遷 潤通
陽明王守仁 覆詳 鳳洲王世貞 參閱
大蘭李 槃 增修 錢塘文炎之 是正
妙凝蔣方馨 閱訂 宣宇張起麟 梓行

元紀 以朝元接宋統統之變通徵依文莊公分書年號
史臣曰嗚呼孔子春秋絕筆之後至是一千八百六十一歲宋其
憂世之心殆太驗於此矣天生聖人爲一代之主必使舉夷狄止
其所而安其分則人道立天理明地利得矣不然相奪相噬地
之利昧大之理而人道不立聖人有見於此故制治保邦奉奉以
變夷猶夏爲發揮實立言詳詳以內夏外夷爲戒非徒爲一世計
所以爲萬世計也世臨以其一世之後功而忘萬世之大戒豈上
天立君之意聖人立教之心哉蓋順天地之理推聖賢之意以嚴
羈世華夷之防於元通一天下統觀目南北朝五代例分書年號
於甲子之下以見其爲統陰之世天無地霸無統有也有之殆於此
舉按夷狄之爲一慘於幽王再慘於諸愍三慘於徽欽至若蠻擄
矣天地長夜遂人十九年自此始然後知大下不可無漢世宗而

湯武革伐尤不若
聖主掃除之功之烈也

元世祖皇帝 名忽必烈太祖第四子憲宗同母
弟也元自太祖起朱寧宗開禧丙寅傳太宗太宗六后定
宗后憲宗凡四主兩后五十七年而帝起庚申又十九年
至己卯始滅宋襲統一十六年壽八十謚曰聖德神功文
武皇帝○帝仁明英武屢立大功好征遠夷連年用兵混
一區宇文臣如許衡姚樞等謀謨廟堂武將如伯顏董文
炳等攻城略地大開嘉猷制禮作樂民物康阜夷狄之盛
古未有也

己卯 主元十二月張弘範等滅宋置酒大會諸文天祥曰國亡丞相
忠孝盡矣能改心事宋者吾今將不失爲宰相也天祥泫然出涕曰
國亡不能救爲人臣者死罪俟罪兄敢逃其死而貳其心乎弘範義

之○遣使訪求通皇極數都陽祝淞子孫其明傳立持淞書來上○
建司天臺于大都太史令王恂等請造儀象圭表以銅爲之宜增銅
表高至四十尺則景長而直又請上都洛陽等五處分置儀表各選
監官從之
丁酉朔日立司天臺以圖敬天立社稷壇以圖報地立安樂堂以
圖養人世祖混一之初前首以三事爲重其餘之事次第進表
而入
霸予
詔湖南行省於戍軍還途毎四十五里立安樂堂疾者醫之儀者廩
之死者藁葬之官給其費○詔太常寺講定州郡社稷制度禮官折
衷前代參酌儀禮定祭祀儀式及壇壝祭器圖寫成書名曰至元州
縣社稷通禮○四月張弘範李恒等軍還以宋丞相文天祥北去天
祥道經吉州痛恨不食八日猶生乃復食○八月宋丞相文天祥至
燕京館人供帳甚盛天祥不肯處坐達旦丞相孛羅召見於樞密院

天祥入長揖欲使跪天祥不屈孛羅怒使跪之天祥不肯孛羅曰汝
何不跪天祥曰天下事有興有廢自古帝王將相誠亦誅戮何代無之天祥今日忠於宋氏以
至於此願早求死孛羅曰汝謂有興有廢且問盤古帝王至今日幾
帝幾王一一爲我言之天祥曰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吾今日非
應博學宏詞何暇泛論孛羅曰汝不肯說與我事然且道自古以來
曾有人臣將宗廟社稷土地與他國而復逃者乎天祥曰丞相豈以
予前爲宰輔賣國與人而後去之耶賣國者有所利而爲之必不去
去者必非賣國者也予前日辭右相之命而使伯顏軍前被留不遣
已而哦臣獻國國人矣吾職當死所不死者以度宗二子在浙東者
母在廣故也孛羅曰德祐幼君非爾君耶棄嗣君而立二王忠乎天
祥曰德祐吾君也不幸失國當此時社稷爲重君爲輕吾別立君爲
宗廟社稷計也從懷愍而北者非忠從元帝爲忠從徽欽而北者非

忠從高宗爲忠孛羅語塞徐曰汝立二王做得甚事天祥曰國家不
幸喪亡吾立君以存宗廟存一日則盡臣子一日之責人臣事君如
子事父母父母有疾雖甚不可爲豈有不下藥之理盡吾心焉不可
爲則天命也今日天祥至此有死而已何必多言孛羅怒命囚於獄
其忠義見於詩作正氣歌曰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爲河嶽
上則爲日星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溟是路當清夷含和吐明廷時
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在齊太史簡晉太史書崔杼弑其君子欲
兄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在晉董狐筆趙穿弑君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
隱在秦張良椎秦始皇至博浪沙中張良爲韓報仇在漢蘇武節
武使單于欲脅之武不屈乃幽武北海上使牧羝武臥起持漢節臥十九年嚙雪吞氈與羝
俱飲羝乳乃得歸在蜀嚴顏爲劉璋守巴郡張飛破之顏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爲稽侍中血
尚書僕射以身捍衛帝帝崩侍中尚書蒙塵軍衛曾無一人逃竄侍中血濺帝衣爲張睢陽齒
落口罵賊不絕睢陽城陷賊縛將去欲降之不屈遇害顏真卿使李希烈希烈縱兵焚掠
真卿坐於庭中以數百人圍之希烈使謂真卿曰公平生以忠義自許今日何如真卿
曰吾爲國家大臣不能討賊以至於此但有一死耳希烈知不可屈遂縊殺之顏杲卿爲常山
太守安祿山反杲卿與長史袁履謙等謀起義兵祿山聞之殺其子幼明於天津橋下杲卿
中原而復淪沒或爲擊賊笏逆豎頭破裂或爲遼東帽清操厲氷雪或爲出師表鬼神哭
者有如此江或爲擊賊笏逆豎頭破裂或爲遼東帽清操厲氷雪或爲出師表鬼神哭
秀實笏擊朱泚泚反秀實謀借笏視之遂殺秀實是氣所磅礴凜烈萬古存當其貫日月
帝賜之不就秀實將笏者皂帽衣裙而已或爲出師表鬼神哭
生死何足論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尊三綱實繫命道義爲之根嗟
北士諸葛武侯渡江桓溫慨吞胡羯晉五胡亂華桓溫北伐至灞上慨然有吞胡羯之志
予遘陽九隸也實不力楚囚纓其冠晉南渡諸名士於宴新亭周顗中坐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
河之異皆相視流淚王導曰當共戮力王室何至作楚囚對泣耶傳車送窮北鼎鑊甘如飴求之不可
得陰房聞鬼哭春院閉天黑牛驥同一皁雞棲鳳凰食一朝蒙霧露分作溝中瘠如此再寒暑百沴自
辟易千載猶凜烈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尊三綱實繫命道義爲之根嗟
皁馬槽也雞栖鳳凰食一朝蒙霧露分作溝中瘠如此再寒暑百沴自
辟也又氛氣也
辟易千載猶凜烈沴陰陽氣亂也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尊三綱實繫命道義爲之根嗟

同宇羅陽大小四百戰攻盡城陷舊臣義士皆抗節不屈或爲顧常山舌廣顧杲卿爲常
而死嚴尹子奇以刀劃其口齒存者三四山太守安祿山
反杲卿拒戰被擒口齒俱斷猶不絕口賊斷其舌或爲遼東帽清操厲氷雪
睢陽城破令將士皆降令下將士皆降
管寧富貴視之猶居遼東三十年孟親薦之數
帝賜之不就管寧皆皂帽衣裙而已或爲出師表鬼神哭
北士諸葛武侯渡江桓溫慨吞胡羯晉五胡亂華桓溫北伐至灞上慨然有吞胡羯之志
亮也或爲擊賊笏逆豎頭破裂唐朱泚反召段秀實議借笏視
中原而復淪沒或爲擊賊笏逆豎頭破裂唐朱泚反召段秀實議借笏視
者有如此江或爲擊賊笏逆豎頭破裂唐朱泚反召段秀實議借笏視
秀實笏擊朱泚泚反秀實謀借笏視之遂殺秀實是氣所磅礴凜烈萬古存當其貫日月
中其額血流面地遂殺秀實
生死何足論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尊三綱實繫命道義爲之根嗟
予遘陽九隸也實不力楚囚纓其冠晉南渡諸名士於宴新亭周顗中坐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
河之異皆相視流淚王導曰當共戮力王室何至作楚囚對泣耶傳車送窮北鼎鑊甘如飴求之不可
得陰房聞鬼哭春院閉天黑牛驥同一皁雞棲鳳凰食一朝蒙霧露分作溝中瘠如此再寒暑百沴自
皁馬槽也雞栖鳳凰食一朝蒙霧露分作溝中瘠如此再寒暑百沴自
辟也又氛氣也
辟易千載猶凜烈沴陰陽氣亂也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尊三綱實繫命道義爲之根嗟

陰陽不能賊顧此耿耿在仰視浮雲白悠悠我心悲蒼天曷有極
人日已遠典刑在夙昔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顏色及遊零丁洋曰辛
苦遭逢起一經干戈落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風飄絮身世浮沉雨打
萍惶恐灘頭說惶恐零丁洋裡歎零丁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
照汗青過金陵曰草合離宮轉夕暉孤雲飄泊欲何依山河風景原
無異城郭人民半已非滿地蘆花和我老舊家燕子傍誰飛從今別
却江南日化作啼鵑帶血歸過淮河曰北征垂半年依依只南土今
晨渡淮河始覺非故宇江鄉已無家三年一羈旅胡塵在何方乃我
妻子所昔也無奈何忽已置念慮念茲日已近使我弟如雨我爲縗
常謀有身不得顧妻兮莫望夫子兮莫望（入長與地久此恨極千
古來生業緣在骨肉當如故過半原縣曰平原太守顏真卿長安天
子不知名一朝漁陽動鼙鼓大河以北無堅城君家兄弟奮戈起一

十七郡連盟賊聞失色分軍還不敢長驅入咸京明皇父子得西
狥由是靈武起義兵唐家再造李郭力（李光弼郭子儀）逆賊牽制公成霍衛
我常山（顏杲卿爲常山太守）賊釣舌公歸朝延氣不折嶺崖坎坷不得去出入
四朝老忠節當年辛脫安祿山白首完臣節李希烈希烈安能逆殺公
宰相盧杞欺日月亂臣賊子歸何所茫茫烟草中原土公視于今六
百年忠精赫赫雷行天題襲廟（張巡）許遠）曰爲子死孝爲臣死忠死又何
妨自光岳氣分士無全節君臣義缺誰負剛腸罵賊雉陽守君許遠
留得聲名萬古香後來者無二公之操百鍊之剛嗟我人生翕欽云
亡好烈烈轟轟做一場使當時貴國甘心降虜受人唾罵安得流芳
古廟幽沈道客嚴椎拓木寒鴉幾點陽鄒亭下有奸雄過此子細思
量（咸陽）

春（無錫軒曰嗚呼天祥忠宋之心至是益見矣方其起兵勤王開閫
徵表攻城略地志圖恢復厭水逆可哀也已及其經營元人以

之以歸而天祥不受則是富貴不能屈元人俾之以禦武夫豪不
屈則是威武不能屈然其心未嘗一日而忘宋也使天竟祥來期
收領之任會天祥世祿而誰歸五坡說統大將非不知留生可以
有爲其如忠義何故不屈全吾天德之剛凜凜元氣浩然之氣倫
生物亦豈

天祥心哉

召故丞相文天祥于獄欲用之再諭欲殺之至不屈乃赦之

庚申（至元十七年）都元帥張弘範（弘範宋丞相張柔子也柔求遺民不當仕金子弘範又爲元襲宋父子之罪通於天矣宋史謂於從元統以死書蹟其以舉人爲爽用而滅我三皇五帝以來之統也仕元不止以範誅像其惡）○七月遣宦者哭住歷江南名山訪求高士○始遣招討使都實窮河源（唃厮囉自有河以來皆言其源出崑崙而○八月集賢太學士兼國子祭酒許衡致仕衡以疾乞致仕皇太子請以其子師可爲懷孟路總管以便侍養且遣使諭之曰公母以道不行爲憂也公安則道行有時矣○八月姚樞卒十一月廉希憲卒○行授特

（分賞則道行有時）（要則貴處）（地脈猶何）（求賢三十年得賓漢卿賓孟孚合一可謂全人之備知人之哲古難）（道益虛）

方人物至論國家大計而折廷諍人謂可比汲黯帝嘗曰朕求賢三十年得一賓漢卿賓孟孚及李俊民又曰如賓漢卿之心姚公茂之才合而爲一可謂全人矣累贈太師魏國公謚文正（世祖稱姚賓二公之言其於知人之哲古難）○帝遣太子真金行邊俾顏佐之諭真金曰伯顏文武全才汝勿以常人遇也

辛巳（至元十八年）十二月皇后弘吉剌氏殂（后性明達左右匡正與有力焉宋亡初主入朝后不樂帝曰江南千人皆書生何爲不樂后曰自古無千歲之國母使吾母子及見此則幸矣帝以宋府庫物置緡庭召后賜酒后一觴而反帝問口何欲后曰宋大時嘗以師子孫子孫不能守我又何忍取之宋太后全民生亦不習水土屢遷乞令回江南帝不之后退而厚待之後又嘗諫勿參帥民之業以牧馬人蓋諫刺民之貴不在宋社后之下）（一也不欲宋府庫物二也厚待宋太后全民三也諫世祖勿參軍民分業以牧馬四也）（一作薨）

三月許衡卒（衡之屢薦者朝其宿儒得賢妃其無不亦宜乎仕元之臣衡爲之冠而卒朝其宿儒者也卒年七十三）衡嘗語其子曰

乎生庶名所累竟不能辭官死後慎勿請謚勿立碑但書許某之墓四字使子孫識其處足矣觀此言固自知其仕元之非而欲藏之也及卒從其治命死而無碑朝野莫不哀傷以爲斯道斯民之不幸後贈司徒封魏國公謚文正

史臣斷曰歷代奸臣毋慮數萬以其君之可欺也元世祖聖而阿合馬欺之至使之不覺其奸則烏之爲奸過於歷代諸奸矣矣況世祖英睿哥以奸巧進得非烏之倡之也是故君子於世祖之受欺責焉而必備於王著之擅殺焉而必輕

四月以和禮霍孫爲中書左丞相降璽書勑僧爲留守同答禍崇院事○設驛使司官驛引法擇利民者行之○定民間貨錢收息之法以三分爲率○定內外官以三年爲考滿任者遷敘未滿者不許超遷○九月詔諸路歲舉儒吏各一人中書省檢吏有闕選德密院御史臺六部令史轉用之令史即取諸路歲貢之數仍詔諸路歲貢儒吏儒必通吏事吏必知經史者○十月以宋衍聖公孔洙爲國子祭酒兼提舉浙東學校洙高麗人或言其爲孔氏宗子者是時高麗未歸附故有是命也先是大祥留燕三年坐臥一小樓足不履地時帝求南人有才者甚急王積翁薦之帝即遣積翁諭旨欲用之大祥曰國亡吾分一死耳儻緣覓假得以黃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若遽官之非直亡國之大夫不可與言存舉其平生而盡棄之將焉用我積翁欲請宋官謝昌言等十人釋爲道士留夢炎不可曰天祥出復號召江南豈吾十人於何地事遂寢帝知其不可屈議將釋之未幾中山王人自稱宋主有衆千人欲取文丞相帝疑召天祥入諭之曰汝何願天祥曰天祥受宋恩爲宰相安事二姓願賜之一死足矣帝猶未忍左右力贊帝從其請乃詔有司設于燕京之柴市俄有詔使止之至則天祥死矣天祥臨刑殊從容謂迎卒曰吾事畢矣南向拜而死年四十七其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

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數日其妻歐陽氏及其
[illegible]所[illegible]何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臣備不得見帝甚因后以奏事焉初弘吉剌之薨後太祖起兵有功
氏生女世以爲后生男世尚
公主前元世祖后多其族焉
于南淵曰前朝氏有輔政之功後朝氏有擁戴之勳夫功后以德
不以姓何拘於剌也元太祖感勳族法命迎位以生女世以爲
后生男世尚公主蓋兩姓尊卑文猶不
脫犬羊之習云○案按春秋齊魯亦然
世祖有志於
新世新民
詔停燕南河北山東租賦世祖四臺臣之言詔停推恩一舉而聽言
民者矣豈不無愧於民之父母平大書特書深與之也○六月增給官吏俸○十一月命各省
印授時歷所造也
郭守敬

詳訂世史類編卷四十四　十一代編　元世祖　十　毓秀齋重鐫

甲申至元二十一年正月群臣上尊號○二月還宋宗室及大臣之仕者於
內地○五月括天下私藏天文圖讖太乙雷公式七曜曆推背圖苗
太監僭有私習及收匿者罪之○十二月故宋太皇太后謝氏殂于
燕
乙酉至元二十二年六月馬湖部田尼食稼殆盡其總管祠而祝之風悉赴
水死○九月罷椎酤初民間酒聽自造米一石官取鈔一貫慮世祖
以官鈔五萬錠立椎酤法米一石取鈔十貫增舊十倍至是罷之聽
民自造○十二月太子真金卒太子初從姚樞竇默學仁孝恭儉尤
優禮大臣一時在師友之列者非朝廷名德則布衣節行之士存中
書日久明於聽斷開四方科徵親酒造作和市有係民之休戚者多
奏罷之中外歸心焉江西行省以歲課羨鈔四十七萬貫來獻太子
怒曰朝廷但令汝等安百姓百姓安錢糧何患不足百姓不安錢糧
雖多能自奉乎盡卻之中臣子洎必以其子阿八赤入見諭之以母
讀蒙古書須習漢人文字行臺
請俾御史子惟進承華事略二十
篇太子覽之至漢成帝不絕趙道康獻宗改服縗紗爲朱明服心甚
善曰我若遇是禮亦當如是又至那峙止齋太子食邪薊顧侍臣曰
一菜之名遽能邪人耶屢事張九思曰正臣防微理固當然太子善
其說今諸子傳觀其書時帝春秋高前臺御史上書請內禪太子剛
之懼臺臣請其章不敢聞而阿合馬之黨塔即古阿散等請收百司
更案鈔考天下錢穀欲因以發之都事尚文曰是欲上危太子下陷
大臣其謀姦矣遂語御史大夫及丞相先入言之以奪其謀帝震怒
曰汝等無罪耶丞相進曰臣等無防逃罪但此輩名載測書而爲此
舉實搖動人心耳太子益憂懼不自安壽卒年四十三
丙戌至元二十三年正月初混朝賀以皇太子故也○二月立按察司巡行
郡縣法除使二員留司副使以下秩歲二月分道按治十月還司用
御史臺臣言○遣侍御史程文海訪求江南人才先是文海爲集賢
直學士言省院諸司皆用南人惟御史臺按察司無之江南風俗南
人所諳亦宜參用之至是遂部文海拜侍御史行御史臺事往江南
博采知名之士帝素聞趙孟頫李名窩論文海必致此二人文海

詳訂世史類編卷四十四　十一代編　元世祖　十一　毓秀齋重鐫

復薦宋宗室趙孟頫字子昂及張伯淳等二十餘人帝皆擢用之
孟頫事元其無取焉甚焉者王珪號僧不可建成之類君子非之右
不同者也類書盡精純惡可取
十月以張瑄朱清並爲海道運糧使○免微海道風浪覆舟糧
丁亥至元二十四年二月設國子監官祭酒一員司業二員監丞一員博士二員助教四員生員百二十人蒙
古漢人各半官給廩餉飲食仍隸集賢院○設江南各道儒學提舉
司時江南諸縣各置教諭二人又用廷臣議諸道各置提舉司設提
舉儒學二人總諸路府州縣學祭祀錢糧之事未幾復從桑哥等言
鉤考江西學田所入羨餘府之集賢院以給有才藝之士○三月更
造至元寶鈔頒行天下與中統交鈔並行以至元鈔一貫文當中統
鈔五貫文子母相權要在新者無沉舊者無廢
立文按曰自宋爲交會金元承之以爲錢所謂鈔者所費之直不
過三五緡而世間之物轉生于天地然必資人力而後成其用其

[illegible]能有小大精粗其功力有淺深精而大者非一日之功所能成其題必直乎千載也乃以方寸之楮五三五載者而售之可乎行之既久弊竇之行如元人者可鑒也然則鈔法終不可行歟請楮有三弊之法以鹹爲上弊鈔爲中弊錢爲下弊以中下二弊爲公私通用之具而一準上弊以權之爲可也

戊子 至元二十五年 四月召宋故臣謝枋得力辭不至 宋已亡而猶稱宋臣 枋得仁者之勇 枋得不至者予其守義也觀其所上之書則忠宋之心可見矣若枋得可謂仁者之勇也初枋得遁入建陽時程文海至江南訪求人才薦宋遺士三十人枋得亦在列枋得方居母喪遺書文海曰某所以不死者以母在耳先妣今考終某自今無意入閒事矣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孥左車猶能言之況稍知詩書頗識義理者乎某之至愚極闇決不可以辱召命亦明矣既而留夢炎後降元亦力薦之於上枋得復遺書夢炎言江南無人才未有如今日之可恥春秋以下之人物本不足道今欲求一人如張吕倍蜀君巽杵臼厮養卒亦不可得辯論凡數千百言卒不行 夢炎書則知夢炎已自失節固爲可恥又教人失節耶迹其所爲曾犬彘之不若也目以枋得食宋之祿尚眤其二姓若彼宗室駙孟頫者亦不知其有人心乎

（附）鄧牧山與程雪樓書云大元割裂民物一新宋室孤臣只欠一死某所以不死者凡九十三歲之母在堂耳先妣乃今年二月考終于正寢某自今無意人間事矣苦塊餘息心死形存小兒得到鄱陽公文乃知大元欲求至誠無爲明達治體可勝大任之才執事薦士凡三十餘姓名亦與其中執事薦舉之人非其人非令與起後非美名是故忠臣論事必識大體君子取人先觀大節執事不可稱匿其人而孤大元求才之意某不可進不以讒而誤執事知人之明傳曰爲人子止於孝爲人臣止於忠某不能爲忠臣猶冀爲孝子惟執事憐某之心使某幸而免不孝之名是成執事豈不聞某爲江南一愚直人乎所以發露直情而不暇文飾其辭者亦特執事必知已也

[illegible]稿建寮政觀天祐執宋故臣謝枋得北去 執者持其勢以迫之辭北去則其不屈之心可知 枋得入城下馬 枋得北去 是天祐朝京祥召枋得入城下易道以北行以死自誓知不可免即不食

（附）鄧牧山與程雪樓書云某所以寧爲民不爲官者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此天地間常道孝太元以禮招攬上有竟哥下有巢由上有湯武下有陽光更齊其所以效虞人之死而不往學夷齊之死而不仕者正欲使天下萬世知太元之量可與堯舜湯武能使謝某不失臣節耳死如歸也某自九月十一日絕漿不食烟火今則并勺水一米不入口矣惟願速死與周夷齊虞仲同垂青史可以愧天下後世爲臣不忠者若蒙鈞旨云欲訪問某何事某則決不敢瞞有公分文伯死而母疑其不哭者蓋母曰孔子聖人也尚逐於魯而駒子不能從今其死也不聞有長若小兒若行哭失吉閨中自殺者二此子也必於婦人尊而於長若小也吾所以不哭君子固此言貴下母之口不吾其爲賢母也若出於婦人之口則不免爲婦人笑言一也所居之位異則人心變矣某義不出仕者也今雖有忠誠前詞則人必以爲婦人恐徒爲天下所笑（又上承揭刻總書云某江南一愚儒耳自景定間來都求乃謂先生以實稱天下號爲風漢先生之隱知也朋友自大都來乃謂先生以

震雉名應朝廷遍聘遂頑拒某乃丙辰禮闈一老門生也先生誤以進士字褒之入仕一十一年居官不滿八月隱不赴試聽人以爲大君子知人之明今年六十二矣其斷不可應聘者其說有三一曰老母殘疾沒之馬今年六十二矣其斷不可大葬妻子嫁孫以某薄累死于貧者四人皆纏綿十一年矣旅魂飄土豈不愛骨肉弟妹死國者五人仇讎不可不報遊魂不可不招也凡此數事日夜關心某有何面目見先生乎此不可應聘者一也某在德祐時爲監司領兵官提重兵當一面矣宵丙子以後以解兵權棄官遁歸不習降附朱儒文臣及帥臣監司降附表即無某名諸道降附所申歸附人户即無某名如有一字降附天地神祇必殛之即申歲大元降論罪犯悉置不問某亦在恩赦放罪一人之數即若貪戀官閥昧於一行豁大元仁恕不忍加戮某方匍匐歸弟妹死國者五人仇讎不可不報也凡此數事日夜關心某有何面目見先生乎此不可應聘者二也某前後累奉太母訓曰汝生而父死吾惟有汝耳汝一出仕則吾二王父解兵權盡納出身以來文字生前放仕削籍爲民遷遷山林如放之頭指作耳隨太母上仙久矣北面長號不即死然不能寄一功德頭如任元故手今日有何面目揮麈飯麗太母之陵乎此不可應聘者三也今朝廷徵聘賢人不說面皮正當與人某決不可當此還願與太平宰相同治堂朝而靈生袖裏士死表于道日朱虎上蹲寡之墓隧死之日猶生之年感恩報恩天實臨之而先生亦可以察某之心矣

臣徵聘可十月道使鉤考諸錢穀初桑哥摘發六部鉤考百司倉庫財穀復以爲不專其任遂擢徵聘司以主之行臺侍御史程文海入

翰林學士王黎卒 黎字文炳廣平人世業農隆得麥萬石號萬石王
宗室第九十二曙太傅謝封唐路國公謚文獻庚辰
東平嚴實聞學士通經為師受業者皆數百人李璮亦以諸生
之及璮謀不軌黎登之院身夫世祖召見趣勞甚厚嘗從容策望
妻子歸東平召拜翰林侍講學士出參忠勤軍事無所回撓
太宗聞時宮闈未正遣使召黎上疏曰臣入則入人之冀出則
臣令宜從容道路官府者見必有傳呼妾入者聞之閨人之冀出則
入者肅閨人之望臣是而以為恥

庚寅 至元二十七年 正月立興文署掌經籍版及江南學田糧穀○八月地大震武平尤甚壓死官吏民七千餘人壞倉庫局四百餘間民居不可勝計○十一月江陰等處大水民流移者四十五萬餘戶賜出粟五十八萬二千八百九十九石賑之

辛卯 至元二十八年 二月以完澤為尚書右丞相不忽木平章政事 世祖去聖日遠所以親賢遠佞之訓使其事事皆然 ○西僧楊璉真加用完澤不忽木深得親賢遠佞之訓使其事事皆 ○西僧楊璉真加發宋陵墓取金寶又立遍賦民三萬二千戶田土稱是

是即張良博浪擊秦伏狙之志也讀其一戰而勝豈不為萬世之大神乎是大兵風而遁棄身閒東然其心未嘗不在乎宋也所以圖復宋室之心可見執死者以有老母在於倩未能耳及後之不至亟死安可以死之遲速而疑誠之哉

許浩曰謝枋得因元世祖薦舉以書上雪樓等不應聘親其詞氣憤悱激烈殆如百鍊之鋼憤求一死嗚呼枋得忠勤節文山侶千前疊山繼于後實其所行如出一轍然綱常於夷狄亂華之時振風化於宋祚傾亾之際身雖死至今英氣凜凜如生

文山謝枋得二公能趨孔孟之訓矣

舒梓溪曰疊山得守信州大結民兵捍庇饒撫隱然一長城也比敵退執政者欲振軍費罪之何耶明年詔下要仁攻信州人遂不守則先生之棄社名以去之宜矣雖其才畧有非文山比者然十年之久猶奉拳以與城繼堅仕元之故臣其一念不能釋宋之仁昔有異於文山哉嗚呼使文山之志信于前則宋之存未必後也使疊山之志伸于後則宋之亡未必然也然則二先生所得于道者不其有以勝天于萬一死以成仁固不足為先生榮也

了南湖曰文山餓而不死乃受殺身之榮疊山餓而得死乃獲全節之幸蓋天之成就人才各一道也死之以殺所以成其英齊之節

求臣謝枋得節

己丑 至元二十六年 四月故宋江西招諭使知信州謝枋得至燕死之初癸政魏天祐遣枋得之北行也與之言坐而不對或發言無禮天祐亦甚恐久不能堪乃讓曰封疆之臣當死封疆安仁之敢何不死枋得曰程嬰公孫杵臼二人皆忠於趙一存孤一死節一死於十五年之前一死於十五年之後萬世之下皆不失為忠臣王莽篡漢一十四年龔勝乃餓死亦不失為忠臣司馬子長云死有重於泰山輕於鴻毛韓退之云蓋棺事定然政豈足以知此天祐曰強醉枋得曰昔張儀詐蘇秦舍人云當斯君尚儀何敢言今日乃爾政之將枋得復何言枋得不食二十餘日不死乃復食將行士友餞詩盈几張子忠詩云此去好憑三寸舌再來不直一文錢枋得會其意甚稱之遂臥駔簀中而去渡米石復不食自是只茹少蔬菜果積數月困殆四月初一日至燕京初五日死於驛子定之護骸骨歸葬信州枋得天資嚴厲雅負奇氣風岸孤峭不能與世俯仰而以天將人事推宋必亾於二十年後每論宋敗申包胥張良諸葛亮事常若有千古之憾者而以植世敎立民彝為任貴富賤貧一不足動其中平生無著不讀為文章高邁奇絕汪洋演迤有成一家與者多師尊之所著有詩傳註疏行于世

[illegible]

及受美女寶物藏匿尤多至是坐侵盜官物被囚尋其妻拏鳴於帝帝聞之
尋釋之還其所籍○五月復徵劉因爲集賢學士以疾固辭帝聞之
曰古有所謂不召之臣其斯人之徒歟遂不強致之次于俊房恭謙
王辰至元二十九年正月詔江南州縣學田聽其自掌春秋釋奠外以廩膳
生及士之無品者貢士莊田令發數人官○禁鞭背
癸巳至元三十年四月前右賛善大夫劉因卒五無子延祐中贈翰林學
士封容城郡公謚文靖爲集賢江南劉因父逮遷于保塁之學中統初
貨非其義一介不取隱居教授師道嚴尊弟子遠其門者隨材器教
之皆有成就所居扁曰靜修學者稱爲靜修先生所著有四書精要
三十卷詩五卷號丁亥集
歐陽玄曰徵聘之往而有沂上風雩之樂賁出之勇而華北部族
慕之慕以高皇之仁而見不可固之四語以世祖之客而遇不能
致之而生焉呼麒麟鳳凰固宇內之不常有然一鳴而六典齊一出而春秋成則其志不欲遺世而獨往明矣得從周公孔子之
後爲往聖繼絕學後世開太平者耶

江夏由同劉因生元人近甸而不仕元其志可尚也已嘗觀其所
作退齋記有曰狹老氏之術者以一時之利害而忘盡天下之休
咸其務必至于誤國害民蓋而特立萬劫之未而不受其貴辱且
方以孔孟之時義程朱之名理自居不媿而人亦莫知奪之孰其
徒揚俊民稱之曰先生得時行道大開文風衆人宗之如伊洛先
生庶之曰老氏之術也由此觀之則因之不仕蓋明然有見也
但所指言者不知何人然味其前所謂以孔孟程朱自居及其徒
所謂得君行道衆以伊洛宗之似指許衡也若然因本不然衡之
仕元歟雖然因知元乃夷狄之君不可事不知宋乃中華之統不
可絕而作爲之歟以蠻貊行中華之何媿其非幽燕之地論人夷狄
已久難家傑之士如因者亦不免爲見開者
衆所局蹐矣至虞集之徒謂宋爲淮夷也
周荊川曰許衡吳澄仕元君子恥之獨劉因不仕故其風節狀特
世稱是歟元代一人黃溍作許吳皆得從祀孔庭而讓者謂劉於
經籍雖所箋註乃不見取疏不急從祀之典特爲世教耳若祝
其風節而貴其箋註豈所以崇世教耶況劉有四書精義易繫辭
也彼議者何不察歟

吳訥劉因一人何如許衡何如劉因謂元代一人何足輕以耐世者

梁寅曰元有天下疎方絕域靡不臣服典圖之廣亘古所無然世
祖之初不以漢人爲相教爲相若回族而又不重譯官使思由路
究文學之士沉于下僚莫賓其用所謂以爲用者惟吏而已其
爲法如是是以朝皆冗官而吏多敖蠹之文將永弊焉
邱濬曰世祖度量弘廣知人善任使信用儒術愛養黎庶守遵
太祖之法而不變其規模至元之間天下殷富號稱極盛雖古之
王號所謂三代無乃未之過歟然世祖平宋之後雄心未息又征交趾
之四方及旋命將出師無寧日善乎郝經言於世祖曰國家建
極肇運垂五十年而一之以兵遠黎破雄州欲臨黃屋自古用兵未
有如此之久且多也彼既以兵亡國堅破膽爛以爲取則有說矣
風荀簡以守文則不足救其羅敝矣第以及臣下讀讀雖時有一
二可采者而成武享國不永頻治末季追及順帝則創業垂統
之君不能無咎矣

皇孫鐵木耳自軍中來奔喪四月至上都先是木華黎魯孫碩德死
而貸其妻也一王甥舅之猶史大夫崔或召楊恒辨其文曰受命於
天所壽永昌即上之故太子妃微仁裕聖皇后弘吉剌氏至是后手
授皇孫遂即位

山曰此世祖之故相之家稱相以爲泰亟授皇
孫國之重今此璽之其作泰聚明堂○六月賜宋使臣家鉉翁號
翁即宋元將所謂丁鶴陽是

廢士遣還鄉初世祖欲官戚翁不受遂安置河間以春秋教授弟子數為諸生談及宋興以之故輒流涕太息至是年逾八十賜號處士

放還鄉里與金帛皆不受尋卒○七月詔中外崇奉孔子

按中外崇奉孔子所著通鑑綱目通鑑綱目傳論於至元十八年有云帝信桑門之說盡廢中國道藏圖讖通鑑綱目傳論於至元十八年有云帝信桑門之說盡廢中國道藏圖讖歷代之書而不見所謂斯孔子之實惟世祖正月崩成宗即位是年七月詔中外崇奉孔子大孔子自唐宋以來天下學校通祀之已非一日又何待至此始詔中外崇奉之哉意前此必有傳論所云者元史臣為世祖諱故系之此耳使誠有是事則世祖之罪浮于始皇矣○十月帝自上都巡狩三石刺之地輦文用言先帝新棄大下陛下巡

人君不可輕動

遊不時無以慰安元元且人君不在勤遠略宜趣還京師帝悟遂還○浙江省臣言陛下于即位之初詔減田租十之三然江南與北異貧者佃富人之田歲輸其租今所減者特及田主其佃民輸租如故則是恩及富室而不及貧民也宜令佃民當輸田主者亦如所減之數從之○十二月開府儀同三司太傅錄軍國重事伯顏卒封雍

成宗皇帝 名鐵木耳世祖孫太子真金第三子也在位一十三年壽四十二謚曰欽明廣孝皇帝○帝承混一之後垂拱而治可謂善于守成未歲寢疾內任宮闈外委大臣致

賊上思州黃勝許蠻州賊黃勝許蠻州賊八丁蠻而土時警然不至於廢隳者去世祖未遠成憲具在故也

乙未 元貞元年 二月翰林學士承旨留夢炎致仕上以其在先朝言無所隱厚賜遣之初世祖嘗問夢炎宋相優劣於趙孟頫對曰夢炎臣之父執其人重厚篤於自信好謀能斷有大臣器識李所讀之書臣皆讀之所知所能臣皆知之能之世祖曰汝以夢炎優於李耶夢炎為宋狀元宰相當賈似道誤國依阿取容李以布衣伏闕上書是賢於夢炎也趙孟頫論夢炎人品為已而設世祖右李而左夢炎於時論之顛下御筆為之厚耳

河溝三日上下三百餘里夷秋麥等之○六月江西郡縣大水損民之食命有司與廉訪司賑之○九月詔易江南諸路天慶觀為玄妙觀設所奉宋太祖神主

丙申 元貞二年 正月授翊漢三十八代天師張與材為太素凝神廣道真人領江南諸路道教○二月中書省臣言陛下御極以來所賜諸王公主駙馬勳臣為數不輕向之所儲散之殆盡今繼請者尚多臣請甄別貧匱及封邊者賜之其餘且宜悉止從之

丁酉 大德元年 正月太后幸五臺山初為太后建寺於五臺山至是成太后將臨幸之監察御史李元禮上疏言五臺山創建寺宇工役俱興供億煩重民不聊生伏聞太后臨幸五臺尤不可者五盛夏禾稼立茂民食所仰騎從經過不無踐踏一也親勞聖體經涉風日往復數千里山川之險萬一調養失宜悔將何及二也天子舉動必書簡冊

李元禮不可者五而已

以貽萬世書而不法將為用之三也財不天降皆出于民今日支持調度百倍曩時而又勞民傷財以奉土木四也佛以慈悲為教雖窮天下珍玩供養不為喜雖無一物為獻亦不為怒今太后欲為兆民求福而先勞聖體使天子曠定省之禮五也伏望回鑾中道端處深宮上薄先皇后之懿範次盡聖天子之孝誠下慰元元之望如此則不祈福而福自至矣臺臣不敢以聞其後侍御史萬僧取元禮章封入曰李御史為大言謗佛謂不宜建寺帝大怒勒兌澤不忽木鞫之兌澤曰往吾亦嘗以此諫太后曰我非喜建此等蓋先帝嘗許為之非汝所知也不忽木曰他御史懼不敢言言者惟一元禮可實也兌澤等入言之帝沉思良久曰御史言是也乃罷萬僧復元禮職初司

言者惟一元禮可實也

程陛信等董建寺之役迫民數千肩隘入山伐木運不死者無算阿東廉訪使王惲乘太后幸五臺言建寺本欲福民今福未及而害已

甚恐非朝廷意也太后為減役恤死家○禁諸王駙馬奪民田仍禁民間以公私土田呈獻及受其獻者前書諸王駙馬母擾其官府此事禁諸王駙馬擾民田宅與其幸弊也成宗庶幾焉○十二月福建平章高興言漳州浦縣大狗山縣南產水晶乞割民百戶採之帝曰不勞民則可勞民則勿取

戊戌 大德二年 正月詔以水旱減部縣田租十分之二傷甚者盡免之老病單弱者差稅並免三年○諭各道廉訪司作成人才以備選舉仍命農桑幹者各二人○詔鄉里凡民播種愆情及有司勸課不至者廉訪司治之○十二月增遣各路推官專掌刑獄上路二員下路一員

丁酉 湖 日世祖以來官制內則設六部為尚書六部設國子監集賢院翰林院為文學之職外則設按察司副使以下為行部職各路推官同刑名給銀鈔賞善庶子洗馬司經正字等官皆良選也

己亥 大德三年 正月遣使問民疾苦免江南夏稅十分之三○二月拟張九思梁德珪並為平章政事初太子真金卒朝議欲罷詹事院九思

時為詹事丞抗言曰皇孫社人心所屬詹事正所以輔成道德者奈何罷之尋進拜中書左丞德珪一名榮祿都剌世祖特參知政事治事有敏才京師地震世祖惟州郡報囚之數過多德珪曰當國者急於徵索蔓延收繫以致此爾帝悟為赦中外連負逋賦悉免○開鐵幡竿渠府掾開鐵幡竿渠詔郭守敬至上都議之守敬曰頃年由水暴下非大為渠堰廣五七十步不可執政者於工費以其言為過縮其廣三之一明年大雨山水注下渠不能容漂沒人畜廬帳幾犯行殿帝謂省臣曰郭太史神人也惜其言不用爾○九月壬辰夜有流星色赤尾長尺餘其光燭地起自河鼓沒于牽牛之西有聲如雷○十月省民出公田租據事直書特公田為民害而荊湖尤甚部內實無田隨民所輸租取之戶無大小皆出公田租雖水旱不免荊湖

宣慰使立智理威上民所不便十餘事于朝而言公田尤切近擾使理之會有詔凡官舖公田者始給以恤民力少蘇焉成宗頗能命官田視朝其全者矣是豈不為盛德之事歟

庚子 大德四年 二月皇太后崩明日哀先陵太后初有賢德事順聖后執婦道甚謹及為太后院官掌其賦有受獻浙西田七百頃者后曰我寡居婦人衣食自有餘視江南率土皆國家有屬取私之后怒后未官拒之曰勿累我也○定律令帝諭何榮祖曰律令宜早定之對曰臣所擇三百八十條一條有該三四件事者帝曰古今異宜不必相沿但取其宜於今者○五月帝諭集賢大學士阿魯圖撒里曰集賢翰林乃養老之地自今諸老病秩者陞之勿令輒去或有夫者罪將及次其論中書知之

辛丑 大德五年 八月彗出井入柳赦囚○九月以歲凶禁酒弛山澤之禁

聽民漁獵○十二月減流罰米賑京師貧民設肆三十六所其老幼單弱不能自存者給廩五月

壬寅 大德六年 正月帝諭臺院曰朕聞江南富戶侵占民田以致貧者流離轉徙鄉等聞否對曰富民多乞護持重書依倚以欺貧民官府不能詰治宜悉追收之為便民郎行之毋越三日○六月建文宣王廟於京師先是京師未有孔子廟而國子寄他署至是左丞相哈剌孫奏建之○十二月御史臺臣言自大德元年以來數有星變及風水之災民間之食陛下敬天愛民之心無所不至理宜轉災為福而今春霜殺麥秋雨傷稼五月太廟災先古今重事臣等思之得非荷陛下重任者不能奉行聖意以致如此若不更新後難為力乞令中書與老臣議達治體者共圖之復蠲禁諸路釀酒減免茶稅賑濟饑民帝皆嘉納命中書即議行之

癸卯 大德七年 三月江淮千奇脫脫遣發朱清張瑄家屬其家以入[illegible]盧路之脫脫以聞帝諭之曰朕以江南任卿果能稱其男子事也其益脩勤乃事賜以黃金五十兩○岳鉉等進大一統志賜賚有差○蘭谿人[illegible]志[illegible]路縣名屬浙江處士金履祥卒處士書卒履祥少從學同郡王柏何基之門二人蓋得朱熹之傳者宋將亡遂絕意進取屏居金華山中嘗以剝窓外紀記可馬氏通鑑以前事不本於經舛謬不可信乃斷自尚書旁采朱子史損益之作通鑑前編他如論孟大學諸經傳及禮樂書各有詮疏授其門人許謙以傳當世以為基之清介純實似尹和靖[illegible]恒之高明剛正似謝上蔡履祥則親得之二氏而並充於己者也居仁山之下學者因稱仁山先生至正中賜謚文安

[illegible]周靜軒日履祥得朱子不傳之緒于遺經抱道自樂不求聞達是蓋種留貴於鴻毛而重道德於泰山者也

閏五月中書右丞相完澤卒完澤為丞相革桑哥弊政請自中統初

乙巳 大德九年 正月陞翰林國子院為正二品○四月大同路地震有聲如雷壞官民廬舍壓死五千餘人懷仁縣地裂二所湧水盡黑潭出松柏朽木遣使賑之○始定郊祀禮制下集賢以為冬至禮天夏至祭地漢元始間始合祭今當祀三代之禮增壇壝三成每成高八尺一寸○八月西域賈胡獻珍寶求售議以六十萬錠酬其直省臣有謂左丞尚文曰此所謂抑忽大珠也六十萬酬之不為過矣文問何所用之答曰舍之可不渴貳面可使目有光文曰一人舍之千萬人不渴則誠寶也若一寶止濟一人則與已微矣吾所謂寶者米粟是也有則百姓安無則天下亂以功用較之豈不愈於彼乎

丙午 大德十年 二月鄭州暴風雨雹大如雞卵麥及桑棗皆殞命蜀今年田租○八月開成路地震王宮及官民廨舍許壞壓死故秦王妃也

皇后院等五千餘人○京師文宣王廟成行釋奠禮牲用太牢祭用登

歲

丁未 大德十一年 正月癸酉帝崩懷寧王立是為武宗[illegible]

[illegible]

武宗皇帝 名海山順宗答剌麻八剌之長子世祖[illegible]孫成宗姪也初封懷寧王總兵北邊屢立戰功成宗崩諸王立之在位五年壽三十一謚曰仁惠宜孝皇帝○帝當富有之業慨然欲創治改法故其封爵太盛而遙授之官秩賜賚太隆而應賞之恩濫至元大德之政稍有變更云

丁未 大德十一年 五月帝即位于上都大赦天下○六月癸巳朔以母弟愛育黎拔力八達為皇太子

[illegible]

之道哈剌哈孫仍右丞相答剌海左丞相○七月加封孔子為大成至聖文宣王詔曰蓋聞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

者非孔子無以法所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儀視百王師表萬世者也既慕承不緒敬仰休風循治古之良規崇追封之盛典加號大成至聖文宣王遣使闕里祀以太牢於戲父子之親君臣之義永惟聖教之尊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奚盛名言之妙当資神化祚我皇元詔林承吉綱復之辭也

大成見孟子（此元加孔子之號）

五瑞云曰易大成之言出於孟子以樂之始終譬喻孔子之聖業但夷伊尹柳下惠之流位卑而時出之蓋假設之辭非真實之德加此二字於至聖文宣王之上固於聖德無所增益獨親孔子作者欲世意正語後世庶伏戒至於我中國之分防微杜漸無所不至豈意真福之後千有八百餘年天翻地覆而有蒙古之國號由是被髮人之心切恐其在天之靈必不之受也

八月中書右丞李羅帖木兒以國字譯孝經進帝曰此乃孔子之微言自王公達於庶民皆當由是以行其命中書省刻板模印諸王以下皆賜之○十月中書省臣言前為江南大水以茶鹽課折收米賑饑人今商人輸米中鹽以致米價騰踊百姓雖獲小利終為無益臣等議茶鹽之課宜如舊從之○十二月詔行世祖所行條格中書省臣言法者貴之與衆不可偏重世祖已有定制自元貞來以作佛事之故放釋有罪失於大寬故有司無所遵守今詩凡內外犯法之人悉歸有司依法裁決又言律令者治國之急務當以時損益未可輕議請自世祖即位以來所行條格從議編一遵而行之制曰可○徵處士蕭斛（陝西人）為太子右諭德斛初出為府史語當道不合即引退乃學三十年不求進鄉人有葬行淫盜詬曰我蕭先生也盜驚愕釋去世祖時屢辟不赴至是徵拜太子右諭德扶病至京師入覲東宮書酒語為獻以規廷時尚酒也尋以病請解職或問之則曰禮東宮東面師傅西面此禮今可行乎旋擢集賢學士國子祭酒依前右諭德疾作固辭而歸卒謚貞敏

（方學三十年不求進一鄉稱其士）（入覲書酒語為獻）

戊申　元年　正月以阿沙不花為右丞相初帝封懷寧王海山為

人才既可大用阿沙不花時為都指揮使對曰母弟脫脫將佩才略遂命脫脫從行後果為名臣及帝即位之後有所愛近臣命賜金五萬貫阿沙不花曰以蹴踘而受上賞則奇技淫巧日進而賢者日退臣將如國家何臣死不敢奉詔乃止

（脫脫愛上有才蓋因蹴踘以請練也）

帝嘗御五花殿阿沙不花見帝容色日悴乃進曰八珍之味不如御萬金之身不知愛惟麴蘗是好姬嬪是狎是猶兩刃伐孤樹未有不顛仆者帝喜曰非卿孰為朕言因命進酒又頓首曰臣方欲陛下節欲而反勤之是臣之言不信於陛下也臣不敢奉詔左右皆賀帝得直臣遂拜右相○中書省臣言近者百姓艱食盜賊充斥詢不嚴治將至滋蔓且遣使巡行遇有罪囚即行決遣與隨處官吏共議弭盜方略明立賞罰或限盜不獲或期會不至或踰期不獲者官吏連坐帝曰弭盜安民事為至重宜即議行之○禁白蓮社毀其祠宇以其

（隋者代教所不容）（元右白蓮宗）

（宰輔佐天子共治天下）

人違課民籍○六月加宮者李邦寧大司徒兼左丞相邦寧在宋為小黃門初從濮國公趙昰入見世祖留給事內庭至是帝欲以為左丞相浙平章辭曰臣以閹豎餘命前朝赦而用之今陛下復欲置臣宰輔臣何以天子共治天下者也奈何欲以寺人臣不敢奉詔帝大悅乃加司徒遷授左丞相○九月中書省臣言夏秋之間聲昌地震歸德暴風雨泰安濟寧大水漳衛滄蝗人畜俱災江浙饑荒之際疫病大作死者相枕藉父喪其子夫喪其妻哭聲震野有不忍聞臣等猥當大任雖欲竭盡心力而聞見淺狹思慮不廣以致政事多舛有乖陰陽之和百姓被其災殃願退位以避賢路帝曰災害事有由來非國所致汝等但當慎其所行○十月以西僧教兀班為翰林學士承旨

（宦官居中書備人）（元宦官之禍常甚矣）

哈剌哈孫為人威重不妄言笑善騎射工國書重儒衛禮祖錄勳臣

（侯）

後命掌宿衛號答剌罕成宗之世遷右丞相言治道必先守令
遴選定官吏賦斂十二帝至是卒
己酉 至大二年 正月定制大成至聖文宣王春秋二丁釋奠用太牢○追
遠堂內降璽書丞相塔思不花等言朝廷璽書不由中書經令翰林頒
給者凡六千三百餘道皆干土田戶口錢穀銓選獄訟害民妨政之
事請悉追奪後凡不由中書者乞勿與之制可○四月詔中書創皇
城周牆中書省臣言今農事方殷蠭蝗偏野百姓艱食乞罷其役帝
曰以皇城而無周牆何以壯觀先畢其功餘者罷之○八月尚書省
臣言古者設官分職各有攸司方今地大民衆事益繁冗若使省臣
總挈綱領庶官各盡厥職其事豈有不治堰藏省務璽塞朝夕惟署
押文案事皆廢弛天災民困職此之由自今以始省部一切皆令從
宜處置大事或須止請得旨即行用成至治上順天道下安民心又

言國家地廣民衆古所未有累朝格例前後不一執法之吏輕重任
意請自太祖以來所行政令九十餘條刪除繁冗使歸于一編爲定
制從之○置太子右衛率府命右丞相脫虎脫御史大夫不里牙敦
領府事取河南蒙古軍萬人隸之王約曰左衛率府舊制有之今置
右府何爲諸公深思之不可以累儲宮也太子又命取安西兵器給
宿衛士約謂金事完澤曰庶事稟文于里取兵器人心驚疑主上聞
之奈何完澤慨曰實慮不及此家令辭居言陝西分地五事命往理
之約不爲署行語之曰太子潛龍也當勿用之時爲飛龍之事可乎
遂止太子喜論群下曰事未經王彥博 王約議者勿啓○立常平倉
以權物價斂平糴粟米麥殺俟價高之時減價糶雜金銀私相貿賣及
海船與販金銀銅錢綿綵布帛下海者並禁之
庚戌 至大 元年 正月復李孟入見以爲平章政事同知樞密院事初孟既

逃去有譖于帝者曰向難初定時孟嘗勸皇太子自取帝怫之語
日太子侍內宴忽臧然改容帝曰吾弟何不樂太子從容謝曰傾
天地祖宗神靈神器有歸然放今日母子兄弟之歡者幸遂復李孟
之功居多適思之不自知其變於色也帝即命搜訪之得於許昌陽
山召見謂宰臣曰此皇祖妣命爲脫脫師者宜速任之至是乃授中
書平章事集賢大學士柯卜知樞密院事 歷仁宗一朝至英一朝經武宗之朝一以貫
之 仁宗純孝孟可謂兩得其宜 青宮之義七○二月寧王闊闊出謀反流于高麗三月賜諸王祭八
兒海都鞭帛
周靜軒曰有功則賞雖讐不廢有罪則誅雖親不逭人君賞罰之至公也前者阿剌出謀反罪明律當梟察八兒叛不能謀乃脫帛而已皆過於姑息而非奉天法罰之意也昔管蔡流言周公誅之豈周公手刃同氣耶奉天行討不能順私恩以義公法耳今諒反者謫流修速者鞭斃不知何功者賜何所貪乎元之政刑如此又安能久享其國哉

六月襄陽峽州路荊門州大水山崩壞官廨民居死者三千四百餘

人○十月帝朝興聖宮上皇太后尊號大赦天下○減宮人膳
辛亥 至大四年 正月庚申帝崩于玉德殿廟號武宗○皇太子罷尚書省
詠脫虎脫三寶奴樂實保八王罷流忙哥鐵木兒於南海 仁宗繼改其父之不
書皇太子者美之也 誤國者欲悉按詠之延慶使楊朶兒只諫曰爲政而首尚殺非帝王
治也太子感其言特詠其尤者既而御史言脫虎脫等既正典刑而
黨附之徒布在百司若李羅鐵木兒等奸貪害政今中書方欲用爲
各省平章參政等官宜加罷黜從之尋復以行尚書省爲行中書省
百司庶務復歸中書
周靜軒曰脫虎脫等變亂祖宗舊典百姓其罪亦已甚矣皇太子既知其然悉當革改脫虎脫等則諸部哥鐵木兒則漢所以分首從而誅重輕也此皆前人已壞之緒苟不一新政令則因循苟且天下終亦是乃拗而反正之安得古今人心之天理而斯世常不爲之快哉

召先朝諸知政務老臣程顥飛卿王選李諫陳天祥劉正孫文淵
[illegible]
十五人詣闕同議庶政天祥等五人不至諫至百陳九事正陳八事
[illegible]
皆欲朝廷守成當開言路重名爵節財用興學校定律令革切時弊
正陳八事
○命中書平章李孟領國子學諭之曰學校人才所自出卿等宜敷
學校人才所自出
詔國學課試諸生勉其德業孟上章入奏曰陛下貫通經史善論古
今治亂其家居授徒遠近爭從之郭彥通稱之曰宰輔之器也○三
月與寅皇太子愛育黎拔力八達即皇帝位於大明殿是為仁宗大
赦天下

王敬所曰宋太祖傳其弟太宗約以次及于他而德昭至於自殺
武宗傳其弟仁宗約以大及于他而和世㻋幾于數易宋太宗元
仁宗皆號有仁智之度而一顧身謀遂入讒間頗啟釁隙成臨
變機未迭兒矣趙普而亦為之他何言哉德昭之死既絕福本
而和世㻋延安之難幾至不測抗疏之死陳賜假其名足以亂天
下而況武宗之骨未寒世㻋之德未失使兒曾忽等非肯人則屬
在天譬之召歟

大凡君上
[illegible]
[illegible]
入地乃許

敕百司改陞品級者悉復至元舊制帝諭中書省臣曰卿等衷集中
統至元以來條章擇曉法律老臣斟酌重輯折衷歸一頒行天下俾
有司遵行則抵罪者庶無冤抑又諭太府監丞曰財用足則可以養
萬民給軍旅自今一縑之微不言於朕毋輒予人○遣官者李邦寧
釋奠於孔子邦寧既受命行禮方就位忽大風起殿上及兩廡燭盡
滅燭臺成鐵鑄人地及許無不拔者邦寧悚息伏地諸執事者皆伏
良久風息乃成禮邦寧因慨悒累日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丞相等職諸司已裁而權置者有之今春以來內降旨除官千餘人其中豈獨豈能盡知堵塞選法莫此為甚帝曰自今凡內降旨一切勿行

仁宗皇帝　名受育聚拔力人達武宗同母弟也武宗舍子而以帝為皇太子遂嗣位在位十年壽三十六謚曰聖文欽孝皇帝○帝慈孝恭儉通達儒術愛養民力一遵世祖成憲為元盛德之主矣惜其舍姪立子須武宗愚何辭于鉄失之遊乎

壬子　元年　正月帝論中書省臣曰翰林集賢備臣朕自選用汝等毋得輒擬人言御史臺任重朕謂國史院尤重御史臺是一時公論國史院乃萬世公論也於是臣翰林國史院秩從一品薛列傳達中外才學之士居之○五月禁諸王毋得以農時出獵擾民至十月方許

獵○六月朔日食丁卯雨毛○勑左右勿僥倖乞加官仁宗即位之初防微杜漸仁宗撫亂反正之盛心也故宜書于冊以予之

妄僥倖加官御史中丞郝天挺言自先帝即位之時大事初定故於左右有功之人爵之太高遂使近倖之臣因而相襲王公師保接遇于朝比者雖令裁罷曾未經歲又復紛然夫朝廷名器重則斗升之祿足以鼓舞豪傑名器濫則雖日珪卿相而人不勸矣又言國初設官在內須三十月在外須三周歲考其殿最以為黜陟比者省院臺部之臣久省一二歲少省三五月甚有何日之間而屢遷數易者奔走往來之不暇何服宣風布化黎理幾務哉乞自今惟大臣可急行選授其餘內外大小官屬必候任滿方許超遷庶免朝除夕改等長奸之弊○十二月中書平章李孟致仕以翰林副使張珪

丑　皇慶　二年　二月帝論近臣曰回回以寶鼎於宋朕思此物何足為寶惟善人乃可為寶善人用則百姓安茲國家所宜寶也○幸上京井

中書省臣奏忽魯言臣等職專銓理天秋至春元旱民間之食而又隕霜雨沙上天示變皆由不能宣上恩澤所致乞黜臣等以當天心帝曰事豈關汝其勿復言御史臺亦言富人貪緣濫爵欲收宣徽用人多廢罪之流內侍託貧泰寶西僧以作佛事累釋重囚諸王駙馬寺觀土田徵租擾害皆今弊政所宜悉革也可之○御史中丞郝天挺上疏論時政陳七事曰惜名爵抑浮濫止括田久任使論好事奠農務本勵學養士帝嘉納詔中書舉行之天挺為元好問子弟初蒙世祖嘉其言止及遇時宗

旌其肯言賜黃金百兩不受至仁宗敕召共議大政遂成皇慶之治所成七事乃其一功也厥父和著武著於太宗憲宗之世則天挺可謂世臣之○帝以久旱於宮中焚香默禱又遣官分禱諸可甘雨大賢者矣

注○六月以李孟為翰林學士承旨先是孟言於帝曰貴戚有章所以定民志賜予有節所以勸臣下請各為之限制帝從之孟在政府多所補益而自視常若不及乞能政權避賢路帝曰朕在位必卿在中書朕與卿相終始著秋毅二字以賜賜鈔十萬貫又為治第孟曰所望於陛下非富貴之謂也悉辭不受○建崇文閣於國子監以宋儒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邵雍司馬光朱熹張栻呂祖謙及故中書左丞許衡從祀孔子廟庭

周靜謐公宋儒重道尤為國之先務也十賢從祀獨見於仁宗之朝其意蓋矣蓋世祖既未能行成宗武宗亦未能舉仁宗繼然開始可謂發祖宗之未發行前代之未行則其崇儒重道之意彰明矣所以卓冠群倫過為元世之令主焉

仁宗以孔子有大功於天地以其闡述六經也世之儒者必務六經躬而行之開而明之然後得與于從祀之列考察其有而未之未行

用皆其道而遠施惟食理物其心安乎春秋一經聖師所九大率王
攻石尊春秋之經者也一時辭小附和晉之於從祀之列其後公
論李定張而去之元之許衡則標春秋之道者也春秋之道內夏
外夷一會之理衡不容其士中國況四海之大其肯容之舊哉
或曰仕元之人多矣乃獨責衡可乎曰此朱子
責備揚雄之意也他人隨世就功名者何責焉

春秋關係先
天人

朱子責備揚雄之意

七月江浙行省以新安儒士程復心所著四書集註章圖纂釋來上
詔擢用之復心辭不受○十月詔行科舉（舉孟諸也）期以首歲三年八月
天下郡縣興其賢者能者克貢有司次年二月會試京師中選者親
策於廷賜及第出身有差帝謂近臣曰朕所願者安百姓以圖至治
然匪用儒士何以至此設科取士庶得真儒之用而治道可興也乃
行是詔凡三歲一開科蒙古色目人與漢人南人各命題蒙古色目
人頗試漢人南人科目中選者加一等注授○十一月京師大旱淫
帝問弭災之道翰林學士程鉅夫舉湯禱桑林事以對帝歎曰此實
朕之責也赤子何罪明日大雪（南湖曰草而自責則大雨渡而自責則大雪天無素物亦以責王而

詳訂世史類編卷四十四　十一　代編　元仁宗　三十二　毓秀齋重鐫

沒其善亦不以掩○陝西行臺尉遲德誠言西僧放囚厨佛奴婢教
邪而絕其良也（遲乃遲商周之故事元之用夏變夷至是可謂盛矣）○三月晉寧民侯喜兒弟五人並坐法當死帝曰彼一
家不幸而有是事其擇情輕者一人杖而出之俾養其父母不絕其
祀○四月大寧路地震有聲如雷○勅郡縣官勤職者加賜幣帛○
帝以資治通鑑載前代興亡治亂命集賢院官擇其切要者譯寫以
進○五月京兆為故儒臣許衡立魯齋書院降璽書旌之○六月勅
自今官有勿得授文階（官者之職不過供洒掃掌門禁聽命令服趋
走而已文武之階豈所宜任乎仁宗崩德此

仁宗知遇之盛心也豈非有元盛德之主哉

仁宗相元為國之主

官民廬舍○復以晉慶謙為國子司業初慶謙與吳澄俱在國學既

龍去學制稍廢至是復以慶謙為司業乃酌舊制議立升齋積分
法每歲考其學行以次第升既升上齋踰再歲始與私試辭理俱優
者為一分辭理平優者為半分成終積至八分者為高等禮部集試
歲選人以貢帝從其議

乙酉（延祐二年）三月初賜進士護都答兒張起巖等五十六人及第出身
有差○四月賜進士恩榮宴於翰林院

（胥靜軒曰仁宗誠可謂有元文明之主也前書詔行科舉此書通
賜進士元自混一歷三十年未嘗行至仁宗而始行之與賢育才之
意何如哉是以皇慶延祐之治號稱治平良以此也若仁
宗者誠可為元祖宗猶垂後世而啻然為一代之規模者矣）

仁宗可元文明之主

仁宗崩英宗即位南坡之禍

五月泰州成紀縣山移（舊書志大變也是夜疾風電雹北山南移至西河川
次日再移平地突出土阜高者二三丈陌沒民居敕遣官嚴驗賑恤
監察御史馬祖常言山不動之物今而動為由在野有當用不用之
賢在官有當言不言之候故致然爾

詳訂世史類編卷四十四　十一　代編　元仁宗　三十三　毓秀齋重鐫

（何靜軒曰天道常動地道常靜而宜動而靜宜靜而動動失其常
理乃所以為異也是故三王修德百祿順度天地於焉而從萬物
於焉而育自無三辰失行山崩川竭兵亂凶荒盜賊斯亂之患矣
人鋼目所書山崩川竭有之本朝有山移者山焉而移其處豈不
大哉）

（奇觀）

（徐孝行）

十一月彗出紫微垣（赦）○十二月旌表汀州寧化縣民愼祿孫孝行
如

（愼孫守母不去棄指刃其母愼孫以身翼蔽日寧殺我母傷吾母時
母）

初蔡五九之亂祿孫負其母挈其妻子隨衆入山避之盜至衆散走
祿孫守母不去棄指刃其母愼孫以身翼蔽日寧殺我母傷吾母時
母病渴覓水不得祿孫含嗚呴之（呴音句及盜相顧駭歎不忍害反
取水與之有掠其妻去者衆責之曰奈何辱孝子婦使歸之事聞特
賜旌表○詔免江浙等三省自實田租二年（仁宗知此是有動
丙辰（延祐二年）二月太史令郭守敬卒守敬之學長於天文水利太史令

（郭守敬圖進授時曆）

王恂以學自負每見守敬制度精巧深歎服之任禄曰自宋以來學
者於天文水利之故不講久矣守敬獨能任其絕學度越往古以成

一代之制也○以趙孟頫爲翰林學士承旨帝在東宮素知其名
即位召除集賢侍講學士至是拜是官有問之者言國史不宜令孟
頫與帝曰子昂字 孟頫世祖所爾技朕置之館閣使典述作傳之後世
此屬改改何也復厚賜之
張晦泰曰子昂以趙宋宗室臣事勝元其醜固不足言矣若其修
史至張弘範墓歷山之日其觀陸秀夫張世傑爲何如人矣嗚呼
書之者愧予昂於千古也

十一月武宗子周王和世球逃居漠北十二月立子阿德八剌爲皇
太子丞相鐵木迭兒之請也

丁巳 延祐四年 正月帝謂侍臣曰中書比奏有姓之貪宜加賑恤朕默思
一之民饑若此豈政有過差以致然歟向詔百司務遵世祖成憲亟勉
方奉行輔朕不逮然當思之惟省刑薄賦庶使百姓可遂其生也○
四月不雨帝嘗夜坐謂侍臣曰雨暘不時奈何蕭拜住曰宰相之過

也帝曰卿不在中書耶拜住惶愧與之帝露香禱于天既而大雨左
右以雨衣進帝曰朕爲民祈雨何避焉詩豳風公劉以足明寬以容
民務農重穀則識賢者也故
今不雨而書奏不雨而書憂不雨而書以若其勤也今四月不雨蓋
若禱天而大雨則愛民之心爲可知矣故綱目特書夏四月不雨以
法春秋之意也○七月秦州成紀縣山崩○帝出見衛士有窶衣
者駐馬問之答曰戍守邊鎮踰十五年以故貧耳帝曰此誰久勞于
外詔守官未嘗以聞非朕親見何由知之自今有類此者必言於朕
因命賜之錢帛○八月帝還大都○帝在御已久猶居東宮而飲酒
無度監察御史馬祖常上書言天子承天繼統當極保愛玉食之御
酒尊五味之宜酒醴之供可不思百拜之義大內正衙朝賀之地雖
陛下不忘東宮之舊竊慮起居間觀聽之疑且國家百年朝儀尚闕
誠使群臣奏對之際御史執簡史官執筆則雖有懷奸利己官賞若
不敢出諸其口乞令中書集議或三日二日常出視朝明治道昭明

生民之福也○九月以伯答沙爲右丞相阿散復爲左丞相初阿散
奉事畢帝問曰卿等日所行者何事對曰奉行詔旨而已帝曰卿等
何嘗奉行朕旨雖祖宗遺訓朝廷法令皆不遵守大法者所以辨上
下定民志自古未有法不立而天下治者使人君制法宰相能守法
則民知畏避免於刑戮若法弛民慢怨言並興求治難矣阿散因言
故事丞相必用蒙古勛臣阿散西域人不歷入堂困悉辭遂以宣徽
使伯答沙爲右丞相阿散仍左丞相○東北地震三日

八午 延祐五年 正月鈐州和寧德慶路地震○泰州泰寧縣山崩○肇昌
龍西縣木雨南土山崩壞死居民給糧賑之○以鐵木迭兒爲太子
太師 時書志集鐵木迭兒之本也
闕之莫不驚駭時御史中丞趙世延論其不法數十事內外臺劾其
不可輔導東宮者又四十餘人然以太后之故皆不聽

周靜軒曰鐵木迭兒姦邪小人倉猝進取以爲太子太師幾何不
爲太子累乎仁宗英睿明慶而反崇愛小人爲之祐算御日愛成
禍皆伊誰之過歟

二月朔日食爲金字佛經廢金三千斤 兩自至元木釐佛之日僅
百有二大德七年立功德司增至五百餘至是僧徒日利歲費滋甚
識者咸謂侏儒之言何益于事夷狄之有用之財爲無益之費乎以所費之金養天下 真士以所寫之字緣天下之
奇書豈不超軼千古耶○八月大司農買住等進司農丞苗好謙所
撰栽桑圖說帝曰農桑衣食之本此圖甚善命刊印千帙散之民間
○十一月集賢學士曲出言陸淳所著春秋纂例辨疑微有二書有
益後學請令江西行省鋟梓以廣其傳從之

己亥 延祐六年 正月帝御嘉禧殿謂侍臣曰卿等以朕居帝位爲安耶朕
惟太祖創業艱難世祖混一疆宇兢業守成恒恨不能當天心繩祖

武俾萬方百姓樂得其所朕念慮若此固非卿等所知也
庚申 延祐七年 正月帝崩皇太子碩德八剌哀毀過禮素服寢于地日飲一粥○太后以鐵木迭兒爲右丞相未幾仇殺蕭拜住傷衆兒只哈
勝○仁宗天性慈孝聰明恭儉通達儒術亦留心釋典嘗曰修身治國儒道爲大又曰儒之所以可尚者以能維持三綱五常之道耳乎
居服御質素澹然無欲不事遊畋不崇貨利嘗有近侍言
賈人售美珠者帝曰吾服御雅不喜飾以珠璣生民膏血不可輕耗
汝等當廣進賢才以恭儉愛人相親不可以奢靡盡財相尚言者斷
而退事皇太后終身不違顏色待宗戚勛舊始終以禮大臣親老時
加恩賚大官進膳必分賜貴近有司奏大祥每怵恒移時其孜孜爲
治一遵世祖成憲致太平文物典章號爲極盛但其不傳武宗子和
世球而以鐵木迭兒之言私子以位爲可疵云○參議中書省事乞

失監坐贓官刑部以法當杖太后命箠之皇太子曰不可法者天下
之公徇私而輕重之非示天下以公也卒正其罪○三月皇太子立
是爲英宗○奪李孟封爵左遷爲集賢侍講學士鐵木迭兒以孟初
不附己譖搆于上盡奪其前後封拜制命左遷爲集賢侍講學士欲
因其不就中害之孟拜命欣然帝謂鐵木迭兒子八剌吉思曰爾輩
謂孟不肯爲是官今何如由是無敢言者孟以仁宗東宮舊恩遲留
於時即當隱去可也可○四月有獻七寶帶者因近臣以進帝曰朕
登大位不聞卿薦賢才而爲人進帶是以利誘朕也其還之○鐵木
迭兒以四川行省平章趙世延管勾其發誣以不敬下獄請殺之不
許帝謂近侍曰頃者鐵木迭兒必欲置趙世延於死 柔閣其忠
良故每奏不納左右皆稱萬歲未幾又以他事問二廷獄○十一月
始服衰冕享太廟帝將四時躬享太廟命禮官於中書省講論禮
之道

辛酉 至治元年 正月帝欲以元夕張燈結綵模擬金山於宮中設宴時居先帝喪衆議中書省事張養浩具疏因拜住以諫世祖元夕觀閱煙火亦禁兒官發厥遂元當戒慎今燒山所玩小所繫大所察淺所患深帝大怒既而不罪張帝益敬重不敢言即命罷之賜養浩金織袴帛以旌其直
甲戌 二年 帝在上都南坡殺拜住及鐵木迭兒子孛羅帖木兒等
先是帝即位鐵木迭兒以定策功進太師右丞相封秦王位上柱國
總治中書省事凡軍國重事皆得專決○御史大夫鐵失等劾於行幄年二十一謚曰睿聖文孝皇帝○帝天性至孝仁宗不豫焚香告天泣願身代及嗣位用法果於誅殺姦黨畏罪逐搆大變蓋仁宗負兄武宗舍姪立子故
天亦不祐其子以歸泰定而卒還武宗二子以及其孫乃
亡耳

評黨崇謙亦帝之失道有以致之歟國不遠古孝矣幸不國必
身必不免以此知忠謙國之命脈而人君自制其源者宜其及
壬戌 至治二年 八月鐵木迭兒譖殺先帝舊人帝深不悅任拜住以腹心
漸疎外之一日入朝至內門使人止之悵怏還家尋卒次年追奪官
爵籍沒其家○十月以拜住爲右丞相帝嘗語拜住曰朕委卿以大
任以乃祖木華黎佐太祖安童相世祖卿念祖宗令問豈有不盡心
者乎拜住再拜曰陛下委臣以大任臣有所畏者三畏辱祖宗畏天
下事大諱見有未盡畏年少不克負荷無以報聖恩惟陛下時加訓
飭幸甚有言佛教可治天下者帝問拜住對曰清淨寂滅自治可也
若治天下舍仁義則綱常亂矣帝又嘗謂拜住曰今亦有如唐魏徵
之敢諫者乎對曰繩圓則水圓盂方則水方有太宗納諫之君則有
魏徵敢諫之臣帝善之

評南湖曰拜住有三畏則言而終身事業門不識之生能成乎相業而死能其乎君難可謂一代之全人矣國祚王安石三不足之

何生則稱國死則遺臭者何其賢不肖之相遠耶

十一月朔日食御史李端言近者京師地震日月薄蝕皆臣下失職
所致帝自責曰是朕之過因敕群臣亦當修飭以謹天戒端又言朔
廷雖設起居注所錄皆臣下陳奏事目上之言動宜悉書之以付史
館從之○平江路水旱官民田四萬九千六百餘頃免其租翰林承旨
昌大水山崩死者四十七人命賑之

癸亥 至治三年 正月起王約吳元珪韓從益爲翰林中書省事時約等以年
老致仕丞相拜住一新政務尊禮老臣傅詔復起約等仰以其祿家
居每日一至中書省議事至治之政多所參酌○令上都雲州與和
宣德薊州奉聖州及雞鳴山房山黃蘆三義諸金銀冶聽民採煉以
什分之三輸官○右丞相拜住言前集賢侍講學士趙居信通學士
吳澄皆有德老儒請徵用之帝遂以趙居信爲翰林承旨吳澄爲

學士澄字幼清撫州崇仁人經傳貫通用力聖賢之學世祖時徵
夫奉詔求賢江南起澄至京師未幾以母老辭歸成宗元初澄遊
龍興時元明善爲行省掾以文學自負嘗問澄易詩書春秋與義歟
曰與吳先生言如振河海遂執弟子禮終其身左丞董士選延之家
親執饋食曰吳先生天下士也仁宗朝爲國子司業嘗爲學者言朱
子於道問學之功居多而陸子靜以尊德性爲主問學不本於德性
其弊必偏於言語訓釋故學以德性爲本議者遂以謂爲陸氏之學
澄一夕謝去諸生有不謁告而從之南者俄拜集賢學士以疾作不
果赴至是除翰林學士○二月帝畋于柳林謂拜住曰近者地道失
寧風雨不時豈朕行事有缺歟對曰地震自古有之陛下自責固宜
夏由臣等失職不能燮理帝曰朕在位三載於兹姓萬物豈無垂戾
之事卿等宜與百官議有便民利物者朕即行之○五月庚寅大風

雨雹拔柳林行宮內外大木○勅寫金字藏經時帝在上都使左丞
速速詔學士吳澄爲序澄曰主上寫經爲民祈福甚盛舉也若用以
追薦臣所未聞福田利益雖人所樂聞而輪迴之說不過謂爲善
者死則上通高明其福品與日月齊光爲惡者死則下淪污穢其極
下與沙蟲同類其徒遂創爲薦拔之論以惑世人今列聖之神上同
日月何庸薦拔且自國初至元爲經追薦不知其幾若未效是無
佛法矣若已效是諛其祖矣揆諸義理斷不可以示後世

評南湖曰漢武承文景之後帝志雄拜老唐太宗憎魏生貫明皇作孝經序宋真宗崇九經于州縣皆撤在海而爲可考者迹至有元專佛滅如作佛寺寫金字經而見刻目君子前後書之略無假信皆孰以著其崇尚虛無不知禮義之失也安得天子崇尚在無而信仁天下於禮義哉

奉元行宮正殿災帝語群臣曰世皇建此宮室至朕而毀實朕不能

國治之故也嘗御太安閣見太祖世祖遺衣皆縑素木綿直如漢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為言帝曰朕遵世祖舊制其命大臣攝之○皇子九州寇下之詔
于智泉寺○七月建橫渠書院於郿縣在鳳翔府○八月沁河溢通澮縣山崩鍋門地震有聲如雷晝晦天全道山崩壓石壩人鳳翔興元成都峽州江陵地同日震
戊辰泰定元年九月文正月詔諭百司北不赴任及擅離職者奪其官避差遣者笞之○二月帝御興聖殿受無量壽佛戒于帝師○七月帝祖于上都壬辰泰定帝太子阿速吉八嗣位上都立之來
戊寅文宗不為立翊戴

臨淄李純卿 草創 木齋謝 遷 補遺
陽明王守仁 覆評 鳳洲王世貞 會纂
大關李 槃 增修
妙峰蔣方馨 閱訂 寶宇張起鵬 梓行

大明太祖 姓朱氏諱元璋○此時中國既生聖人天心已見夕而陽之矣雖在穉孫未登寶位其受天中國舊物之命已在胡元未亡幾魄之上矣故用孔子春秋攘夷大義直以

聖祖 冠之而元降于下

元明宗皇帝 名和世球武宗長子初封周王出鎮雲南泰定帝徙嗣子方立大臣燕帖木兒謀逆迎明宗弟懷王圖帖木爾壻位後為文宗遣使迎明宗正位於和寧之北立文宗撤迎等還京師帝命之曰朕弟養宮覩書史得無廢乎聽政之暇宜親賢士大夫講論史籍以知今古治亂得失○三月文宗遣右丞相燕帖木兒奉皇帝寶赴漠北明宗左右有不為之禮者燕帖木兒且怒且懼○四月帝遣使立文宗為皇太子○六月皇太子發京師北迎帝○七月以張養浩為西臺御史中丞尋辛養浩曰幼有行義勤學業幼遇人遺物弊於道道而還之方士感謝書不報及明宗即位之初盡訪故舊張養浩為首出獻利一兩二日

宗為太子未幾暴殂在位僅半年未及改元即天曆元年也壽三十歲曰聖獻景孝皇帝

己巳 天曆二年大明太祖二歲正月周王還至和寧之北遂稱帝是為明宗○文宗讓凡婚情也明宗不疾至京朝見百官而急於得位亦非義也故編曰遂所其名而曰在位曰稱帝於和寧之北文宗所遣

親賢士大夫講論史籍以知今古治亂得失○三月文宗遣右丞相燕帖木兒奉皇帝寶赴漠北明宗左右有不為之禮者燕帖木兒且怒且懼○四月帝遣使立文宗為皇太子○六月皇太子發京師北迎帝○七月以張養浩為西臺御史中丞尋辛養浩曰幼有行義勤學業幼遇人遺物弊於道道而還之方士感謝書不報及明宗即位之初盡訪故舊張養浩為首出獻利一兩二日

堂已聲致注嗣三十餘武宗時拜監察御史上疏論除言當國者不能容改授翰林待制復辭以養親之仁宗延祐初為禮部郎即知貢舉進士詔謂不納使人戒之曰諸君子但思報効毋務謝也至是為御史中丞時關中大旱民相食既聞命即散家之所有以與鄉里貧乏登車就道過饑者賑之死者瘞之經華雨祠山嶽祠泣拜不能起天忽陰翳一雨三日及到官復禱于社壇大雨如注水三尺乃止秦自生秦民大喜時米價騰踊鈔昏即不可得米養浩以倒換之繼乃檢庫中未燬昏鈔得一千八十五萬五千餘緡悉印其背文刻十貫五貫為券給貧民命米商視印出糶請庫驗數以易鈔又率富民出粟為本補官四月未嘗居家止宿公署夜禱于天晝出賑饑無少怠每一念至即撫膺慟哭遂得疾卒年六十關中民哀之如失父母贈

功臣號平章政事上柱國追封濱國公謚文忠養浩嘗著書三卷一曰廟堂忠告二曰風憲忠告三曰牧民忠告言居官之道子引拜庵臺御史[旁注]庵湖曰元史養浩傳首稱幼有行義勤學業則其功名之盛美殆本之行義實之學業乎故養浩通幣遷是其行義也讀書不

太白經天○九月丙戌帝次于旺忽察都皇太子入見庚寅帝宴皇太子及諸王大臣於行殿帝暴殂[旁注]文宗弒兄○胡粹中曰開之張中取資鑒我文宗上皇太子襲位于上都

大明太祖二

元文宗皇帝 名阿剌忒穆爾武宗次子明宗弟也初封懷王自海南召還出居建康及泰定帝殂大臣燕帖木兒迎立帝讓兄明宗而已權攝位遣使迎明宗于沙漠明宗立為皇太子比入見而明宗暴殂復襲位于上都在位五年壽二十九謚曰聖明元孝皇帝

十月監察御史撒里不花張仕弘等言朝廷政務宜謂為先功罪既明天下斯定國家近年自鎮木兒竊位擅權假刑賞以遂其私

紀始秦始至秦定爵賞益溢比以兵興用人甚急然而賞罰不苟大
嚴夫功之高下過之輕重而察天下之公論願命有司務令公議明
示黜陟功罪既明賞罰以當則朝廷肅清紀綱振舉而天下治矣文
宗嘉納之○十二月以西僧輦真吃剌思爲帝師帝師至上命朝臣
一品以下咸郊迎大臣皆俯伏進觴帝師不爲動惟國子祭酒李木魯
翀根觴立進曰帝師釋迦之徒天下僧人師也子孔子之徒天下儒
人師也請各不爲禮帝師笑而起受觴卒飲衆爲之慄然○命翰林
奎章諸儒準唐宋會要輯本朝典故名曰經世大典○史惟良上疏
曰今天下郡邑被害者衆國家經費若此之繁帑藏空虛生民罔瘵
此正更新百廢之時宜遵世祖成憲汰冗濫蠹食之人罷土木不急
之役事有不便者咸釐正之如此則天災可弭禎祥可致不然將恐
仍循苟且其弊彌深治亂之由自此而分矣帝嘉納之

庚午 至順元年 大明太祖二歲正月命趙世延虞集修經世大典○
從中書省臣議會試舊期二月一三五日近改十一十三十五復如
舊制○封明宗子懿璘質班爲鄜王（鄜音○加封孔子父齊國公叔
梁紇爲啓聖王母魯國夫人顏氏爲啓聖王夫人顏子兗國復聖
公曾子郕國宗聖公子思沂國述聖公孟軻鄒國亞聖公河南伯程
頤豫國公伊陽伯程顥濟國公以漢董仲舒從祀孔子廟位列七十
二子下（顏閔既加孔子父母諸賢之爵又部仲舒從配何祀）
（舉前得其當戒使無奉佛之非則文宗庶乎其得矣○潮廣
嶺北道經歷范梈卒梈字德機天資穎異雖擢然清來若不勝衣而
卓然自樹於流俗外家居養親固窮守節既詩工文用力精諸人爭
知者年三十六始客京師即有辭諸公間中丞董士選延之家塾朝
臣薦爲翰林編修秩滿除海南海北道廉訪司照磨巡歷瓊雷風俗
瘴癘無所憚所至興學教民理冤滯遷江西湖東道及改福建閩

（天下備人師輕世大典）
（作孔子父母諸賢之爵）
（阿鄜請得其）
（東梈卓然自）
（樹於流俗）

海道知事四任佐風憲謹身守法不可干以私踰食水飲泊如也卒
年五十九吳澄誌其墓以爲特立獨行之士可方東漢諸君子○東漢諸
（子多過患難有死節梈不過）
（清謹一文士耳安得與梁比也）

辛未 至順二年 大明太祖四歲三月司徒香山陳祥謙奏山言陶弘景胡
笳曲有負展施天曆終是甲辰君之語臣合陛下生年紀號實受天
之符乞錄付史館頒示中外詔翰林集賢諸儒臣議成以謂唐開元
間薛讓進武后鼓銘云上天降監方建隆基爲玄宗受命之符姚崇
表賀宋司馬光言其采偶祝之文以爲符瑞此小臣之諂而宰相實
之是侮其君也今弘景之曲雖於生年紀號若偶合者然陛下應天
順人紹隆正統無待於旁引曲說以爲符命從其所言恐啓讒諂之
端非所以定民志也事遂寢○元宗聽諫符讖之非

（國朝制人臣奏事于君君于正旦不善於逢君于都司從之聽）
（我小父而乃以符讖上之是爲逢君於惡不祥莫甚于此矣薄事）
（直書其）
（善自見）

六月翰林學士吳澄卒○泰定間諸病歸使學者至數百人登臨講
（定皇極經世書大義禮等書○吳澄潛心好學篤志力行嘗自言及）
（有裨吾道就當代之大儒故辛而其官皆及子之）
（位矣曰世史於許魯齋之卒不書官而於書官何也澄生元人域）
（中不得已而爲之用其心尚有不慊然者歟宋朝歸貢進士亦言）
（所志者何道仕之所得焉而頼焉孔子春秋之教意）

壬申 至順三年 大明太祖五歲三月邵川（屬加）定州有二井隆起曰金風芳池
天曆初地震鹽水湧淄州民侯坤願作什器煮鹽而輸課於官詔四
川鹽運司主之○四月大（三）都地震○五月京師地震有聲○白虹
亘日出長竟天○六月監察御史陳思謙言鈐衡之弊入仕之門太
多黜陟之法太簡州郡之仕太滛朝省之除太速欲設三策以救四
弊一曰至元二十年以後增設衛門冗濫不當者減并其外有選法
（三疑四誤）
（中書二曰宜參酌古制設辟舉之科令三品以下各舉所知）

得才則守令大實則受賞三曰古者刺史入爲三公則官出宰而望益使外職讓朝廷治體內官知民間利病今後歷縣尹有能聲善政者受郡官御史歷郡守有奇才異績者任憲使尚書其餘各驗資品通遷在內者不得三考越任京官在外者須歷兩任乃遷內職清非出類守不敢官者則循以年勞處以常調庶朝鉄官員須十二月之上方許遷除帝可其奏命中書議行之○八月乙巳天鼓鳴于東北○巳酉隴西地震是日帝祖元統二年廟號文宗後至元六年六月以帝謀不軌使明宗飲恨而祖詔除其廟主放其子燕帖古思于高麗而卒○九月地震

大明太祖三

元寧宗皇帝　名懿璘質班明宗次子也初封鄜王文宗祖傳位于帝帝年七歲在位二月而祖

十月初四日庚子帝即位于大明殿大赦先是文宗命燕帖木兒請立文宗子燕帖古思皇后以文宗遺命傳位明宗時妥懽帖木兒明宗庶長子也出居靜江帝以文宗眷愛之篤封鄜王紹京師太師太平王右丞相燕帖木兒請立帝於是即位中書百司政務咸啓中宮取進止○十一月壬辰帝崩年七歲廟號寧宗太后命迎妥懽帖木兒

大明太祖四

元惠宗順皇帝　名妥懽帖木兒明宗長子文宗時被讒徙居廣西寧宗崩文宗后以子幼而嫡長之位虛三十六年命大明兵入京城走應昌府二年崩壽五十一歲其太尉完者等謚曰惠宗

大明皇帝以其知順天命遜去特賜廟號順帝○帝性柔少斷伯顏合麻相繼弄權政本寖起猶迎番僧行運氣術教宮女作天魔舞荒于淫樂致羣雄割據垂二十年歷數屬于

大明四海復歸中華一統矣或謂順帝實宋恭宗趙㬎之子㬎被文宗命集書記言帝非明宗子果爾則是天固不欲絕宋祖長有宗祀而又使中原仁聖之子監臨統治爲中原之虜以還中原也

癸酉　元統元年　大明太祖六歲四年六月帝嗣位于上都初明宗崩文宗復正大位至順元年辛丑明宗后八不沙被讒遇害遂從帝于高麗大青島中一載復詔天下言明宗在朔漠素謂非其已子移于廣西之靜江及文宗祖燕帖木兒請文宗后立于燕帖古思后不從命立寧宗寧宗祖燕帖木兒復請立燕帖古思后曰吾子尚幼妥懽帖木兒在廣西今年十三矣禮當立之乃命迎帝于靜江燕帖木兒見帝並馬徐行且陳迎立之意帝幼且畏之一無所答於是燕帖木兒疑之故至京久不得立俄而燕帖木兒死乃與大臣立

帝且曰萬歲後其傳位于燕帖古思李槃曰吾聽元未文宗后不立妥懽帖木兒燕帖古思而立明宗長子文宗命集書記言帝非明宗子果爾則是天固不欲絕宋祖長有宗祀而又使中原仁聖之子監臨統治爲中原之虜以還中原也燕帖古思于高麗登中之城墓文宗賜讓明宗酖行弒迎文宗之后文宗又詔妥懽帖木兒非明宗之子積然已深故立之不足為恩而適足啟以報復之權也胡元殘賊污亂非順帝不足滅之天道好還哉○以伯顏為太師右丞相撤敕為太傅左丞相時有阿魯輝帖木兒者明宗親臣也言于帝曰天下事重宜委宰相決之庶可責其成功若躬自聽斷必負惡名帝然之由是深居宮中每事決於宰相而已無所專焉○八月奎章閣侍書學士虞集初御史中丞馬祖常求集廣引其鄉人饒仁遂集而不經祖常不悅帝之將立也召諸老臣赴上都集亦與焉祖常使人告集曰實有言矣蓋以文宗嘗命集書記言帝非明宗子故耳勿以是誣集使去集乃謝病歸臨川集既去侍臣有以舊詔言者帝不懌曰此我家事豈由彼書生耶尋遣使賜酒醫召還禁林

會疾作竟不至○十一月封伯顏爲秦王秦州山崩地裂
甲戌 元統二年 大明太祖七歲正月朔雨血干汴梁者衣皆赤○三月彗
德路天雨毛如線而綠民謠云天雨線民起怨中原地事必變○湖
廣河南旱自是月不雨至于八月○四月朔日食此後日食多不書
以順帝時災異甚衆故書之也○以許從宗爲章佩監異珍庫提點帝嘉許衡輔世祖以不
殺一天下特錄其孫從宗○贈漳州萬戶府知事爾文興英敎侯妻
王氏貞節夫人廟號雙節初文興從卓漳州與王氏偕行至元干七
年陳吊眼作亂攻漳州文興戰死王氏被掠義不受辱紿賊曰俟葬
吾夫卽從汝也賊許之遂負屍還積薪焚之卽自投火中死至是事
聞特加褒贈立廟祀之○七月夜有流星大如酒杯其色赤約長五
尺餘光明燭地起自天津沒于離宮之西太白晝見經天○八日
京師地震雞鳴山崩陷爲池方百里大死者甚衆○十月始以真哥

皇后配饗武宗時議三朝皇后升祔未決伯顏以問太常博士遠魯
曾曰先朝既以真哥皇后在武宗朝已虞賓冊則明文二母皆妾今以
無子之故不得立主而以妾母爲正是爲臣而廢其先君之母爲子
而私尊其先父之妾豈可復躋慕容垂之失乎集賢學士陳顯素疾
遠曾乃曰唐太宗册贈王明母爲后亦二后也奚爲不可遠曾曰堯
母尊庶妃堯未曾以配嚳不法堯舜而法唐太宗卒聚服其議而
伯顏亦是之遂以真哥皇后配武宗擢魯曾爲御史
乙亥 元年 大明太祖八歲正月帝將畋于柳林御史臺臣諫曰陛下
春秋鼎盛宜思文皇付託之重致天下於隆平況今赤縣之民供給
煩勞農務方興而馳騁冰雪之地倘有銜橛之變奈宗廟社稷何遂
止 橛車鉤心也言馬銜或斷車鉤心脫出則必致傾覆○六月唐其勢及其弟塔剌海謀不軌

詳訂世史類編卷四十五 大明初 元順帝 八 虞參齋重錄

詛伯顏執皇后伯牙吾氏幽於別所初撒敦已卒撒敦燕帖木兒之弟其子
唐其勢代爲左丞相伯顏爲右丞相獨用事唐其勢怒曰天下本我
家天下也伯顏何人而位居吾上遂潛蓄異心與其從父答里答撒敦
之謀援立所親或發其謀伯顏率完者帖木兒等擁兵攻唐其勢與
其弟塔剌海誅之○九月伯顏弒皇后伯牙吾氏于鄧平民舍初唐
其勢被擒拳折數櫪不肯出塔剌海走匿皇后座下后叱之以衣左
右曳出斬之血濺后衣伯顏使人并執后后呼帝曰陛下救我帝曰
汝兄弟爲逆豈能相救耶乃遷后北宮尋酖之于鄧平民舍○十一
月詔罷科舉撒里帖木兒復入特罷科舉詔已書而未用翼參政許
有壬力爭之伯顏怒曰汝風堂臣言撒里帖木兒耶有壬曰太師擢
撒里帖木兒在中書卿史不畏太師而聽有壬豈有壬擅重於太師
耶伯顏意稍解有壬乃曰科舉若罷天下才人缺望伯顏曰舉子多
以賊敗有壬曰科舉未行時臺中贓罰無慮皆出于舉子伯顏曰
舉子中可任用者誰參政試論有壬曰若張雲臣馬伯庸皆可任大
事如歐陽玄之文章亦當易及伯顏曰科舉雖罷士之欲求美衣食
者自能向學有壬曰爲士者初不事衣食伯顏曰科舉選人實妨選
法有壬曰今通事知印乃白身補官受宜者甚多而科舉一歲僅三
十餘人科舉於選法果相妨乎不也伯顏心然其言而議已定不可
中輟乃温言慰解之翊日宣詔特令有壬爲班首以折辱之有壬懼
禍不敢辭治書侍御史溥化諫有壬曰茶飯可謂遍橘折檻矣有壬
以爲大恥移疾不出
時帝以星變屢示世祖在位長久詔改元至元三年仍爲至元御史李

如文言年號當蓋於古未聞姑存其名而不論其實未見有益固言脫弊不如至元十事不報

丙子 至元二年 大明太祖九歲正月宿松縣地震山裂○二月定服色器皿輿馬之制時服飾上下無別帝初禁民間服飄鸞鳳白鬼臉之雙角五爪龍八龍九龍萬壽字赭黃等服至是復詔定其制○五月黃河復故道○南陽鄧州大霖雨自是至六月漲河白河大溢水為災○浙江自春至于八月不雨民大饑○十二月江州諸縣饑總管王大中貸富人粟以賑貧民而免富人雜徵以為息約年豐以本還之民不病饑

丁丑 至元三年 大明太祖十歲正月夔州路總管府以金華縣儒士金履祥字吉甫號仁山講文安所著論語孟子考證來上命刊行之其門人東陽縣名許謙序之曰聖賢之心盡在四書而四書之義備於朱子傾其立言

訓約意廣讀者咸得其粗而不能悉究其義或以一偏之致自異而初不知太離其範圍世之談譬貿亂務為新奇者其弊正在此耳此金先生考証之所由作也於余三四讀自以為瞭然已而不能無惑久若有得愈久而所得愈冰釋而智之自首不知其要領者何限其可以易心求之哉從祥所者有考証及尚書表註通鑑前編行于世皆考証以明理○四月有星孛于王良至七月沒于貫索○五月民間訛言朝廷來童男童女一時嫁娶殆盡○丁卯彗星見於東北大如天船星色白約長尺餘彗指西南凡六十四日自歸生房歷十五宿而滅○六月大霖雨京師河南北水溢沒人廬舍甚衆○七月河南武陟縣木將軍有鵲白東來縣尹張寬仰天祝曰寧殺縣尹毋傷百姓俄有黑鷹群飛啄之食之○八月京師地大震所損人民甚衆○十月金華處士許謙字益之講道于麗澤書院處士許謙字益之講道于麗澤書院

黍已而學為履祥告之曰士之為學若五味之在和醯醬既加刖設醯姬異于來見我已三日而猶夫人也豈吾之學無以感發於子耶謙聞之惕然後稽首謝曰謙之學理一而分殊理不患其不一所難曰分殊耳謙因是以其辨於分之殊要其歸於理之一又曰聖人之道中而已矣謙由是事事求夫中者而用之履祥既沒諸生稍稍充闢多所自得自謂吾非有大過人唯為學之功無間斷耳平生制行甚嚴而所以應世者不膠於古不流於俗介而不僑遁而不隨時在草萊而心存富世屏跡八華山中四方之士不遠百里而從之其教人以五性人倫為本以開明心術變化氣質為先以為己為立心之要以分辨義利為處事之制蓋不教人以科舉之文而科舉之文自在其中外彈壺嘗曰已或有知彼人亦知之苟不快哉或有所問難而辭不能自達則為之言其所欲言而解其所惑討論講貫終日無倦聞者方傾耳聽受而其出處進退切值有作之銳若抑之苟若放之放若約之為學者師事四十年隨人才分成有所得達官富人之子望門而驕氣自消四方之士不以及門為恥及卒門人以義制服者若干人題其墓曰白雲先生所著有讀四書叢說二十卷詩名物鈔八卷讀書傳叢說六卷禦史治忽蒐微若干卷皆行于世

日七月至十一月太白晝經天○十二月太白晝經天○十一月太白晝經天○十二月太白晝經天

戊寅至元四年大明太祖十一歲正月泰聖州地震○四月京師大雨紅沙晝晦○帝如上都暮至八里灘大加拳其狀有小兒環抉獅象龜卵之形○六月信州路鉛山震○邵武路大雨水入城郭平地深二丈○七月壽昌府山崩壓死人民○丙子地震京師日二三次至乙酉乃止○十二月太白晝經天

己卯至元五年大明太祖十二歲四月加封孝女曹娥為孝感靈孝昭順純懿夫人○詳載上虞人父盱能絃漢為巫祝漢安初縣令日於縣江淹迎神弱死不歸屍既縣十四乃抱江號哭晝夜不絕旬有七日遂投江而死其○六月汀州大水平地深三丈餘沒民廬舍八百家壞民田二百頃○賑鈔半錠死者一萬○七月常州宜興山水漲發高一丈壞民廬舍○自二至九月太白晝經天○十二月瑞州新昌雨水冰至明年二月始解○伯顏擯陳郯王秦賜死帝未允聊薦首行刑後奏殺宣讓康順二王不待言而遣帝深念之

庚辰至元六年大明太祖十三歲一月伯顏有罪貶為河南省左丞相伯顏自揚州行省入朝帝慰勞之○伯顏擯陳郯王秦賜死帝未允聊薦首行刑後奏殺宣讓康順二王不待言而遣帝深念之

辛巳至元七年大明太祖十四歲正月以脫脫為右丞相錄軍國重事脫脫馬札兒台之長子也幼岐嶷有異常兒就學請於其師吳直方曰使脫脫日讀書不若日記嘉言善行服之終身也勿憂其仕父伯顏之貴竟黜之至是悉更伯顏所行辛復科舉取士復行太廟四時祭享郊王之寃召還官讓康順二王開馬禁減鹽額蠲負逋罷經筵中外翕然稱賢相○二月奎章閣學士虞集侍經筵勸帝務學

脫脫其從次意逐之以語脫脫脫歸與直方訣之直方曰此宗社安危所繫不可不審至是伯顏請帝出獵脫脫勸帝毋往伯顏因請乃令太子燕帖古思獵于柳林脫脫與世傑班阿魯合謀以所掌兵及宿衛士拒伯顏拘京城門鑰其夜奉帝御玉德殿召揚瑀范隨入草詔數伯顏罪狀貶趙柳林黜為河南行省左丞相伯顏請乞陛辭不許遂行○巳酉有星孛于房星大色白狀如粉絮尾跡約長五尺餘彗指東南漸向西北行凡三十二日而滅○詔徙伯顏於南恩州路春縣安置伯顏行至龍興路驛舍而死不書卒而書死者正其罪逆得庶次中國士大夫之例也○六月撤六宗廟主就徙明宗飲恨而崩也愚按太宗以私恨不為泰定立文宗於東安州壽文宗於東安州壽之后南然查知身死乃有不立其嗣主者徙六皇太后之后於東安州壽卒放太子燕帖古思於高麗設諸途監察御史言燕帖古思不宜放逐不聽○七月泰州興紀縣山崩地折○十二月處士吳萊卒直方之子

庚午至元八年大明太祖十五歲正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三月奎章閣學士虞集侍經筵勸帝務學

辛未至元九年大明太祖十六歲正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二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三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四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五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六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七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八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九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十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十一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十二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

壬申至元十年大明太祖十七歲正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二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三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四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五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六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七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八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九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十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十一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十二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

癸酉至元十一年大明太祖十八歲正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二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三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四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五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六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七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八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九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十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十一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十二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

甲戌至元十二年大明太祖十九歲正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二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三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四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五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六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七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八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九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十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十一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十二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

乙亥至元十三年大明太祖二十歲正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二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三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四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五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六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七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八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九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十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十一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十二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

丙子至元十四年大明太祖二十一歲正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二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三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四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五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六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七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八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九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十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十一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十二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

丁丑至元十五年大明太祖二十二歲正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二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三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四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五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六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七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八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九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十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十一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十二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

戊寅至元十六年大明太祖二十三歲正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二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三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四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五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六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七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八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九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十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十一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十二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

己卯至元十七年大明太祖二十四歲正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二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三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四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五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六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七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八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九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十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十一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十二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

庚辰至元十八年大明太祖二十五歲正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二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三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四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五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六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七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八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九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十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十一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十二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

辛巳至元十九年大明太祖二十六歲正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二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三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四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五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六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七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八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九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十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十一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十二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

壬午至元二十年大明太祖二十七歲正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二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三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四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五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六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七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八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九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十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十一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十二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

癸未至元二十一年大明太祖二十八歲正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二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三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四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五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六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七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八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九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十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十一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十二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

甲申至元二十二年大明太祖二十九歲正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二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三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四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五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六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七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八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九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十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十一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十二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

乙酉至元二十三年大明太祖三十歲正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二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三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四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五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六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七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八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九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十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十一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十二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

丙戌至元二十四年大明太祖三十一歲正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二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三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四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五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六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七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八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九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十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十一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十二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

丁亥至元二十五年大明太祖三十二歲正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二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三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四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五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六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七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八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九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十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十一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十二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

戊子至元二十六年大明太祖三十三歲正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二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三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四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五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六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七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八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九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十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十一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十二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

己丑至元二十七年大明太祖三十四歲正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二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三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四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五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六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七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八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九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十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十一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十二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

庚寅至元二十八年大明太祖三十五歲正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二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三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四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五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六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七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八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九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十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十一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十二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

辛卯至元二十九年大明太祖三十六歲正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二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三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四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五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六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七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八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九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十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十一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十二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

壬辰至元三十年大明太祖三十七歲正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二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三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四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五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六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七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八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九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十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十一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十二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

癸巳至元三十一年大明太祖三十八歲正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二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三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四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五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六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七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八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九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十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十一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十二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

甲午至元三十二年大明太祖三十九歲正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二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三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四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五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六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七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八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九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十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十一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十二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

乙未至元三十三年大明太祖四十歲正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二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三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四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五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六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七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八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九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十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十一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十二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

丙申至元三十四年大明太祖四十一歲正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二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三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四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五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六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七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八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九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十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十一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十二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

丁酉至元三十五年大明太祖四十二歲正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二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三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四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五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六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七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八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九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十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十一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十二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

戊戌至元三十六年大明太祖四十三歲正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二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三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四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五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六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七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八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九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十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十一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十二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

己亥至元三十七年大明太祖四十四歲正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二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三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四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五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六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七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八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九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十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十一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十二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

庚子至元三十八年大明太祖四十五歲正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二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三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四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五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六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七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八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九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十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十一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十二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

辛丑至元三十九年大明太祖四十六歲正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二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三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四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五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六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七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八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九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十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十一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十二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

壬寅至元四十年大明太祖四十七歲正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二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三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四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五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六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七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八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九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十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十一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十二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

癸卯至元四十一年大明太祖四十八歲正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二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三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四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五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六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七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八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九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十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十一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十二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

甲辰至元四十二年大明太祖四十九歲正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二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三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四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五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六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七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八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九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十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十一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十二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

乙巳至元四十三年大明太祖五十歲正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二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三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四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五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六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七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八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九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十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十一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十二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

丙午至元四十四年大明太祖五十一歲正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二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三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四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五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六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七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八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九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十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十一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十二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

丁未至元四十五年大明太祖五十二歲正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二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三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四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五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六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七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八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九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十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十一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十二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

戊申至元四十六年大明太祖五十三歲正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二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三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四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五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六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七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八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九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十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十一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十二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

己酉至元四十七年大明太祖五十四歲正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二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三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四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五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六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七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八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九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十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十一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十二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

庚戌至元四十八年大明太祖五十五歲正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二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三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四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五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六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七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八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九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十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十一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十二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

辛亥至元四十九年大明太祖五十六歲正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二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三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四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五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六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七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八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九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十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十一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十二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

壬子至元五十年大明太祖五十七歲正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二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三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四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五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六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七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八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九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十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十一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十二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

癸丑至元五十一年大明太祖五十八歲正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二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三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四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五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六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七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八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九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十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十一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十二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

甲寅至元五十二年大明太祖五十九歲正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二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三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四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五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六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七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八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九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十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十一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十二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

乙卯至元五十三年大明太祖六十歲正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二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三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四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五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六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七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八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九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十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十一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十二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

丙辰至元五十四年大明太祖六十一歲正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二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三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四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五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六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七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八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九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十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十一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十二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

丁巳至元五十五年大明太祖六十二歲正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二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三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四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五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六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七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八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九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十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十一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十二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

戊午至元五十六年大明太祖六十三歲正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二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三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四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五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六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七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八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九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十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十一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十二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

己未至元五十七年大明太祖六十四歲正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二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三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四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五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六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七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八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九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十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十一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十二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

庚申至元五十八年大明太祖六十五歲正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二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三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四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五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六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七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八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九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十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十一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十二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

辛酉至元五十九年大明太祖六十六歲正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二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三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四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五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六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七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八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九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十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十一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十二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

壬戌至元六十年大明太祖六十七歲正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二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三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四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五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六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七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八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九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十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十一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十二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

癸亥至元六十一年大明太祖六十八歲正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二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三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四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五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六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七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八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九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十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十一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十二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

甲子至元六十二年大明太祖六十九歲正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二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三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四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五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六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七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八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九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十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十一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十二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

乙丑至元六十三年大明太祖七十歲正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二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三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四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五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六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七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八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九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十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十一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十二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

丙寅至元六十四年大明太祖七十一歲正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二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三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四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五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六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七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八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九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十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十一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十二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

丁卯至元六十五年大明太祖七十二歲正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二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三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四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五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六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七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八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九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十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十一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十二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

戊辰至元六十六年大明太祖七十三歲正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二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三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四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五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六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七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八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九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十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十一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十二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

己巳至元六十七年大明太祖七十四歲正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二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三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四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五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六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七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八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九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十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十一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十二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

庚午至元六十八年大明太祖七十五歲正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二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三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四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五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六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七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八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九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十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十一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十二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

辛未至元六十九年大明太祖七十六歲正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二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三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四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五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六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七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八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九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十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十一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十二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

壬申至元七十年大明太祖七十七歲正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二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三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四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五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六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七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八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九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十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十一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十二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

癸酉至元七十一年大明太祖七十八歲正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二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三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四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五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六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七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八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九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十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十一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十二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

甲戌至元七十二年大明太祖七十九歲正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二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三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四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五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六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七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八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九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十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十一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十二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

乙亥至元七十三年大明太祖八十歲正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二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三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四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五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六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七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八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九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十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十一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十二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

丙子至元七十四年大明太祖八十一歲正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二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三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四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五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六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七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八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九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十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十一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十二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

丁丑至元七十五年大明太祖八十二歲正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二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三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四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五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六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七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八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九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十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十一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十二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

戊寅至元七十六年大明太祖八十三歲正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二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三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四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五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六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七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八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九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十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十一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十二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

己卯至元七十七年大明太祖八十四歲正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二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三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四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五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六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七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八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九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十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十一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十二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

庚辰至元七十八年大明太祖八十五歲正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二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三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四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五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六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七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八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九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十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十一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十二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

辛巳至元七十九年大明太祖八十六歲正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二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三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四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五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六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七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八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九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十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十一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十二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

壬午至元八十年大明太祖八十七歲正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二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三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四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五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六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七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八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九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十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十一月以脫脫為中書左丞相○十二月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

癸未至元八十一年

欲觀古名畫嶮嶮取郭忠恕比干圖以進因言紂不聽諫遂亡其
國帝一日問宋徽宗畫稱善嶮嶮進曰徽宗多能惟一事不能帝問
何一事對曰獨不能爲君相其身等國破皆由不能爲君所致凡爲
人主貴惟爲君他非所尚也○四月戊寅彰德有赤風自西北起晝
晦如夜○八月右丞相有士進講明仁殺帝悅賜酒宮女侍側酌以賜
貂裘金織文幣○十二月詔復行科舉時科舉廢輸林學士承旨
嶮嶮從容言曰古者取人材以濟世用必由科舉何可廢也帝采其
論詔復行之

壬午 至正二年 大明太祖十五歲正月開京師金口河 深五丈闊一千○五丈役夫萬
三月大同饑人相食○四月冀寧地震聲鳴如雷裂地尺餘民居皆
傾○惠州羅浮山崩○八月十月朔日食十二月京師地震

癸未 至正三年 大明太祖十六歲二月葦昌州縣各山崩水湧人多溺死

詔修遼金宋三史
○三月詔修遼金宋三史初世祖立國史院首命王鶚修遼金二史
宋亡又命史臣通修三史命脫脫爲都總裁鐵木兒塔識張起巖歐
陽玄呂思誠揭傒斯爲總裁官修之一時士論非不知宋爲正統然
終以元承金金承遼之故莫之各持論不決大抵宋爲正統其義昭
矣于時史官奏請修三史者非無定論祇奈以臣事君主故各致其隆而不統焉讀者知之

三史不知尊宋
表奏多玄屬筆焉
○門南湖曰宋遼三史其僞陳壽之三國志乎三志多不尊漢三史
不知尊宋其失一也比時修三史者有識領修晉書之例以宋爲
世紀而遼金爲載紀則亦可耳奈何元之史臣多遼金舊人乃敢
三史如南北諸朝之稱于窮爲宋悲之幸我
皇明續綱目華夏攘夷闡揚正統而三史之曲見改爲春秋之直筆
矣

七月河南自四月至是月霖雨不止沃冀大水○十月戊戌帝將祀
南郊告祭大廟至寧宗室問曰朕寧宗兄也當拜否太常曰士烈問
對曰春秋時魯閔公弟也僖公兄也閔公先爲君宗廟之祭未開俛

少矜讀書刻苦延祐初授集賢大典虞攀列薦于朝授翰林
統修文宗時閣中有咨訪必稱古中書每奏用儒臣必問曰其才何
如揭曼碩嘗進太平政要策以示臺臣曰此朕授經郎揭曼碩所進
其見敬禮如此是年春致仕而還命丞相脫脫諭留之後斯曰使一
得之獻見用而天下蒙其利雖死此何恨不然何益之有脫脫問政
治何先曰儲材爲先養之於閑望末隆之時用之於周洛陛務之後
可也請兼行新舊錢以救鈔法之弊時不能從詔修宋遼金三史朝
夕不敢休因得寒疾竿追封豫章郡公謚文安公平生清儉至老不
改舊業子孫皆躬耕隴畝有陶淵明之風焉

三百地不產金而歲輸金四十九兩民死從其里役代償多破
產後斯爲言之朝廷其課稍減民德之爲文章叙事嚴整語簡而當詩
清婉麗宗黃晉卿行草朝廷大典冊及元勳茂德碑誌多其所撰子
姬亦以文○十二月徵清江處士杜本不至書不至何異招本也杜
學名云

詳訂世史類編卷四十五 大明初 元順帝 十四 虢秀齋重鐫

徵名者可謂知有道而不知有勢者焉順帝紛紛
制作獨此差強人意書之所以不沒其善者也本在武宗時嘗被
召至京師即歸隱武夷山中文宗闢其名徵之不起至是脫脫爲之
召爲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官使者趣至杭州稱疾固辭既又徵
處士完者圖執禮吟郎董立李孝光張翥辭不至詔以完者圖執
禮吟郎爲翰林待制立修謹孝光著作郎或疑其太優右丞相鐵不
見識曰隱士無求于朝廷朝廷有求于隱士區區名爵何足吝惜識
者誦之

甲申 至正四年 大明太祖十七歲正月詔定守令黜陟之法○是年
大明太祖徇
宁祖與
陳太后同月以疫辭世乃龍潛于皇覺寺○五月右丞相脫脫辭職
章十七上乃許之封爲鄭王賜金印脫脫辭不受○十月令入粟

禮官不許歸葬須竟其獄者遇卜惡人國可怒然與人倫就事國家以孝理天下寧失罪人不可使天下有無親之吏議遂寢

（割註）周制刑罰者國之公器非所貴也而貴者民之命脈非可人私而入之於以見用愛者修之慈心為何如哉

乙酉 至正五年 大明太祖十八歲五月翰林承旨曠曠卒（曠曠通道事君時曠曠元室良臣也故錄曰於卒而具其官以為後世事君盡忠者之勸耳）初曠曠知經筵隨事規諫嘗謂人曰天下事宰相當言宰相不得言則臺諫言之臺諫不敢言則經筵言之備位經筵得言人所不敢言於天子之前志願足矣故於時政得失有當匡救者未嘗緘默至是卒（曠曠字子山康里氏幼肄業國學其正心修身之學）

詳訂世史類編卷四十五 大明初 元順帝 十五 毓秀齋重鐫

家婦上不得之訐（訐之訐）衛公子其為事發（發）無（無）論（論）詳法家（家）法士（士）非（非）能（能）過之又善於其行（行）卓（卓）犖（犖）不（不）羣（羣）於（於）流（流）俗（俗）之（之）中（中）人（人）事（事）○（○）十（十）月（月）遣（遣）奉（奉）使（使）宣（宣）撫（撫）巡（巡）行（行）天（天）下（下）疏（疏）濬（濬）免（免）常（常）豁（豁）除（除）煩（煩）貧（貧）之（之）不（不）當（當）金（金）玉（玉）

（遣使巡行九

（割註）使人稱為包拯天賜亦竟以忤時相罷去

四十三人都入稱天爵為包拯天賜亦竟以忤時相罷去

丙戌 至正六年 大明太祖十九歲二月山東地震七日乃止○三月盜掘李開務之開河切商旅船兩浙運使宋文璟言世祖開會河千有餘里歲運米至京五百萬石今歲歉不過四千餘人切雇三百餘而無能補之者恐運道阻塞乞選能臣率壯勇千騎捕之不聽○盜竊太廟神主元制神主用金為之蓋定於乙丁邪再被盜竊主此三見云○九月鄜武地震有聲如鼓至夜復鳴

（割註）地震如雷

（公遷卒克升字）

（公遷著春秋）

（公遷著春秋）

（公遷著春秋

必有大過於斯其序四書約義云博[illegible]子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詳說之餘能反說約明舉其綱而無不盡矣子朱子序大學則曰古之人學所以教人之法也序中庸則曰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述二者之約如此而論語孟子則又不然記錄之詞章各有古不能齊者而約說反說自是一要其歸趣而言之也顯然[illegible]說自是學之常明約說有了此之謂詳說反乎成可不悉致其精乎詳而必精約而後約約則脉絡貫通於統體其於講求也熟矣今觀先生詩疏淵源經義之旨若指諸掌而仰青天歸素蕪而由大路學者何其幸哉

十二月沿江盜起剽掠無忌有司莫能禁宋文瓘上言江陰通泰江海之門戶而鎮江真州次之國初設萬戶府以鎮其地今戍將非人致使盜艦往來無常集慶村花山賊僅三十六人官軍萬數不能進討反為所敗後竟假手猖徒雖能成功豈不貽笑宜取選智勇以兵柄以圖後功不然東南五省稅之地恐非國家之有不報○十二月命選臺閣名臣二十六人出為郡守縣令以連年水次民多失業故也時魏中立薦韓鏞為饒州總管饒俗尚鬼鏞悉毀淫祠饒人太駭已而歎服選民俊秀入學擇有學行五經師望條以請先聖每月考課勤

他由是人人力學

戊子至正八年大明太祖二十一歲三月命朕舩為太傅○五月大霖雨京城崩廣西山崩水湧灘江溢平地水深二丈星宇人畜漂沒甚衆○八月翰林學士致仕虞集卒宋相九文五世孫也嘗議學校曰今天下學官以資格授強加之諸生之上而欲望師道之立可乎為今之計莫若使守令求經明行修者身師尊之庶可以觀感而化矣其考進士試則語同列曰五經傳註各有主意將以一道總同風俗非欲使學者專門擅業如近代五經學究之固陋也試藝之文推其高者取之不必先有主意若主意先定則求賢之心狹而差自此始矣其論海運糧曰東南運糧實竭民力今京師之東瀕海數千里北極遼海南瀕青齊荏菽之場也而海潮日至淤為沃壤宜用新人之法築池畔水為田聽富民欲官者合其衆分以地官定其畔以萬夫畊命為萬夫長以千夫耕命為千夫長三年而征其稅如是則東南民數萬可以衛京師可以防島夷可以省海運矣時異議者多事竟寢集學博洽而究極本原其經綸之妙一寓於文嫻有宋慶曆乾淳風烈素孝友弟樂早卒教育其孤無異己子早歲與弟槃揣書舍為二室左室書圖淵明詩於壁題曰陶庵右室書邵堯夫詩於壁題曰邵庵故揣集為邵庵先生子四人弟槃字中以進士授永豐丞遷湘鄉州[illegible]湘鄉州今縣屬長沙府判官有廉能少時讀柳子厚非國語曰國語誠可非也而柳子之說亦非也於是著非非國語○十一月瑩州方谷珍兵起命浙江參政朶兒只班討之順帝丁丑廣東朱光卿河南拜胡兵起戊寅瀼州今志浦泉州周子旺已卯邵武縣范孟辛巳道州蔣丙午何仁甫蔡未遼陽吾者野人丙戌江州雞天麟陳猪婆雲南史可倫壬州吳天保丁亥浴江集慶村花山三十六人十一年間遞起遞滅惟吳天保至今戊子尚○十二月寧國府推官揭[illegible]載字仲弘杭州人以大臣薦為翰林編修遷寧國府推官載

文章以氣為主自成一家言而於詩尤有法嘗語學者曰詩當取材於楚漢音節以唐人為宗范楊虞揭俱為一代文章巨擘而載之詩經宋未陋習尤若范楊虞揭之流者也

己丑至正九年大明太祖二十二歲四月東陽童子暴長暴長倒反東陽民張氏婦生男甫周歲暴長四尺許容貌甚偉腹擁腫見人嬉笑如俗所畫布袋和尚云[illegible]東陽童子暴長者甫及周歲暴長四尺則其反常亦甚焉○十月命皇子愛猷識理達臘習漢人文字皇子入端本堂肄業以李好文為諭德好文取經史集有關治體者為書曰端本堂經史要義又取古史自三皇迄金宋國祚久速治亂興廢為書曰大寶龜前代帝王善惡得失法戒者為書曰大寶龜鑑以進復上書曰天下之治不難致矣他日皇子坐清寧殿分布長席列坐高麗西番僧

曰李好文先生教我儒書多年尚不曉其意今晚睡法一夜即曉是愈崇尚佛學

庚寅 正十年大明太祖二十三年正月隕石殊州色黑中微有金星先有聲自西北來至州二十里而隕○二月奉化州山石裂○六月壬子有星大如月入北斗震聲如雷○十一月二星隕于耀州化爲石如谷形削之有屑譬之有聲○十二月方國珍攻溫州

辛卯 至正十一年大明太祖二十四年二月徵建寧處士彭翰爲瑞本堂說書不至○四月詔修河防左遷工部尚書成遵爲河間鹽運使以賈魯爲總治河防使初黃河決朘朘集羣臣廷議言人人殊惟潛運使賈魯以爲必塞北河疏南河使復故道役不大興害不能已由是遂成遵與大司農悉咨行視河要隘其疏塞之方以聞遵等自濟濮汴梁大名行數千里揣井以量地之高下測岸以究水之淺深博采輿

論以渭河之故道斷不可復且曰山東連歲民不聊生若聚二十萬衆於此地恐他日之憂又有重於河患者時朘朘先入覆言及開遵等議怒曰汝謂民將反卬自居至西論罪終莫能決明日執政謂遵曰修河之役丞相意已定其右人任其責公勿多言幸爲兩可之議遵曰脫可斷議不可易遂出海河間鹽運使詔開黃河故道令魯以工部尚書充河防使發河南北兵民十七萬自黃陵岡南達白茅放于劉谷哈只等口又自黃陵岡至陽青村凡二百八十里有奇與工凡五閱月諸埽堰成河復故流迨授魯集賢大學士賜朘朘世嫉谷剌牙之號其餘遷秩有差先是河南北童謠云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及魯治河果于黃陵岡得石人一眼而汝潁之兵起矣

宋濂曰議者謂天下之亂若由賈魯治河之役勞民制衆致殊不知元之所以亡者實繇綱紀隳廢風俗倫薄其致亂之階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使魯不興役天下之亂無從而起乎

五月新州 賜風 妖人劉福通等六起以紅巾爲號陷新州 將屬丁夫 陽縣 今屬 河南 盡殺 趙 彝城 屬潁 定府 人韓山童祖父以白蓮會燒香惑衆至山童倡言天下大

亂彌勒佛下生河南及江淮盛傳此語翁然信之福通等復謀舉山童冒宋徽宗八世孫當爲中國主密與起兵事覺縣官捕之急福通遂反山東號擒其妻楊氏及子韓林兒逃之武安 武安 今屬 長沙府 六月劉福通破潁州遂據朱皇攻破羅山 羅山 屬汝寧府 舞陽 葉縣 等處 朱皇 未詳 誰何 有千皇城 未知是否 羅山 舞陽 縣俱 屬南陽府 ○癸軍一千從直沽直沽在 順天府 武清縣東南衛河自河下至 通州 瞧濼河道○七月李羅帖木兒討方谷珍敗績命大司徒達識帖睦邇招降之授谷珍兄弟官有差

八月蕭縣 屬徐州 李二彭早住 趙 用兵起攻陷徐州李二號芟麻李亦以號召聚衆而起○鄧州雞田 縣 人徐真一名壽輝與麻城人鄒普勝倪文俊等以妖術聚衆反亦以紅巾爲號○九月劉福通陷汝寧府及息州光州衆至十萬○徐壽輝陷鄧州縣及黃州以鄧水爲都國號天完蔡稱帝改元治平○十月饒信等路雨黍由信州及徽武雨黍饑州建寧雨黑子大如黍菽 饑州雨黍民多取而食之黍穀皆蟲所產非天所得有者今饑信等路雨黍則是陰陽反常其變大矣是時流賊橫行攻陷城邑朝無益政民無寧志兵革亂致異必然之理也此皆未嘗有之事今既有之而以爲異耳愚天聽卑德明遠將饑圖無足憫者獨當時之民爲可憫也綱目書此其亦不得已焉耳○十一月有星孛于西方見黃氣貫紫微間○十二月太白晝經天

壬辰 至正十二年 天完 壬辰徐壽輝治平元年 大明太祖二十五歲正月中書省臣言河南陝西頻歲諸路供給繁重調兵討賊正當春耕恐農不安請守令失課宜委通曉農事官總督守令勸諭鄉都省論務要人盡其力地

盡其利其餘盜賊水旱貧不能自備牛種者所在官司給仍令總兵官禁止屯駐軍馬踐踏以致農事從之○徐壽輝陷蘄州因據之以爲國都號曰天完僭王真徐壽輝昔化縣人初爲僧後還俗販鹽往來江湖間遂與其黨倪文俊等聚衆起兵攻陷蘄州元總管李黼死之詔以黼子普顏不花襲職普顏不花年十七襲職時盜賊蜂起普顏不花乃募鄉兵得千人與元帥答失蠻等分道擊賊屢敗之

二月陷江

親陳仲達言其可降狀泰不花舉其元舅手勅之即前湖賊船射死五人賊躍入船復斫死二人賊舉槳以刺輒斫折之賊羣至欲抱持過國珍船泰不花瞋目叱之賊起奪賊刀又殺二人賊攢槳刺之中頸死猶立而不仆投其屍海中 年四十 詔贈江浙平章封魏國公諡忠介立廟台州賜額曰崇節

梁臨江曰泰不花尚氣節不隨俗浮沉丞相太平被劾大獨餞之都門外太平止之曰恐累公乃曰士為知己死學道禍耶後時相所猜斥人莫不趙之

隴西地震百餘日不止陵谷遷變會州公廨牆崩壓死五百餘張掖者丈餘短者九尺人莫能挽○安置高國公子和尚趙完普及親爲于沙州監察御史徹徹帖木兒等言諸處盜賊引亡宋故號以爲

大臣天子成敗下兩無政狠

詳訂世史類編卷四十五 大明初 元順帝 二十三 毓秀齋重鐫

口實故也○七月徐壽輝將項普略陷杭州路江淅參政樊執敬戰死董搏霄攻復之賊犯徽州有道士能作十里霧捶霄進擊擒斬之徽州平○八月右丞相脫脫請親出師討賊命知樞密院事哈咥等從脫脫征徐州向書省遣麻和談等上言大臣天子之股肱中書猶政之根本不可一日離乞詔留賈相御亮天工如此則內外有兼治之宜社稷有倚重之寄不報九月師次徐州攻其西門賊出戰麾兵進擊敗之入其郛明日大兵四起亟攻之賊不能支城破芝麻李遁去遂屠其城詔加脫脫為太師班師還

同前解曰王者之師予民伐罪而已非若諸賊殺掠屠戮之比也脫脫為右相統六軍既破逋賊撫定其民可也留之何其暴乎○十月霍山朋前三日山如雷鳴禽獸驚散隕石數里○十一月元江

十月霍山朋前三日山如雷鳴禽獸驚散隕石數里○十一月元江

西行省平章政事星吉擊趙普勝戰于湖口兵敗死之普隆踰負不有致命效死之臣皆不得書今元雖衰狄然漸染華風既久是以皆死節特書于冊綱目之法取如此一以褒逋賊之意一以褒

詳訂世史類編卷四十五 大明初 元順帝 二十四 毓秀齋重鐫

人議苟惜之○五月泰州張士誠自稱誠王卻府舉齊死之初士誠據高郵國號大周已而有詔赦之使至不得入賊紿言請罪知府柔乃受命行省强齊往至則下齊于獄雖辨說百端而士誠本無降意亡誠呼齊使跪齊叱曰吾膝如鐵豈為賊屈士誠怒使曳倒搥碎其膝而罔之時論大科三魁若李黼泰不華及齊皆不負所學云○元起復余闕為淮東宣慰副使僉都元帥府事分兵守安慶闕守廬州人元統初登進士第授同知泗州事為政嚴明宿吏皆憚之為刑部主事以不阿權貴棄官歸召修宋遼金三史入翰林為修撰歷監察御史出為湖廣省郎中莫徑蠻反右丞沙班當徙而辭闕直言曰右丞當往沙班曰如芻糧不足何闕曰公第往此不難闕下令趣芻糧三日而集沙丁母憂歸至是盜兵大起乃復起命守安慶到官十日寇至

都盜環布四外闕

之特也自予之間中國綸天表教人類同于倫歟不可深歟予故深因此以下用終喻大半天城必矣宜其為聖主驅民也

二月劉福通等迎韓林兒至亳以為帝又號小明王建都亳州國號宋以為後宗八世孫故也改元龍鳳○四月元哈麻矯詔殺故中書右丞相脫脫于淮安哈麻遺人鴆之卒年四十二

史臣曰脫脫張弘範之後宏遠其功施於國而不伐位極人臣而不驕輕貧則遠聲色好賢禮士皆出于天性至于事君之際殆不失臣節雖古大臣何以過惟其惑于讒小忠于君終于讒小忠于君終于讒

六月

大明太祖自滁起兵既拔和州遂渡江取太平路（特書題兵則兵勇兵強者易矣書取太平路則兵多而者異矣綱目元自朔漠入主中國傳世既久宴安失德四方剖據稱雄者眾戰爭無虛日兵亂歲儀民不聊生自壬辰春大明太祖避兵濠城有安天下救生民之志收納英賢置之左右遂取滁州至是年又下和陽恩威並用者豪傑歸心三月會滁陽王率併

統其軍乃謀渡江取金陵患無舟楫而采朔水寨軍師俞通海等率衆萬餘船千艘來降

大明太祖顧謂諸將曰吾事濟矣六月朔遂率徐達馮國用郭英湯和李善長常遇春鄧愈取君用毛廣廖永安引舟師舉帆東下須臾刻達牛渚採采石磯常遇春奮戈先登元兵敗走遂按采石乘勝進攻太平按之者儒陶安李習率父老出迎安因獻言曰方今四海鼎沸豪傑並爭攻城屠邑互相長雄然其志皆在于女玉帛取快一時非有拯亂救民安天下之心明公率衆渡江神武不殺人心悅服以此順天應人而行伐罪天下不足平也

（圖）（靜軒曰元德民衆天下豈無生民望安極矣我太祖皇帝揭竿民之陷溺借問海之分潮兵不血刃以取天下謂吾極無來之時也誰非天啓

（圖）（梁曉景遲嘆人謀天與無足疑矣

八月鄱陽賊陷宣州元樞部尚書致仕汪澤民死之（字牧志致

位居宣州城陷不屈罵賊而死○十二月元帝以天下兵起下詔罪己大赦天下○詔濬大內河道命官督率先事自十一年以來天下多事不宜興作帝怒命往使高麗改命官者吾未變革之

丙申（至正十六年）大明太祖二十九歲正月天完將倪文俊建偽都于漢陽迎其主徐壽輝居之○二月元哈麻伏誅哈麻自以前所進西僧為取告其父曰我兄弟位居宰輔宜導人主以正今沈溺聲帖木兒專媚上以淫褻天下士大夫必譏笑我且上日趨于昏暗何以治天下皇太子年長聰明過人不若立以為帝率上為太上皇其妹刚之歸告其夫禿魯帖木兒即以聞不敢言淫褻事但曰哈麻訓陛下年老故耳元主大驚曰我家未白黑未冷遽以為老耶并其弟雪雪杖殺之○二月

大明帝遣春破元童子海牙於采石悉俘其兵船海牙遁元拓江之

勢衰矣○三月

大明兵抵金陵取集慶路南臺御史大夫福壽死之先是我兵圍集慶福壽數督兵出戰力不能支城遂陷百司奔潰福壽獨據胡床生（鳳凰臺故基在應天江寧縣治之南指麾左右改勸之去此曰吾為重臣城存則生城破則死尚安往哉遂死于兵（記忠

則生城破則死尚安往哉遂死于兵（記忠

大明太祖凡得降將兵五十餘萬入城召官吏耆老諭曰我來此為民除亂耳爾各安職業毋恐民大悅更相慶慰遂改集慶路為應天府分遣諸將取鎮江廣德皆下之（初遣徐達等往時虞常將士卒為民患召耆緣士卒者欲置之法李善長聞之馳入白太祖曰諸將士卒皆良家子驟得富貴乃或恣逸等曰吾自起兵未妄殺故等輩體吾心城下即降降即殺殺即令者處以軍法後之若前無殺故所至良不即降

（此即成湯伐夏之師書○元以余闕為淮南行省參知政事仍守安慶十五年大就得糧三萬斛闕乃浚濠增陴外壕以大防深塹三重南引江水注之環植木為柵城上四面起飛樓表裏各

阿池州賊趙勝突攻城遣戰三日敗去再至相距二十日又敗退去
○是月有兩日相盪○六月彭德率黃如黃瓜先是童謠云李生黃瓜民皆逃家
大明太祖以諸將奉推爲吳國公○八月甲戌昏星見張宿色青白指西南長丈餘至十二月戊午始滅○十月大名有星如火從東南流至尾如飛蓬隨地有聲火焰遶物久之乃息化爲石青黑光鑿形如狗頭命藏于庫○十二月河南陷○淮安城破元左丞相達識帖睦不華死之初不華與副使劉甲拒蔡淮安即守禦信城勢相倚角不華復上章幼總兵逗撓罪狀總兵者恚之徵民別將兵擊城以困不華賊因掘壍圍淮安紛餉路絕元帥吳德奉運米萬餉入河爲賊所抄攻圍日急總兵者屯下邳按甲不出遣使十九輩告急皆不應城中饑者仆道上人即取啖之父子夫婦老稚更相食掘屋爲薪力盡

城陷猶據西門力鬬中傷見執爲賊所磔子伴哥亦死不華守淮安五年大小數十百戰精忠大節人比之張巡云

丁酉（至正十七年）大明太祖三十歲仍爲吳國公三月遣兵克常州徐達進薄城下張士誠遣其弟士德以數萬衆來援達伏兵擊之士誠氣沮請歲輸粟之資以求和
大明太祖復書數以開釁名兵之罪且許其歸我使臣將校師當班師士誠得書不報復誘我新附義兵達請益兵圍之遂下其城○元御史張禎上疏陳十禍輕大臣也辭稚綱也事安逸也杜言路也離人心也瀆刑獄也此六者爲根本之禍也不慎調度也不資羣策也不明賞罰也不選將帥也此四者爲征討之禍也修實德以答天意推至誠以固人心凡土木聲色貨賄宜痛

撤毀改遷泰然處之若承平無事此事安逸所以爲根本之禍也自西方有警調兵六年初無紀律又失激勸將帥因敗爲功指虛爲實天下小相聚邀功求賞是以有殺兵之將殘民之將貪吏佐焉四海騷然所經之處雞犬一空而及以克復受賞今河南所存不過三四縣江淮千里蕭條而望軍旅不之餽餉不竭使天雨粟地湧金朝夕且不保況以地力有限之貲而供將帥無窮之欲哉陛下事佛求福飯僧消災以天壽節禁屠宰今天下兵起殺人不知其數泰然不理而曰吾將以是求福福何自而至哉諫上之兵駸駸可畏不至于亡吾止復不止此不明賞罰所以爲征伐之禍也疏奏不省竟改忌之出爲山南僉事○夏五月
大明兵取寧國路守臣楊仲英開門請降百戶張文貴殺其妻妾自刎而死尋遣諸將徇江淮徽州池州下之○六月有龍鬬于梁清江

江在梁清縣西風風大作所至有火光如毬死者萬餘人○八月
大明兵取杭州路○張士誠遣使請降于元詔以士誠爲太尉○九月天完將陳友諒襲殺倪文俊友諒河陽漁人子嘗爲縣吏不樂會壽輝文俊兵起慨然往從之遂爲文俊簿事稍稍領兵爲元帥及文俊專恣心不能平至是文俊謀殺壽輝不果奔黃州友諒因乘襲殺之遂并其軍自稱平章○十月靜江路山崩地陷大水○十二月汾州桃杏有花○元翰林學士承旨歐陽玄卒

戊戌至正十八年大明太祖三十一歲正月陳友諒陷安慶元守將淮南行省右丞余闕死之（余闕也闕孤忠大節炳如日星且忠義之氣又卓犖傑偉而自之其以廉卿常之功與遠矣）闕守孤城六年寇至城下輒敗去至是友諒合諸寇來攻圍城四面蟻集外無一甲之援西門勢尤急闕自當之徒步提戈為士卒先分麾下將督三門之兵自以孤軍血戰斬首無算而闕亦被十餘（余闕知不可為引刀自剄墮清水塘中麥耶律氏及子德生女福童皆赴井死時從死者千餘人其守臣歸德方臥疫羸城不能一（守臣歸德之義感人之深亦古今之所未見者也）

將士感天衆代

號令嚴而信與下同甘苦然猶有違令即斬以狥闕嘗病不視事將士皆顧天求以身代闕開強衣冠而出嘗戰而矢石交下士以肩蔽闕必郤之曰汝輩亦有命何為我為故人爭用命稍暇即注周易率諸生詣郡學會講立軍士門外以聽使知尊君親上之義有古良將風烈（余闕有古良將風烈）或挽闕入朝以圖步危屢辭不往其忠國之心益素定也卒（余闕守城六年寇至城下輒敗去至是友諒合諸寇來攻圍城四面蟻集外無一甲之援西門勢尤急闕自當之徒步提戈為士卒先分麾下將督三門之兵自以孤軍血戰斬首無算而闕亦被十餘）

贈淮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鄧國公謚忠烈闕（元本傳於五經皆有傳註為文淳古有氣詩尚江左高祖門外後我）

大明太祖嘉闕之忠節立廟於忠節坊命有司歲時致祭焉（正德初改建於合肥）

（宋周密云闕守孤城六年小大二百餘戰戰必勝其所用者不過民丁數千初非有盤庠之師真激之以忠義故其心敢死而不可奪也雖不幸城陷以死而其忠節之氣固自若也然闕死於君而能使妻死於夫子死於父忠孝具節萃于一門較之晉卞壼又似過之矣於戲）

（闕以人豪小註）

（同時判闕守安慶城力捍強不少屈忽譖諸兵寨弱亦不服闕未幾受圍危急則教然正色誓以必死此其忠存狥國有稽舊式死大義父子同日盡義固非他人之比宜子綱目書其全節與十臣等也士君子苟明此義則必不計利害而不明逆順雖兵自（余闕全義）

二月

大明太祖以康茂才為營田使諭曰軍務實殷用度為急理財之道（真先於農春作方興慮旱涝宜早防設命爾分巡各處務在蓄洩得宜大抵設官為民若但使有司臨財苟得則非所以為民也）

（茂才為營田使）

（茂才為營田使）

（茂才為營田使

延葉儀宋濂為五經無載長為學正是何為訓導時學校久廢始聞弦誦之聲無不忻悅又諭諸將曰克城以武安民以仁吾入建康秋毫無犯故一舉遂定今克婺城政當撫御使民樂附彼未下聞必聞風而歸吾聞諸荀不殺軌喜益師行如烈火人心遂之將以不殺為心非惟國家所利已亦蒙福爾徒言事不難就矣

（張時泰曰）要太祖崇信儒者於兵未戢之日講禮樂於天下未一之秋仁以撫之義以綏之遵將而戒以勿殺攻城而戒以勿屠由是未至而民有後予之歎既至而民有相慶之歡功向無前以成割竹之勢者得德是已夫豈智與力能千古君子論三代而卽以仁得天下者當

漢高祖非所及

太祖謂百福而漢高祖非所先矣

（南湖曰）我太祖之聖武其無契乎周之武成者耶得婺慶則首獲金華則張忠是與封比干墓者同一爭死之仁取婺州則首招宋濂諸彥是與式商容閭者同一尊賢之義

十二月闞先生破頭潘等陷上都轉掠遼陽○大饑疫○太白經天

大明初 元順帝 三十三 虢李齋重鐫

詳訂世史類編卷四十五

己亥 至正十九年 大明太祖三十二歲正月遣兵取諸暨州今為縣屬紹興府○三月元方國珍遣使以溫台慶元三郡附於我

太祖先是

江左號令嚴明所向莫敵今又東下婺州恐不能與抗兄與我為敵者內有張士誠南有陳友定莫若姑示順從猶為啓拔以觀其變遂遣使奉書幣以溫台慶元三郡來獻且以其次子關為質

太祖曰古者處人不從則為盟誓盟誓變而為交質皆由未能相信故也今既誠信來歸便當推誠相與如青天白日何自懷疑而以質子為哉乃厚賜關而遣之國珍既又以金玉飾馬鞍轡來獻

太祖曰吾方有事四方所需者文武材能所用者粟帛布帛其他寶玩非所好也悉却之○四月元帝以天下多故御天壽節朝賀○趙均用殺宋毛貴其黨續繼祖執均用殺之○五月山東河東河所

中等處蝗飛蔽天人馬不能行所落溝塹盡平民大饑○六月天完將陳友諒入信州元江東廉訪使伯顏不花的斤往救死之將伯顏不花的斤登州四顧皆以破賊自許後數日賊又來攻遂分兵為三出城奮擊大破之友諒弟友德植木柵攻城益急又遣使來說降伯顏不花的斤曰汝來誘我耶我頭可斷足不可移乃數其罪而斬之由是月夜縱戰擂鼓矢盡而氣不衰賊穴地梯城晝夜攻之不息踏旬城遂陷伯顏不花的斤與部將皆戰死初伯顏不花的斤之赴援也入白其母鮮于氏曰兒今不得事母矣母曰爾為忠臣吾即何憾

（張時泰曰）伯顏不花的斤可謂烈丈夫矣觀其告母氏之言則知其死義之心素定于中也況承賢母之訓其忠為益堅矣嗚呼母為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歟

（張時泰曰）國可滅兒不可降

（張時泰曰）伯顏可謂烈丈夫賢母孝子

八月察罕帖木兒攻破汴梁城劉福通奉宋主通走安豐○九月

詳訂世史類編卷四十五 大明初 元順帝 三十四 虢李齋重鐫

大明兵取衢處州初

太祖克婺州置分中書省召儒士許元葉琛王胡翰汪仲山李公常金信徐孚重冀貴履張孟敬孫履皆會食省中日令二人進講經史數陳治道至是克處州又有薦青田劉基龍泉章溢麗水葉琛及宋濂者即遣使以書幣徵之至建康比入見甚喜賜坐從容與論經史及咨以時事分爭何時而定溢曰天道無常惟德是輔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張時泰曰）何難

太祖聞之深見尊寵既而命有司即所居之西創禮賢館處之時朱文忠守金華復薦王禕王天錫王皆用之

太祖遣使徵宋濂劉基章溢葉琛至金陵問安曰所

太祖嘉其善謀

（張時泰曰）何難

太祖克婺州之月不遣他務首舉賢才以咨治道帝王大略盡出於此宜乎成功若是儼然也

十一月元大都行杜賜等[illegible]將沿邊軍自北而[illegible]
[illegible]將孛羅帖木[illegible]自南而北也
[illegible]帖木[illegible]宋將亂[illegible]于天津朝祚[illegible]
杜總至于大都然則國之興亡[illegible]非其數可乎

十二月天完將陳友諒以江州爲都自稱漢王迎其主徐壽輝居之入城襲殺其部屬○遣使以御酒龍衣賜張士誠徵海運自是士誠每歲運糧十萬餘石至京師

丘瑋山曰食乃生民之命國家所恃以爲國者也方元人盛時濟淮米以給京師幾四百萬石及其衰也道路不通哀宗于汝州僅得一十萬石其後升斗不至焉警則當宝之城居者卽食于郊外之粟以自給而貧鄙之產無生益焉一旦路梗而郊外之粟不來惟坐以待斃而已嗚呼後世謀人之國者當承平無事之時烏可不深思遠計以爲先事之慮哉

庚子至正二十年○是歲五月漢陳友諒大乂元年大明太祖三十三年正月丙辰五色雲見三月彗見東方○五月朔日食兩暈○閏五月陳友諒陷

大明太平府朱文遜戰死院判花雲與王愕知府許瑗俱抗罵死○雲死乎舟檣箭射之雲死罵不絕院判王愕知府許瑗俱抗罵死○雲死乎三十九要部氏于焉始三歲部氏先抱兒拜家廟流謂家人曰吾大必死吾寧獨生花氏慟此一訣養護之雲被執起水死侍婢徐氏收痤之抱兒逃爲陳氏兵獲至九江軍中惡兒啼孫氏以替母付漁家煨鞘之及陳氏敗孫氏脫至漁家漁夫宿陶穴明日賊舟漫適陳氏演辛還爭舟桿之沒水中有斷木流至孫氏抱兒附木入灘遇漁夫引達帝所卽呼入見孫氏抱兒拜泣○帝亦泣置兒床上曰此將種卽命賜老父衣巳不見遂之無得擾以爲神婢長爲木軍衛指揮金事○陳友諒弒其主徐壽輝自稱漢皇帝改元天義

大明兵取信州路○八月元命宇羅帖木兒守石嶺關在太原以北城東北

大明兵取信州路○八月元命宇羅帖木兒守石嶺關在太原以北
察罕帖木兒守冀寧以南二將相犄角以扼賊衝分之○十一月朔黃河清凡三日
○陽翟王阿魯輝帖木兒擁兵數十萬將犯京畿使來言曰祖宗付汝以天下汝已失其大半若以國璽付我當自爲之元主遣報曰天命有在汝曾爲則爲之命知樞密院事禿堅帖木兒等將兵擊之禿堅帖木兒走上郡克軍士皆潰禿堅帖木兒走上郡

辛丑至正二十一年大明太祖三十四年正月吳應天府中書省設御座於小明王韓林行慶賀禮劉基慨曰彼牧豎奉之何爲不拜遂入陳天命定征伐之計八月

大明太祖師師伐漢拔江州漢主友諒走武昌前書友諒大逆之罪此書太祖師師伐漢則友諒爲天下罪人而我師爲有名矣表而出之以屬友諒之大惡又于王師之討賊也先是友諒僭號潛約張士誠犯金陵

大明康茂才受命伴欲叛降爲內應約守江東木橋呼老康爲號乃命李善長徹木橋通宵易以鐵石希伏分兵以待賊至見橋皆鐵石驚呼老康不應始知中計登岸立柵我軍爭拔其柵適雨至伏兵四起大破之賊大潰舟遂遂取安慶安慶太平至是復遣其將張定邊陷安慶府

太祖乃令諸將曰友諒賊殺其主僭稱大號侵我太平犯我建康今

又以兵陷我安慶觀其所爲不臧不已爾等其厲士卒以從徐達曰師直爲壯我直彼曲焉有不克劉基曰取威制敵以成王業在此時也乃督諸帥率舟師乘風逆流而上遂克安慶長驅向江州分舟師爲兩翼夾擊友諒大破之友諒望妻子夜奔武昌旣而僞相胡廷瑞見江州已破遣使詣軍中請降

太祖遂至龍興建昌王溥饒州吳宏袁州歐普祥各率衆來見寧州陳龍吉安孫本立曾萬中皆來降乃改龍興路爲洪都府

王守溪曰師出無名事故不成項羽稱其主義帝號漢高祖以討賊爲名而致固陵之辱友諒稱其主壽輝設帝太祖乃討賊爲名而致鄱陽之捷

大明兵取建昌及饒州撫察罕帖木兒克山東宋將田豐降○十一月黃河自平陸三門磧下至孟津平陸縣名屬平陽府○三門磧在河中流○孟津即漢之孟縣五百里皆清凡七日命秘書少監程徐記之

壬寅至正二大明太祖三十五歲正月
十二年
大明兵取江西諸路時江西諸路皆爲陳友諒所據王偉原平人西
曰吾聞知浙東有二儒者卿與宋濂爾學○二月乙酉彗星見于危
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宅光芒長丈餘色青白三月戊申以後不見星形惟有白氣壬子行
過太陽前惟有星形無芒在鼎宿凡三十四日始滅
（一南湖曰元末異事何其類秦祥之雄見乎國家將興必有候歸德
其實則清諸端爲不必有妖孽故
皇明加聖集國家將興必有候歸德
皆星天故諸異爲祥象而滅孽

詳訂世史類編卷四十五　大明初　元順帝　三十七　毓秀齋重鐫

四月丙子朔長星見其形如練長數十丈在虛危之間後四十餘日
乃滅○六月彗出紫微垣○元察罕帖木兒自以兵圍益都城田豐
復與王士誠陰謀刺殺察罕察罕帖木兒推誠待之不疑數獨入其
帳中及豐既謀變乃請察罕帖木兒行觀營壘衆以爲不可往察罕
帖木兒曰吾推心待人安得人人而防之左右請以力士從不許乃
從輕騎十人行至王信營又至豐營遂爲王士誠所刺訃聞帝震
悼詔贈推誠定遠宣忠亮節功臣封忠襄王謚獻武使擴廓帖木兒
仍襲父職乃身率將士誓必復讎人心亦思自奮十一月圍濮益急
賊悉力拒守乃以壯士穴地通道而入遂克之執其渠魁陳猻頭二
百餘人獻閼下取田豐王士誠之心以祭父察罕帖木兒餘黨皆伏
誅擴廓本察罕甥
（夏變曰西元世之至仁無若察罕厚禮者有限而報忠劾義乃無盡
華澤之人如察罕者誠偉然特立大丈夫也李思齊輩共起義兵
而未聞匡節有
擴廓字子良

元權宦刖使李士瞻上疏言時政不報疏凡二十條一極已過二
罷造作三講聖學四詢考成五去姑息六開言路七明賞罰八公選
舉九察侯倖十嚴宿衛十一省佛事十二絕濫賞十三罷官帑十四
減歲計十五招衛兵十六
廣屯田十七勸守令十八禮藩鎮十九息

使其說二十分道進取朱
（夏變曰李士瞻三策進取元末
臣之幸還隸宿衛而造作
敬主帥　及之不報
癸卯　至正二十三年夏
大明　十六歲正月明玉珍僭稱帝國
號大夏○歲星退犯軒轅大
壬申

大明太祖申將士屯田之令
（夏變曰定命於龍江等處屯田至是康茂才
屯積充牣他將不及乃申諭曰興國之本在强兵足食自兵興民無
寧居田地荒蕪兵食自盡於民叫武力重困故令爾且耕且戰今各
有分地惟康茂才所屯田穀一萬五千石以給軍餉尚餘七十餘石
地力均而人有多寡蓋人力有勤惰故耳自今諸將宜督軍士及時
開墾庶幾國有所賴○二月彗星見東方經月乃滅○宋關先生餘
黨襲破攻上都宇羅帖木兒擊降之○張士誠遣呂珍入寇掠殺劉福
通

詳訂世史類編卷四十五　大明初　元順帝　三十八　毓秀齋重鐫

大明太祖帥師擊走之○四月癸酉犯歲星○七月陳友諒寇洪都
大明太祖討之大戰于鄱陽湖友諒敗死子理走武昌自立師進圍
之初江西降（附鐵冠道人張中以爲尚有流血之災
上未信至是友諒恣其驕惰日蹙乃作大艦高數丈上下三級級置
走馬棚下設板房爲蔽置艦數十其中艦皆裹以鐵爲必勝之計
載其家屬百官空國來洪都初四月以大艦乘水漲附城而登故爲
所破
帝既定洪都命移城去江三十步以是巨艦不復得近乃圍城氣甚
盛都督朱文正與諸將謀分城拒守鄱陽門趙德勝守宮門
士步擲步三門薛顯等守章江新城二門牛海龍等守虎瑞濟臺二
門文正自將精銳二千往來禦之兩月賊攻撫州門兵戴竹竿如箕
以擊矢石極力來攻城壞三十餘丈鄧愈以火銃擊退其兵隨壞木

博敢爭攀朱文正救提諸將且戰且築通夕城完於是李繼先
趙國旺許珪朱潛程國勝等皆戰死五月丙子賊攻新城門於
銳卒開門突戰斬其平章劉震邶百戶徐明被執死之六月辛亥
增修攻具攻水關朱文正使壯士以長槊從柵內刺之敵奪槊進文
正命煽鐵戰鐵鈎竿柄更刺敵復來奪手皆灼爛不得進友諒盡攻
擊之術而城中隨方應之計窮又以兵攻宮步士步二門趙德勝中
流矢死洪都圍久內外阻絕文正乃遣張子明告急于建康子明取
東湖小漁舟夜從水關潛出趙石頭日夜行晝止凡半月始達見
上具言其故
上問友諒兵勢何如對曰友諒兵雖盛而戰死者亦不少今江水日
涸賊巨艦不利師久糧乏若援兵至必可破也
上謂子明曰汝歸語但堅守一月吾自當取之不足慮也子明還為

友諒所獲友諒謂曰若誘城降非但不死且得富貴子明偽許之至
城下大呼曰大軍且至但固守以待友諒怒殺之先是徐達常遇春
攻圍廬州城不下乃召還七月癸酉諭諸將曰友諒累敗不悟是天
奪其魄而促之亡也吾當親往備諸將其各整舟楫從是日舟師凡
二十萬俱發癸未次湖口先遣驍將俞通海屯于湓江口復以一軍屯南
湖觜邊友諒歸師又調信州兵守武陽渡防其奔逸而戊洪都圍凡
八十有五日聞大軍至即解圍東出我師由松門入鄱陽湖諭諸將
曰兩軍相鬬勇者勝陳友諒輕圍迎戰勢必死鬬諸公當有進無退
剪戚此虜正在今日丁亥遂與遇於康郎山
上曰彼巨舟不利進退可破也乃命舟師為十一隊戒近舟先發
火器次弓弩及舟則短兵擊之戊子徐達身先敗其前軍殺千五百
人獲一巨舟還軍盛大振命通海復乘風發火焚其舟二十餘

艘敵退保梁死師來者陳兆先等亦戰死徐達等鬬戰不已火延達舟
敵迷來之
上急遣舟援力戰敵退友諒驍將張定邊奮前欲執
上舟舟適膠淺計無所出牙將韓成曰古人殺身以成仁臣不敢愛
其死乃服
上冠袍對敵投水敵人信之攻少緩遇潛從旁射中定邊定邊舟始
却通海來援舟進水勇
上舟遂脫未忠遂以飛舸追定邊定邊洗身被百餘矢士卒多死傷
是時劉基自建康來助戰刻日觀
上決勝侍
上舟忽驚曰難星過矣請速更舵舟更未及定賊巨炮如雷電擊碎
原所坐舟
上得安人謂真天子必不死益天使劉基與韓成脫之皆非人力云
既而遇春舟亦膠淺
上麾兵救之俄有敗舟順流而下觸遇春舟舟亦脫會日暮諸軍欲
退
上御樓船鳴鉦集諸將申明約束論以死生利害諸將感以手加額
以死自誓是日命徐達還守建康已丑旦
上命鳴角舟師畢集乃親佈陣奮擊敵不能當殺溺無算判院張志
雄所乘舟檣折敵以數舟憤兵鉤刺之志雄窘迫自刎丁普郎令昶
陳弼徐公輔皆戰死普郎身被十餘創首脫猶執兵若戰狀植立身
中不仆敵兵舟艦相連令前東北風起
上命七舟載秸草火藥其中來草為人飾以甲冑各持兵戟若鬬
敵者令敢死士操之薄走舸於後將迫敵舟乘風縱火須臾延敵舟

焚牛寨數百艘燔烟張天湖水盡赤死者大半友諒弟友仁友貴及其平章陳普略等皆焚死我師乘之又斬二千餘級友仁者即所謂五王也耶一日有智數最勇善戰至是死友諒喪氣普略即新開陳地明日

上復諭諸將曰友諒戰敗氣阻亡在旦夕當併力斃之於是諸將亦自奮是時

上所乘舟樓白友諒欲併力來攻

上知之夜令諸船盡白其樓旦時莫辨敵苦驚駭辛卯復大戰敵艦艱於運轉我舟環攻殺其卒殆盡而操舟猶不知尚呼號証艦如故已而焚其舟督死命通海侯張興祖趙庸等以六舟深入搏擊敵建大艦極力拒戰我師望六舟不見意謂陷沒有頃六舟旋繞敵船而出我師勇氣增倍合戰震動天地波濤起立日爲之晦自辰至午敵兵大敗棄艦鼓譟伏浮敵潮面友諒奪氣張定邊以戰不利欲挾友諒退保鞋山爲我師所阻不得出乃欲舟自守不敢更戰通海等還

上勞之曰今日之捷諸公之力也是日投舟泊柴棚去敵船五里許復遣人往挑戰敵不敢應諸將欲退師少休

上曰兩軍相持我若先退彼以爲怯而來追非計也必先發舟出湖乃可無失時水路狹隘舟不得並進恐爲敵所乘至夜令船置一燈相連漸淺比潮已盡波矣乃泊左蠡友諒亦移泊湖磯相持三日友諒左右二金吾將軍率所部來降先是友諒數戰不利咨於其下右金吾將軍曰今戰不勝出湖實難更若艾舟登陸直趨潮南導爲再舉其左金吾將軍曰今雖不利而我師尤多尚堪一戰若能傾力勝負未可知何至自焚不幸萬一捨舟登陸彼以步騎蹂我後進不及前退失所據一敗塗地莫能再舉耶友諒猶豫不決至是戰多失敗乃曰右金吾之言是也左金吾聞之懼及禍遂以其衆降右金吾見降亦率所部來降友諒失此二將勢力益衰

上移書友諒曰方今取天下之勢同討元狄以安中國是爲上策結怨中國而後夷狄是爲無策曩者公犯池州五不以爲嫌生還俘虜將與公爲約從之舉各安一方以俟天命此吾本心也公失此計乃先與我爲仇我是以破公江州遂躡新黃漢沔之地因舉龍興十一郡卷甲我有今又不悔復起兵端一困于洪都再敗于康山殺其弟姪殘其兵將損數萬之命無尺寸之功此逆天理悖人心所致也今乘尾大不掉之舟隕兵弊甲與吾相持以公平日之强暴正當親決一戰何徐徐隨後若魏吾有撫者無乃非丈夫乎公早決之友諒怒留使者不遣建金字旗巡寨令獲我戰士皆殺之

上聞之命悉出所俘友諒軍視其軍有傷者賜藥療之皆遣還可令曰但獲彼軍皆勿殺又令祭其弟姪及將之戰死者我師遂出湖口命遇春忠諸將統舟師橫截湖口邊其歸路又令一軍立柵于岸控湖口旬有五日友諒不敢出復移書曰昨兵船對泊湖磯嘗遣使嘗嘗記事往不覩使回公度量何淺淺哉大丈夫謀天下何有深仇夫自幸亦以來天下豪傑紛然並起遇來中原英雄與問罪之師挾天子令諸侯於是淫虐之徒一掃而亡公之湘陰劉亦懼而往此公腹心人也部下將自此往矣江淮英雄惟存吾與公耳何乃自相殘併公今戰亡弟姪首將又何怨焉公之土地吾已得之縱力驅殘兵來死城下不可再得也設使公僥倖逃還亦宜修德勿作孽人之容邪帝名而行真主不然喪家犬耳悔之晚矣友諒答書不答

上與博士夏煜等日草檄賦詩意氣倜儻友諒住久食盡遣所五百

賊掠糧于都昌朱文正復使陳方亮潛往婿其舟友諒檄紹勢益困八月壬戌欲奔還武昌乃率樓船百餘艘趨南湖觜

上麾諸將邀擊之我舟巨敵舟隘比隨流而下自辰至酉力戰不已至涇江口涇江之兵復擊之張鐵冠大笑賀曰友諒死矣

上笑曰無妄言復戴鐵冠曰縛汝於水濱以俟乃遣樂人具牲酒往祭友諒以覘其死生且曰如其生往者必還若不還其死必矣而往者俱被殺未幾有降卒來言友諒在別舸中流矢貫睛及顱而死年四十四凡稱帝四歲諸軍聞之呼躍殺敵無奮擲其太子善兒于章姚天祥等明日偽平章陳榮等悉降得士卒五萬餘人惟太尉張定邊及楊丞相韓副樞乘夜以小舟竊載友諒屍及其子理經走武昌復立理為帝改元德壽遁改洪都府為南昌府遣兵追陳理於武昌圍之

[三代時兩之師]

[朱子曰]

[別評軒曰友諒弒君之賊不思自治乃襲帥逆徒國我城邑此盜賊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是誠天討所宜加也兵出有名士氣百倍此我師所以為三代時兩之師也嗚呼友諒特其處武進關洪都而不知以逆取順自反不縮則足以殺其筆而已矣亨國不永烏足惜哉]

九月張士誠自稱吳王請命元主不報元遣使徵糧于士誠士誠不與○十月山東赤氣千里○李羅帖木兒遣兵攻冀寧至石嶺關擴廓帖木兒大破走之擒其二將○十二月丙申卿

大明太祖發武昌還建康命常遇春總督守營櫛曰彼猶狐鼠處牢中若來衝突慎勿與戰但堅守困之不患城不下也甲寅至建康戊午謁武鷄籠山還坐西苑召相揮華雲龍等曰今日所閱騎士汝能知其數否對曰不知

上曰陣勢或員或方或縱或橫欵合布散倏忽往來使人莫測善用兵者以少為衆以弱為強逸已而勞人伐謀而制勝運乎陰陽行乎

[太祖功德日隆處表勸進]

[西]

[[法國之紀綱]]

[[法度]]

[[相]]

[[守此道]]

[[定國此為定]]

[[命]]

[[道]]

[太祖實錄]

思納雖有勇者莫敢施其力智者莫能用其謀斯為妙矣兩敵相對在審強弱識多寡以正應以奇變奇正合宜應變弗失百戰百勝之道也汝等其識之

甲辰至正二十四年○漢後主陳理大明太祖三十七歲正月李善長徐達等以我

大明太祖功德日隆處表勸進

上以天命難必人心未定俟大定行之未晚為辭羣臣固請不已乃於是月朔即吳王位建百司官屬以李善長為右相國徐達為左相國常遇春創通海為平章政事汪廣洋為右司郎中張昶為左司郎事諭達等曰卿等為生民計推戴予然建國之初當先正紀綱元氏昏亂紀綱不正主荒臣專威福下移由是法度不行人心渙散遂致天下騷亂今將相大臣當鑒其失宜協心為治以成功業毋苟且因

詳訂世史類編卷四十五 大明初 元順帝 四十四 毓秀齋重編

循取充位而已又曰禮法國之紀綱禮法立則人志定上下安建國之初此為先務昔漢高王將皆無禮法卒至于亡爾等為吾輔相當守此道毋譖於始而忽於終也二月以武昌圍久不下乃親往視師督諸將擊之擒其元帥張必先既而遣其降將羅復仁入城諭漢主陳理使降理遂命其太尉張定邊請降凡府庫儲蓄悉令理自取城中民多饑困命給粟賑之於是湖廣江西諸郡縣相繼皆降江西行省以陳友諒鏤金牀進

太祖觀之謂侍臣曰此與孟昶七寶溺器何異一牀工巧若此其餘可知陳氏父子窮奢極靡焉得不亡侍臣曰未當而驕未貴而後此所以取敗

太祖曰既當豈可驕既貴豈可後有驕後之心雖富貴豈能保乎即命毀之○

太祖既平陳理何容儒士戎御入見語及陳氏事簡曰主上向敢陳氏于九江何不乘勝直抵武昌而乃引還今雖克之費力亦多矣太祖曰汝儒者豈不聞覆巢之下寧有完卵乎兒事有緩急兵貴權宜當陳氏兵敢我豈不知乘勝以蹤之兵法曰窮寇勿追若乘勝急追彼必死鬬設傷必多吾故縱之遣偏師繼其後恐其奔逸科彼剿殘之餘人各偷生喘息不暇豈復敢戰我以大軍臨之故全城降服一者我師不傷二者生靈獲全三者保全官軍所得不亦多乎簡大悅服他日與諸將論用兵方畧因論之曰汝等非不善戰然臨事決機智或不足宜親近儒者取古人之書觀其議論以資智識前日我簡所言吾雖非之然當時將校亦有勸我遵之下流而攻全師變之武昌賊衆可以全獲軍中皆以為奇謀不知簡亦能言之然皆非吾意也汝等當思之勿以吾不用簡言而遂輕儒者○

大明省臣以所定官制班次圖進

上覽畢因論及諫官曰論道經邦輔弼之臣折衝禦侮將帥之職論思獻納侍從之任激濁揚清臺察之司此數者朝廷之要職也至於繩愆糾謬拾遺補過諫諍之臣尤難其人抗直者或過於矯激與備者又無所建明必國爵忘家忠爾忘身之士方可任之不然患得患失之徒將何所賴也○

上勅中書省令曰自古聖帝明王必得賢士大夫相與周旋以成至治今文武並用卓犖奇才世豈無之或隱山林或藏士伍非在上引拔則在下無以自見自今有能上書陳言救宜治道武略出衆者具以名聞若不能文章而識見可取許詣闕面陳吾將試之其郡縣官年五十以上難練達政事而精力既衰貧今有司選民間俊秀年二十五以上資性明敏有學識力幹者辟赴中書與年老參用之十年之後老者休致而少者已熟於事則人才不乏而官使得人爾中書其下有司宣布此意案令郡之○

大明定臣上疏勸

上淵默以怡養神氣

上曰汝言知常而不知變天下無事端拱玄默守道無為固可以保養神氣今喪亂未定軍旅方殷此豈淵默怡神之日耶諸公固愛我但未達時宜耳○

大明太祖退朝與孔克仁等論前代成敗因曰秦以暴虐龍任邪佞故天下叛之漢高能以寬大簡易取郡縣遂為天下主今天下之勢不然元之號令紀綱已廢弛矣故豪傑蠭起然皆不知修法度明軍政所以無成也天下用兵河北有李羅河南有擴廓關中有李思齊張良弼有兵而無紀律者河北也雖有紀律而兵不振者河南也道路不通饋餉不繼者關中也江南惟我與張士誠耳士誠多奸謀而尚聞謀其御衆尤無紀律我以數十萬之衆固守疆土修明軍政委任將帥俟時而動其勢有不足平者克仁頓首曰主上神武當定天下于一今其時矣○

上謂徐達等曰人之行事固欲盡善然一時智慮未周既行之後思有未善亟欲更之已無及矣與其追悔于往曷若致謹于初大抵更涉世故則智明久歷患難則慮精近日紀綱法度祖若有未盡善者諸公宜執正論亟為更張庶幾上下各得其便苟有未善豈獨予之過亦汝等之責也○

上與詹同等論三國時孫權遣諸葛子瑜於驢面與其子恪諸諫上曰君臣之間以敬為主敬者禮之本也故禮立而上下之分定分定而名正名正而天下定矣孫權蓋不知此輕與臣下御御其臣而

孝敬之心一謝蘭而君臣父子之道廢何以示訓大抵君臣言動不可不謹

上閱漢書侍臣宋濂孔克仁等在側

上曰漢治不能純乎三代何也克仁曰王霸道雜故也

上曰咎將誰執克仁曰貴在高祖

上曰高祖遵秦滅學之後干戈戰爭之餘斯民憔悴甫息禮樂固所未講獨念孝文爲漢令主正當制禮作樂復三代之舊乃遵循未遑遂使漢業終於如是夫賢如孝文而猶不爲將誰爲之帝王之道貴不違時有其時而不爲與無其時而爲之者皆過也三代之主蓋有其時而能爲之蘭文有其時而不爲耳周世宗則無其時而爲之者也○

詳訂世史類編卷四十五 大明初 元順帝 四七 甌秀齋重編

上謂侍臣石勒符堅執優伶同對曰石勒雖不學而豪爽脫略料敵制勝舉無遺策符堅窮兵黷武不量己力淝水敗後身爲俘虜以此言之石勒爲優

上曰不然石勒當晉室初亂不逢勁敵故易以成功符堅當天下承平日久智勇相角故難爲力夫親履行陣戰勝攻克堅固不如勒遠能容物不殺降附勒亦不如堅然勒聰察有餘而果斷不足故馴致石季龍之禍堅聰敏不足而寬厚有餘故養成慕容氏父子之亂俱未再世而族類夷滅所謂匹夫之勇婦人之仁者也○三月元詔以李維楨木兒與老的沙謀爲悖逆削官發放歸田里李維楨木兒遂令悉堅帖木兒舉兵犯闕京師兵拒之而敗悉堅帖木兒兵至清河張中大震使至其軍問故宣欲必得捌思蘭之首皆不花然是執二人與之○詔復李維楨木兒官爵悉堅帖木兒兵入薊帝于延春閣物究情罪俾復舊職之加字雜帖木兒太保仍守大同悉堅帖木兒統中書平章政事○五月

大明兵取廬州路○九月

大明兵取山興及歸峽潭衡州等路○十月

大明太祖令中書省曰立國之初致賢爲急中書百司綱領總率羣僚須擇賢共理但任人之道小大輕重各適其宜若委重於輕是以拱揖而爲祿棟委大於小是以鍾庾而盛斗筲莫耶之利能斷犀象斷石則有鈆鉛礦之駿能致千里服乘則跛必處之得其宜用之盡其才可也○

上又謂廷臣曰元本胡人一旦據有中國建國之初輔翊賢達選用又皆君子是以政治可觀及其後也小人擅權奸邪蔽進親舊結黨百司貪婪紀綱不振至於土崩瓦解今創業之初不嚴革奸弊將恐百司因循不能振舉故必選用賢能以隆治化顧等有所薦引當慎所擇焉

詳訂世史類編卷四十五 大明初 元順帝 四八 甌秀齋重編

乙巳 至正二十五年 大明太祖三十八歲正月

大明兵取寧慶路守將蕩隆道遁走○故漢中將熊天瑞以韶州及韶州陳雄降○甲申

大明大都督朱文正有罪免官安置桐城文正

上兄南昌王子孤少孤

上撫愛如子既長涉獵傳記勇敢有略然深狡强戾人莫敢觸

上嘗曰汝欲何官文正即曰爵賞不先衆人而急私親無以服衆且叔父既成大業姪何憂不富貴

上益愛之使守江西遂驕暴奪民婦女所用床榻一以龍鳳爲飾

上遣人責之文正慚懼謀降張士誠按察使李飲冰叅之

上曰此子不才非吾自行誅以定之卽日往南昌戴舟城下文正登舟出迎

上迎謂曰汝何爲若是遂與同歸羣臣交章請寘于法

上曰文正固有罪然吾兄止有是子若寘之法則傷恩矣少免官安置桐城召其子鐵柱曰爾父不率吾教以陷吾憂爾他日長成吾封爾爵不以爾父廢也爾宜修德勵行益前人之愆則不負名望矣卒封鐵柱爲靖江王改名守謙○二月日旁有一月一星○三月元太子大帥兵討宇羅帖木兒宇羅帖木兒幽二皇后奇氏調兵拒戰大敗初撒剌帖木兒將輔皇太子入討宇羅帖木兒遣使傳皇太子旨賜前參知政事張禓以上尊號訪以時事禓復書曰今燕趙齊魯之境大河內外長淮南北悉爲丘墟關陝之區所存無幾江右口思荐食上國湘漢荆楚川蜀淫名悖號幸我有變利我多虞

閣下國之右族三世二王得不思展牖之於趙寵之於漢乎京師一殘假有不虞之徒嘯起草澤借名義尊君父倡其說于天下閣下將何以處之守京師者能聚不能散禦外侮者能進不能退紛紛籍籍精神分志奪國家之事能不爲閣下憂乎僕之惓惓爲言者獻忠之道也然爲言大要有三保君父一也扶社稷二也衛生靈三也請以近似者陳其一二衛出公據國至於不父其父趙有沙丘之變其臣成兒平之不可謂無功而後至於不君其君唐肅宗流播之中休於邪謀遂成靈武之篡千載之下雖有智辯百出不能爲寧嗚呼是豈可以不鑒之乎吾聞天之所廢不驟也驟其得志肆其龍榮使忘覺悟非安之也厚其毒而降之罰也閣下覽觀謀出於萬全則善矣詢之輿議急則其變不測徐則其衆必起通其往來之使達其上下之情得其情則得其衆矣

說○五月大都兩卷之

此常人非豪傑也汝能審機歸我實有可加汝才如美箭利鏃必求善射者用之庶不枉其才尚付之於不善射者豈不重可惜哉今令爾歸招抹木附曉以大義告以成敗俾知國存全衆而來功亦不細因厚賜而遣之又賜鄧愈書曰予命爾戍守襄陽已遣張德山招抹山寨若嘗爲兵者仍俾爲兵舊爲民者宜歸有司俾安農業軍人小校亦令屯種且耕且戰爾地鄰於王保保若患愛加於民法度行於軍則彼之脇從者望風來歸如脫虎口以就慈母吾之與汝義雖君臣恩同骨肉以成事甚難而債事甚易故欲汝謹法度施惠愛勿妄殺無罪有罪亦宜評審古之良將仁義爲先勇略次之汝能自勉則邊境可寧予無外顧矣諭王天錫曰汝往襄陽贊助鄧平章當參酌事宜修城池練甲兵禁師旅川撫綏人民處軍貴果斷御衆必鎮靜寧以方奸謹以待敵敵至卽堅壁清野以乘其弊慎勿輕犯其鋒方

强曲者長尺許或曰鼠○元宇羅帖木兒伏誅初宇羅帖木兒嘗以日鼈疑殺其將保安至是又失姚伯顏心歡歡不樂乃日與宦官沙等縱飲荒淫無度酗酒殺人喜怒不測人人懼恐威順王子和尚文帝寄育與徐士本謀結勇士上都馬金那海伯達兒陰圖刺之七月宇羅帖木兒入朝伯達兒自衆中躍出斫宇羅帖木兒中其腦上都馬及金那海兢前斫死老的沙傷額趨出得馬走其家擁宇羅帖木兒母妻及其子天保奴北遁遣使函宇羅帖木兒首往獻尊名皇太子遣京師○我

大明兵取安陸府又破襄陽路○七月

大明命鄧愈戍守襄陽王天錫爲湖廣行省都事遂令降將張德山歸襄陽招抹木附山寨諭曰自古豪傑識幾於未形汝夏將亡而終古先奔于商殷將亡而向楚先歸於周若待逆之著見而後來歸者

鎮之寄固在將帥資臺之助實資幕僚恪盡厥心毋負寄委○八月
丁未元皇后弘吉剌氏殂后日侍徹不輟思勤以祝法自持居帥德殿終日端坐未嘗妄踰戶閾沒年四十一
諡曰皇太子○有星孛于東北○庚辰
大明徐達常遇春克泰州房張士誠將蔡再興及思忠張士俊等凡十四人辛丑馬一百六十餘匹送行報捷復以守城事宜爲請上遣使諭達新舊二城曰歲可否以便宜處之其未下諸城宜乘勝進取癸未命以徐達所送泰州俘五千人安置滁州二州特天寒命人賜衣一襲婦女亦皆賜衣履織線布帛初衆自以拒抗必不免及得賜又妻子完聚感悅拜呼萬歲而去
丙午至正二十六年大明太祖三十九歲正月
大明命按察僉事周禎等定議按察事宜條畫綱所當務者以進論之曰風憲紀綱之司惟在得人則法清弊革人言神明能行威福見

風憲得人則法清弊革

歷能爲妖孽禍福能興利除害輔國裕民此即神明若陰私詭詐蠹國害民此即鬼魅也凡事當大體有可言者勿緘默不言有不可言者勿沽名賣直尚察察以爲明苛刻以爲能下必不堪非吾所望於風憲也○命中書省錄用諸司勤退官員傳獻曰今天下更化庶事方殷非精勤明敏不足以集事此輩皆以迂緩不稱職劾退豈宜復用

人才各有長短

上曰人才各有長短政治勿亦有遲速夫質朴者多迂緩狡猾者多便給便給者雖辦事或傷忠促不能無損于民迂緩者雖於事有不達而於民則無所損也○二月黃河北徙自東明潛濮下及齊魯皆被害○三月夏主明玉珍卒子昇立（玉珍自建號凡五年子昇始十歲母代氏垂簾聽政改元開熙）

○元廷試進士七十二人兵興以後科目取士莫盛於此而元之

大明兵取淮安諸路進克濠州甲子
上發建康往濠州省陵墓念
仁祖
太后始葬時禮有未備議欲改葬問博士許存仁等改葬與禮當何據存仁曰禮改葬易常服用緦麻葬畢除之今當如其禮
上惻然曰改葬雖有常禮父母之恩豈能盡報耶命有司製素冠曰縗衫經皆以麤布爲之起居注王禕曰比緦當爲重矣
上曰與其輕也寧重時有言改葬恐泄山川靈氣乃不復起葬但增土以培其封陵旁居民汪文劉英於
上有舊召至撫慰之遂令招致鄉黨二十家以守陵墓命有司復其家濠州父老經過等來見
上與之宴曰吾與諸父老不相見久矣今還故鄉念父老鄉人遭

兵難以來未遂生息吾甚憫焉等等曰久苦兵爭莫獲寧居今頼主上威德各得安息勞
主上慶念
上曰濠吾鄉父母墳墓所在豈得忘之諸父老宴飲極歡
上曰諸父老皆吾故人豈不欲朝夕相見然吾不得久留此父老爲宜敦導子孫爲善立身孝弟勤儉養生鄉有善人由家有賢父兄也
溥等頓首拜
上又曰鄉人耕作父易且今無遠出濱淮諸郡尚有殘兵恐爲所抄掠父老等亦宜厚自愛以樂高年於是溥等皆欲酹而去○壬午
上還自濠州論中書省曰吾往濠州百姓稀少田野荒蕪由兵興以來死亡流徙骨肉離散生業蕩盡寧無悲悼皆足以傷和氣其
命有司偏加體訪俾還鄉復業以遂生理○癸未

上諭羣臣曰國家休戚我與卿同襄者羣雄並起孰不欲成大業然不數年徐氏以豕偏據陳氏以剛暴亡今惟張氏存來者戒謹政事綏弛親暱奸回上下蒙蔽民離怨而貢用無經士困敝而征調不息此將亡之時也夫察於亡者然後可與圖存審於危者然後可以求安彼狎存亡安危之機而能有成者鮮矣若吾君臣不戒亦終蹈其覆轍豈可不戒鄉等宜竭忠宣力以匡不逮欽哉毋怠○

大明太祖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藏之秘府以資覽閱因謂侍臣儒同等曰三王五帝之書不盡傳于世故後世鮮知其行事漢武帝購求遺書而六經始出唐虞三代之治可得而見武帝雄才大略後世罕及至羙莫六經開闢聖賢之學支有功於後世吾每宮中無事輒取孔子之言觀之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真治國之良規孔子之言誠萬世之師也

太祖肇造之初其所建創者多矣皆不之書而獨書其求遺書者何曰此

太祖自為吳王以後善政嘉言每每求遺書則贊孔子節用愛人之語立宗社則仰希堯舜之制定科目則慕周官之選舉而務期文武之實效定律令則取干公之陰德而勝武帝虐之深文此其所以追湯武越漢唐而洪休景運直將等天地之無疆也歟

大明太祖命博士許存仁進講經史存仁講尚書洪範篇至休徵咎徵之應

上曰天道微妙難知人事感通易見天人一理必以類應脩之往昔君能修德則七政順度雨暘應期災害不生不能修德則三辰失行昏慝不時爭興迭見其應如響箕子以是告武王為什人之戒今下修人事上合天道上下交修斯為格天之本○元以陳友定為福建行省平章事方國珍為浙江行省左丞相是時

大明兵已盡取高郵淮安徐州宿州濠州泗州虹州安豐路初諸郡皆張上誠所據○紹興山陰縣臥龍山在紹興府城內

大明兵取湖州杭州紹興山陰等路皆張士誠所據地○九月己亥蜀明昇遣使來聘於

大明使者言其國東有瞿塘三峽之阻北有劒閣棧道之險古謂一夫守之百人莫過而西控成都沃壤千里財利饒贍天府之國

上笑曰蜀人不以修德保民為本而恃山川富饒此豈自天而降即使者退

上語侍臣曰吾平日務質不尚浮偽此人不能稱述主善而但誇其國險固失奉使之職矣吾嘗遣使四方戒其譚於言語勿為誇大恐貽笑於人益以誠示人不事虛飾如蜀使謬妄當以為戒也○十二月

大明太祖褒文頒美之辭

上謂中書省臣曰古人祝頌其君皆陳善納誨之言道觀堂下褒文頌美過多規戒未見殊非古者臣相戒以誠之道今後只令文辭平實勿以虛辭為美也○宋王韓林兒卒于滁步原平城宋王初自亳徙安豐自安豐徙都汴又敗走安豐及安豐被于張士誠乃入建康諸將獻奉之劉基止之至是卒

大明以中國聖人謙膺天命已三十九年豪傑受戴已久矣而尚以天命未定為念歟然不居帝中原豪傑不屑仍尊隋之文不敢當輕事體統惟宋主雖本韓氏而當年托稱趙氏徽宗之裔正名中州號稱小明王故後中原與胡元為敵者義稱為倡正故自永濟陽以來禮用其龍鳳正朔者十一年以見不忘中國故稱之意即人心大義已推為共主而宋統尚在勢運不從雖劉基諫沮猶且先稱皇帝聖旨次及宋主今皆綴其頒履流離而迎養不失以表

其世至於身沒無亂而後改稱其元最大明之統罪然特故宋小則皇之絕而恢復中原功於歷帝即位之初而未遑中原有餘羊之故號稱心不忘華胄之舊而尊崇正大量同天地之德其可加乎至德也已矣

大明太祖立宗廟社稷時羣臣皆言新城既建宮闕制度亦宜早定太祖以國之所重莫先宗廟社稷遂定議以明年爲吳元年命有司立廟社建宮室典管繕者以宮室圖進見其有雕琢奇麗者即去之謂中書省臣曰昔堯茅茨土階采椽不斵可謂極儉然千古之上稱盛德者必以堯爲目後世極宮室苑囿之娛窮輿馬珠玉之玩欲心一縱亂由是起吾嘗謂珠玉非寶節儉是寶宮室但取完固而已何必極雕巧以殫天下之力也既而新殿成制皆朴素命博士能問古人行事可以鑒戒者書于殿壁又命侍臣書大學衍義於兩廡壁間曰欲代宮室多繪圖書書此以備朝夕觀覽豈不愈於丹青乎時有言瑠州出文石可以琢地者

太祖曰爾不能以節儉之道事予乃導予以後麗但構爲宮室已覺作者之勞況遠取文石能不厲民乎言者大慙而退辛酉命協律郎冷謙後謙得道成仙考正宗廟雅樂音律及鍾磬等器既又定樂舞之制文武生各六十四人

[圓圈]王者奉衆正八下之道於天下渙散之時其德能攝人心歸通于定立宗廟使知孝敬歸仰也是時太祖立國適當羣聚之初而四境初附人無固志又有渙散之疑乃能首立宗廟社稷可謂深得羣渙之義矣是豈勞世哉蓋以制禮作樂爲事者可同日語哉

[圓圈]丁未至正二十七年○[圓圈]初上明大明太祖四十歲始建號吳元年正月終州夜天鼓鳴將卜復鳴聲如空中戰鬪○二月

大明太祖定文武科取士之法先是令有司每歲舉賢才及武勇謀略通曉天文之士其有兼通經史達識廉吏亦得薦舉得賢者賞溢額及

[圓圈]吳元年命有司立廟社建宮室典管繕者以宮室圖進見其有雕琢奇麗者即去之謂中書省臣曰昔堯茅茨土階采椽不斵可謂極儉然千古之上稱盛德者必以堯爲目後世極宮室苑囿之娛窮輿馬珠玉之玩欲心一縱亂由是起吾嘗謂珠玉非寶節儉是寶宮室但取完固而已何必極雕巧以殫天下之力也既而新殿成制皆朴素命博士能問古人行事可以鑒戒者書于殿壁又命侍臣書大學衍義於兩廡壁間曰欲代宮室多繪圖書書此以備朝夕觀覽豈不愈於丹青乎時有言瑠州出文石可以琢地者

太祖曰爾不能以節儉之道事予乃導予以後麗但構爲宮室已覺作者之勞況遠取文石能不厲民乎言者大慙而退辛酉命協律郎冷謙後謙得道成仙考正宗廟雅樂音律及鍾磬等器既又定樂舞之制文武生各六十四人

[圓圈]王者奉衆正八下之道於天下渙散之時其德能攝人心歸通于定立宗廟使知孝敬歸仰也是時太祖立國適當羣聚之初而四境初附人無固志又有渙散之疑乃能首立宗廟社稷可謂深得羣渙之義矣是豈勞世哉蓋以制禮作樂爲事者可同日語哉

[圓圈]丁未至正二十七年○[圓圈]初上明大明太祖四十歲始建號吳元年正月終州夜天鼓鳴將卜復鳴聲如空中戰鬪○二月

大明太祖定文武科取士之法先是令有司每歲舉賢才及武勇謀略通曉天文之士其有兼通經史達識廉吏亦得薦舉得賢者賞溢額及

賢者罰至是復下令曰上世帝王創業之際用武以安天下守成之時講武以威天下至於四海綏寧治則在文臣二者不可偏用也古者人生八歲學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十五學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是以周官登舉之制曰六德六行六藝文武兼用賢能並舉此三代治化所以盛隆也甚矣上稽古制設文武二科以廣求天下之賢其應文舉者察之言行以觀其德考之經術以觀其業試之書算以觀其能策之經史時務以觀其政事應武舉者先之以謀畧次之以武藝俱求實效不尚虛文然此二者必三年有成有司謂爲勸勵民間秀士及智勇之人以時勉學俟開舉之歲充貢京師共科目等第各出身有差

[圓圈]周解釋曰爲政以人人爲先立國以多士爲美然得人才而求多士必立取士之法爲一統

太祖於天下未定之時即開求遺書定官制立宗祀定科取皆當世之所不能行者而

一統之盛於德其加乎年也歟

五月

太明太祖命免徐宿濠泗襄陽安陸等郡稅今曰堯舜禹君臣皆有聖德以天下爲家凡民有難君臣同憂甚於庶民之有憂也由是天下和平災害不生其後成君聖臣賢而天下亦治然終不如古矣自漢唐而下雖以天下爲家其臣則以民爲民以家爲家而有親疎之分甚至幸邪附勢以國家傾覆視以爲常災害屢興民罹荼毒爲君臣者若不自革其過則天下何由治富貴安能保乎予本布衣因天下大亂集衆渡江撫有江左十有三年而中原之民流離顛頓尚無所歸吾乃積粟練兵于江左坐視民之塗炭而莫之救豈不負上帝好生之德愧古聖

[圓圈]愛民之心哉今特命中書省凡徐濠泗壽邳東海安東襄陽安陸郡及今後新附人民桑麻被業稅糧徵收令有司勉

行營兗三年○
上謂憲臣曰任官不當則庶事不理用刑不當則無辜受害歸昌之
苟菜者施鉤不諱必傷良苗繩奸慝者論法不當必傷善類故刑不
可不慎也夫置人於撻楚之下加抑頓挫何事不伏何求不得古人
用刑蓋不得已懸法象魏使人知而不敢犯譬之水火能焚溺人猶
之則必傷遠之則無害水火能生人亦能斃人刑本生人非求殺人
也苟輕用之受枉者多矣故欽恤二字用刑之本也○六月朔日食
(一)元皇太子寢殿後新鑿井中有龍出光焰燦人宮人震慴仆地○
八月元豹高殺衛輝彰德守禦官上疏言人臣以事君為本以盡忠
為心以愛民為務今總兵官擴廓帖木兒威興官軍肆殺臣等乃朝
廷培養之人素知忠義焉能俛首聽命乞降明詔別選重臣以總大
兵臣等敢不從命○九月

大明兵克姑蘇執偽吳王張士誠以歸士誠自縊死初徐達圍姑蘇
上不欲煩兵但困取之至是久不下乃遣書曰湯放桀武伐紂漢滅
秦歷代帝事當參之亡隋之失豪傑遂起及其定也惟歸於一天命
所在豈容紛然雖有智者事業弗成亦當畏天順民全身保國漢竇
融宋錢俶是也自古皆然非今獨異爾能順附其福有餘毋為困守
危其兵民自取敗亡為天下笑士誠不報與常遇春戰閶門兵敗踣
死沙盆潭甚衆士誠馬驚墜水幾不救有與入城計忽忽無所出賀
降將李伯昇知士誠勢迫欲說令歸命乃遣客請士誠門告急士誠
召之入曰爾欲何言客曰吾為公言興亡禍福之計願公安意聽之
士誠曰何如客曰公知天數乎昔項羽喑嗚叱咤百戰百勝卒敗垓
下天下歸漢何則此天數也公初以十八人入高郵元兵百萬圍之
此時如虎落穽中死在朝夕一旦元兵潰亂公遂提孤軍乘勝攻擊

吳據三吳有地千里甲士數十萬南面稱孤此項羽之勢也誠能於
此時不忘高郵之危善心勞志收召豪傑度其才能任以職事撫人
民練兵旅御將帥有功者賞敢軍者戮使號令嚴明百姓親附非特
可保三吳天下可取也士誠曰足下此時不言今復何及客語曰吾
此時雖有言亦不得聞也何則公之子弟將帥親戚羅列中外美衣
玉食歌妓舞女日夕酣宴身衣天下至美口甘天下至味猶未厭足
提兵者自以為韓白謀畫者自以為蕭曹傲然視天下不復有人嘗
此之時公深居于內敗一軍不知失一地不聞縱知亦不問故論至
今日士誠曰吾亦甚恨無及然則今當何如客曰吾有一策恐公不
能從也士誠曰不過死耳客曰使死有益於國家子孫死固當不爲
後世若耳且公不聞陳友諒乎跨有荊楚兵甲百萬與江右之兵雌
于姑孰蟻屯于鄱陽陳友諒舉火欲燒江右之船天乃反風而焚之友
諒兵敗身喪何則天命所在人力無如之何且今攻我益急公恃湖
州援湖州失嘉興援嘉興失杭州援杭州失公今獨守此尺寸之地
誓以死拒竊慮勢極患生猝有變從中起者公此時欲死不得生無
所歸故竊以為莫如順天之命自求多福今一介之使疾走金陵稱
公所以歸義救民之意公開城門幅巾待命亦不失為萬戶侯況嘗
許以齎融錢鏐故事耶且公之地譬如博者得人之物而復失之何
損士誠仰首沈慮良久曰足下且休待吾熟思之然卒狐疑莫能決
也壬子士誠復率兵突出胥門索戰鋒甚銳遇春禦之兵稍却士誠
弟士信方在城樓上督戰忽大呼曰軍士疲矣且止且止遂鳴金收
軍遇春因乘勢奮擊大破之追至城下攻之益急復築壘逼其城自
是士誠不復得出矣士信振鐸城上賑給與衆政務節省曾食左
右方進桃未及嘗忽飛

其首而死時城圍既久熊天瑞教城中

作巖敬以擊我師多所中傷城中不石俱盡至拆祠廟民居爲礮具
徐達令軍中架木若屋狀承以竹包軍伏其下載以攻城矢石不得
傷至是達麾將士破門而過亦破門斬關率衆渡橋進薄
城下其樓櫓虛傑登城拒戰士誠駐軍門內令參政謝節周仁立柵
以補外城傑知不能敵投兵降周仁徐義滿元郁及鎮參政皆降脩
時士誠軍失漢諸將遂繼附登城 已據士誠猶使副樞劉毅收餘
兵尚二三萬親率之嚴于圍壽春東街復敗劉毅降士誠舍淮歸從
者纔數騎初士誠見兵敗謂其妻劉氏曰我敗且死矣若輩何爲劉
氏曰君勿憂妾必不負君乃積薪府署樓下及城破驅其羣妾侍女
登樓趣其自盡令養子辰保縱火焚之劉氏遂自縊死士誠獨坐室
中左右皆散走達遣上誠舊將李伯昇至士誠所論意將曰已暮士
誠距戶經伯昇突戶令降將趙世雄抱解之氣未絕復蘇達又令酒

元紹以理曉反覆數四士誠瞋目不言乃以舊相昇泪勸達中易
以戶扉昇至舟中卧復其官屬平章本行素徐義左丞餘介參政馬
玉麟謝節王原恭董綬陳基周仲德高禮內史陳基右丞潘元紹等所
部將校及杭湖嘉興松江等府官吏家屬及外郡流寓之人凡二十
餘萬其元宗室駙保等皆送建康士誠在舟中閉目不食至龍江堅
臥不肯起昇至中書省相國李善長問之不語已而士誠言不遜善
長怒罵之

上欲全士誠竟自縊死賜棺葬之故將熊天瑞伏誅乃以書遺帥保
等還元○

大明兵遂進取無錫及通州○

大明取台州時台温處元皆方
門南湖巳欲全士誠待叛國何其心也送還元族
待明代何其仁也 皇五帝之仁心拯救民矣

十月

大明太祖命大將徐達副將常遇春北定中原馳檄諭豫省河洛縣
鄧奉言之人曰自古帝王臨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
以奉中國未聞以夷狄居中國治天下者也自宋祚傾移元以北狄
入主中國四海內外罔不臣服此豈人力實乃天授然達人志士尚
有冠冕倒置之歎者是以後元之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綱常大德脈
長京朝不定以臣弒君天曆以弟酖兄舅授兄妻子烝父亥上下相
習悖不爲怪其於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倫蕩亂甚矣夫人君者斯
民之宗主朝廷者天下之根本禮義者御世之大防其所爲如彼豈
可爲訓於天下後世哉及其後嗣沈荒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相專
權蔽塞聖聰忽有司奏虐於是人心離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國之民死
者肝腦塗地生者骨肉不相保雖因人事所致實天厭其德而棄之

之時也古云胡虜無百年之運驗之今日信乎不謬當此之時天運
循環中原氣盛億兆之中當降聖人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立綱陳紀
救濟斯民今一紀於茲未聞有濟世安民者徒使爾等戕戕覬覦於
朝綱暮楚之地誠可憐憫方今河洛關陝雖有數雄忘中國祖宗
之性反就胡虜禽獸之名以爲美稱假元號以濟私恃有衆以要君
阻兵據險互相吞噬反爲生民之巨害皆非華夏之主也予本淮右
布衣因天下亂爲衆所推率師渡江居金陵 即今形勢之地今十有
二年西抵巴蜀東連滄海南控閩越湖湘漢沔兩淮徐邳皆入版圖
卷及南方盡爲我有民稍安養稍足兵稍精控弦執矢曰視我中原
之民久無所主深用疚心予恭天成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羣
虜拯生民於塗炭復漢官之威儀念人民未知反爲我讎望家北走
陷溺尤深故先諭告兵至人民以避予號令嚴肅無秋毫之犯歸我

者永安於中華皆我者昆嵩於寨外益我中國之民天必命中國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戰爾民其體之如蒙古色目雖非華夏實類然同生天地之間有能知禮義願為臣民者與中華之人無養無異復命胡廷瑞率安吉侯[illegible]國等軍南取八閩侯八閩既定遂以其師

海趨廣東楊璟率荊湖之衆以取廣西○十一月

大明兵取嶧州（今為嶧縣屬兖州府）又取益都路（今青州府是）乎章保保降宣慰司普顏不花總管胡深知院張俊皆死之初普顏不花為江西行省郎中值新喻戰徐壽輝來寇普顏不花戰守之功為多後為中書參知政事詔與治書侍御史李谷鳳同經畧江南至建寧值江西陳友諒遣鄧克明來寇平章阿魯溫沙等皆夜遁谷鳳分鎮延平城陷亦遁普顏不花曰我承旨來此去將何之誓與此城同存亡耳命築各門甕城前後拒戰六十四日城敗去明年召還授山東宣慰使守益都

至是

大明兵壓境元普顏不花提孤城力戰城陷而保保出降普顏不花遣告其母曰兒不能兩全忠孝幸有一弟當為終養耳母而別趨官舍坐堂上主將素聞其賢召之再三不往既而面縛之普顏不花曰我元朝進士官至極品事已至此何以生為竟不屈而死其妻阿魯與亦抱其子投舍北井其女及妾皆隨溺焉○

大明太祖定律令頒戊申歲初

太祖以唐宋皆有成律斷獄惟元不倣古制取一時所行之事為條格胥史易為奸弊自平武昌以來即議定律至是臺諫已立各道按察司將巡歷郡縣欲頒成法俾內外遵守命左丞相李善長參知政事楊憲傳檄御史中丞劉基翰林學士陶安等詳定律令諭之曰立法貴在簡當使人易曉若條緒繁多或一事而兩端可輕可重奸貪之吏得以貨緣為奸則所以恣殘暴者反以賊良善非良法也御等宜盡心參究凡條目逐日來上吾與卿等面議酌斟庶可以為久遠之法又謂基憲官劉基章溢周禎等曰紀綱法度為治之所以振紀綱明法度者則在臺憲諸等執法上應天象少有偏曲則紀綱法度廢弛而民不得其安矣古之深文以為能苛察以為智若寧成卻都周興來俊臣之徒巧詆深文恣為酷虐終亦不免若干公陰德子孫乃致貴顯天道昭然深可畏也又謂起居注熊鼎曰吾適觀看臣所定律令有未安者吾時以已見決之而衆鮮執論夫刑法重事也苟失其中則人無所措手足何以垂法後世鼎對曰

主上奈於臺議斷以虐見誅為允當詩侯書成更與廷臣看詳而後頒之及是始成與廷臣復閱之去煩就簡減重從輕者居多凡為令一百四十五條吏令二十戶令二十四禮令十七兵令十一刑令十

一工令二律准唐舊而增損之計二百八十五條吏律十八戶律六十三禮律十四兵律三十二刑律一百五十工律八命布中外羣長等賜物有差既而太史院使劉基及其屬高翼以所定戊申曆來上遂命頒行之

周靜軒曰當受華之時布更新之政治屢明時安可緩哉然大明承元大亂之後紀綱法度廢久而不振天下將治于會歟之為而不知禮法之本也我太祖深為此懼遂命羣臣定律令頒戊申歲曾仿唐之舊而參以漢之寬仁故能盡去元之苛虐而天下之所以愛戴我太祖者也則夫王天下也豈不宜哉

大明太祖論山東所俘楊宅丞等曰古之良將身貴而愈謙德盛而愈下敵勝而愈戒故能立功當世流芳無窮王保保本一霸王察罕餘烈恢復諸郡遂襲王爵遂萌驕心豈有蒙蔽之見使知禮義欲為中興名將開外生殺專之可也至於選法錢糧必歸朝廷戰守疆場必候敕旨天威豈得自專保保不能出此分守要地多任賢智上陰

邪釋私慾凡事禀於天子不失君臣之禮功成名立此又比文也今
自除官職不可勝數而各處錢糧皆收入軍中不供國用名雖尊元
實則貶爾君一旦爲敵國所敗天下後世將謂何如是遺臭也古聖
哲寧如是乎○戊辰
大明太祖諭中書省選官擇人曰自古聖賢之君不以親私廢不以
官私愛惟求賢才以治民示天下至公也元朝不明先王之道所任
官司輒以蒙古色目人爲長貳欲私其族類非公天下之心也況舒
吏蒙蔽聖文弄法朝廷之上賄賂公行因循歲月上下同風不以爲
恥未幸元甚以致亡稷傾危卿等宜以爲戒慎擇其人勿徇其弊也
○又嘗御白虎殿諭羣臣曰自古忠賢之士大槩有二輔國安邦委
曲勸君君雖未悅言必再三人君能聽用則朝廷尊安庶務成理
至於進用賢能使野無遺逸黜退佞邪處置當法而人不敢欺此上

等之賢也博智古人之言深知已成之事其心雖必輔國而智卑識
機變之才是古非今膠柱鼓瑟而強人君以難行之事然其本情此
輩亦可謂端人正士矣豈遽庶其志不息此亦忠於國乃中等之
賢也又有經史之學雖無不通然泥於古人之陳迹不識經濟之權
衡胷中混然不能辨別每揚言高論以爲進諫竟不知何者宜先何
者宜後何者可行何者不可行蓋其行事自以爲當而實不切于用
人君聽之則以之自高不聽則謂不能聽其言既無益于國家徒使
人君有拒諫之名然其心亦無他不識時達變耳此下等之賢也
識者但見其
大明兵入杉關取御武路將建寧邵武延平福州興化漳州泉州潮州諸郡皆降或之所據國珍遂命王師進攻方國珍之初降也必征或時書曰誅剡曰杭城下即納地來朝及

太祖兵指州國珍據境自若乃累假貢獻訖我軍實爲叛服計又北
通擴廓帖木兒南交陳友定圖爲犄角
太祖累書貫其懷姦挾詐陽降陰叛且徵其貢糧二十三萬石國珍
不報遂遣湯和等進攻溫台慶元諭之曰爾等奉辭討罪毋縱殺戮
當如徐達下姑蘇平定安輯乃副吾所願也比至國珍懼遂遁入海
島復命慶永忠引兵自海道會和討之其部將多來降諸郡縣相繼
皆下國珍惶惑失措乃遣子明完奉表乞降既而及其弟闵珙親率
所部詣和於軍門和送國珍等於建康

庚午
大明湯和克福州初陳友定據福州城外皆築壘爲備每五十步更
築一臺嚴兵守之聞我師入杉關乃留賴正孫謝英輔鄧益以衆二
萬守福州自率精銳守延平以拒時湯和等舟師自明州乘東北風
徑抵福州五虎門駐師南臺河口遣人入城招諭爲元平章曲出所
殺我師登岸潮閩城曲出領衆出南門拒戰指揮謝得成等擊敗之
入城拒守是夜參政袁仁審遣人納款黎明我師蟻附登城遂開南
門和擁兵入鄧益拒戰於水部門擊殺之正孫英輔自西門出走延
平曲出等望見之追走參政尹克仁赴水死行宣政院事余闕死之
時僉樞佟鐵木兒聞大軍攻急曰戰守非我得爲無以報國乃積薪
樓下殺妻子及兩女焚之遂自刎湯和入省署撫諭軍馬獲馬六百
二十九匹海舟一百五艘糧一十九萬九千五百餘石金一千四百
五兩銀二萬四千餘兩胡椒六千三百餘斤和遣袁仁余善招諭興
化漳泉諸路其福寧等未附者分兵徇畧之○時徐達常遇春由淮

天河已克亦州嶧州及益都○十二月師至東平山東諸郡皆降○
大明太祖視圖元世子從行命左右導之偏歷農家觀其居處飲食
器用曰汝知農之勞乎農樹五穀身不離畝晨手不釋耒耜終歲勤
動不得休息若不遇豐歲草根木實不過繒裳布衣飲食不過菜羹糲
飯而國家經費皆其所出故令汝知之凡一居處服用必念農之勞
取之有制用之有節使之不苦饑寒方盡為上之道若加橫斂則民
不勝若矣故為民上者不可不體下情
[陳建曰]知孫稱之難難乃建則知小人之依關公之訓成王也
聖祖訓太子周公心為矣
先是丙申七月諸將奉
太祖為吳國公及甲辰正月李善長徐達等上表勸進
太祖以天命難必人心未定俟大定行之未晚為辭固請乃即吳
王位其後復勸進未許乃請曰陛下不階尺土遂成大業羣雄割盡

遠近歸心宜早正位以慰臣民
上曰我思功未覆於天下一統之勢未成遽稱大號未愜輿情自古
帝王知天命之有歸察人心之無外猶且謙讓以俟有德常實陳友
諒初得一隅妄自稱尊志驕氣盈亡滅貽譏豈得更自蹈之若天命
在我固自有時無庸汲汲至是月癸丑復表請曰以道化民者皇以
德教民者帝陛下掃六合之風塵救兆民於塗炭擁濮紹而西上孺
子奉璽出迎命將帥以東征偽主束身受縛天下歸赴若江漢朝宗
邪域肇隆如金湯鞏固既膺曆數當御宸居臣等爰順羣情躬自勸
進對明廷而虔拜明聖主之龍飛發政施仁恭黃兩間化有倒禮作
樂開祐萬世太平
上曰吾即王位亦不得已勉從今復勸即帝位恐德薄不足當尊善
長等復頓首曰天生聖哲本以為民殿下之即王位天命既有歸矣

今又三四年不在大位何以慰天下
上固辭明日復請曰殿下謙德著于四方感于神明願為生民計早
徇羣臣之請
上曰中原未定軍旅未息吾意天下大定然後議此而卿等屢請不
已此大事當斟酌禮儀而行不可草草越數日善長率禮官以即位
禮儀進
上允之擇次年戊申正月四日乙亥改元行禮其年元主逃歸漠外
還我中原又歷已酉庚申二年四月而烈盤古汔來中原土地人民
復統于中國聖人矣

一甲子零三十年○右順帝戊申在午會交三千五百八十五年

右元始太祖丙寅即宋寧宗開禧二年于二月至順帝至正二十八年戊申即洪武元年閏六月出塞終庚戌四月而祖陵雨洪武甲戌二年為洪武實統八十九年自太祖丙寅至洪武戊申二百六十三年二甲子零四十三年自世祖庚申即位至洪武戊申一百二十年二甲子已卿承宋統至洪武戊申為十年

太祖太宗六后延歷年二十六南宋順帝丁未失中原洪武戊申更已酉庚戌應昌歸九泉前除宋祖後洪武實統八十有九年

附元末僞主歌

朝元來僞主歌
天完徐氏十年成
始事天完後制據
十五年來駭士誠
遂賜劉益隱何真
閩陝之中李思齊
[王禕曰]自古國家其滅亡之道不一也曰女寵曰宦官曰強臣曰強藩此四者皆足以亡國而順帝蓋兼有之加以羅網之既弛有慮之益荒其亡也宜哉劉基曰冬寒之極必有暖春激流之下必有深潭大刖之後必有大治理則然也元德既衰九土糜沸曠張

順帝辛卯羣雄興
朝氏王珍稱夏主
二主一十有五歸
順帝幸邠寧卒興
福建漳泉擁陳友定
山東田豐與毛貴
晉趙據廓皆不臣

宋主韓林十六載
帝蜀相傳及子昇
吳主自稱為上起
帝戊子早稱兵
一主獨延二十餘
據雄據擁陳友定
晉據李二亦敵人

定宗及后遠宗禮
又有十六承武前
洪武戊申更已酉
實統八十有九年

天命有在
元太祖同符
定西域太宗有蜀江之重信任賢臣羣帝愛百姓樂業時稱治

大明初 元順帝 卒七 毓秀齋重鐫

大明四海九州復歸一統於戲盛哉是謂

太祖聖神文武欽明睿哲恭儉寬仁

高皇帝應天大孝

大明開國稱於萬萬年矣

評訂世史類編卷四十五 大明初 元順帝 卒七 毓秀齋重鐫

史臣曰自有大地以來中國未嘗一日而無統也雖五胡亂華而晉祚猶存遼金僭號而宋系不絕未有中國之統盡絕而天地不易位日月之運如元之世者也三綱既淪九法亦斁天地於是乎易位日月於是乎晦冥人紀於八十九年之久中國之人淪染其俗日以夷化身其氏名口其言語家其倫類而禽獸之中國而人類之乎其間有聖君者出乘天心之所屬起其身而為華十室而八九矣不有聖君者出乘天心之所屬起其身而為華十室而八九矣不有聖君者出乘天心之所屬起其身而為華十室而八九矣不

詳訂世史類編卷四十五　大明初　元順帝　毓秀齋重鐫

大明初 元順帝

[illegible]唐遠人矣乃以冲齡嗣承鉅業季春改葬之後首事于太[illegible]皇盡追遠報本之誠且敦禮儒臣開筵納講日食昃已暨六飭毋[illegible]報未衰百姓貴足游食三塗六道之民莫衣情帶坑于高潭坐享殷殷富厚幼窘中裹[illegible]江養浩之直燭世延之忠洞宛者不花之應徵善惡不消歲影應[illegible]也功罪人之殊貴賤貴賤之隔除制則之法大[illegible]頃哲之事凡先朝之臻會銷骨挑虎鬬山吉翻羅鉢袈裟鉢盂之[illegible]華蕩然一清銀役朝廷之費免於至治之際號稱得人而長相如[illegible]拜住者二勳莫武三畏警心振立紀綱修舉隊整直脩高致[illegible]是以勳義聚創作雄心振發元老尤得宰相以人事君之體明良合[illegible]德太平沒緣四年間天下奚然民殷國富寇戎獻舞珠俗長成玉[illegible]臨玄菟踩和文身毳幙草褥雕蹄黑齒之國雖不交臂屈膝稽首而來賓皇皇哉一時之盛予而余尤以爲帝德仰慕千載擊節乎觀後之敘讓盤囘盡方之對已深信而默悟之矣奈何造佛寺而刃直臣醮奴僧之禮亂祖宗之彝憲而漫太后啓母氏之歡顯慈[illegible]隨胃豹囊楚株胡裹孝于父今優于母哉孝之者德其立我也優之者慢其外我也說天位而罪天親爲人君而婦人子狀[illegible]徵顯開國不能無責于賢者矣且至誠仁愛君道之本故明主[illegible]于用實約于用刑帝獨任法無私畏於誅戮抑而刑罰即驚[illegible]而加公卿致郊慶畏罪大變逐廢是矣宗之英英而過者也英宗之過過於決者也雄圖雖足以肅朝綱而殺身之禍已在慘刻少恩中矣既然五大不在過三公無軍務古之制也缺失以御史臺[illegible]而紀衛兵也先牠本紀以振客院而張簡兵萬皂旛幡于[illegible]皆總于對曜掌逕通政四海呼嵐風雷大柄已鋼持而授人手矣尚能禁其不濫哉故兄也外應弟也內援君孤逕并相也狙落顧劍課成而手刃賊利天地宜豐日月合光是故運賊之無沼

大明初 元順帝

實緣格堅之不謹也[illegible]非英明大累哉故曰龍而角者瑞之貞也虎而翼者禍之媒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耳乃不可乎參定以支庶之親非弟非子越從藩臣藏飛[illegible]基當[illegible]廣即剪鋤奸逆大慈折首羣醜終夷春秋大復仇之[illegible]此行法當於理矣英[illegible]藏目[illegible]不張[illegible]元閔手[illegible]當既清賢臣簡須經延阿魯威等同於延[illegible]故大學衍義等書日進以請說詩書爲上規導論元貞爲首務命趙世延揭[illegible]道經筵[illegible]道經於宮觀賜印鈐於天源九五居尊自倡于況實釋門之教而[illegible]玄教戒業滲浩清爭果能大乘發心廣度普愛[illegible]榮古之家法而躋孤父之愚耳鳴呼自其如而許言之元起朝方尊奉釋教[illegible]天由斯[illegible]命世[illegible]而領之於帝師之在西域也號令[illegible]乃[illegible]綸尊貴[illegible]大于帝后元儲悉秉法戒當[illegible]時百官班列[illegible]帝師端拱當來朝時宰相[illegible]迎而帝[illegible]居無上之尊大寧萬壽建[illegible]而梵宇琳宮尤爲過侈無經者宜文弘教翊自世祖大寧萬壽建[illegible]自戊宗崇恩福元建置百仁宗至英宗且營山陽寺損兵病農疾於役而僵屍衍場者不可紀而永業所賜祖[illegible]權所入歲費大萬百餘揚[illegible]無慙當時已隘爲虛費至帝又廣增而富益之遠踰先制使百姓力勞於土木之工利孳於金寶之[illegible]

[illegible]相望諸王勳爲周王姻婭南征而寘天子自北來矣和寧即位是爲明宗體其重言宮而憤風紀開言路而激忠讜宗[illegible]遵康王之舊[illegible]政總于之裁斷太弟以篤學親賢激大不[illegible]以養名敗德[illegible]胸默默[illegible]然友愛之情[illegible]有事詩書勳拉同氣者倫哉惜天不永平[illegible]載晏駕而文宗復即位爲景重儒流致崇典禮開奎章以資啓沃[illegible]忠告以攬宸聰帝[illegible]勤鉛槧而親幾務作一[illegible]隨青生哉欽遵若訓[illegible]守能[illegible]以方[illegible]文學與政事兼優德行培名物並治之臣如張養浩[illegible]荒惰諸君子文學與政事兼優德行培名物並治之臣如張養浩

慮憂在怙顧問哀而就非燕怙太兒之驕狂不堪釀成之那
唐其勢爾忘爾父之殺倒判沙乎元黜世肖之英名盡改于賊于
手矣名相如此況其他耶雖然尤有悔禍君人者將貽德塞違以
昭臨百官猶恐或失之故昭宜令德以示子孫不然淫戾不終私
德昭盛張謙之道固知此武宗之遺命傳列宗此天地鬼神所
昭也欽太市寵立英宗此太平所明知也文宗不立子而立侄此
改玉改步恐啻竊東來必絕是太公而無繫累之私也太平前知
義舉今獨未規乎前知頑德八剌之立出於私今立燕帖古恩乃
公乎先後謬戾是非淵昧燭矣其五異彰彰較著者今日立
古恩固爲專利不顧顧名也前日樂義共陽嘯名高陵園厚賞也
即文宗之衰嘉曇授封拜屠祭亦感恩報雪以重利而寵以尊
名也就情徇志越美蕙心其致豫紀于尊亦何怪哉故曰國家之
敗由宮邪也宮之失德寵聚彰也文宗恃太平以爲恨林太平喪
文宗以遼富貴君臣私心昭然鏡已書之簡冊垂戒萬年俾後世
假義之臣每津口實

寧順帝論曰元自至治以來數年間治亂相參安危相半雖未
嘗化洽太寧亦粗臻小康之域奈之何國無壽君君無壽祚於文
宗也死寧宗也死順帝也立初政清明雅意作士興庠校振領
賢才一時得人之盛至今噴噴炫青編父子繼賢者如馬札魯花
同時秉政握朝綱察宇擴廓協力攄忠圖報復文武全才者如沙
的舉里麗舒而奸盜薦首沙班禹蘇福孔旌而僞賊誅喪理舉則
金履祥許謙李孝光等標其徒文臣則揭傒斯歐陽玄虞集楊載歐
陽玄黃溍等擅其長卿士則哈谷里赤不華塔失帖木兒平章也
刑等坡龍鱗面劇虎牙臣也捕斯握牒秉忠赤而共佐昇平君也

露寇開窺勵張康而精勤治化明良協理幾致泰隆應照乎一時
之盛哉而奈之何國克有終也仁柔不斷奸相弄權葉鏡頓棄委
任失當漸染干俾變汲溺于聲華慾開情封縱流連而盜長禁扉
載之圖雖一善政推見其能料事而已物民馬而已禁商人持軍
器而已禁漢人習蒙古文字而已尤紘綸盛政曾未一覩其施行
且後譴法頒勳稱勤內多寇而外務仁義是狐表而羶天下
其誰信之以故朝綱蹋亂國勢阽危盜賊橫發平不虞巨盜羣興
於草澤大金國從與通勒佛治世民遵會痍香聚象紅巾賊作鄰
屬妖而朝趙王暨法師南朝周王周王駐江西妖人鄧南二廣西
徨賊言烈思定光佛陳命官西方遍賊叛王子以至將丙起道
州李志甫起漳州羅天猷起汀州吳天保起泉州
處必達起鄧武聖忠起臨川竹山喊起陷襄陽相鄧賊起破保慶
相東河南之境羣盜肩摩江南江北之濆殺掠無忌憑陵而得
我元自遭大衰內日剝夷而夸內日奢兵禁弛於風頹寇
熊起戰虎爭驅亂極猖獗狄猾州郡雲擾之中原莽爲盜區矣尚不
思改弦易轍行自投於心且俊志淫巧窮慾荷衆庇寇讒諛斥詰勤
成敗熙師保屏葦與刑勞裂於輿飄權移於博衡行演漂舞作
大廈遑湯院丹荒就漢而苦天下清百姓以泰一身什
共開修台閣我狄貢翰藏寔虛美薰心習亂安危怵不自覩情恣
志蕩惟日不足而樂有餘算子曰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沉酣于
酒乃罔畏佛其奢長舊有位人其帝之謂哉遭道逆天亂是用
長故沛梁則雨血也墾旱則蓁蕪也太白則屢經天也京師則地
震山崩也而物怪人妖亡狩祭集矣彗則見于易也日食則海于
上巳也流星則墮于地也紅黑滿空則交射天地也而慢倫甸始

稷泠將板矣而日則朗朗益虐匡石則脆脆也雨紅沙則晝晦也雨
白毛則天冬也雨黃塵則王霸切九州風分四國玄甲羅日未滿將天旋呼連聲嘯起
虎刑景礫人人有鬪鬪神器之心韓林兒據中原陳友諒稱湖廣
安慶珍據東浙士誠據於遼陽龍鳳據於蘄陳友定起八閩明玉珍據於北蜀四豐毛
貴鹿逕於山東跨邑皆聽起之師帶州蠭雲浴之將神州鞠爲鹿
草赤縣遂於長蛇九垓爲燔四海魯沸釜炭牛內蠶蟹谷黍蟲熱
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朝廷命將如攜廝宇羅恩豚民弼等自相
侵獵自相魚肉致暴骸累血山冤氣蒸雲霧日腹月削以趣於亡
始也潛江淮粟以資京師幾四百萬既而衰也道路不通衰赤於
反賊僅得十萬迫其後曾不得升斗而其會焉始也盛甲士林育
以爲藩衛幾千餘萬厥而衰也伴徨潰離備勢於苟安墮集數膏
迨其後曾不得片甲而禦海焉始也悉薪髮爲編戶尺地皆王上
既而衰也四海分崩將割於英雄僅隸半壁迨其後曾不得逐願
而托足萬元象明宗神氣已散四國恫揺百姓抗弊祖宗付託之
天下固已失其太半矣尚賴誇天命之有屬下罪已之虛文哼嗟
于天豈屬意涯君民豈信於僞主哉天厭戴河挾生我

大明大祖一起而制千之

四海九州統一統矣

李節齋曰通鑑外紀稱天皇一萬八千年地皇一萬八千年人皇
四萬五千六百年是謂伏羲前有八萬一千六百年至堯元年丙
辰爲八萬二千七百八十一年自天皇初至堯二十年癸亥爲八
萬二千八百年加至堯八十年辛攝政八年癸亥之時爲八萬二
千八百六十年矣今考邵子皇極經世若當一元之中止得一十
二萬九千六百年之半在堯老八十一年辛攝九年甲子一紀蓋
周之時則自天開至此止該六萬四千八百年而伏羲之前安得
有八萬一千六百年之理乎

○三皇五帝三王十一代皇帝至今歌 甲午

天皇地皇人皇氏　名曰三皇居上世　太昊炎帝及軒轅
堯舜紹之名五帝　或曰三皇天地人　太昊炎帝軒轅是
少昊顓頊嚳堯舜　此是五帝亦有據　夏商咸周三代王
秦一姓後漢三易　漢亡於魏孝禪晉　晉遂平吳民甫息
五胡擾之牛晉弟　卡晉梁氏踵其跡　陳雖篡梁後梁存

隋始撥亂是爲的當年晉末至隋初南北兩朝姓屢變南朝晉宋梁齊陳北始五胡魏盛極魏分兩東東傳齊西禪于周併齊國隋又承周兩北併末幾唐作聲名赫唐丁天祐賴後唐破梁滅梁祝末缺正聲助汎有南唐偽晉漢周安足說閏資八年方繼絕混一中原百六七宋雖滅周唐尚在北遼西夏無時寧西遼北徙來南行約金滅遼爲金禍古來帝王中絕者元滅夏金來滅宋夏泥漢莽害不輕自堯盡元幾春秋再數伏羲至元末三千七百二十四四千八百九五禩重黎日月開正基洪武太高建文將帝厭猩瘟問明聖正統天順中景分成文永樂仁昭熙宣章宣德英睿復秉莊隆慶開萬曆成化寬純弘孝敬武毅正德世廟靖

聖運無疆與天並萬曆甲午等至泰一千八百四二宵堯王萬曆甲午秋三千九百五十一六五甲子五一零此是的數無差失萬曆甲午遡伏羲五千一百廿二奇八五甲子廿二歲再依外紀遡推上荒唐舊史說皆冥遡至天皇八萬零從茲逐歲加一算六千七百廿二成自來節要已分明獨有三皇年未定皇極經世可推更堯當一元中已未命羿揣改甲子起六萬四千八百歲吾今指與後來人

李介菴曰自古天尊地卑陽尊陰卑夫尊婦卑中華尊夷狄卑尊卑得序則治否則亂故聖人繼天爲中國男主此三皇五帝二王十一代以來所不能易也女主當陽始自女媧氏之承伏羲其亂政始自呂雉其革命易國始自武王其夷狄亂華始自大茂之弒

周剋王其稱帝好自勦淵其崇儒好文始自符堅其國脩祚長短自元魏十六主一百七十一年而金十主一百二十年夏十主一百八十七年遼十四主二百九十五年然武盛猶中國之人魏登金夏未絕中國之裔獨元起漠北七十三年外撫諸夷內臧諸夏一統八十九年而其初女主太宗六后乃馬真氏五年定宗后斡兀立海迷失氏二年不惟無中華之主又無男主祕陰用事天奪地移千古所未見也

大明啓運四海內外重屬中華至今無往時女主當陽之陋天地初闢陰陽初分男女初別華夷初正是宜層數萬億永享治平也已矣

李陳琴曰自古明良之興德業相勸則治成其不然者語諛相悅則傾何謂德業相勸君喜苦口之藥臣戒盡心之餌在朝英傑導

天子以清心寡欲口臨寢殿講明奉天保民之要此永享久安長治之法也語諛佞悅者不然而其禍敗亦立至不救吾觀自古小人動以祥瑞稱賀矣顧眉未舉而不能救失德之亂者相踵動以封禪立頌矣顧頊未舉而不能救後志之危者相踵動以改元徵福矣顧政未舉而不能救喪道之阨者相踵動以金丹求生矣顧求未舉而不能救伐性之妖者相踵動以事佛祝釐矣顧祝未舉而不能救解政之災者相踵本之不修而惑於小人之術何益之有幸乎我

聖祖御極以來創法正大列聖相承不蹈前代之敗轍不中小人之鴆毒未有以往事妨宗社生靈者真萬世治安之軌範

修短記

○三皇不詳幾主內天皇一　八千年地皇一萬八千年人皇四萬五千六百年共八萬一千六百年○五帝二十一主內伏羲氏十六主三百十年神農氏八主五百二十年黃帝百年少昊八十四年顓頊七十八年帝嚳七十年帝摯九年唐堯百年除爲舜攝政二十八載作七十二年舜七十八年除薦禹攝政十七載作六十一年共一千三百四年○三王除寒浞八十三主夏除寒浞十四世十七主四百五十八年商十八世二十八主六百四十四年周三十三世三十八主八百七十四年共二千九百七十六年○十一代皇帝除新莽十七姓一百三十一主秦二姓四世四主四十二年三漢三都除新莽三十一主自太祖乙朱至後主癸未四百六十九年魏二姓五主四十六年除文帝庚子至元帝癸未實統一姓二主二年兩晉兩都二姓十五主除武帝乙酉實一百五十五年宋二姓八主除高祖庚申五十九年齊七主除太祖己未二十三年兩梁兩都七主除高祖壬午八十五年陳三世四主三十九年除高祖丁未前七年爲梁侗戊寅後一年爲唐實統三十年三唐三都四姓二十七主自高祖戊寅至江南主乙亥三百五十八年兩宋兩都十八主三百十九年除太祖乙亥前十六年爲唐帝昺己卯爲元實統三百三年元除兩后十四主一百六十五年除世祖戊寅前七十三年爲宋順帝戊申失中原後二年爲洪武實統八十九年共一千六百十五年

大明洪武至萬曆甲午除建文十二朝十三改元已二百二十七年通前十一代共一千八百四十二年○萬曆甲午上至三王共三千八百一十八年○萬曆甲午上至羌甲辰元三千九百五十一年○萬曆甲午上至黃帝癸亥元四千二百九十二年○萬曆甲午上至炎帝四千八百十二年○萬曆甲午通合五帝五千一百二十二年○三皇五帝二王十一代共八萬六千四百九十六年算至萬曆甲午合八萬六千七百二十三年又曰據邵子經世書自天開至今萬曆甲午除歷過子丑寅卯辰巳六會各一萬八百年共六萬四千八百年外又在夏禹攝政第九載甲子交入午會至今萬曆甲午計歷過三千八百一十一年是通共只有六萬八千六百一十一年也內去天開地闢兩會二萬一千六百年則人生至今止四萬七千一十一年耳伏羲之上三皇之世未有八萬一千六百年矣更俟賢之

修矩評

李贄曰吾觀舊史三皇五帝三王十一代皇帝至今萬曆甲午益八萬六千七百二十二年矣三皇之曆爲主渺茫相傳爲年八萬一千六百爲五帝之曆爲主三十一爲年一千三百四馬三王除聚泯爲主八十三爲年一千九百七十六比五帝多五十二年百七十二年十一代除新莽爲主一百三十一爲年一千六百一十五比五帝多一百主三百十一年比三王多四十八主少二百六十一年蓋自古三皇而外未有盛於三王者也折而計之南梁蕭氏七主二十三年不及隋楊氏十六年隋四主三十九年不及兩秦三年秦嬴呂二姓四主四十二年不及魏曹氏四年魏二姓五主四十六年不及南朝宋劉氏十三年宋二姓八主五十九年不及兩梁蕭氏二十六年兩梁七主八十五年不及兩晉司馬氏二姓十五主一百五十五年不及胡元奇渥溫氏十年胡元除前后凡十四主一百六十五年不及伏羲氏一百四十五年伏羲十六主三百十年不及兩宋趙氏九年兩宋十八主三

百十九年不及三唐與姒中續血食不絕李氏二十九年三唐二十七主三百五十八年不及夏中絕再續姒氏一百年夏除寒浞十七主四百五十八年不及三漢中絕再續之劉八十一年三漢除新莽三十一主四百六十九年不及黃帝至舜一姓五年黃帝至舜一姓七主四百七十四年不及神農氏四十六年神農八主五百二十年不及商子氏一百二十四年商二十八主六百四十四年不及周三十八主之姬氏二百二十年周卜世三十卜年七百而主數多者八年曆多者一百七十有四秦皆傳祀不絕中有異姓相續而夏中絕不祀三十九年漢中絕不祀十四年總之五帝而下未有獨盛於周王者也秦呂氏視二王創稱皇帝欲使後世侍王侍臣子用皇帝自待不務其實而欲尊其名讓者固知十一代閻皇帝約不若三代之王矣君天下者亦務實勝

從天下者其道君母徇名勝也哉明繫不遠在十一代矣

改元記

按古史三皇邈矣二帝三王無年號無重復改元陋習即陽武起諸侯改為天子亦不改元傳至兩秦及先漢高惠呂后時兩少帝未之易也改元自漢文帝為新垣平所欺始文再改景三改武創年號凡十一改昭三改貞七改元四改成七改哀再改平五年二元莽五改玄二年一元光武再改明十八年一元章再改和再改殤八月一元安五改順五改沖三月一元質一年一元桓七改靈四改獻帝無年獻三改昭烈三年一元後帝四改益三淺閒自文帝後二十六主八十四元○魏文七年一元明三改等三改髦再改元再改益魏自成濟二年得統以前五主十元○晉武三改惠七改懷六年一元愍四年一元恭元三改明二年一元成肖改慶二年一元穆再改哀再改奕五年一元簡文二年一元孝武再改安三改恭二年一元益兩晉十五主二十一元○宋武三年一元營陽一年一元文三十年一元世祖再改業不成年一元明再改蒼梧四年一元順三年一元益宋八主十元○齊高四年一元武十一年一元昭業七月一元昭文兩月一元明五年一元東昏二年一元和二年一元益惟齊七主七元○梁武七改蒲文二年一元孝元三年一元敬三年一元宣七年一元明二十四年一元後主二年一元益梁七主十三元○陳文再改煬十三年一元前廢帝倩二年一元後恭帝伯二年一元益陳四主五元○唐高祖九年一元文皇二十三年一元高宗三十四年十四改中宗三改睿一元周武氏十三改唐再改玄三改嗣五改代三改德二改順一年一元忠十五年一元穆四年一元敬二年一元文再改武六年

一元宣十三年一元誥十四年一元僖五改昭七改昭宣不改莊為王十五年不改稱帝二年一元明再改閔五月一元湣王三年一元然祖六年一元元宗再改後主十四年一元益三唐二十七主與周武氏合七十九元○宋太祖三改太宗五改眞五改仁九改英四年一元神再改哲三改徽六改欽二年一元高再改孝三改光五年一元寧四改理八改度十年二元泰二年一元端三年一元昺二年一元益宋十八主五十八元○元太祖一元太宗一元六后一元定宗一元太后一元簡宗一元世祖始建國立年號再改成再改武四年一元仁再改英三年一元泰定再改明無年文再改寧無年順三改益除兩后十六主二十一元○右十一代自漢文以後一百二十二主三百一十八元內除魏丕成芳髦四王及英宋承統九元宋建隆乾德永熙二元胡元太祖至慶宗

六主六元及世頭未承統一元凡十八元外計一百二十二年為三百元何其紛紜也推洪武至今萬曆甲午除建文僅改元十三而歷年二百二十有七方與未艾云

改元評

李燦曰帝皇曆數之傳太上蟠古天皇地皇人皇有巢燧人之初間有名氏而未聞世系詳據其次由伏羲至帝摯階有世系年數而未聞甲子其後由堯甲辰至漢景帝庚子有甲子紀數而未立年號其次由漢武至元順帝有年號統紀而每君頻改無所歸一蓋漢武英明冠絕百創年號以一人心兢辨復起不能易也獨其靈役改元始自文帝不學惑於術士新垣平詐稱人主延壽日御殿中之說始更十七年為後元矣踏伏詐竟不改正而武帝踵謬延至元季春十一代中始自漢文後元一十五百三十年間一百

二十二主改至三百元其不改元者如漢之平玄明殤沖質新然晉之懷愍明康炎簡恭帝宋之武文營為業靡辨之高武明帝齊之蕭嶷明隆炎簡恭帝宋之武文營為業靡辨之高武明帝梁昭文東昏和帝梁之簡元敬明宣後隋之煬帝恭禁唐之神堯文皇順憲穆敬武宣懿昭閔溫頠後宋之英欽光虞恭端帝昺元之武英明寧凡六十二主內或冲而夭或短而促或草創未遑其緒然獨斷治敵君而已乃若曹魏之文蒙古之太祖太宗定宗憲宗起廢皆未入曆數又不足等者他若始終僭偽如漢末吳晉末南北朝五胡時十六國與元朝東齊西周之類末時始末遙金西夏之君初非正統資質改易如晁錯傳梁莫能解脫民可網漏又有應改不改者前唐昭宣受制溫賊仍稱天祐二三後唐存勗志仔李桃猴偏天祐四五至於二十此皆有論者也愚案友貞仍稱乾化三四唐晉重貴仍稱天福八年北漢劉知遠仍稱廣

晉天福九年承祐仍稱乾祐一三四劉

[illegible]仍稱乾祐八九周柴榮六年靈用顯德七年以及于亡皆僭竊之使朝不謀夕其夫史臣親彼堯改者又不若突不逢聖世誰其謂逢惟

洪武至今萬曆甲午元無再改然後一若一統天下不易觀聽永為正法蓋十二朝十三元享有二百二十七年壽算綿延如日未中其留無量猶將盛滿天永命自有大本豈在多易新元也余乃考按舊史三皇傳載年數五帝至今詳列甲子明其統紀正勞筐短誌記大略使世俗皆得便覽云

考信編等二種總目錄

第一册……考信編序至卷七
重刻詳訂世史類編序等至卷九
第二册……重刻詳訂世史類編卷十至卷三十
第三册……重刻詳訂世史類編卷三十一至卷四十五

第三册目錄

重刻詳訂世史類編目錄

卷三十一……一
卷三十二……一七
卷三十三……四九
卷三十四……六五
卷三十五……一〇一
卷三十六……一三〇
卷三十七……一六三
卷三十八……一九二
卷三十九……二〇八
卷四十……二三四
卷四十一……二八〇
卷四十二……三一七
卷四十三……三二四
卷四十四……三六四
卷四十五……三八六